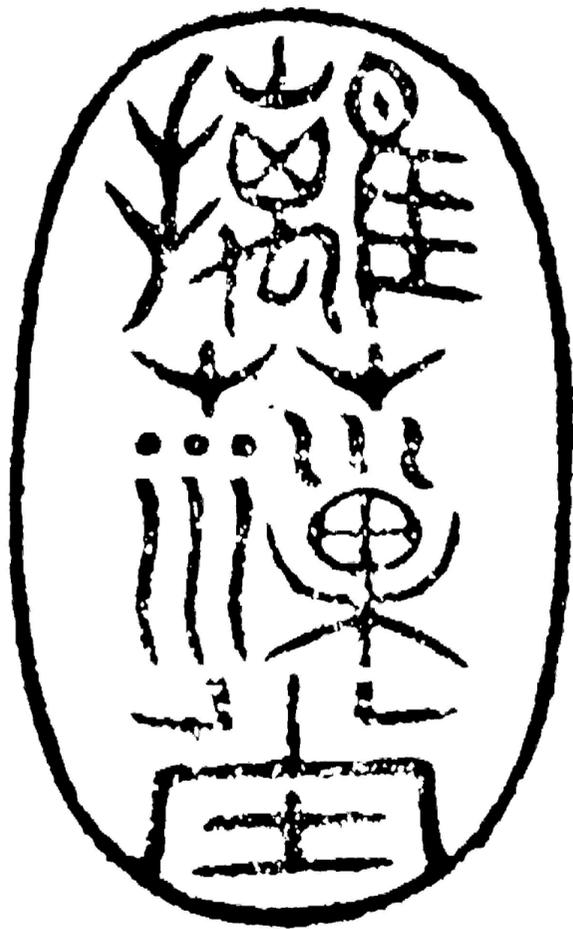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集
第一二〇册
總集類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文選六十卷目錄一卷 梁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
劉良、張銳、呂向、李周翰注

卷次

卷三十二至卷六十

頁次

四六七—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一

集部

文選卷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離騷經

屈平

銑曰史記曰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派屈原於江南不知所訢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二

上述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鴝風雲霓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註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

帝高陽之苗裔兮

逸曰苗裔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滕隍氏

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能釋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偕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容卿因盾末之子孫思深而義厚也 翰曰帝顓頊高陽氏言我與楚俱高陽氏之苗 朕皇考曰伯庸 逸曰朕我也呈美也父死稱考詩曰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 濟曰屈原自稱也古人質與君同稱朕父死後稱之曰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伯庸原也攝提貞於孟陬子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孟

父名也良曰子猶惟庚寅吾以降降也寅為陽正庚

為陰正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

體向曰庚寅日辰也降下也言我以攝提歲正月庚

寅日下母之體是皇覽五臣本初度兮肇

得陰陽中正之氣無于字初度兮肇

錫余以嘉名賜也嘉善也言已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

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錫我以美善之名銑同逸註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曰靈均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

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

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

其德觀其志也翰曰禮始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

字之正平則法靈善也均亦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日

法度能正法則善平理故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

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

以脩能逸曰紛盛貌脩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

貞也言內有忠貞扈戶江離與辟芷兮

外有材藝之遠能扈戶江離與辟芷兮

離芷皆香草也辟為幽也紐五臣秋蘭以為佩汨

芷幽而香良同逸註紐五臣秋蘭以為佩汨

若將不及兮逸曰紐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

為衣被紐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東汨去

貌疾若水流也良曰紐結也言已脩身清潔披香草

以為服飾也汨疾也言歲恐年歲之不吾與念年命汨

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

我相待而身老銑曰恐年歲不與我相待而年老不

得輔於朝塞阨之木蘭兮夕攬五臣洲之宿莽

君也阨水中山名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

也阨山名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

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

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

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

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翰曰言朝升山

取木蘭承陽也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

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日月忽其不淹兮春

與秋其代序逸曰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

時易過人年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老翰同逸註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

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

舉賢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濟曰草木零落言

歲晚喻年老也美人喻君也言歲暮年老而不早用賢

人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
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

之所在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
齊同曰粹眾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

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眾賢使
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銑曰三后謂湯禹文

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眾芳喻眾賢也言
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眾賢所在故也

桂兮豈維紐五臣夫蕙蔭昌改切逸曰申重也椒香
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茵薰也

葉曰蕙根曰薰也紐索也蕙蔭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
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眾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

蔭任一人也翰曰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茵桂皆香木
紉結也蕙蔭香草也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雜

用賢人豈獨彼堯舜之耿迎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逸曰
任一人而已

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
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

逸濟同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末步逸曰昌
頌披衣不

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
行惶遽未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

於滅亡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言桀
紂若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故身至滅亡

惟五臣本有夫字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逸曰黨朋也
論語曰羣而

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傾危也言己念彼讒
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

傾危以及其身矣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
曰偷苟且也餘同逸注

績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與君之所乘也以喻國
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

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銑曰敗績崩壞言我所
以不難殃咎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忽

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逸曰踵繼也武迹也詩
曰履帝武敏歆言已急

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
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幸有奔走予

幸有先後是之謂也翰曰言欲忽然奔走先
後以為輔翼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
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觀察我之中誠反信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
舍也

逸曰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舍
止也言已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

不能自止而不言也良曰謇謇直言貌我固知直指
言之為己患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也

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逸曰指語也九天謂
中央八方也正平也

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言已將
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

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向曰九陽數謂天也脩長也言
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為

君行正平之道而君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遜而有佗
不用我故將欲自盡

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
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佗志銑曰初始成平悔

改遜移也言君始與我平議國政余既不難五臣本
後信讒言因改移本情而有佗志

別兮傷靈脩之數化逸曰近曰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
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四 五

君信用譏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翰曰傷惜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但惜君信譏而數變易余既滋

蘭之九畹於今又樹蕙之百畹 逸曰滋時也十二畝為畹樹種也二百四十步

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俯行仁義勤身自勉

朝暮不倦 齊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藝也蘭蕙草

喻行也言我雖被 畦留夷與揭作五 車兮雜杜衡與

斥逐脩行彌多 芳芷 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芑與五十畝

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 冀枝葉之

行彌盛 良曰言積累衆芳自潔飾其德行 峻五 臣 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

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成

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

也 向曰茂茂盛貌言我種植衆芳冀枝葉之盛願待

成時收刈藏而饗之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逸曰委病也絕落

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

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

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 銑曰

萎絕黃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為讒邪所害見

逐亦猶植芳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 衆皆

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是蕪穢不自脩也 競進以貪婪

楚人名滿為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

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 翰曰言

衆在朝者皆競為進取貪婪財利 羌內怨已以量人兮

各興五 臣 心而嫉妬 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為怨

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怨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

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 濟曰羌乃也

言貪婪之人乃內怨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己同 忽馳

貧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譏諍之使不得進用 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 良

曰忽急也言衆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

急者仁 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 不立 逸曰冉冉行

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

功不成名不立也 向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

年漸漸將至恐脩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理名德而不能成 英 逸曰墜墜也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

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陰陽之精華動以香淨自潤

澤 銑曰英花也飲香木之露食秋 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 苟余情其信姱

以練要兮長願呼 感頌乎 亦何傷 逸曰苟誠也練簡也頌

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願頌飢而不飽亦無所

傷病也 翰曰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要道而行

雖長饑苦亦 擊五 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藥 逸

擊持也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墜也藥實貌

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

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濟曰根本貫拾也藥花心

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己之忠信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 草也纒纒好貌也矯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七

直也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細索

胡繩今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解已良曰矯舉也

纒纒索好貌言舉此香木以自**審**吾法夫前脩兮

非時五臣俗之所服逸曰言我忠信審審者乃上法前

行也向曰審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服用

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世俗

用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逸曰周合也

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

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

自率屬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作五臣生之多艱逸曰

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沉身於淵乃太息長悲

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翰曰艱

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當代故太息余雖好脩姱苦

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余雖好脩姱苦

以鞿居羈兮寒朝諄而夕替逸曰鞿羈以馬自喻也鞿

為人所係繫也諄諄也詩云諄諄予不顧替廢也言已雖

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諛人所羈羈而係繫矣

故朝諫寒寒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濟曰鞿羈街勒

也言我雖習前聖人之道而為諛人所街勒不避難

而諫朝諫而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纒曰

夕暮廢棄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纒曰

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佩眾香行以

忠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

良曰纒佩也言君所以廢棄我者以我佩忠信之心亦

故也申重攬持也然我猶攬芳草自結束以執貞節

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逸曰悔恨也言已履

行忠信執守清白亦

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

良曰九死數之極也言忠信貞潔我心所善以此遇害

雖九死無一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五臣心

生未足悔恨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五臣心

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

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放恣無有思慮

終不見省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

銑曰浩蕩法度壞貌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眾

人悲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五善淫

眾女謂臣眾也蛾眉好貌謠謂毀也詠音咏猶謔也淫

邪也言眾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謔而毀之謂之善淫

不可信也猶眾臣嫉妬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

曰眾女喻謔臣也蛾眉美女喻忠直也謠詠謂謔毀也

言謔邪之人妬我忠直皆固時俗之工巧兮何面規矩

諧毀之謂我善為淫亂固時俗之工巧兮何面規矩

而改錯倉故逸曰何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

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

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濟曰規矩法則也言工

巧之人背違繩墨妄為法則改古之道妄置其妙敗材

木而不堅固謔佞之人巧為言語離聖人之法亦必敗

國危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逸曰追隨也繩

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

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棄忠

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

獨窮困乎此時也逸曰怵徒昆切憂貌也佗條失志貌

在也楚人名住曰僚言我所怵怵而憂中心鬱悒悵然
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
人所窮困也 向曰怵鬱憂思貌悵不安也言我憂
思而失時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故獨窮困於當時寧
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 逸曰溘猶奄也言
散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驚鳥之
銑曰言我終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 驚鳥之
字 不羣兮自前代 五臣作世而固然 逸曰驚鳥也謂能執服
忠正言驚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
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 翰曰驚鳥
鷹鷂之屬此鳥執志剛厲不與眾鳥同羣忠正之士
者亦守節不隨俗為諂媚從前代固如是非但於我何
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逸曰言何所有圓鑿
受方枘而能合者誰

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 濟曰方
木圓穴不可相合邪佞忠正異道而誰肯相安哉 屈心
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呼候 逸曰抑案也尤過也攘
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
如孔子誅少正卯也 良曰我所以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
忍過除其深耻誅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逸
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
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
向同 悔相道之不察 五臣本延佇乎吾將反 逸曰延長
逸注 有兮字 延佇乎吾將反 也佇立貌
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
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 銑曰
悔恨相視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逸曰迴旋
察審也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也迷誤也

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
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翰曰迴車復路將
還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逸曰步徐行也
曰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
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 濟
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
潔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丘且止息以待君命 進不
入以離尤兮退將復 五臣本脩吾初服 逸曰退去也言
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將復去俯吾初始清潔之
服 良曰尤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君事恐重離過患
故將退去 注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逸曰製裁
猶復製裁芰荷集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
明 向曰製裁集合也芰荷水草言
裁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逸曰
高貌陸離參差眾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
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也 銑曰言君
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既不見用 芳與澤其雜糅兮唯
昭質其猶未虧 逸曰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
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
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
魚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 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
有香潤之德雜會於己不得施用唯獨守其明潔之質
猶未為自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逸曰荒遠
虧損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也言已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一

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
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 濟曰忽疾往去也言

已不見明故疾反顧遠視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
彌章 逸曰非非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

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 良曰繽紛盛貌非非香氣
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服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

明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逸曰言萬人稟
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

向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利或愛邪佞而我
獨以脩正直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

逸曰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
猶不艾也 銑曰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三

變於我心更何 女嬃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 五臣 予
所懼懲懼也 嬋媛猶牽引也申重也言女嬃見已施

女嬃屈原姊也 嬋媛猶牽引也申重也言女嬃見已施
行不與眾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 翰

曰言我行不合時故 曰眩 五臣 婞婞 直以亡 五臣 身兮
牽引古事而罵詈我 曰眩 五臣 婞婞 直以亡 五臣 身兮

終然天乎羽 五臣 本之野 逸曰女嬃詞也眩堯臣也帝
音脛狼也蚤死 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眩不承

君意亦將遇害 齊曰此女嬃之言也 蘇禹父堯臣也
堯使治水絲狼戾不用堯命終被殛於羽山之野而早

死焉言原不承 汝何博謇 五臣 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
君意亦將遇害 汝何博謇 五臣 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

節 逸曰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
謇姱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惡於世 向曰婞數

諫原云汝何博好古道於蹇難 茲 菘 綠 苑 失 以 盈 室

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姱大之行 茲 菘 綠 苑 失 以 盈 室

兮判獨離而不服 逸曰 楚 菘 苑 失 以 盈 室

皆惡草也以喻諂佞之盈滿也 判別貌也女嬃言眾人皆
佩菘菘菘耳為諂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

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眾同故斥棄也 銑曰菘
菘菘皆惡草以喻諂佞判別也 須言眾人皆體菘菘之

行盈滿於朝廷汝獨佩蘭蕙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
之德判別不同故見棄斥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

中情 逸曰屈原外因羣佞內被妒害知時莫識言已心
翰曰屈原遭妒之罵因邪佞之惡不可 世並舉而好朋

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 世並舉而好朋
今夫何熒獨而不予聽 逸曰熒孤也詩曰哀此熒獨予

我 逸曰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偽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三

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 孤熒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
納之也 濟曰言世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為朋黨而我

忠耿孤獨誰肯 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 逸曰
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

然舒憤懣之心 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良
曰中得也喟歎憑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王之法節

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滿而行 澤畔矣 濟沅湘以
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逸曰帝繫曰 舜叟生重華是為

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 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
行就舜陳詞自說 稽疑 聖帝冀聞秘密以自開悟 向

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 葬江南言已行聖人 啓九辯
之道不容當代故將 濟江南行就舜以陳說之 啓九辯

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逸曰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
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三

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逸曰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
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有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
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
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啓子太康也
樂名也言禹開樹此樂而太康娛樂自縱而喪不顧難以
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逸曰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
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
人家居問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
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 翰曰言太康不思先
王之業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
巷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逸曰羿諸侯也田
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 濟曰
羿夏之諸侯淫佚田獵又好射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
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四

國 固亂流其鮮終兮浞任又貪夫厥家 逸曰鮮少也浞
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
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
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殺
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
終也 良曰厥其家妻也言羿以夏衰亂伐而取其政
而及為荒淫之行故為浞弑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
故其澆 弔身被服疆圉兮縱欲而不忍 逸曰澆寒浞子
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
其欲以殺夏后相也 向曰言澆恃多力故肆情縱欲
不忍其諫以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逸曰康
殺夏后相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逸曰康
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墮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
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

墮地也論語羿善射弄盜舟俱不得其死然左氏傳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氏以代夏
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尤閭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
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
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
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
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况因羿室生澆
及豷恃其詭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
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三國之燼
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豷豷 夏桀之常
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
湯所誅滅 翰曰桀夏亡王也言常 后辛之菹醢兮殷
背天造道乃遂逢殃咎為湯所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五

宗用而不長 逸曰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菹醢曰菹肉醬
黃鉞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 湯禹嚴 五臣作嚴而祇
濟曰辛紂殷之亡王也菹醢肉醬也 湯禹嚴 五臣作嚴而祇
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逸曰嚴畏也祇敬也周周家也差
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
助子孫蒙福也 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嚴肅祇敬論議
道德無有差 舉賢而授能兮脩 五臣作繩墨而不頗 逸曰
殊故得永年 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湯曰無平不頗
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
法度無有傾僻故能安天下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人
五臣 德馬錯故輔 逸曰竊愛為私所祐為阿錯置也輔
作民 德馬錯故輔 逸曰竊愛為私所祐為阿錯置也輔

之中有道德人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

無私親阿附之理但萬民之中有道夫維聖哲以茂行

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者佐而成之夫維聖哲以茂行

分苟得用此下土逸曰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

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翰

曰言人有聖明之智茂盛之誠得用為天下之主瞻

前而顧後兮相觀人五臣之計極逸曰顧視也相視也

觀禹湯之所以與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及夫孰非義

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

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可立非善則

行不成銑曰孰誰服用也言人臣誰有不義不善而

可任用陸詹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逸曰

者已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仗節之士我志所

樂終不悔恨向曰言危身危行所以將死今觀我之

猶未為悔行不量鑿而正納而分固前脩以菹醢逸曰

也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柶則物不固而木

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目

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曾欽許欽許余鬱悒兮哀

朕時之不當逸曰曾累也欽懼貌也言我累息而懼

有哀我不值明聖之君屬昏闇之代攬作孽如如蕙

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平逸曰茹柔爽也霑濡也

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柔

蕙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濟曰茹臭也

忠貞之心喻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

虬以乘鷲兮計分溘合埃風余上征逸曰敷布也耿明也

德以興天下見昇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

復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

則中心的明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符乘

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憂思也有角曰龍無角

曰蚪鷲鳳凰別名也山海經鷲身有五采溘猶奄也埃

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蚪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

去離時俗遠羣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五

小也良同逸注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臣

作懸逸曰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縣圃神山也在

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縣圃雖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

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向曰

朝車輪也蒼梧舜所遊懸圃在崑崙山仙人所居言朝

夕遠遊神欲少留此靈璪先兮日忽忽其將暮逸曰靈

璪門鑊也文如連鎖楚王之省閭也言已誠欲少留於

君之省閭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

已衰老也銑曰靈君也璪門閭也言我欲少

留於君之省閭日又忽然將夜言年已衰老吾令羲

已合志者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搃余轡乎扶桑

濟日漫漫遠貌 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言日出暘谷

浴於咸池拂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

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於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

羊 逸曰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

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

今後飛廉使奔屬

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

我未具 逸曰驚俊鳥也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

鳳凰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音近逸曰回風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

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

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

喻佞人也言我將求志士欲與共事於君反見邪惡之

紛總總其離兮班陸離其上下

分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說佞傳相聚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

主門者閭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嫉惡諂佞將上怨

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

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潔長立而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闔而風而綫馬

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閭闔風山名在

之無女

弟 向曰馬丘楚山名女神女喻忠臣也言我

將遠志忽反顧楚國無忠臣為之悲而流涕

溘吾遊

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逸曰蓋奄也春宮東方青帝
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
仁義志彌固也銑曰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
以續佩帶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

逸曰榮華
重其鮮潔也相視也貽遺也言已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
落墮也相視也貽遺也言已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
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
之與俱事君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

豐隆
雲師處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
行求隱士清潔若處妃者欲與并力也濟曰處妃洛
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

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

求賢臣所在聘之與同治也
塞脩以為理逸曰纓佩帶也塞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
理迷禮意也言既見處妃則解我佩帶之

紛總總其離兮忽緯繡其難遷

通辭理也
垂戾也呼麥切遷徙也言塞脩既持其珮帶通言而讒
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垂戾而見距絕
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向曰紛亂也總總聚也言將
通佩玉神女讒人亂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忽為乖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滄

滄
難移也
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
有滄水名也禹大傳曰滄水出崦嵫之山言處妃
體好清潔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滄水之水遁世隱
居而不肯仕銑曰窮石弱水出處滄水名出崦嵫
山夕舍窮石朝沐滄水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

言遊世之士遠趨清潔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

遊

逸曰俗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安也言處妃用志高遠
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
以驕傲於世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雖信美而無
禮兮來遠棄而改求
去相棄而更求賢
崇禮敬不可與事君當遠棄此人改求賢者共同志事
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
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觀視四方之極周遍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
望瑤臺
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美女為
貞賢

遊

逸曰俗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安也言處妃用志高遠
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
以驕傲於世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雖信美而無
禮兮來遠棄而改求
去相棄而更求賢
崇禮敬不可與事君當遠棄此人改求賢者共同志事
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
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觀視四方之極周遍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
望瑤臺
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美女為
貞賢

禮兮來遠棄而改求

逸曰遠去也改更也言處妃雖有
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
去相棄而更求賢
濟曰言隱居之人信有美德而不
崇禮敬不可與事君當遠棄此人改求賢者共同志事
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
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觀視四方之極周遍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
望瑤臺
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美女為
貞賢

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

五臣作
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觀視四方之極周遍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
望瑤臺
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美女為
貞賢

望瑤臺

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美女為
貞賢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

逸曰鳩惡鳥也明
賊言我使鳩為媒以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
詐告我言不好向曰鳩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
人往聘忠賢讒佞
所疾故云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逝往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而
無要實復不可信也銑曰雄鳩多聲能輕也言我使
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
又惡其輕巧而不信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
可
逸曰適往也言已令鳩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
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
不可也
疑而不能決定欲自往以無媒介不可也
鳳凰既受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

可
逸曰適往也言已令鳩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
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
不可也
疑而不能決定欲自往以無媒介不可也
鳳凰既受

可

疑而不能決定欲自往以無媒介不可也
鳳凰既受

鳳凰既受

疑而不能決定欲自往以無媒介不可也
鳳凰既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二 文選 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二 文選 二十一

詒君兮恐高辛之先我逸曰高辛氏為帝嚳次妃有娥氏

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人若鳳凰受禮遺將恐帝嚳

以先我得簡狄也濟曰詒也高辛帝嚳也言我得

賢人如鳳凰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欲遠集五臣

恐帝嚳先我而得之帝嚳命諸國賢君作進而

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逸曰言已既未簡狄復後高

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良曰言求忠賢不

得欲往遠方又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遙及少康之

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逸曰少康夏后相之子也

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

緡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以叔夏眾遂誅滅澆

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眾賢索處妃則不

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

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向曰言遠遊微隱不遂求

賢不得美少康留立而成功是原不欲遠去之意理

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逸曰拙鈍言已欲效少康

連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銑曰言我欲留聘二

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導引不能堅固使

君曰時五臣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逸曰再言

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邪閨中既以無以字遠遠兮哲王又不寤逸曰小門謂

察忠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五臣有與此終古逸

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

古居乎意欲復去也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無所啓

發安能忍而與昏主索所瓊茅以筵廷尊專兮命靈氛

為余占之逸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小破竹也楚人

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

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靈氛占其吉凶

向曰筵竹筵也靈氛古之善占者言曰兩美其必合兮

取草筭命靈氛使卜占去住之理曰兩美其必合兮

孰信脩而慕之逸曰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

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銑曰曰者靈氛語辭也

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必相合孰誰也楚國誰

能信明善惡欲脩行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忠正慕己之德者逸曰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

止乎翰曰靈氛言天下九州之地甚寬博曰勉遠

逝而無狐王逸本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

兮爾何懷乎故宇逸曰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

也此皆靈氛之詞濟曰靈氛曰但勤時五臣幽昧以

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時幽昧以

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逸曰眩曜惑亂貌屈原答靈

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

黨人其獨異

逸曰黨鄉黨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向曰好

愛惡憎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不同惟楚鄉之人更甚異戶服艾以盈要平兮謂幽

蘭其不可佩

逸曰艾白蒿也盈滿也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云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

言楚國家門比戶皆服艾草滿於要帶謂蘭不堪佩帶言皆好讒佞謂忠

正不可行於身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分宜理也美之

能當

逸曰察視也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曜自衍照言時人無能識藏否觀視眾草尚不能別

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翰曰覽

視也言楚人視草木猶未知香臭之宜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喻忠貞言忠貞之難知也蘇糞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壤以充幃

暉兮謂申椒其不芳逸曰蘇取也充滿也壤也言取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

言近小人而遠君子濟曰幃香囊言取糞壤滿香袋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

帶此喻近邪佞遠忠貞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

而狐疑

逸曰此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良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

中狐疑不忍棄忠直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精而要之逸曰巫咸

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精要之使筮吉

凶向曰糝米也所以享神言巫夕從天百神翳其備

降兮九疑續其並迎

逸曰翳蔽也續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精則將百神

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己之志

曰續衆多貌言巫咸得已椒精則領百神蔽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迎言賢聖知己之志

皇剌剌其揚靈兮告余以吉

故逸曰皇皇天也剌剌光貌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尤吉善也向同逸註曰勉升降

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逸曰矩法也矱於縛切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

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化也濟曰曰

巫咸辭也勉彊也上謂君下謂臣矱度也言當自勉彊

己同者因共為治此巫咸之言湯禹儼而求合兮摯臯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用夫行媒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

薦達之向曰苟且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潔則明君自當舉作何必須左右之達

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逸曰說傳說也傳巖地名武丁

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傳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

銑曰說賢人代得廉刑人操築於傳巖武丁殷王名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傳巖委任

之不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逸曰呂太公之氏

疑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化興蓋往歸之至於朝歌

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

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 翰曰遭遇也呂望
太公也避紂之亂鼓刀為屠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
遇而舉之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逸曰甯戚衛
竟立大功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逸曰甯戚衛
戚備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
飯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卿備輔佐也
濟同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逸曰
也央盡也言已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
所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遺 良曰言我
未晚以求輔於君者將及年歲 **恐鶻鴒之先鳴兮使**
五臣本 **百草為之不芳** 逸曰鶻鴒一名鶻鴒常
有夫字 **百草為之不芳** 以春分鳴也言我恐鶻
鴒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
先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 向曰鶻鴒鳥名秋分前鳴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三十一

則草木彫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鳴使草 **何瓊珮之偃蹇**
木不芳香也喻讒臣為言以害忠良矣 **何瓊珮之偃蹇**
兮眾愛然而蔽之 逸曰偃蹇衆盛貌言我佩瓊玉懷
不得施用也 銑曰瓊玉也偃蹇盛貌以喻德也衆
小人也愛亦盛也言我有美德為小人衆盛而蔽之 **惟**
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之 逸曰信亮也言楚國
恐妬我正直欲必折挫而敗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
也 翰曰此黨謂楚國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
以淹留 逸曰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
去也 濟曰繽紛紛亂也淹久也言世亂變易不
可住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逸曰荃蕙皆香
草言蘭芷之草
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
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 良曰茅惡草以喻讒臣

也言時代昏亂君子變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
為小人忠信化成邪佞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
五臣本 **艾也** 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昔芬芳之草
無蕭字 **艾也** 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昔芬芳之草
今皆伴愚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逸曰言士人
向同逸注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所以變直為
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 銑曰言
明智之士伴愚者豈有他故為君不好脩潔之士而自
損 **余以蘭為可恃兮美無實而容長** 逸曰蘭懷王少弟
也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連能可恃而進不意內
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 翰曰蘭懷王
弟也美乃也言我以蘭為可恃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
引 五臣本 **乎眾芳** 逸曰委棄也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
作列 **乎眾芳** 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眾賢之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三十一

而無進賢之心 **椒專佞以慢慝兮椒** 殺 **又欲充其佩**
也 濟同逸注 **椒專佞以慢慝兮椒** 殺 **又欲充其佩**
幃 音暉 逸曰椒楚大夫子椒也慢淫也椒茱萸也似
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
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
之志又欲援引而從不賢之類皆使居親近無有憂國
之心責之也 良曰言子椒專佞而為慢淫似賢而非
賢列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為忠正之行如茱萸之在香
囊妄充佩帶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 逸曰干
而無芬芳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 求也祇
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
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 向曰言子蘭子椒既自
求進而務入君之祿何 **固時俗之從流** 五臣本 **分又孰**
賢人之能敬而舉之 **固時俗之從流** 流從 **分又孰**
能無變化 逸曰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
復以諂諛之行眾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

乎疾之甚也 銑曰固此詣佞之俗流 覽椒蘭其若茲

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

厥美而歷茲 逸曰歷達也茲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

我內懷忠正外佩眾芳餘同逸注 芳菲非而難虧兮

芬 五臣有 至今猶未沫 亡貝反逸曰虧歌也沫已也言

未已也 良曰虧損也言已芳菲之盛 和調度以自娛

誠難損歌雖遭棄逐至今猶未已也 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

兮聊浮游而求女 逸曰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

求同志 向曰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逸曰

女同志人也 銑曰言脩飾及盛壯之時周遍 靈氛既告

君下謂臣 銑曰言脩飾及盛壯之時周遍 靈氛既告

遠觀四方有君臣上下賢明者欲往就之 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

而遠行 翰曰歷選也言靈氛告我遠 折瓊枝以為羞

去告我今選擇吉辰良日將行訪賢君 兮精瓊蘄以為張

為脯脂精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

香潔冀以延年也 濟同逸注 象以為車 逸曰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

莫識也 良曰飛龍喻道瑤玉名以比君 何離心之可

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以為車

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逸曰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

流道也 向曰離別也言忠佞兩 遭吾道夫崑崙兮路

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 脩遠以周流 逸曰遠轉也楚人名轉為遠言已設去楚

國遠行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 流天下以求同志 銑注 揚志 五臣無

曰以求所安餘同逸注 玉鸞之啾啾 逸曰揚披也掩藹藹鬱陰貌鸞鳥也以

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翳鬱排羣佞之黨羣鳴玉鸞

之啾啾而有節度也 翰曰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

旌旗掩藹旌旗蔽日貌玉馬珮也鸞車鈴也 朝發軔於

天津兮夕余至于西極 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

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

濟曰軔車輪也東極曰天津西極日所入也言朝發

東方夕至西極也 鳳凰翼 五臣作 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

極順天道也 旂 旂也畫龍蛇為旂翼和貌也言已動

逸曰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蛇為旂翼和貌也言已動

順天道則鳳凰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翔翔翼翼而

和嘉忠正懷有德也 良曰言我行順天道 忽吾行此

故鳳凰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己 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流沙 流沙如水流也尚書曰 流沙遵循也赤水出

崑崙容與遊戲貌言吾行忽然過此 流沙遵循赤水而

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清潔自酒飾也 向曰流沙西極

接言能渡萬人之厄 銑曰麾招梁橋也西皇少昊也
言我招蛟龍使為橋告少昊濟渡言能感神聖帝相

接路脩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 逸曰艱難也騰過
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眾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

以言已所行車遠莫能及 翰曰言遊崑崙山道路長
遠而多險難故令眾車奔騰於邪

徑相待言已遊高遠莫能及也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
西海以為期 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指

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
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濟

同逸 屯余車其 五臣無 千乘兮齊玉軼 而並馳 逸曰
也軼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

馳左右從已者眾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 良曰屯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三十一

聚乘車也軼車轄也車所以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
如車馬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走

也 駕八龍之婉婉 阮於兮載雲旗之委移 五臣作遠逸
已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

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
德如雲雨能潤施 向曰八龍八節之氣也委移長貌

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為載雲為旗也婉婉美
貌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逸曰邈邈遠貌也言
志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 銑曰言

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
逮及

也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 逸曰九歌九德
韶舜樂也尚書曰蕭韶九成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

以致太平奏九德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

戲愉樂而已 陟升皇之赫戲 平兮忽臨睨 計夫舊鄉 逸
翰同逸注 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

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
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 濟曰陟升言 僕夫悲余

我升天庭對光曜忽復下視楚國而愁思也 僕夫悲余
馬懷兮蜷局顧 五臣無 而不行 逸曰僕御也懷思也

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
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

辭自見以義自明也 良曰懷歸也蜷局不進貌言我
升天下見楚國御者悲泣我馬思歸蜷局迴顧而不肯

行也此終志不亂 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摠撮
去故辭義自明 亂曰行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

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
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三十二

懷乎故都 逸曰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
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言眾人無有知我已

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 向曰言時代無知我之忠
正者又何須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歸於楚國 逸曰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
我將自沉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銑同逸注

九歌四首 屈平 銑曰楚南郡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
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

志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
為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歌下寄見黜之

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
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

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
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

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
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

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
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

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
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

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逸曰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敬也愉樂也上

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己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向曰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撫長劍兮玉珥

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珥琅皆美玉名也鏘鏘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玉玉鏘五音而和且有節度翰曰玉珥劍鐔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琳琅皆玉名以之

為珥鏘然而鳴

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

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己脩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為香濟曰言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為

逸曰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

味也待彌敬及以蕙草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椒置漿中皆取芬芳也肴肉也蕙蘭揚枹兮拊鼓

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逸曰拊擊也疏希也言騰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

杖也使疏節希緩而安音清歌復靈偃蹇兮姣服芳菲

陳列等瑟大倡作樂以極其情

非兮滿堂

逸曰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飾也

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

滿堂室也向曰非菲香氣也

兮樂康

逸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己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

昭兮未央

逸曰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己將修饗祭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飾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

也昭昭明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

然昭明明長無極已言將祭祀之事先使靈巫沐浴芳

衣五色之服務其芳潔又飾若英也導引也雲中君使

留此於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雲師屏翳也

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

逸曰蹇詞也憺安也

祀皆欲得壽故名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

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

祭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

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暗

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銑曰蹇辭也壽宮祠神

所也神既安樂德又龍駕兮帝服聊翔游兮周章逸曰

光明乃與日月齊也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

之乘龍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且

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翔翔周流往

來且游且翔也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為五方帝服

翔游周章往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逸曰靈

來迅疾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

也焱去疾貌雲中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

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翰曰雲中神所居也冀州尚復見他方也窮極也言雲神出入

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

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窮極也言雲神出入

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冀州充

所都也思有道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懣懣五臣作

之君故覽之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懣懣五臣作

逸曰君謂雲神懣懣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

徧四海想隨從觀望四方以志已憂思而念之終不

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懣懣良曰夫君謂靈

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逸曰君謂湘君也夷猶

地肥饒又有嶮岵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

巫請呼之尚復猶蹇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

可居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

以為堯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

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

銑曰君湘水神也蹇語辭也言神樂其所居猶豫不降

於此誰將留待於中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

舟逸曰要眇好貌也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

宜脩飾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

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向曰思神容

儀美好又宜脩飾也我復乘桂舟以迎神也舟用桂者

取香潔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逸曰沅湘水名

之異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

翰曰願神使波安流而我不危殆也沅湘二水名望

夫君兮歸來吹參差兮誰思逸曰君謂湘君參差

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良曰夫君

神也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

甚駕飛龍兮北征遠馳吾道兮洞庭逸曰屈原思神

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遠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己

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

徑欲急至也良曰原思既畢念反楚國願辟蒹葭

拍兮蕙綯承兮荃七橈兮蘭旌五臣作旗

網縛束也詩曰綯束楚荃香草也橈小楫也屈原言

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

為楫擢蘭為旌旒動以香潔自脩飾也銑曰薜荔蕙

荃蘭皆香草也原言我居家縛香草以搏四壁亦以為

逸曰涪陽者江陵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涯水也靈精
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附郢
之附以世憂念橫度大江揚已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
還已也向曰涪陽浦接於楚都極遠也言我遠游此
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於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

君側冀君感悟復命我也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
為余太息逸曰極已也女謂女嬋也屈原姊也嬋媛猶
達故女嬋牽引責之數為已太息悲傷欲使屈原改性
易行隨風俗也翰曰女謂屈平姊女嬋也言我揚精
誠未已女嬋牽引時事以為不變橫流涕兮潺湲為
節從俗終不可而為我歎息也

隱思君兮徘徊亦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
泣橫流君謂懷王也徘徊也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
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良曰潺湲流貌徘徊也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女嬋之言泣涕橫流桂擢兮蘭棹斲冰兮積雪
隱伏側陋彌思君子擢擢兮蘭棹斲冰兮積雪
也言已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斲冰凍紛然如積雪
言已勤苦銑曰擢擢也棹船傍板也桂蘭取其香也
言志不通猶乘舟值天盛寒舉其楫斲冰凍紛然如積雪
斲冰凍紛如積雪徒為勤苦而不得前采薜荔兮水

中寒芙蓉兮木末逸曰寒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
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綠木而采芙蓉固
不可得向曰薜荔香草也生於陸芙蓉荷華也生於
水言已執忠信之行求合於君亦猶入水池之中而
采薜荔登山木之末而取芙蓉固無遂理寧取也

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逸曰言媒人疲勞而無功也
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言人交接
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

無離絕之義翰曰為婚姻者其心不同徒使媒人勞
苦恩情不能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絕事君之道亦類此
焉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逸曰屈原憂愁俯視川
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
草野終無所登至也濟曰瀨湍水也淺淺流貌原既
憂怨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
遂性我獨不然也交不忠兮怨長期

不信兮告余五臣以不閒音閑逸曰交友也忠厚也
也言已執履忠貞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眾人閒暇也
言君常與已期欲其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
閒暇遂以疏遠良曰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為不忠
則怨而責之已為不信則以為閒爾疾其君初欲與已
為治後遂朝騁騫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逸曰朝以
相背焉朝騁騫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逸曰次舍也過
節安意也弭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眾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
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為伍向曰言已在江湖
之中鳥止於屋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逸曰
玦玉珮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
去也遺離也玦珮珮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
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
濟曰捐遺皆置也玦珮皆朝服之飾置於江澧二水之
涯者冀君命已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逸曰芳
猶可以用也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逸曰芳
洲香草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逸曰芳
洲香草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逸曰芳
洲香草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逸曰芳
洲香草

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匹也言已願於芬芳絕異之洲米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良曰芳洲多生香草也故於此米杜若馬下女喻賢臣也欲將己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逸曰言日不再為治道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中言不再盛也逍遙遊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銑曰自言憂愁欲以决死死不再生何由復遇道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日眇眇兮愁予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

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三六

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向曰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

馬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逸曰嫋嫋秋風搖木貌言秋風疾則

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人愁而賢者傷矣翰曰洞庭湖名言秋風疾則草木搖落江

期兮夕張去聲叶韻 逸曰蘋草秋生騁平也佳期謂期兮夕張湘夫人也去聲叶韻 逸曰蘋草秋生騁平也佳期謂

兮木上逸曰萃集也兮木上中言當在水而兮木上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

所也 濟曰蘋水草也鳥當集木上今在水中沅有芷留宜置水中今在木上以喻己志反覆失所也沅有芷

止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逸曰言沅水之中有盛止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茂之芷澧水之外有

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早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連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銑曰芷蘭皆香草也喻己之善也

公子謂夫人喻君也荒 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公子謂夫人喻君也荒 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未敢言者欲待賢主慌 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未敢言者欲待賢主慌 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向曰慌忽無形貌言遠望不見但

觀流水麋何為兮觀流水麋何為兮

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三九

兮江皋夕濟兮西澨時制切 逸曰濟渡也自傷驅馳兮江皋夕濟兮西澨時制切 逸曰濟渡也自傷驅馳

澨水涯也言朝夕往來不出於湖澤之間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澨水涯也言朝夕往來不出於湖澤之間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予屈原自謂也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已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冀聞夫人召我將騰

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築室兮水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築室兮水

中葺之兮以荷蓋逸曰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中葺之兮以荷蓋逸曰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

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荃 壁兮紫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荃 壁兮紫

荷葉蓋之務以清潔託附於神而居也壇播芳椒兮成堂荷葉蓋之務以清潔託附於神而居也壇播芳椒兮成堂

逸曰以荃草飾室壁紫貝為壇布香椒於堂上 向曰荃香草也紫紫逸曰以荃草飾室壁紫貝為壇布香椒於堂上 向曰荃香草也紫紫

貝椒香木也以此**桂棟兮蘭橈**老**辛夷楣**眉**兮葯**鳥房

逸曰以桂木為屋棟以木蘭為椽辛夷香草以作戶楣

葯白芷也房室也翰曰桂香木蘭辛夷葯香草也橈

椽也楣門楣也又**罔辟荔兮為帷擗**覓蕙五臣**擗兮**

以馨香為房之飾**罔辟荔**為帷帳擗折也以折蕙覆擗

既張逸曰罔結也結辟荔為帷帳擗折也以折蕙覆擗

帳擗折以為屋聯**白玉兮為鎮**疏石蘭五臣**以為芳**

盡張設於中也**白玉**為鎮疏石蘭五臣有兮字

逸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疏布其芳氣**芷葦**五臣

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疏布其芳氣**芷葦**五臣

字兮荷屋繚了之兮五臣本**杜蘅**逸曰葦葦屋也繚

銑曰芷杜蘅皆香草也以芷葦及荷**合百草兮實庭建**

葉葦以蓋屋又束縛杜蘅置於水中

芳馨兮無門者逸曰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馨香之遠聞

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

然猶積眾芳以為殿堂飾彌盛行善彌高也向曰

百草皆香草實滿也建樹馨香無屋也言又以**九疑**

兮並迎去靈之來兮如雲逸曰言舜使九疑之神

多如雲翰曰舜葬九疑山使其山之**捐余袂兮江中**

神靈來迎二女其來之眾續紛如雲也

遺余襟兮澧浦逸曰袂衣袖也襟襜褕也屈原設託

因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良

曰襟禮襟袖襦也皆事神所用也今夫人既去君復背

已無所用也**塞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逸曰汀平

故棄遺之

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

士采平州香草以遺之共與脩道德也濟曰塞取也

杜若以喻誠信也**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逸曰言

遠者神及君也

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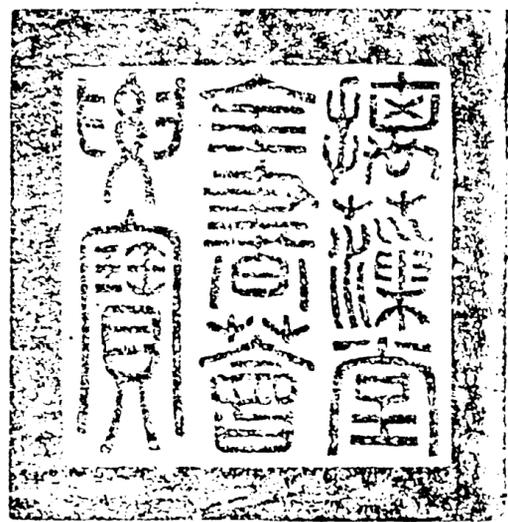
歲以盡年壽也銑曰驟數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二

四十一

文選卷三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 臣李駟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二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

戶逸曰言已供神之室間而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三

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

綠葉兮素華

五臣本作枝

芳菲菲兮襲予

上聲逸曰襲及也于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

向曰菲菲香氣皆喻懷忠潔也

夫

人自有兮美子孫何以

五臣本作

兮愁苦

逸曰夫人謂萬民也孫謂

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為主握其

年命而用思愁苦 翰曰夫九也孫香草謂司命也言

凡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為愁苦而司主之蓋

自傷也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

秋

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逸曰言已事神宗敬重種

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盛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

而相視成為親親也 濟曰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結成親親者為我脩道德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爾謂初與入不言兮出不辭

已善時良曰司命神初與已善後乘回風兮載雲旗逸曰

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

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兒不可得見良曰悲莫悲兮

乘風載雲以離於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悲莫悲兮

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逸曰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

痛與妻子生別離傷也已當之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

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離

之憂銑曰喻已初近荷衣兮蕙帶修而來兮忽而逝

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荷衣兮蕙帶修而來兮忽而逝

逸曰言司命被服香潔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向夕宿

日言神被服香潔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向夕宿

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逸曰帝謂天帝言司命之去

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已翰曰須待也謂神宿於

天帝之郊青雲之際將誰待乎冀君猶待已而命之與

汝游兮九河衝飈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

兮陽之阿逸曰咸池星名也蓋天池晞乾也詩云匪陽

咸池乾髮陽阿齊戒潔已冀蒙天祐也濟曰汝謂司

命神也九河天河也衝飈暴風也喻已與君俱行政教

銑曰又欲以孔雀翡翠毛為車蓋旌旗飛登於天撫

掃彗星也言願將忠正美行還於君前翦讒賊矣竦

長劍兮擁幼艾荃五臣本獨宜兮為民正逸曰竦也

也言司命持長劍以誅絕惡擁護萬人長少使各得其

命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

宜為萬民之正向曰竦也艾長也孫香草謂神也

言神若能執長劍誅邪臣擁護國之幼長若如此則神

實宜為天下萬人之正者矣皆喻其君焉

右少司命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逸曰有人謂山鬼

菟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

絲為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香忽無

形故衣之以為飾也翰曰言山既含睇兮又宜笑子

鬼若在於山曲被帶美草以為飾既含睇兮又宜笑子

慕予兮善窈窕逸曰睇微盼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

也窈窕好兒也詩云窈窕淑女言山鬼之兒既以姱麗

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故來見其容良曰喻君初

與已忠誠而用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

之餘同逸注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

又嘉言而
納於君也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力知切逸曰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
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向曰幽深也篁竹叢也

言已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道路險阻欲與神游獨
在諸神之後喻已不得見君讒邪

填塞難以前進所以索居於此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

容容兮而在下
杳杳冥冥兮羌晝晦

於山之上而自異也言山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
晝猶冥晦翰曰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

晦暗也羌語詞也言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也
東

風飄兮神靈雨
飄然而起則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三
感風而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
留靈脩兮憺忘

歸歲既晏兮孰華子
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懷王冀其還

已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疲老誰當復使
我榮華也良曰靈脩謂君也言君若能除去讒邪我

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

兮葛蔓蔓
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

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
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先曰芝草一歲三秀

磊磊石兒蔓蔓葛兒芝草仙藥采不可得
怨公子兮悵

忘歸
逸曰公子謂公也言所以怨公子者以其

向曰言子椒知已忠信而
不肯達之於君餘注同
君思我兮不得閒

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已謀議
向曰君縱相思為小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
山中兮

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謂也言已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

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君
思我兮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者也

翰曰自言居山中以杜若為美飲清潔之水蔭貞實
之木君亦有思我之時而讒邪在傍起其疑惑也作起也

雷填填兮雨冥冥
兮雨冥冥

號响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
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後猴善鳴以興讒言風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三
喻政木以喻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

也援獸以喻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
者民驚駭也濟曰填填雷聲冥冥雨

兒啾啾援聲皆喻讒言也
思公子兮徒離

憂
逸曰言已恐子椒不見達故遂憂愁
良曰思子椒

右山鬼
九章
逸曰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

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
翰曰原既放

逐又作九章自述其志九義與九歌同
屈平
王逸注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逸曰奇異也或曰奇

服好服也哀解也已

少好奇瑋之服履忠貞之行至老不懈
退也原言少好奇服異行雖年久而此心不退
銑曰衰帶長

缺頰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巍
名曰長缺也崔巍高兒也言已內倫忠信之志外帶長
利之劍戴崔巍之冠其高切青雲也向曰陸離劍低

昂兒切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
雲冠名切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
今字逸曰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已背彼明月之珠

不盛美加之忠信貞潔而遭世溷濁無相服者
被猶服也明月珠名璐玉名言我冠帶佩服莫
不盛美加之忠信貞潔而遭世溷濁無相服者

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
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
如此故高駕青虬兮驂白螭
馳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

任也濟曰願驂駕虬螭
而遠去也虬螭皆龍類
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

嶮兮食玉英
嶮兮食玉英
過聖帝升清朝也猶言坐明堂受爵位
英皆美言之言願得及聖君游於平代升清朝而食其

也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也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也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乎五臣江湘
乎五臣江湘
也言已放棄以明旦時始去遠渡江湘之水言明旦

渡水而去之乘鄂各渚而反顧兮歎
渡水而去之乘鄂各渚而反顧兮歎
莫知我也言乘鄂各渚而反顧兮歎

莫知我也言乘鄂各渚而反顧兮歎
莫知我也言乘鄂各渚而反顧兮歎
莫知我也言乘鄂各渚而反顧兮歎

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歎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
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歎之中憂思也
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歎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

山臯郎余車兮方林
山臯郎余車兮方林
於方林無所載任也強行山臯無所驅馳我車堅宇舍

以擊汰
以擊汰
齊舉大權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

波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
波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
波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

國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國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去國日遠也或曰枉曲也渚水也辰陽地名辰陽亦地名

本作余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
本作余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
本作余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

入漱浦余儻
入漱浦余儻
逸曰漱水名也迷惑也如之也言已思念楚國雖循水

感思君之深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援抗之所居
感思君之深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援抗之所居
感思君之深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援抗之所居

逸曰草木茂盛非賢士之道徑良曰冥冥暗兒後狃
輕捷之獸喻國之昏亂邪巧生焉非賢智所能處也

山峻高以蔽日兮逸曰言險阻危傾也下幽晦以

多雨逸曰言暑濕泥濘也君德幽暗多雨喻臣下望施恩惠以自樹也

紛其無垠兮雲菲菲而承宇逸曰涉冰凍之盛寒室

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喻殘賊雲以象佞人山峻

高以蔽日者謂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

擅施恩澤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

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滿朝廷也良曰霰雪無垠

喻讒夫害政雲承於宇喻佞人滿朝垠畔也霏霏雪兒

失官幽獨處乎山中逸曰遠離親戚而斥逐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

兮逸曰終不易固將愁苦而終窮逸曰愁思無接輿髡

坤首兮桑扈羸行逸曰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

士也去衣羸袒效夷也言屈原不容於世引比隱者以

自慰良曰言解裳羸程以傲夷狄比一人者皆因亂

世故以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逸曰亦用也伍子逢殃兮

自喻逸曰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比

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殃也濟注同比

干菹居醢呼改切逸曰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淫惑妲已

正諫紂怒妲已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與前世
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濟注同與前世
而皆然兮逸曰謂行忠直而遇吾又何五臣本怨乎今

之人逸曰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

桑扈伍子胥比干則我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

而終身逸曰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

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昏亂也

董正也豫猶豫也昏亂也言我但將守正道而不猶豫

亂以終其年也

右涉江

卜居逸曰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

宜何所居因述其辭

屈平既放三年逸曰違去郢都處山林也不得復見逸曰道路僻竭

智盡忠逸曰建策蔽鄣於讒逸曰遇心煩意亂逸曰

也逸曰建策乃逸曰往見大卜鄭詹尹逸曰

明也鄭詹尹工師姓名也逸曰曰余有所疑逸曰願因先

生決之逸曰斷詹尹乃端策拂龜逸曰策著也立著拂龜

以辰逸曰曰君將何以教之逸曰願聞其要曰以教者問

其要逸曰屈原曰逸曰吐吾寧悃悃本款款向曰悃欵勤苦

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三 九

兒 朴以忠乎 逸曰竭誠信也 將送往勞 去聲 來 俗人也 斯

無窮乎 高下也 以此二事問其所宜以下類此 寧誅鉏

草茅 逸曰刈也 以力耕乎 稼穡也 將遊大人 貴戚也 以成

名乎 大人謂君之貴幸者 寧正言不諱 君惡也 以危

身乎 刑戮也 將從俗富貴 重祿也 以愉 生乎 安樂也 將足

訾 貨也 寧超然高舉 官爵也 以保真乎 逸曰守也 將足

也 以事婦人乎 色兒 喔 伊 嚙 五臣本作 兒 強 笑

君之所 寧廉潔正直 逸曰志也 以自清乎 潔白也 將突 吐

梯滑 骨 稽 逸曰轉也 如脂如膏 弱曲也 以絜 結 楹乎 順滑

若千里之駒乎 絕殊也 將汜汜 五臣本作 泛 若水中

之鳧乎 戲游也 與波上下 眾高卑 偷以全吾軀乎 逸曰

寧與騏驎抗軛乎 逸曰冲也 將隨駑馬之迹乎 逸曰安步

馬喻不才之臣抗舉也 駑車軛也 寧與黃鵠比翼乎 逸

曰騏驎抗軛喻與賢才齊列也 駑車軛也 寧與黃鵠比翼乎 逸

飛雲 將與鷄鶩爭食乎 逸曰啄糠糟也 良曰黃鵠喻

並肩也 爭食爭 此孰吉孰凶 逸曰誰 何去何從 逸曰安

食祿也 鷄鶩也 世 五臣本 濁而不清 逸曰賂行也 蟬翼

為重 逸曰近也 千鈞為輕 逸曰遠也 君子也 三十斤曰

鈞 黃鍾毀棄 逸曰賢 瓦釜雷鳴 逸曰愚謹訟也 翰曰

瓦釜喻庸下之人 讒人高張 居朝堂也 賢士無名 逸曰

雷鳴者驚眾也 于嗟嘿嘿兮 莫論也 誰知吾之廉貞 逸曰

不別賢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 逸曰釋捨也 謝辭也 銑

曰嘿嘿不言兒 詹尹乃釋策而謝 逸曰釋捨也 謝辭也 銑

曰夫尺有所短 逸曰驥驥 寸有所長 逸曰鷄鶴 物有所

不足 逸曰地虧也 智有所不明 逸曰孔子 數有所不逮 逸曰

天不可計量也 神有所不通 逸曰夜照也 用君之心 逸曰

慮也 行君之意 逸曰遂 龜策誠不能知此 五臣本 事 逸曰

漁父 逸曰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 漁父避俗

父避世而隱於漁 者也 原因而叙焉 翰曰漁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斥逐也遊於江潭水側也行吟澤畔荆棘也

顏色憔悴古早切形容枯槁考逸曰瘠漁父

見而問之逸曰怪曰子非三閭大夫與其故官何故至

於斯逸曰曷為遭此患也屈原曰世人五臣本皆濁

我獨清逸曰忠衆人皆醉逸曰感我獨醒逸曰

是以見放五臣有耳字漁父曰逸曰隱聖人不凝

滯於萬物五臣本無萬字而能與世推移逸曰隨

世人皆濁逸曰人何不渥胡其泥逸曰同而揚其波逸曰

衆人皆醉逸曰巧何不舖脯其

糟其俗也而歆悅其醕音離自今放為逸曰遠

何故深思高舉逸曰獨自今放為逸曰遠

新沐者必彈冠逸曰

新浴者必振衣逸曰去塵穢也安能以身之

察察逸曰已受物之汶汶莫者乎逸曰蒙垢塵也安能以

寧赴湘流逸曰自葬於江魚腹中逸曰身安能以

皓皓之白猶皎皎也蒙世俗之塵埃乎逸曰被汙點也

漁父莞五臣本作而笑逸曰笑離斷

鼓枻而去逸曰叩船舷乃歌曰滄浪之

水清兮世昭明可以濯我纓喻明時可以脩飾冠纓而

滄浪之水濁兮世昏闇可以濯我足宜隱

遂去不復與言道真也

九辯五首逸曰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

宋玉此辭以辯之皆代原之意九義亦與九歌

悲哉秋之為氣也逸曰寒氣聊蕭瑟兮逸曰陰令促

木搖落五臣本而變衰逸曰華葉隕零肥潤去也形體

慄慄兮濟曰憭慄猶悽愴也若在遠行逸曰遠

登山臨水兮望視江河也送將歸逸曰族親別

寥兮或曰蕭蕭條條無雲兒也天高而氣清逸曰秋

欽定四庫全書

體清明也言天高朗照見寂寥兮逸曰源瀆順流漢

無形傷君昏亂不聰明也無聲也良曰寂

靜兒收潦而水清逸曰溝無溢潦百川靜也言川水

也良曰惜千悽增郁兮逸曰愴痛感動數息也

薄寒之中人逸曰傷我飢膚變顏色也愴悵愴曰

恨助兮逸曰中情愴去故而就新逸曰初會鉅錡志未

恨皆悲傷也去坎墮兮逸曰數遭患禍身貧士失職

故就新別離也翰曰失職亡其財物也而志不平逸曰心常憤廓落

兮逸曰喪志失耦塊獨立羈旅而無友生逸曰遠客寄

惆悵兮逸曰後黨失輩惆悵愁毒而私自憐逸曰竊內念

燕翩翩其辭歸兮逸曰將入大蟬寂寞而無聲逸曰蟬

而復藏也銑曰言秋深也鴈嗶嗶而南游兮逸曰

羣戲和樂鵲鳴而悲鳴逸曰奮翼呼而低昂

申旦而不寐兮逸曰夜坐視哀蟋蟀之宵征逸曰見蜻

自傷放棄與昆蟲為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

翰曰申至宵時疊疊而過中兮逸曰年已過半日進

夜征行也

曰疊疊文王也蹇淹留而無成逸曰雖久壽考無成功也濟

留草澤無所成者也

悲憂窮蹙兮逸曰倚德見獨處廓逸曰孤立特止居

空也謂已窮蹙有美一人兮逸曰位尊服好謂懷王

處於空澤者也不繹逸曰常念弗解內結藏也良曰去鄉離家兮逸

背遠邑里來遠客逸曰去郢南征濟沅湘也超道遙兮

之他鄉也今焉薄逸曰欲止無賢皆讒賊

也專思君兮逸曰執心一不可化逸曰同性親聯思義君

不知兮逸曰聰明淺可奈何逸曰頑器難蓄怨兮積思

逸曰結恨在心煩愴兮忘食事逸曰思君念主忽不

言思君煩憂願一見兮道余意逸曰舒寫忠誠自陳列

忠信君之心兮與余異逸曰方圓殊性猶白黑也良

之意車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悲逸曰迴逝言邁欲反

塞也濟曰竭去也將去歸倚結軫零兮太息逸曰伏

而啼泣也涕潺湲兮霑軾逸曰泣下交流濡茵席

曰軾車牆木慷慨絕兮不得逸曰中心志中脊構亂兮迷惑

憑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五

逸曰思念煩惑志南北也 銑曰歎與私自憐兮何極

相絕而不見使中昏亂迷惑也 昏昏也 私自憐兮何極

逸曰哀祿命薄常念戚也 心怍怍兮諒直 逸曰志行

告也 翰曰然而心存諒直 終日不足也 怍怍心不足兒

皇天平分四時兮 逸曰何宜春 竊獨悲此凜秋 逸曰微

寒慄烈也 濟曰言秋氣凜然而萬物搖落 白露既下

喻已為讒邪所害是以播遷故竊悲此也 白露既下

降百草兮 逸曰萬物羣 奄離披 五臣本 此梧楸 逸曰病

人芟刈也 良曰言秋氣傷物之甚也 奄同離羅也 既

凋百草而梧楸同罹此患百草喻百姓林木喻賢人

去白日之昭昭兮 逸曰違離天明而湮沒也 襲長夜

之悠悠 逸曰永處冥冥而覆蔽也 銑曰襲 離芳藹之

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 逸曰去已感美之光容身體疲

離去芳盛之德方壯之年使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 逸曰

余委約而悲愁也 約棄也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 君不

弘德而 冬又申之以嚴霜 逸曰刑罰刻峻而重深也 申

重 收恢台之孟夏兮 逸曰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

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

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閣下偽用法殘虐則貞良被

際陷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沈 葉菸於邑 五臣

藏但以秋氣殺物矣皆喻楚之君臣也 葉菸於邑 本作

而無色兮枝煩拏 五臣本作 而交橫 逸曰顏容變易

錯而前巖也 良曰言草木殘 顏淫溢而將罷兮 逸曰

瘁也菸於邑傷壞也 煩拏擾亂也 顏淫溢而將罷兮 形兒

羸瘦無潤澤也 銑曰顏 柯彷彿而委 五臣本作

容也 淫溢積漸也 罷毀也 柯彷彿而委 五臣本作

黃 逸曰腹內空虛皮乾脂也 前 櫛 之可哀兮形

銷鑠而疼 預傷 逸曰華葉已落莖獨立也 身體憔悴枯被

也皆喻已 惟其紛糝 而將落兮 逸曰蓬茸顛仆根盡

離愁苦也 惟其紛糝 而將落兮 翰曰惟思也

紛糝衆雜也言思 恨其失時而無當 逸曰不值聖主而

奸邪衆雜或毀落 恨其失時而無當 年老者 翰曰又

恨失其明時不 覽 五臣本 駢轡而下節兮 逸曰安步徐

與賢君相當 覽 作擊 駢轡而下節兮 馬而勿驅也

濟曰為此擊轡按節徐行 聊逍遙以相羊 五臣本作

且徐低徊以游戲也 聊逍遙以相羊 逸曰

濟曰道遙相羊游戲也 歲忽忽而道盡兮恐余壽之弗

將 逸曰年歲逝往之若流懼我性命之 悼余生之不時

多方也 遼曰內念君父及兄弟也 翰曰方猶端也 仰明月而太息兮遼曰 告昊天

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遼曰 周覽九天仰觀星宿不能 靈也 寐乃至明也 濟曰極至也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女綺反 乎都房遼曰 蕙草芬芳以興在位之賢臣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旎

盛兒也詩云旖旎其華 良曰曾重敷布也旖旎感兒 都大房花房也喻君初 何曾華遼曰 之無實兮遼曰 外

好善布德有如此也 而心從風雨而飛颺遼曰 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為 所降而萬物植故以風雨喻君政言德惠以為君獨服

此蕙兮嗟無以異於眾芳遼曰 體受正氣而高明乃與 問佞臣同情也 向曰我謂

君獨好美行乃無異於人之 閔奇思之不通兮遼曰 傷 無由入也 曰曰閔自 傷也奇思謂忠信也 將去君而高翔遼曰 適彼樂土

曰高翔 心閔憐之慘悽兮遼曰 內自哀念心惻隱也 遠去也 濟曰心之憂傷願見君而自

明慘悽 願一見而有明遼曰 與偽惑也 重無怨而生離兮 憂見 逸曰身無罪過而放逐也 良曰重

念也自念無怨答於君而生離隔 中結軫而增傷遼曰 肝膽破裂心剖幅也普通切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遼曰

良曰心中結怨軫憂而增悲傷 憤念蓄積 君之門以九重遼曰 雖思見君而君門深遠

不可也 猛犬信信而迎吠遼曰 向曰猛犬信信開 至也 廢兮遼曰 向曰猛犬信信開

口兒迎吠距賢 關梁閉而不通遼曰 閭人承指呵問急也 皇 人使不得進也 天淫溢而秋霖兮遼曰 久雨連日澤深厚

也 翰曰后土地也 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平 逸曰山阜濡澤草木茂 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也 翰曰言 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露故仰望而長歎也塊獨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遼曰 世人辯 背繩墨而改錯七 故

逸曰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 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 減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 濟曰喻 信詐偽奔忠正易置禮法也錯置也却騏驥而不乘

兮遼曰 斥逐子胥與比干也 策駕駘而取路遼曰 良曰騏驥良馬喻賢才也 策駕駘而取路

言任豎刁與叔蘭也 良曰喻殊 賢才而親不肖也駕駘喻不肖 當世豈無騏驥兮

誠莫之能善御遼曰 家有稷契與管晏世無堯舜及桓 文也 銑曰言豈無賢才但君不能用

也御謂者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遼曰 遭 御馬者 條 而遠去 值桀紂

之亂昏也被髮為奴走橫奔也 向曰言見君非 好善之主賢人皆避而遠去駒即騏驥也跳走兒鳧鴈

皆喙所甲 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遼曰 羣小在位 反 食重祿賢者伏

匿竄山谷也 翰曰喻不肖者食祿則賢人 高舉而不留也喙鳥食也梁米藻水草也 園負 鑿而

方枘油 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遼曰 正直邪枉行 殊則所務不同若

粉墨也 濟曰若鑿圓穴斫方木內之而必參差 不可入喻邪佞在前忠賢何由能進鉏鋸相距兒衆鳥

不可入喻邪佞在前忠賢何由能進鉏鋸相距兒衆鳥

皆有所登棲兮鳳獨

五臣本無獨字

遑遑而無所集

逸曰羣依並進處官

爵孔子棲棲而困厄也

良曰喻羣邪皆有

願銜枚而

無言兮常

五臣本作嘗

被君之渥洽

逸曰意欲括囊而靜默前蒙寵遇錫祉福也

銑曰我亦欲不言而自弃為昔者嘗受君之厚澤故復不能已銜枚所以止言者也渥厚也洽澤也

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逸曰呂尚者老然後貴遭值文王功冠世也

翰曰太公呂尚年九十而窮困遭西伯而用之當未遇之時故無匹偶而與相合也言已所以棄逐者其行亦

不與君謂騏驎兮安歸

逸曰蹄踏吳坂遇伯樂也

謂鳳凰兮安棲

集棲梧桐食竹實也向曰騏驎安歸在於良樂鳳凰安棲在於聖明自喻時無知已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三

兮世衰

逸曰以賢為愚時闇惑也

今之相者

兮舉肥

逸曰不量才能視顏色也

驕伏匿而不見兮

逸曰仁賢幽處而隱藏也

鳳皇高飛而不下

逸曰智者

遠逝之

鳥獸猶知懷德兮

逸曰慕歸亮

何云賢士之不

處

驥不驟進而求服兮

逸曰干木闔

鳳亦

不食餒而妄食

逸曰頽闔鑿

君棄遠而不察兮

割股而

雖願忠其馬得

逸曰申生至孝而被謗也

欲寂寞

而絕端兮

逸曰寤武佯愚而不言

竊不敢

忘初之厚德

逸曰常受祿惠識舊恩也

獨

悲愁其傷人兮

逸曰思念經

馮

五臣

鬱鬱其何極

盈胃終年歲也向曰憑鬱鬱愁心滿結也極窮也

招魂

逸曰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

延其年壽也翰曰玉哀屈原憂愁山澤魂魄飛散其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

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於君冀其覺悟而還之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絜兮

逸曰朕我也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汙曰絜

身服義而未

沫

音昧逸曰沫已也言我少小脩清絜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已之時也

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

德為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為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無所用也良曰主守也言已主執仁義忠信之德為

蕪穢汚而不得進上無所考此盛德兮

則無所考校已感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長離

則無所考校已感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帝告巫陽

名也向曰玉假立天帝其曰有人在下方我欲

原也宋玉上設天意祐輔成其志以勵黎民也

翰曰人即原也輔祐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三

魄離散汝筮予

五臣之逸曰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臟保守形體也

著曰筮尚書曰決之著龜言天帝哀閔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

著曰筮使筮其所宜而與招其魂使復其精神

巫陽對曰掌夢

帝言招魂者本所主職也

上帝其命難從

夢之官欲使巫陽也

若必

筮予之恐後謝之

無之不能復用巫陽焉

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急懈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但招之可也

濟曰陽對天必筮而招之恐後代懈怠去卜筮之法但以招魂為事

陽意不欲以筮與招相次而乃下招曰

帝之命因下招

行以為不筮而招亦足可也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流金鑠石些

逸曰代更也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行其勢酷烈

金石堅剛皆為銷

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

言彼十日之

處自習其熱魂行到身必解爛也

翰曰謂熱也

彼方人皆慣習之而得不毀魂往彼必見消釋

歸來

五臣本無下

不可以託些

此誠不可託附而居魂

歸來

五臣本無下

不可以託些

此誠不可託附而居魂

歸來

五臣本無下

不可以託些

此誠不可託附而居魂

而得脫其外曠宇些

逸曰曠大也宇野也言從雷泉雖

之土也

翰同逸注

赤蟻若象

逸曰蟻

元蠶五臣本

蜂腹大如壺皆有蠶毒能殺人

翰同逸注

若壺些

逸曰

五穀不

生叢管是食些

逸曰柴棘為叢管茅也言西極之地不

同逸注

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

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

也

彷徨

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

逸曰倚依也言欲

彷徨東西無人可依其野廣

歸來歸

來恐自遺賊些

逸曰賊害也魂魄欲往者魂兮歸來北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孟

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

逸曰言北方常

峨如山涼風急疾雪隨之飛行千里

乃至地也

歸來歸來

無下歸

不可以久

有止字

些

魂兮歸來君

無上天些

逸曰天不

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

逸曰啄

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言啄天下

一夫九首拔木九千

些

豺狼從

些

目往來

些

子恭

其聲

些

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

也言

銑曰從豎也

些

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

也言

其聲

些

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

也言

豺狼得人不知嚼食先懸其頭用之嬉戲疲倦致命於

帝然後得瞑

五臣本

些

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也

翰曰致送也送人之命

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無此二

句

於天帝然後得眠也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地

所治也地

幽都

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

後土之侯

伯也約屈也鬻鬻角利兒也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

九屈有角鬻鬻觸害人也

敦阪

血拇

逐人駢駢

利而觸害人鬻鬻銘利兒

敦阪

血拇

逐人駢駢

些

伯之狀

廣肩厚背逐人駢駢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孟

汚人

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逸曰言土伯之頭其

又肥大狀如

此皆甘人歸來歸來

歸來

恐自遺

災些

必自害不旋踵

歸來入脩門些

魂兮歸來

歸來入脩門些

魂兮歸來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魂兮歸來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在前宜隨也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君謂原言良巫背

秦篝

齊縷

鄭縣絡些

行在先君宜在後

秦篝

齊縷

鄭縣絡些

綿纏也絡縛也言為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篝落齊

鄭縣絡些

鄭縣絡些

鄭縣絡些

落縷線也綿纏繫招具該備永嘯呼此

也銑同逸注招具該備永嘯呼此

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

呼者陽也陰主魂陽主魄故必嘯呼以感之也向曰

言撰設招魂之具無不該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歸也言宜急來天地四方多賊姦些

古也言宜急來天地四方多賊姦些

增水皆為姦惡以賊害也翰同逸注像設君

居室靜閑安些乃為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所在之

處清淨寬間可安高堂邃宇

也從曰檻橫曰楯軒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

宇深邃下有楹楯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

同逸層臺累榭謂之臺無木謂之榭臨高山些

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榭其顛眇眇上乃臨於高

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臺榭也良同逸注網戶朱

綴也朱丹也綴綠也刻方連些

好冬有突夏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也夏大

室寒些逸曰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複突溫室盛夏

屋冬月居之使以溫也夏則川五臣本作谷徑復

注豁為谷徑過也復流潺湲些

反也翰同逸注流潺湲些

覆其流急疾又潔淨光風轉蕙

也翰曰潺湲泥兒光風轉蕙

蕙使之芬芳而益暢濟曰言日光

風氣轉汎薄於蘭蕙之叢崇高也

筵些逸曰西南隅謂之與朱丹也筵席也詩云肆筵設

謂承塵薄壁暑延相連接也或曰朱塵筵

五臣本從曲瓊些

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鈎以懸衣

物也或曰儋室謂儋佃曲房也

爛齊光些

其文爛然而同弱阿拂壁羅幃儔張些

拂薄也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弱席薄

牀四壁及與曲隅施羅幃輕且涼也

綺縞些

玉為帳帷者也濟曰纂組綬帶也縞練也

多珍恠些

也蘭膏明燭

備也鏡都定切

亦遞代些

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厭也詩云

二八侍宿射

服之無射遞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侍君宴宿意有九侯
厭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遞代夕暮也翰注同九侯
淑女多迅眾些逸曰淑善也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

人注也盛鬢踏不同制實滿宮些逸曰鬢髮也制法也

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髮下鬢
形兒詭異不與眾同皆采實滿充後宮也良注同容

態好比順彌代些逸曰態姿也比親也彌久也言美女

承順上意久則相代濟曰比密也彌弱顏固植審其

猶次也好相親密和順次以相代也

有意些逸曰固堅植志也審正言兒也言美女內多慮

禮意者也瓜容脩態恒巨洞房些逸曰嬉好兒也修

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兒嬉好多意長智文選蛾眉曼

羣聚羅列竟於洞達滿房室也良注同

目騰光些逸曰曼澤也目視兒也騰馳也言美女之

騰馳驚感人也翰曰靡顏膩女理遺視些綿些靡些

也膩滑也遺竊也聯脉也言美女顏容脂綴身體夷滑

中心聯脉時竊視安詳誌不可動也濟曰靡好膩

滑也聯目中瞳子言目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別也離

清澈炯然見其瞳子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別也離

長也幕大帳也閒靜也言願令美女於離宮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別也離

觀長幕之中侍君閒靜而宴游良注同翡翠帷

飾高堂些逸曰言復以翡翠之羽雕飾幃幃紅壁沙版逸

紅赤兒也玄玉之梁些逸曰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瑩

沙丹沙也色令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

版承以黑玉之梁五向注同仰觀刻角畫龍些逸曰言仰

采分則也翰曰坐堂伏檻臨曲池些逸曰檻楯也

文章皆刻畫龍地而有芙蓉始發雜芰荷些逸曰芙蓉

前伏楯下臨曲水清池芙蓉始發雜芰荷些逸曰芙蓉

可漁釣也濟注同芙蓉始發雜芰荷些逸曰芙蓉

菱也秦人謂之解若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芰菱雜錯

羅列而生俱盛茂也或曰倚荷立生特倚也波些逸曰

若古后切良曰紫莖屏風文綠作波些逸曰

水草也荷芙蓉之莖紫莖屏風文綠作波些逸曰

水葵也言復有水葵生於池中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

綠其葉而生文也或曰紫莖言荷葉紫色也屏風謂葉

郭風也文異豹飾逸曰豹猶侍波些逸曰波

向注同侍波些逸曰波

侍從之人皆衣虎豹異采之飾侍君堂隅軒

也或曰侍波池侍從於君游波池之中向注同軒

涼既低逸曰軒轅皆輕步騎羅些逸曰徒行為步乘馬

之車既已屯止步騎士眾羅蘭薄戶樹逸曰薄附

列之陳埃須君也翰注同蘭薄戶樹逸曰薄附

籬五臣本些逸曰外以柴落為籬言所造舍種樹蘭蕙

香也濟曰木叢生曰薄言夾戶種叢魂兮歸來何遠

蘭又栽木為藩籬以自蔽境者美言也室家遂宗食多

為些言此足可安居何用遠去為也良曰

方些逸曰宗眾也方道也言君九族室家以象盛稻

夷籩側麥擊尼黃梁些逸曰稻稌也稷擇

而柔濡且香滑向注同大苦鹹酸辛甘行些逸曰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致也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致汁調和以椒薑賦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也餘注同肥

牛之腴紀五臣本若芳些逸曰腴筋頭也腴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腴熟之則

仁珠切腴蘇本切腴和酸若苦陳吳羹些逸曰言吳人工作羹和調

甘者其味若苦而後濡鼈炮羔有柘臣作蔗漿些逸曰

羔羊子也柘謂蔗也言復以飴蜜濡鼈炮羔令鵠酸

五臣本作鵠煎鴻鵠些逸曰鵠小雁也鴻鵠也鵠鵠

鵠子究切鵠煎鴻鵠些露鷄臠呼各鷄厲而不

爽些逸曰露鷄露柘鷄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臠鷄大龜

之肥鷄臠鷄龜之內其粗救女蜜餌有餈張餈些逸

清烈不敗也翰注同粗救女密餌有餈餈些逸

餈餈餈也以密和米麵煎作粗救女黍瑶漿蜜勺酌

實羽觴些逸曰瑶玉也勻沾也實滿也羽翠羽也觴觚

口良曰瑶漿玉漿也勻和也挫宗糟凍飲耐直清涼

些逸曰挫也凍冰也耐醇酒也言盛夏則為覆感乾

涼又長味也銑曰挫糟凍飲耐直清涼

漿些逸曰酌酒升也言酒醇在前華酌陳列復有玉漿

此味又有歸來歸來五臣本無下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逸曰妨害也言君魂急來歸還反所居故有羞未通女

樂羅些逸曰魚肉為羞進也言有膳已具進舉在前

陳鍾按鼓造新歌些逸曰按徐也言乃奏樂作音而撞

猶擊也涉江採菱發揚作陽荷些逸曰楚人歌曲

江南入湖池採取菱芡發揚荷葉喻屈原背去朝堂隱

伏草澤失其所也銑曰涉江採菱陽阿皆楚歌曲名

荷當美人既醉朱顏醜些逸曰朱赤也醜著也言美

而鮮好也娛五臣本光眇視目曾波些逸曰娛戲也

也言美人醉樂顧望娛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眇被文

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也翰注同被文

服纖麗而不奇些逸曰文謂綺繡也織謂羅縠也麗美

美女被服綺繡曳羅縠其容長髮曼鬢豔陸離些

靡麗誠獨怪奇也濟注同長髮曼鬢豔陸離些

逸曰曼澤也豔好兒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美人長髮工結鬢鬢滑澤其

狀豔美儀兒陸離而二八齊容起鄭舞些逸曰齊國舞

難形也良注同二八齊容起鄭舞些逸曰齊國舞

以進八音為之
節也翰注同**宮庭震驚發激楚些**逸曰激清聲也言

內莫不震動驚駭復作激楚之聲以發其音也吳飲
濟曰眾樂並奏而庭宇震駭又作激楚之聲

蔡謳奏五臣本**大呂些**逸曰吳蔡國名也**謳謳皆歌也**
大呂言乃復使吳人歌謳蔡人謳吟進雅

而不分些比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分男女雜坐
樂奏大呂五音六律聲調也

組纓逸曰組**班其相紛些**其威嚴放其冠纓舒陳印綬
班然相亂不可整

鄭衛妖玩來雜陳些也妖玩好女也
雜廁也陳列也言鄭衛二國復遺妖玩

激楚之結吉獨
好女來雜廁俱坐而陳列之

秀先些逸曰激感也結頭髻也秀異也言鄭衛之妖女
工於服飾其結頭形能感楚人之心故秀異獨

蔽象基有六簿五臣本**些**逸曰甚玉
王飾之也或言甚露今之箭囊也投六者行恭故為六

分曹並進道相迫些逸曰曹偶也道亦迫也言
行恭轉相道迫使不得擇行也或曰分曹並進校巧投箸

而牟呼五白些言已基已泉當成年勝射張
泉五臣本而牟呼五白些

晉削犀比類**費白日些**逸曰
食基下進於虛故呼五白

者比集犀角以為雕飾投之嗚然如日光
名也制作也此集者也費光兒也言晉國工作簿基

翰注同
者比集犀角以為雕飾投之嗚然如日光

苦鍾五臣本**搖虞**奇**揆**反**梓瑟些**逸曰鏗撞搖動揆
耕作鍾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不廢政事晝夜沉湎以酒相娛樂
或曰娛酒不廢旦也詩曰明發不寐言歡娛日夜湛

膏明燭華銓錯些**錯些**禽獸有英華
取其香也華謂有光

同心賦些逸曰賦誦也言眾座之人各欲盡情與已同
博思至心以思賢人賢人即至也

耐飲既五臣本**畫歡樂先故些**逸曰故
飲酒作樂盡已歡欣者誠欲樂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逸
言魂神宜急來歸還楚國

獻歲發春兮筆**吾南征些**逸曰獻進也征行也言歲
舍氣而生自傷放逐

路貫廬江兮長薄**左長薄**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
注同

倚沼畦圭瀛兮遙望博
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

齊葉兮白芷生些
菊也言屈原放時菘蘋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芽方始

畫歡樂先故些逸曰故
飲酒作樂盡已歡欣者誠欲樂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逸
言魂神宜急來歸還楚國

獻歲發春兮筆**吾南征些**逸曰獻進也征行也言歲
舍氣而生自傷放逐

路貫廬江兮長薄**左長薄**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
注同

倚沼畦圭瀛兮遙望博
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

齊葉兮白芷生些
菊也言屈原放時菘蘋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芽方始

畫歡樂先故些逸曰故
飲酒作樂盡已歡欣者誠欲樂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逸
言魂神宜急來歸還楚國

獻歲發春兮筆**吾南征些**逸曰獻進也征行也言歲
舍氣而生自傷放逐

路貫廬江兮長薄**左長薄**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
注同

倚沼畦圭瀛兮遙望博
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

齊葉兮白芷生些
菊也言屈原放時菘蘋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芽方始

畫歡樂先故些逸曰故
飲酒作樂盡已歡欣者誠欲樂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逸
言魂神宜急來歸還楚國

獻歲發春兮筆**吾南征些**逸曰獻進也征行也言歲
舍氣而生自傷放逐

路貫廬江兮長薄**左長薄**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
注同

倚沼畦圭瀛兮遙望博
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

齊葉兮白芷生些
菊也言屈原放時菘蘋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芽方始

猶區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澤中曰瀛遠望平博無人也博平也言

循江而行遂入池澤其中區瀛遠望平博無人也博平也言

同青驪知結駟兮齊千乘為驪也齊同也言屈原嘗與

君俱獵於此官屬駕駟馬或青或黑銑注同懸火延起兮玄顏

逸曰懸火懸燈也玄天也言已時從君夜獵懸燈林木

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天使黑色也向注

同步及驟處兮逸曰驟走也誘騁先言獵時有步行者有

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分以圓獸抑騫若通兮引車右

已獨馳騁為君先導也翰注同抑騫若通兮引車右

還音旋逸曰抑止也騫馳也若順也還轉也言抑上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逸曰夢澤中也楚名澤中為夢中

左氏傳曰楚大夫閻伯比與鄭公

之女淫而生子弃諸夢中言已與懷王俱獵趨於夢澤

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良曰楚人名草中為夢餘

同君王親發兮憚青兕徐姊反逸曰發射也憚驚

青兕牛而不能制也言嘗侍從君田獵今乃放逐

歎而自傷閔銑曰憚懼也青兕獸名餘注同朱明

承夜兮時不可淹逸曰朱明日也承續也淹淹久也言

夕處當即歸來也向曰言日臯蘭被徑兮斯路漸

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餘注同

反盛覆被徑路人無采取者水卒增溢漸沒其道將弃

所也或曰水旁林中鳥獸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逸曰言

所聚不可居也濟注同

同魂兮歸來哀江南逸曰言魂魄當急來以歸江南土

處也銑曰欲使原復歸於郢故言

招隱士逸曰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

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

劉安向曰漢書云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

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辭賦以類相次或

桂樹叢生兮逸曰桂樹芬香以山之幽逸曰遠去朝廷

曰桂香木喻屈原與屈原之忠也偃蹇連卷兮逸曰容兒美枝相繚

忠良而竄在草澤居休反逸曰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

輔賢君碩幹也濟曰皆桂樹之美兒亦喻原之美行

山氣隴五臣本作從孔切兮逸曰峯嶽嶽巖兮逸曰巖

石嗟峨逸曰嗟峨嶽嶽巖兮逸曰巖

險阻嶮也間呼雅切為于軌切水增五臣本

流迅疾也援狄殺羣嘯兮逸曰禽獸所虎豹嗥日猛獸爭食

疾也援狄殺羣嘯兮逸曰禽獸所虎豹嗥日猛獸爭食

疾也援狄殺羣嘯兮逸曰禽獸所虎豹嗥日猛獸爭食

疾也援狄殺羣嘯兮逸曰禽獸所虎豹嗥日猛獸爭食

疾也援狄殺羣嘯兮逸曰禽獸所虎豹嗥日猛獸爭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騰錄監生臣劉天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向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三 集部

文選卷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七發八首

善曰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

善曰漢書云枚乘字叔淮南人也善屬辭賦為吳王濞郎中令吳王反乘諫不從乃事梁孝王孝王薨歸於淮陰武帝即位知其賢以蒲輪徵之乘死於路孝王時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四

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七者少陽之數欲發陽明於君也八首者上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諫不欲犯其顏末一首始陳正道以干之假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為語端矣銑同善注

楚太子有疾而

五臣本無而字

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

不安亦少間乎

善曰言玉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玉貌論語曰子疾病問孔

安國曰少差曰間也向曰同善注

太子曰憊

敗謹謝客

善曰說文曰謝辭也翰曰憊

極苦也同善注

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

五臣本作方字

和平太

子方富於年

善曰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歲尚多故曰富也濟曰富盛也

意者久耽

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轆音色善曰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

堅若結也管子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絕人長命說文曰轆車藉交革也良曰言以

意察中也極窮襲因也言邪氣因為逆逆於腹中也轆車藉交革也其結有比矣紛屯五臣本

澹淡噓唏煩醒善曰紛屯澹淡憤老煩悶之免也王

不泣曰噓噓與噓古字通噓許冀切列子曰季梁病矯

氏曰病由精慮煩散也毛長詩傳曰病酒曰醒翰曰

紛沌澹淡混亂也噓唏哀善曰尚

歎兒煩醒言有如病酒者惕惕怵怵不得瞑善曰尚

是陽明之逆良曰休惕驚兒瞑寐也虛中重聽惡

聞人聲善曰素問曰何謂虛谷曰精氣奪則虛黃帝八

也重聽事精神越滯百病咸生善曰呂氏春秋曰精神

不審也精神越滯百病咸生勞則越高誘曰越散也

鄭玄毛詩箋曰滯發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善曰王逸

濟曰越散滯發咸皆也目也眩曜惑也不平失常也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

子豈有是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長詩傳曰

也豈有是乎設疑問也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

時有之然未至於善曰言賴君之力天下

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善曰禮

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又曰其次為保母

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翰曰傅保謂傅訓保養

者欲為交游自飲食則溫淳甘脆昌腥醲濃肥厚善

放故無所也溫淳謂凡味之厚也韓子曰夫香美脆味甘口病形厚

酒肥肉粵理皓齒而損精說文曰脆脆易破也脆音同

上腥肥肉也池貞切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濟

日脆美也腥肉之精醲酒之上者言利口之病形也衣

裳五臣本則雜選曼煖燂似燂舒熱暑善曰暑輕

日燂大熱也詳廉切燂亦熱也音同雖有金石之堅猶

將銷鑠而挺解也善曰韓子曰雖與金石相擊兼天下

動也賈逵國語注曰鑠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

銷也銳曰挺動也

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五臣本傷血脉之和且夫出

輿入輦命曰廢廢於之機五臣本作幾善曰呂氏

輦務以自佚命曰怡廢之機高誘曰怡至也廢機門內

之位也乘輦於宮中游翔至於廢機故曰務以佚也枚

乘引怡廢而為廢痿未詳乘之謬為好奇而改之聲類

曰怡嗣理切廢渠月切向曰廢足不能行痿痺也輿

輦之安乃為此洞房清宮五臣本命曰寒熱之媒善曰

病之幾兆也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廢多陽則痿此陰

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曰廢逆寒疾也痿廢不能行也

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善曰呂氏春秋曰靡易皓齒

性之斧高誘曰靡易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

狐犀也鄭衛淫僻以其淫僻滅亡故曰伐性之斧也甘

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善曰禮

記曰孔

我安樂如客言者而未甚至於此客曰今夫貴人之子

此疾也向曰言賴我君之力使

無於字是也善曰言賴君之力天下

善曰言賴君之力天下

脆清肥醲命曰腐輔腸之藥善曰呂氏春秋曰肥肉厚

食高誘注老子云五味實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音同上醲厚之味也翰曰腐爛也今

太子膚色靡鼻萬四支委平隨筋骨挺解善曰王逸楚

也勞澤也隨不能屈伸也濟血脉淫濯手足惰窳音

善曰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曰淫過也又曰濯大也郭璞方言注曰墮懈墮也應劭漢書注曰窳弱也

不通也惰窳無力也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善曰越絕書

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越王勾踐竊有齊

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淳漢書注曰姬衆妾之總稱也良曰齊越二國美人所出往

來游燕縱恣乎曲房隱間閑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

之爪牙也銑曰言害所從來者至深遠五臣本淹滯永

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善曰王

注曰淹久也史記曰扁鵲渤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視病盡見五臟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

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不信後病遣召扁鵲逃桓侯遂死善曰巫

咸雖善祝不能自被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

子博見彊識善曰禮記注曰博聞強承間閑語事變度

去易意常五臣本無離側以為羽翼善曰楚辭曰願承

注呂氏春秋曰羽翼佐也翰淹沈之樂浩唐五臣本

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善曰唐猶蕩也翰曰淹

佚過度也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善曰諾有敬納之

助句也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辭言既病矣願將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灸療而已五臣本可

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善曰言可無用藥石唯可用要

夫子以為孟浪之言也而我以不欲聞之乎銑曰問太

子曰僕願聞之辭也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善曰月禮曰龍門之琴

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魯連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而無枝也向曰龍門山名出桐木堪為琴瑟中鬱

結之輪菌貧根扶疏五臣本以分離善曰鬱結隆高之

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

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逝五臣本波又澹澹徒澹之善

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逝波逆流之波也澹澹搖蕩之兒也翰曰湍疾流也澹澹洗濯之兒其根

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

靂之所感也善曰感觸也莊子曰朝則鸛呂黃鵠胡鳴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四 四

欽定四庫全書 人選 卷三十四 五

旦鳴馬善曰爾雅曰鶴鷓黎黃高唐賦曰王雉鷓黃禮

言注曰鳥似雞冬無毛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鳴晨號

乎其上的鷓雞哀鳴翔乎其下善曰楚辭曰鷓雞鳴而

於是背秋涉冬使琴執五臣本斫之斫以為琴野繭

之絲以為絃善曰論語曰師執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

謂之琴執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繭成繭被山民收為絮良曰

觀漢記曰先武二年野繭成繭被山民收為絮良曰

寡之珥以為約五臣本作珥字丁亦反善曰古樂

帶鈞也相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

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喪夫獨與

九子居蒼頡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書曰約亦

取孤子寡婦之寶而用之欲使師堂操暢五臣本

其聲多悲聲九寡九度寡也伯子

五臣本牙為之歌善曰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孔子

無子字牙為之歌善曰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孔子

京曰夫子可以進孔子曰丘已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

道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

伯牙善鼓琴也向曰師堂子京伯歌曰麥秀漸兮

雉朝飛善曰宋玉笛賦曰麥秀漸兮鳥華翼埋蒼向虛

壑兮背槁考槐依絕區兮臨迴溪善曰說文曰槩與槁

也絕區謂危絕之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

之垂耳而不能行蚊巨螞蟻螻蛄聞之桂五臣從才

而不能前善曰周書曰蚊行喙息說文曰蚊行也凡生

而南楚或謂蛄為螻蛄爾雅曰蟻蚍蛄也濟曰皆感琴

聽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而字聽之乎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物楚牛之腴菜以筍善曰說文曰物以芻莖

養何物或為獮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毛詩曰其藪

維何維筍及蒲良曰物牛以芻養者腴腹下肉也筍

蒲竹筍肥狗之和冒以山膚山膚雄白楚苗之食

安胡之飯善曰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和羹也

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淮南子

曰苗山之鉅高誘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日安胡

彫胡也宋玉諷賦曰為臣吹彫胡之飯向曰言用楚

地之梗稻為之食故云楚苗又用彫胡草實以為飯

搏徒之不解一吸常而散善曰禮記曰無搏飯徒完切

嘗也一嘗而散言滑也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以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

易牙嘗知淄澠之水故使調和也熊蹯之膈五臣作

勺藥略之醬善曰左氏傳曰宰夫膾熊蹯不熟方言曰膾熟也音而韋昭上林賦注曰勺藥

和齋鹹酸美味也良曰熊蹯熊掌也薄者之炙去

鮮鯉之鱠善曰薄者未詳一曰薄切獸者之肉而以為炙也者今人謂之者頭毛詩曰魚鱉鱠鯉

銑曰取獸薄者上著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人據

酌以滌口善曰茹菜之總名也漢書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良曰秋時

蘇黃露下葵滑皆可食也茹菜之稱酒中山梁之餐蕡蕡

蕡蕡取其香也蕡滌於口以自適也山梁之餐蕡蕡

豹之胎善曰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杜預左氏傳注曰黍養也音宜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段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段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

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翰小飯大歡悅如湯

沃雪善曰說文曰飲飲也音同上沃雪言易也家語孔子曰人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良曰飲飲也如

湯沃雪言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而字嘗

食之易也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而字嘗

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容曰鍾岱之牡莫齒至之車善曰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近胡寇如淳曰鍾所

在末聞石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

郡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

曰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

至矣服檻車而上太行也濟曰壯馬也鍾岱之地在

北皆宜前似飛鳥後類駉虛善曰黃子曰駿馬有晨

良馬前似飛鳥後類駉虛善曰黃子曰駿馬有晨

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呂氏春秋曰距

虛鼠後而兔前銑曰言此馬類鳥獸之飛走駉虛獸

名善稱側麥服處五臣作躁祖中煩外善曰以稱麥分

故中躁而外煩也王逸楚辭注曰稻稂稱麥稂黃梁左

氏傳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張脉債興外

強中乾也向曰以稱麥食此馬羈堅響附易路善

既逸則中躁急而外煩擾服駕也羈堅響附易路善

易平易也翰曰羈於是伯樂相其前五臣有王良造

勒也堅牢易平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字

父為之御秦缺五臣樓季五臣為之右善曰呂氏春秋

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文子曰伯樂相之

王良御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缺未

詳韓子曰夫獵託車與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佐轡

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捨車與則雖樓季之走無時

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濟曰

伯樂古之善相馬者王良與造父皆善御車者秦缺樓

秀皆善走者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善

右車右也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善

兩人秦缺樓季也家語顏回曰東野之御善則善矣於

其馬將必佚也良曰兩人即王良造父也佚驚也於

是使射干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善曰史記曰曰忌數與

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謂曰忌曰君弟

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

以君之下駒與彼上駒取君之上駒與彼中駒取君中

駒與彼下駒既馳三輩而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

晉遠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韓子曰王于期為趙簡

王取道爭千里之發也銑曰射猶暗也言暗千鎰之

金而爭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四 九

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

樂無有善曰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荆山在荆

海汝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

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

連類善曰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禮記孔子曰屬辭比

覽觀乃下置酒於虞五臣懷之宮善曰虞懷宮名也

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五臣池紆曲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黃當為湟湟城

池也良曰注連也層重也紛紜盛兒以玄綠之色以

也紆曲也胡章白鷺孔鳥五臣鸚鵡助鷓

鶻翠鬣獵紫纓善曰酒章鳥名未詳鬣首鸚鵡德牧

邕羣鳴善曰鸚能德牧並鳥形未詳爾雅曰邕邕鳴聲

曰德邕和也向曰鸚能龍也鳳背上文曰牧腹下文

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涖善曰曹子曰鳥魚皆生於

善曰言水清淨之處生葍蓼二草也上林賦曰悠遠

切音猪毛長詩傳曰蓼水草也力鳥切女桑河柳素

葉紫莖善曰毛詩曰猗彼女桑毛長曰女桑莖桑也爾

注苗松五臣作豫章條上造天善曰苗松未詳一日苗

安國尚書傳曰造梧桐并問五臣極望成林善曰張

賦注曰并問棧也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善曰適甲問山

庭氏之玉有天下五風異色也翰曰衆芳草木從

容倚靡消息陽陰善曰消息或為須臾也濟曰從容猶舉

動也倚靡隨風兒消息翻覆也葉有陽面陰面也列坐

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善曰孟子景春曰

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為得為大丈夫劉熙曰景春孟

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

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杜連未詳也良

曰佐酒助飲也杜連即田連善鼓琴者理音謂理其琴

也滋味雜陳有糝又錯該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該備也

皆雜也練色娛目流聲悅耳善曰練蒼曰練擇也爾雅

該備也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善曰文穎上林賦注

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

激結之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

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佚流洩也許慎曰鄭衛新聲使

先五臣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佳閭媿具傅子與之徒

善曰皆美女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唐先施哉徵舒

段干傅子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

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都賦注曰吳俗以美女為姓方言曰吳有

館娃宮孫卿子曰閭媿子奢莫之媒雜裾垂髻目窈漢書注曰閭媿王魏嬰之美人

作心與善曰子虛賦注曰鬢燕尾也宛當為挑史記曰目挑心招張晏漢書注曰挑挑也良曰裾衣

也鬢髻也美目曰揄揄流波雜杜若善曰言引流波以窈心與心相許也

芳若芳也說文曰揄引也銳曰謂目之光若引水之波杜若香草也其衣之香若與此雜蒙清塵

被蘭澤善曰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臺鄭衛之處子施芳澤雜芷若以滿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

也銳曰望其氣如蒙覆清塵覽其髮嫵宴服而御善如被沐蘭澤也蘭澤以蘭清膏者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於房中釋朝服嫵宴服而御善襲嫵服入御于君也銳曰嫵好御進也

之靡麗五臣有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五臣有

游五臣有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向曰靡美也皓明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翰曰馴擾

名飛軫也乘牡莫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

善曰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驎馬驪文如騏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鄭玄曰如今憲車也力

廷切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故曰夏服也服即今步義也張揖曰

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挽持龍鬚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又古者史曰柘樹枝長而勁鳥

集之將飛柘起彈鳥烏乃號呼此枝為弓快而有游涉力因名也濟注同夏服箭名勁堅也雕鏤也

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善曰雲林雲夢之林

字林曰潯水涯也良曰雲林雲夢澤也蘭澤澤中生蘭也弭節按節徐行也江潯江畔者也掩青蘋

游五臣清風陶陽氣蕩春心善曰方言曰奄息也呂氏

子虛賦注曰青蘋似莎而大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楚辭曰日極千里蕩春心王逸曰蕩春心蕩滌也銳曰掩蔽也蘋大洋也

也趨向也恐鳥獸聞故逆風行也陶暢也蕩動也逐

狡獸集輕禽善曰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東並以所止為集也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五臣有

向曰狡輕皆捷疾也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字

足窮相御之智巧善曰文子曰無相御之勞而致千里也向曰相謂相馬者御謂御車者

恐虎豹懼之鷙二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善曰爾雅曰

馳逐之馬鳴鑣鑿鳴於鑣也魚跨跨度魚也麋角執麋之角也翰曰懼鷙也鷙鷹鷂之類鑣馬銜也言行急

故銜鳴也魚跨謂入於水履游麋居免五臣踏踐麋

鹿汗流沫墜寬於伏陵窘寄碩反善曰陵猶促也說

獸名履游踏踐所著者皆汗流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四 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四 十三

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五臣有乎善曰李奇

漢書注曰以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

間侵淫而上幾平滿大宅善曰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

宅未詳良曰陽氣喜色也眉宇眉額問也侵淫漸進兒幾近也大宅謂面也

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

運善曰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也王逸楚辭

至也雷運注曰運轉也音旋也旌旗偃蹇羽旄肅紛向曰偃蹇高兒羽鳥

取其猛遠指麾者肅馳騁角逐慕味爭先翰曰角競

紛持旄兒味美也徽古墨廣博文選卷二十四

觀五臣無望之有圻善曰墨燒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

為廛也說文曰圻地圻堦也魚斤切翰純粹荀全犧

日徽墨謂燒田之墨廣博寬大兒圻界也翰純粹荀全犧

獻之公門善曰尚書父師曰乃攘竊神祇之犧全牲孔

粹溥也毛詩曰獻於公所濟曰純粹太子曰善願復

聞之美好不雜也色純曰犧公門諸侯之門

客曰未既五臣有也字於是榛林深澤煙

雲閣莫五臣作兕徐虎並作善曰莫閣兒也說文曰莫

亦榛閣漢不明兒兕毅武孔猛袒但裼先身薄善曰左氏

為毅毛長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禮裼暴虎毛長曰袒

裼肉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翰曰毅嚴也身

薄空手執取白刃磴磴五臣作體矛戟交錯善曰莊子孔子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六韜書刀銘曰刀刺磴磴牛

哀切濟曰刃兵也磴磴白色矛稍也交錯言多也收

獲掌功賞賜金帛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掌主也良曰

掩蘋肆若為牧人席善曰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毛

周禮有牧人職言蔽陳青蘋杜若之草為牧人之席旨酒嘉肴羞魚膾可炙之

御賓客善曰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膾又曰魚

為膾毛詩曰以御賓客也銑曰旨美也嘉善也涌觸

有肉差食也魚合毛燒者也膾生肉也御食之也文選卷二十四

子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斃善曰言游獵歡宴忠誠為

以一諾不俟再三毛詩序曰貞信之教興家語孔子曰

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故志誠感

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哉孔安國尚書傳曰毀厥也

翰曰涌觸言滿於器也並起言多也動心驚耳言非常

所聞見者也誠必不悔言不可倦也決絕此真太子之

以諾重之至也貞信形於金石感之深也乎太子曰僕甚

願從直恐為諸大夫五臣有累去耳然而有起色

矣濟曰敬於容故謂之大夫恐已之病為人之累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

漢書廣陵國屬吳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

則邱然足以駭矣善曰邱然驚恐觀其所駕

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温汾者所滌汜者

善曰小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古沒切温汾轉之

兒也爾雅曰汜汜也郭璞曰謂厚近汜許乞切向曰駕軼陵過也擢拔起也揚汨疾度也温汾結聚也滌汜

洗蕩也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

善曰略智也

也縷辭縷也翰曰心略心計也辭給辯士也况兮忽

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善曰老子曰恍兮忽兮其中

况惚聊慄驚狂戰懼兒混汨汨相類於此忽兮恍兮

合疾流兒皆言濤之形而類於此曠曠兮

字兮儻兮浩瀆胡濬余兮恍五臣作曠曠兮

異也翰曰忽恍倜儻浩瀆濬起曠曠幽深卓異廣大含虛而平行兒

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溪

相連兒也莊子曰出於崖溪毛萇傳曰溪涯也虹胡洞切

虹洞相連兒言若與天相連也有極盡思慮者言思至於山崖海涘而不能入其深矣流攬無窮

歸神日母

善曰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

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

善曰方言曰汨疾也

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

善曰言衆

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

善曰

朱記蓋地名未詳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夕

至曙也說文曰曙日明也良曰朱記南方水涯也思

濤之形使人中心虛煩益於疲怠不能離散

散至于天明然後存心自持止其所思於是澡髮齒

五臣作灑

古代切

冒中灑練五藏澹澹激手足類濯髮齒

善曰毛萇詩傳曰灑澹也樂與澹同練猶汰也莊子曰

愁其五藏也澹澹猶澹澹也澹音同上說文曰類洗面

也類呼澹切

灑練澹澹澹澹皆澹澹也

分決狐疑發皇耳目

善曰方言曰揄脫也王逸楚辭注

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誓披聲而

觀望之也

善曰廣雅曰偃曲也郁離切淮南子曰遺

直眇小煩懣

本醒醲女病酒之徒哉

善曰素問黃帝曰發蒙解

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

善曰素問黃帝曰發蒙解

惑未足以論也

濟曰蒙

濟曰蒙

濟曰蒙

濟曰蒙

濟曰蒙

濟曰蒙

濟曰蒙

濟曰蒙

不明 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

江水逆流海水上潮 善曰言聲似疾雷而聞百里一也

雷之聲聞於百里 山出內雲日夜不止 善曰山內雲而

又如山之出雲氣爾 衍溢漂 疾波涌而濤起 善曰小

散也說文曰漂浮也 向曰其三也衍 其始起也 洪

無平滿兒漂疾急流兒然後涌而濤起 其始起也 洪

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 善曰說文曰淋山下下水也 淋

其少進也浩浩澄澄 如素車白馬帷蓋

之張 善曰浩浩深廣之兒也 澹澹高白之兒 其波涌而

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 善曰高唐賦曰奔揚踊而

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 善曰以蛟

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

微霧驚忽恍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 純馳浩蜺前後駱驛 善曰賈逵國語

出也勒兵習兵也 純馳浩蜺前後駱驛 善曰賈逵國語

印印 据据 彊彊 萃萃 將將 顯顯 印印 波高

兒也 据据 彊彊 相隨之兒 据据 於切 彊 渠章切 萃萃 多

將相 壁壘重 堅沓雜 似軍行 善曰太公陰符

列句 隱句 磕 軋 盤 涌 齋 原 不可當

軋 塊無垠兒也 盤謂盤礴廣大兒 涌齋行兒也 良曰

不可 觀其兩傍則滂 勃拂 鬱閭 漠感 突上 擊下 律

當 有似勇壯 之卒 突怒而無畏 踏壁衝

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 遇者死當者壞

真忍 谷分 初發乎或圍之津涯 該 軋

也 津渡處也 隈亦曲也 初發乎或圍之津涯 該 軋

也 踰過也 墟高兒也 初發乎或圍之津涯 該 軋

也 一本無 亥字 許慎淮南子注曰 軋轉也 翰曰或圓

迴翔青箴 銜枚檀桓 迴翔水復流也 銜

杖水無聲也 周禮曰 銜枚氏 鄭玄曰 止言 弭節 伍子之

語 踞 謹也 杖大如 箸 橫 銜 之 也 銜 註 同 弭 節 伍 子 之

山通厲骨母之場 善曰楚辭曰 義和 弭節 兮 王 逸 曰 弭

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辭注曰高

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閩廬旦食鮪山晝游於胥母疑骨

母字之誤也翰注同通凌作陵赤岸舊扶桑橫奔

似雷行善曰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

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

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簞掃竹也山

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

地良曰陵上也扶桑日出處其奔勢如雷之行誠

奮厥武如振如怒沍沍沍狀如奔馬善曰毛詩

武如震如怒毛萇曰震猶威也沍沍沍渾渾波相隨之兒

也孫子兵法曰渾渾沍沍沍形圓而不可敗也越絕書曰

王捐子胥於大江口勇士之勢乃有遺鄙發憤馳騰氣

若奔馬沍沍徒本切渾胡本切銳日誠如奮其武藝也

欽定四庫全書

沍渾盛混混本沍沍沍聲如雷鼓善曰混混沍沍沍波浪

沍沍沍混混本沍沍沍聲如雷鼓善曰混混沍沍沍波浪

沍沍沍混混本沍沍沍聲如雷鼓善曰混混沍沍沍波浪

沍沍沍混混本沍沍沍聲如雷鼓善曰混混沍沍沍波浪

沍沍沍混混本沍沍沍聲如雷鼓善曰混混沍沍沍波浪

沍沍沍混混本沍沍沍聲如雷鼓善曰混混沍沍沍波浪

沍沍沍混混本沍沍沍聲如雷鼓善曰混混沍沍沍波浪

兒也銳日紛紛翼翼交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

錯兒又如雲之亂飛也善曰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丘陵

陵平夷西畔為之顛覆然後平夷西畔向曰蕩取散

上也背迴也覆虧蔽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

沒也平夷滿溢也善曰合戰決勝而後乃罷翰曰險戲危兒陂池

皆為之崩壞所衝擊者無不決勝乃罷而長邁也節側

汨于潺湲披揚五臣作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

偃側沈沈湲湲蒲伏連延五臣有也字善曰湲

水流疾也字書曰湲湲流兒也沈沈湲湲湲魚鼈顛倒之

兒也蒲伏即匍匐也連延相續兒沈沈湲湲湲魚鼈顛倒之

注或飛或揚泛灑為暴之極矣沈沈湲湲湲魚鼈顛倒之

皆聲也蒲伏連延魚鼈起伏不絕之兒神物怪疑不

欽定四庫全書

可勝言直使人踣馬洄閭悽愴焉善曰郭璞爾雅

北切洄與回同也良曰踣前伏也此天下怪異詭觀也

太子既字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善曰孔安國論

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

便蛸於詹何之倫善曰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

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鈞

鉞芳餌加以詹何蛸螺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

也 向曰六 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 善曰

者皆辯士也 曰卜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也 孔老覽觀孟子籌之

五臣作孟子 孫卿子曰是非非謂之智也 善曰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

持籌而筭之 萬不失一 善曰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

切史記蒯通曰以此參之萬不失一老或為左也 直流

翰曰孔老孔子老子孟子孟軻也筭謂筭精微之理 此

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

而起曰渙乎若 五臣無 一聽聖人辯士之言忍乃然汗

出霍然病已 善曰忍汗兒也莊子曰泚然汗出忍乃顯

已止 切霍疾兒也 濟曰渙明也忍汗出疾兒

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四 三

七啓八首 并序 曹子建 良曰啓開也欲開發天下令歸正道故

託言賢人在山林待明君而後出冀明 君崇 賢也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 曰 作七

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 善曰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

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 鏡曰假立幽玄 飛

精微之人以為端大荒日月所入之地寄遠以言之 飛

逐離俗澄神定靈 善曰九師道訓曰遊而能飛吉孰大

飲也 向曰飛遊易卦 輕祿傲 貴與物無營 善曰莊

也取其隱遊之義爾 輕祿傲 到 貴與物無營 子曰夫

輕爵祿人者之所託材司馬彪曰材身 也 耽虛好靜羨此

也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也 莫如靜莫如

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 善曰列子曰

虛靜也虛也得其居舞賦曰獨馳思乎杳冥左氏傳韓

簡曰物生而後有象 翰曰永長也雲際言高也萬物

之象不可傾動於 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 善曰鏡

心言執情定矣 機微也 濟注同 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 善曰超野

亦假立以應之 注同 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泱之野 鏡曰迥

所居 善曰上林賦曰過乎泱泱之野 鏡曰迥

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 五臣 對芳林 善曰子虛賦曰其

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也 冠皮弁被文裘 善曰儀禮曰皮

冠象上古也文裘文狐之 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 五臣

裘也 翰曰文裘鹿裘也 而嬉游志飄飄焉 馬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 善曰爾雅曰山有穴為岫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

合之間也 翰曰潛深也飄飄遠兒 若將 飛而未逝 五臣 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

而登距巖而立 善曰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之 孔安

名距 順風而稱曰 善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

倚也 之上故往見之黃帝順風膝行而進

子聞君子不遜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善曰周易曰遊

世無問幽通賦曰保身遺名民之表兮鄭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禮記注曰名令聞也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巖居今吾子弃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

廊廢人事之紀經善曰韓子曰精神日耗蒼頡篇曰耗消也史記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

之道下辯人事之經紀耗呼到切譬若畫形於無象造

響於無聲善曰言像因形生響隨聲發今欲無聲而造響固像而無形豈有得哉孫卿子曰下之和

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揚雄解難曰譬若畫者畫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也銑曰識其為物生情獨守異

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善曰論語子玄微子俯

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語悲恨之聲也語與嘻古字通也語音欣

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

紛錯與道俱隆善曰漢書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元氣初為一後為天地人也春秋說題辭曰

元清氣以為天混沌無形體宋均曰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混沌未分也言氣在易為元在老為道義不殊也

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

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善曰列子曰形必終也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

名穢我身位累

我躬善曰莊子曰行名失己非士也竊慕古人之所

去

志仰老莊五臣作之遺風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毛詩序曰有堯之遺風如

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善曰莊子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

靈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至娛

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五臣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

聞之乎善曰羽獵賦曰游觀後靡小雅曰演廣也尚書

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亦枯也妖好靡妙敷布弘大也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

善曰倦世倦於人間之世也小雅曰探取也難蜀父老

侯受命於周莫不玉音金聲向曰極救也不遠

鏡機子曰芳孤孤精裨五臣作裨霜蓄露葵善曰張揖

日彫菰米也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

說文曰稗禾別也稗與稗古字通薄解切毛詩曰我行

其野言采其蕞鄭玄曰蕞牛蕞蕞與蓄音義同也宋玉

諷賦曰為臣蕞露葵之羹也銑曰菰稗草名其實如

物與葵宜於霜露之時元熊素膚肥濃女肌善

鄭玄周禮注曰大豕曰黍臙肥兒也
女龍切 濟曰素膚熊白芻養曰黍 蟬翼之割割纖析

先微累如疊穀胡木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刀不轉切善曰

皆薄也楚辭曰蟬翼為重也 良曰 山鷓亂斤赤鷓晏

珠翠之珍善曰爾雅曰鷓鴣冠雉郭璞曰鷓鴣大如鴿羣

笑之曰彼奚適也許慎淮南子曰鷓鴣搏扶搖而上斤鷓

言劣弱也斤與尺古字通珠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

探珠人以珠肉作鮫也 銑曰山鷓斤鷓皆鳥名珠

翠之珍謂蚌肉及翠鳥肉以為珍好也珠生於蚌 寒

五臣作寒芳苓五臣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善曰寒今臙肉

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雞本出韓國所為寒與

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四 三

苓與蓮同西海飛鱗即文鱈也山海經曰泰器之山獲

水出焉是多鱈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行

向曰寡取也 臙五臣作臙 江東之潛臙徒 臙五臣作臙

餘同善注 臙呼各切 漢南之鳴鴉常倫反 善曰說文曰臙肉美也蒼頡解

南臙鴉之所出 糝又以芳酸甘和既醇善曰鄭玄禮記

也鴉小臙也 糝又以芳酸甘和既醇善曰糝雜也醇

耐酒也 濟曰 玄真道鹹蓐辱 收調辛善曰禮記曰北

芳椒醇美也 方水也尚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禮記曰西方其神

蓐收西方金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良曰孟

冬之月其神玄冥其味鹹孟秋之月 紫蘭丹椒施和必

其神蓐收其味辛故使調適其味也 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

調和也張衡七辯曰芳以薑椒拂以木蘭上林賦曰衆

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 銑曰蘭椒取其香也施

張調和必使有節滋 乃有春清縹少 酒康狄所營應化

則變感氣而成善曰毛詩曰為此春酒鄭玄禮記注曰

色而微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戰國策曰梁王請為

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

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

故東風至而酒沉沉蓋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題辭曰黍為酒

故酢而沉者沸蓋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題辭曰黍為酒

陽援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為酒宋衷曰麥陰也先漬麴

黍後入故曰陽援陰相得 彈徵張 則苦發叩宮則甘生

而沸是其動也 向注同 善曰月令云孟夏之月其音徵其味苦中央土其音

宮其味甘 翰曰彈比二音而其味隨之而生矣 於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四 三

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善曰釋名

浮蟻在上汎汎然漢書曰田延年謂霍光曰今羣臣鼎

沸上林賦曰酷烈淑郁也 濟曰翠樽以翠飾樽也觴

酒器亦彫飾之酒初開其浮 蟻如鼎之沸也酷烈香氣盛 可以神可以娛腸善曰

之精 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子

甘藜藿未暇此食也善曰韓子曰糲糧之飯藜藿之美

之所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音辱 善曰越絕書曰

奏勾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藻文采也說文

曰縟繁采飾也 銑曰步光越王之劍也其光可照數

步華藻劍上文也繁縟彩色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

以荆山之玉善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韓子曰楚人

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也向曰文犀犀角有文陸

章者也又彫飾翠綠二色於上理玉曰錯餘同善注

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子賢曰聖主得

治鑄干將之璞陸刺犀草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卒

之劍陸斷牛馬水擊鴻雁廣雅曰漸漬也翰曰言劍

之利也犀象之獸九旒之冕散耀五臣作曜垂文善曰劉梁

其皮堅漸濕也九旒之冕散耀五臣作曜垂文善曰劉梁

旒之冕散耀垂文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諸侯纁九

就鄭玄曰就成也每纁九成則九游也應劭漢官儀曰

冕公侯九游者也濟華組之纓從風紛紜善曰禮記

日周禮上公之冕九旒文選華組之纓從風紛紜善曰禮記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四元

組纓諸侯之齊冠說文曰組綬屬也小者以佩則結綠

為冠纓又曰纓冠系也濟曰紛紜盛兒佩則結綠

懸黎寶之妙微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

符采照爛流景揚輝五臣作暉善曰劉淵林蜀都賦

光也良曰符光也照符采玉之橫文也說文曰景

爛明盛也景暉皆彩也補蔽之服紗縠之裳善曰孔安

幽若流芳肆布善曰說文曰緄織成帶也古本切說文

猶蘭曰幽蘭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向雍容間步周

旋馳耀五臣作曜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雍容垂拱

則與君周旋也翰曰雍容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

美兒間緩也馳曜翰曰雍容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

巧笑善曰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

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戰國策魯仲

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唐

先施哉先施即西施也翰注同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

服之乎玄微子曰子好毛褐未暇此服也善曰鄭玄詩

也濟曰毛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去游獵可以娛情善曰子虛

馳騁曾不下與又曰游獵之地饒樂若此僕將為吾子

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娛情良曰蕩散也僕將為吾子

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盤善曰馬有龍稱而雲

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曰玉路錫樊纓鄭玄曰樊

讀如鞮謂今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鞅繁與鞮古字通

飾車繁纓馬飾垂宛元虹之長綏五臣作綏抗招搖

之華旒善曰楚辭曰建雄虹之綏旒禮記曰天子殺則

執者也。屈曲如虹之捷。楚甲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善曰儀禮

曰司射。搢三挾一个。鄭玄曰搢插也。楚甲切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兒於夢也。向注同。

忽躡景而輕驚。逸奔驥而超遺風。善曰景日景也。躡之

尹說湯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曰皆馬名也。疾若比遺風。翰曰躡景言躡步日景也。輕疾驚馳。逸奔皆

過也。驥與遺風皆良馬名。於是礮填谷塞榛。藪平夷綠山。置置彌

野。張罟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彌過也。廣雅曰屯聚也。濟曰大藪曰榛。澤無水曰藪。夷亦平也。置罟皆網也。彌過漏遺

逸過會合也。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曜野。戈受皓肝。音汗

善曰說文曰獠獵也。韓子曰雲布風動。羽獵賦曰武騎聿皇。封禪書曰雲布霧散。南都賦曰曜野映雲。良

日獠獵也。徒卒也。雲布霧散言多也。曳文狐掩狡兔。善曰

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南海輪以文狐。史記李斯曰牽黃犬逐狡兔。方言曰掩覆也。銑曰文狐狐有文者。狡

皆取也。曳掩。捎鷓鷯。鷓鷯。拂振鷺。善曰鷓鷯振鷺皆鳥

擊也。當軌見藉。值足遇踐。善曰西京賦曰當足見跟。值輪

飛軒電逝。獸隨輪轉。善曰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

言疾也。隨輪。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

言驅迫之甚。觸絲獸駭。值鋒晉亦罔也。班固漢書序曰鷹隼未擊

善曰西京賦曰鳥不暇舉。獸不得發。西都賓曰鳥驚

晉戈不施於蹊隧也。濟曰搜林索。險探薄窮阻。

善曰廣雅曰草叢生曰薄。騰山赴壑。風厲焱。舉。善曰

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焱遠舉兮雲中。王逸注云焱去疾兒說文曰焱火華也。銑曰騰之也。厲猛也。焱火也。

言如風。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機

發中必決。皆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於是人稠

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銑注同。於是人稠

網密地逼。勢脅哮。志在觸突。猛氣不懼。乃使北宮東郭之疇。

臣闕如虺。虎毛長曰虺。志在觸突。猛氣不懼。乃使北宮東郭之疇。

見上文。向曰骨迫也。哮闕。怒貌。鬣項上毛也。懼懼也。乃使北宮東郭之疇。善曰

曰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拔一毫挫於人

好勇者。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齊有

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因

相嗽也。生抽豹尾。分裂犴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

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翻

成雲。善曰爾雅曰狽似狸。小雅曰抗禦也。服虔漢書注

欲也。班虎文也。上林賦曰被斑文羽。獵賦曰創淫輪夷

丘累陵聚。翰曰北宮東郭皆勇者也。疇類也。犴亦猛

曰鼓皆賦鄭玄曰雷擊鼓曰駭賦古駭字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頓猶捨也說文曰縱緩也

頓縱微去也網亦駭駮齊驤揚鑿飛沫善曰南都賦網也獠獵邁行也

馬驤駕也鑿車上鈴也行疾而馬口中飛沫也俯倚

金較角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善曰西京賦曰

說文曰較車上曲鈎高唐賦曰蛻為旌翠為蓋國語優

左氏傳注曰方法也濟曰較車橫木此羽獵之妙也

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善曰高唐賦曰傳言羽獵

樂恬靜未暇比觀也

鏡機子曰閒宮顯敞雲居皓汗善曰李充高安

屋言高若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仰視兮雲屋

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毛詩曰

陟彼景山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也良曰

文棖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五臣作廂善曰劉

紫柱紅梁也金墀猶金階也西京賦曰金階玉階玉箱

猶玉房銑曰彤赤色軒欄檻也棖棖也皆飾以文華

又於屋間為井形中有蓮花下垂也

花也墀塗地也廂房也皆以金玉飾之温房則冬服絺

起絃五臣作清室則中夏含霜善曰劉駒除玄根頌曰

賦曰盛夏臨漂而含霜也向曰絺絺皆葛也言房温故服之含霜言室凜也

陵虛頽眺五臣作流星仰觀八隅善曰魯靈光殿賦曰

魯靈光殿賦曰中生垂景頽視流星翰曰升龍攀

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善曰崔駰七依曰升龍於天者

周易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翰曰升龍飛龍也攀不逮亦謂高眇遠見

繁巧神怪變名五

容異形班翰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善曰鄭

玄禮記注曰公輸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也孟子

注曰離婁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濟曰繁衆也

怪異也班翰魯國公輸班巧者也離婁明目麗草交植

者無所措斧斤失其目精言妙細之甚也

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善曰熙光也良曰麗

照也照曜天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翻陵高鱗甲隱

言樹之光明也

深善曰楚辭曰含素水而蒙深也於是逍遙暇豫忽

若忘歸善曰楚辭曰觀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善曰

日任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牯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

且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下

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音曰黃帝作弓以

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傳楚琴

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

善曰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屈原曰

襲九淵之神龍射也翳雲言高也援引也淵言深也

然後采菱華擢

水蘋弄珠蚌戲鮫人

善曰子虛賦曰外發芙蓉華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萇詩傳

曰蘋大萍揚雄蜀都賦曰蚌含珠而擘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鮫人水底居也濟注同蚌生珠者水蟲也

諷漢廣之所詠觀游女於水濱

善曰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謂漢

神也良曰諷誦觀見也耀神景於中泚被

之織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

善曰毛詩曰宛在水中央

賦曰雜織羅也廣雅曰抗舉也銑曰神景則游女之光也泚小渚也穀紗類織細也烈香盛也靖安皓素也

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

誰脩宴

五臣作媿婉絕兮我心愁善曰楚辭曰君誰須兮雲

乘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楚辭曰初秋蘭兮為佩王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婉之求毛萇曰燕安

也婉順也鄭玄曰本求燕婉之人也良曰仇匹也蘭蕙香草也脩謂脩飾媿婉美兒言遠望靈仙欲與為匹

無由致之佩服香草將謂誰脩飾也美兒隔絕故使心憂也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

我五臣無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善曰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曰主聘巖穴事乃得實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道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

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

妙曲善曰漢書曰傅昭儀少為才人韋昭曰才伎人也廣雅曰遺離也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

里之舞靡靡之樂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延靈以和翰曰才人才能之人妙妓謂女樂

也北里紆樂也紹繼也陽阿曲名

爾乃御文軒臨洞

五臣作庭琴瑟交揮

左麓

呈知右笙鍾鼓俱振簫管齊鳴善曰文畫飾也廣雅也尸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莊子曰黃

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窓也廣雅曰揮動也毛萇詩傳曰竹曰麓廣雅曰振動也

毛詩曰簫管備舉濟曰御憑也文軒飾檻為文彩也形庭以丹漆飾庭也然後妓人乃被文縠之華桂

也麓管也振舉也振

輕綺之飄飄戴五臣金搖之熠五臣揚翠羽之雙

善曰毛詩曰倭人僚兮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翹

雜記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弟上遺黃金步搖來排臣戶西京曰熠耀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后入廟先為花

勝上為鳳凰以翡翠為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良曰妓美也文縠文縠華桂婦人上服綺羅類飄

又飾以翡翠之羽於上也翹舉也揮流芳耀飛文歷盤

鼓煥繽紛長裾五臣隨風悲歌入雲

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張衡

舞賦曰盤鼓煥以駢羅列子曰薛談舉謳於秦青辭歸青錢於郊撫節悲歌響遏行云也銑曰揮奮也耀照

也飛文謂光相照也盤鼓曲名煥明躡捷若飛蹈虛

遠蹠凌

五臣作陵躍超驤蜿於時揮霍善曰廣雅曰趨趨

無定也廣雅曰躡履也楚辭曰超驤推阿西京賦曰跳

九劔之揮霍向曰皆舞兒躡輕也蹠跳也陵躍躡身

也驤舉也蜿蟬盤羽五臣作翻爾鴻翥之灑然善曰

日翥舉也灑疾兒也灑側立切翰縱輕體以迅赴景

追形而不逮善曰西京賦曰紛縱體而迅赴不逮言疾

也景影飛聲激塵依違厲響善曰七略曰漢興善歌者

才捷若神形難為象善曰舞賦曰彷彿神動又曰不可

也象於是為歡未溲五臣作洩白日西頰散樂五臣作變飾

微步中閨善曰東都賦曰士怒未溲方言曰溲歇也楚

改服也微玄眉弛兮善曰張平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為纒

五臣服兮揚幽若善曰張平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為

澤合若芳說文曰婿南楚之外謂好也婿湯火切向

美人歌聲既畢粉黛微落乃復整理紅顏宜五臣笑睇

眇流光時與吾子携五臣作攜手同行善曰楚辭曰既合睇

微眇兒毛詩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行翰曰睇眇踐飛

除即閒房

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華燭爛

幄幙張善曰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動朱脣發清

商善曰舞賦曰動朱脣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宋玉

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善曰九秋之夕言

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子願清虛未暇此游也

鏡機子曰子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

仁善曰張衡應問曰貫高以端辭顯義是以雄俊之徒

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善曰西京賦曰輕死重

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善曰

史記燕太子丹謂田光曰丹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

疑已今太子疑光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軻遂自刺

公叔未詳良曰公叔書傳所不載或云荆軻字公叔

刺秦王不中而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懾萬乘夏稱

雄善曰左氏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李陵詩曰幸託

起類相動也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故稱

其倫黨相應如風虎之相應懾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

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五臣作爾未足稱妙也若夫田

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善同向注向曰田文齊公子孟嘗君也

魏無忌魏公子信陵君者也皆好仁義之士門下食客三千餘人皆飛仁揚義騰躍道

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善曰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曰應物無方晉灼漢書注曰方常

也楚辭曰放志游乎雲中也翰曰凌五臣作凌諸

神妙無方也抗舉也雲際言高也

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去聲韻

善曰呂氏春秋曰凌轆諸侯說文曰轆車所踐也說文曰揮奮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四劉邵趙郡賦曰煦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文與此同未詳其本也

成蛇言盛也九野謂九州之野也吾子若當此之時五臣有能從我而

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去聲如何

善曰爾雅曰亮信也良曰言以勢利相傾於大道有累也如何者復問之辭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善曰謂魏太祖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

曰植謂其父魏太祖者也為同量乾坤等曜日月善曰乾坤

漢丞相故云聖宰翼佐也

天地也張超尼父頌曰玄化參神與靈合契善曰蔡邕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今陛下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劇秦美新曰與天剖神符地合

靈契五臣作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振字乎無外善曰國語曰

黎亂德韋昭曰九黎黎民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千王誅崔駰七依

曰仁臻於行葦惠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者無外向曰黎九黎也少昊九黎亂德

苗三苗也舜時三苗不脩道命禹征之如此之國太祖皆布德及之而兵威神靈震懼無外者言盡天下無有

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善曰東都賦曰即土

矣荆馬東京賦曰踵二皇之遐武薛綜曰踵繼也向顯

日殷周湯武之朝也羲皇伏羲也泰天下泰平也

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善曰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

如風民應如草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翰曰王道三王之道也遐遠均齊也下之望上如草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四之仰雨上之惠下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

之民善曰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以天

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時人號曰巢父也濟曰濱

畔也喬岳高山也此等之士皆我君是以俊又來仕觀

化盡已入仕矣故河畔高山皆無也

國之光善曰尚書曰俊人在官國語曰秦后來仕韋昭

良曰皆謂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囊

不遺德刑杜預曰遺失也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

堂善曰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毛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向曰辟雍天

子學也明堂 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 善曰禮記

布政之處 俗鄭氏曰流俗失俗也王充論衡曰虛談竟於華葉之

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効王肅

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左氏傳曰舊章不可忘也 翰曰

華說謂不實者也綜理也孔子刪定詩書禮樂故云舊

章 散樂移風國富 作靜民康 善曰解嘲曰散以禮樂風

易俗天下皆寧春秋說題辭曰盡精 神應休臻屢獲嘉

竭思國富民康也 濟曰康安也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

祥 善曰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總集瑞命備 故甘露紛

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

子曰聖人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景星光潤史記曰

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四 四十一

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其狀無常出於有

道之國也 銑曰甘露景星皆瑞應也紛盛兒晨朝宵

夜舒也 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 善曰禮斗威儀曰

龍被文而見神女賦曰婉若游龍周易曰潛龍勿用又

曰或躍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凰

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曰主

聘巖穴事乃得實也 良曰英奇皆賢才也皇明天子

之詔也 此寧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

善曰淮南子曰寧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秋猶

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

候曰王至礪溪之水呂尚釣厓下趨拜尚亡變名曰望

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玄曰以繩為之綸 銑

同善 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 善曰法言

注 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李軌曰天下太和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陶唐帝堯氏也 向曰吾子謂玄微子也太和

太平也陶唐帝堯是 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韓 五臣

也不欲仕者問辭也 哉言乎 翰曰攘袂宣 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

攬 古 子心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勸勵也毛詩曰 至聞

天下穆清明君莅國 善曰史記曰漢興已來受命於穆

和之靈毛萇詩傳曰 莅 覽盈虛 五臣作 之正義知頑素

臨也 良曰穆和也 之迷惑 善曰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薛君韓詩章

日盈實也 頑 今 子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

而歸 善曰劉梁七舉曰先生昭然神悟爾體輕楚辭

文選卷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劉天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四

集部

文選卷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七命八首

張景陽

張協字景陽載之中弟西晉仕至中書郎河間內史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

善曰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曜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五

嘉其高也向曰沖漠幽寂也公子蓋假言之嘉遊龍以為問答言其含華美之德潛隱其光曜也

盤翫

五臣作越蟠龍賁信越其藏鄭玄曰蟠屈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阜使我高蹈良曰嘉善遊避

蹈跡也公子善守其德以避人世如龍盤山川之中人莫之知超越時

俗以習高跡也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然大道之氣也玩習也衆妙謂大道之門

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

烏浩反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毛詩曰幽幽南山與隱處也翰曰絕滅景影遐遠窮極與深也謂公子

滅跡於大荒遠阻之地吞其聲響於
幽山極深之處使人不見不聞也
於是徇華大夫聞

而造馬善曰徇營也華浮華濟曰徇求造就也乃

勅五臣雲輅駿南飛黃善曰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裕輅

黃服阜也良曰輅車也駿駕也飛黃神越奔沙輶女

馬也求華大夫乘此車馬往沖漠之所

流霜善曰劉劭七華曰超重淵越流沙也銑曰越過

流猶奔流也流霜西北地寒常多霜飛故車足輶輶行

飛也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善曰莊子曰搏扶搖而

扶搖上行風也列子曰堅冰立散也向曰陵扶搖而

之風謂乘虛而行躡以足躡行之堅冰之津謂寒處旌

拂霄瑤各軌出蒼垠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垠瑤端崖

旗拂於雲霄之崖車跡出於蒼天之畔瑤垠也垠畔也

而無塵濟曰清冷晴色故無霞也曠臨重岫而攬轡顧

石室而迴輪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聞上古之隱士或伏

常止而王母石室中良曰重岫石室皆所遂適沖漠

之所居五臣無此一句善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

玄善曰廣雅曰崢嶸深冥也說文曰玄幽遠也溟海渾

胡濩郭涌其後嶰谷岫勞曹張其前善曰十洲記

處山外有員海員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流

谷崑崙北谷名岫嶠深空之兒也向曰溟海

海名渾濩水涌聲岫谷山名岫嶠險兒張列也尋竹竦

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其山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

尋竹大竹也莊子曰地籟則衆竅是也聾其山謂衆聲

既喧山為之聾也蒼頡篇曰聾耳不聞也良曰尋長

疎立壑水也謂長竹立莖蔭其水百籟謂林木孔穴

激風成聲者及鳥獸之類羣鳴皆聾聾於山中也衝

颺發而迴日飛礫起而麗天善曰鹽鐵論曰衝風飄

飛礫雨散也翰曰衝颺急風也此急風忽發故於是

能迴日光使却行也礫石因此風而起激拂於天於是

登絕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善曰毛

曰巘小山別大山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遡向也論語

子張曰敢問崇德辯惑

陳分辯疑惑之辭命沖漠公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

子於巖穴之下乃與之言善曰應瑒釋賓曰聖人不違時

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善曰應瑒釋賓曰聖人不違時

啓曰感分遺身楚辭曰聊竄端匿跡也向曰不

卷藏其道以背於時君不遺棄其身而隱匿名跡生必

耀五臣作輝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善曰東觀漢

曰違避也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濟曰避代自隱曰陸沉窟藏也有生之歡滅資

父之義廢善曰漢書曰夫人有最靈者也孝經曰道滅而君臣之義廢善曰平生歡娛

失資於事父以事君也善曰古詩愁洽百年苦溢千歲善曰古詩

滿百常懷千歲憂翰曰愁心多於何異促鱗之游汀善曰古詩

百年苦思盈溢於千歲洽猶多也善曰張升與任彥堅書

淳寧短羽之棲翳蒼鳥會反善曰張升與任彥堅書

當何聊賴汀沔切說文曰淳絕小水也奴冷切孫子

兵法曰林木翳蒼也翰曰促鱗小魚也汀薄淺水也

小鳥之棲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

於蒿草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列

娛子楊朱曰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七啓曰說游觀

之至娛向曰天人之大寶謂富貴窮地而游中天而

榮華也縱性之至娛謂聲色滋味也善曰列子曰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

居善曰列子曰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傾四海之

歡彈九州之腴善曰說文曰歡喜樂也又曰腴腹下肥

馬翰曰傾盡天下所樂膏鑽屈較之瓠護解疏屬王

之拘子欲之乎善曰言屈較之瓠難鑽疏屬之拘難解

士田仲者守人屈較往見之謂曰較有巨瓠堅如石厚

而無竅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割而斷厚而

也向曰而今大夫喻公子入仕故如鑽屈較之瓠使其可用也今公子自苦於窮險之地而大夫欲以榮貴

及於公子亦如解此疏屬之拘善曰公子曰大夫不遺來

桔也子欲之乎謂大夫問於公子善曰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下快反

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善曰萃集也孝經曰參不敏

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濟曰大夫不遺棄不材大夫

曰寒山之桐出自太真善曰楚辭曰北有寒山卓龍

曰太真善曰含黃鐘以吐榦據蒼岑而孤生善曰禮記曰中

之官尚書曰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孤特生桐中琴

也銑曰黃鐘音律之長也榦枝也蒼岑青山也既乃

瓊嶽層峻音律之長也榦枝也金岸岬音律之長也榦枝也

龍鱗岬岬漸平兒也向曰金岸左五臣當風谷右五

岸之生金者增峻岬岬險高兒作右當風谷右五

左臨雲谿谷雲所出之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石

之蹊善曰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蹊蹊實而走高誘曰

路也上無飛鳥之巢下蹊蹊實而走高誘曰

無跖石之路謂險極蹊蹊實而走高誘曰

搖則危兒也若遊高兒也濟曰峻挺茗莫邈茗條曉善

也峻高也挺出也若遊高兒也濟曰峻挺茗莫邈茗條曉善

朔九秋之鳴颺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班固終南山

向曰零落也根謂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善曰

桐根也封著也七激曰陽春後榮涉秋先彫也向曰謂眾木既繁於

而桐木猶未綠秋草未衰而枝葉先彫素謂衰也

是構雲梯陟善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取宋

注曰崢嶸高峻也長笛賦曰構雲梯抗浮柱郭璞方言

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又曰季冬之月律中大呂

蒼頡篇曰剗析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

玄曰陽木生於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銑曰剪伐也

蕤賓陽時也大呂陰時也陰莖合陽柯用以為琴也

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善曰營匠未詳莊子曰匠石

不顧司馬彪曰石字伯說文曰斲斲也漢書曰黃帝使

伶倫取解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

十二蕭以聽鳳凰之音以比黃鐘之宮也器舉樂奏促

銑曰營匠匠人也伶倫古之善音者也揚雄解難曰

調高張善曰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揚雄解難曰

清音朗號鐘韻清繞梁善曰楚辭曰操伯牙之號鐘兮

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追

濟曰號鐘繞梁並琴名也胡清者謂勝於此二琴也

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善曰風俗通曰聲所以八者

繫八風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韓詩外傳

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也良曰八風八方之風

歸昌風善曰中黃土色

鳴也禮斗威儀曰少

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以君臣任重

為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授中徵以及泉

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

生羽濟曰中黃黃帝也蓐收秋神也黃帝聲佐之以

少宮之音秋神聲佐若乃龍火西積暄氣初收

之商音如臣佐君也善曰漢

宮蒼龍房心心為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尼曰火

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日衰也良曰龍火火星秋

則西南飛霜迎節高風送秋

見也善曰桓麟七說曰飛霜厲

款曰季秋未際高風森厲也其末歲風激其崖李尤七

翰曰節氣遷改名迎秋也羈旅懷土之徒流客百罹

之儔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

我生之後述此百罹向曰懷土

謂思歸也流客謂遠遊百罹憂也撫促柱則酸鼻揮危

絃則流涕五臣作涕流

唐賦曰寒心酸鼻廣雅曰揮動也鄭玄論語

注曰危高也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陸機前

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絃意與此同也銑曰柱軫也撫

而促之使急也酸鼻若乃追清哇赴嚴節

鼻中悲酸也揮彈也賦曰含清哇

而吟咏蒼頡曰哇謳也嚴節急節也漢書曰隕銅丸以

槌鼓聲中嚴鼓之節銑曰清哇淫聲也疾鼓曰嚴節

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善曰淮南子曰手會綠

詩也宋玉風賦曰為幽蘭白雪之曲上林賦曰激楚結

風文穎曰激衝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

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翰曰

綠水白雪琴曲名激楚流風歌曲名迴謂聲之迴還也

結謂聲悲莫英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

善曰田子英

繁也楚辭曰前望舒

生於庭為帝成歷鄭玄詩箋曰悼傷也楚辭曰前望舒

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古詩曰四五蟾兔缺翰

曰莫英草日生一葉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葉至月終則
盡月小餘一葉望舒月也十五日已後則缺皆悲悼歲
月之易 **莞** 五臣 **為之擗** 避 **標** 避 **孀老為之嗚咽** 善曰
往也 傳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釐婦杜預曰寡婦為
釐毛詩曰寤寐有標毛萇曰擗拊心兒淮南子曰童子
不孤婦人不孀高誘曰寡婦曰孀向曰莞釐孤獨人
也此孤獨寡老之人聞此琴則驚心悲咽也擗標驚心
也嗚咽 **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 善曰列仙
傳曰王子
喬者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禮記曰傾耳而聽之
孫卿子曰昔者瓠巴鼓瑟而鱗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
馬仰秣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噓天慷慨骨騰肉飛說
文曰噓吹噓音虛秣或為蹠也 銑曰王子仙人也拂
其衣纓傾耳來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謂噓者此蓋音
開口鼻也仰秣者有草而不食仰首而聽曲也 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手 善曰舞賦曰 **公子曰**

余病未能也 向曰病此事未能
從大夫而聽之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 音聳 善曰楚辭曰彷徨兮蘭
宮魯靈光殿賦曰乃立靈光之

祕殿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 良曰蘭香祕深也上既說琴
而公子未能聽之故述此香宮深宇彫綺之飾欲以發其心
也

雲屏爛汗瓊壁青葱 善曰禮記曰疏屏天子廟飾也鄭玄
曰屏謂之樹刻之為雲氣王褒甘泉

賦曰爛照形之玉壁也 翰曰屏牆也畫之
為雲爛汗文色兒瓊壁以玉飾壁青葱玉色 **應門八襲旋**

臺九重 善曰毛詩曰乃立應門郭璞爾雅注曰襲猶重也
汲古文曰祭作頌宮飾瑤臺韓子箕子曰紂必為

九重高臺 濟曰應
門止南門也故曲也 **表以百常之闕園以萬雉之墉** 善曰

表標

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擢西都賦曰建金城之萬雉
毛萇詩傳曰墉城也 向曰表立也百常高也闕樓也
園繞也墉牆也三板 **爾乃峽榭迎風秀出中天** 善曰方
曰雉言百常者多也

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啓曰迎
清風而立觀國語曰秀出於衆秀出兒也列子曰周穆
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翠觀岑青彫閣霞連** 翰曰翠色
銑曰秀特也有木曰榭

岑之青彫畫閣
道如雲霞相連 **長翼臨雲飛陞陵山** 善曰鄭玄禮記注
光殿賦曰飛陞揭孽緣雲上征 良曰屋檐翼也魯靈

之臨雲也飛陞階道也言高如鳥飛而陵上於山 **望**

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玉
棟也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極
下也軒長廊之總也 濟曰玉繩星名言望此星結構

棟宇以為極麗也倒景近
天而往下看日之處軒門也 **頰素炳煥粉** 汾 **拱嵯峨** 善曰

詩傳曰頰赤也說文曰芬複屋棟也芬與粉古字通也
銑曰赤白之色雜於室中粉拱屋之木名炳煥光兒嵯
峨高 **陰虬負檐陽馬承阿** 善曰虬龍也楚辭曰仰觀刻
重兒

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周書曰明堂歲有四阿也
向曰虬龍陰物馬為陽物謂刻作其象負荷檐梁之勢
承按木石之 **錯以瑤英鏤以金華** 善曰廣雅曰錯厠也
曲阿曲也

藍田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彩
也 翰曰鏤金玉於室宇之中英華皆謂美也 **方疏**

含秀圓井吐葩 善曰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
也秀謂華也 向曰疏窻也圓井謂屋內向 **重殿疊起**

下作井形畫以蓮花若吐於中也葩花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交綺對楫 善曰西京賦曰交綺銘以疏察文字集畧曰

對楫也 幽堂晝密明室夜朗 良曰晝密謂深

飛而生風 善作尺蠖 郭動而成響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

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飛乳去來

而蚊不覺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翰曰室之深

者自生風易響應故雖焦螟微蟲飛亦 若乃日厭常玩

成風尺蠖小物動乃成響故其宜也 體倦帷幄携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 善曰列子曰

玩聞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竹木曰林山足 登翠阜臨丹

曰麓 濟曰玩習也倦勞也山下林曰麓 華實代新承意恣歡

葉春青陰條秋綠 向曰陰條謂竹 華實代新承意恣歡

五臣作觀 翰曰華與實更 仰折神葩 俯采朝蘭 善

代而新承任其意恣為觀賞 遊素 惠風於衡薄眷椒塗於

本草經曰白芷一名蘇許 遊素 惠風於衡薄眷椒塗於

妖切 向曰神葩香草 遊素 惠風於衡薄眷椒塗於

瑶壇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洛神賦曰踐椒

王逸楚辭注曰壇猶堂也 銑曰邁向也衡香草也薄

聚也椒亦香木種之於玉陛之道塗道也壇猶階也

爾乃浮三翼戲中泚 音止 善曰越絕書伍子胥水戰

也 濟曰池之潛魚以船遊 沈絲結飛矰理 善曰毛詩

而驚也 翰曰魚駭驚也 沈絲結飛矰理 善曰毛詩

何維絲伊緝毛長曰緝綸也 鄭玄曰以絲為之綸周禮

曰矰矢用諸弋射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 翰曰絲

網也矰弋 挂歸翽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 善

鳥箭也 歸翽鴻雁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鳴鵲背負蒼天膺摩赤

霄上林賦曰紫淵徑其北也 向曰用飛矰以弋鳥故

挂於赤霄之外施沈網以取魚故出於深淵之 然後縱

下歸翽鳥也華鱗魚也紫淵謂其深也 然後縱

棹隨風弭楫乘波 善曰杜預左氏傳曰縱放也毛萇詩

縱棹以接風勢順流下故正 吹孤竹拊雲和 善曰周禮

楫而從波行也楫亦棹也 雲和 善曰周禮

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 淵客唱淮南之

雲和山名 翰曰孤竹管也雲和瑟也 淵客唱淮南之

曲榜 補人奏采陵之歌 善曰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淵

員四人子虛賦曰榜人歌張揖曰船長也淮南子曰歌

采菱發陽阿也 良曰淵客榜人並行舟人也淮南采

陵並 歌曰乘鳧 五臣 舟兮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雲 五臣

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

善曰周禮曰西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

音商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翰同善注

天凝地閉風厲霜

飛善曰凝猶結也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菜園固助天地之閉藏也翰曰天凝謂霜也地閉謂冰也厲

也 桑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

善曰禮記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劉向尚書五行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出軍行

師西方為金故曰金郊也國語統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銑曰木之桑條至秋則成勁葉遇於風霜日

見稀也因氣效殺言獵也金郊西郊也講師謂講武教戰也 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十三

雲髦啓雄芒

善曰輕武戎剛四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也

仲之始化也桓公武車記曰武車綏旌書曰戎車三百兩詩曰元戎十乘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

晏曰兵車也雲髦雲旂竿上旄也上林賦曰連雲旆髦與旄古字通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戰芒鋒刃也漢

書賞誼曰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也向曰輕武車名戎剛兵之剛猛者建立啓開也雲髦旌旗之屬雄芒劔

利刃 駕紅陽之飛鷲駉唐公之驩

驩音霜善曰紅曰駿馬圖有舍陽侯驪疑舍即紅驩之誤也左氏傳曰

唐成公有兩驩馬融曰驩驩也馬似之也銑曰紅驩驩也並有良馬 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

名飛鷲驩也驩亦駕也

中荒善曰羽隊士負羽而為隊也羽獵賦曰蒙盾負羽而羅者以萬計翼左右甄也越絕書曰子胥兵分

為兩翼夜火相望 濟曰屯聚也羽 爾乃布飛羅

隊持箭者為隊伍輕翼謂鷹鷂之類

張脩民陵黃岑挂青巒

善曰巒或云飛羅盧端切爾雅曰巒謂之巒或作民音巒

天然免民也劉逵吳都賦注曰民康網也然張氏之意

益同劉說巒或為羅也爾雅曰巒也郭璞曰山墮長者荆州謂之巒 翰曰羅民網也將此網墮於黃

岑挂青巒也黃者謂山居上侵黃道日行處也 畫長

壑 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

善作 翰曰畫謂分長川以為限制流谿以為關守也

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

善曰廣雅曰疏通也七

失禽 良曰網羅既密關守已 叩鉦 數校舉麾旌

周故獸無疏漏遺走之路 叩鉦 數校舉麾旌 作讚

獲善曰周禮曰鼓征鳴錡車徒皆行鄭玄曰錡鉦也散

為陣列而行漢書曰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眾有幡

校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禮

射者舉旌以獲也 向曰叩擊鉦鼓以待獲鄭玄曰待獲

舉麾號令論其所獲賞罰之制以示眾人然後馳騁自

讚美也麾謂白旄之 檠 金機馳鳴鏑 翦剛豪落勁

旌以指揮軍眾者 檠 金機馳鳴鏑 翦剛豪落勁

翦剛豪落勁 善曰說文曰檠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為之漢書曰

-5 497 35 887" data-label="Text">

曰檠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為之漢書曰 剛豪獸也勁翦鳥也翦落傷也 車 騎競騫駉武

賦曰戈矛若林廣雅曰疎上也
仰傾雲巢俯彈地穴
善

周禮穴氏鄭玄曰穴搏蝥獸所藏者也
向曰
乃有圓

文之狎 牽 斑 題 之 從
音宗 善曰毛詩傳曰豕一歲

此狎從指諸獸不專論豕也
斑題 斑額也 鼓鬣 獵 風生怒

目電 睽 七容反 善曰睽光也
銑曰鼓動 口 齧 霜 刀

足撥飛鋒 善曰說文曰齧骨也
胡狡切廣雅曰撥除

忽 五 林 蹶 廠 石 扣 叩 跋 步 幽 叢 善曰甌以鼻搖動也郭

兒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
毛長詩傳曰跋躍也扣

扣 跋 擊 排 也 幽 於是飛黃奮銳 貴 石 五 臣 逞 伎 威 六 子

封 狝 喜 債 奮 馮 豕 善曰史記曰飛廉以材力事殷紂尸

雕 虎 說 苑 曰 勇 士 孟 賁 水 行 不 避 蛟 龍 陸 行 不 避 虎 狼

吳 越 春 秋 曰 夫 差 使 王 孫 聖 占 夢 聖 曰 占 之 不 吉 王 怒

使 力 士 石 蕃 以 鐵 椎 殺 聖 張 華 博 物 志 曰 石 蕃 衛 臣

也 背 負 千 二 百 斗 沙 淮 南 子 曰 伍 子 胥 曰 吳 為 封 狝 脩

蛇 小 雅 曰 封 大 也 方 言 曰 南 楚 人 謂 猪 為 狝 爾 雅 曰 脩

僵 也 甫 運 切 債 或 為 攢 非 也 王 逸 楚 辭 注 曰 馮 大 也

翰 曰 飛 飛 廉 黃 中 黃 賁 孟 賁 育 並 古 之 捷 勇 人 拉

也 皆 奮 起 其 勇 逞 示 伎 巧 也 封 馮 大 也 狝 豕 獸 也

力 耐 舍 釐 叔 挫 解 五 臣 宅 買 切 五 句 古 爪 摧 鋸 牙 押

北 買 反 善 曰 爾 雅 曰 廂 白 虎 釐 黑 虎 張 揖 漢 書 注 曰

獅 廂 似 鹿 而 一 角 也 淮 南 子 曰 句 爪 鋸 牙 於 是 擊 矣 說

文曰押兩手擊也補買切
銑曰廝釐解龜猛獸名
瀾

漫 狼 藉 傾 榛 倒 壑 殞 齒 疾 賜 挂 山 僵 路 北 掩 澤 善曰說文

藉也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者曰齒爾雅曰僵什也郭

璞爾雅注曰踏前覆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

曰 瀾 漫 狼 藉 言 獸 死 者 多 也 傾 於 榛 林 倒 於 溪 壑 落 肉

挂 於 山 峯 僵 斃 掩 於 川 澤 榛 木 林 肉 也 僵 路 斃 也

藪 為 毛 林 隰 為 丹 薄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

澤之中禽獸之毛為林原隰之木塗 於是撤園頓罔卷

禽獸之血為薄薄亦林也丹赤也 撤除也頓猶捨也

旆 收 焉 禮 記 曰 前 有 塵 埃 則 載 鳴 焉 良 曰 撤 去 頓 下

也 言 獸 已 盡 開 去 其 圓 頓 下 其 網 虞 人 數 獸 林 衡 計 鮮

善曰周禮有虞人又有林衡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

殺曰鮮 向曰虞人林衡並人掌山澤官命數其所獲

之 獸 計 其 鮮 論 最 搗 苦 勤 息 馬 韜 弦 善曰張晏漢書注

者 鮮 注 同 向 注 同 謂 論 其 第 一 之 功 以 勞 其 勞 息 馬 而 藏 其

京 賦 曰 搗 勤 賞 功 杜 預 左 氏 傳 注 曰 搗 勞 也 又 曰 韜 藏

也 向 注 同 謂 論 其 第 一 之 功 以 勞 其 勞 息 馬 而 藏 其

弓 弦 有 駟 連 鑣 酒 駕 方 軒 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西京

良 曰 有 膳 也 鑣 銜 也 方 並 軒 車 也 謂 宴 軍 千 鍾 電 醕 子

士 其 行 膳 以 駟 馬 連 銜 並 車 駕 酒 而 行 之 千 鍾 電 醕 子

萬 燧 星 繁 善曰孔叢子曰堯飲千鍾西京賦曰升觴舉

旋五臣無此二句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節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也此亦田游之壯觀

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善曰封禪文曰天下之壯觀公子曰余病未

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間吳

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齋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

為鐵劍可乎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將使之作鐵

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陽劍見耶谿之

下文翰曰陽劍名歐冶善為劍者營作也耶谿之

鼎徒赤山之精善曰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

而問之對曰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

之谿涸而出銅許慎淮南子注曰鋌銅鐵璞也精謂其

中尤善者也濟曰耶谿赤山並山銷踰羊頭鑊五臣

名出銅鐵也鋌鐵名精銅之妙者

越鍛丁龍善曰淮南子曰苗山之服帶許慎曰銷生鐵也

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鑊或謂

為鑊廣雅曰鑊鋌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

書劍手自署姓名尚書陳寵濟南鍛成蒼頡書曰鍛椎

也翰曰鑄鐵不消以羊頭骨灰致之乃銷鑊鐵鋌也

鍛成謂濟南鍛成乃鍊乃鑊始亦千灌善曰說文

隆雷公也王逸楚辭注曰飛廉風伯也向曰豐隆雷師也奮舉也飛廉風師也使雷師舉椎風師扇炭以鑄

也神器化成陽文陰縵善曰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

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之作治也

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爍

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揃爪投入

爐中使童女三百鼓索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

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

而獻之闔閭閭甚重之向曰神器劍也成言其若

造化而成劍兩面有陰流綺五臣本作既星連浮彩豔

陽有文章陰則平縵之流綺而流綺星連

發善曰綺光色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劍爛

如列星之行典論曰太子不劍銘曰流采色似采虹

劍齒掾切翰曰流綺謂文章也星連謂精氣光如散

衝天與星連也浮彩謂色也豔發謂光起也

電質如耀雪善曰莊子曰此劍一用而雷之震電之霍

如積霜鈔水凝冰刃露潔善曰典論曰魏太子不造素

冰聲類曰鈔刀力也字書曰凝冰之潔也越絕書曰王

敗士卒迷感流血千里晉鄭
之軍頭畢白也向同善注

宣徒水截蛟鴻陸灑奔四
善曰韓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

戰國策曰蘇秦曰韓卒之劍水擊鴻雁越絕書曰勾踐
示薛燭巨闕曰吾坐露壇之宮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

奔馬騰吾引劍而指之駟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向
曰蛟龍也鴻鳥也越有寶劍而有駕駟車奔騰斷浮翽

者以劍指之奔駟上飛不知其極灑猶擊也
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

善曰浮翽鴻雁也
曰韓卒之劍當敵則斬堅甲也翰曰浮翽飛鳥也工

能也絕亦斷也重甲兵之兩重亦得斷也重甲兵之兩
重亦得斷之云爾

而已哉並助辭也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
震薛燭善本光駭風胡

善曰說文曰舒中
也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鄭玄

毛詩箋曰模法也越絕書為燭吳越春秋為蜀蓋一人
也濟曰薛燭風湖二人知劍者也言此劍神靈之寶

舒卷不常奇模異狀乃能震動驚駭此人辟卷
也神劍者皆柔可卷而懷之復可舒而用之也價兼三

鄉聲貴二都善曰越絕書句踐示薛燭純鈞曰客有買
可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况

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焉然實二
鄉而云三者避下文也翰曰此或馳名傾秦或夜飛

去吳善曰越絕書曰闔廬無道湛盧之劍去之入水行
得興師擊楚王卧而設湛盧之劍也秦王聞而求之不

良曰吳有湛盧夜飛去楚王得之秦求而不與此乃先
去吳而後傾秦今先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

云秦者蓋取韻也

無前擁之者身雄善曰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后詔曰
奮無前之威濟曰此劍之功為萬

載之首威及無窮揮之則敵不敢可以從容服九國橫
前執之者為雄伯也冠首擁執也

制八戎善曰過秦曰秦人開闢延敵九國之師避逃而
不敢進史記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施德諸侯

而八戎來服也翰曰可以破從約之親服九國之服
制御八方之戎九國謂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也橫

大爪牙景附函夏承風善曰毛詩曰祈父王之爪牙
也崔瑗大將軍夫人冠氏諫曰英

雄景附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家語孔子曰舜之
為君四海承風也向曰爪牙猶英雄人也景影也言

此劍之威天下英雄來附者皆如影之
附形也函夏中國也亦言承風而懼矣

兵善曰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
向曰劍能威天下故比之神兵

子豈能從我而
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能超越善曰天驥天馬也驥或為
不能測其天機列子伯樂曰九方臯之所觀

天機也鏡曰驥馬也奇逸之態超越眾馬稟氣靈淵
受精皎月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避甲開山圖

記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
生也向曰靈淵渥注也月精為馬皎明也

黑照五臣玄采紺發善曰趙岐孟子注曰眸子瞳子
作昭也說文曰矐目也說文曰紺

深青而赤也翰曰眸子也矐目也言眼黑沫如揮
白分明玄采黑色也紺青赤色此馬赤黑之色沫如揮

紅汗如振血善曰漢書天馬歌曰需赤汗染流赭應劭
曰大宛馬汗血需濡也流沫如赭也韓康

曰大宛馬汗血需濡也流沫如赭也韓康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伯周易注曰揮散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猶奮也秦青

銳曰沫口沫也紅沫色紅也汗流赤色如振血下秦青

不能識其象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善曰呂氏春秋曰

青相脣吻泰牙相前皆天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

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三

十六尺四寸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

若夫若此者絕塵弭轍濟曰秦青方堙二人名皆善

相馬知其尺寸進速衆相也爾乃中雲軒踐朝霧善曰

若滅者言良馬行疾若滅也周禮注曰中猶表也淮南子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

車入雲蛇游微霧翰曰中飾也謂馬行疾若入雲霧

赴五臣春衢整秋御善曰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莊子注

所以游於春時以騎其駿也秋御法駕也良曰越春衢者

也秋御駕也所以秋乘也蚪踊勇螭騰麟超龍翥善曰

賦曰駟蒼螭兮六素蚪劉梁七舉曰天馬之號出自西

域纖阿為右御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先螭尸子曰馬

有麒麟徑駿南都賦曰馬鹿起而龍驤也望山載

曰蚪螭亦龍也麟神獸踊騰超翥並疾飛也望山載

奔視林載赴向曰載則氣盛怒發星飛電作雷駭善曰

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志陵九州勢越四海

若益野騰駒也濟曰駭驚也志陵九州勢越四海

翰曰神駭影不及形塵不暇起五臣作越字善曰劉

所無所字未跡善曰淮南子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

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

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七十里銑曰汗漫能游天者也大章豎亥陽鳥

亦捷行步者也言此馬行過此三人行歷之跡陽鳥

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

精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河涓不足北飲

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為鄧林銑曰陽鳥日中

鳥也夸父鄧夸父杖策競走此馬行過之斯蓋天下之

故鳥則下羽而夸父投棄其策也頓下也斯蓋天下之

雋乘銑曰此馬天子豈從我而御之乎濟曰御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下雋乘也能字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善曰大梁黍未詳瓊山禾

曰崑崙之上木禾長五尋大五圓良曰大梁郡名

出黍瓊山出禾此將說滋味口腹也此篇所述鳥獸魚

蟲之類皆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善曰尚書帝曰汝

謂食也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善曰尚書帝曰汝

誼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人食穀也向曰堯有后稷

主播種百穀也播布也神農帝嘗百草味將使人食之

華苗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善曰周禮曰庖人掌共

鷄雉鴝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雞孟秋

鼎庖子揮刀 善曰伊公伊尹也 韋昭漢書注曰農灼也 庖子庖丁也 翰曰饗然也 鼎焚器也 庖

于庖丁也 所味重九沸和兼勺 知藥 音畧 善曰呂氏 以宰割肉也 春秋伊尹說湯曰

凡味之本水最為始 五味三和九沸九變為火之紀 高 誘曰紀節也 味待火然後成 故曰火為之節也 文類上

林賦注曰勺藥五味之和 翰曰伊尹云五味九沸 乃可食之 取其熟九陽數之極 勺藥五味相和也 晨

鳧露鵠霜鷓 善曰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霜露 善曰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霜露 善曰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霜露

星亂方丈華錯 善曰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 善曰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 善曰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

美雜 封熊之躡 翰音之跖 之石反 善曰左氏傳曰 美雜 封熊之躡 翰音之跖 之石反 善曰左氏傳曰

禮記曰雞曰翰音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 禮記曰雞曰翰音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

也 翰音雞也 鷓鴣 狴 脣 鬣 殘 象 白 善曰呂氏春秋伊尹 也 翰音雞也 鷓鴣 狴 脣 鬣 殘 象 白 善曰呂氏春秋伊尹

也 燕之髀 孫炎爾雅注曰舊胡土切 說文髀股外也 禪爾 也 燕之髀 孫炎爾雅注曰舊胡土切 說文髀股外也 禪爾

誘曰鬣鬣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美也 鬣象 誘曰鬣鬣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美也 鬣象

曰鷺膺羊殘炙雁煮鳧也 良曰鷺鳥也 程髦象皆獸 曰鷺膺羊殘炙雁煮鳧也 良曰鷺鳥也 程髦象皆獸

也 殘謂為猛獸所食之殘者亦猶豺殘也 白謂脂也 亦 也 殘謂為猛獸所食之殘者亦猶豺殘也 白謂脂也 亦

猶熊也 靈淵之龜 萊黃之鮫 善曰七啓曰寒方萃之巢龜 猶熊也 靈淵之龜 萊黃之鮫 善曰七啓曰寒方萃之巢龜

也 鮫不可勝也 漢書東萊郡有黃縣 說文曰鮫海魚 也 鮫不可勝也 漢書東萊郡有黃縣 說文曰鮫海魚

也 待來切 翰曰靈淵深淵也 萊黃地名 出鮫魚 丹穴 也 待來切 翰曰靈淵深淵也 萊黃地名 出鮫魚 丹穴

之鷓 五臣本 元豹之胎 善曰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 之鷓 五臣本 元豹之胎 善曰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

曰鷓鳥大鷓也 列女傳陶荅子妻曰南山有元豹六韜 曰鷓鳥大鷓也 列女傳陶荅子妻曰南山有元豹六韜

向曰丹山之穴 鳳雛 燂 善曰秋橙 耕 醔 添 以春梅 善曰 向曰丹山之穴 鳳雛 燂 善曰秋橙 耕 醔 添 以春梅 善曰

也 豹獸名 胎謂小者 燂 善曰秋橙 耕 醔 添 以春梅 善曰 也 豹獸名 胎謂小者 燂 善曰秋橙 耕 醔 添 以春梅 善曰

薪杜預曰燂炊之也 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 薪杜預曰燂炊之也 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

酸以煮和諸味 橙秋熟梅春熟 接以商王之箸 慮 酸以煮和諸味 橙秋熟梅春熟 接以商王之箸 慮

以帝辛之杯 善曰商王帝辛皆謂紂也 史記曰帝乙崩 以帝辛之杯 善曰商王帝辛皆謂紂也 史記曰帝乙崩

君陳玉杯象箸 韓子曰紂為象箸箕子 范公之麟出自 君陳玉杯象箸 韓子曰紂為象箸箕子 范公之麟出自

九溪 善曰陶朱公養魚 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 九溪 善曰陶朱公養魚 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

所謂水畜者 魚池也 以六畝地為池 池中有九洲即求 所謂水畜者 魚池也 以六畝地為池 池中有九洲即求

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鯉者 鯉不相食 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鯉者 鯉不相食

九溪謂池中為洲 渚數有九也 溪池也 賴尾丹鯉紫翼 九溪謂池中為洲 渚數有九也 溪池也 賴尾丹鯉紫翼

青鬢 音者 善曰毛詩曰魴魚頰尾丹鯉已見上文 青鬢 音者 善曰毛詩曰魴魚頰尾丹鯉已見上文

說魚尾 鯉翼 爾乃命支離飛霜 鐔紅肌 綺散素膚 雪落 說魚尾 鯉翼 爾乃命支離飛霜 鐔紅肌 綺散素膚 雪落

善曰莊子曰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 益彈千金之家三 善曰莊子曰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 益彈千金之家三

年技成而無所用 其巧司馬彪曰朱姓也 泚漫名也 益 年技成而無所用 其巧司馬彪曰朱姓也 泚漫名也 益

人名也 泚 普彭切 霜 鈔已見上文 七啓曰元熊素膚又 人名也 泚 普彭切 霜 鈔已見上文 七啓曰元熊素膚又

也 離若散雲 翰曰支離古之屠人也 鈔刀也 霜者利 也 離若散雲 翰曰支離古之屠人也 鈔刀也 霜者利

肌膚皆肉 散落為刀所破之 婁子之豪不能厠其細 肌膚皆肉 散落為刀所破之 婁子之豪不能厠其細

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

善曰孟子曰雖婁者古明目者也

楚辭曰蟬翼為重翰曰婁子古之明目人也

謂廚人切割魚細薄之妙雖明目者能割析毫釐之小

者亦不能繁肴既閱亦有寒羞也

此細也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遺也

鄭司農曰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遺也

向曰肴膳閱終也寒羞謂朝之食也謂繁多之膳食既

終亦有清朝所進商山之果漢皋之棗

滋味者羞進也商山之果漢皋之棗

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漢書弘農郡有商縣韓詩外

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郭璞上林賦注曰棗亦橘

之類也或曰棗向曰商山析龍眼之房剖椰子

山名漢皋漢水之畔棗果名析龍眼之房剖椰子

之殼而小味甘又曰榔樹似檳榔實大如瓠裏有汁美

如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也凡物也內盛者皆謂之殼

苦角切協韻苦豆切向曰龍眼椰子果名剖開破也

皮也皆芳旨萬選承意代奏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選擇

也良曰芳香旨美謂香美之味乃有荆南烏程豫北

萬度選擇承意所欲更代而進之

竹葉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淶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

-11 61 31 453" data-label="Text">

酒年常獻之世稱邨深酒吳地理志曰吳興烏程縣湖

有名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也

同善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善曰南都賦曰醪敷徑寸浮

者如蟻星沸言多亂也如花

之飛水萍之泛相連接者也

善曰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十日

之酒戰國策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

也向曰玄石古之知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日

酒味者儀氏善造酒者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日

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

酒漢書谷永曰流酒媿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酒家

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良曰壘樽也

流酒醉也言酒淫多而醉千日一醒也

使三軍告捷善曰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

單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

翰曰楚與晉戰或人進王一單酒王欲與軍士共之則

少而不偏乃傾酒於水上源令眾士飲之卒皆醉乃感

惠盡力而戰晉師大敗之醪酒也單謂一樽也告捷克

勝之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煒燿也

善曰毛詩曰帝

美說文曰歆神食氣也方言曰煒燿也郭璞曰煒燿盛

兒也銑曰歆食美美也觀見聽聞也言此滋味與酒

人神所食美之

見者以為盛也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

食也

公子曰

之饌甘腊毒之味

善曰老子曰五味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五臣作運大人有作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良曰融通啓開微應也上說公子

皆不入今說晉朝之德以曉之言晉通上皇至理之風也晉金德王故曰金華開應也大人天子也繼明

代照配天光宅善曰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尚

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良曰晉德之明則繼日照於天下比天覆於萬物而大居中土也配比光大宅

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善曰姬公文王也國語曰太王王處岐已

始平之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任者世祿王處岐已見思玄賦 銑曰基本崇盛也姬公文王也言以德為

本則盛於文王之陽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善曰尚書之處岐山之陽 仲虺曰惟

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孔安國曰言湯有寬仁之德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 向曰有殷湯也亳湯所都

地名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善曰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

箕者風離於畢者雨翰曰南箕星名主風風所以養物暢通也畢星主雨離著也月行著畢則雨也雨可以潤

物雲所以致雨言晉德如風之養物雨之潤物故通其政化豐 皇道煥炳帝載緝熙 善曰景福殿賦曰樂我皇

其惠澤 帝之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向曰皇大帝天緝

安熙廣也言大道照明乃天之法則安人廣惠炳煥謂也 照明 導氣以樂宣德以語 五臣作詩 善曰呂氏春秋

道壅塞人氣鬱閉筋骨縮作舞宣導之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

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濟曰導引也言引和氣以樂宣帝德以謳謠也 詩謂謳歌者也 教清於

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五臣作官 善曰左氏傳子問馬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 鄭子曰昔者黃帝氏以

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擘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鳥名 王猷四塞 入 函夏謚寧 五

也 翰注同教化也穆美也作靜 善曰毛詩曰王猶允塞猶與猷同已見上文爾

雅曰謚寧也 銑曰猷道謚安也 函夏謂中國也言王道四方充塞 丹冥投烽青徼 善曰丹南方朱冥

中國安靜也 丹冥投烽青徼善曰楚辭曰歷祝融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徼東方也呂氏春秋曰

禹東至青羗之野南至交趾丹粟范曄後漢書遠東徼外猶人寇右北平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中

為夷狄之界也 銑曰丹冥南方遠處謂蜀也言蜀以破投去烽火不設兵守青徼東方謂吳已平釋 却 五臣

捨戍候不用卒也南方赤故云丹冥遠徼也 却 有走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吳之鼎 善曰老子曰天下

王弼曰天下有道修於內而已故却走馬以糞田東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山

以鑄鼎於昆吳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而封齊其功銘於昆吾之治也 翰曰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

以理田農也車營田之車鼎鑄金為羣萌五臣 反素時 器有德銘於上昆吾地名作鼎之處 羣萌 作 五臣

文載郁善曰素樸素也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論語

也反素謂反於純素之時 耕父推畔魚豎讓陸謂禮樂也載則也郁美也 耕父推畔魚豎讓陸 善曰

曰黃帝之化天下田者讓畔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漁者不爭坻 向曰推亦讓也魚豎謂捕魚人也凡釣魚

者據於陸而臨於水今沐王化
皆能有讓不先自安於已也
樵夫恥危冠之飾與臺

笑短後之服
善曰長楊賦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
笑之韓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左氏

傳曰人有十等卓臣僕僕臣臺莊子魏太子謂莊周曰
吾王所見唯劍士短後之服王乃說之也
翰曰樵夫

采薪者也與臺賤人也危冠短後服戎士
衣也恥危冠願事君也笑短後不用兵也
六合時邕魏

魏蕩蕩
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尚書曰黎民於
變時雍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蕩蕩上下也邕和也巍巍功高也蕩蕩德廣也
玄韶

巷歌黃髮擊壤
善曰堯理天下乃微服游康
大聊切列子曰堯理天下乃微服游康

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壽也論衡曰堯時天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三

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
亦髮也謂玄髮童子黃髮壽人並歌謠於衢巷田壤之
中也堯治天下大和有擊壤歌曰日出而作

繩錯陶唐之象
善曰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傳
曰唐虞之象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

刑墨蒙蒙音蒙也
銑曰古者文字未生而伏羲氏畫
八卦以代之言晉之和平法令寬理道出百王亦猶伏

義解去結繩之政也陶唐堯也堯為
象刑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
若乃華裔之夷流

荒之貊
善曰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書
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孔安國曰要服

之外五百里也周書曰四夷九貉孔安國曰要服
也莫百反銑曰華中國也裔遠也流荒窮遠之地貊

夷狄摠名謂中國之遠窮荒
之地夷狄皆來王於晉德也
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

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

正朔
善曰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
言藏之祕府春秋說題辭曰壘服流遠正朔不及

威德則感越裳重譯至也
輕車也感及也正朔日月歷象之數
莫不駿奔稽顙

委質重譯
善曰五臣曰駿奔走在廟喻巴蜀曰稽顙來
享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左氏傳狐突曰策名

委質貳乃辟也重譯見上文
地而拜也委質謂屈身也重譯謂易夷狄之言以宣於
帝聽

于時昆蛟
感惠無思不擾
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德
及鳥獸昆蛟馬說文云

書注曰擾馴也
德及於昆蟲故感惠也而天子
之心無所不及也擾猶及也
苑戲九尾之禽園棲三

足之鳥
五臣作鳥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
九尾狐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摠名明為人

所禽制也典引曰三足軒翥於茂林蔡邕曰鳥反哺之
鳥至孝之應也
向曰苑園天子育禽獸九尾禽狐也

三足鳥鳥也皆天子有至德此物
乃見狐游戲於苑禽與獸通言
鳴鳳在林影於黃

帝之園
善曰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于宮
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因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

去漢書曰楚人謂
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
善曰左氏

多為夥
翰注同
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
善曰左氏

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
也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世之君也
良曰帝孔甲

好養龍盈過
萬物烟
焜
天地交泰
善曰周易曰天

也沼池也
萬物烟
焜
天地交泰
善曰周易曰天

醇又曰天地交泰
良曰烟焜和氣也
義懷靡內化感

無外
善曰莊子編謂周曰吾知道近乎無內遠乎無外
濟曰王者之義心懷所感無內外皆同此無私之

意靡亦林無被褐山無韋帶善曰老子曰聖人被褐懷

無也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翰曰被褐之衣逸

人服也韋皮帶亦野人之帶山林之中無隱逸之人皆

悅王道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祭善曰尚書曰高宗

而求諸野乃審象旁求於天下孔安國曰審所夢之人刻

其形象也史記曰呂尚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將畋

卜之曰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論語子

曰臧文仲居蔡鄭玄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濟注同

靈龜也蔡搢紳濟濟軒冕謁謁善曰封禪書曰因雜

謂龜出蔡地謁謁盛儀也管子曰先生制軒冕足以著

長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管子曰先生制軒冕足以著

貴賤廣雅曰謁謁盛也良曰搢紳軒冕衣冠車服也

濟濟謁謁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善曰淮南子

美盛兒善曰淮南子為與造化道遙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嚴君平老

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地齊光良曰二儀

地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善曰莊子曰黃帝問廣成子

蹶疾起見濟曰蹶善曰莊子曰黃帝問廣成子

然而興謂跳起也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善曰鄙夫

已見西征賦司馬遷書曰謂畧陳固陋論語子曰不得

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濟曰公子聞晉德之盛驚之而言堅志於蓋理有毀之

狹陋守愚蒙之性堅固也狂狷愚蒙也

而爭寶之訟解善曰莊子曰庚市子肩之毀玉也淮南

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怨者也

人有爭財相鬪者庚市子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善

毀玉於其間而鬪者止

呂氏春秋曰齊閔王病瘠往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

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

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屨登牀履衣問王

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

得遂烹文摯司馬彪莊子注曰瘳除也翰曰初大夫

喻公子以音樂田游之事而公子怒而不應今風聞皇

風聖美而怒解疾痊亦如昔有仙人見二人爭寶仙人

自毀千金之璧二人曰彼千金璧尚且不愛而毀之何

況此乎爭訟遂止齊威王有疾文摯云王疾得大怒必

痊文摯乃不脫屨登王牀王大怒殺文摯疾乃痊也痊

也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部家之屋善曰老

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覆暖障光之物也

既豐其屋又覆其家覆蔀之甚也向曰部家幽闇也

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

靡得而應子善同向注向曰田游獵也蕩游也利刃

謂劍也駿足天驥也老氏老子也攸所也

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靡無也應從也

道淳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醇是也于匪切尚書曰政

事惟醇孔安國曰醇粹也

舉實為秋摘藻為春善曰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

質任而獲罪謂簡主吾不復樹德

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

樹其非人也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也

能亦如秋時萬物成實也發禮樂文章

如春之萬物榮美也摘發也藻文也

上有大哉之君善曰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

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惟堯

則之民或為屋也

可封爵也謂下人皆遷善也大哉之君堯也

余雖不

敏請尋五臣後塵善曰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作從

語應瑗與桓元則書曰敢不策馳敬

敏請尋

後塵

語應瑗與桓元則書曰敢不策馳敬

敏請尋

後塵

語應瑗與桓元則書曰敢不策馳敬

敏請尋

尋後塵也 向曰不敏猶不達也
公子請從大夫後塵以從仕也

詔

求賢詔

漢武帝

向曰漢書云武帝諱徹景帝中子諡曰
武詔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於天下

也此謂下州
郡求賢良馬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

里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蹏御之以道而致千里士或有

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善曰越絕書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

欽定四庫全書

犯負時譏而見棄累者則藏器於內夫泛五臣無駕之馬

跡弛之士亦在五臣無御之而已善曰應劭曰泛覆也馬

溥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跡或音尺

濟曰泛敗也跡逐御用也良馬奔而有餘力者必敗駕車

之儀也人有才器卓異必見疾而逐之其令州縣察吏民

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善曰應劭曰舊言秀

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察觀也察審知然後薦

賢良詔銑曰前詔郡國求賢良而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善曰應劭曰二帝但畫

也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

而民不犯銑曰畫衣冠之象以殊於常服將使犯法

者服之以當刑罰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善曰大戴禮孔

而人乃無犯者子曰昔舜出入

日月莫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

良曰燭照率循俾使也帝德廣運日月所照之地皆循

順帝道而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善曰紀年

求使用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善曰紀年

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

其有靈德以及鳥獸焉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向

置也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善曰晉

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

之濱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

金河關之西挹婁於甲切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

獻其白玉琯云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國名也大

戴禮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氏羌夷狄國別

在西方也向曰肅慎北發渠搜氏羌四國名皆來服

欽定四庫全書

帝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

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日月不蝕星辰不孛川

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絕矣麟

在郊數河洛出圖書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皇

書聖人則之濟曰數澤也天子烏虜何施而臻此乎

有道德則河出圖書洛出書皆應瑞也烏虜何施而臻此乎

濟曰烏虜歎美之辭也臻至也言今朕獲奉宗廟夙興

堯舜成康施何德惠以至於此哉今朕獲奉宗廟夙興

以求夜寐以思若涉善無淵水未知所濟善曰尚書曰

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故濟良曰獲得夙早興起寐卧

淵深也言早起以求賢良夜卧思安宗廟若涉於深水

未知所濟度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

言危懼也德善曰如淳曰猶詩曰猗歟那歟也猗美也偉大也歟

辭也言美而且大向曰猗歟辭也歎宗廟事大何

以行道可以明光先上參堯舜下配三王翰曰參及配

帝大業美德者也湯文朕之不敏善本無不不能遠德良曰敏達也言我

武也朕之不敏敏兩字不能遠德不達不能遠也言我

舜三王此子大夫之所親聞也善曰國語越王句踐曰

之道親而近故曰子大夫也向曰子大賢良明於古今

夫謂賢良人也此天子之敬辭觀見也

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翰

察明也言受我策文明我疑問皆書之

以對述于篇章當親覽之咸皆著述也

冊善曰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

冊魏公九錫文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

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

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

錫鈇鉞九錫柎

潘元茂善曰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為

卒魏錫勗所作向曰文章志云潘勗字元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冊符命也諸侯進爵受於王冊書其功績魏

公曹操也錫賜也賜之九物以示功之重

制詔善曰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為法制也

之制也制者王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善曰魏

者言必為法制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

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

牧也良曰持執也執節出外令得專前事以示天子

之信以明重臣之忠節也領統也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

唐衛善曰朕謂獻帝也左氏傳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

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

叔弔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佗境尚書曰邊矣

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

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傕復追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

邑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

郡有安邑縣聞喜縣然自聞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河內

本衛國河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濟曰不德謂

無德也閔病也謂靈帝崩也越遠也西土當此之時若

長安也唐謂安邑堯所居也衛謂河內也當此之時若

級去旒然善曰公羊傳曰君若贊旒然何休曰旒旗

西耳銑曰旒冠上垂珠而綴於冠

者言帝室之危如旒之懸然辭也宗廟乏祀社稷無

位羣凶覲記連帶城邑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

曰下不冀望上位也說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善曰孟子

文曰覲幸也覲欲也

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

曰言天下叛逆而我無一人之柄尺土之分獲得也

即我五臣無高祖之命將墜於五臣地向曰墜

朕用夙

興假寐震悼于厥心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假寐

永歎楚辭曰心震悼而不敢也濟曰夙早興曰惟祖

起也假寐不脫衣冠而寢震驚悼痛厥其也

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善曰尚書曰臣作朕股肱

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左

右昭事厥辟又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鄭玄曰先正

先臣為公卿大夫也銑曰先正謂先帝之政也言非

曹操祖父為股肱之臣以輔佐先帝乃誘天衷誕育丞

相善曰左氏傳甯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于爾大神

以誘天衷毛詩傳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

生也向曰誘進衷心也誕謂生也言曹公祖父憂深

於國乃進至忠之心於上天遂生丞相終保漢室丞相

即曹保又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善曰尚書周

公也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五

格保又有殷又曰用敬保元子弘濟于艱難左氏傳然

明曰鄭國其實賴之也翰曰言曹公安理我國家大

濟艱難我實蒙賴其功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

德保安又理弘大也禮昔者董卓初興國難

將封為魏公授其古先常行之禮

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跡以寧東夏

此又君之功也善曰魏志曰青州黃巾眾百餘萬入兗

州遂轉入東平太祖遂進兵擊黃巾於

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顛項

氏有不才子以亂天常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

民也翰曰黃巾賊張角自稱黃帝天兵三十六萬皆

著黃巾於首也反易天常謂亂天之常道也侵我三州

謂青州兗州東平郡延于平人謂延及禍難於平居之

人也而曹公討之大破翦除其跡謂盡殺也寧安也東

夏洛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勲剋其難善曰魏

志曰韓

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遜走

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也良曰韓暹

楊奉並董卓將也專擅其威於關中賴曹

公之功能退其禍難也勲功克能黜退也遂建許都造

其京畿設官兆五臣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

此又君之功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

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

設官分職又曰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

也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向曰

兆壇域祀祭也建立造作獲得又治也時洛陽官室並

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
李廣曰威後懼乎鄰國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
傳曰民逃於上曰潰也 翰曰肆恣也懾憚猶畏難也
王夫之曰惠稜奮厲嚴死潰亂也言表術僭號為帝於
淮南曹公征之術畏難公之威靈大明之謀術乃棄軍
而走曹公斬其將橋蕤於新陽新陽地名也授首謂斬
獲其首公奮其威而淮南之 迴戈東指呂布就戮 善曰
逆懼公嚴整而表術死亂 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兖州牧建安三年公東征
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
長楊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夷 濟曰 乘軒 五臣
征表術迴兵而東又破呂布而殺之 作轅將返

張楊沮 與斃 雖固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
魏志曰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
安四年公征呂布張楊將揚醜殺楊以應太祖揚將駐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三六
固殺醜將其眾欲比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
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眾
屯宛太祖南征軍育水繡等舉降左氏傳曰楚王告令
尹改乘轅而北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 向曰破呂布
而還也轅車也張揚駐固皆敗而誅死也張繡
降曹公沮敗斃死也伏罪謂誅之也稽拜也 袁紹逆
常謀危社稷憑恃其眾稱兵內侮 善曰魏志曰袁紹字
以紹為太尉會太祖迎天子都許紹擇精卒十萬騎萬
匹將攻許也 銑曰表紹逆亂常道恃其兵眾內懷輕
侮天子 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 善曰
之有識之士莫不與足下寒心羅周說孟嘗君曰寒心
酸鼻周易曰執用黃牛同志也 翰曰寡少也寒心謂
戰慄所懼漢室不全 君執大節精貫白日 善曰論語曾
戰士無堅固之志 子曰臨大節

而不可奪戰國策唐睢謂秦王曰聶政之刺韓係也白
虹貫日 翰曰精誠明信通貫白日者天下所見明也
言曹公之心 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官度 五臣
亦如日也 醜類 善曰魏志曰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
醜類 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眾大潰紹棄軍走
毛詩曰致天之罰屈于牧野鄭玄曰致天所以罰姪紂
也爾雅曰殲盡也醜眾也 良曰致及屈至也官渡地
名殲殺醜惡也言至官渡 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
之功也 善曰說文曰出溺為拯也 良曰俾使拯
濟師 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 善曰青冀幽并也
譚領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之斬譚又曰表
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三九
王琰捕斬之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也 濟曰
洪大拓定也四州謂青冀幽并表譚高幹二人名也咸
皆梟懸也言皆 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 善
斬首而懸之 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
入海陽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眾降封為列侯 銑曰
海盜黑山三賊據處也言其奔散 烏丸三種崇亂二世
或來順善而降也迸散軌跡也 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
也 善曰魏志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畧有漢民
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尚書周公曰乃大降罰崇亂有
夏孔安國云崇重也君北征三郡烏丸表尚表熙與踰
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
縱兵擊之虜眾大崩斬踰頓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

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
也 善曰魏志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畧有漢民
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尚書周公曰乃大降罰崇亂有
夏孔安國云崇重也君北征三郡烏丸表尚表熙與踰
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
縱兵擊之虜眾大崩斬踰頓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

即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束馬踰太行至卑耳之山也翰曰烏九三種北狄也崇大也言其大亂已經二主故云二代袁尚因烏丸一亂近據塞北之地以為叛逆而曹公經行險阻束馬懸車以上下也一行羣劉表背誕不供貢職善曰魏志曰建逆皆滅逼近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善曰魏志曰建征劉表表卒其子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犁謂鄭行人揮曰子姑憂子皆之欲背誕也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濟曰誕欺也言王師首路威風先逝善曰廣背國家不供貢賦之職向也濟曰逝往也言天子大軍將行向其衢路而威風之聲已先往所止而聞也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善曰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地也交臂屈膝謂來降自縛拜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善曰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地也交臂屈膝謂來降自縛拜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四

濱據河潼求所逞五臣作欲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六年等反起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玄賦曰飄飄神舉逞所欲曰馬超成宜據關中反同為惡逆以相濟濱據臨河也河潼二水名逞縱也殄之渭南獻馘古萬計善曰小雅所欲謂為篡逆也殄之渭南獻馘善曰小雅毛詩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曰馘割耳也戰勝則割死人之耳以遂定邊城撫和戎狄獻於君蓋計數也萬計言多也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善曰長楊賦曰水無邊城之災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

也善曰鮮卑丁令二國名春秋說題辭曰蠻服流遠正朔不及威德則感越裳重譯至也毛詩疏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鞏鞏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單于為單于疑字誤也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北單于謂耿恭曰若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北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叩竿請吏北而南夷也又曰漢王降請吏然請吏請漢為之置吏也向曰鮮卑丁令單于白屋皆夷狄之名重譯謂使人傳易夷人言以宣於君也請吏謂請為官吏帥職謂帥其職貢有定天下之功重五臣有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善曰左氏傳史趙曰舜重以明德宣德於遠也翰曰以曹公之明德班敘天下宣而行之以為風俗之美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善曰尚書曰旁作穆穆弗迷文武勤教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四

又曰文王周啟兼于庶獄庶慎也良曰勤惠恤憂也吏無苛政民不曰怨善曰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譖庸回服讒鬼惡杜預曰曰怨惡也銑曰苛繁回姦惡也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善曰尚書族鄭玄詩箋曰崇厚也論語繼絕世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尚書曰咸秩無文也濟曰敦重崇尊援引罔無秩序也百官絕世無嗣者引而繼之者者雖伊尹格舊美德前代立功之人無不皆序其功德也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言曰世稱東方生之盛其遺書蔑如也毛萇詩傳曰蔑無也翰

曰格至也伊尹之高德德至皇天周公之明德遠照于四海比之曹公則無如德者若此蓋禮言之辭過實也
也方並朕聞先王並建明德昨五臣之以土分之以民善也
左氏傳曰子魚曰昔武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七族向曰先王謂周武王明德謂周公太公祚之以土地封疆分之以民使主治之建立福也宗其寵章備其禮物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祚也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所以蕃衛王室左右王修其禮物銑曰物文色之類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善曰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又曰予欲左右其時王也厥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其也世時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四三

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又曰西土人亦不靖翰曰周成謂成王管叔蔡叔也靖安也言其不安者謂其作亂也懲息也言息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濟曰管蔡之難太公之功也也履足履使行於四方專征伐之意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善曰左氏傳管仲對屈完之辭向曰穆陵無棣地名也五侯公侯伯子男也九伯九州之長伯長有罪者太公實得征伐也世祚太師以表東海善曰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銑曰福於我太師以明表於東海東海齊師言世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

鉄鉞拒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

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拒鬯一齒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攢茅之田於是始啓南陽又范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為諸夏盟主也良曰襄王之時楚叛王命晉侯與之戰楚人敗績王乃命晉侯為諸侯之長賜以二輅車虎賁勇士鉄鉞兵器也拒黑黍鬯香草也今祭宗廟用之大開南陽之地以屬於晉晉於是故周室之不壞繫鳥當代作諸侯盟之主蓋尊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四三

國之五臣無是賴善曰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賴杜預曰繫發聲也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繫伯舅是晉二國以為援護蓋將封錫曹公乃引此古典者也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善曰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向曰上引古人此重述曹公也言曹公大明之德明安我身奉當天命引明大業也丕大保安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善曰尚書曰綏爰有衆曰無戲怠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尚書注曰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向曰綏安爰於也九域天下也罔無率循俾使也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慝善曰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公言曹公之功高於伊尹周公賞尚朕以眇身託于兆民善曰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承宗祖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善曰尚書曰肆

予冲人永思厥艱又曰已子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
求朕攸濟濟曰言思其艱難若涉深水之危懼也非
曹公所濟我無委任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
之所焉淵深攸所也

中山鉅鹿常山五臣本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

魏公使使五臣只持節御史大夫慮善曰魏志曰天子

持節策命公為魏公司馬彪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人銑注同授君印綬冊書金虎

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善曰應劭漢官儀

使符十范曄後漢書杜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右

虎符其餘微調竹使符向曰第五第十符之數右

字錫君玄土苴余以白茅爰契爾五臣龜用建冢社善

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

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苴曰契問也鄭玄曰契灼其龜

毛詩曰乃立冢社我醜攸行毛苴詩傳曰冢土大社也

向曰諸侯有功則各以其方土賜之裹以白茅魏在北

故云玄也爰於契灼也言於此灼汝龜以下用立冢社

也冢社立如天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善曰尚

子社稷然也

名畢公毛公孔安國曰畢毛皆國名入為周邵師保出

天子公卿也向曰皆入為天子之卿佐周邵師保出

為二伯善曰尚書曰邵公為保周公為師鄭玄毛詩箋

太師邵公為太保出外內之任君實宜之翰曰上言畢

歸於國則為二長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翰曰其語辭

外之職此言曹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也言丞相兼

統收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

侯印綬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

信治華夏之人故武平侯印綬所傳授者宜銑曰

上還於我此言却入武平侯印於天子也今又加君

九錫其敬聽後命善曰左氏傳宰孔以君經緯禮律為

民軌儀善曰家語孔子曰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

也使安職業無或遷志銑曰言無得或是用錫君大輅

戎輅五臣無各一元牡二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大

曰輅車也元牡君勸分務本嗇力民昏作善曰左氏傳

食省用務嗇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曰

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尚書曰惰農自

安弗督作勞也粟帛滯積大業惟興善曰韋昭漢書

良曰嗇愛昏強也濟曰勸是用錫君衮冕之服亦

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濟曰勸是用錫君衮冕之服亦

人農桑故粟帛滯積而多也是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善曰杜預左氏傳曰

為亦副焉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衮卷龍衣玄上纁下冕

衣三公服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善曰杜預左氏傳曰

也為履也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尚上也孝經曰陳之

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

民不爭也濟曰敦重俾使也少長有禮上下咸和

善曰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是用錫

孝經子曰上下無怨尚書曰用咸和萬民也是用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五 四

君軒懸之樂八佾之舞

善曰周禮曰小胥掌正樂懸之

一面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用

六杜預曰六六三十六人也向曰軒懸諸侯樂也佾

列也謂以舞為行列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善曰尚書

有六行行六人也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毛詩曰賦政于外四

方爰發翰曰翼佐爰於也言佐我宣布風化發於四

也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善曰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

奴和親百姓充實也良曰回面是用錫君朱戶以居

謂臣服也華夏充實謂人富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潘

最集曰制詔魏公朱戶納陛就所治作也濟曰朱戶

天子禮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善曰鄭玄周易注曰研

貴之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五

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官

也向曰研精明智思天下之所難也哲智也帝天也

才任賢羣善必舉善曰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材論語

官者必以其才任使者必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善曰漢

如其賢有善必舉之於朝如淳注曰刺殿基以為陛以有兩旁上下安也孟康曰

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

升陛殿內之雷也翰曰納陛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

善曰毛詩曰東國之均四方是維尚書王曰正色率下

也濟曰東執也正色謂無私也處中處大中之道也

織毫之惡靡不抑退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李咸奏曰春

也良曰百姓百官有織毫之姦是用錫君虎賁之

惡者無不抑折而退之靡無也

士三百人

善曰尚書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猛也皆百夫長向曰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善曰國語

曰虎賁壯勇人也史司載糾虔天刑章昭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尚書

曰降災于夏以彰厥罪也銑曰察天子刑法明其有

罪無罪也章犯闕干紀莫不誅殛舉力反善曰左氏

明厥其也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闕孔安國尚書傳曰無

誅也翰曰犯國家之闕禁干亂網紀者莫不誅死之

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善曰鈇鉞也質也又君

龍驤虎視旁眺八維善曰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周易

導也向曰驤舉也八維天下四方四角也言君掩討

如龍舉謂高也虎視謂威也旁眺天下恐不安也

逆節折衝四海善曰毛詩傳曰掩大也漢書王父偃

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子之

謂也良曰掩襲征討其逆亂天子之節制者折挫姦

惡衝突強敵於四海之內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

矢千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茲黑也弓一矢百

則矢千弓十矣銑曰皆弓矢也諸侯有功賜之

君以温恭為基孝友為德善曰毛詩曰温温恭人惟德

曰基明允篤誠感乎朕思善曰左氏傳曰高陽氏

本也曰允信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善曰孔安國

萬厚也秬釀以鬯草卣中樽也以圭為杓謂之圭瓚也

泰曰秬釀以鬯草卣中樽也以圭為杓謂之圭瓚也

濟曰秬鬯黑黍香草所以為酒使供祭祀也卣樽也瓚

杓也以珪為柄
珪瓚皆玉名也
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

諸王之制
良曰魏公之國置丞相官及
君往欽哉敬服

朕命
銑曰君往欽哉敬服用
簡恤爾
五臣
衆時亮庶功用

終爾顯德
翰曰當簡閱憂恤汝衆士是信衆功用
對揚

我高祖之休命
善曰尚書王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

命也
向曰對當揚明休美也言當
明我高祖之美命以安我漢之社稷

文選卷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 臣李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五

集部

文選卷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向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宣德皇后令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暕之齊世祖

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荆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六

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彥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昉為太后令梁王受

禪秦法皇后太子稱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善曰言梁武故曰具也濟曰具位謂在位百官也

夫功在

不賞

五臣作不在賞

故庸勲之典益闕

善曰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典益闕

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日貴史記崩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勲親昵近尊賢也銑曰有功存時而不賞者則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行也庸用勲功也
則謝德之途已寡
善有也字善曰言恩施既隆伴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
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也翰
曰梁王施功等造化之成於萬物答謝之道要不得不
少者蓋為功至大不可報謝也伴等途道也
五臣無疆為之名使荃宰有寄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
不字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強為之
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
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
興書孝昭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也向曰雖不可答
然要不可強為立名以主天下使公實天生德齊聖廣
君臣有所寄託也荃君也宰臣也公實天生德齊聖廣
淵善曰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
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向曰公謂梁王也淵深
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六

二

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
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
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
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
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良曰不改參辰
不易日月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
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
貞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
在昔晦明
隱鱗戢翼善曰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
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
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
之勿用戢鱗翼而匿景也濟曰梁王在昔微時暗潛
其明如龍鳳隱鱗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善曰
翼也晦暗戢斂也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善曰
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善曰
籍揚子法言曰一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

意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也
謂潛隱之時廣通經籍推尊師傅也博廣也讓齒謂推
尊之也
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善曰魏志段灼理
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唯
聖人能焉翰曰劍氣謂勇氣也此謙厚之道必致尊
也
辯析先天口而似不能言善曰七畧曰齊田駢好談
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
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向曰辯析謂分別事理
也
文擅雕龍而成輒削其字善曰說文曰擅專也
齊人為之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
龍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淳曰所作起
草為藁良曰言專擅於文若雕龍
爰在弱冠首應弓
之彩飾成也則輒削除其藁草之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六

三

旌善曰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衰然為舉首左氏
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曰夫
招士以旌大夫以旌也濟曰弱冠二十時也首初
也凡天子招引賢良皆使執弓旌以為天子之信容
游梁朝則聲華籍甚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
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
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
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銑
曰客游梁朝謂比漢朝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於梁孝
王門聲名籍甚於天下謂梁王行
薦名宰府則延譽自
初為巴陵王府法曹故以此也
高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還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
隱晉書曰周玘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
于四方也翰曰薦進也梁王遷為太尉王儉府
祭酒宰相也道德深遠為天下所譽而高者也
隆昌

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

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

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

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

締構之初也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室之

事於此末年始為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功隆賞薄嘉

年也季末也惟新謂初也締構合也

庸莫疇是膺也良曰嘉善庸功莫疇報也

一馬

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

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

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

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推號曰介

山廣雅曰厲高也濟曰田十并為通通十為城一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六

言少也介山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齊

以梁王功多禪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為

多也然執志固辭益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善同銑

曰漢邴曼容位至六百石輒謝病而去亦比梁王辭爵

祿也漢馮異每舍止處諸將並坐論功而馮異獨屏於

樹下不共論功軍中號為大樹將及擁旄司部代馬不

軍言梁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

敢南牧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

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

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也代謂北胡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牧放也推

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善曰向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

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

之聞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

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向

曰王者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

則胡兵之塵惟彼狡童窮凶極虐善曰何之元梁典曰

希能夕起也

東昏即位嫖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傅微子

歌曰彼狡童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童謂紂也

狡亂也童謂東昏侯即位行

暴虐誅戮良善比之童僕也

衣冠泯絕禮樂崩喪善曰

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新

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也

道既而鞠旅誓眾言謀王室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

密與呂僧珍謀為內伐毛

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哲眾士左

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良曰言告其軍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六

普戒白羽一麾黃鳥底定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

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

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素麾一揮驚于曰武王率兵

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

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

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

名底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

平也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

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也向曰言凶

徒既殞其兵甲若推鱗而下之車破如瓦碎裂致天

之屆拱揖羣后善曰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典引

官致天子誅但拱手以揖百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善曰

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

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濟曰豐大之功厚

善曰

利於人無得而稱言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善曰尚書中候

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

也炫耀四方也良曰祥光休氣並和平之瑞氣也塞滿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善曰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聞

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

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為流

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為星翰曰堯見五老入

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日河圖推龍龜告

帝謀又一日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日河圖推龍銜玉

繩歌訖五老飛于天入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蓋美言

之其實**元功茂勳若斯之盛**善曰馮衍集曰定國家之

勸進表曰茂勳格乎皇天而地狹乎五臣

濟曰元大茂勳勳功也而地狹乎作于

九伯帝有恧焉輜軒萃止善曰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

伯女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束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帝寶融也輜軒萃

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

朕甚恧焉揚雄答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輜軒之使毛詩

曰有鷁萃止也向曰周賜太公履東南西北行之

地狹謂地狹於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

此也恧慙也銑曰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

輜軒輕車也萃聚也

其誠善曰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刑之長笛賦

可具載於此故畧不言也百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

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之

義也毛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

悔良曰言梁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

官以朝之庶使此志不為久遠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

教善曰蔡邕獨斷

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善曰裴子野宋畧曰義熙十

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

令脩張良廟

傅季友善同翰注翰曰沈約宋書云傅亮字

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

至散騎常侍後為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

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彭城脩張良廟

乃下此教秦法諸公王

稱教教者教示於人也

網紀善曰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况豹

雖陋故大州之網紀濟曰網紀謂主簿之司也

教皆主簿宣之故若先呼之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善

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

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

祀典也毛詩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

向曰祀典謂祭祀之常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善同

銑曰管仲相齊而國禮樂大興故孔子歎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無也被髮左衽夷狄之服言無管

仲為相則禮樂大壞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曰微管仲

歎美其功也今宋公撫思此事彌深於情張子房道亞

黃中照隣殆庶善同良注良曰易坤卦之六二爻辭

言子房之道亞次於此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子房之行與頤回照明以為隣近也風雲玄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六 七

感蔚為帝師

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

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

為劉帝師也 翰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此深感應也

盛也 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善曰廣雅曰夷滅也漢書

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劉說文曰出溺為

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 向曰夷平也子房

能平項羽定漢祖拯 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善曰典

冠德卓犖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良曰固已辭也

參近軌跡也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 若乃神交

此二賢臣也冠首也仁德乃為管仲之首 銑曰言

善作 圯與上道契商洛 善曰答賓戲曰齊寧激聲於康

交神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六 八

上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表宏三國名臣

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

綺李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

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名此四人

之力也 翰曰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圯橋黃石公神也

商洛山名四皓居其中也子房為呂后畫策迎之以得

太子位遂 顯默之際睿然難究 銑曰籌策明默睿然淵

定契合也 流浩濼莫測其端矣 善曰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

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摶擊而知夫道睿然難言

哉吳都賦曰頌溶沆濼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

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濟 塗次舊沛佇駕

曰言子房德深廣浩濼不測其端涯也 留城 善曰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

留城 善曰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

留城留城子房所 靈廟荒頓遺像陳昧 善曰范曄後漢

封留侯之地也 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

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

昧闇也 向 撫跡懷人永歎寔深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

曰像形也 翰曰寔 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 善作

實也 連於隨會 善曰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

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

於九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

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

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 銑曰言

夫葬所也文子留連下淚以思於隨會 擬之若人亦足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六 九

以云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

向曰擬此也若人言此人謂侯嬴隨會亦足以言

子房 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 善曰

也 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也 濟曰蘋蘩水草也行潦雨水言守以忠信雖物之

微可時 杼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善曰廣雅曰杼漂也

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 王者施行 善曰宋公楚元王後故脩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 善曰宋公楚元王後故脩

名交漢高祖異母弟也封於楚謚 翰曰楚元王

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脩之

傅季友

網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

善曰禮緯曰天子辟雍所

記注曰崇尊也

向曰彌益也

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

萬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

積仁基德啓蕃斯境

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

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

也斯境謂彭城

素風道業作範後昆

善曰三國名臣贊

彭城屬楚故也

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

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

本支之祚實隆鄙宗

善曰毛

支百世楊脩賤曰述鄙宗之過言也

遺芳餘

烈奮乎百世

善曰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

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

而丘

封翳然墳塋莫翦

善曰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

也翳然荒蕪莫翦

感遠存往慨然永懷

善曰李陵書曰

謂無人翦除灑掃

夫愛人懷樹甘棠且

能不愧然毛詩

猶勿翦

善曰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風

猷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也

追

人懷其德者則召伯之植甘棠且猶不翦甘棠木名

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

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

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

魏公子元忌五家也

君守冢五家

況瓜硤

善曰毛詩

寔為不滅

所興開源自本者乎

善曰毛詩

硤也

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善曰郭璞方言注曰

復除也謂免除也墓五家

謂長給灑掃便可常行也

向曰蠲免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一

王元長

善同良注良曰蕭子顯齊書云王融

問秀才高第明經

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木之發華

明於經國之

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道第一者也

善曰

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

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述古之聖君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

至治者也

善曰文子曰聖

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

及見不善如探湯

善者如望之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不可及也

善曰莊子曰黃帝

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
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
吾語汝至道
華封致乘雲之拜
善曰莊子曰堯觀乎華
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
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
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則何事之有天下有
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
上僂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
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
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
或揚旌求士或設虞待賢

善曰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
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曰昔大禹
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荀蘆曰教寡人以道者
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
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也
翰用能敷化一

曰揚舉也求士謂求賢才也餘同善注
時餘烈千古
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陰脩敷化二都威
教克平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
餘烈良曰
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
善曰爾雅曰寅敬
數布烈美也
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
尚書曰茲率厥
曰惟思永長也言敬奉天命恭思經國之長圖
審聽高

居載懷祗懼
善曰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
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
懼也
向曰審其聽受高居思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

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祗敬也
善曰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
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
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
濟曰雖言
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未有直言之戒象魏天子

闕也所以命百官為箴戒之言懸
之於上言未箴者未有直言之士
寤寐嘉猷延佇忠實
善曰毛詩曰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嘉
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也
翰曰寤寐之間思于善
道延首佇立以渴待忠
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
實之臣嘉善猷道也
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遠曰親而近
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鄉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
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學也周易曰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也
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大學利
於時用賓佐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
善曰漢書
王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
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
銑曰懋美
也三道之要謂國體人事直言也此三者何者為要四
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
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剛毅多
畧遇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此四者何為通也
鹽梅
之屬有望焉
善曰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向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虢公納諫
善曰國語曰宣王
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也
漢文缺三推之義賈
濟曰千畝之禮以為農先
生直言
善曰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
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藉田
良以食惟民天農為
躬耕以勸百姓也
翰同善注
政本
善曰漢書鄧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
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
以生也
良曰人以食為天若無人不生也
金湯非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六
三

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善曰漢書崩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山旱水溢民無菜色

假如以金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朕式照

也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

前經寶茲稼穡善曰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向曰前經謂耕田也寶重

也種曰稼文公曰太史順時視土農祥辰正土乃脉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韋昭曰農祥房星也辰正謂立春之日晨

中於午也脉理也膏土潤也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

蒼龍載青旗躬耕帝藉又曰昔天子為藉田千畝冕而

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

屬兩端也濟曰祥善也擇善之日將行藉田之禮也

青旗藉田之旗也肅敬也膏膏腴也朱文選卷三十六

絃冠飾也戒勅典法也言勅正其常法將使杏花葛葉

耕獲不愆善曰杏花葛葉之書曰杏花葛葉之書曰杏花葛葉

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葛始生葛者草之先者也

於是始耕高誘曰葛葛蒲水草也翰曰月令云杏花

生種百穀獲收清明天冷風速無廢善曰呂氏春秋

道也道也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

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

必於苗中央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良曰明田中

為隴廣尺深尺所以停水以潤田故云清明冷風所以

養苗明其義使人法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善曰

之農事無廢也遵法也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善曰

論曰儒者釋耒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冀遂為渤海

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

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訟緣也向曰釋廢也耒耕

具也漢書曰龔遂見人佩刀劔者謂之曰汝何為佩牛

春夏不起田畝言刀劔可以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情業

之人廢耕而佩牛者相習而為如水訟流不返也言情

業之人不兼貧擅富浸以為俗善曰漢書曰兼并之塗

復知改也兼貧擅富浸以為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

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

令為孝後主國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銑曰富

家兼并貧人常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為時俗之常然

如水浸物日以毀壞言兼并之家可以壞國如此也

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善曰漢書曰爰爰上田夫百

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

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

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也翰曰爰易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以上

中下均易之懼驚鳥五臣作鹵魯可腴恐時無史白善

煩愚民也擾煩也鳥五臣作鹵魯可腴恐時無史白善

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郡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

旁終古焉鹵兮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

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濟曰鳥鹵薄

地也若使此地可致膏腴恐則時無史起白公為渠引

自氓俗澆弛氏式法令滋彰善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

流萬也澆與涼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注曰

曰氓民也弛廢也言民俗澆薄廢本逐末也滋多也銑

肺石少不寃之民善作棘林多夜哭之鬼善曰窮民天

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

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尚書璇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

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

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

鬼翰曰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之寃肺石赤石

也致之於闕有寃訟者立於傍主司收之春秋元命苞

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鬼哭謂誅無辜也言寃人且多

復有無朕所以明發動容吳食興慮不寐尚書曰文王

幸者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六

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

具食晚食也言見此刑法未中早起晚食動容兒與思

慮言傷秋荼之密網夏日之嚴威善曰鹽鐵論曰秦

於凝脂左氏傳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

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

日可愛銑曰茶草也其葉繁密謂刑法酷暴亦如之

又如夏日赫然威嚴可畏也網刑也言如張網者如之

碎疑赦其罰百鑲孔安國曰六兩曰鑲鑲黃鐵也張孟

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呂氏春秋曰越王句踐曰孤

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

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剝罪五百宮罪五百明罪五百殺

罪五百也向曰徒但也百鑲金刑以金贖罪者周穆

王有此刑科季葉則穆王時四支謂墨剝宮割也爰於

創始也前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善曰韓子曰董闕

古謂周也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廡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

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

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

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

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

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

曰秦翰曰董安于曰此不入者良由深峻也我若明

為峻法天下寧有敢犯者遂作峻法韓非商鞅皆用此

治秦乃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善曰班固歌詩曰三

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荒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下歌雞鳴憂

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

何憤憤不如一緹紫列女傳曰緹紫歌雞鳴晨風之詩

然雞鳴齊詩冀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

將親覽焉 濟曰二途謂一用峻法一用寬法如有所
乖與不能必行則寬猛兼而用之明所安者何也昌明
也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 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

書云一曰食二曰貨也 良曰財者人之所資故利之而聚
名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無 善作亡 善曰漢書

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貨遷有無化居 向曰
表比匱乏也財貨比之泉流使其不之懋勉也謂遷有

貨至於無貨之處以既龜貝積寢緡 吳 兩 專用 善曰
遂其利皆勉力為之 既龜貝積寢緡 兩 專用 善曰

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
曰武帝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六 六

糴釜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 翰曰古者貨用
貝寶用龜比今之用錢以緡緡貫穿之積寢謂積世寢

廢也緡也 世代茲多銷漏參 三 倍 善曰言錢之銷磨缺
皆繩也 良曰謂用錢年代多 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

則銷磨缺漏減薄三倍也 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
倍也 善曰周書夏歲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

浮歲之貨 其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
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

謂兩日也中產謂中平之生 惟瘠 莫 卹 隱 無 捨 於 歎 善
者浮歲謂再歲也貨猶用也 惟瘠 莫 卹 隱 無 捨 於 歎 善

毛長詩傳曰瘠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
其害也 向曰惟思 卹 憂 也 言 此 貧 人 不 濟 者 思 而 病

之憂隱於心不捨 上帝溥臨賜朕休寶 善寶下 邱 巨 斜
哀矜嗟歎之至也 上帝溥臨賜朕休寶 善寶下 邱 巨 斜

有命字 邱 巨 斜

善寶下 邱 巨 斜

邱 巨 斜

邱 巨 斜

之谷開而出銅 善曰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齊
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

也 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寶山中開而出銅
也 帝天溥廣朕我休 且有後命事茲鎔範 善曰左氏傳

美也 卹 斜 蜀 中 山 名 且 有 後 命 事 茲 鎔 範 善 曰 左 氏 傳
賜齊侯昨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 漢書曰釋其

未稱治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 禮記孔子曰然其
命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翰曰謂此銅後將

命工人事此銷法而用之為錢以利於民鎔銷範法也
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 善曰桓子新論曰漢宣以來

於都內 良曰金錢也紹繼也 太公為周立 但赤仄深
九府圓法圓法錢也今將繼太公之職事 但赤仄深

巧學之患榆英難輕重之權 善曰言今欲為錢若赤仄
則姦巧學鑄深為可患 榆

英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 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
令京師鑄官亦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

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英錢如淳曰
如榆英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

者量貨幣權輕重以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
之於是行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

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
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

百平之也應劭曰假其輕重也 向曰言 開塞所宜悉心
今欲鑄錢赤仄榆英輕重難為權宜也 開塞所宜悉心

以對 善曰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
塞除悉盡也錢之輕重用者除者盡心 銑曰開用

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 銑曰開用
塞除悉盡也錢之輕重用者除者盡心 銑曰開用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
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

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

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

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

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

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

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也 翰曰理其改憲勅法審

刑德之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

有餘分一在三百之年行度轉差浸以謬錯璇璣不

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

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

大刑於氣已迂用望聖奉天之文宗均保乾圖注曰三

陽而陽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

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 濟曰分命

帝王之興改其法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 分命

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 善曰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岵

西曰昧谷鄒說未詳 良曰唐官堯之官及岵夷廢

炳明也鄒說謂鄒衍說 天五勝歷數之事 及岵夷廢

職昧谷虧方 善曰言司歷之官廢也岵夷昧谷見上句

廢時亂日也昧谷日入 漢秉素祗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處虧方謂失其方位 善曰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

善曰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

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

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

者亦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

分遼東殷墟善天文言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

之問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

莫敵也 向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常執此以自負故

云秉素祗也秉執祗神徵應也魏氏將興乃有黃星見

於楚宋問 紛諍空軫疑論無歸 善曰方言曰軫戾謂相

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歸 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 善

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

曰武烈洪基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振弘至道也 翰曰

纂繼洪大弘亦大 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善曰尚書

也至道謂妙道也 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

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也 濟曰言令日月

光輝美而相應風 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

雨四時和順也 大夫何如哉 善曰尚書曰克明峻德 良曰克能旨美

明峻德之美不遠而義和欽若昊天言今欲使如堯能

於理何哉言可致此道乎大夫秀才也 其驪翰改色

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

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黑馬也建寅月為正則今正

月也殷人尚白戎事乘騊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十

二月也言夏殷黑白改色寅丑 殊建其何為可分別明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東籙御天握樞臨極 善曰尚書璇璣鈴曰河

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籙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

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

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

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

俗以御八極 翰曰束執也籙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

御制天下也樞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

物所仰而知四 五辰空撫九序未歌 善曰尚書卷錄曰

時之不失也 五辰空撫九序未歌 撫于五辰庶績其

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也又曰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
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向曰五辰五行之時也
撫順也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水火金木土穀三
事謂正德利用厚生也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善曰
今未歌者謂其未治也

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
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
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銑曰明臺明
堂也天子布政之宮宣室謂漢召賢良之處殿名也若

隆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善曰尚書曰若陷泥塗炭左氏
傳達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
軫轉也良曰今惻愴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故恤

貧緩賦省徭慎獄善曰應劭曰錄者役也向曰幸四
憂貧人寬賦稅省錄役慎刑獄
文選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境無虞三秋式稔善曰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
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
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濟曰四境無虞備之事謂
不起甲兵三秋之稼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無
用有豐稔也虞度也

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
觀漢紀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
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
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翰曰徐稻穀也幽七月詩
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
宣布政未優將罷五臣民難

業善曰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道周禮曰以園土教
罷民銑曰問豈由布政治之未優洽將為疲弊之
民難成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善曰

民難成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善曰
漢書

詔策罷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文曰將崇論
宏議也良曰爾汝宏太罔無匡正厥其碑君也言登
汝於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
天下無不同心正其君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
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
向曰惟辭也建立也典常也言
王者立國常命賢良居其官秩
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善曰

春秋漢合孽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
法三台九卿法北斗濟曰叶合符同也上合星象者
三台星主三公位也下同川嶽
九卿法河海三公又象五岳也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

事然後公才授職作位揆務分司善曰孟子曰仁義忠
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于大夫習焉

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
地理人事之紀也爾雅曰揆度也翰曰仁義忠信禮
樂曰天爵人有此六者具脩則為人綱紀皆可從是以
於王事然後因才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

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善曰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
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故紀
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
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
玄孝經注曰忒差也向曰少昊之立有鳳皇至故以

鳥名官以鳳皇為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
丹鳥司閉此五正也朱宣則少昊
之號也忒差也言下人皆不差失
九工開於黃序庶績

其凝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
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
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

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

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
繇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良曰工官也黃帝
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為官名有五又有同德者四人以
五合四為九官也黃序則黃帝也庶衆績功凝成也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善曰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
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

百也漢位兼而倍之歷茲以降游惰五情寔繁善曰周建官號有三
百也漢位兼而倍之歷茲以降游惰五情寔繁善曰周建官號有三

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
謂從漢至齊游散之官若閒冗卑五臣棄則橫去聲議無

已善曰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閒冗與時消息昭惠恤
下文類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

恣處士橫議翰曰冗散之官言若閒免笏不澄則坐

談彌積善曰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
向

為談譏者益復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善曰家語孔子曰
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銑曰則法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
西

邵公主之表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
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

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濟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

績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
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瘁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

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善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
人為邑起家立祠良曰言雖小邑必樹其風化也五
州為鄉萬二千五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善曰呂氏
春秋曰宓

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
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

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阡危之域躋俗於

仁壽之地善曰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
而不殘也漢書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阡危者若是臣

以不若高宗也良曰賢吏雖守文法不害於人也雖

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臨危之人俗為是以賈

誼言天無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善曰賈子曰吏能為
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銑曰吏之仁賢頃深汰

珪符妙簡銅墨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
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

符潘安仁夏侯湛謀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
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也

珪符謂刺史銅墨謂縣令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善曰

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

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良曰東觀漢記魯恭為中牟

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表安聞
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
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
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蟲不犯境一異化及
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也言今雖沙汰刺史妙簡
縣令而春雉且未馴秋螟復不散也馴行也螟蟲所以
食苗 **入在朕前奏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 善同
者 曰漢吾丘壽王為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
之時智略輻湊及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
時何也言今所選 **宜薪樵之道未弘為網羅之日尚**
判史縣令亦如此 **簡** 善曰毛詩曰芄芄樛薪之樵之毛萇曰山木茂盛
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
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
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畧也 翰曰樵積弘大簡畧

文選 卷三十六 五

也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
為一目的羅無可得鳥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目
網孔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豈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薪積之未久為復網羅之目尚略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
曰母為有司枉撓 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恐侵
誤執事之臣不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彊國固圖惟舊** 善
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
可以彊民不修其禮也 銑曰上智之人且利於民而
不迷於禮大賢之人彊於國無謀於舊法 **豈非療飢不**
皆取權宜以為制度但利民彊國而已 **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
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

然饑者見之可飲以療饑療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
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
拯溺也 濟曰權宜應時之理豈非饑者不擇殮 **是以**
拯濟沉溺者豈待為規矩之行步貴救之而已 **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 善曰淮南子曰五
帝異道而德覆天
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
也勤而撫之以從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
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
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 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
晉文齊桓秦繆楚莊宋襄異道謂異其 **今農戰不脩文**
政道殊風謂殊其風化霸長烈盛也 **儒是競** 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
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今田農及 **棄本徇末厥弊**
生況文史也 翰曰脩理也今田農及 **兵戰之事並不理文儒之人皆相馳競**
兵戰之事並不理文儒之人皆相馳競 **滋多** 善曰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
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 向曰
徇求厥 **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 善
其也 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
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子賊禮樂
而肯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
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
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
如女工有綺殺音樂有鄭衛也 濟同善注 **豈欲非**
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 善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
語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
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銑曰賤禮樂文章豈
欲非先聖之道而以為無法乎 **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
以窮道而權時之宜既猶窮也

文選 卷三十六 五

也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
為一目的羅無可得鳥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目
網孔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豈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薪積之未久為復網羅之目尚略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
曰母為有司枉撓 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恐侵
誤執事之臣不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彊國固圖惟舊** 善
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
可以彊民不修其禮也 銑曰上智之人且利於民而
不迷於禮大賢之人彊於國無謀於舊法 **豈非療飢不**
皆取權宜以為制度但利民彊國而已 **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
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

鄉問以弓騎善曰孝經鈞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

衣食鄉問之間習於射以備戰也五都復而事庠序

四民富而歸文學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宮更

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宮鄉曰庠聚曰序管

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右民也翰曰五都謂臨

淄宛洛邯鄲成都也于時此五都人叛故欲先其道奚

農戰後庠序待民富歸文學之道庠序亦學其道奚

若爾無面從善曰尚書曰于違汝弼女無面從也

有異曰奚何若如爾汝也面謂對面順從而退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人

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

用蕩析離居也翰曰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關河州郡

為羣賊分析宗人失馭淮汴崩離

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

不能守也濟曰宗人守帝也失馭謂亂也淮汴分崩

人離散也淮

汴二水名朕思念

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銑曰

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

遣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

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故脩禮者王

為政者疆也向曰戎狄約言款誠通其和親而我則

布德以悅之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

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也翰曰詩云皇皇者華君遣

使臣也皇華美也言奉君命為美也左傳曰季武子如

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

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言今有外蕃懷德來賓亦仰

我如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麋夷遽北歸之念善曰

膏雨楚辭注曰遠競也濟曰關秦也洛洛陽南望謂亂已

平齊都江南故云南望獯夷北狄也言其處北有歸化

於國家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之念善曰漢書上曰單于待

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

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

國策魏謂春中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

下鳥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

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善曰爾雅曰階因也言進嘉謀當謂誦汝志以沃帝

心也周禮曰揮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

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揮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

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以及之誰人或堪為

此事誦述也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任彥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梁帝年號

善曰商喻齊也史記樂

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

朝至于商郊也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六

昏侯無道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

善曰魏志劉廙上疏曰

比之於紂

禪位於帝故曰時來而乘此歷數運會也

當宸永念

猶懷慙德

善曰禮記曰天子當宸而立尚書曰成湯放

創味味與也

銑曰彫斲利方飾圓方也經營綸理也

草昧謂造物之始如於冥昧也言欲營理造禮樂也

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官判始辨

善曰周禮曰王

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

周也粗略也六代黃帝及堯舜三王也宮天子之懸樂

判卿大夫也言上

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

善曰尚書曰

下禮樂畧有分辦

語曰禪讓草創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良曰若終

百度法制也草創造始也言法制造始倉廩無儲

賦不稅則國用靡資

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

毛萇詩傳曰資財也

賦百姓則國家所用無資也靡無也

百姓不足則惻隱

深慮

善曰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

曰以九賦斂財賄也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
關市謂占會百物也銑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
至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者稅關市謂出入由關市之門者稅錢今將去之可乎子大夫當此

三道利用賓王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
觀國之光利用賓王謂才可以利於時用為帝王之賓客斯
言也利用賓王謂才可以利於時用為帝王之賓客斯

理何從佇聞良說善曰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興之要
稅求國家足用百姓具足此理良曰此理何從謂少賦
何從而致佇立待也良善也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
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立未之逮而有禮記孔
志焉向曰諸生謂諸書生少時有志於學也閉戶自

精開卷獨得善曰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
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誡子書曰開卷有得便九流
欣然忘食濟曰精專於學開書卷而獨得其趣九流

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善曰漢書曰九流
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
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

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
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
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

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而立也與翰曰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

百舉其大數庶近也牆面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
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雖一日萬幾早朝

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雖一日萬幾早朝

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雖一日萬幾早朝

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雖一日萬幾早朝

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雖一日萬幾早朝

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雖一日萬幾早朝

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
斷獄治政也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魏略
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
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

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向曰靡無也上之化下
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
之風必偃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之化之

言上之化下如草之偃卧必從於風而我好學虛寡弗
能得動於時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善曰韓子曰齊
惟此帝自謂也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矣公曰

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良同善注長纓鄙好且變
鄒俗善曰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亦多服
是故貴鄒君因先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也

翰曰鄒君好服長纓國人皆好長纓君甚患之因自斷
之而國中皆亦不服也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向曰言
上之化下有如此者

於往賢而帝業則優於且夫措紳道行祿利然也善曰
前事意欲儒學化下也濟曰措紳官服也言此道
書曰因雜措紳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贊曰大師衆至

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祿利之使然也朕傾五臣心駿骨非懼真龍善曰新序
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
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

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
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

隄且見事況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
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
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
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
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輜緇軒青
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紫如拾地芥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輜緇
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
術苟明其取青紫如脫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
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良
曰輜軒車也青紫貴位之服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
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
禮記曰垂綬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抱朴
子曰秦降及季秋天下欲反十室而九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六
善
三

者懶惰游謂游戲以**鳴鳥茂聞子衿不作**
廢道業者十家有九
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皇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
而人感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罔
弗及考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茂如
也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
不作濟曰周書云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
鳥不聞此欲收教不自勗勉之人不及道義者化之恐
不降意為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
皇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勉為學故鳴鳥無
聞鳴鳥鳳**弘獎之路斯既然矣**
善曰小雅曰獎勸也
也茂無也

既然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
則如此
銳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摹
使致善道而來見於目也道生寂寞故言也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
善曰鄧析子曰堯置
之木此聖人也良曰立鼓於朝有若諫君擊之
設謗木於闕有誹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
輜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
善曰文
臣輜湊張湛曰如衆輜之集於較也范曄後漢書曰詔
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漢書曰史丹直入卧
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
曰切直忠正則汲閣之敢諫諍也
政要日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
內庭也以青色規之而諫者伏其上
將齊季多諱風流
遂往
善曰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
民彌貧淮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義廢上林賦
曰遂往而不反矣
法人多所忌諱此風流而遂去乎
將謂朕空然慕古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六
善
三

虛受弗弘
善曰漢書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周
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古之志而虛心受物
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
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介特也漢宣
帝詔曰朕承洪業託于士民之上也
翰曰寓國介獨
也
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
善曰范
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
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
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
屬髡鉗徙朔方詔不得以
睚眦什
有違論輸左校
善
赦令除也濟曰徙遷也
漢書曰原涉好眦睚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
漢書陳萬年傳曰論輸府下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
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藉膺表欲
罰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六
善
三



文選卷三十六

少府有左流令丞也 翰曰睚眦不 使直臣杜口忠謹

和兌輸役也言從役於左隊之中 路絕 五臣作絕路 善曰漢書曰鄧公謂景帝曰內杜

曰杜塞也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善曰韓詩曰將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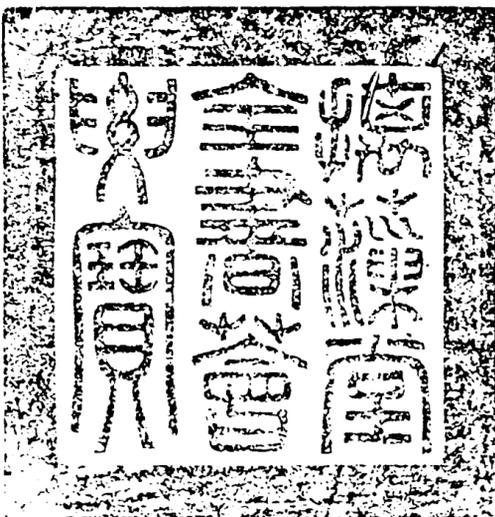
也檀道鸞晉陽秋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

之風也 向曰言我雖不嘗有讒邪所為而直臣忠正

絕路恐大長之 悉意 五臣以陳極言無隱 善曰漢書曰

道有所不周 問李尋曰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

隱乃情 良曰悉盡也言盡以心陳無有所隱



總校官庶吉士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蕭九成

騰錄監生 李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六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表上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

謂之數奏故尚書云數奏以言是也至秦并

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

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七

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舉

善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

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秦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

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

治銑曰洪大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衆

官舉禹治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善曰尚書曰旁求天下

之而定而招引也言於四方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載羣士響臻善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

紫尚書述曰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

御子曰下之也上譬響之應聲也濟曰統理弘大疇

誰咨嗟熙廣臻至也言武帝經理大業亦咨嗟求賢廣

召能事者故其衆也陛下五臣聖纂承基緒善曰陛下

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遭遇厄運

勞謙日仄善曰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

仄翰曰厄困也董卓破洛陽遷帝長安也日惟岳善作

降神異人並五臣出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謂補欽定四庫全書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

英才卓犖力角切善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處士不從官者也淑善亮明英美初涉藝文升堂觀興

也言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南陽謂之奧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藝文章也與深

學則見道藝之深初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五臣聞

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

曰稟性淳和與天道合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

誠不足怪善曰漢書曰桑弘羊雄陽賈人子以心計年

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

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

人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善曰國語楚藍尹齋謂子西曰夫

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高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潔白

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潔白

為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聞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

以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

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

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

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

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向曰殆幾

也言此二人之直欽定四庫全書鷙鳥累百不如一鷄善曰史記趙簡

幾不過於衡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鷄善曰史記趙簡

一鷄善曰史記趙簡使衡立朝必有可觀善曰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

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飛辯騁

辭溢氣空蒲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善曰空涌兒也七

之於平安翰曰空塵也涌起解疑判結屈也言辯論之

辭溢滿之氣如空氣也至於判疑解屈臨於所敵必綽

有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

牽致勁越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將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

長纓必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弱冠慷慨前代

組綦小者為冠纓向注同勁彊也

五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

為比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

濟曰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為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才也

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

穆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為析翳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翰曰揚聲垂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鈞天

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通人安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國寶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善作者之所貪

言少得有也

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蹠陽阿之舞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技樂飛兔騶鳥馮絕足奔放良樂之所

急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鳥馮絕足奔放良樂之所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

濟曰王良伯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求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善曰李陵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劾試乞令

衡以褐衣召見善曰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謁見良曰區區猶勤也

重取士則必劾試願令衡以短衣善無無可觀采臣引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觀采也

等受面欺之罪善曰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翰曰欺誑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五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善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宜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銑同善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罷弊五臣作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歲以秋

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向曰先帝謂備也創制也崩殂

死三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然侍

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五臣身於外者蓋追先

帝之過欲報之於陛下也善曰過謂以恩相接也史記

懈情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亡身謂以身許國於誠

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

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

蹈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

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

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

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善作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翰曰姦犯謂姦偽犯科條也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宜董允等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

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

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

後主襲位遷黃門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

以遺陛下向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愚以為

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也五臣無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

也缺落將軍向寵善曰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

行淑均曉暢軍事善曰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

能是以眾議舉寵五臣有為督愚以五臣無為營中之

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良曰向寵

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

嘗經試用眾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事必能使士卒

和羸疆弱得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

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覆善作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善同翰注翰曰

帝用閣豎侍中高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

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

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

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貞正亮明也

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

衣躬耕於南陽善曰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

名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子張

孔子曰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

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園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

野草起室廬向曰卑鄙賤補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

人枉屈其身三度顧眄我於廬舍之中也當代事謂陳

之義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

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善曰趙

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

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

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

前一年也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

經營匡復之事值逢傾覆者曹公敗先主也亮時

使吳請周瑜等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先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善曰蜀志曰先主於

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來夙夜憂

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份五臣瀘深入

不毛善曰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

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

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

君王何休曰境崩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

切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生草

也木今南方已定兵甲五臣作已足當帥將善作三軍北

定中原善曰小雅曰獎勸也銑曰庶竭駑鈍攘除姦

凶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

謂曹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

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也舊都

則開拓境土而亮至於斟酌規五臣益進盡忠言則攸

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

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

章其慢五臣作彰善本責攸之禱允等答以彰其

宜及盡忠節則亦攸之費禱董允堪此任也託委也效

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惟我之罪以告先帝若陛下

亦宜自謀五臣以咨諏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善

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諏毛

萇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

謀咨政事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臣不勝受恩

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恩之重

傷失次故求自試表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

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以己為君用也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善曰論語子曰則

事公卿入則事父兄銑曰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

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善曰

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

之子向曰榮親謂爵祿名譽與國謂服叛威遠也無

如是不愛畜也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

爵者畢命之臣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

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

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也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

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以能成功自度故君無虛授

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也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

由作也善曰王符潜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

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

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良曰

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昔二虢不辭

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詩刺素餐也善曰

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善曰

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

號虢仲虢叔王季之親俱封於虢而不辭者以有厚德

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

以有平股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

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善曰三世謂文

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也史記太史

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銑曰

升平太平也潛隱也言己無功而位竊五臣作

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也而位竊

在上列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

無德偷居其位植封身被輕煖口厭百味

鄆城王在國東藩神契曰甘肥

適口輕煖遠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

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向曰輕

煖謂衣服鮮厚也百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

味謂調和百種也之所致也

廉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此之祿厚故也向曰華

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

民五臣作人善曰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

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

州晏如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良曰方今魏朝也統理晏安也言天下一理九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州之地皆晏然也

吳使邊境未得稅五臣作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

宇內以致大和也善曰廣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陸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

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大和翰曰敦國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曹謀臣不暇安枕席混大

也大同也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

著善曰尚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

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銑曰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七

啓夏王名也有扈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啓伐之昭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也言

二王皆伐叛誅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亂而功德著明

繼成康之隆善曰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主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

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澧泉涌向曰言武帝文帝成功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成祖父之業故云

繼成王康簡良五臣作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王之盛也

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善曰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

許王命邵虎又曰祈父子王之爪牙濟曰方叔劬虎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鎮蕃服爪牙之臣皆如方叔

賢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

之術或未盡也善曰高鳥淵魚喻吳蜀二王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鈎鈎

也射鈎未息謂吳蜀尚勞征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

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五臣無也守善同翰注翰

為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

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擊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之及夜而破光武救始至也

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

主而陵君也善同銑注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

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齊門僞齊烈士也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僞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七

曰昔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

遂退刎割也慢主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與利臣之事謂轂鳴事見說苑

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善曰尸子曰禹與利除害為萬民種也向曰寵謂

厚其爵祿也殺身謂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見危致命以靜暴亂

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五臣其作纓

王羈致北闕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又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北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南越王而

致之闕下說文曰組蔡小者為冠纓也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濟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句

奴號越南越也言羈繞此二臣五臣有者字豈好為夸主而

燿五臣作燿世俗哉志善無志字或鬱結欲逞五臣有才力輸能

於明君也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主而燿於俗哉但以志有鬱結欲輸誠於君

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善曰

漢書文也翰曰霍去病固五臣無夫憂國忘家捐軀

濟難忠臣之志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銑曰捐棄軀身今臣居外

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五臣無以二方

未剋為念善曰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驩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也銑曰寢卧遑暇也

二方吳蜀未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

善曰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向曰先帝謂武帝也武臣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兵者老也即

世死也言將士雖死我亦有聞前事也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善曰

史記王翦宿將始皇師之濟曰雖世不乏賢亦由習耳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

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

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善曰文子曰

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

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

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也濟曰效致也毛髮喻小也所受之恩謂爵祿也不世之詔謂非當

代所測度之詔謂許行之詔也效臣錐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曹真也一校偏師也謙不敢當大將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五臣之任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

軍至皖臣瓚漢書注曰統猶總覽也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理也偏舟亦偏師也吳水戰故云偏

舟必乘危躡五臣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

未能禽五臣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善曰禮

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黑色曰驪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

左耳也爾雅曰馘盡也又曰醜衆也翰曰危險謂吳蜀之路驪馬也擒執馘斬首斷耳也虜獲也雄大醜惡

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

禁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善曰杜預左氏

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也銑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以剋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書史

筆為朝廷所禁雖身遭如微才不五臣試沒世無聞徒

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

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

之所志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圈養獸閑

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向曰沒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食畏人而已無餘志也白首謂老

也言受爵祿無益於時亦何異為流聞東軍失備師徒

牢囹以養畜也如此非我之本志

小劔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劔猶挫折也

濟曰流傳劔縮也東軍謂伐吳之軍失較食棄餐奮袂

攘袂撫劔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善曰鄭玄周禮注

袂也撫按也按劔東顧馳吳會思報怨也臣昔從先武

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善曰七

赤岸舊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

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熒煌郡龍勒縣有

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善曰先武皇

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

塞謂黑山伏見所以行軍五臣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五臣

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善曰孫子曰兵與

謂之神孫御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銑曰

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豫前說之言

此恐有所問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

變謂事異者也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善

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向曰

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殉言觀史書見古忠義之士

皆持不久之命以身殉國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五

殉國家之急也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五

績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曰國語晉

悼公曰昔克

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賴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

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

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濟曰屠裂謂劔斬

也景大也古無紙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為

敵國刳斬而功勲銘於大鍾名記史臣聞明主使臣不

典則推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推也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善曰史記

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

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

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

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

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

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

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

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絕纓盜馬之臣赦五

戰所亡盡復于魯矣良同善注有而楚趙以濟其難善曰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

故曰趙焉餘同翰注翰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

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其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

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舉火焚與晉戰

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絕纓者穆公失馬野

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

酒恐傷汝徧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野

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關遂大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

秦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植時遭譖貶為侯故有是引

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善作代善曰先帝謂

彰薨謚曰威銑曰先帝武帝也臣獨何人以堪長久

威王任成威王彰也去世謂死

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善曰漢書

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

石名俱滅馬向曰朝露喻不可久也壑坑言臣聞驥

驥長鳴伯樂昭其能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

進遭伯樂仰而長鳴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

君長鳴也濟曰昔驥駕鹽車上吳坂適遇伯樂仰

而鳴知伯樂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善曰戰國策曰齊

識其能也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斂者海內之狡兔

也韓子盧逐東郭斂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

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

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

知其是以效之齊楚五臣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

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善曰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

逞見也狡兔東郭之兔捷疾噬咬也今臣志狗馬之微功

也言狡兔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也今臣志狗馬之微功

也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王逸曰於悒啼兒也

也銑曰惟思也於邑猶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犬馬之

功自思無知已舉用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

有賞音而識道也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恭

拊也向曰博恭也企竦驚立貌拊擊節者昔毛遂趙

識恭之道知樂之音明已識兵家之要行也

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善曰史記曰秦之

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

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

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

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

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

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

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

謹奉社稷以從濟同善注

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徧自媒者士女之醜行

也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

也大夫石賈進曰銜女不貞銜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

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良曰魏魏威盛貌銜露干時

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

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善曰莊子曰功成者讓名成者

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

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善曰呂氏春秋曰

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

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銑

曰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冀以塵露五臣之微補益山海

螢燭末光增暉日月善曰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

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歎誠至

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向口言已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日月喻國也願效末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善作能增其國也

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媒衞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也

幸矣良曰垂聽謂顧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銑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

曹子建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二十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善曰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善曰論語文也翰曰夫天德之無臣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善曰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

而平和章明也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及周之天德克能俊深也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

五臣無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之字

御于家邦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

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為此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善曰毛

政又能理於家邦

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濟曰雍和昔周公吊管蔡之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

不咸廣封懿親以蕃屏王室善曰左氏傳富辰曰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弟不和故廣

封樹親戚以為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翰曰周之為盟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先異

姓為後言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善曰漢書宣帝詔曰此以勸親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榮而不殊如淳曰祭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銑曰骨肉謂兄弟也言雖有差舛不至離隔也親

親之義寔在敦固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向曰親親骨肉之義寔在厚固

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有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二十二

九親

五臣作族 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毛詩曰惟此

實曼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 良曰帝唐堯也

飲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恩也 皇后稱椒房

者美其 羣臣百寮番休遞上 善曰列子曰巨鼈迭為三

吏計作四五番休 翰曰察官遞迭也言執政不廢於

衆臣百官宿衛當番以次休息遞為上下 執政不廢於

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

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

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三略曰良將恕已而治人

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銑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

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 展舒也私室謂賀

喜曰慶問哀曰弔恕已謂以己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

恩惠於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 善

親也 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

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 向曰言兄弟所親人之常道

而今絕其端緒禁 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 善

固謂不許朝拜也 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

向曰氣類僚友也倫道也 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

異殊於胡越 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淮南子曰

方越在南方 濟曰婚媾婚姻也 不通謂不得相見也

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錄處皆如路人也 閣亦隔也言

皇極結情紫閣神明知之矣

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

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 崔駰達旨曰舉台階

闕紫閣也 良曰一切猶一槩也 春見曰朝秋見曰觀

皇極紫閣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

觀之望注結心情於天子之居神明知我心也 然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 善曰毛詩國風文 濟 退省 五臣

常 有威威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

節得展 善曰毛詩曰威威兄弟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

兩謂其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 以敘骨肉之歡恩

四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 全怡怡之篤義 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 妃妾之

向曰怡怡兄弟和樂貌篤厚也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 善曰

曰宜無膏沐 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貴 如此則古

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惠恩也恩同百司之官 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 良曰古人歎謂

以親九族風雅謂 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 善曰東觀

鹿鳴棠棣之詩也 上疏曰以錐刀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

小用蒙見宿留 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翰曰拔謂簡賢授事也料度高

後 若得辭遠游戴武弁 善曰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

銑曰辭辭國遠遊謂出 解朱組佩青紱 善曰禮記曰諸

征也武弁武士之冠 侯所服傳子曰侍中冠武弁

侯佩山玄玉而

朱組綬 蒼頡篇曰綬也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 向曰組綬皆綬也言解諸侯朱綬佩將軍青綬

也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善曰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與車駙馬說文曰附近也 濟

日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勲號也 安宅京室執

鞭珥筆 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

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印曰張安世持索簪筆張晏曰近臣負索簪筆從也 良曰珥挿也挿筆謂侍中職

出從華蓋入侍輦轂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 良曰華

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 承荅聖問拾遺左右 善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 良曰荅謂應荅君命拾遺謂拾其遺闕於君之

左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 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翰曰鹿鳴詩下

篇名美君臣喜宴也棠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善曰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毛詩蓼莪曰父每

寫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銑同善注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

息也 善曰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歡者不可為

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不知泣涕之橫集

歎曰僕隸下士言所對非賢難可與陳說中展故拊心歎 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

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 善曰列女傳曰杞梁

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諾而繫

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 濟曰犬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子應知我也 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諾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

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 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見報應故曰徒虛語爾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三五

之五臣無迴光終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藿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其鄉之者誠也 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日然日雖不為迴光終是向日之誠心也 臣

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 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善曰文子曰與道為

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 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

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 今之否隔

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 五臣無何也字 善曰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

友于兄弟 銑曰否隔不竊不願於聖代 五臣使有不通也獨唱謂先陳表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三五

蒙施之物五臣再有不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

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善曰毛詩栢舟曰母也天只

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

向曰慘毒猶憂怨也施惠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

濟曰只辭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善曰尚書曰昔先

餘同善注乃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

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五臣無也翰曰

有聖德能盡忠以事於堯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

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善曰尚書曰允

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

典尚書曰百姓昭明也銑曰蔽闇也言我固不如虞

舜伊尹然欲其光大被時和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

守定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善曰尚書傳曰悽

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

向悽悽敬也鶴立不轉中也企舉踵也佇久也敢冒昧

立舉踵以望恩澤也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尚書曰天聰明求自試表云伏惟陛下

少垂神聽濟曰自上聽下曰垂聽

讓開府表

羊叔子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

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

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

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

辟召儀同三司薨良同善注

臣祜言臣昨出五臣無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

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善曰昨

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

百物使同三司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事中郎

遷領軍事兼內外翰曰台司儀同三司

司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爵尊祿厚也常以智力不可

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中謝善曰

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銑曰言智少力弱雖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

故以榮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

為憂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

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

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祜

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向曰言因外戚運會而

蒙尊寵非誠五臣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

之詔加非次之榮善曰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

然越過之貌中詔謂授儀同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

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先人之字五臣有弊作五臣廬豈可得哉善曰國語單襄公曰

呂相曰傾覆我社稷莊子曰顏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

不得與郊弔良曰誤謂誤累所授之職傾違命誠忤

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

謂受開府也即復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善曰晏子春秋

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大臣之節不可

則止善曰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臣雖小

人五臣作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

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

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

則止之義服化謂服晉化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

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

五臣無版築之下有隱才於五臣屠鈞之問善曰尚書

於字版築之下有隱才於五臣屠鈞之問善曰尚書

才德於卑而令五臣朝議五臣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

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善曰遺賢不薦而謬處宗班

議用臣不以為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足以為愧已殒身

者遺才德於卑賤其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

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善曰文武謂車

輔謂儀同三司銑曰兼文武謂為將軍兼臣所見雖

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善曰晉諸公

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為僕射年老遜光祿大夫魯芝

身寡欲和而不同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

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潔身修德老子曰少私寡欲光

祿大夫李膺益政弘簡在公正色善曰王隱晉書曰李

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皆服

五臣事華髮以禮始終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

寵不異寒賤之家翰曰內謂相外謂將而猶未蒙此選

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

無苟進之志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也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也塞滿也言已偏蒙此選是不滿天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蓋天子之明今道路未通五臣作清方隅多事乞留是以守節不為進

前恩使臣得速還屯善曰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留速止前恩謂不爾留速必於外虞有關止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

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善曰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濟曰留連謂令作儀同則於外恐寇至虞度之事有闕也良曰觸聖情冒上之顏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陳情表
李令伯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

少遭閔凶銑曰險釁艱難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善曰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

曰孩提之童趙歧曰知孩笑可捉抱也文行年四歲舅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銑曰背死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三十一

奪母志善曰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銑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善作撫養善曰見善作撫養善曰

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銑曰愍痛也撫矜憐也臣有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

苦因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銑曰零丁危弱貌成立謂二十成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善曰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汝門衰祚薄

晚有兒息善曰字書曰祚福也外無君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向曰恭功謂大功小功之親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三十二

彊盛也僮僕也煢煢獨立五臣作煢形影相弔善曰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

五情愧報濟曰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

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

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善曰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

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家隕首公門以報

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

467-124

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

也遠榮並刺史字也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臣具微賤自謙也

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

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有五臣病

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因執也

以有表辭逋緩慢倨也篤病甚也許謂許於州伏惟聖

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

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

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矜謂

伐國取人曰俘既曰為朝謂蜀朝也郎署謂尚書郎

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

俘蜀為晉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

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周易

駭曰臨汨羅而自隕分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迫

貌有所希望言但為侍養非敢望高官也人命危淺朝

不慮夕善曰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濟

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善曰

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

能廢遠良曰區區猶勤也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

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

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善曰葛龔喪伯父還傳

痛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翰曰烏鳥之情誠為傷

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

后土實所共鑒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

榮達也言非但人知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

僥倖保卒餘年善曰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微倖僥

也冀祖母蒙僥倖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善曰漢書谷

之恩安終殘年也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善曰漢書谷

曰齊容隕首公門以報恩施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

子武子疾命于穎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穎乃

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

不回躡為穎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予妻父也報君

不殺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善曰史記丞

謝平原內史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

良同
善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銑曰諸侯

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 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

也機前任吳王郎中令故稱此 兼丞張含賈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善曰凡王

板官時成都攝 拜受祇竦不知所裁 中謝 翰曰含太

政故稱板詔 冊文假言假借不久也 臣本出自敵國 善曰漢書蒯通

祇竦敬懼貌裁制也 破謀臣亡也 銑曰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

敵國謂仇敵之國也

文選

三

介之秀

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芟芟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

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銑曰先臣謂父

祖也宜用效勤也言非有功於國耿介獨也言負才

德清絜獨居丘 皇澤廣被惠濟無遠 善曰四子講德論

曰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 善曰國語曰羣萃而同處

弗屆 萃聚也言拔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善同向注 向曰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揚駿祭

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

三閣謂秘書郎掌內外三閣 服冕乘軒仰齒貴游 善曰

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

學馬 濟曰冕冠也軒車 振景拔迹顧邈同列 善曰臣

也貴游謂與公子同游也 注曰邈凌邈也 濟曰言振其光

景拔迹越眾迴顧自省遠於同列 施重山岳義足灰沒

善曰葛冀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

之滅不足報也 濟曰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為灰

沒以報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

恩德 頓膝憂愧若厲 中謝 善曰周易曰夕惕若厲 良曰

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盪謂蒙寬宥何 而橫為故齊王

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 同九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 善曰王隱晉書

治趙王倫篡位同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 幽執

禪之文 翰曰枉曲誣加也禪文謂禪位之文 迫 善曰司馬遷書曰深幽囚之中 銑曰幽隱執繫

也 迫 善曰司馬遷書曰深幽囚之中 銑曰幽隱執繫

天地但恐急暴 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

之間不得申說 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

以獲免 善曰王隱晉書曰袁瑜字世都馮熊字文巖顧

此六人初皆同坐共 陰蒙避迴崎 善曰言

思所以獲免之計也 蔽避迴同嶮岐嶮難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

曰陰蒙避迴詐發妹喪不預倫事崎嶮傾側也自列謂

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
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也 濟曰片

言隻字皆不開 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
趙王倫事也

足去 善曰左傳子產曰諺云蕞爾之國杜預曰蕞小貌
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去惜也 良

曰翻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
反也 慕此爾 良曰區區勤勤也

可悲謂遭枉橫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善曰左氏傳齊侯
實可悲痛也 對宰孔曰天威不

違顏咫尺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
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

朝廷便言惟謹爾 良曰逼迫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
天威言逼天威之怒而就罪也

所天 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 口左右
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

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 翰 莫大
曰鉗以鐵為劫束也結繫也束口繫舌言不敢語

之覺日經聖聽 善曰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
於不孝 銑曰覺罪也人之罪莫大不

忠不孝日經聖聽謂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
日日經天子聽察也

五臣慨而不能不恨恨 五臣本 者唯此而已 銑曰肝血
作怏 恨也恨恨 恨恨 謂赤心誠

實也怏慨失志也恨恨 悲 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
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

電使不隕越 善曰陸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
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苟悅申鑒曰人主威

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
向曰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天子寬迴收其

威使至 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 紫退就散
不死也

輩 善曰戰國策口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揚子
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 鮮嘲曰紆青

拖紫 濟曰散輩謂 感恩惟咎五情震悼 善曰文子曰
不除名爵散官之輩

色有五章 跼 天躋 地若無所容 中謝 善曰毛詩
人有五情 亦 曰謂天蓋高不敢

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史記曰魏 公子自責似若無
所容也 良曰震悼驚也躋曲也躋累足行也思前得

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 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
於天地若無所容也

之澤播及朽瘁 善曰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
照臨 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

之溼澤也 翰曰日月喻 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
君也播布朽腐瘁病也

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 善曰左傳曰斐豹隸
也著於丹書書曰延

及平民 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
平民凡民也言蒙天子照察除其罪書為凡民也 則塵

洗天波謗絕眾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 銑曰塵喻罪也
天波喻天子恩

澤謗枉也言初所 猥辱大命顯授符虎 善曰漢書文紀
尚未至天恩洗罪 向曰猥頓也大命天

銅虎符竹使符 向曰猥頓也大命天 使春枯之條更
子命也符虎謂金虎符也謂授內史也

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 善曰莊子曰孔
子之楚其鄰有

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班固漢書張陳
迷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 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

已也翔鴻喻朝士也言我頃 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
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

故亡命坐致朱軒 善曰敬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
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三十七

亡命餘同濟注 濟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殺

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使治之敞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

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舍各所宜泰竊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曰

鄙宏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宏良曰垢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舍此汚濁豈能辱竊此位

也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

常憲當便道之官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

問也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言雜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據官者便之任也不得束

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仰謹拜表以聞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

話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

城闕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心也輦天子車轂屏營迴惶也

勸進表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寵封

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銑口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

勸睿為天子是為元帝

建興五年善曰晉書曰建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

五臣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

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

渤海公臣匹碑頓首死罪上五臣書臣琨臣匹碑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善作樹之以君所以對

越天地司牧黎元善曰左傳邦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

性孝經鈞命決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

蒸衆樹立對配越揚揚司主牧養也言聖帝明王鑒其若

衆人湏立君長配揚揚天地以主養之

此善曰易緯曰聖帝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

奉之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之祀苟悅申

地神明依人而行故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

臨之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社稷時

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濟曰難屯

也言社稷屯難郊廟禮廢當取親所以弘振遐風式固

萬世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良曰弘大式用也言使

宗子繼者將以大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碑頓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善曰史記楚子

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温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

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也良曰三五謂三皇

五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其世祖武帝遂造區夏三繼絕之道也肇始景大也

葉重光四聖繼軌善曰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世謂宣景文

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翰曰三葉謂宣景文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

光四聖謂武惠澤倅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善曰左傳帝惠敏懷也

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以五臣銑曰倅齊也周公卜年七百言晉過之

來艱禍五臣作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善曰晉書曰惠帝即位改

元曰元康向曰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禍謂趙王倫作亂氛惡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勒等昏亂王室

也宸極失御登遐醜奮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善曰王隱晉書懷紀

曰周失其御禮曰帝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旒旒也以譬者言為下

所執持東西爾濟曰宸極喻君也失御人之道醜惡齋遠也謂懷帝死賊廷也流冕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上綴珠下垂而危言國家似之

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

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氏伍負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良曰賴

蒙也善曰史記楚子後秦王即位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誕授欽

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善曰尚書曰欽明文思禮曰服膺奉拳應

幼漢宮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

而玉振之也翰曰誕大也言大授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毛詩序

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僕我后后来其蘇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

也輔佐也言四海衆人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善曰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鄭伯曰天其悔禍于許也向曰不圖不意也國未忘荐重臻至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善曰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

錄曰建興四年劉曜載使劉曜冠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尚書曰肆子

敢求爾天邑商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虐害也天邑長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

安也上幽劫復沉虜廷善曰干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

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良曰仍因也言琨等使人奉表詣長安還因知閔帝沒

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因劫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善曰再謂懷愍

脅也虜廷謂蒙塵平陽也

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

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沒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

運之極古今未有善曰小雅曰載事也銑苟在食土

之毛含氣五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善曰左

無字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

咸願得志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

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向曰毛草也言聞况

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絕而已

臣等荷寵三世位則鼎司善曰三世謂邁至琨也王隱

著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

王龔幹事遂陟鼎司濟曰琨家三代俱事晉為著職

鼎司三公也承問震惶五臣精爽飛越善曰謝承後漢

謂琨為司空也承問謂命精爽飛越良曰逞恐喪亡且悲且惋五

情無主善曰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

謂主之已惋舉五臣哀朔垂上下泣血善曰謝承後漢

謂惋賊之亂舉五臣哀朔垂上下泣血善曰謝承後漢

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

泣血銑曰朔垂謂并州

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善曰昏明謂晝夜也文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或多難以固邦

爾躬濟曰言歷數未改晉當復歸

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

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

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

公是以為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是以善無

憂漢書路溫舒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善曰左傳曰初齊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

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

桓公自莒先入良曰桓公彊盛居五伯之先也

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公也餘同善注

晉有

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善無之盟二字

善曰左傳曰初晉

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

二公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

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良曰晉獻公以

首之命也應命世善作之期紹千載之運善曰孟子曰

首百姓也王者與其間必有命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

也出言元帝繼比千載之數也夫五臣符瑞之表天人

有徵中興之兆圖識垂典自京畿隕五臣喪九服崩離

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秦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

矣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

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向曰謂江左

喪隆失也崩離壞散貌天下蹶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

遺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之心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

日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

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

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

之下濟曰蹶然憂傷貌夏太康出畋為羿所逐夷羿

氏也姬周姓幽王為犬戎所滅遭遇離羅也言此二主

遇難無能過於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

叛以刑善曰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

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

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良曰元帝居琅邪時加撫揚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左

今復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吳奄布也柔安言服用刑德

以安蕃服抗明威以攝五臣不類伏犬順以肅宇內善

叛亂也

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

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

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翰曰抗純化既敷則率

舉懾服也不類謂異國也大順翰曰抗純化既敷則率

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善曰尚書曰汝不遠惟

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翰曰純厚數布宅居

暢通也言純厚之化通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

慕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善曰書曰納于百揆

四門穆穆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昔少

悅貌言度百事有次序於上使四方和悅於下

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善曰左氏傳伍負謂吳子曰昔

出自寶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牧夏眾使女

艾誅澆遂滅過善曰左氏傳伍負謂吳子曰昔艾誅澆遂滅過

至今以為美談向曰夏訓夏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

詠善曰毛詩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況茂勳格于

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善曰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

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良曰蒼生顯然莫不欣戴

勳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化

善曰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

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

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聲教所加

忍欣戴武王濟曰顯然仰德貌戴荷戴也聲教所加

願為臣妾者哉善曰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

化所加被者皆且宣皇之脣惟有陛下善曰王隱晉書

願臣於君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億兆攸歸曾無與

惟君在矣向曰元帝宣帝之曾孫

二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

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曾無二何暇有三乎

濟曰攸所也言萬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

姓歸附無二心也

陛下而誰善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

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

而誰良曰祚福也祀祭也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

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

翰曰無異謂

遠邇皆謳歌者無不吟詠微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望於帝

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

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四十一

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

位馬詩曰君子有微猷答賓戲曰用納乎聖德矣

銑

曰微美猷道也言人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

善

皆吟詠其美道聖德

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向曰裔遠允信也言天地交通

華夏遠裔皆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

與天地信合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

數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

數不列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存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

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同列者蓋以百

數濟曰一角獸謂麒麟也連理木異本同末皆王者

之美瑞百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

數言多

計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

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周書曰不謀

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矣

良曰冠帶謂四方士人要服荒服也言外內士人諸

侯同為勸進之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

辭者萬計也

之趣味死以上尊號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

尊號翰曰考度也函夏中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

國趣向也尊號天子號也

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善曰東

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

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

人主惟社稷固爾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

之策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願狹小之行推讓也言勸

為至公無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善曰書曰允恭

為推讓

克讓良曰黔

首百姓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溥五臣天傾首

克能也善曰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

之望善曰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

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則所謂生繁華於

枯藁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善曰易曰枯

曰穉者楊之秀穉與莖通左傳遂子馮曰所謂生死而

肉骨尚書帝曰變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

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向曰莖者楊之秀萬人

得君猶枯木朽骨生其枝葉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

也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

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決辰則

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四十二

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決辰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萬機以亂善曰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

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

也決及辰時也自甲及癸為一時濟曰曠空殆危方今鍾百王之季當

陽九之會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

也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狡寇窺伺國瑕隙齊人五臣

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善曰左氏傳師服

觀觀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窺與觀同杜預左傳注

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觀欲也毛萇詩傳曰

瑕猶過也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溥

曰齊民也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

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

集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無所繫心良曰狡寇謂劉

聰劉曜也窺窬欲伺候齊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曜欲

候我國家瑕隙而平人動散無所託伺可闕而不矜恤

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善曰公羊傳

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昔惠公虜

謙退奈宗廟社稷何翰曰逡巡猶退讓也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

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

我者懼善曰左傳僖公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

獲晉侯以歸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為而

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

千餘里闔四境之內銑曰駭前事之不忘後代五臣

之元龜也善曰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

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向曰元大也大龜可卜陛下

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胃懷善曰家語孔

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過泰論曰深謀

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齋時之士也濟曰幽暗燭

照言謀慮深遠皆在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觀人神開

泰之路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是以陳其乃

誠布之執事善曰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

石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

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銑曰盛禮冊尊號之禮謹上臣

琨謹遣兼五臣左長史右司馬臣五臣溫嶠善曰王隱

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主簿臣辟五

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也薛問訓善曰城榮緒晉書曰辟問訓字祖臣碑遣散騎

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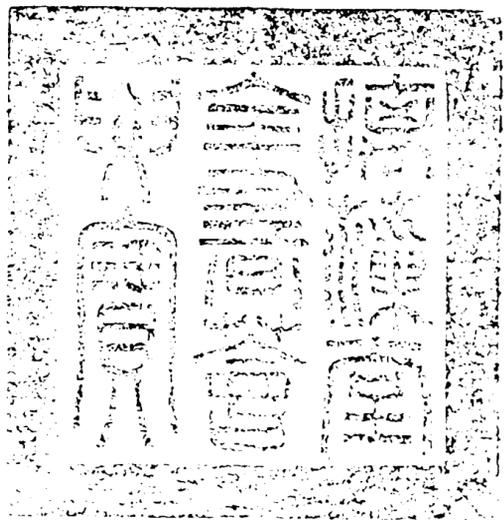
善曰晉百官名曰榮劬字輕車將軍五臣闕內侯臣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四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七 四九

穆善曰百官名曰郭
穆字景通沒胡中
奉表臣琨臣匹碑等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

文選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臣張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七

集部

文選卷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雜錄
表下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善曰孫盛晉陽春秋曰謝

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善曰孫盛晉陽春秋云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八

守家人俊為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翰同善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善曰尚書王曰乃爾先祖

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生日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也銑曰革改

也湯伐桀改封夏之後於杞杞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名周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名

祀燕祭齊廟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

而修齊之宗廟也向同善注

為後愚廢善曰成湯夏禹賢興國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忍也故三王五臣敢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善曰論語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口繼絕世左氏傳晉隨武子曰柔服德也濟曰三代夏殷周敦厚也言湯武仁聖不忍絕國乃封祀宋是繼絕也傳云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

伐叛刑也善曰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普祀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餘秦始皇帝守家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家復亡與他事也良曰諸絕祚謂諸公子絕

祀者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善曰漢書灌嬰斬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將以位嘗侔尊力嘗也翰曰逮及也臨謂俯屍哭也

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善曰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

也銑曰侔齊也言項羽嘗與高祖齊尊而勢力均平功奪其成謂破之也恩與其敗謂哭之也暴興疾顛謂羽卒起卒亡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善曰漢書曰初謂禮與六國同殘戮謂分斷其身也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

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善曰規切有後可冀濟曰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智王力屈伏惟大晉應於漢全身歸命則必楚廟不廢可冀也

天順民武成止戈善曰禮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夫文止戈為武良曰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

之館善曰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與相連翰曰

西戎遠國也序謂有朝聘之次序興滅加乎萬國繼絕吳蜀歸序各築館京邑以館之

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善作未足以喻善曰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銑曰言國家興滅繼絕雖三皇五帝之行大道湯武之稱仁眾盛之美不足比也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

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善曰揚子法言曰使我也漢書曰凡二千石以銀印青綬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也

向曰孫氏謂皓子弟也祚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弟比肩為諸侯佩晉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

當時受恩多有過望善曰過望謂恩澤也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

鷓鴣恤功愛子及室善曰毛詩曰鷓鴣鷓鴣既取我子子孫蒙晉官爵榮先祖也鷓鴣鳥也言故天稱罔極之此鳥憂毀其室子喻皓也室喻吳國

恩聖有綢繆之惠善曰翰注翰曰詩云昊天罔極又云微彼桑土綢繆牖戶言此恩惠深也追惟吳偽武烈皇帝善曰吳志孫堅守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補尊號謚堅

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善曰吳志曰堅屯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

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文五

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

承業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向曰羣狡謂董卓之徒也往朝

謂漢朝也堅子策以才武定亂謚招百越之士奮鷹揚

之勢善曰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

百越南越之號也言集彼武士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

奮舉之勢如鷹鳥飛揚之貌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

發為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善曰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

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亦為著明矣夫家積義勇之

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

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新采翰曰義勇謂起義兵也扶

開吳謂為吳主也三葉謂堅策權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

也言陵墓園邑為采薪者殘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

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日銑

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謝詢故舉勞則力

自稱也二君堅策也言應書其名自申也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

世五臣已輕向曰言論功勞則嘗効力於漢在德則經

不為晉寇也若緣孫皓存養江南百姓言正刑則漢魏之時征伐

之坐則是遠祖應輕也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

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日宜濟曰裁淺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八 四

也言淺加明異於常人寵貴亡者則百姓意望足皆云合宜也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

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

壟永以為常良曰平民百姓也蠲免也

讓中書令表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比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善曰何法盛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

臣亮言臣五臣無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

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善

中州為洛陽庾氏穎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何法

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

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

尚書序曰逃難解散銑曰固陋小也檢操猶節操也

庾氏所居喪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庇蔭也有不悟

道謂元帝也爰於也言我客游逃難以求食而已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

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向曰時福謂蒙授爵祿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於平人也既

既字五臣無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中

又曰中宗聘亮妹為皇太子妃史記豫讓曰智伯國士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勦力

同心申之以婚姻向曰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八 五

纓沐浴玄風善曰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濟曰

階因累重服任也玄風道教言遂因親寵重辱非常之任弱冠二十也濯纓入仕也言少登仕宦沐浴天子道

教頻繁省閩出領六軍善曰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良曰頻數繁多也

省閩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天子六軍出總六軍者為王敦中領軍也十餘年間位超先達

越先進之人善曰言爵祿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臣為比者然無德而居厚祿則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

災害生止足之分臣將宜守之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

諺譏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善曰先帝元帝也禮

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文選卷三十八向曰諺譏誹也塵猶

穢也言我竊冒榮祿日復一日毀誹既眾是穢明朝以

此事聞徹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善曰

而元帝崩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

王幼不能蒞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濟曰區區猶勤也竟終祚福宰輔賢明庶

也言明帝升位政教法令改舊自新也察咸允康哉之歌五臣實

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也而國恩

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善又有臣領則示天下以私矣何

盛晉陽春秋曰庾亮明穆皇后兄也良曰如國恩於

臣不已令臣領中書則非至公之理是示天下私情也

問者自發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

聖德無私善曰老子曰太上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

無私翰曰姻婭妻族之親骨肉謂兄弟中表內外姨

舅兄弟也此意言母姨之親猶可而妻族最涉嫌疑

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言天子之德無私然

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有人皆有

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

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婭善曰西征賦

漢庭七族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東京六姓章德竇

后和熹鄧后安思問后桓思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

至公之人咸皆也抑謂抑止后之宗黨不令過寵也如

此則宗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族危亡言此諸黨以

才平進者則決少敗而今盡敗者則姻親所厚近謂惠

懷等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

側目而視也 濟曰憑依也 天地喻天子皇后也 四時
根援喻諸王也 財淺也 淺居權寵之地則四方側目而
懼 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也 良曰允信

謂罪大死刑之中亦不 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
足容受也 弊頓仆也 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 翰曰其故何耶

言由婚姻涉衆情之 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
嫌故致敗於國 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善

謂 寒心者也 銑曰疏附謂異姓用賢也 姻進謂外戚用
而禍亂之成由於內矣往代謂呂霍 夫萬物之所不通

等也以此為戒足為寒心戰懼也 聖賢因而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

道 善曰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也 向曰言物
有不通達者聖人因而任之陛下冒親戚嫌疑求一

小才之用不如防備 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
處心膂 音外總兵權 善曰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

濟曰以臣才言薄才也如此嫌謂是后兄也言以此求
中書令為天子心膂總兵謂為王敦中領軍也

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 善曰孫卿子亂則危
辱滅亡可立而待也 良曰言用我以求理未聞其可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

致我以此招禍敗佇立可待也 宗善曰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
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

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
不拜後為丞相 翰曰二相左右丞相款誠也 朝士百

察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 善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

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
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 銑曰察官也頗少 夫富貴寵

榮臣所不能忘也 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
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 向

愈勝苦憂貽遺也言非惡榮寵甘貧賤知恭君命受職
則勝違君命則憂雖無知何事違君命自遺患責爾
仰覽殷鑒量已知敵 善本 身不足惜為國取侮 善曰毛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濟曰殷厚悔禍也言厚
觀前代之戚度已必敵 誠不惜身恐為國禍 是以慙

慙 貢 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 五臣本
營不知所厝 善曰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

史表 翰曰慙慙誠也屢數也察諒見上 謝平原內
信也懼惶懼也屏營徘徊也厝置也 以臣今地不可以

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
書 善曰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
篇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 銑曰今地謂嫌

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 願陛下垂天地之鑒
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 察臣之愚 五臣本 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向曰天地
鑒察日月

之明愚誠款也

薦譙元彥表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

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

桓元子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五

臣本作桓子元

臣聞太

作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

之義彰

善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

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良曰大朴大道也高尚隱逸也標表也喪亡昏暗彰明也言澆薄之代則隱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八

見昏亂之時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善曰洗耳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

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

清冷之淵翰曰洗耳河上謂許由也湯以天下讓務光務光不受遂自投清冷泉而死亦有秉心矯跡以敦

邈遠也言此可以振玄遠之風

在三之節

善曰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藥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

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銑曰秉執橋樑敦厚也言士有執心擇迹厚君

父之

是故五臣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

民靜一流競

善曰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向曰謂堯讓許由禹禮伯成軌迹也皆

崇重高尚之迹言重此以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厚人俗訓人不為奔競也

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

善曰東觀漢記曰郗裂群臣上奏世祖曰

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論語曰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劉淵林注吳都賦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為

神州濟曰符瑞也言世運無常通之理時有險難之道圯毀裂分也神州洛陽也丘墟荒殘也諸處皆賊虜

所據晉唯有三方分毀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之地故三方分毀

善曰鄭玄置兔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眾多也良曰兔置網也詩云肅肅兔置於彼空谷此刺斯五臣

網禽獸而食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斯五臣宣王不能留賢也絕響無聞謂宰任之無遺也斯無斯

字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善曰劉歆移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八

愍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良曰悼傷雅正也言古之棄賢謂大雅君子所傷歎也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

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善曰何法盛晉書曰

李勢盜蜀溫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而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

鮪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銑曰奉役謂將軍征蜀也鯨鯢大魚能吞

首而平蜀也言思布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

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善曰左氏傳魏

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髡危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

子皆昇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
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母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
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
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
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
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
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
絕脰而死蠋音蜀 銑曰平蜀之後搜舉逸人言庶幾
思想此人於忘國 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
之墟餘同善法

揚清渭波 善曰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文子曰養生以經
而揚其波潘安仁西征賦曰北有清渭濁波毛萇詩傳
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濟曰植立操志也肥遯隱逸
也揚舉也渭水濁波喻李勢也言立貞固于時皇極溝
抱德逸之德在李勢之朝能舉清潔之行

道消之會 羣黎蹈顛沛之艱 善曰周易否卦曰君子道
消也陸士衡表曰遭國顛
沛 良曰皇君也極宸極也遭遇也道消 中華有顧瞻
謂君子道喪也黎眾顛沛偃仆艱難也

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
兮又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也謂賊所破賢者顧瞻而哀也幽谷深谷喬高也此謂
也謂賊所破賢者顧瞻而哀也幽谷深谷喬高也此謂

意望謂無此望也 凶命屢招奸威仍逼 善曰孫盛晉
陽春秋曰李
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驥驤子壽辟命皆不應也 銑曰
凶命謂李雄李壽也言此等或以禮招或以威迫而譙
秀終不身寄虎吻 危同朝露 善曰莊子孔子曰丘幾
應命 蘇武曰人如朝露喻危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善

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喻危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善
口吻武曰人如朝露喻危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善

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絮如玉論語子曰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濟曰抗舉也玉立言貞也
誓不降辱謂 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龍勝亡身之禍
不仕亂朝

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善曰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
馬迎龔勝勝自不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
厚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
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
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
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
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之也 良曰偽庭李雄朝也 雖園 五臣 綺之棲商洛管
言秀進不至死退不矯辭 雖園 五臣 綺之棲商洛管
寧之默遼海 善曰漢書曰園公綺里季當秦之世避而
入商維深山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

海外遂志于遼東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已曰余 方之於
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柳也 翰同善注

秀治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 銑曰方比治近也西
節夫旌德禮賢化道 五臣 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 五臣
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
善曰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琰書諫文帝
曰勸游滋侈義聲不聞 銑曰言禮賢德表異行是先
聖上務康安也豺豕喻亂賊也偷薄澆 益宜振起道義
競也言今賊盜澆競道義之聲無聞

之徒以敦流遯之故 良曰言時澆薄流遯不返當須 若
秀蒙蒲帛之徵 善曰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者東帛
加壁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 濟

曰古之微賢者皆以東帛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曰善
之禮蒲裹車輪而微之
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濟曰頽壞
軌法囂薄也言以禮微秀必能鎮其壞風法教薄俗
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五臣作也善曰周書曰乃辨
九服謂九服諸侯也言
皆仰風流而知淳化

解尚書表

殷仲文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桓玄僭位仲
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善注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善曰魏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四

秦記曰消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鱉
失勢顛倒偃側也家語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銑
曰振動恬安拂擊也言大波動於壑何者勢弱則受制
驚颺擊於林則魚無安而條無靜也

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

敢喻向曰勢弱謂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以微弱受

此喻以與制於桓玄不能自保也於理則然於臣是不敢以

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五臣作以身殉五臣

善曰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
岑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濟曰逼迫也徇營也言桓玄之時衆人皆被驅迫於已
有親罪則實深在進不能見君之危以死命而營國也

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良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

之拂衣以遂乃宴五臣作晏安昏寵叨昧偽封善曰左氏傳

謝世事不可懷也翰曰宴安謂晏然自安昏亂之錫文篡事

朝寵貴也叨貪也偽封仲文為東興公也

曾無獨固善曰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

朝臣勸進玄遂篡位也銑曰桓玄進到姑熟羣臣勸
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文作言曾無獨固者謂拒之也

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蕪撓女宜其極法以判忠邪

鎮軍臣裕善曰鎮軍宋高祖也翰曰淪沒撓屈判分

匡復社稷大弘善貸善曰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

成濟曰匡正也貸謂假借人性命也裕誅五臣一

桓玄反正晉之社稷廣為善以假借人命命伶作

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善曰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

曰周易曰玉用三驅失前禽也良曰抒洩也三驅之人
禮去三面網而留一面者言寬仁也謂用三驅之人

縱令人大信之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知維善曰

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翰曰于時

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善曰左氏傳

唯力是視言所觀者唯力是求餘無所顧也銑曰言
此時天子為臣下閉塞天道人事未得大通故忘進退
之理為尚書以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五臣人善曰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五

有何無飽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
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向曰飽俛俯
仰也令善也言我屬軍旅未定故俯 今宸極反正惟新
仰從尚書之任自同令善之人也
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 善曰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
其命維新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周易曰品物咸亨 濟
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禮法條章皆舊太平之
時 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 善曰尚書曰予心顏
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 乞解所職待罪私門 善曰韓詩
之顏居尚書之次序 翰曰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
道達而私門塞也 翰曰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
所職尚書私門私家之門
以聞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傳季友

善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
命修晉五陵置守備也 銑同善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 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
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

詩曰居河之湄 向曰振整
楊舉邁行也湄水涯旂類將屆舊京威懷司雍 善曰
傳魏絳曰戎狄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
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
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
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
雍州 濟曰屆至也洛陽晉所都故云河流遄疾道阻
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司雍二州也
且長 善曰詩曰迺適阻險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八

十六

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 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
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 良曰始以今月十
伊洛二水名榛蕪荒穢也徑道也淹遲也
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頽鍾

簾 五臣 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 善曰毛詩曰鞠為茂
宮室盡為禾黍 翰曰晉舊都故補隳頽廢壞也虞鍾
格言都邑荒蕪唯有鍾格虛設宮觀之餘盡為田疇而
生禾 厘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 善曰潘

征賦曰街里蕭條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雞鳴狗吠
之聲劉琨答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 銑曰厘
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迥貌感舊感
昔全盛時而目所見者皆痛心焉 以其月十五日奉謁

五陵 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
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陵之東北宣帝
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陵之南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
則患帝陵 向曰謁拜也

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

集 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陵荒廢
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憤慨悲感也

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 善曰沈約宋書曰毛修之字敬

南河內二郡太 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

如舊 善曰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西

穢備置蕃衛 伏惟聖懷遠慕兼慰 善曰遠慕謂思念父

一如舊儀 祖兼復慰安陵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八

十七

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善曰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

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銑同善注

傳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

善作

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

善曰

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敬用彰謝承後漢書曰勝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向曰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王化所尚也念功績別勤勞義在追思遠也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 善曰周禮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八 休明 濟曰司勳官名主錄公勤也 有休美之德者身沒之後終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 五臣無 臣劉善無 益著明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

善曰裴子野宋

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尚書王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

咸寧 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義兵得穆之合 密勿 佐竭盡猷道也言內盡謀策之道外勤軍旅之事 密勿

軍國心力俱盡

善曰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 行陣 慮力盡 及登庸朝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 善

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 曰若時登庸又曰納于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邇

言是聽 銑曰登升庸用也朝右謂僕射尹長也故布 讚奏揆度翼輔猷道也謂為丹陽長布奏以度百事輔 新君之項戎車遠後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 大道

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 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

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立曰居中軍為容好蜀 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橈于下也 向曰言宋公出征穆之居中以為捍禦有持安之功 以合朝野局曲致至也識度曲至有棟梁貞幹之器

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

班同三事

善曰蜀志曰倅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 褒述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 濟曰緝

光績功究盡悼傷也言未盡其志而死遠近 傷心焉褒厚也班同三事謂贈儀同三司 榮哀既備

寵靈已泰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左氏傳曰遠啓疆曰寵靈楚國 良曰生榮

死哀人理既備寵 其神靈亦以奢泰 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 善

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 未弭乎 翰曰草創初始也弭止也艱患謂桓玄作亂

外虞既殷內難亦存時屯世故靡有寧歲

善曰沈約宋 書曰義熙五

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 乃有闕闞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

子避內難不避外難也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 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

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也 銑曰虞夏殷眾存 重也外度謂慕容超數為邊患言屯難多故無有安寧

之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謹言

嘉謀溢于民聽向曰幼弱賴蒙匡正翼佐也謹善言也

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善曰穀

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

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

則詭辭直莫見其際稱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任

於視聽者不可勝記五臣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

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晉子犯曰若克有

成晉之柔嘉是甘良曰言隔別皇朝其功不為天子

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善曰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

也傳毅明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翰曰言穆

濟軍國之事履謙居寡守之彌固善曰易曰九三勞謙君子

寡欲之道守之彌益堅固也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

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善曰三輔決錄曰茂陵馬

謂拒封爵也古者天子建諸侯以白撫事永念胡寧可

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濟曰胡何也言撫此事何

甄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

意也

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善曰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祿也言使身沒而不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

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

詳議善曰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言分義既深獻其懷抱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

議

為齊明皇帝作相善無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

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

任彥昇銑曰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文以

廢帝自立

臣鸞五臣言被臺司五臣名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五臣錄尚書事封

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

力淺短善曰母丘儉表曰禹禹之朝不畜庸才東觀

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太祖高皇帝諱

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向曰篤世祖厚也猶子謂高祖兄子也家人當家人之禮慈愛也

武皇善無**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頤字

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庾亮上疏曰先帝諱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濟曰世祖高祖長子布衣猶**武皇大漸實奉話**善曰

平人也同氣兄弟親之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良曰大漸言病進將死也話善言也謂屬後事以輔政也**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善作識量已善

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日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

頓故曰自見之謂明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殷鑑量已知弊翰曰言自見者為明庸人近暗此事愚夫自謂也一至猶偏識也言我偏識之材過量已之**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

側善曰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又曰后憑玉几言不忍固違**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善曰尚書顧

拒此時受託之言**引道揚末命**向曰荷負也尊**雖嗣君弃常獲罪宣德**

善曰嗣君謂君爵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弃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濟曰嗣君爵林王也**王室不造職臣之**

弃常謂廢常道也得罪於宣德太后

由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曹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也良曰造成也**何者親則東牟任惟**

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善同翰

曰漢東牟侯興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封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爭臣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也自發問言何因由我正以我親任之篤雖與彼同今空懷**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

訓誓在耳善曰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並滅曰言四海聞廢王皆歸咎責於我陵土未乾言帝崩在近約束之言未離於耳**家國之事一至**

於斯善曰謂爵林獨慶顛蹟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卻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國家之事遂至於此也向曰言家者語其親言國**非臣之尤誰任其**

者謂天下一至於斯謂廢爵林王也**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善曰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執其咎向曰尤過任當也

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善曰左太冲吳都賦曰起寢殘於薪采左傳楚蓬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濟曰肅虔皆敬也高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寧容復微**

心之傷痛失所圖謀也無聲而泣下曰血也**榮於家恥宴**作晏**安於國危**善曰晉中興書曰下壺表乎左氏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國危謂爵林廢後也家驃恥謂嗣君弃常也晏亦安也

恥謂嗣君弃常也晏亦安也國危謂爵林廢後也家驃

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

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桓桓

上將之元劉淵林注吳都賦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曰

神州鄭氏毛詩箋曰儀刑則刑法也銑曰驃騎上將軍

漢置位在三司上神州謂揚州也儀刑謂天下儀飾刑

表也列岳謂尚書古稱司會中書管王言善曰周禮

比於諸侯尚書古稱司會中書管王言善曰周禮

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

約宋書曰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

書令向曰今之尚書古稱司會為主天下之大計也

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此等官當用賢言已不稱也

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善曰王隱

帝詔山濤曰勿復為虛飾也詩曰予曰有禦侮濟曰

寵章謂封侯也禦侮謂為驃騎愜可也言自知不可誰

以為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善曰

策唐睢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

泉養性賦曰况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毋止儉之

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我擔莊子曰哀公曰何

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鮪與曹休

善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

陟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翰曰黷汚經法也同至於

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善作越為

期不敢聞命善曰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

臣千室尚書序曰光宅天下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

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

淮南全國之時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墮越于下

也銑曰均同匡正墮沒越墜也千室謂諸侯之封也

所居令大有全國雖則沒墜而死終不敢受也亦願

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善作固永昌之丹

慎苦獲申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

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後以祜都督

荆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

以祜為征南大將軍何法盛穎川庾亮曰亮字元規肅

公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乃知君臣

之道綽有餘裕善曰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臣

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者不

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濟曰綽寬裕

也荀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

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良曰苟且也且以我情淺近易昭

猶驚惶也謹附其官某甲奉表以聞善有臣諱誠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善曰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八 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八 三十五

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翰曰雲以為太重故不敢受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

作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

五臣無臣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善曰張載贈棗子琰

骨須六翮猶轉翼之用言我無此能進謝中庸退慙狂

狷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向曰中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五

謂中常之人狂狷佯狂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

刻為文而三冬靡就善曰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

子黃金滿籛不如一經法言曰童子雖蟲篆刻漢書東

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濟曰鑽先王

之道勉厲於學不能精治一經也篆謂負書燕魏空殫

篆書刻謂雕刻文章也靡無就成也

菽粟躡屨齊楚徒知貧賤善曰戰國策曰蘇秦說秦

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

也史記曰虞卿躡屨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草履

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

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

也蘇秦負書游說於燕魏二國既而分虎出守以囊

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意故以興謗善曰漢書文紀曰

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

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漢書曰暴勝之持斧

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

為南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

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

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

興謗王陽以衣囊徵名嫌疑之問誠先賢所慎也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五

功賜以斧鉞得專征伐也馬援為交趾太守出薏苡可

治瘴氣遂取一車將還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因而流謗

也此謂雲為始興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

太守而被解落也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

井白之逸善曰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羣盜滿

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過書牘背示之曰以

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

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

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

女常自操井白也銑曰古得罪之人皆著赭衣虜獲

也言其執法者所獲也下獄之時畏其執法之吏而尊

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也百年上壽既曰徒然

467-148

寒暑冬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

善曰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輸黍稷之餘稅漢書枚

乘上書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也漢書揚僕

上書曰取為關外人又曰揚雄有宅一區蔡邕詩序曰

暮宿河南悵望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良曰阜

澤也控引也帶統也朝夕謂海也丹陽齊門雖室無趙

外也一區謂雲宅悵望失志貌鍾阜鍾山雖室無趙

女而門多好事善曰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

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也祿微賜金而歡同

翰曰趙女歌舞妓也好事謂相知者祿微賜金而歡同

娛老子善曰漢書曰疎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

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

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

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

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

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決

而歸鄉里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歸鄉里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

諸侯銑曰陛下謂梁武也祀年謂應萬代千年之聖

也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于孟

津也景影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矣

臣豐五臣作壘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與棺未毀締構

草昧敢叨天功善曰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與棺即與櫬也左氏傳曰

楚子圖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而縛街壁大夫衰經

士輿櫬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周易曰

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昧爽也左氏傳介之推曰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向曰豐

隙也離心謂如紂臣也等謂已為齊臣武王有臣同心

同德言不能為梁立功故慙之降者泥首與棺以歸命

也顏面也言泥猶在面棺猶未毀締結構成也草昧謂

初也叨貪也天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罷大名一朝

功天子之功也天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罷大名一朝

總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善曰孟子曰訟獄者不歸堯

堯之子而謳謠舜莊子曰語大功力立大名此朝廷之士

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

駕幸祐第問曰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尤過也又曰

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費用之與同舍生

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之費良同善注

俯拾青紫宣待明經善曰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

翰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言今不待明經而得也

臣雲謝中夫銓衡之重關

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善曰陸機顧譚誅曰遷吏

核人物也尚書答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銑曰言吏部之任難遠思之自

可也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善曰孫

明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八 三十

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

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

拔士者咸稱許郭也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善曰習鑿

向曰繼軌言達識者多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善曰習鑿

舊傳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

足慕企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

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

落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季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射典

選曹郎遷尚書也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

里勢也翰曰毛玠魏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正之士

山濤晉吏部尚書亦取正直之人以齊季陵遲官方淆

亂善曰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莊子曰是非之禮樊然淆

也鴻都不網西園成市善曰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

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

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為漢記曰靈帝即位

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問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

向曰鴻都學府也不網謂無網紀也餘同善注

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善曰金章盈筭未詳

纂位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

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濟曰金章印也筭謂盛衣器

華貂侍臣之服飾也趙王倫為亂語曰金章草創惟始

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善曰論語子曰舜夫何

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勞良同善注

宣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

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善曰董巴與服志

中或成軍河內

善曰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牧巴蜀使

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冠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

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

河內後封雍奴侯也銑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善曰

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

封留侯東觀漢記曰光武即位拜鄧禹為大司徒制曰

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益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

可封為鄒侯向同善注

善曰班固漢書叔孫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勝不

免曹禮義是創通為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

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縶繫弓戟上時令

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嘗嗟曰差強人意隱若一

敵國矣封漢廣平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善曰東觀

漢記曰東觀

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

為上蔡侯漢書鄧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

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

侯食邑平陽濟同善注

桓榮善曰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

德侯東觀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

商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良曰漢元后弟王崇譚

約故云非舊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勳既義異疇庸實榮

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封在於此

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

翰曰疇庸功也言我無功可酬又非儒德臣本自

雖小人之性貪幸爵祿豈獨無愧於心者哉

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善曰東觀漢記曰

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士不過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

莫隨世而轉輪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

之業仕謂祿以代農故曰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

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善曰晉中興書

善言玄理為吏部郎從史部尚書徐亮二州刺史也中

興元帝也尚書即古元凱刺史即古牧伯也太史左傳

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憤凱檇戲大臨龍降庭

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李狸謂之八元向曰玄平

范雲高祖之父也道風謂妙達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

晉也刑法也多士眾士裁淺也元凱八元八凱皆亮之

賢臣言遠祖之任淺於元凱止及刺史而已

史高祖少連夙秉高尚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

467-151

連太子舍人餘抗令濟曰東朝謂先志不忘愚臣是

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五臣作爾今茲首夏將亞

冢司善曰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司善曰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

祖隱逸之志將庶幾不忘之亞次也善曰先志謂先雖千秋之一日九

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善曰東觀漢

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

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

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

適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

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臣雖無識唯利

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翰同善注

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善

尚書伊尹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銑曰言雖無識

好利至於名實不當損國棄身亦知不可故不敢欺冒

而進陛下不棄管奸蒯苦愛同絲麻善曰左氏傳君子

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向曰管蒯草名可以

為索雲自喻也言不以我下材而垂愛與絲麻同也絲

麻喻賢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善

良也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甄彬奏曰不宜違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八 三十四

至謹奉表以聞善有臣雲誠惶以下六字良曰乞請

則和穆也微物蓋雲自謂也免謂免咎責也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

日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銑同善注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善曰呂氏春秋曰賢

治事濟曰任昉為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王言撰集

者因隨舊文而錄之言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

上垂衣拱手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善曰孟子曰舜使禹

永為逸樂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善曰孟子曰舜使禹

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也向曰疏通

導引也通壤引川則溺者安任賢用能則亂者理伏

惟陛下道隱旒續信充符璽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道

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絕而前旒

所以蔽明也旒統塞耳所以掩聰也統古冕字統古續

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濟

日旒以蔽視續以塞聽言天子之道潛隱而信滿內外

如符璽焉充滿六飛同塵五讓高世善曰漢書爰盎謂

也符璽印也六飛同塵五讓高世善曰漢書爰盎謂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八 三十五

人如玉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翰曰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聖人出仕而谷空也振
 衆也鷺白鳥也以喻潔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善曰
 白之士在庭謂在王庭
 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皆
 海內荒亂立為世師銑曰隱鱗謂君子如龍之隱也
 卜祝謂嚴君平也藏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太公屠
 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為酒家傭保
 物色闕下委裘河上善曰列仙傳曰
 尹為酒家傭保
 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
 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桓公聽管仲
 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
 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
 帝駕從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善曰王褒講德
 而詰之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論曰千金之裘
 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也濟
 曰製裘非一狐之皮求美必兼采衆味論為國者信資
 賢而善無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善曰鬻子曰昔者大禹
 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
 書禹作司空奔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
 益作虞伯夷作秩宗變作典樂寢議五臣廟堂借聽興
 龍作納言凡九官良同善注寢議作義廟堂借聽興
 阜善曰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
 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勾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
 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
 左傳臧僖伯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早隸之事翰曰
 廟堂謂貴臣與卑賤士也言寢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
 息御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
 實欲使名實不違徵倖路絕善曰舜析子曰循名責實
 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

職也禮記曰子小人行險以徵倖徵古堯切銑曰
 任重謂始安王揚州刺史義兼家邦謂與國為兄弟也
 言欲所任人皆取實材而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善
 絕徵倖徵倖猶苟且也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善
 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
 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
 而不倦向曰勢門謂權勢之門格
 舉也言勢門之人有清談者猶舉之英俊下僚不可限
 以位貌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
 陋而不用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
 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善曰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
 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
 次子也王筠為驛碑亦云驛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
 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尊尊生洽洽生
 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
 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
 冠冕當世也良曰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
 凡七代冠冕不絕故云重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善曰淮
 光而為海內所推美也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騎狀曰騎資氣早茂才幹
 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
 存友翰曰迪蹈也言神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
 清俊茂允蹈中和之氣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
 樂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
 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
 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
 何為乃爾銑故以暕映先達領袖後進善曰孫盛晉
 曰言暕俱有之

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

裴秀 向曰暉映光明也領袖可為人之儀則 居無塵

雜家有賜書 善曰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

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 濟曰虛雜謂 辭賦清新屬言

塵俗班彪家有賜書此言陳家亦有

玄遠室邇人曠物踈道親 善曰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

持論過之滅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

言玄遠也毛詩曰其室則迺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

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已親踈

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 良曰邇近曠遠居

近親道 養素丘園台階虛位 善曰謝宣遠送孔令詩曰

踈物也 翰曰素朴也台三台星主三公也 庠序公朝萬夫傾

言此人守朴丘園則虛三公之位 文選 庠序公朝萬夫傾

望 五臣作首 善曰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

則三代共之曹植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

銑曰言使此人居庠序立公 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

而已哉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荀頌字景倩穎陽人也魏

顛異之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

有父風 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

官備寫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効傅介子立功絕域之

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記耕或為研 范曄後漢書曰

班超為官備寫書以供養吳志曰閻澤字德潤會稽人家

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

既畢誦讀亦徧矣 濟曰理謂意趣也恬靜敏達也言

棲意儉約思至靜達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傭債

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 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

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為孫氏世錄

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

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

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

為經 良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 善曰易曰君子多識前

同善注 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

之人物矣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

異詞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 甘泉遺儀南宮

矣 翰曰言古人言行正俗無不備知 甘泉遺儀南宮

故事 善曰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

晔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後所陳皆補 畫地成

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銑同善注 畫地成

識司空張華以問東晉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賧坐

文驗之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濟同善注賧坐

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漢書董仲

舒述曰讜言訪對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衷

曰質問也良曰言賧進益於俗多僧孺有應對定疑

之美質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善曰書曰大玉夷

定也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

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翰曰東序講道之處

祕寶奇珍也瑚璉黍稷器也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也不以廢言解嘲曰

鄒行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時宜

器周世資銑曰信有以言而廢臨表悚戰猶懼未允

人其人之才實可為世之資用

不任下情善有云云字

為褚謩議秦讓代兄襲封表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貢子霽詔許之官

至前將軍卒然比表與集詳畧不同疑是彙

本辭多冗長向曰秦南康郡公褚淵嫡子

少出外繼有庶兄貢襲爵秦既長大貢上表

請歸封於秦天子許焉而秦上比表讓於貢也

五臣作承五臣家允膺長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褚淵

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秦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

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

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也

濟曰司徒官名掌國邦教也勲功錫賜也土字謂南

康郡也卿大夫稱家允信膺當也言兄而深鑒止足脫

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

履千乘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吳都賦曰輕

履千乘脫履於千乘良曰言兄貢有止足之鑒視所

封郡如脫履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

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善曰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

歸兄也言已執正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

夫之志終無二心

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善曰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

字祚通兄根常被病純困勅家丞俞司空無功爵不

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俞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

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俞移臣又曰丁緜為陵陽侯

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鮑駿友善

及鴻亡駿過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讓之曰今子

乃還就國銑曰張純光武封其子奮嗣侯以且先臣

一舉絕終天而子不反也向曰先臣謂父也大宗謂伯父宗絕緒謂無嗣也纂嗣承大宗稟父在昔之命則理絕終天之哀長思此若使責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情觸日則心摧墜矣

之節善曰左傳曰吳子諸與既除喪將立季札對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

善注濟同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善曰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善曰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善注良同善曰左氏傳曰宋公疾召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

愚誠爾善曰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翰曰停絕謂不襲封也

若不見免當投竄善注不任善注丹慙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臣誠惶誠恐善注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

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

行銑同善注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

不刊之書善曰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西征賦曰非

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向曰猷道徽美烈業刊削也言風教道德死當著其美業故老既沒必資於銘記不可削除故云不刊也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善曰司馬遷

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濟曰遷移貿易也延閣書府也言昔書

藏名山則恐山谷移易置諸書府則復編簡殘毀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善曰漢書平紀

配天善曰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

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良同善注

注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翰曰子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是崇師

退居西河西河之人皆疑善曰尊者之情致之於堯禹善曰

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舜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慮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

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善曰東觀漢記

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荆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八 文選 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八 文選 四十三

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一城也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向曰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宰之美猶尚刊勒碑頌况竟陵王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而不記也故大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

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善曰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

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

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濟曰社稷之臣主在共理其事主亡則行其政令言義理形見是社稷臣也

嚴尊也然尊主配天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則與周公同功也

道退無苟利之專善曰尚書曰爾有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良曰體國謂為政化之體以正朝廷出

告君謂為刺史也入守謂為司徒也進用忠以五教以倫

百揆時序善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翰曰五教謂父

義母慈兄弟弟恭子孝倫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

書藝業述作之茂五臣作義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

作之謂也銑曰謂人有一言一行之善者道非兼濟

事止樂善亦無得而五臣無而稱焉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曰上嘗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者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嘆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向曰言小才能之人非大道兼濟人之云之事且獨樂一善者亦不得可稱而況大者乎人之云

亡忽移歲序善曰詩曰人之鴟鴞東徙松檟成行善曰云亡邦國殄瘁

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良而周公居攝之情由于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鴟鴞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敬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馬說苑曰梟與鴟相過鴟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鴟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鴟曰子鳴於是鳴鴟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

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兗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良

史斯謂之三藩也良人蓄油素家懷鈿筆善曰揚雄曰僚官也餘同善注書曰齋細素四尺葛龔與梁相賤曰曹褒寢懷鈿筆行謂文書瞻翰曰蓄積也油素絹也鈿粉筆也所以理書也瞻

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善曰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翰曰景謂景行謂高山仰止也

言藩府士女皆積懷素筆瞻望魏舒之亡亦從班列五臣王之景行空然思慕願欲立碑

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善作致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八 四十四

之者反蒙嘉歎

善曰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

人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累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閣待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 銑曰晉時今諸墓者不得作碑而司徒魏舒死特賜之碑泯滅也為謂作文者置立也 至

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善曰論語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 向曰被及也言人有大功 故太宰淵丞相疑如管仲者則宜在尋常均禁之外

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 善曰褚淵碑即

王檢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八

為文 濟曰軌迹也言竟陵王賢與褚同 寧容使長想迹親與嶷同規請為立碑以依二公之例

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 畢 長陵輔由軒不知所適 善曰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蠅謂齊王曰秦攻齊曰敢有去

抑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死罪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

鳥 良曰輔軒使車也使采 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異方之言無碑使無所問

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馬二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貳乃辟 翰曰言我逢齊網之寬廢禁

賓客游王門之法得委質 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弊 五

作帷毀蓋未辱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 善曰列女傳曰梁寡高行

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填溝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

死矣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

黃泉蓐蝼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蝼蟻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

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縷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 銑曰言我常恐先死不得報

恩誰知我未藉蟻蟻 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

駿奔南浦長號北陵 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 良曰

謙言也駿大奔走也南浦迎喪北陵送葬 既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

儻驗杜預山頂 五 臣作 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 善曰

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

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

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 濟曰前施謂先許送葬也觀幸也後澤者謂

望許立碑也 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餘同善注

文選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膳錄舉人臣張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向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八 集部

文選卷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善曰史記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

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漑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九

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信趙

高之諾具斯五刑晉斬咸陽市也良注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銑曰吏百官也 昔者 善無者字 穆公求

士 向曰士謂賢才也 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善曰史記曰戎

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又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

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

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 迎蹇叔於宋來邲豹公

授之國政 翰曰戎宛小國名 孫支於晉 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

上大夫左氏傳曰晉郤芮不鄭不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善無穆公用之并

國三十遂霸西戎善曰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翰曰

也產生孝公用商鞅兩之法向曰公孫鞅衛君移風易俗民

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

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

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善曰史記曰衛鞅將

曰衛鞅擊魏公子印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印五惠王用剛切翰曰舉猶開也今秦之治國因此而彊惠王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

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

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

計拔三川疑此誤也銑曰韓界也良曰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銑曰拔除也上郡地名漢中蜀地

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

國之從子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善曰九夷屬楚夷

秦令人據之也成臯縣名周之東境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史記惠王卒韓魏齊

楚皆賓從銑曰包兼也九夷蠻夷通稱鄢郢楚都也成臯地名膏腴良地也壤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從者關西六國合而攻秦用張儀之計散敗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昭王得范雎廢穰侯

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善曰史

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魏冉

同父弟曰芈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春秋

保乾圖曰光閭宮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向曰范雎魏人也穰侯魏冉秦相也華陽君芈

戎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此上善無四君皆以客之功翰

杜塞也言如蠶之食葉此上善無四君皆以客之功翰也此數人者皆非秦人故云客由此觀之客何負於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秦哉善曰負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善作納踈士而不善

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

致崑山之玉有和氏善作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

劍乘織五臣作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繡徒之鼓

善曰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王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

侯之珠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孫卿曰織離蒲稍皆馬名鄭玄禮記注曰繡皮

可以冒鼓也濟曰和氏寶則卞和之璧此數寶者秦

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五

無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

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馱馬屬良曰不實外廐善曰周書

馱馱為馱廣雅曰馱馱良馬名廐馬屋江南金錫不為用蜀

之丹青不為采所五臣可以飾後宮充下陳善曰下陳猶

陳也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

然後可則是宛元於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古之衣錦繡

之飾不進於前善曰說文曰珥珥也徐廣曰齊之東阿

類此銑曰以宛珠飾簪傅璣飾珥珥璫也縞繒帛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出阿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善曰隨

謂閒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向曰夫擊瓊於扣善作缶

南彈箏搏髀陞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善曰說文

也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

異國之樂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

曰蕭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

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也銑曰桑間地名而鄭衛桑

韶虞若是者五臣無何也快意之善無當前適觀而已

矣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

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

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五臣可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

就其深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王者不却衆庶

故能明其德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是以地無四方人

善作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良曰率土之內皆為

有乎四時交會充於中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

乃奔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善曰郭象莊子

之謂銑曰黔首民也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裏足不入秦

良曰言雖裏足以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

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

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五臣讐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

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善曰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

隱惡不欲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

越善曰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

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

懸法度也畫地不犯教令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

從容子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善曰史記曰陳勝字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

末路謂二世時也叩擊也何則向曰設列郡不相親萬

室不相救也善曰史記曰秦政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

下不見伏兔善曰史記曰秦惠王游至北河徐廣曰戎

也言胡人馬盛揚塵於野不見鳥獸關城不休救兵不

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善曰鄭

注曰流猶行也良曰輦車運輦之車屬及也言轉輸

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北伐於漢耳故說何則疆趙

責於河間善曰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

地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之六齊望

於惠后善曰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琅邪王台奉邑又

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

與呂后漢書曰文帝問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

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間為齊

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

后欲鴆殺之獻城陽地尊魯元公主而得免此六王之

心常追怨惠城陽顧於盧博善曰孟康曰城陽王喜也

有功臣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

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

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

博縣濟北縣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善曰張晏曰淮南厲

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賜為廬江王也濟曰文

帝憐淮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乃立厲王三子於淮南

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言三子皆望墳

墓思其父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善曰孟康曰不

見遷殺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善曰孟康曰不

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

-11 484 33 879" data-label="Text">

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善曰蘇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此同

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記曰荆王獻

青陽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南郡銑曰雖使梁并邯鄲趙都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陽水名

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

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

所為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

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

難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九

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以下乃致其意焉向曰陽惡

指斥其事因雜亂其言意者欲以沮吳之計使不舉兵而務隱其言詞越假比吳也輔猶拒也胡比趙也言吳

趙欲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於趙如此則吳趙各深不能相濟事則必

王憂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聖王砥底善作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善曰底與砥同底礪

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遊者為之談說翰曰言自也相感者也驤舉也龍無翼言翼即鱗也砥礪也陽將

致其意也今臣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善曰如淳曰改易精

言變易精思則無國而不可干善作飾固陋之心則何極盡謀慮也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

然臣所以五臣無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

惡臣國而樂吳民也善無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

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

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千里下風之行言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高敬尤甚也故願大王

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善曰孟康

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

衽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善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九

三也衽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反呂后殺之湛今沈

字趙王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者趙幽王反高后殺之

沈沒也淮南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濟曰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朝王朝也淮南厲王

長謀反廢遷然則計謀善作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

亦明矣善曰左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鱗設諸寘劍於魚

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良曰諸專諸賁孟賁皆古勇士也不安其位言無益於事故願大王審

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善

臣瓚以為文帝入闕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也 向曰寒心銷志見國家多難也不明求衣言

早起聽朝也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

善曰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東牟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 翰

曰邾魯國也儀父諡也功與 深割嬰兒王之 善曰應劭曰齊相類故引而連之餘文同 文帝封齊王

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皆厚割地 壤子王梁代益以淮

善曰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 晉灼曰方言

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又曰方言瑋其肥盛言書註以瑋為諱也 良曰壤子猶愛子也言文帝王其

愛子揖為梁王參為代王武陽王 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

後梁王揖薨徙武為梁王益加也 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

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 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

銑曰仆頓也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使將擊之興居自殺故謂頓也 淮南王文帝弟也

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則謂囚也 今天子新據先帝

之道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 善曰

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 向曰規猶帶也變易大王弗權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難探測也欲其戒慎 大王弗

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

可期於世矣 善曰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分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

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服虔曰過誤也 翰曰前言豈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

下言新垣過計失國亡由邪臣詐誤故陽引 高皇帝燒

此為諫言王為此謀則吳嗣必不在於世矣 高皇帝燒

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 善曰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

言高祖燒所涉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 濟曰高祖自漢中絕所

燒之棧道至雍以灌章 收散善作 人之倦東馳函谷西

邯而破之兵不稽留 收散善作 人之倦東馳函谷西

楚大破 善曰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 濟曰收秦

也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 善曰

稱 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

良曰此壘上文荆則楚也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

王熟察之 善曰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 銑

曰言羽等甚彊盛尚見破滅為國家者不可 不慎其幾微

也 熟猶深也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 善曰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

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 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也 向曰陽為

人忼慨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公 孫詭之間勝等疾陽餘同善注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善曰如淳曰白

然也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衛先生為秦

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昭王疑之善曰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

遂滅趙趙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如淳曰太白天

之將軍也濟曰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害事不成故云昭王

疑也是時太白食昂昂趙分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也將有兵故蝕焉蝕于歷切

兩主豈不哀哉良曰變動論明也今臣盡忠竭誠畢

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善曰張晏曰盡

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銑曰言左右者不敢斥於王是使荆

軻衛先生復起而五臣無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

昔者善無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

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則和左足

武王覺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

王以為非玉則其右足誅亦刑也李斯竭忠胡亥極

刑善曰史記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

市胡亥是以箕子佯善作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善

也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接輿避世之亂亦佯狂而歌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

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箕子

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善曰史記比干

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

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

鴟夷楛形濟曰比干彊諫紂剖其心而觀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鴟夷之革沉之於江鴟夷以

皮作良曰知忠願大王熟察少加

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善曰漢書音義曰或初

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家語曰孔子之郊遭

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說銑曰言人不相見

自少至老其猶新知情若相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

得傾蓋之間有同故交也善無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

將得罪於秦而逃於燕荆軻見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

之首金千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

之仇何如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

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因左手持其袖右手搯其胃於

期從之遂自刎藉借也丹即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郢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

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夫王奢樊於期非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十三

善曰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又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

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翰曰蘇秦於天白圭戰亡六下則反覆無信於燕則出有尾生之信也

城為魏取中山善曰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注同何則誠成善作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

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決音蹄善曰惡謂讒孟以珍奇之味也銑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

重蘇秦更烹一駿馬以食秦馱馱駿馬名白圭顯於

中山中山善無中善無中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五臣無

夜光之璧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文侯向曰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白圭贈以

寶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

喜臞引脚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人之臞郭璞三蒼解詁曰臞膝蓋也翰曰司馬喜

為宋所刑而說中山之君而王以為相也臞則也

睢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曰范雎隨魏王賜范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

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答擊范雎折脇摺齒雎得亡入秦說秦

為魏相魏齊之所答擊折齒摺脇雎得亡入秦說秦

王王以為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

應侯也

應侯也

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

平之河徐衍負石入海善曰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

負石自投河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

入河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論語識

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

猶殺也力之切如淳同向注向曰申徒狄諫殷不聽

自投於河水自河出為雍徐衍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

惡周末之亂負石投於海中

比周於朝以移人主善作之心善曰新語曰窮澤之民

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

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比周朋黨也故百里奚乞食於道善無道字路繆善作

政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

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

梁王曰甯戚扣轅而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善無字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

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

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善同向注向曰齊人饋女樂季

用季氏故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善曰文子曰子罕也

宋用子冉而夫以孔翟善作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

囚繫墨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十五

二國以危濟曰宋魯竟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善曰

冷州鳩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

惡金爲之消亡積毀消國亦云消骨又曰讒毀之言骨

肉之親爲之消滅國亦然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

人子臧而彊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

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良曰秦穆

公取由余於戎而用之穆公爲霸王齊用越人子臧而

威王宣王所以彊威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

聽並觀垂名善作當世善曰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也

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

也公聽並觀言無私也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也五臣作

曰史記曰舜弟象傲欲殺舜丹朱子象敵未聞尚

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

于邶鄰向曰丹朱子而不肖也象舜弟常欲殺舜

管叔蔡叔皆周公弟也流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

此四人於堯舜周公則爲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爲讐敵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善作不足侔而善無三王易爲

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良

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何足悅也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

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善曰應劭曰紂劉姓者觀

劉懷孕之婦武王封其後而修其墓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善曰

曰寺人勃鞞也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

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

與芮畏偃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

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袪袪也勃

鞞字伯楚鉞曰離謂寺人勃鞞爲晉獻公之逐文公

斬其袪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難遂以彊霸

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

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此之

謂也鉞曰仇謂管仲爲公子糾射桓公中鉞何則

慈仁殷勤誠加善本作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

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

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闕下欲

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

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於此哉越用大夫

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越王句

乃為人灌園也 向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
喜知其才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餘同善注

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五臣作腸見

情素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竭心謀示情素 墮肝膽施德厚終

與之窮達無愛五臣作變於士 則桀之犬善作

狗可使吠堯而跖善曰應劭曰由許 之客可使刺由善曰應劭曰由許

昭曰言恩厚無不使戰國策刁鞅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 翰曰墮開也

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濟曰言苟能盡心於人人無有不可使者 然則

荆軻沈善作 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善曰張晏

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

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也 濟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

族坐之沈沒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之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入於道路善無 衆莫

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善無 輪囷

去離奇衣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

張晏曰柢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廣雅曰蟠曲器謂服玩之屬容謂彫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銑曰眄顧也蟠木曲木也柢本也故無因而至前雖輪囷離奇屈盤高下也萬乘天子也

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抵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

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為游向曰德重者人不以為德故也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

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翰曰蒙被術法也伊管伊尹管仲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

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

信輔人主之治善作 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善曰

小雅曰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善無

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善曰陶

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

良曰陶鈞造瓦器者制方圓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

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不為卑辭所牽蘇秦曰卑辭以謝君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五臣有 信荆軻之說而

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善曰

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

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國窮七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乃引其七首以隨秦王通俗文曰七首其頭類七故曰

七首短而便用也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十九

太師史記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涓立為師也銑注同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

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遘卒過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 何則以其能越

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善作獨觀於昭曠之道也向曰

淺近昭曠大明也今人主沈於善無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

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使不羈

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

樂也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阜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列

非其世而采其疏此焦之有哉棄其疏乃立枯於洛水

之上疏即古疏字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驥良

馬也阜餉牛馬文選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止礪

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故里名勝

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善曰晉均曰史記樂

歌者不時也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古有未詳

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朝

朝而歌無所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

於位勢之貴回而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

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五臣作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

而趨闕下者五臣無哉銑曰恢廓廣大也誘進脅迫也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

責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

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

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

車之清塵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

言清尊之意也濟曰軼才過於眾也駭驚

也不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

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善無用枯木朽株盡

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是胡越起

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良曰起轂接軾有如

木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檝渠之變善曰張栝曰銜馬勒

家語子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

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馬前有飾檝而後鞭策之威銑曰馳行檝勒也

茂騁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

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翰曰萬乘天子也

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

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

發於人所忽者也銑曰忽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

堂善曰張揖曰畏懼瓦墮而傷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

願陛下留意幸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三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

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注同 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

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

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

也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

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

亂星不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

不避重誅以置五臣無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良

遺失臣乘願披心腹善作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

惻怛之心於臣乘言銑曰效進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

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

猶知哀其將絕也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馬方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三

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

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國大殆非子之任

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

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

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

曰駭驚也鼓擊也其出不出間不容髮善曰蘇林曰臣

今日言其微切甚急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

謀脩其政道不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

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良曰言雖必若所欲為危

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善無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

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

山能累十二博恭加九鷄卵其上公曰危哉國語曰升

天之無階也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

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 銑曰欲為

謀逆之計 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善作無窮之善有樂

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善曰弊猶盡

窮究而欲乘累卵之危走奏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

惑也頰監曰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

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

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景不離自以為尚遲疾

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靜處以息迹愚亦

甚矣 濟曰景影也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

湯之滄諒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

而已善曰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呂氏春秋曰夫以

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

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 良曰不絕於彼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以逆求福也 養

由基楚之善射者善有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

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無百步之內

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挾矢也善曰戰國策曰蘇厲謂

去揚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也 銑曰言養由基

所得百中者百步內耳言己為謀慮深遠與人相比

則養由未解持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善曰服虔曰基

弓矢操持也 胎善曰服虔曰基 胎皆始也

曰基初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善無泰山之雷力

穿石彈極之統五臣斷幹善曰自從也晉灼曰統古

交之幹常為汲者所契傷也 翰曰泰山之水雷久而

滴穿其石也 綆索也幹井上木也言盡極井索用久而

刻斷其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濟曰

也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善

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

必有盈縮也 銑曰銖權分寸索之重也言自銖銖稱

之寸寸度之至石必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

有盈縮差過皆不中也 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

銖而稱之至石必過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

智曲辯難為惠徑直也 良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

量則疾而且易所失又少矣言事大略斷之則定以小

智成之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先而絕手可擢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

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礮力公切

尚書注曰砥磨石也 翰曰為事不已必見其效此所以諫王久為逆謀恐一朝見用矣磨礮砥礮皆磨石也

臣願五臣無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濟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既舉兵反以

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去北備榆中之闕南距羌笮音昨

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子容反而却也善曰胡戎為難舉兵

縣又曰南夷自馬東北君長十數笮都最大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 良曰言秦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國也六國韓魏燕趙齊楚關

東連兵曰從距至也羌笮夷名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

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善曰孟康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又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嘗總五

國却秦有地資也 銑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二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

以拒秦燕復使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

社稷而并天下者善作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

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脩戎狄之義而南

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善曰言地多十倍民多百倍 向曰項羽分秦地為三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而盡有六國之眾又脩恩義以撫戎狄而羌夷來朝比之於秦

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此

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而

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

蚋楚謂之蚊齒猶當也 翰曰皆量也蚋蚊也蠅蚋固不能害牛也朽肉觸劍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

無事言必敗無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

之遺約濟曰失職謂削地也 青求先帝約謂本封也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

過善曰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也 良曰三公謂晁錯也錯為御史大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前過謂

削地是大王之善無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

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國銑曰隱匿謂僻在東海也 居過中國謂勝於京師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

侯方輸去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

東之府善曰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又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如淳

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又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

興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

而行也向曰方輸謂貢萬物也錯轉粟西向陸行不

雜也珍怪寶玩也山東府吳府名也

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善曰如淳曰言漢京師仰

濟曰海陵縣有吳太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

獸不如長洲之苑善曰服虔曰吳苑也幸昭曰長洲在

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善曰張晏曰曲臺長

以海水朝夕為池銑曰曲臺漢宮臺名臨上路言深

臺下臨苑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宮池小故不如也

壁高壘副以闕城不如江淮之險重也闕城函谷峽武

等關淮南吳之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

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冀十分之中得半不然漢

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襲大王之都濟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魯東海

絕吳之饑道善曰吳饑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

海郡良曰魯東海二都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

也使之絕吳人饑饋之道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武也滎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向曰三淮南謂淮南

王勃也及吳楚反皆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善曰晉灼曰

守漢約不從吳也謀欲伐之王懼自殺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

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邯鄲

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善曰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臨淄

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因無異杜預左氏傳注曰掩匿也

濟曰四國謂三淮南及齊也言不得出於邯鄲也趙王

遂發兵應吳此事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

之內矣善曰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張韓將

北地弓高宿左右善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將

弓高侯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銑注同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

兵之急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善曰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善曰淮南子曰鄉行盡

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考異

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也

行也叩心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庶女告

言恨也

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海水又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少
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
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下官每讀其書
注曰襲入也濟曰襲及也餘文同

未嘗不廢卷流涕善曰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
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

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
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

文讀之**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善曰淮南
子文也高

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
定之論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

有不易**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

顧者此也善曰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
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傳曰義士猶或非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三十

之及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足以伏死而爭李陵
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良曰伏

死不顧寬之深**也此謂由此****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

乃今知之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
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

始不信今**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善曰鄒陽書曰
乃知之

吏訊又曰願王熟察少加憐**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

衣韋帶之士善曰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採
桑以為樞北齊人所謂形植卑黑憂悲而

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採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
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

血五步**向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曰言自微賤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
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
廢儒墨於是博學疑聖飾**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

入金華之殿善曰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厥承明之虛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

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馬
翰曰日者猶頃者謬得謙詞也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

華殿謂嘗官**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五臣作
也字

善曰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
門局濟曰局影側身皆戒懼也凝堅嚴敬也局禁宮

闕之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

豫三五賤伎之末善曰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因
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三十

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
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佗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

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
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

君得出馳去至闕闕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
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闕已後孟

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
宮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

馬遷書曰使得奏**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

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善曰鄭玄詩箋曰為
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

及已也曹植豔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餘文同
銑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龜

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軻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
金但臂痛耳佩猶荷也荆卿即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

趙襄子而不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警臣事智伯智伯死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警也

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故衆人報之常欲結纓

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義也

伏劍少謝萬一善曰左氏傳曰衛太子無勇若燔臺未半必

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子路以戈擊之斷

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

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

對曰若不有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

矣伏劍而死莊子弇堯弔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

得處一焉向曰淹言願殺身如此萬中有一以補於

王也餘剖心摩踵以報所天善曰鄒陽上書自明曰剖

同善注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放至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放至

也左氏傳歲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三

翰曰比干不避殺身而忠諫於紂紂剖其心而觀焉踵足也所天謂建平王

坐貽謗缺善曰楊惲書曰言固陋之愚也濟曰迹墜

昭憲身限幽園履影弔心酸鼻痛骨善曰陸機謝內史

為誅始詩曰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

寒心酸鼻太子丹謂麴武曰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

痛入骨髓良曰墜陷也昭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

之每以一念五臣作是來忽若有遺善曰尸子曰衆以

虧義為辱李陵答蘇武書曰每一念至忽加以涉旬月

然忘生銑曰虧損遺失也言如有所失加以涉旬月

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善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

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邕月令章句

曰陰者密雲也沈雲之重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

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向曰涉歷也伍對也此

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善無也善

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

之以血向曰少卿李陵字也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

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下官雖乏鄉曲之譽

心而泣血也言已之恨同於李陵善曰燕丹子夏扶曰士無

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善曰燕丹子夏扶曰士無

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

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

簾而授老子論衡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

京師翰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善曰漢

同善注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

馬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

臺使出左氏大義濟曰蕭朱結綬謂相薦達退則虜

也金馬待詔處也高議論政理也漢宮有雲臺退則虜

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

縷必係單于之頸而致闕下賈誼曰行臣之計俱啟丹冊

並圖青史善曰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丹書之信重

事銑曰啓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

開也冊書也積毀銷金積讒磨骨善曰左傳叔向詒子產書曰錐刀

之末將盡爭之鄒陽上書曰衆口

鑠金積毀銷骨向曰言毀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善曰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

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

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諫國醫長後從王朝京師

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

善注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

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善曰司馬遷答任少

軍故曰上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恥也太

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蠶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

夫以善無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

歸善曰司馬遷書曰如僕尚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

仲連謝終不肯受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銑曰魯仲連為趙却秦軍趙欲

封之不受而去接輿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

西秦亦良可知也善曰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

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

姚越也閉關謂不出也杜門與閉關義同扶若使下官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三十四

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善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荆軻曰田光向軻吞舌

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善曰左氏傳子

有私於魯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先先生謂鄒陽曰今

問之史記曰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而歌

於市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濟曰齊魯燕趙義

出使所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

其業良曰聖歷謂天青雲浮洛善作榮光塞河善曰

中侯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侯至于日味榮

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

去也銑曰青雲榮西洎臨洮土狄道北距飛狐陽原

善曰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

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

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向曰皆邊名洎距皆至也

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善曰揚雄靈賦曰文王之

音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握炤景飲醴莫英為歷宋均

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昭明也而下官抱痛圓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三十五

知矣良曰凡一微物失其所足可以悲而况人乎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

之冤不愧於沈首鵠善作亭之鬼無恨於灰骨善曰晏

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徙稱無罪公

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

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葬

之乃恩及白骨故云不愧沈首也說苑曰景公畋於梧

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

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

吐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

鵠奔亭銑曰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婦

人來告寬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不

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寃得明假使灰粉亦不恨也

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三十六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

任彥升善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

制付使者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

三祖善曰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

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濟曰謂武

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

詔云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昉引之

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善曰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

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

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

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

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

物茂長之樂也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

諧和也四節不相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

此漢魏之主不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善曰論語子貢曰夫

足以繼想耳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豈其多幸親逢旦

暮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萬

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之遇也

向曰

親逢聖人

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

嚴徐而待詔善曰答賓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拜樂安偕為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

云潛龍勿用謂帝在齊朝時昉已得承奉也法言曰以

孔子之門論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昉自言彼時已有

升堂入室之聲易曰飛龍在天謂帝建梁而登極也漢

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昉自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

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

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

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左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

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

遠代以來少有如帝善文如此也

雖漢在四世魏稱

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毛詩題曰闕唯之什魯

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翰曰緒事也俯下也不

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也

遠代以來少有如帝善文如此也

詭集有辯才論 濟曰言 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良
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 庸陋謙詞也式用 拙速雖效虫鄙已彰 善曰孫子兵法
訓答也樊猶恩也 睹工久陳琳戲曰虫鄙益著閻績上詩表曰勞者歌其
事貴露虫鄙 銑曰謂答詩便成而附使上也拙速虫
鄙皆謙詞也效呈也 臨啓慙慙 六罔識所寘 音至慙愧
虫輕鄙小彰露也 謹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卞
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

守卒濟陰卞錄曰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
郎蘇峻稱兵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
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眇
眇見之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
貞公眇真忍
切眇休于切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三六

任彥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 五臣無
當賜字脩理臣

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

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

悵 善曰王隱晉書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歎曰
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
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桓子新論天下神人五
二曰隱淪 濟曰緒肖也昧不明也忠謂壺死王事孝
謂眇眇死父難也 良曰名教謂當時 而年世賢遷孤
士大夫爲之悲傷也 隱淪謂徵士翟湯

喬淪塞 善曰廣雅貿易也 銑曰喬嗣淪沉 遂使碑表

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 善曰桓子新論曰
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空其中樵
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 向曰言壺墓摧殘若此也
表石表也蕪沒也丘墳也狐兔穴 感慨自哀日月纏迫
其中童兒牧豎登其上而歌也 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慷慨以長歎
翰曰言彬自傷感纏迫急速也 因此而增歎陛下弘宣

教義非求效於方今 善曰杜預左傳序曰弘宣祖業仲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 濟曰弘大宣示也
言壺是晉臣而梁武大示教義故脩理之非求功效於
也 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文
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三六

語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良曰言壺餘德
不滅而彬任梁代也烈業泯滅也陳力謂入仕也異世
謂梁 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 善曰左氏傳曰凡諸侯
王事加二等 良曰渥厚也言壺爲晉 樵蘇之刑遠流

死王事而不加爵賞故云闕於晉典 樵蘇之刑遠流

於皇代 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塋五十步樵採者罪死
不赦 銑曰此刑久絕今天 臣亦何人敢謝斯幸 向曰
子脩壺之墓是遠流此代

而得謂之幸言 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善曰劉瑤梁典曰昉爲尚
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

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
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

辭切亦不能
奪翰注同

任彦升

昉啓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

還旨未垂哀察良曰諒信也欵心也悼心失圖泣血待

旦善曰左氏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

悼傷也失昉善作於品庶示均鎔造善曰鵬鳥賦曰品

鎔炭所以行銷鐵也向曰鎔造造化所鎔鑄干祿祈

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善曰論語曰子張學

正虧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向曰干祿榮所

寵自拔擢於衆其損禮教不堪關於視聽皆謙也

不忍言具陳茲啓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

昉善作往從末宦祿不代耕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

祿薄也翰曰言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善曰禮

士已上父子皆異宮味爽而朝慈以旨甘鄭玄曰慈愛

敬進之也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

省由飢寒限役廢闕其半定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善曰

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

十五日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亟之則是無窮銑

曰言父母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

母此歡有如駒馬過隙之疾孫善曰几筵之慕幾何可憑善曰

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棟

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

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向曰言神且奠醑外不親如

靈依憑几筵三年內能幾何時也

在安寄晨暮寂寥閱覓若無主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喪

以酒祭地也論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

蒼曰問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

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

主翰曰奠醑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

所寄也晨暮無人哭臨則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

寂寥無祭主矣聞空也

喻善曰呂安答嵇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也濟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

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良曰格至也區宇天地也塗道也若霈然降臨賜寢嚴

命善曰孟子曰沛然下雨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

心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

向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

無常心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人錫類所及匪徒教

義善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以此不任崩迫之

情謹以奉善作啓事陳聞濟曰崩迫謹啓

文選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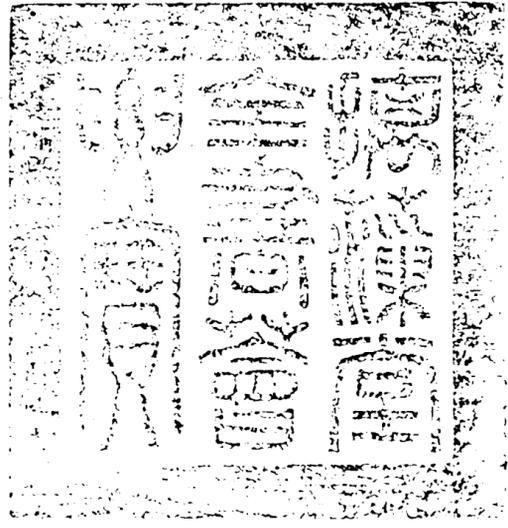
文選

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壘
謄錄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九

集部

文選卷四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奏彈曹景宗

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荆

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

任彥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

望避敵逗撓

奴教有刑善曰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

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銑口八尺曰咫餘

同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善曰

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

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也

向曰括果敗而母不坐故云深識已輕言輕於常法餘文同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向華

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作斯在善曰魏志太祖

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

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

者罪死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險侵軼

暨擾疆陸王師薄伐所向風靡善曰獯獫謂後魏也魏

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

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

薄伐獯獫至於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也

也翰曰獯獫匈奴名也謂後魏主也師謂梁軍也是

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濟曰淮徐東

河兗皆屬梁地也捷軍所獲也師有功則凱樂而歸東

關無一戰之勞涂音途善中罕千金之費善曰吳歷曰

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軍歷陽縣

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

一戰舉郢邱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塗中

伏滔北征記金城西泝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

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有千金之費也凡起十萬之

言破敵之易東關涂中皆地名罕亦無也凡起十萬之

師日費也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善曰沈約宋書曰宋世

千金也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善曰沈約宋書曰宋世

善本有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

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

聞戰鼓聲憤吒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

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河一夜城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

捶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也潘安仁汧馬督誄曰率

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汧馬督誄曰率

疏曰臨危奮節保殺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也史記

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焉支山毛詩曰鋪敦方之居延則

淮潰仍執醜虜翰曰亟數也餘文同方之居延則

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善曰漢書曰武

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

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戍已校尉恭以踈勒城

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

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

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

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

虜以為神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

北闕善曰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記曰袁

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

而巳哉善曰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塞外受降

子降尚書曰建邦啓土向曰漢武帝使因杆將軍公

孫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降是謂開

夷狄寔由郅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善本不時言邁

之土寔由郅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善本不時言邁

善曰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風故使蝟

靡毛詩曰還車言邁翰曰受命不即行也

故使蝟

謂結蟻聚水草有依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

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獫狁獯鬻居於邊地逐水草遷徙也良曰言景宗縱魏兵使如蟻蟻之結聚而依水

也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案甲而誕自

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遂令孤城以資敵銑曰按不進也盤桓不進貌資助也

窮守力屈凶五臣本威善曰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作匈威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

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向曰孤

城謂司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劔善曰劉瓛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

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

諸成有司奏罰罪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成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

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劔折挫也

翰曰貽取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劔辱也

宗即主五臣本無景宗即主一句善曰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場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

曰寘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

為句臣當下讀也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濟曰駭驚寘用也

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

邁茲多幸善曰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銑曰言拔自

行陣之間也邁遇也指蹤非擬獲獸何勤善曰漢書曰上非分而得謂之多幸

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

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也向曰言景宗指蹤非擬蕭

何獲獸勤勞賞茂通侯榮高列將善曰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

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翰曰茂重也負擔

丁裁弛氏鐘鼎遠列善曰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負擔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

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濟曰負擔賤役也裁猶適也弛廢也擊鐘鼎食貴事也遠

疾和戎莫效二八已陳善曰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良曰魏絳為晉悼公和戎狄而賜女樂二八景宗無此功效而亦當此賜也自頂

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

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道遠也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銑曰踵足

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且道恭云逝城為國苦戰以膏血塗潤原草豈宜有辭

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善曰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

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五臣本生曹死蔡優劣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惟此人斯有靦面目

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靦姑也鄭

玄曰汝姑然有面目也

曰人斯謂景宗也靦強也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善曰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

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善曰魏書曰知千里也濟注同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鎰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武英挺略不世出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也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笑

善曰漢書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亢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取制於廟筭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

翰曰出征者必祭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實庸固濟曰庸固謂景宗也詩云匪面命之

自逆胡縱逸久患諸

夏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良曰逆胡後魏也諸夏中國

也

聖朝乃顧將一車書

善曰汧馬督誅曰聖朝西顧關右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銑曰聖朝謂梁也乃顧謂眷顧天下也

辱非所

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於非所也向曰慙傷也司州之人也

早朝永

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

翰曰載則矜憐惻惜也宜正刑書

肅明典憲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良曰肅敬憲法也

臣謹以劾

胡代反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

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

將帥絀

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

銑曰僚官也偏裨皆小將也絀沾也咎罪也攝追也

臣謹奉白簡以聞

臣昉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翰曰稽首首至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

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

凡毓

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見王隱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五臣作亮土

義

五臣本義上士節夫聞之有立

善曰左氏傳曰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銑曰有立志也

千載美談斯為稱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

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

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善本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

子當伯五臣本作百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

留奴自使善本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

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

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善本無

攘拳大罵突進房五臣本作屋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

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五臣本無物

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五臣本無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八

卷四十

善本無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

如訴狀輒攝整善本有七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

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賦以奴教

子乞大息寅寅亡善本作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

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

奴當伯先是衆奴善本有整兄弟未善本無未分財之前整兄寅

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

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

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

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

行善本無行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

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

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

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

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

整五臣本無整兄寅五臣本無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九

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

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

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失車欄

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

遂范喚善本無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

隔箔與范相罵婢善本無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善本作志

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善本作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

車校具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

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

列稱善本無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攔夾杖龍牽疑是整

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善本見采

音在津陽門賣車攔龍牽苟奴登時五臣本欲捉取遂

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

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

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善本被奪

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

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

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五臣本應洗之

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善本明刪此

文太略故詳引之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閭

令與彈相應也關三茸而名教所絕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問閭

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

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向曰問閭

里巷也茸小人也名直以前代外戚任因紈袴善本曰

教謂士君子也絕棄也直以前代外戚任因紈袴善本曰

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

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惡積覺稔親舊側目善本曰左氏傳長弘曰毛

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稔同誅漢書音義曰列侯宗

室見郵都側目也濟曰覺罪也稔熟也側目言惡之

甚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善本曰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

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

曰莠醜也良曰禮嫂叔不通問故云理絕肆陳也醜

辭謂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善本曰或謂打遂也謝承後漢

罵言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

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

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

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

舜不失烝烝之孝銑曰言整私其子則薛包善本分

竟夕不寐惡其姪則妄加大杖餘文同薛包善本分

財取其老弱善本曰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好

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

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

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高鳳自穢爭訟寡嫂善本曰東

後徵拜侍中向注同高鳳自穢爭訟寡嫂善本曰東

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

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
食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
被我一有豈可以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
逢惡賓不逢故人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寧
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飯整之於姪其薄如此何其不
能折契鐘庾而襜昌惟交質也漢書曰高祖每貫酒歲
更而酒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鐘杜預
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
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
曰江淮謂襜褕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
之故周鄭交質翰曰漢高帝貫酒酒家折券棄債六
斛四斗為鐘十六斗為庾言嫂雖負鐘庾之多亦宜折
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嫂車人之無情一何至此
惟為質言整之罪深襜褕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

十三

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
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臣
義嵇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向曰紳冕衣冠也

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善本除官輒勒外收五臣本
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

法五臣本制從事婢來音不款偷車關善本龍牽請付

獄測實其五臣本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連逮
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

以聞

奏彈王源

沈休文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善曰

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

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

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任良同

注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浪合之義升降窳烏瓜切善

隆誠非一揆善曰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

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

革吳都賦曰窳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敵而合也窳下隆高揆度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

倫善曰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

昌克反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

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

何以甲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

猶雜也自宋氏失御禮教彫喪善曰答賓戲衣冠之族

日失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

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姻婭亞淪雜罔計斯庶善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

十三

毛詩曰有斯養卒如淳曰無膳仕毛長曰兩塔相謂曰姪漢書曰有斯養卒如淳曰無膳仕毛長曰兩塔相謂曰姪漢
所底皆販鬻祖曾以為賈古道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居
賤人之高門嫁子女而取明目腆與顏曾無愧畏善曰丁
財利有商賈之道曰我昭永明目而無作孔安國尚書傳
志賦曰荀神祇之我昭永明目而無作孔安國尚書傳
曰腆厚也毛詩曰不愧于人而無作孔安國尚書傳
目腆厚也毛詩曰不愧于人而無作孔安國尚書傳
厚也若夫盛德之肩世業可懷德必百世祀幽通賦曰
違世業之可懷向曰肩嗣也世業謂上藥卻之家前
代德業也後嗣子孫宜常安之不可改也藥卻之家前
徽未遠善曰左氏傳叔向曰藥卻皆晉大夫其家
以比當時公卿既壯而室竊貨莫非阜隸善曰鄭玄曰
之族徽美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四

稱室也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貨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
等士臣阜又曰與臣隸濟曰禮三十壯有室室妻也
阜隸賤者也言嫁娶之家結禱離以行箕帚誘咸失其
貴賤雜偶以相竊其貨也結禱離以行箕帚誘咸失其
所善曰詩曰親結其禱九十其儀毛長曰禱婦人之禱
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也良曰女將嫁母為結其
禱禱帶也婦人適於人而執箕帚也今則非其匹偶是
以失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厯御寓弘革
典憲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鉞
曰宸厯天子歷數也御寓謂梁御天下也弘大革
改憲也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
法也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陸下所以負辰
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向曰殄滅也

於興言思清敞俗者也善曰禮記天子負斧依南向而
紀興言思清敞俗者也善曰禮記天子負斧依南向而
斧文屏風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
萬世同流翰曰宸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
負宸敞俗謂臣實懦亂品謬掌天憲善曰范曄後漢書
雜為婚姻也臣實懦亂品謬掌天憲善曰范曄後漢書
權臣口含天憲濟曰懦弱也御史雖埋輪之志無屈
主天子法自謙已謬妄而在此司
權右而狐鼠微物亦盡大猷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綱
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
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
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應璩詩曰城狐
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
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
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五

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良曰權勢也右用
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燼蠹敗也猷道也言已
雖有張網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者而王風聞
源事同狐鼠族有承藉一失網紀亦敗天道也風聞
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老
語注曰風來也采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曹實
銑曰源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人
參華向曰曹代也曾祖雅位登八命善曰檀道鸞晉陽
華榮華也曾祖雅位登八命善曰檀道鸞晉陽
東海鄭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
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翰曰雅為右僕射周禮
八命作牧王者祖少卿內侍帷幄善曰少卿為侍中常
之三公亦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善曰少卿為侍中常
也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孔

陳郡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
良曰瘠為東宮官采事也儲閣東宮也

源頻叨諸府戎
禁預班通徹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

侯也源預而託姻結五臣本作好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晉

秦唯利是視曰善曰孝經鈞命決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善曰名毀行廢玷辱

先源人身在遠向曰在遠謂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

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肩

胄善曰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祐二年為太尉薨子偉

記曰奮高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善曰漢書董仲

而食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音伐善曰漢書

齊閔閱詣府音義曰明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

慈吳郡正閤主簿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源

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五臣本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

聘禮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

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

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善曰

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

畧有譽西朝干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

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

爾翰曰滿奮為司隸為苗願所殺故云殞身西朝謂

奮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滿其為虛託不言

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善曰漢

武誅曰潘陽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

受爵祿者有異於此濟曰駭驚也潘岳楊仲且買妾

武誅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言王滿與此異也

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善曰左氏傳鄭子

不知其姓則卜之鄭玄曰悅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

鄭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

第簀也良曰媵從婦者也儀禮云女嫁母施衿結悅

悅帶也牀第帳之間也言買妾納媵本因聘婦之資而

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鄙情贅之行造次以之糾慝

湯得繩違允茲簡裁善曰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

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

更為疣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繩

僇糾謬格其非心銑曰贅惡也言源情行鄙惡造次

源即罪善本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

冕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同人者貌異

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善曰列子曰夏桀殷紂魯

人而有禽獸之心也翰曰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

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源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十七

以行媒之禮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善本不雜

同抱布之事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善本不雜

聞之前典善曰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

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汧馬督誅曰聞之前典濟曰

季文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哲智也往智即文子也

格至也家語云顏回曰聞薰猶不同器豈有六卿之胄

而藏薰香草猶臭草也前典即家語也

納女於管庫之人善曰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

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也良曰周禮有宋子河

六脚言源祖父之貴也胄嗣也管掌庫賤人

魴同穴於輿臺之鬼善曰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左氏傳曰阜臣輿又曰僕臣臺銑曰子姜姓也言源

如此等家之子孫而使其女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

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

辱親於事為甚善曰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

向曰衡橫木為門凡庶之家也言以已高門自

降與凡庶連親乃是輕祖考辱親戚也蔑無也此風弗

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善曰尚書大傳曰周

曰翦除源本塵汚也聖明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

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善曰賈

昭公革心易行濟曰伍等也已汚謂臣等參議請以

王氏也方媾謂復如此婚姻革改也

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善曰

言禁

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良曰源官品應黃紙臣

言禁止視事使如昔無官之時也

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峽

峽臨淄侯牋

楊德祖善曰太尉彪子餘同銑注銑曰典略曰

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總知外內事皆稱意

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侯才捷愛

幸數與脩書脩峽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

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曹植時為臨淄侯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

情深耶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向曰損辱嘉命蔚矣

其文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頌不復過此善曰說文曰詠誦也濟曰詠猶

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

斯皆然矣善曰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

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

邑故云魏也良曰仲宣王粲字也寓於楚壤故云漢

表陳琳屬於袁氏故云冀域徐幹昌於高密故云青

此壘植書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文選

十九

覽何遑高視哉善曰尚書曰樹之風聲家語曰孔子出

乎四門周章遠望 銑曰周章馳逐也

資有聖善之教善曰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

聖善謂植父武帝也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

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善曰毛詩曰

宣昭義周又

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善曰漢書桓譚曰揚子之書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

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善曰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

耳傾聽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

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

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

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比植文章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指斥而託左右執事也

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

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

暑賦脩雖造成終日不敢獻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

惡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判定善曰鄭玄

禮記注曰

刊削也向曰植書云後誰復相知定吾文耶是使

脩刊定也脩以無能頓受眷顧賜命矣猥頓錫賜也春

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善本有弟子拊

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善曰史

記曰孔

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

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

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

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盡體具而言微也翰曰

此皆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致也卓犖高

大之貌餘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

同善注

善曰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

殊濟曰植書云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更

雖不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焉脩家子雲老不

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失照作善曰植書云揚雄猶云壯

思也 向曰鄙宗過 言謂壯夫不為也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

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

文章相妨害哉 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

曰飛英聲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功魏

顯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向其勲銘于景鐘

韋昭曰景鐘景公鐘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

遺後世子孫也 翰曰魏顯追秦於輔氏其勲銘於景

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

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

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 輒受所惠

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也 濟曰

竊備蒙 叟 誦詠而已 善曰詩曰蒙叟奏工 濟曰

詠之人而已 蒙叟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善曰植書曰其

昏耄脩謙詞也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言不慙恃惠子

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

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

善注 季緒瓌瓌何足以云 善曰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

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 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

脩云何足以云瓌瓌小器也 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善曰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 以文辭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

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 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茹同音欽牋還與

余感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 麗 向曰繁步何反餘文同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

宣頌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善

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翰曰鼓 能喉嘖

吹音樂也妓能也都尉官名薛訪車子姓名 引聲與茹同音 濟曰茹

曰果成也 良曰上主 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

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 濟曰壤 地也 潛氣內轉哀聲 善本

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茹曲美常均 善曰樂汁

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

長八尺施絃也 銑曰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茹簫也

均曲 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

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 善曰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

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桓譚雜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

門工倡也 向曰黃門樂官名温胡姓名也迭更也變

曲會 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

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 善曰左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

知而不能也 翰曰傲欺尚 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

勝竭盡匱乏也 言竟不能勝 勝窮優游變 善本 作轉化餘弄未盡 良曰化變

暨其清激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二十三

吟雜以怨慕善曰暨及也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

入肝脾哀感頑豔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濟曰北豔美者皆感之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

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隕涕悲懷慷慨

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銑曰社自左驥都年史納寒

衣衿泣流貌隕墜也慷慨歎息貌

姐名倡善曰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其史納寒姐蓋亦當時之樂人

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

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竊惟聖體兼愛好奇善曰莊曰詭變也翰曰詭奇也

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是以因戕先白委曲伏想御聞

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

喜之樂蓋亦無量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目焉詩曰吉甫宴喜銑曰御進也事謂西征也

訖竟也光塵美言之與及也斯調喉轉也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牋

陳孔璋善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

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向曰東阿王曹植也餘註同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

高俗善本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善曰漢書爰盎諫文

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

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伴為死人叱青

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

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失言為人

臣之道如我者惟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讓之友

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刀越

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

莫邪翰曰辱命謂得植書粲然明白貌也濟曰王

即諸侯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高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

說范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

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

諸侯乎過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

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檝乘扁舟子所能

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

異於末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

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也皆謂植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尤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驅騾偃蹇而齊足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為龍驤良馬名

可得言不可得也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

東野巴人虫鄙益著善曰宋玉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濟曰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比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載懽下曲琳自比其文見植文之美而覺巴文之惡矣

載笑欲罷不能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善曰詩曰既見

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良曰載則也歡言美之也韞藏積置琳死罪死罪玩珍耽好也為吟頌者愛之深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答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善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

五臣本形於文墨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

也形日月冉冉歲不與我善曰楚辭曰冉冉而逾施

見也曰冉冉疾行貌不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

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

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良曰謂在太子所時也列也衆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自謂可終始

相保五臣本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

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五臣試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

不遂謂皆死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

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善曰兩都賦序曰雍容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向曰雍容善和貌虞度也有虞謂冠至也輻至言衆如車輻之

檄徵兵之書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

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

阮瑀陳琳也儔類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

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善曰漢書曰

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後

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也濟同善注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

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善曰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

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善曰鵬鳥賦曰化為

異物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賦曰化為伏惟所天

善本無伏善本無伏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善本無伏

惟所天善本無伏曰真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項代曰場圃講藝之處也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典籍為場圃而優游

休息於其間也善本無伏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搗藻下筆鸞龍

之文奮矣善本無伏也鸞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答賓戲曰搗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傅武仲下筆不休向曰抗高也搗亦發也藻文也鸞龍有五色文章也奮振

也善本無伏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善本無伏善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

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向曰更始始封漢光武為蕭王

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太子書云吾德不及蕭王善本無伏此眾

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善本無伏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

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善本無伏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

日深實不復若平生善本無伏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

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善本無伏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孔

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善本無伏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

聽矣善本無伏翰曰墜失勅正蹈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善曰論語子曰

唯上智下愚不移善曰論語子曰濟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聖時邁

人作而萬物覩言已與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善曰論語子曰時邁

齒戔結猶欲觸曾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

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耆老杜預曰七十曰耆也善曰尚書曰良曰邁往齒年戔大也觸曾奮首割裂謂冒鋒刃甘死

而効其用善曰尚書曰不勝悽悽音婁善曰尚書曰悽悽敬貌以來命

以報德焉善曰尚書曰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善曰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善曰魏略曰官過鄰辭太子到縣與太子

同善注善曰魏略曰吳季重善曰魏略曰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善曰魏略曰禮記注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藏廣雅曰耀

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善曰魏略曰曜靈日也善曰魏略曰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

無以過也善曰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說趙孝成善曰史記曰王

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誼願與善曰史記曰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

遂入秦見昭王善曰史記曰濟曰千金言多也浮汎也觴酒器小

也言比不能過已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餘文同善曰史記曰器

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善曰史記曰沈謂醉

善曰史記曰

實也頓猶弊也良曰沈頓酒
困也不記醉時所言恐有虧失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

前未知深淺善曰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然觀

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善曰先王疆理天下物

土之宜漢書有常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北鄰

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善曰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寇

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人

同餘文重以泚祇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誦

亮成安之失策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

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

陳餘泚水上奇誦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

車之言也濟曰漸漬浸也疆界守居也漢使韓信擊

趙信使窺之知趙相成安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

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千持赤幟從間道軍山而

望趙軍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

井陘口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復疾戰趙軍空壁

爭信旗鼓軍山二千入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

望之大驚乃亂敗遂斬成安泚水上信後為淮陰侯南

喟然歎聲亮信也不用左車之言而敗故云失策也南

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善曰廉頗藺相如趙

都東接鉅鹿存五臣本李齊之流善曰漢書文帝問馮

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善曰

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

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

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

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善曰向曰慷慨謂貞

廉也左車而質闇弱無以益之善曰毛萇詩傳曰益臨

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

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善曰尚書曰咎繇邁德

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

善本作傑善曰爾雅曰科條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

也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

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善曰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

國尚書傳曰慄慄危懼貌良曰賦布也威往者嚴助

福擅作威福於人者慄慄敬貌庶幾慕近也往者嚴助

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

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善

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

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嚴承明之虛出為郡吏

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

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

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銑注同曰軌迹張敞在外自

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善曰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

劇郡馭於繩墨胃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

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善曰彼謂又曰陳湯字子公向同善注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

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善本左右之勤也翰曰彼謂張敞陳咸

薄輕也輕居郡守願在左右亦質之心古今一揆先後不質莫焉知來者

之不如今善曰爾雅曰貿易也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濟曰揆致貿易也焉知來

與張敞陳咸相類也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良曰覲質死罪死罪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 三十一

為鄭沖勸晉王牋

阮嗣宗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鄭沖字文和榮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

其辭良同善注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銑曰嘉命即魏冊命竊聞明公固讓沖

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

有自來矣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向曰自

也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由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

號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

伊尹也翰曰伊尹欲干湯乃為周公籍已成之勢據

有莘氏媵臣佐湯伐桀以為阿衡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

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翰

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

侯治曲阜有龜蒙龜蒙魯之山名光大宅居也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

封營丘善曰尚書中侯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

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

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

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一掃磻溪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

州兼國翰曰呂尚釣於磻溪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

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而滅殷故云指麾武王封於齊都營丘

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善曰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蹶蹶也然

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况自先相國

以來世有明德善曰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命上為

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濟曰先翼輔魏室以

綏天下朝無闕政人善本無謗言善曰南都賦曰朝

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良曰綏安也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

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善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 三十一

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書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焚東馳封禪文曰昆蟲聞澤迴首面內劇秦美新曰迴首內嚮喁喁如也銑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擊大破之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來朝服

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

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爾雅曰懾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及閩越也向同善注曰叛逆謂葛誕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闔閭吳王也加以比孫氏將則唐咨等輕銳勁利之兵也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海吳界懾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

宇內康寧苛慝不作

善曰過秦論曰苞舉宇內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翰曰寧安作起也苛慝繁惡之政是

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濟曰殊俗遠方東夷東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方之夷也獻舞獻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五臣本

開國光宅顯茲太原

善曰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良曰謂封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善曰易為晉公曰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銑曰旨意也聖意謂魏帝之意也介大允信也天人謂天

意人元功盛勳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大也光事也

光明貌如彼謂破姜維之類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大也光嘉祚如此謂晉原之地巍巍高兒內外協同靡僭靡違

翰曰協合靡無僭失也內由斯征伐則可朝無朝服外其心合同無相違也

濟江掃除吳會

善曰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銑曰由從斯此也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善曰漢書吳地名掃除謂滅吳也

西塞江源望祀岷山

善曰漢書蜀塞特牲赤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塞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楊言滅蜀也望祀謂祭此山焉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

賦曰迴戈弭節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焚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翰曰弭按也麾天下謂平一也遠無

不服邇無不肅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也濟曰肅敬邇近也

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

桓文齊桓公晉文公皆輔翼周室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善曰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也濟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此然後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善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為鄰比也

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玄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

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濟註同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

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上黃下烏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善曰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

同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

蹇跛也法言曰希駑之馬亦駑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

詩曰我馬維駑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良曰潢汙兩

水也蹇跛也沃若良馬行貌言此水雖欲朝宗于海此

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善本鳥合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臯壤使我欣欣而樂

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

悵予兮私自憐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

以南可以此又曰雍門周見子孟嘗君孟嘗君為之鳴

流涕歎與鳴同銑曰臯壤搖落謂秋也岐路東西况

謂別也惆悵鳴咽皆悲傷也臯壤川原岐路行道也况

五臣本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

抱也孟子曰予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

衡曰雲散水墜成為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

命如秋葉蒂翰曰墜雨離於雲秋蒂去於樹喻已別

王也選遠眺實庸流行能無算善曰鄭玄論語注曰算

翻落也

言不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善曰天地喻帝王山川喻王

足數良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言遇休明之

代容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

抽揚小善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

曰庶小善故捨未善曰詩曰九月築

之有益

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銑曰捨耒罷耕

也場圃田園也奉筆兔園請事於王也梁孝王有兔園

東亂三江西浮五臣本七澤善曰言常從子隆也蕭子

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向

曰王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

江會稽越境也七澤荆州楚境也越東楚西絕流曰亂

浮游契濶戎旃從容燕語善曰毛詩曰死生契濶周禮

也燕處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

兮翰曰謂從行也契濶勤苦也戎兵也旃旌也長裾

報早誓五臣本 肌骨善曰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

銑曰言撫持骨臆論報恩澤將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

蕩善曰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

化為鵬海運將徙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周視車有鮒

魚曰我東海之波臣自喻也滄溟未運 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王未遷轉也波臣自喻也滄溟未運 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善曰滄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旅翮皆自喻也 翰曰

解嘲云若渤澥之鳥也渤澥海名方春鳧鴈時也喻王

去王也謝去也翮鳥羽也 清切藩房寂寥舊華善曰藩

舊華眺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

宣左氏傳曰華門圭竇之人皆陵其上也 濟曰藩房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三十九

藩國也房謂王府也華柴門也謂眺 輕舟反溯 弔影

舊所居也清切悽傷也寂寥無人也 輕舟反溯 弔影

獨留 善曰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溯

別王乘輕舟反而向而望心已馳於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王左右矣而形影相弔則留礙矣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善曰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

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

注曰餘艘舟名也 翰曰言已不可得往唯待 朱邸方

王還京都也青江亦春江也艘舟名王乘也 朱邸方

開效蓬心於秋實善曰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

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

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濟曰朱

邸謂王在京之邸朱其戶也蓬心非特蓬也 樹

桃李秋取其實也眺願因得效已同於此而少報王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善同良注 良曰言王如或

有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於舊也楚昭王

亡其躋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

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晉文公至河

令席薦捐之咎犯哭曰席薦所卧也而君棄之臣不勝

哀衽席也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

單席也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三十九

橫集 善曰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眇又曰涕橫集而成行

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 銑曰橫交也

任犬馬之誠善曰史記丞相青翟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升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

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到官而

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

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到官而

謝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五

臣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本作典冊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翰曰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善曰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

通自伐以為功高天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善曰曹植對

禮以庇身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况昉受教君

子將二十年善曰魏文帝令曰况吾託士人之末列曾

也咳若唾為恩眇眇代力成飾善曰莊子孔子謂漁父曰

也恩飾謂光益於已也小人懷惠顧知死所善曰論

獲死所翰曰言懷恩惠自顧知以身命報德也昔承

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五臣本切之旨形乎善譴豈謂多

幸斯言善本不逾善曰梁史曰始高祖過昉於竟陵王

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王事當以卿為騎兵高

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

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人左提右

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

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

不逾毛萇曰渝變也濟曰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席也

緒末也捉挈謂許以為記室也旨雖情謬先覺而迹淪

意也形是謔戲渝猶變也餘注同驕餌善曰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者猶任齊邦是淪

良曰言誤謬不能先覺高祖之必貴而任齊是淪沒於

驕君之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善曰淮南子

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厦成而鸞雀相賀樂別也

大業而得相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善曰易曰易有

也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向曰明公謂高祖將使

伊周奉轡桓文扶轂善曰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

周室也使之奉轡扶轂謂高祖之功過也神功無紀

作物何稱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

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

馬彪曰造物謂道也濟曰謂高祖如神妙之功無能

紀述造化萬物何府朝初建俊賢翹首善曰阮籍奏記

賢抗足良曰府謂司維此魚目唐突璵璠善曰魚目

似珠璵璠魯玉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詩外

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

以璵璠飲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燕雀唐突人

參也銑曰魚目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玉也喻高祖唐

突猶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善曰東

太史官曰耿况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言王

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向曰涯分寔是塵汚

與之官是再成於已其恩難以答也造成也雖則隕

越且知非報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於下毛

命非所能報也 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善本作情 善曰 隕降越墜也 國語申胥曰昔楚 靈王獨 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行屏營

百辟勸進今上牋 良曰今上謂梁高祖 武皇帝也餘同善注

任彥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帝諱衍 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

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 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 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 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 見在故云 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秦丹誠 善曰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 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 銑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曰朝命天子之命也蘊稱策書奏進 也丹誠赤心也冒進赤心謂授梁也 奉被還命未蒙虛

受 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向曰 言高祖還讓帝命不虛心而受之 搢紳顯顯恭深所

未達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 李奇曰搢插笏於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

人顯顯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達也 紳謂百官也顯顯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蓋聞

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善曰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 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

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 注曰致之言至也 濟曰為此言者 高蹈海隅匹夫之

言高祖不可復讓弘大也餘注同 高蹈海隅匹夫之

小節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 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足負妻攜子以入於海終

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 良曰謂此者言高祖不可如斯也匹獨也餘注同 是

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

善曰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 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曰乘石

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 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

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 提撰爾維鈴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 向曰武王崩成

王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為假天子七年而不疑者蓋 為天下非為己也乘石天子所登之石也太公即磻溪

之水釣其涯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信之報在齊及 佐周克殷遂封於齊而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 况

世哲繼軌先德在民 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 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士鞅謂秦伯曰藥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 翰曰言况高祖之家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

父順為齊侍中 經綸草昧歎深微管 善曰易曰雲雷屯 兄懿監郢州 經綸草昧歎深微管 君子以經綸又曰

天造草昧 濟曰綸理也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 孔子之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又深也微無也

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 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 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追斬之 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

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 良曰 高祖兄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

左興盛十萬眾於鍾山宮城拒守懿聞難投袂而起戰 於越城破之慧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為尚書令

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慧景實依高祖

之功也。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善曰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師入曰振旅造成也王室言齊室也。雖累

爾救宋重胙。尼存楚。善曰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

往見公輸般。般服馬請見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也。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賦

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胙。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五以善本。今觀古曾何足云。翰曰以懿觀之

臣與善本同。以作居。今觀古曾何足云。翰曰以懿觀之

云而感甚盜鐘功疑不賞。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

不可負以推毀之。鐘悅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遂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

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濟曰言東昏侯欲掩已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政閭豎而鳩殺懿也。有偷鍾者將推毀之。恐人聞之。自掩其耳。喻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功疑惟重。漢蒯通曰功高天下者不

賞。喻懿有惟重。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不賞之高功矣。

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善曰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

而戴皇天也。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閭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鸞論語比考識曰殷感妲己。玉馬走

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

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

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銑曰酷當痛也。紂感

喻東昏無道。賢人歸於高祖矣。紂殺龍逢於庚子之日。

海若登祗。罄圖效祉。善曰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

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翰曰楚辭云使湘靈鼓瑟兮海若舞海若

之神也。齊桓公北伐。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俞兒。霸王之君興則見祗神也。山海之神罄盡

而效其。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善曰漢書

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

上辟耳之山西。都賦曰天官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

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

行也。良曰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伐葛。伯殺

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言高祖征伐之

於此。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善曰左氏傳介子推曰竊

之功。以為已力。韓詩外傳曰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河

救人可乎銑曰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且明公本自

諸生取樂名教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帝

為乃爾向曰言高祖起道風素論坐鎮雅俗善曰王

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孫綽

正風俗不習孫吳善曰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

明徽知神武而不殺者也良驅盡誅之善本濟必

封之俗善曰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

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龜玉不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誰之功歟向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

不然誰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五臣本使伊周何

地善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蒞伯恥獨為君子

公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善曰周易曰通不任

恠口款悉心重謁善曰論語注曰恠恠誠伏願時膺典

冊式副民望善曰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

奏記

奏記詣蔣公

阮嗣宗善曰臧榮緒晉書太尉蔣濟聞籍有才

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

就吏後謝病歸濟同善注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善曰

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

公位也良曰書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含咸也三公星三

雞鳴皆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

為首善曰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子夏處西河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上而文侯擁篲五臣本作葦自歲反善曰史記卜商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

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如今卒持篲也

銑曰擁篲申恭鄒子居有於泰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敬之禮善曰劉向別錄曰鄉行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

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

之皆郊迎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夫布衣窮居韋

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善曰

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

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

擊而道存焉翰曰布衣韋帶皆賤服韋皮也籍無鄒

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濟曰陋鄙也良曰猥頓也大

禮謂辟命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

路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翼戴其世主者甚衆也銑曰東臯籍之所

居之東也澤畔曰臯稅國負薪疲病足力不彊善曰孟子

稅也當塗謂事貴人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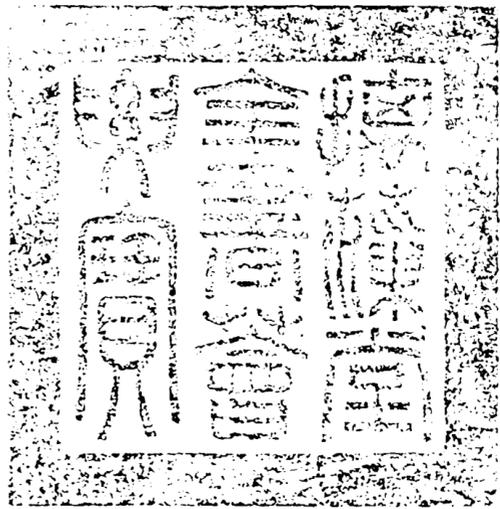
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向曰籍言

力不可彊不勝王事補吏之名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翰

克能也稱已無德則辟命為謬恩迴以聘賢則庶光於所舉矣



文選卷四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垣

騰錄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

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荅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一

子卿足下

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

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良曰子卿蘇武字古人貴呼其字

者字所以表德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小雅

曰非分而得謂之幸向曰令善也銑曰策立休美暢通也清時謂清平之時保榮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

道遇之甚也再言之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善曰桓子新者美之甚也幸遇也

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

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昔者不遺遠辱還荅良曰不遺舊情也陵前與蘇慰誨

勤勤有踰骨肉向曰慰誨謂慰勞也陵雖不敏能不愧然

善曰孝經曰參不敏濟曰敏達也言雖不達事理豈不慨然歎其情深於人致此耶自從初降

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善曰

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善曰異類不同類於己者韋鞬古韋

川幕莫以禦風雨善曰說文曰鞬臂衣也漢書董君鞬

事便也毳帳既帳也善曰鞬韋皮也鞬衣袖也羶肉酪

漿以充飢渴善曰烏孫公主歌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

地玄冰邊土慘裂善曰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

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

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善曰杜摯笳賦序曰笳

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葭毛詩曰吟嘯成

羣邊聲四起向曰笳曲馬屬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

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銑曰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善曰賈逵國語上念老母臨年被

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

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濟

曰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喻不義

食也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善曰背恩不報為負恩也子

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

之俗良曰禮義中國也無知謂匈奴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

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善曰

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善曰陵自傷令功大罪小

不蒙明察向曰陵有戰功甚大為孤負陵心區區之意

銑曰國家孤負其心不善曰每一念至忽然忘生濟曰每念

知區區之意見誅母妻善曰志良曰難懼也顧國家於我已矣善曰王逸注離騷曰

翰曰顧念已止也言我雖欲善曰殺身無益適足善曰增羞故

每善本無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善曰孟子曰馮婦善搏

向曰攘奮也忍恥辱善曰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

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音抵音令人悲增怛耳善曰

曰怛憂也方言曰怛痛也善曰在陵左右之人見陵

憂情如此乃以音樂相勸勉也不入耳則不樂也善曰紙辭

也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善曰未

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濟曰略言之則下事也昔先帝授陵步卒

五千出征絕域漢傳曰先帝謂武帝也翰曰作書時是

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善曰漢書武帝紀曰天漢二年將

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

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

此亦不云其名良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

不至故稱失道獨而裏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向曰師

出大漠善本作天漢字之外入彊胡之域善曰漢書蕭何曰語

按流俗語曰天漢其言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向曰

軍有十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善曰說文曰羈馬絡

也新羈之馬謂胡人驅散馬然猶斬將奪旗居追奔逐

北善曰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臣瓚按拔取曰奪商君

賊之將取賊之旗軍敗曰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善曰張

注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良曰殺敵之易如滅行使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善曰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

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此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善

足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不肖不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善

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堪是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

國興師善曰劉兆毅梁注曰舉盡也翰曰匈奴既

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

相如而步馬之勢又甚懸絕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

主矣陵步卒匈奴馬騎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

創初痛決命爭首善曰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

持兵向曰扶其創乘其痛以少敵衆見傷者多死傷

積野餘不滿百銑曰餘兵而皆扶病不任干戈濟曰百

扶持創痛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

走翰曰虜謂匈奴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

故爭為先登善曰徒空也言空首奮呼無復甲冑良

呼猶將先登而戰也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

陵飲血善曰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獻單于謂陵不

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善

無得免耳善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

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

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于山漢軍散弓矢並盡陵於

是遂降 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 不復可得欲引兵還 銑同善注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

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其乃得免 善曰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

陳平秘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

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纜也 翰同善注如雲如雨

言 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 善曰謂漢朝

多 良曰高祖尚如此况當陵者豈容易 苟怨陵以不死然

而致力也 向曰云云謂多言也 濟子

陵不死罪也 向曰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為國也 濟子

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

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 善本有 為也故欲如前

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善曰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

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

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翰曰陵前書云

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

報厚恩下明祖考此之是也 昔范蠡不殉

不如報德也 善曰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 昔范蠡不殉

會稽之恥曹沫 貝不死三敗之辱卒 復句踐之讎報

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 善曰史記曰吳王發精

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

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

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

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

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

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

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

地 銑曰范蠡越之賢也吳王伐越越王走於會稽

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 殉死也句

踐越王名曹沫與齊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

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於

是遂得其地是報魯國之羞陵遂心慕此欲為漢報功

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善曰漢書

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於是族 陵

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濟曰骨肉謂母與子 此陵所

以仰天椎直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

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 翰曰武與陵書云漢與功臣不

實薄 昔蕭樊囚執韓彭蒯醢 善曰史記曰相國蕭何為

多空弃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

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

祖病有人惡樊噲黨於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

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

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諸長

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平覺呂氏使武士

縛信斬於長樂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

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

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

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醜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鼉五臣本錯受戮周魏見辜

善曰漢書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

始行卒受大戮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

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

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

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

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

論嬰弃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

向同善注其才抱將相之具善曰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

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

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

是天子疎之以為長沙王傅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

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

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

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孟子

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銑曰佐命謂佐王命也翰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

時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

不得五臣本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善曰

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

古身絕域之表善曰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

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

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

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

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

將軍長吏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

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

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

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剄姑鼎

切良曰先將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義

勇冠出於三軍之上也翰同善注絕域遠國表外也

此善本無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無長字歎者也

此字功臣義士見有功者誅有

才者死故負戟而長歎何謂不薄哉翰曰此國家於

而武何謂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云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依死朔北之野善曰漢

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

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老母終堂生妻去帷五臣本作室字善

髮盡白向同善注曰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

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濟曰武奉使既久母死妻嫁也去室謂嫁也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終堂謂母亡

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銑曰言匈奴善武志節後得還

漢况天子為天下之主而不知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

賞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

社論語曰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翰曰茅土千乘皆謂封諸侯之事也享受也薦進也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善曰漢書曰元始六年武

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向曰武自匈奴還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良曰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

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濟曰謂帝室親戚及貪財巧佞之臣

廊廟貴士居處宰官也子尚如此陵復五臣本何望哉且漢厚誅

陵以不死銑曰厚謂誅母也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

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翰曰謂歸於漢也所以

每顧而不悔者也良曰每內顧雖身辱甚矣而不為悔陵雖孤恩漢亦負

德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濟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

負德也亦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

主豈復能眷眷乎善曰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銑曰

節義視死如歸陵志誠儻能安於此事主上豈能眷眷念陵也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

葬蠻夷中誰復五臣本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翰曰稽

北闕天子所居也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善曰史記張釋之

又功臣曰蕭何徒恃文墨顯居臣上向曰刀筆之吏

吏獄吏也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之事耶願

足下勿復望陵良曰勿復望嗟乎子卿夫復何言濟曰

而呼子卿也夫復何言謂不復可言此畢竟之辭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

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

善曰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銑曰幸猶厚也言永別故人厚謝勤勤之辭也勉事聖

君足下盾子無恙勿以為念善曰漢書曰武在匈奴時

賴皇天之厚德分還及君之無恙銑曰勉勵以事聖

君相勸戒義翰曰盾子武之子也武在匈奴中胡婦

念言勿憂之努力自愛善曰老子曰時因北風復惠

德音良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北風以惠德音李陵頓

首

報任少卿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司馬子長

善曰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

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

刺史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也有良史才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盛言李

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說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為中書令修史記益州

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也

太史公牛馬走

善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以濟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

脚足下

善曰如淳曰少曩者辱賜書五臣本作書賜教以順於

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善曰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翰推讓賢才以進用士子為務謂遷為中書令

意氣懃懃懇懇

五臣本作勤懇勤懇字若本反善曰懃懃懇懇之貌也良曰情切之辭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

善曰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

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善曰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

雖罷

五臣本作疲字駕奴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善曰側聞

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向曰疲極

也駕鈍馬也自比之鈍馬謙也亦嘗耳聞長者之遺風

謂古賢顧自以為身殘處穢

穢濟曰殘謂被刑穢穢惡名也動而見尤

動而見尤

善曰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向曰疲極也

善曰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

欲益反損是善本有獨鬱悒邑而誰與善本作語善曰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

既不得志則諺曰相傳之言曰諺誰為之孰令誰與語此事諺曰相傳之言曰諺誰為之孰令

聽之善曰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

遷意云君非聖明動則有過為誰蓋鍾子期死伯牙終

身不復鼓琴

善曰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

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

古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鍾期知其妙鍾期既死則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今君不明察是無知音使我何

為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善曰戰國策曰

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嗚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矣向

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也士為知己者必罄誠而為之用女子為愛於己貌者而飾其容今人

不知我心不悅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

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善曰隨和

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點辱也翰曰大質身也虧缺謂被刑也雖才如懷隨侯之珠下和之玉行若

許由伯夷之貞潔何以為榮足以見天下所笑自取點汚耳

書辭宜答會東從用上來又迫賤事善曰往與我書書宜應答但有事故不

獲答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

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
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濟曰得少卿書

詞宜即答為東從天子來故未也東東游也上天子
良曰從天子來且復答書又迫於職掌事卑各在一方

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善曰文穎
遠之意也間隙也良曰少卿相見時近卒卒無
暇不得與書述志意也日淺謂時少也竭盡也今少

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無月字迫季冬善曰如淳曰平
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
己也向曰安為戾太子事囚於獄不測謂生死不可

知季冬將刑也近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
共反善曰季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難言其死故云
不可諱翰曰薄迫也上天子也言又迫從天子將祠

祭於雍雍祠神所濟曰卒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然言速也不可為諱謂死也楚辭曰惟煩懣以盈曾

以曉左右善曰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懣以盈曾
以曉明少卿左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善曰謂任安

右猶足下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善曰謂任安
良曰長逝者死也言不答書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

幸勿為過幸勿以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五臣
府善曰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善曰端取與者義

字也翰曰府聚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善曰端取與者義
之表也與謂行德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善曰凡人能立志

者是勇者之決性立名者行之極也善曰凡人能立志
者行中之最極也

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五
本作也字濟曰言君子之德如林之茂盛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

傷心善曰所可惜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
者禍必至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善曰醜穢

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迫切禮記
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

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
被刑濟曰詬恥也害人之恥者宮刑為大也刑餘

之人無所比數自謂也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翰曰刑
不足比數非此一代然所從來處昔五臣本衛靈公與

乃遠言自古已來有之謂下文也昔五臣本衛靈公與
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

使孔子為次乘遂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
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向曰雍渠闔

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闔人同車商鞅因景監見
孔子為次車孔子恥之去衛之陳也

見趙良寒心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
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

秦王也因其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百姓也又趙高謂
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

色自古而恥之善曰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
同子參乘袁絲

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

談向同善注絲益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

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銑曰中才謂常才也事有關於閹人皆且傷其氣類

不同況慷慨高節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

下之善本無豪俊哉善曰史記履貂曰臣刀鋸之餘不

餘謂餘生遷歎與宦豎無異奈何得僕賴先人緒業

遣進賢士乎薦進也豪俊賢士也得待罪輦轂下二

十餘年矣銑曰常懼不繼先人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

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翰曰惟思效用譽名也結謂託奉也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

職巖穴士謂隱逸人也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

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前敵之旗奪取也下之不

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向曰交

寵也美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

此矣善曰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

言上所述四者無一遂苟且合時取容執事於國無

損益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也言無所堪矣效驗也

許者僕亦善本無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善本無外廷

亦字

末議善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

廁間也遷為太史則大夫也列次也濟曰陪不以此

時引網維善本作盡思慮良曰不以大夫之時舉網

也善本今已作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闈善曰闈

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闈穉劣也呂忱字林曰闈

茸不肖也向曰虧形為被刑也掃除灑除道也隸僕

也闈茸小人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

當代善本作之士邪翰曰伸舉也言我所遭刑餘在小

意亦羞之當代之士謂天下之人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恨之甚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濟曰本末謂終始也言凡

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善曰不羈言材質高

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良曰遷自

言性行不羈不可繫也向曰時無知音故不知其才

乃無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

善曰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

天子有宿衛之官翰曰先人謂遷父也故事奏進伎

才也周衛謂朝廷也言天子幸以遷父之僕以為戴盆

何以望天善曰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

事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十七

力善曰禮記曰其之子不肖應幼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

不才之力以成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善曰毛詩曰萬

藹多士媚于天子濟曰言務一心而事乃有大謬不

然者夫善曰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良曰主上

不助者也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翰曰謂同素非能相善

也趨舍捨異路善曰太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

進退舍各異於路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

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

廉取與義良曰廉清也言清不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也善曰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

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以奇矣善曰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

子命出邊不念計生事赴國今舉事一不當

事迫降匈奴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

其短僕誠私心痛之

罪蒙也善曰朝臣能全養其身保愛妻子不能立適

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後搆結以生其短枉加誅

戮誠私心所痛也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也媒猶搆結也藥生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

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

虎口善曰胡地出馬故言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橫

挑徒彊胡仰億萬之師善曰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

挑鳥橫橫行挑弄引之欲其戰也仰謂遠望師衆也與

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聲善本當

所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向曰言陵

軍兵少所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當敵也

傷不給善曰顧野王決曰供給也

作旃表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

人善曰旃表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表之君漢書曰匈奴

集善射之人也旃表言所服用也言皆怖懼悉盡也左

右賢王並匈奴王之號一國共攻而圍之

而圍轉關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

不至謂五士卒死傷如積智然李陵一呼勞軍

音血飲泣更五臣本張空拳權善曰孟康曰沫音類

盟類也說文曰類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

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

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

白起雖坑趙卒而使豫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

況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

屈指不當言張陵時天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

奇曰拳弩弓也向曰躬謂李陵之身涕淚也血沾面

曰沫淚入口曰飲翰曰張舉也言矢盡道窮人無尺

鐵故猶舉空拳以冒北白刃北嚮爭死敵者翰曰北

冒白刃之敵也嚮謂向

賊也爭死敵者謂爭勇死嚮謂向

於前敵謂得於人心也嚮謂向

王侯皆奉觴上市壽善曰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

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濟曰言有使報漢謂報剋捷

也而羣臣皆喜陵之功故賀天子奉觴上壽謂喜宴上

天子後數日陵敗書聞向曰聞奏主上為之食不甘

味聽朝不怡翰曰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銑曰大僕竊

而報於漢善曰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效以當罪

欲取得其敵將報良曰彼觀猶觀彼也言其意且

漢恩也當敵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推敗功亦足以

暴沃於天下矣善曰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

得士卒死力苦戰邊庭屢推敗匈奴僕懷欲陳之而未有

奴亦可以舒露於天下暴露也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

路向曰遷心懷此事欲陳之功翰曰此指謂於

辭善曰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羣臣睚未能盡明明主

不曉以為僕沮呂才貳師而為李陵游說稅遂下於理善

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

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遊

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良曰猶未能

盡明說之而明主不曉察遷意也初天子遣貳師將軍

李廣利陵為將助兵及陵遇戰而貳師無功天子乃以

遷誣罔欲沮止貳師以成李陵而為其游說遂下獄理

謂獄官也拳拳丘之忠終不能自列善曰禮記子曰四得一

也善曰言衆吏議以為誣上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誣罔天子終從獄吏之議上謂天子也卒終也家貧貨

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乎濟曰囹圄也李陵既生降頽善本其家聲而僕又

佴二之蠶室善曰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隤之也顏師古曰隤墜也如淳曰佴次也若人

相次也人志切今諸本作茸字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

廣大如蠶室衛宏漢儀以為置蠶宮今承諸法云詣蠶

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茸推也人

勇切推置蠶室之中銑曰頽壞也頽壞家聲謂陵祖

考皆名將而乃降故也佴次也蠶室漢行割刑重為天

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又次之於此刑

下觀笑悲夫悲夫良曰為天下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

也翰曰言此二事難為俗人委曲而言者謂僕之先五

臣本有非有五臣本剖符丹書之功善曰漢書曰漢初功

人字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向

曰先人謂遷父也剖符丹書皆漢之符契有功者執之

遷言其父也無此功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

優所畜六詩流俗之所輕也善曰說文倡樂也左氏傳曰

優也銑曰遷父為太史掌知天文律歷卜筮祠祝之

事為天子所戲弄如倡優女樂所畜以為調戲者故人

俗之所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三

能作與死節者次比善本無次比二字善曰與如也言

死無益也良曰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亦不知君之特

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翰曰特獨也

終也言遷之死世人不知獨以遷為智力窮盡罪累

重極不能自脫終就死耳何也者設疑以發下文也素

所自樹立使然也翰曰遷自恨之甚故假人固有一死

死善本無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善

下死字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

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銑曰人生必有一死若

生不值明君不以義相及則命重於太山若遇明君臨

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之所歸趣殊矣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濟曰太上謂第一也辱先謂

身謂忠於君君不見其次不辱理色善曰理道理也

明察以見刑罰也其次不辱理色良曰理義理色顏

也其次不辱辭令善曰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次屈

作誣體受辱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善曰易服謂著

服謂堯畫衣冠其次關木索各被箠楚受辱善曰

罪人服之是也其次關木索各被箠楚受辱善曰

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抽以杖擊也箠與抽同以之管人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三

下腐刑極矣善曰謂肉刑也蘇林曰宮刑腐與故曰傳曰

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善曰禮記文

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

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

安社稷也翰曰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夫之任天子

必擇賢者使居之天下儀表萬人法則刑所以禁小人

故不上大夫也士君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穿

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善曰周禮注曰穿地

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獲斂乃穿言威為人制約

漸積至此銑曰檻圈也穿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搖

尾求食謂求於自免也遷自喻故士善本無有畫地

志節之士為刑所加威力掘折也士字

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善

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

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銑曰牢獄

也勢不可入者謂形勢不可入也吏獄官也不可對者

不可辨也此惡苛刻也鮮明也言人當自決定計度於

未萌以免於身不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薄

可對於獄吏也幽於圜牆之中善曰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

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向曰言人拘繫至此而言

也曷何也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善曰史記曰季歷卒

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

皆嚮之將不利于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王制曰九州

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李斯相也具於善本作五刑

銑同善注羑里獄名李斯相也具於善本作五刑

善曰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

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

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

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

皆先剗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誅

謗罵詛者又斷舌故言具其謂五刑也良曰李斯相

秦為趙高譖乃先行剗墨官割臍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等四刑而後大辟是具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兵出

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

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

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

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彭越張敖南面

稱孤繫獄抵罪善曰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梁王

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于教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

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

有子壻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

教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

過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

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

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

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

貫高獨怒罵曰

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詣長安高下獄
 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翰曰彭越梁王高祖將誅陳
 豨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敖嗣父耳為
 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面稱孤者皆言為諸侯也抵罪
 猶伏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五臣本作清 室善
 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漢書曰
 周勃為丞相百餘日上乃免丞相就國每河東尉守行
 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
 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以廷尉捕治之漢書音義如淳曰
 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 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
 崩諸呂欲危劉氏勃盡誅之立文帝五伯古之齊桓公
 晉文公之輩言絳侯權勢傾之言盛於彼也後魏其大
 有告絳侯謀反者遂囚於清室清室囚人所也 魏其大
 將也衣赭衣 五臣本無 關三木 善曰三木在項及手足
 下衣字 也漢書曰寶嬰景帝時

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
 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
 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西掃張具自旦候伺至日中
 蚡不來夫不憚夫乃自往迎之蚡高卧駕往又徐行夫
 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
 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
 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
 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
 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
 為壽迺效兒女曹咕嗚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
 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骨何知程
 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按
 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
 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 濟曰丞相田蚡娶
 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之灌夫為丞
 相所怒乃縛之以其罵坐不敬繫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
 于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也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
 相聲聞隣國 向曰此人謂上從西 伯下至灌夫九人也
 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翰曰罔
 言不能引志決烈以自裁毀免在於拘執之中此古由
 今一理人亦何在於不辱也塵埃猶拘繫也安何也 由
 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 善曰孫子
 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 向曰勇怯彊弱皆形勢
 也勢彊則勇形弱則怯此亦人情所共知亦何怪也
 夫人不能早 善本有 裁繩墨之外 銑曰言不能自裁早
 墨之 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
 外 墨之 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

濟曰不能早自裁以出繩墨而稍遲疑則至鞭杖欲引節際此不亦遠於知幾古人所以重施

刑於五臣本大夫者殆為此也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故難加刑近

為此汚辱五臣本夫人情無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

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善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

念父母顧妻子也翰曰至於感激義今僕不幸早失

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

善曰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向曰言父母兄弟且勇

已喪無可念矣視我於妻子如何哉言何足顧也且勇

者不必死節善曰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

死節自裁耳為人怯夫慕義何處不免焉善曰言怯夫慕義以自立

勉勵自殺良曰慕分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

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力追縲五臣本作之辱哉善曰孔

縲縲墨索也縲縲也所以拘罪人濟曰縲縲謂拘繫

也言我亦識去就何至自沈此辱蓋欲成先人之業故

未能且夫賊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善曰

曰賊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賊荆揚海岱淮濟之間女而歸奴謂之北鄰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賊

隱忍苟活幽五臣本作於五臣本糞土之中而不辭者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向曰不藉於生名者糞土中也

有所不盡鄙陋善本沒世而文采善本不表於後世也善曰論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濟曰沒死也死於古者富貴而

名五臣本磨善本滅不可勝記唯個儻非常之人稱焉

善曰廣雅曰個儻卓異也翰曰遷將述史記云古之

富貴名皆磨滅不可勝記而盡述之唯奇才高遠之人

乃稱蓋文王西伯二字拘而演周易善曰周易曰易之

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諧

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有不利

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

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羑音

酉蒼頡篇曰演引之仲尼厄而作春秋善曰史記孔子

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

離騷善曰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

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

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

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疎之

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良曰原事懷王遭放逐乃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善曰漢書曰國語左丘

謂無目也厥其也孫子臚忍脚兵法修列善曰史記

龐洵俱學兵法洵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龐乃陰使人召龐龐至洵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龐龐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轅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濟曰孫龐與龐涓俱學兵法洵既事魏使人召龐龐至恐其賢于已乃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刑斷足曰龐也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過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于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

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告嫪毐實非官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

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善曰史記讀之言覽者謂八覽也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善曰史記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慮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

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不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殺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翰曰韓非入秦為李斯毀之下獄而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悅之此乃書秦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 **詩三百篇大底** 善本指賢聖 善本作發憤 見用而遭刑也

之所為 偽作也 善曰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詩三百篇此大雅之致 此 **人皆意有所** 善本無所鬱結不得而聖賢發憤之所作也

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善曰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今往古興亡賢愚之事 乃五臣本作 **如左丘無目孫子斷管** 思來者以作戒也

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善曰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 濟白策即兵法也 僕竊言身遭刑餘不堪為用是垂空文以自見其志也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 善曰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濟曰遜順也言我不順於古人志謙也近 **網羅天下放** 自託憤思於不才之辭無能猶不才也

失舊聞 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 略考其事綜其終始 銑曰考量綜理也言所述史記 稽其成敗興壞之紀 翰曰稽考壞 上計軒轅下至于茲 翰曰軒轅黃帝也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

篇濟曰史記凡一百三十卷亦欲以究天人五臣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敗天文地理草創

未就會遭此禍良曰草創制作會逢也言惜其不成是

以善本無是就極刑而無愠色銑曰當被刑時惜所述

恨色不然而死也亦僕誠已善本著此書藏之善本名山良曰

自我而死也亦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善曰其人謂與

時無聖人可以示已同志者也也

之故深藏之名山善曰其人謂與則僕償前辱之責良曰償

邑大也言善本則僕償前辱之責良曰償

且成可以還於所負也善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向曰雖

刑戮亦無善本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銑曰俗人

悔恨矣善本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善曰負累之下未易可

之善本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善曰負累之下未易可

流而訕上者銑曰且負忠義之節而為臣下者其僕

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有邪佞多生謗議君則信也僕

以口五臣本語遇遭此禍善本重善本為鄉

里所戮善本笑善本以污善本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善本丘墓乎雖累百世垢

彌甚耳銑曰垢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善本復於

數之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善本魯哀公問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三

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

若亡也銑曰忽忽愁亂貌亡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

失也銑曰忽忽愁亂貌亡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

雷衣也謂被刑也身直為閹閹之臣寧得自引善本深

藏巖穴邪濟曰閹閹臣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

其狂惑善曰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

濟曰隨時吉凶高下以生也善本僕私心刺力諤五臣

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無與僕私心刺力諤五臣

救切乎向曰刺戾也繆誤也今雖欲自彫琢曼音辭以

自飾善曰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無益於

俗不信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抵善本足取辱耳良曰

也要召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善本謹再拜

書不能悉意五臣本略陳固陋猶鄙也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善曰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

坐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閒

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

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之言大臣廢

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三

實容有稱譽憚乃作此書報之濟同善注

憚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憚

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

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廢斬之

憚材朽行五臣本穢文質無所底音旨善曰論語曰

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善曰論語曰

之貌也銑曰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善曰

餘業謂憚父敞為丞相也常侍

散騎宿衛官人也故此言之

漢書曰霍氏謀反憚先聞知霍氏伏誅憚封為平

通侯向曰霍氏伏誅此曰時變也憚以此有功終非

其任卒與禍會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足下哀其愚矇

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善曰爾雅曰督正也

及謂智所不能及然竊恨足下不五臣本深惟其終始而猥隨

俗之毀譽也濟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思言鄙陋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善曰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

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翰曰謂會宗

曲隨毀譽有書見責憚故言鄙陋愚心以報答此理又

如逆會宗指意以善本默而息乎善本恐違孔氏各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三五

謂宗族十人乘之也位在列卿爵為通侯摠領從官與去聲聞政事

善曰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

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濟曰摠領羣官之長與

聞國家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翰曰建立

有所立明正之道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

之遺忘音望向曰僚官陪助輔正也言又不與已負竊

位素飡之責久矣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

子兮不素飡兮銑曰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懷

化輔遺是偷安官位食天子之祿也已負此責久矣懷

祿貪勢不能自退善曰曾子曰君子不遂遭變故橫被

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善曰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

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

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良曰廢故口語謂見廢

也憚禁在北闕不在常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

禁人之所謂帝宮內善曰史記曰司馬欣謂章邯曰趙高欲豈意得全

善曰法誅將軍塞責濟曰夷殺塞止也善本

有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

以沒于地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音良惟君子游道樂以

忘憂善曰史記曰陳平游道曰廣論語小人全軀說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三五

無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良曰沒終

也 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善曰國語曰灌園治產以戮力一心

給公上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斂濟曰治執作也公君也以給君上之賦稅謂免官為庶

人故不意當復用此五臣本為譏議也五臣本無也

宗以治產業起宅室以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五

不禁向曰人之情好不可止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

五臣本無也有時而既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

月復初銑曰既盡也言君父至尊然臣臣之得罪已

親送其終亦已掩壙其哀有時而盡也臣之得罪已

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善曰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

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烹羊魚羔斗酒自勞良曰

謂也上言親送其終有時哀盡况我得罪已三年矣田

家之作多所勤勞之苦伏臘歲節以勞宴為樂焉烹煮

也魚炙家本秦也能為秦聲翰曰謂作樂也婦趙女也雅

善鼓琴五臣本作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

呼嗚嗚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在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叩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

秦聲也濟曰在樂器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

一項豆落而為箕善曰張安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項

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

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諛諛也臣瓚按田彼南

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項豆落而為

其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向曰田作也南山陽

地而膏腴以喻其君良曰喻朝政亂也銑曰一項

百畝也喻百官也其豆莖也言百官無才若豆零落不

實空有莖而無益于時用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向曰須待也

但當行樂欲待富貴職位亦何時也言不可求之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

五臣本頓足起舞向曰奮舉也誠淫荒無五臣本度不

知其不可也銑曰樂之極也不知此憚幸有餘祿五臣

力方五臣本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善曰什一謂十中

曰王者十一而稅良曰糴其時之賤者此賈豎之事

乘貴而出之十分中取一分利也販易也此賈豎之事

汚鳥辱之處憚親行之濟曰賈賈賣也豎小人下流之

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善曰言處下流為眾惡毀所聚

所歸集不寒而懷戰慄言懼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

之有善曰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向

草亦何求稱善之譽蓋謂會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

宗古教其求譽之故乃答之常恐不能化民五臣本者卿五臣本大夫之意也明明

求財利常恐之五臣本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善曰漢書董仲舒對

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
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 銳曰董仲舒對

策文也求仁義之人以居位常 故道不同不相為謀 翰
恐不堪化理天下此大夫之意

大夫庶人道不同 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
也我亦與子殊矣

哉善曰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
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 濟曰謂復為庶人也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

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善曰史記李克謂程璜曰魏成
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

三人者君皆師之 良曰西河會宗居處也魏文侯所
興段干木田子方皆清素節槩之人言會宗當得其遺

風知去就之分理 頃者足下離舊土 善曰謂
凜然高遠貌也 去西河臨安定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定山谷之間昆夷 五臣本 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

哉善曰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
玄曰昆夷西戎也言豈隨懷安命鄙之俗而移人之

本性哉 向曰昆夷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之性如
子有節槩清素之風豈能使鄙俗習子之風而移其人

心乎言我志 於今乃睹 五臣本作 子之志矣方當盛漢
亦不可遷也 觀丁古切

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善曰勉強勉之也言願子強為
國家之事無多談以憂及我也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

善曰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
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
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
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

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
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

馬 翰曰是書與魏太祖曹操也會稽典錄
云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

孫策定江東以憲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囚禁
欲殺之故融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

以救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路逢
童子容貌非常憲以爲異乃載歸與之言

時年十餘歲憲以為與乃載歸與之言
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也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
不安傳毅詩曰徂年如流歎茲暇

日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善曰公謂
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 向曰

公曹也始滿五十過二謂五十二 海內知識零落殆
盡 善本 會稽盛孝章尚存 五臣本
也殆近也 有有

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善曰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
書大傳曰孥子也 良曰孫氏謂

策也孥子也湮 單子獨立 濟曰無右臂曰子言
沒謂喪亡也 無援助如無右臂 孤危愁

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 善本 永年矣春秋傳曰
無復

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善曰公羊
傳曰那亡

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
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善本 齊桓公也時桓公為
諸侯長故有相滅亡者必救之不救則恥弱也言曹公

雄霸比於桓公欲使 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
救盛憲於吳故云此

救盛憲於吳故云此 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依以揚聲向曰孝章好士故天下談文史之士皆依倚孝章以發揚美聲而身不免於

幽執善本命不期於旦夕銑曰幽執凶也不期是善本

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善曰論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漢書曰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

孫朱穆著絕交論譏時人澆薄於交道也言今孝章公

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善曰左氏傳晉行人子

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

乘之使奉咫尺之書濟曰一介請單使也長八寸曰

之則可不假多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五臣本作

可致可弘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皮柄切善孝章

翰曰平議也言譏孝章要一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

所共稱歎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

段王而受九牧銑曰要盛也孝章雖為少年謗燕君

議然感為有天下大賢之名九州牧伯皆共稱歎燕君

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善曰戰

隄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

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于他國未至而千

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

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

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

也馬將至矣於是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馬良曰此

則非欲騁道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章雖非

賢良可收天下名望以救之必知公好賢賢人必至而

用之餘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

無一術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宗社將

之術實須得賢絕公能匡正復其帝位而繼之繼之

人而共佐成之珠玉無蹊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

賢者之有足乎善曰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

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銑曰蹊足也珠玉遠在

深山廣海且無足而至者時君好之故也况賢人若有

足而君王好之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

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

行自齊往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

燕孤知國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

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

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

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行自齊往劇辛自趙

往乃破齊國威震嚮善本作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

諸侯翰同善注嚮善本作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

之至乃得羣賢也引去首向也

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善本無也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五臣本有云

厚招賢之義也篤厚義自曹公所知而我復云曹公崇因表不悉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

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

州中丞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王莽時

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

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

置官屬以費軍實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

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

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

浮浮以書責之翰同善注

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也

蓋聞智者順五臣本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

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善曰左氏

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

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

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五臣本親職愛

惜倉庫善曰名字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

銑曰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而浮秉征伐之任欲

典郡謂太守也佐命天子命也善曰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

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善曰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

秉執善曰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善本作

計乎良曰言寵疑浮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心欲以

兵作逆為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

誅夷之事善曰蔡邕獨斷云朝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廷者不敢指斥君故

言朝廷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

翰曰朝廷天子也柱石如屋下柱石然受重寄之義

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殮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曰

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

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

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

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殮以舖臣父臣之

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

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忘國以一殮而獲二死士媵母

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綬綬服受天子厚恩深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 濟曰言其不顧恩義而為背叛 坐卧念之何以為心 翰曰言豈引鏡窺影 善本 鏡見影也言其引鏡窺影 作景何以無以 施眉目 向鏡見影豈不恥哉 舉厝 五臣本 建功何以為人 銑曰舉厝也建立也言進退自思受王厚恩乃 惜乎棄休令之 欲立功自建何以為人 生於天地間也 惜乎棄休令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四

嘉名造泉 古鳥昌 夷之逆謀 良曰休美令善嘉順也泉鳴喻逆臣 捐傳葉之慶祚 良曰言光武封寵為建忠侯可傳後葉子孫慶善祚福也 招

破敗之重災 翰曰謂謀逆必見破敗也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 向曰言寵為叛逆常

不棄桀紂之惡 伯通與取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朕

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况字俠游 與寵俱起義心佐光武之命 俠游謙讓 五臣本 屢有降

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善曰蒼頡篇曰挹損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自功曰伐 良曰降挹臣伏也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功以為高于天下也自矜功曰伐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

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 善本 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善曰白頭豕未詳 向曰遼東人以白頭豕為奇異獻

之天子 翰曰言寵自矜恃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之人如寵功者不少異 今乃愚妄自比六國 善曰張晏如遼東之豕自以為異 今乃愚妄自比六國 善曰張晏

齊燕楚韓趙魏 向曰時伯通自號國為燕故自比於昔者六國之時其勢各盛 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 銑曰廓開也勝彊也將猶近有也 故能據國

相持多歷年所 良曰所數也 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 濟曰幾問辭言今天下廣于 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 善

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 翰曰區區小貌結怨天子謂怨先武不以故舊禮接之而 此猶河濱之人 善本 捧土以

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向曰孟津河流也以一捧之土塞之難矣而人多見此人不知事宜不量其力亦如寵 方今天下適定海

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 力立名於世 銑曰不肖愚也皆歡樂而立忠

義之名於時也 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 良曰言世謂時者也 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 良曰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四

逆如病者中風而徒狂走無所
成事終自弃死不見漢之威時

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
諛邪之諛言善曰東觀漢記曰浮容奏寵上徵之寵既

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

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

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濟曰寵常與妻度計軍國事

諛虛也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善曰或

本云水

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滂後漢書有此一旬然東觀漢記

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

矣翰曰寵為叛逆必見誅戮則為同時立功之定海

臣指之以為見惡而戒身也實為誤我鑒視也

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向曰言光武不計私讎寵

不改逆願留意顧老母少五臣弟銑曰若叛逆見誅必

歸順也

改節以顧母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良曰不義而死而為

見讐者所快善曰范滂後漢書曰寵齊獨在便室蒼頭

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

軍云今遣子密等至于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

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

闕封為不義侯濟曰後見誅斬為讐者所快也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善曰魏志曰曹洪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善本作參意奢說事頗過

古其實翰曰破賊情喜放奢多說事得九月二十日書

善曰得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

事不能得為良曰言琳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

思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銑曰曹洪不

為歡辭多不可一二粗但舉大綱以當談笑濟曰一二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善曰左氏傳

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

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向曰漢中謂蜀也四嶽

四方之嶽善本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善本揮戟萬

人善本不得進善曰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而我軍

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古未足以喻其易

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音義曰

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

之細者曰縞銑曰駭驚也鯨大魚也長千里細網魚

網也魯縞細縞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大魚之破密網

奔兕之觸細縞其破甚易猶未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

戰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不義而彊其古

人五臣本常有善曰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曰不義而彊

其弊必速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

之作書報文帝文帝

觀其辭知琳所為

常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善曰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翰曰猾亂

也夏謂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善注

翰曰言夷狄大國之讎敵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書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為詩書所歎載也皆謂其難敵

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

才處之殆難倉卒善曰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

以急取也殆近也倉卒謂急速也來命陳彼妖惑之罪

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魯

陳彼妖惑之罪曠蕩威大也豈不信然謂豈不如此

也善曰尚書帝

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良曰夏殷桀紂

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苗不歸舜舜命禹討之扈氏威

侮五行並為暴亂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善曰有

則敗克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善曰左氏傳關廡曰師

不敵君之所聞也濟曰商紂也周武王也言若非有

道伐無道不然則紂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紂無道

然昔鬼方聾昧崇虎五臣本作虐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

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音孟津有

再駕之役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于宋公曰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

之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三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

戊午師渡孟津向曰鬼方向奴也聾昧言其目不分

別是非也崇侯虎紂之臣好讒邪也殷辛紂也此三者

皆下等也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而還歸是再駕役難也

然後殪音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本無馬字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

殷紂成此武功也善本未作馬有星流景集颶奮善本

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五臣本作馬善

輕卒銳兵長驅至齊良曰馬何也星流景集颶舉電

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敵何有疾速長

驅山河之間朝至暮捷若今日之由此觀之彼固不逮

也善曰尚書帝

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善曰彼張魯也下愚指鬼

速及也有德則全無道則滅由此觀之則張魯固不及

下愚之人則又知中才守險不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

如此在中才則謂不然善曰若中才守而來示乃以為

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羗力而猶無所救竊又疑焉善曰

答曹洪書曰今魯罪魚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程妙機

械之巧田單聘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未去武王還師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

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聞紂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銑曰三仁謂殷三人微子箕子比干是也武王欲伐紂問此三人在朝武王乃還兵也

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則虞亡矣晉侯執宮奇以歸殺之

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

楚挫謀善曰左氏傳曰楚王使隨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

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

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隨賢臣也銑曰季梁隨賢臣也楚將伐隨知季梁在而不為伐挫止也

至眾賢奔紂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翰

暨至也眾賢謂上三仁及宮之奇季良也三國殷虞隨也及至此三國不用此眾賢之謀奔紂于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賢人可救

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善曰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設攻城

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于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

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

攻向曰公輸子為雲梯將以攻宋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城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械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而妙

攻向曰公輸子為雲梯將以攻宋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城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械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而妙

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善曰周地也縈繞垣城也械戰軍器名

據八陣之列善曰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北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

騁奔牛之權善曰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緇衣畫以五綵龍

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縱牛炬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

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

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向曰田單守即墨城為燕軍所攻單乃率城牛千餘頭畫以五色為龍

文橫致刃於角束葦草灌油括於牛尾火燒之鑿城為穴夜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驚馬一肯土崩魚

爛哉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而怒奔突燕軍燕人驚亂死傷無數

曰魚爛自內發向曰言張魯若距關鎮復用孫吳之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之權智何肯潰敗也土崩魚爛

謂潰也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濟曰設令據守之人無有巧拙不由賢愚

上於宋城樂毅已拔齊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於即墨矣即墨城名

於即墨矣即墨城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文選

卷四十一

老夫不敏未之前聞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

曰不敏猶不達也文帝言用賢智不救無道之國我未之聞於前古也

王豹之謳

善曰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西河善謳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

文當過高唐者效綿駒之歌但文人之誤

唐齊邑也

善歌者綿駒居是馬而齊右之人皆善為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

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歌也

游睢惟渙者學藻

續之綵善曰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締繡日月華

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

善本無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善曰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于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

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文章

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亦仰司馬長卿揚雄王褒之遺風將述文辭也問猶近

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

善曰原別

詰孫菘菘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少奮發也他日謂舊日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也言汝輕我如

東家丘謂我文辭皆倩人所作是何言歟怪辭也

夫駮驥垂耳於善本

善本無牧鴻雀戢翼於汗音池善曰弔屈原曰驥垂兩耳服

外謂之坳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梁王曰鴻雁高飛不集汗

池良曰駮驥良馬也垂耳謂未效用其力故耳垂

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之下乘也善曰穀梁傳

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君曰取之中廢置之外廢

其善本無其整蘭筋揮勁翮謂善曰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

字蘭筋堅者千里向曰蘭陵厲清浮顧眄善本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

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

善曰爾雅曰詩曰隰有六駮毛萇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向曰厲高也陵高浮鴻也顧眄千里馬也言此亦可謂高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一

遠逝豈可借翰於六駮之

駮乎晨風也六駮馬名

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噓其也

洪白善曰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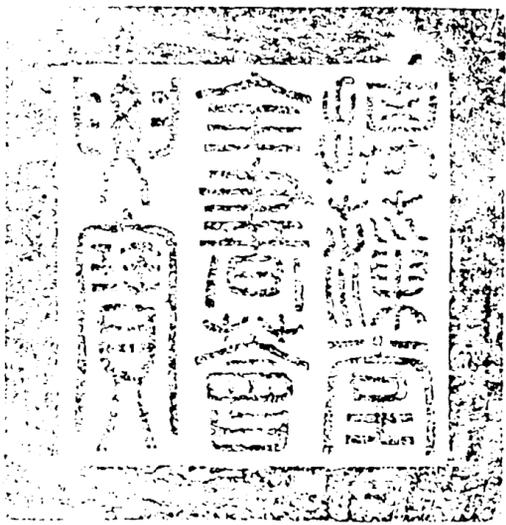
笑也

翰曰丘虛噓笑也

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

笑也

文選卷四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頊
謄錄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一 集部

文選卷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善曰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薨周瑜魯肅諫權曰

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二

阮元瑜

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

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良同善注初孫策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

善曰爾雅曰婿猶姻

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

善曰爾雅曰婿猶姻

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第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第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銑曰猶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不移曹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賁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連事結好相知日淺旋即離絕矣孤懷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此心君豈同哉濟曰孤曹公自稱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向曰言人心所由有改趣向者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善本心忿意五臣

氣危用成大變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安翰曰因事

怨忿心氣危勇用成大變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安翰曰因事

於無異善曰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

祖自將往信陰使人至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

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

寵上謂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

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北道主人

寵謂至當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良曰韓信為楚王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為淮陰侯信因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四十二

此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為漁陽太守大

將軍恃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羣

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

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

事之緣也善曰漢書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

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

族赫家發兵反銑同善注此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

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向曰將軍謂孫權割授江南不

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善曰揚州舊屬江南

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

經曰江西壽春屬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

奪誤也翰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南之地漢又

不奪其國令不屬本朝以為阻絕豈若高祖奪韓信之

國捐弃舊情以致於怨恨乎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

蓋自逆臣道也淮陰韓信也

方朱浮顯露之奏善曰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

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

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濟曰遏絕寧豈

放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請伐吳而曹公常遏絕不許

蓋相厚之情崇也漁陽太守彭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

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寵恃功欲握手交歡今既

不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明露進言

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翰曰王命謂天子之命碩文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權所以絕命棄交實為諂佞之人所構作也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會合也當非權獨成也

象易為變觀 古亂反 善曰戰國策曰曾參殺人有人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 濟曰乃佞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勢以設比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 五臣本 丈夫為之者多也 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濟曰

雄心能無憤發 五臣本作發憤 善曰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濟曰

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 舌 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

也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

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彊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

為後非也 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秦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牛後之名竊

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亦不悔此辨 **仁君年壯氣盛緒** 巧辭以發怒其情也折猶敗也

信所壁 均詩緯注曰緒業也 銑曰仁君權也相敬之辭壯少也氣勇氣也緒順嬖寵也言 既懼患至魚懷怨

恨 翰曰患謂敵國之患難也 不能復遠度 各孤心近慮 怨恨謂恨敵國之未滅也

事執 濟曰孤心謂 遂齋子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 良曰齋持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 加劉備相扇揚

事結豐連推而行之 善曰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 問相通以為影援豐罪 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 銑曰暢

也相推而行行不臣也 孤以善本 薄德位高任重幸蒙 此事劉備扇揚而成 幸將欲太平也運會也 蕩五臣本

國朝將泰之運 善曰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 良曰盪除 下懷集異類 也言我除天下逆亂四方夷狄懷德而來

謂夷狄 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 向曰姻親 厚援皆謂權也謂相援護也隙譬也 常恐海內多以相

責以為老夫包 善本 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 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

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 以娛其意因而問于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代者大夫

關其思對曰胡可代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 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

之也 濟曰海內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 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

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以為伐之胡於是謂鄭之親 於已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公與孫氏親姻恐天

下相責望為我包藏 乃使仁君翻然自絕 銑曰言權恐 禍心有此謀之詐也

翻然高舉遂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

前好善曰小事忿恨前好謂婚二族俱榮流祚後嗣良曰

二族謂曹孫也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濟曰雅素猶平生也誠心効勤也抱懷數

年未得散意向曰抱此善生之懷三已上曰數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

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

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徒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

善曰赤壁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

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過於赤壁大

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

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

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銑曰赤壁同善注曹公此時

以避惡地非瑜抑挫者取言敗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

難也翰曰江陵同善注又云物盡穀殫移人還師荆

非瑜侵敗之亦謬矣物謂軍資也殫盡徙移侵陵也

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五臣本其餘非相侵肌膚有

所割損也善曰言荊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

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向曰荆本非吳分

謂屬蜀也我與君謂曹仁弃城而走其地入吳也慕望

益權國之地故曰冀其餘也非相思計此變無傷於孤

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善曰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

良曰我思計權此變亂亦無傷我權何必高帝設爵以

自遂其志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遠悔其心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美君之負累力豈如二子

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善曰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

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

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

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

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

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

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曰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銑曰高帝曰橫來大者王小者

侯以其設爵以延引也餘同善注言權負罪累何如二

人也豈猶何也是以曹公見田朱之事往年在譙新造

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美譽

舟船取足自載以並善本九江貴欲觀湖五臣本灤士

反又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善本

子小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

自涸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

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十餘萬

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一皖城裴松之吳志

注曰灤祖了切濟曰譙國名載乘也九江江流有九

也灤湖名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吳所略當移其人居

定之非有攻吳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己榮自謂策得

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安

曰是時江西戶十餘萬渡江入吳恐權之君臣議者大

為己國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重以此事當未肯迴情

事漢也西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

患謂漢也

善曰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避危於無形向曰達謂達理者規度兆見也

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

善曰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吳王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張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

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為輔氏

濟曰吳王不用伍子胥之諫子胥知吳王之必亡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亡荒廢故為麋鹿所

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權彊盛請地於趙趙不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智伯

弟智果必知其兄為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伯遂亡此乃慮未形度未兆也

穆生謝病以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八

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

善曰漢書曰云云同濟注客務生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忘設之務生曰可逝矣上

意怠矣務生乃謝病免而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誅不納乃北游梁孝王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此

誅也務生鄒陽皆不見禍難此亦慮未形度未兆也

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善曰范子微知著良曰四士謂子胥輔果穆生鄒陽也此戒權通變以歸漢也

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

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

五臣本無也 翰曰相計土地人力我豈少乏不能遠舉兵甲割彼江外晏然懷毒者哉甚未然者言能取也

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

向曰但論順逆不在要險故云亦未必也

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

善曰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

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

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

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 翰曰伐吳同善注

長遠難為衛護亦不可恃也廣闊也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

善曰事有權時逐其所為之此不得盡言也

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五臣本

威脅重敵人之心

善本無之心二字 善曰敵人心事之形勢更似以威相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

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

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

從不足相動

向曰赤壁自引軍還而吳以為勝我已有誠而辭順意小亦謂盡力恐恃赤壁之役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也

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

翰曰但明古人之義當自謀之效學圖謀也

善本

有漢隗

蹠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
部署兵所從出入范蒞後漢書曰隗詭字季孟天水人
更始亂詭將王元詭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元
詢詣詭詭將王元詭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元
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詭心然元計遂反
東觀漢記曰朱浮密奏寵上微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
無應徵令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
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詳在
前卷朱叔元書 銑同善注此三人皆
不寤事理以見亡滅為時人所笑也 梁王不受詭勝

寶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

意馬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表益迺與羊勝公孫詭之
屬陰使人刺殺表益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
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官韓安國泣諫
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十一

謝上怒稍解范蒞後漢書曰寶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
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詭
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守與隗蜀合從高
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
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
空 翰曰梁孝王不受謂出之餘同善注二賢梁王寶
融也既覺覺其事理也願 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善
權留意察前事思禍福也 若內取子布外擊劉備善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 良曰張子布吳 以效赤心用復
臣也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事取謂殺也 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
前好有者 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
觀濟曰坦 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
福向曰謂不 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 向曰謂享
與兵甲也 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 榮受利二

好俱 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 善本作加罪
修也 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 善本作加罪

所謂小人之仁大人 善本 之賊大雅之人不 五臣 不肯為

此也 善曰婉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韓子曰行小
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

河間獻王近之矣 銑曰忽迷婉親也二人謂劉備張
子布也言孫權親此二人不忍加罪則為小人也若海

內之人以起兵甲是害大人 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
道也賊害也大雅謂君子也 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

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 五臣本 從事取其後善 善曰
曰王温舒徒諸名禍猶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 翰

曰若欲歸漢憐子布不忍加罪願與俱來我亦能傾心
除去宿恨順權之情更以子布從 但禽劉備亦足為效

事任用子朝取其後善亦掩前惡 但禽劉備亦足為效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十一

開設二者審處一馬 向曰效功也開設二者設內取子
備是二也此二者審 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 良曰荆揚

詳處置其一計也 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 良曰荆揚
吳降 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 善曰吳

者 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 善曰吳
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

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
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 濟曰吳交州刺史遣

使通曹公權覺之執而囚焉又揚州刺史劉正禮濟江
保豫章以距權命不 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

承吳執事之故也 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
云云 銑曰謂吳遭疫旱人兵損減漢將各求進 孤聞此

言未以為悅 良曰謂憂人 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

言未以為悅 良曰謂憂人 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

之災君子不為善曰左氏傳曰秦饑使乞糶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

曰未信有降者自謙之意也言吳有早疫之災若乘遇此故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為也我亦不許諸將進軍幸

猶遇也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

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良曰言加意區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

望明德謂孫權言我冀君來昭然為副貳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是故案兵守

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虚心

廻意善曰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黶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銑曰案止也

守次不前也言止兵守道而不前也古者雖兵相交而通使往還必在中及孤謂思恩及我也虚心謂寬心能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十三

容納衆善之言是無是以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

義善注同濟曰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衮冕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降是補前

過矣易曰牽復吉言相引復歸順道以為善也牽引也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

在茲勗之而已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游明時爵祿榮美亦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

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勗勉而已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善曰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

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王太子在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善本無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善曰爾雅曰恙憂也向曰丕文帝

名季重吳質字也恙憂也言無恙者猶言季重安否塗路雖局官守有限善曰小雅曰局

近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願言之懷良不可任善曰毛詩曰願言思

子杜預左氏傳註曰任當也濟曰願言謂相思也良猶實也任堪也足下所理善本作治僻

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問難以致見故增勞也簡見

也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

氏善曰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

家異說各有所由翰曰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游焉彈碁間設終以六博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十三

本作博奕善曰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

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碁子也向曰彈碁博奕並戲玩之事高談娛心哀

箏順耳銑曰娛樂也哀箏謂箏聲清也所欲別今故云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善曰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濟曰旅衆也浮甘

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良曰匿沒也

同乘並載以游後園翰曰同乘並載連車騎輿輪徐動參五臣本作賓

從無聲向曰輿車也徐緩也賓從謂侍從之人無聲謂嚴懼也清風夜起悲笳微

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

繼之 銑曰 笳笛類言物極 則反樂則哀故愴然傷懷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 濟曰 我相

顧而言此樂 難常如此 足下之徒咸以為然 良曰 足下謂 實徒謂諸友 今果分

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 善曰 司馬遷荅任少 卿書曰 則長逝者鬼

魄私恨無窮 鵬鳥賦曰 化為異物 又何足患 莊子曰 假 於異物 託於同體 郭象曰 今死生聚散 變化無方 皆異

物也 翰曰 元瑜 阮瑤也 長逝死 每一念至 何時可言 也 化變也 異物謂生死為物各異

向曰 每一念樂死生 方今 蕤賓紀時 景風扇物 善曰 禮 之事 何時與質言之 記曰 仲

夏之月 律中蕤賓 易通卦驗曰 夏至則景風至 天氣和 銑曰 仲夏五月 律中蕤賓 夏至之日 景風至也

暖眾果具繁時駕 五臣本 而 五臣本 游北 遵河曲 濟 無駕 而有遊

時駕車馬而為 從者 鳴笳以啓路 文學託乘於後車 善 遊 遵 循 也

毛詩曰 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 良曰 啓路 謂引前也 文 學官名 託附也 時帝為太子 故文學 附乘後車 以後前

也 節同時 異物是人非我 勞如何 善曰 毛詩曰 道之云 遠我 勞如何 翰曰

時異 謂此時不同 遊也 時物 雖是 今遣 騎到 鄴 故使 枉 而友朋 非舊 我心 相思 為勞 如何

道相過 平 行矣 自愛 丕白 善曰 老子曰 聖人自愛 向 謂勉 行 政治 自愛 聲譽

與吳質書 善曰 典略曰 初 徐幹 劉楨 應瑒 阮瑀 陳 琳 王粲 等 與質 並見 友於 太子 二十二

年 魏大疫 諸人多死 故太 子與質書 濟同善注

子與質書 濟同善注

子與質書 濟同善注

魏文帝

二月三日 丕白 歲月易得 別來行復 四年 善曰 行猶且也 銑曰 行謂四時

運 行復 謂寒 暑 往復 也 三年 不見 東山 猶歎 其遠 況又 過 卅 之思

何可支 善曰 杜預 左氏 傳注 曰 不支 不能 相支 持也 濟曰 詩曰 我徂 東山 滔滔 不歸 自不 見于 今

三年 此歎 三年 為遠 況四年 思何 支持 也 過之 為過 三年 雖書 疏往 返 五臣 本 未足

解其 勞結 良曰 結謂 憂心 之結 昔年 疾疫 親故 多離 其災 徐陳 應

劉一時 俱逝 痛可言 邪 翰曰 離逢 也 徐幹 陳琳 應瑒 昔 劉楨 俱死 其痛 何可言 也

日游 處 昌 行則 連與 止則 接席 何曾 須臾 相失 向曰 興 車 騎也

止坐 每至 觴酌 流行 絲竹 並奏 酒酣 耳熱 仰而 賦詩 當 此之時 忽然 不自 知樂 也 五臣 本 無也 善曰 楊惲 報 孫會 宗書 曰 酒後 耳熱 仰天

撫缶 銑曰 樂極 不知 所以 言故 不自 知樂 謂百年 已 紀 分去 可長 共相 保

濟曰 百年 之歡 是已 何圖 無圖 數年 之間 零落 略盡 分之 有可 長相 保也

言之 傷心 良曰 零 頃 撰其 遺文 都為 一集 善曰 廣雅 曰 撰 定也 都 凡

也 觀其 姓名 已為 鬼錄 追思 昔游 猶在 心目 而此 諸子

化為 糞壤 可復 道哉 善曰 壤土 也可 復道 哉 謂不 可復 追也 觀古今 文人

類不 護細 行鮮 皆 善本 無皆 能以 名節 自立 善曰 尚書 曰 不 矜 細行 終累 大

類不護細行鮮皆 善本 無皆 能以名節自立 善曰 尚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向曰類例護拘鮮少也言古今文人類不拘而偉

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大斬切善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

彬彬君子者矣善曰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

老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逃之箕山之下銑曰許

由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兼備恬淡無欲欲著中論二十

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善

善曰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

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

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德璉力常斐然有述

濟同善注言此子之文為不朽也文選卷四十二

作之意善曰論語子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良

也曰德璉應瑒字斐然強為之辭述作謂作文章

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翰曰言瑒不

也良實間者五臣本歷覽諸子之文對之初淚既痛逝

者行自念也善曰楚辭曰孤行吟而投淚向曰問時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銑曰孔璋陳琳公幹有逸氣

但末道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善曰言其詩之

遂也濟曰通盡也言未盡美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

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

過善曰言仲宣最少績彼眾賢自善於辭賦也績或為

體弱也翰曰王粲字仲宣獨善辭賦其體稍弱昔伯

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

之莫逮音代善曰呂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

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遂命覆醢

而伯牙絕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衛人殺子路

而醢之仲尼盡覆之傷子路之賢門人莫及也逮及也

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善本一時之雋也銑曰諸子謂

王也言雖未及古人濟曰言今文今之存者已不逮矣

亦一時之雋才也濟曰言今文人存者已不

及徐陳無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五臣本吾與足下不及

見也善曰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者恐我與季重老矣不及見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翰

謂為太子所來者亦後生也時有所慮至乃善本通夜不瞑銘志意何

懷者萬事也無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

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善曰東觀漢記光武

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賜隄蹠書曰吾年已

通連也瞑睡也言思慮志意不類昔日已如老翁也光

武漢光武也 更猶歷也 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 銑曰言德不及光武年與光武

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 善曰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

若日月之與星也 濟曰文帝動見瞻觀何時易去乎 因謙非才實而居太子之位也

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 良曰言既非材而處重位與動 昔日南遊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

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善曰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 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詩曰晝

短若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 翰曰乃思少壯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六

時真可努力以追宴樂歲月一過而往不 頃何以自娛 頗復有所述造否 善本 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 善曰

曰長呼吸以於邑 向曰頃近娛樂頗少也 否謂述作文章無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也

與鍾大理書 善曰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 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

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銑曰穎川長社 人也餘同善注

魏文帝 善曰文帝 魏文帝 善曰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善同濟注 濟曰

禮記孔云君子比 德於玉焉詩曰顯顯印印如珪 如璋此蓋美之也珪璋亦玉也 晉之垂棘魯之璆余璠

附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善曰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 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 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 良曰皆美玉名 價越萬金

貴重都城 善曰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 王召玉工相之曰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 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耶可以觀魏 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翰同善 注賜獻玉者千金此言萬者蓋廣言以示貴 有稱疇

昔流聲將來 善曰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 向 棘出晉虞號雙禽 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 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 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號號公醜奔京師旋 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銑曰晉既滅虢還而滅虞以復 其璧是為雙 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 禽禽獲也 抗立也同下文 竊見玉書稱美 五臣本 玉白如截 章臺之觀李善注 無美 玉白如截 肪方 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倂蒸栗 善曰王逸正部論 曰或問玉符曰赤 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豬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 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 良曰截割也肪豬脂也譬比 也雞冠雞帽也倂類也栗木實蒸 側聞斯語未覩厥狀 之其色鮮黃言美玉有如此色也 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 善曰毛詩 止景行行止 翰曰景明也言雖非君子然願觀美 然 玉有如思古人德如高山賢明之行私心所慕仰也

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五臣本無也向

赤黃之寶也邈遠言秦漢已來無有良玉比此四也曰四寶謂上白黑

果飢渴未副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銑曰言我求

美玉曠年不逢其真也果遂常思見近曰南陽宗惠叔

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善曰說文曰

濟曰君侯謂繇也玦帶飾美玉為之也言聞此寶善曰說文曰

笑而撫手也會謂笑手同發會合喜心撫手曰抃當自

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為太子

時從容喻鄙旨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為太子

喻君心述我所欲之善曰周稱謂

鄙意也旨猶意也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善曰周稱謂

見周至以稱述謂繇有書也善曰周稱謂

跪發五內震駭善曰繇在鄴城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

騎使從鄴都還到盟津善曰繇在鄴城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

跪坐以開發其匣喜悅并集故五情震駭善曰繇在鄴城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

爛然滿目善曰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

去盡匣開見玦故爛然善曰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

光色滿目也窮盡也善曰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

良曰蒙暗也暗鄙善曰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

之妾文帝謙也善曰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

去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

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

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

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

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

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矣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

於秦昭王坐章臺相如說奪即上所述也言美觀則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

如昭王而欺奪之事則無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

矣乃真惠我也詭猶欺也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

嘉貺益腆典敢不欽承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

腆厚欽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

與楊德祖書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

曹子建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夢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

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

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善曰仲宣在荊州

陵人在冀州表紀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善曰仲宣在荊州

冰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善曰仲宣在荊州

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善曰仲宣在荊州

鷹揚謂文體抑揚如鷹之飛揚也朔北也善曰仲宣在荊州

之子故曰上京濟曰足下謂俗也當此之時人人自

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善曰淮南子曰

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于大江中銜

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

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良曰珠寶也向曰言人皆自以其才如玉也吾王

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善曰

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

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翰曰

該遍頓下悉盡也八紘八方也言此才于我太祖乃

設天網下垂于八方遍掩而取之今盡在此京都矣

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詩言切善絕跡一舉千里也善

無也善曰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

六翮爾銑曰騫高飛貌絕遠也言文章猶不能高遠

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五臣本與司馬

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善本無也善曰東觀

援誠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者字前有書嘲之反

作論去盛道僕讚其文濟曰子建前有書與陳琳嘲譏

美其文言其不知音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善曰列子曰伯牙

聽吾亦不能妄善本作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翰曰鍾子

必不失至今稱之我亦不可妄歎期知音著述不能

陳琳文美恐後代笑我也嗤笑也善本世人有之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且其文有不善善本應時改定善

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善本昔丁敬禮嘗善本作小文

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善本若人辭不為也善曰論

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若人謂敬禮也論語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翰曰

言我以小才不過此人辭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銑曰

不為潤飾也若人謂此人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銑曰

前入曰卿猶今稱君也言不五臣本文之佳惡作麗吾自得

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向曰佳好也但為我潤飾

也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

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

者吾未之善本見也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

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

徒不能贊一辭濟曰孔子文辭亦與人通流其議乃

成焉翰曰孔子制春秋之辨美惡則子游子夏之徒

莫能置一辭過此已往作者而言不病者我所未見也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于有龍淵善本之利

乃可以議於善本斷善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

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

為媛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陸斷

牛馬水擊鴻雁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劍也淑美

也媛姬也美姬君王之後宮者有美女之容乃可以論

也

後宮之位有寶劍之利乃可議其斷
劉季緒才不能逮

於作者而好詆禮哥呼文章倚居撫石利病善曰摯虞文章志曰

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詞大言也又曰倚偏引也銑曰逮及也倚偏撫拾利善病惡

也言偏拾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紫五霸於稷下一

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善曰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

於徂丘而議于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

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濟曰稷下服之

者有千人皆亦毀也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五霸秦繆楚莊齊桓晉文宋襄也翰曰魯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三

連聞田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趙伐高唐此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

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泉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

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善本息乎善曰毛萇詩傳曰息止也

翰曰劉季緒詆訶之辨且不如田巴今人談如仲連才過季緒者求之不難豈可不歎息此辨哉

有好尚蘭菹待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

夫善曰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良曰蘭菹蓀蕙皆香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

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咸池六莖之發衆人

所共五臣本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善曰樂動聲儀

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向曰咸池六莖黃帝顓頊樂也而古今所共樂之

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不可也鑒文好惡類於是也

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善曰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

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梓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向曰往之也一通猶

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之我少小所著文章一卷相與衆人論之雖街談巷說野人匹夫之言言我

病必不可采於風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五臣雅不可輕棄

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

也善曰漢書曰揚雄奏羽獵賦為郎然郎皆執戟而侍也也東方朔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揚子

法言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善本作位為蕃侯猶

庶幾勳彫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善本金石之功善曰國語曰勳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

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善本豈徒以翰墨為勳績曰蕃侯謂諸侯金石言堅不朽也

辭賦為君子哉善曰勳績皆功也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翰曰

也言我若未遂則建功則五臣本將采庶官之實錄善曰

業之志是吾道不行則無則將采庶官之實錄善曰

時俗之得失善曰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三五

467-247

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 向曰庶衆也植將 著書述百官之時俗事實錄謂不隱其善惡也 定仁義

之衷成一家之言 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 雖未

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 善曰司馬遷書曰僕

山尚書序曰好古博雅君 非要一 之皓首豈今日之論

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 善曰張平子書曰其

知我 翰曰要約皓白也言著此書非約至於白首尚

猶不已豈獨今日之論乎今我有此言而不慙者恃子

恩惠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 善本無 植白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二十六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 大 得為密坐 善曰曹大

家歌器頌云侍帝王之密坐 向 雖讌 善本 飲彌日 向

曰常調謂常戲密坐謂環坐也 彌終 其於別遠會稀 五臣本 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 五臣

使 觴酌陵波於前簫笳 五臣本 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

體鳳觀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喻武也歎猶歌也取美壯之意也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

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 濟曰言

酒多如水之波瀾也足下謂季重也 謂蕭曹不足儔 五

本 衛霍不足侔也 良曰侔等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 道不可以此 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 善本 子壯志

哉過屠門而大嚼 雖不得肉貴且快意 善曰史記曰

離歌於市已而相泣旁若無人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

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 翰曰

喻有文武之道不見思也言我見質客威顧盼若人雖

不得食其肉亦且 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

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 善曰

曰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 食若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二十七

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善

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

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

能實漏卮 銑曰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卮酒 然日不我

盃也言飲酒速盡如灌漏卮酒不停於盃中 與曜靈急節 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馬藏廣雅曰

也曜靈日也急 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 善曰左

節謂遷移速也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

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

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
墨翟自不好妓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
值墨氏迴車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
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
耳 向曰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
不盡意往來使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

荅東阿王書

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
喻之綢繆乎 濟曰惠貺賜也所奉恩賜謂得前書
也發開仲展也綢繆謂殷勤之意也 夫登

東岳者然後知眾山之遷 力也 氏也 爾也 奉至尊者然後知

百里之卑微也 善曰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
而知眾山之迤邐也況介丘乎下句蓋

季重自况也 良曰遷迤小而相連貌 翰曰至
尊天子也今借而為喻百里縣令之任實自謂 自旋

之初伏念五六月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

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 善本無也 誠以身賤犬馬德輕

鴻毛 善曰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毛詩曰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

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
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鬻士
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
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
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貨擬王公馳名天下
以與富于猗氏故曰猗頓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

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 向曰自從旋還越失也謂噴
前從朝歌至鄴又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宴樂之事惘
然驚懼者非敢羨望寵貴光榮之美猗頓之富誠以
身賤德輕故也惘若驚懼貌猗頓古之巨富人也 至

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 五臣本作檻 檻於前殿臨曲

池而行觴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元武闕解嘲
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楚辭曰坐堂伏檻

臨曲池 銑曰元北也金門以金飾也玉堂美言之也
伏憑也檻檻鈎欄也言憑鈎欄於前殿以遊也觴盃也

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漉 思列反 濟曰替失也言陪遊
過度漏漉 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 五臣本

才 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
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

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謂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大賢
士之處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

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
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良

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愧慙也餘同 深蒙薛公
善注及到楚遂為辯勇之首餘皆莫當之

折節之禮而無馮諼 爰 三窟之效 善曰戰國策曰齊人
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君

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
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

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償賜
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

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者義耳為君市義
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于薛

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三

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 翰曰薛公 屢獲信陵虛左之孟嘗君田文也封於薛餘同善注

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 善曰史記曰魏公子虛左自迎子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向曰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位自迎夷門侯嬴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德公子愈恭後秦伐趙圍邯鄲平原君使使求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救趙秦王聞之使人告曰諸侯救趙者必移兵代之魏王懼秦遂令止晉鄙軍公子諫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 凡此數者乃質之邯鄲遂解此美為侯生可述之意

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惰一邑者也 銑曰數者謂毛質所以憤積懷眷於古人 君追前宴謂之未究欲 善本願效志誠也惰邑憂貌 逐馮諼侯生也

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 畫歡情信公子之壯觀 去非鄙人之所庶幾也 善曰封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濟曰究盡也 翰曰此並疊植書文也肴肉也公子謂植也鄙人質自謂也 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善曰左氏傳箴尹克庶幾近也 黃曰君天也 向曰

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在於子 思投印釋敬朝建此古人通言尊敬之意非獨君也

夕侍坐 銑曰縣令佩銅印蔽冠飾投 棄釋去此職恒侍坐于子建 鑽仲父之遺訓覽

老氏之要言 善曰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 濟曰仲父孔子也老氏老子也遺訓謂六經要言

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 善曰毛詩曰 謂五千 既載清酤又 曰嘉肴脾臄 良曰清酤酒也抑止享食也言得 侍坐子建雖對酒而不酌止肉不食亦將醉飽也 使西

施出帷幙 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 善 越絕書曰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 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周易曰日 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翰曰西施 美女也嫫母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為

近者之觀實蕩鄙心 向曰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飲 食之事也蕩動也鄙心質自謂 秦 箏發徽二八迭奏 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又曰二 謂舞者十六人 八齊容起鄭舞 銑曰徽美也二八 迭遞奏進也 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 善本作 曰舞賦曰耀華屋而嬉洞房周禮曰靈鼓靈鼗 也 濟曰塤簫樂器也激亦動也靈鼓鼗也 耳嘈嘈 於五臣本 無聞情踊躍於鞍馬 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歡 也 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也

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 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 賓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

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也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若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 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權孫權備劉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獻于國家也懾震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 英瑋寶賦頌懼也楛矢箭也

之宗作者之師表 善本也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無表也 辭宗賦頌之首 向曰還治謂休公務之暇乃諷誦子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建所賜之文觀省英美也

過 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 善曰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三五

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鷄之貴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 銑 質小人也無以承命 濟曰言無文才以承君命 又所答貺同善注

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 善曰尚書曰至于再三于三爾雅曰面慙曰赧

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 善本也 善曰毛詩曰三事作史之有乎 大夫莫肯夙夜

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蓋伏職致仕居朝歌者謂植之清文三事大夫皆為諷誦何但小史而已

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 善本也 善曰毛詩曰三事作史之有乎 大夫莫肯夙夜

乎文墨 善曰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謝承後漢書曰甄豐惻隱之恩發于自然 向曰政事

政理之事也 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 善曰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曰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言久也雖無德以與下人用歌且舞言 儒墨不同固 五臣本作因 以久矣 濟曰人歌樂也式用也

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 善曰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伍百人也 銑曰 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 五臣本作巧 善曰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 翰曰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間地小何足使良馬馳騁其軌跡也此託言朝歌小邑不足見譽 若不改轍易

御將何以效其力哉 向曰此墨子建書改轍易行言也 質託言若不改職大任將何以用

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 五臣本也 善曰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猴檻中則與朕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銑曰絆良馬之足何以行千里之道 濟曰致猴猴於檻中不可見巧捷之形也

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 繁詞 銑曰恤 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龍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善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三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三五

得往故為報
翰注同

璩其白昨者不遺猥見何照臨向曰言炳雖昔侯生納

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善曰夷門侯嬴

季重荅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

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

號為不道保於逆旅向曰言猥照臨則雖侯嬴納無

忌之顧毛遂受趙勝之春實無以過外嘉郎君謙下去

此夷門侯生所居也逆旅客舍也

之德內幸頑才見何誠知已銑曰嘉善也郎君謂炳也

志誠以為知己也炳父寵為頑才球自謂也言炳見我

太尉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歡欣踴躍情有無

量音亮濟曰是以奔騁御僕五臣本宣命周求良曰

也言奔馳車馬宣我教陽畫喻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

命周求饌食以給公瑛善曰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畫謂子賤曰吾少賤

善曰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畫謂子賤曰吾少賤

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鈞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

鱈也其為魚味薄而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鱈

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

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

翰曰陽畫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魚也昔人揚倩有酤

酒者酒甚美而不售人問曰其狗猛人畏故也范武古

之善為酒者此言求酒使陽畫曉喻詹何令其釣之揚

倩言說范武故使鮮魚出自善本潛淵芳音發自幽巷

也使其酤之繁俎綺錯羽爵飛騰善曰楚辭曰瑤漿蜜

向曰芳音美繁俎綺錯羽爵飛騰善曰楚辭曰瑤漿蜜

酒也發出也繁俎綺錯羽爵飛騰善曰楚辭曰瑤漿蜜

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膝爵鄭玄曰今文膝多

作勝銑曰俎几也言繁布於几上如文綺錯亂羽爵

酒盃也飛牙曠高徽義渠哀激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

騰盡速也牙曠高徽義渠哀激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

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

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誘曰義渠西戎

國名也其樂未聞濟曰牙伯牙善鼓琴曠當此之時

樂官也徵調也義渠國名其樂哀也激重也

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善曰漢書曰

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

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

發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寐向

不安也迄至也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

渠之會銑曰會遇也來命謂炳有夫漳渠西有伯陽之

館北有曠野之望善曰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

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翰曰文綵之鳥沙場夷敞清風

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善曰淮南子曰

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

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

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

也方皇大澤也向曰夷平故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

也適有事務須自經營善曰何休公羊不獲侍

坐良增邑邑善曰邑邑不樂也銑曰不得往侍坐因

白不悉璩白同樂實增悒悒也悒悒不得志之貌也

與侍郎曹長思書濟曰曹長思

應休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闈因闈都

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善同良注良曰詩云

云出其闈闈有女如茶闈城也下章云匪

我思存此皆琢相思之意風人則詩人也王肅以宿德

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眇有萬里之望善曰

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

曰何曾字顯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

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超起宿德論語子

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翰曰宿舊也授謂授職也拔

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雄勇薄援助者不能追參

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善曰桓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

薄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貴塊然獨

處有離羣之志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處禮

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銑

曰塊然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

有由也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

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

稱賢公恥義未詳濟曰言千載思度其事知汲有所

由也蓋謂時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善曰漢書陳平

負隨平至其家家負郭窮巷以蔀為門然門外多長者

車轍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道所居窮巷而

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
謳遵起舞跳梁樂之 向曰瓊自言才劣仲舒 銑曰
瓊言家貧於 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
孟公無此樂

時步玉趾樵蘇不爨七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 平

閔子善曰左氏傳楚宰蘧啟疆謂魯侯曰今若若步玉

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

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蕪取草也東觀

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

茹也 濟曰机案也榻床也 良曰幸遇也袁生瓊友

也時來與瓊言談趾足也玉者君子比也樵蘇薪草也

每過閔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瓊有似此者 夫皮朽者毛

落川涸者魚逝善曰蔡邕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涸春

則魚逝其勢然也 翰曰逝謂死也

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善曰周書

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 向曰秋物雖榮者

沾於霜露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

也豈可 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 濟曰大弟謂

恨恨哉 故不益言瓊白 曹長思也 想還在近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善曰廣川縣時早祈雨不得

為廣川 縣令 應休璉

瓊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善曰呂

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 處涼臺而有鬱

十日所落草木焦卷 良曰礫石也 蒸剝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濟曰雖在涼臺浴寒

也 慘發 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善曰毛

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言無所庇蔭而處也

翰曰憩息也 向曰雲漢詩美宣王側身脩行以求雨

也言宣王之德 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善

不能過於今日 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鬣狗若為土龍以求

雨鬣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

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

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

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嫱猶供醜也高誘曰供醜

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

出闕里 濟曰土龍泥人並祈雨之物也矯舉也玄寺

謂祈雨祈鬼神之事故玄寺寺司也鶴立者言如鶴之

望也闕天子闕 脩之歷旬靜無徵效良曰祈明勸教之

也里闕里也 術非致雨之備也 銑曰在 躬自暴露拜

起靈壇勤亦至矣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

翰曰恤憂也暴露謂身立於 日也 向曰靈壇求雨壇也 昔夏禹之解 買陽盱盱善

日 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

沛善曰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

于陽盱之河禹言未發而水治矣旋流不息也湯大旱

以身禱於桑林湯辭未終而雨已滂沛桑山之林能興

雲今者雲重五臣本作既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

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善曰呂氏春秋

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齋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音鄴銑曰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道殊品優劣之異及膚侵肌者言用心苦切也

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

善曰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寧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

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

其善與不善之應如影隨形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

應聲也不可以為不如也

予善曰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向曰恐其不致至誠不知善否之應故以書啟發其意

應璩白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善曰說文曰芒

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銑曰間近也

濟曰芒山名濟渡也曠然游覽風伯掃涂善本雨師灑

道善曰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

雨師灑道風雨以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

雨師灑道路者

酒善曰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為接武茅

茨涼過平大夏五臣本作履善曰禮記曰堂上接武

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翰曰武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

室其清涼已過大夏之室也扶五臣本寸肴脩味踰方

丈善曰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

口不能徧味銑曰厚四指曰膚肴肉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踰過也

上吟詠苑柳之下善曰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

也苑猶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善曰楚辭曰紉

秋蘭以為佩又

曰春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崇充也楚辭曰折若木以拂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

木以拂學蔽日使之還却也向曰春芳香華結此以充佩服美其香比德君子也若華日所過處言折取以翳日使

弋下高雲之鳥餌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讚善

便嬛一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

於京臺無以過也善曰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

曰今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

歸若吾德薄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高誘曰京臺高臺也翰曰弋射餌釣也蒲且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

嬛古之善釣者我之所美遊也班嗣之書信不

虛矣善曰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良同善注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跼塵善曰晏子春秋

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近市湫思樂汶上每善本發於無每

五臣本善同寤寐善曰季氏使閔子騫為費氏宰子騫曰善為我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故善曰昔伊尹輟耕邳

璩思此樂也汶水名言渡此水不任也善曰伊尹耕於有

質善曰憚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善曰孟子曰

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器器然湯三

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畎畝之中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

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四

曰邳憚字君竟汝南人也邳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憚即

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憚喟然嘆曰天生俊

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

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

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憚客於江夏郡舉孝廉

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向同善注塗泥也炭猶火也

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

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善曰山父許由也堯大

其志欲禪為天子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不懼也非以

貪天下為樂曾參云晉楚之富不可及彼以富我以

仁彼以爵我以義吾何憂哉此二人亦其美志也前

者邑人念弟無已善曰念其才行也善本欲令州郡崇禮

師官善本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

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善

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

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尚書曰駿奔走左氏傳子

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

促而河清遲也善曰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取弟為眾官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二 五

之師教授鄉邑誠美意也善曰翰曰俟待也黃河千年

一清而聖人出焉言待聖人出則人壽促何可待也且

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

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善曰漢書金日磾贊曰

步之內言求官游宦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富
貴殊異亦如欲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幸賴先

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

餘慶免負擔之善曰漢書鄭朗曰追蹤丈人畜雞種黍善曰漢書鄭朗曰

種黍善曰漢書鄭朗曰良曰子路從夫子之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

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

子植其杖而耘止于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言追蹤此丈人乃養

雞種黍以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善曰孝經曰

為田家事善曰孝經曰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善曰孝經曰

名於後世善曰孝經曰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善曰孝經曰

思也墳籍為典墳也善曰孝經曰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善曰孝經曰

人不倡遊言善曰孝經曰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善曰孝經曰

翰曰游言謂不當言也邑邑失志貌善曰孝經曰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善曰孝經曰

以為意善曰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向廣開

土宇吾將老焉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

守吾將老矣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

何所用也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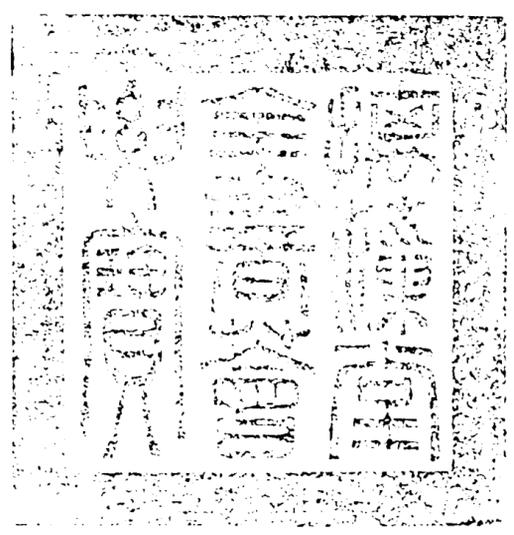
善曰爾雅曰夏為朱明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

友也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

慎夏熱之氣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

以自保愛也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

文選卷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 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張 垣
騰錄監生 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二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

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翰曰山濤

為吏部郎欲舉康自代康怨不知已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而非湯武大將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三

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

五臣本作嘗 謂之知言 善曰

說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志故謂知言也 虞預晉書曰山嶽守潁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潁川山公族

父莊子曰狂屈堅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銑曰山嶽為潁川太守時山濤謂嶽云康性行不堪職任愜康之志

故以為然 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善曰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 向 前年

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 善曰晉代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公孫崇字顯宗魏國人為尚書郎後漢書曰少知阿都

志力開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濟曰公事雖不行

知足下故五臣本不知之善曰言不知已之情良曰

我情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善曰言足下旁通衆藝多

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

廠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新曰

傍通謂博通也多可言多有許可也吾直性狹中多所

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

曰直性謂不從物狹中謂不能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

容人也偶然相知非本意也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四十三

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善曰莊子曰庖

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向曰問項也遷謂為大司馬也

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請辭之

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手薦鷩五臣刀漫之糲腥

引我以為尸祝之助也善曰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

欲以辱汗漫我馬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汗也濟曰薦

進也鑿刃上鈴也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

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善曰并謂兼善

得無問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

和為貴良曰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

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

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善曰空語猶虛

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

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地而同其波

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

說也言已不堪不可勸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

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

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恨不生者耳言間有如是人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

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

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

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百仕

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銑曰康讀莊老之

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下惠為士師東

方朔為侍郎是安卑位豈敢短之言又仲尼兼愛不羞

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

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

意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

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

今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

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不以為憂矣逾變也

之君世許由之巖棲五臣作栖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

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子身巖棲南岳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

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善曰漢書曰上封良

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項接輿隱者行

歌不任言堯舜子房安其魚并之善許由接輿仰瞻數守其介時之志揆度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

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銑曰數君堯舜已下也遂志謂

遂本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曰善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四

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向

曰百行言多也君子之行所趣各殊故有處朝廷而不

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

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濟曰言任且延陵高子臧之風

者不出隱者不任各有所短也

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善曰左氏傳吳

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

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良曰同吾每五善注言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也

本無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善曰英

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

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佟徒冬切史記太史公曰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翰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佟字孝威採藥自

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慨息也康自少加孤露母兄言隱逸之志故太息想慕二子為人

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五臣賴筋驚肉緩銑曰疎慢懶

寬緩若驚馬也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

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

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善曰孔安國論語懶與慢相成注曰簡略也言性

簡略與禮相背也向曰傲謂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

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善曰放謂放蕩濟曰儕輩寬

故增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

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

火善曰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良曰積

墜也任實謂用本情也篤同馴馴擾有養羈繫纓縶赴

奔踰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善本思長林而志在

豐草也善曰毛詩曰芾厥豐草芾甫物切銜也肴俎實也愈益也此康言少自寬縱長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五

羈束雖有榮
祿終思逸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

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

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絕以相
娛荒沉過差可不慎與 銑曰師法至大差失也言每

法嗣宗不論人過之事不能及之然嗣宗曠大
之性過人而不傷於物唯飲酒之後有過失 至為禮

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
善曰孫盛晉陽

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
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繫王

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 向曰禮法之士謂
何曾也阮籍在司馬文王坐時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

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宜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
卿其忍之文王時為大將軍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仇讐以五臣作
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
善曰賈

緩闊夫也 又不識人情闇
五臣本於機宜無萬石之慎

而有好盡之累
善曰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奉事事下建請之驚恐曰書馬者

與尾而五今迥四不足一獲謹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
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

廷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 良
曰機者事之微也宜事也石奮育子四人仕皆至二

千石并父為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
發不能忍慎如萬石也好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

為累 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

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善曰東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

諸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 郁無輦白衣詣止車門臺
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銜曰疵病釁倫理熟審

也言我久與人事相接則瑕釁日起豈得無患乎又如
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堪也 銑曰不堪不可皆不中

任用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
使起言康晚起為吏呼之不放置放也 抱琴行吟弋

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不得搖性復多蟲 把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揖

拜上官三不堪也
善曰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忤說

文曰痺濕病也俾利切 向曰弋織射也痺
濕病也裏猶著也章服冠衣也上官尊臣也 素不便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七

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

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濟曰堆滿也机亦案也

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怨至欲

見中傷者
善曰言人於己為未見有怨怨之者而纔有

不為人所怨但多怨 雖瞿
五臣作瞿字久具切然自責然性不可

化
善曰班固漢書惠帝贊曰問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晉

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
善曰新序下偃謂晉侯曰天

順人則為詭之道情不願為 亦終不能獲无咎无譽

如此五不堪也善曰周易曰括囊元咎无譽不喜俗人

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

百伎五臣作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俗同事則不奈此喧聒塵臭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善曰毛詩曰或棲遲

機事纏繞故事也言事繁於思慮也善曰毛詩曰或棲遲

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

一也翰曰湯與武王以臣伐君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禮

為禮教之人不容我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

二也銑曰剛腸謂強志也肆放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

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向曰統

患謂上七不堪二不可言我以福狹之又聞道士遺言

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善曰蒼頡篇曰餌食也

輕身延年濟曰道士謂得道之士也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

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五臣本作捨其所樂而從其

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良曰行往也懼謂畏

上不喜之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善曰莊子曰

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

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

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

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

不顧翰曰同善注禹曰難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

短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馬

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宏喬甚也

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

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近諸葛

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而彰其過也護助也

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善曰蜀志曰賴川徐庶字元直

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

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

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

遂請曹公魏略曰庶名福向曰同善注且先主許之

言孔明不偪者謂孔明奉先主之命亦華子魚不強幼

安以卿相善曰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

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

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

受濟曰強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五臣無

足下見直木有必字不可以為輪曲者有必字不可以

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九

以得五臣本志為樂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

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良曰謂上禹仲尼諸

商也言為者唯達者為能通之此有似字足下度內耳

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善曰莊子曰宋人

善曰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

人斷駭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救斷也章甫冠名也

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

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善曰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

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

項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

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善曰高誘曰外猶賤也

莊子曰夫恬快寂寞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

無為無事也言我好養生疎榮華也又有心悶疾頃轉

增篤私意自試有必字不能堪其所不樂善曰言已所

不能堪而行之濟曰頃時已來疾病自卜已審若道

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究之令轉於溝壑也善曰左

善曰左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瘠於溝壑矣良曰言我

自決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宛猶枉屈也溝壑坑

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

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向如何可言善曰晉諸公

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

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

人廣雅曰悵悵悲悵也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

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騶了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

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

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

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善曰音義與燒

同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

已之情可得言之耳向曰騶惱置之以此為快此最近

欲為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踈緩又不如當代賢能

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榮為快此最近我情

也可得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濟曰若取其大度量

之人無所不包而又不求富貴乃可重也言我則多病

非為有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

耳善曰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

我之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所不營求

哉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懼五臣本益一

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翰曰黃門

絕陽道宜是貞哉趣急也王塗天子殿陛也相致謂其

病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

區之意亦已踈矣善曰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履

與室縣纒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

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棠莖芹

并以為別嵇康白向曰解謂解足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石

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

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

孫皓助至吳不敢為通五臣注同

苞白蓋聞見機五臣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

誅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

至亡無日矣良曰幾者事之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

之所由興五臣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

取滅善曰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偃公見楚子於

克殷微子啟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

子從之及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於楚以逆

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善注又曰鄭伯非銜璧然以同降故連用之載籍既

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

辭善曰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

籍所記非飾虛辭也言史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

也五臣有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五臣

將終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之歷數在爾躬向曰夸奢喪失粗鹿悟明也漢大德

桓靈失德災孽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五臣

炭之艱善曰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

夏有昏德民墜塗炭茶與塗古字通用齊曰言桓靈失道災孽並起也豺狼惡獸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塗泥

炭火也言百姓皆如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禮曰職陷於火而難若也

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良曰貫綱也紐結也言九州之事斷絕而皇王綱紀

解其也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善曰春秋緯曰

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閻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翰曰

四海四方也蕭條空速貌太祖魏武帝也征討暴亂克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也

寧區夏善曰尚書曰用肇造我區夏銑曰協建靈符暴亂謂袁紹董卓之徒克能寧安也

天命既集善曰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向曰協同也靈符謂神

靈之瑞符也集會也言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善曰曹植天命與人心相會也

武創洪基克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土則神州中岳器則四方濟曰廓開洪大域國也

九鼎猶存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執地方五十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

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鄭史記曰秦取周九鼎良曰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九鼎九州之金鑄鼎也存

在也鼎可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

下之壯觀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

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翰曰載則淑善也

重光謂文帝也襲因也四隩四方公孫淵承籍父兄世也攸所也壯觀謂壯大觀望也

居東裔善曰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

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自為燕王也

擁帶燕胡馮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善曰左

產曰今陳介恃楚眾馮凌弊邑國語號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

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向曰擁恃也燕胡匈奴也馮依陵乘

也盤桓不進貌言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疇特險遠不修職貢

五臣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善曰魏志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

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狝濟曰傲慢也

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滄海也酬報也葛越草布也出於吳朔土北方也貂鼠皮也言自以為控絃十萬奔

公孫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

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轆沙漠南面稱王

也五臣無也字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

曰楚靈王兵強凌轆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

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陵乘轆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

面以自尊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善曰魏志曰景初三

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翰曰宣王司馬懿也薄伐用成武也猛健銳利也長驅遠

也伐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善曰漢書

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銑曰次至也遼陽縣名不守謂不能

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

善曰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山海經有大荒良曰疆場邊畔也言魏斬公

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

款附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於殊俗濟曰咸皆也殊

謂異國也言皆送自茲遂隆九野清泰善曰淮南子曰款誠附我魏國也所謂一者上通

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良東夷獻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之盛天下清通也

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善曰范後漢書曰

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

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崔實本論曰孝宣帝方外交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

樂器謂樂舞之器也肅慎國名楛矢箭也曠遠也言遠代不羈靡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魏魏蕩

蕩想所具聞五臣本有也字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魏乎其有

成功銑曰魏魏蕩蕩言帝德廣遠也想謂想孫皓當已具聞也吳之先主起自荊州

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善曰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任魯陽范

莊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向曰擾攘亂也言吳先主權遭時亂播遷於江外也表外

也劉備震懼亦逃巴岷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

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善曰

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我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備則亡虜假氣遊

魂鳥魚為伍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湖之水浩大無涯為吳之固也言吳蜀恃此山水假借游

魂也迄至也二邦合從谷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善曰漢書

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漢書曰荆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

曰其寧太山翰曰二邦吳蜀也言相合扇動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言持久可與泰山齊

其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善曰魏志曰咸

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荀悅甲鑿曰人主怒如秋霜銑曰輔佐也帝室謂魏室桓桓武貌厲嚴也秋霜殺物

也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善曰孫子而廟勝得算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政者無窮如天地春

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算無盡思

慮絕於眾人也主人欽明委以萬機善曰魏志曰陳留王與字景明封常

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勳欽明又曰一日二日萬幾濟曰萬幾萬事也長轡遠

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架五臣本作彌字

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架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七

入其阻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鄰國毛詩曰采入其阻哀荆之族毛萇曰深也音彌

良曰長轡遠御謂有長遠之策也潛并敵一向奪其密奮振彌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

膽氣善曰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韓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奪其膽氣言威可奪蜀

將士之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五臣本姜

維面縛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

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

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請艾會統

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

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眾東入巴劉禪請艾降勅維

等令降於會維請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

里左氏傳曰凡民非其上曰清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四十三

倍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純曰介間也成都蜀

也潰謂降魏亂破也曜示也劔閣蜀山也姜維蜀將

也面縛請降魏將鄧艾也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善曰梁傳曰伐不逾時戰不遂奔向曰平使竊號

蜀之後置郡三十梁益二州名肅清謂平定也

之雄稽顙絳闕善曰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傳之西都賦

也稽顙謂首至地日魏魏絳闕濟曰竊號之雄謂劉禪

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新曰晉滅魏次及於秦并韓而魏徙居大梁此舉前事可明於後也言蜀滅

願為臣妾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孝

願為臣妾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純曰南中

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善曰左氏傳官之奇

脣亡齒寒向曰輔車相依也吳蜀相資猶齒之與

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

山以自強五臣本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

也善曰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

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

侯曰善濟曰危國謂吳國也此言吳王恃險自強不

知滅亡之將至也餘同善注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武將折

衝萬里善曰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人在官毛詩曰

強五臣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善曰新序曰叔

強五臣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善曰新序曰叔

收珠南海翰曰練擇也翰高飛自頃國家整治器械

也為將伐吳故云飲馬南海也

善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玄
曰器械兵甲也銑曰修兵仗也

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

樹北山則太
善本行木盡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

行木盡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

濟決河洛則百川通流
善曰尚書大

樓船萬艘
善本無

千里相望
善曰尚書大

自剗木以來舟
善曰周易曰黃帝

車之用未有如今
善本有

之盛者也
善曰周易曰黃帝

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善本無也字善曰六韜太公謂

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患去

賊非利之也故後不再舉謂一代必不平也

然主上眷

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善曰老子曰

無知乎
銑曰眷眷迴顧貌邁行也電邁言

崇城遂
善曰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

甲文王退舍
善曰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

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
善曰毛

慶然改容祇承往告
善曰漢書曰陸賈說尉陀於

曰慶然驚起貌言能驚起改尊
居之容敬承所事之書告也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善曰

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
善曰禮記曰君之

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悔慢不式
善曰范曄後漢書張綱

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善曰范曄後漢書張綱

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善曰

征羽校燭日旌旂流星
善曰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

游龍躍路歌吹
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與

其會如林
善曰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

煙塵俱起震天

士卒奔邁

盈耳
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與

國咸喜前歌後舞
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與

其會如林
善曰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

煙塵俱起震天

士卒奔邁

盈耳
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與

國咸喜前歌後舞
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與

其會如林
善曰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

煙塵俱起震天

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五臣本一旦身首橫分

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善曰左氏傳

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濟曰震動駭驚也渴賞謂貪賞也執兵爭先也屠壞也寒心痛

也夫治膏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

之言善曰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膏

之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

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

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良曰

膏心下也育膈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

藥也決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己之言也

如其迷

謬未不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善曰

列子

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謁醫俞氏俞氏曰

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漣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來漸矣季良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魏中庶子曰上

古之時醫病不以汚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

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

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

思良圖惟所去就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敢弗良圖

善謀也言勉力思其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

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

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

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

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

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翰曰于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

時太祖遂安于遼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

子紹集云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齊有

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以太祖

惡安之書又安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

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

也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善曰

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

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

曰請聞其過老子曰唯唯而肝肝而誰與居范曄後漢

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

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

嘉

意而略文也

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

謠不由過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印為登岳斯蓋取

意而略文也

老子也

向曰叟老稱李

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

恨況乎不得已者哉

遁者隱也謂老子梁鴻也

嘉

嘉

嘉

嘉

嘉

嘉

嘉

嘉

嘉

歎及謠也 不得 惟別之後 離羣獨遊 五臣本 背榮宴辭 已謂被遺也

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 五臣本 戒旦則飄爾晨征 善

燕禮曰燕小臣戒盥者鄭玄曰警戒告語馬陳琳武庫車賦曰啟明戒旦長庚告昏 濟曰遊往倫輩也沙漠

安流處所經涉也晨征曉行也 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 善曰漢書揚雄

於西山左氏傳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 良 尋歷曲阻 曰薄近靡無也言日沒直馬之首無所託也

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颺狂厲白

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

之巔 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 翰曰颺急風也厲猛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三

貌阜山也 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

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

銑曰蹊徑也榛密林也言雖艱難吾 至若蘭蕙傾頓桂

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

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 善曰喻身之危

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懼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 銑曰蘭蕙香草也桂

林香木也以喻君子項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絃弓絃言風波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則機

易發此喻讒邪為忠正之 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 風弩也怵惕驚貌衢通也

夜光鮮不按劍 善曰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

寒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 今將植橘柚於玄朔 也以暗投人不知者必懼而按劍 濟曰言北土

蕭華竊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 善本作 於聾俗

固難以取貴矣 善曰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修而遊

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龍章龍之服也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竊蓮也生於水

龍章象龍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王樂也聾俗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

以為美也玄朔北 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 方也脩陵高阜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三

之者至矣 善曰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

言北土不貴我 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

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鞶陋宇則有後慮之戒 善曰前言

迥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

也揔轡也前言謂經迥路涉沙也懸鞶 朝霞啟暉則身

疲於迨征 善曰蔡琰詩曰迨征日遐邁 太陽戢曜則

情劬於夕惕 善曰正歷曰日太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

勞惕 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

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

也若迺顧影五臣本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

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善曰阮元

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良曰遼廓遠也

脩長淹久悴憂也步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言已自經

此乃知不足貴也顧景恐時不再來也憤感悼傷激

急烈猛睇視也紛紜多也雄心四據謂威德感也思

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善曰田邑與馮

山蕩北海翰曰公翰作雲梯以攻宋思躡此者言高

也橫奮謂梯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披散也言將散艱

難掃凶惡也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

蕩滌夷平也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四十三

恢廓善本作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善曰劉

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銑曰崑崙太山喻權

臣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恢大廓空也宇宙謂天地也

鄙小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善曰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

往向曰垂翼謂不遂志鋒鉅靡加翅五臣本翮摧屈

也逝往也遠逝謂徙也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

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

加鋒鏑而六翮自摧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

屈也命天命憤怨也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

崖飛藻雲肆良曰植生也生於方苑猶生於美俗也喻

德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

俯據潛龍之淵仰

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廣也

德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

俯據潛龍之淵仰

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廣也

德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

俯據潛龍之淵仰

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廣也

德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

俯據潛龍之淵仰

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廣也

德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

蔭游善本作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

其左聲名馳其右翰曰潛龍游原喻君子也亦相感動

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善曰朝翔游樂也倫

裕優也吟嘯自得志貌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

生永離隔矣煢煢善本作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

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善曰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長貌涉度貌邈深釋解遐遠也言我思爾

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有遠心相望也身雖胡越

意存斷金善曰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

越在南言相去遠也金雖善曰毛詩曰各

敬爾儀翰曰儀善敦厚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

璞真沈深也謂交道也

然知復何云善曰繁多華盛也言自多其盛而為流蕩

既爾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

之歸於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

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眾自壽陽歸

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眾自壽陽歸

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勢屈乃降梁至是以眾降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為世出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濟曰恙憂也冠首也言勇可以為三軍首也才謂文武之才也世出謂應時而出也

鶯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善曰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隴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良曰鶯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三

三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善曰劉琦梁典曰高祖得一虎牙幢主蕪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也蕪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翰曰立機者事之微也化謂背齊歸梁也明主即武帝也

功立事開國稱孤

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善曰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向曰朱輪華轂謂以丹漆飾之也擁持也旄幢也萬里言威化遠也

如何一旦為

如何一旦為

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善

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分

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旗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憚邪濟曰奔

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音義曰穹廬尋君去就之

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善曰呂氏

子必審諸已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也他異審詳也流

言之反也沈迷猖蹶以至於此善曰劉公幹雜詩曰沈迷

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用猖蹶也言惑亂佞行至於此也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三

三

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

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暨艷書曰此乃漢高弃瑕錄

用之時也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侍上輕騎入

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

人曰漢兵破邯鄲誅王即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

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銑曰

聖朝梁也責求也用謂可施行也言聖朝推赤心於天

下不疑滯此善本無將軍之所知非善本作假僕一二

談也善曰長楊賦曰僕嘗朱鮪涉牒血於友于張繡割

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善曰謝承後

攻洛陽朱繡守之上令岑彭說繡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繡曰大司徒公被害

明曉之夫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

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

殺血滂沱為喋血涉與喋同丁牒切尚書白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率眾降封列

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刺刃公

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挿地中皆為

割也 銑曰殺人流血曰涉友于兄弟也末繡為更始

守洛陽光武令岑彭說繡使降繡以嘗謀殺光武兄弟

伯叔怕不敢降光武使人謂曰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

官爵可保況誅罰乎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

被繡流矢所中繡後降曹公封為侯刺掉也刃箭鏃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三

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指

是與 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末遠濟

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良曰謂迷者不遠而能迴是不迷

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善曰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

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

魚 翰曰謂法網之疎漏於吞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

也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

銑曰松柏不翦謂不 高臺未傾愛妾尚在 善曰桓子新

毀損其先代墳墓也 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 悠悠爾

平 向曰愛幸也言宅宇幸安皆未追沒也 心亦何可言 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 今功臣名將

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 五臣本 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

疆場之任 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曰柔知

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

於青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

帷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輅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

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吏來告

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良曰雁飛成行列有尊卑

之序故以此馬金印紫綬列侯之飾幄帳也謀策謀也

輅使事也節旌節 並刑馬作摺傳之子孫 善曰漢書曰

也疆場邊陲也 如孺永傳國 將軍獨覲 典顏借命驅馳羶裘之長寧不

於子孫也 哀哉 善曰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書曰羶裘之君長

咸震懼 銑曰覲強借假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

為夷狄驅馳也 夫以慕容超之強 五臣本 身送東市姚

哀哉傷痛之聲 泓之盛面縛西都 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

高晉獲之送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

洛陽王鎮惡冠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

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偃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街壁

向曰慕容超寇河北高祖伐之執超斬於建康市鎮西

將軍與姚泓戰大破之 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也 善

姚泓將妻子請降也 無也字 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 濟曰均平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三

氏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良曰姬周姓北虜也言成王光武皆都洛陽故云舊邦也種類也

借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善曰魏收後魏書太祖道

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殷陟

配天多歷年所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

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也言惡既滿理當滅借稱王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理當滅

亡況偽嬖昏狡自相夷戮善曰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明三年蕭衍廢

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嬖蓋指宣武也虞頊晉書西陽王

寶融自立稱曰梁為宣武偽嬖蓋指宣武也狡亂自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三十一

夷戮謂廢部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類屠各取豪貴

街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類屠各取豪貴

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涉上疏曰斬郵支

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藁街蠻夷邸間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携亦離也首豪魁帥也猜忌也貳謂貳心也繫

頸謂以繩繫項也蠻邸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鷲巢

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善曰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

用之不時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鷲巢于幕之上濟曰魚游沸鼎燕巢飛幕言危

之甚言魏朝夕將破而將軍居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

花生樹羣鴛亂飛見故國之旂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

登陴豈不愴悵善曰袁暉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旂鼓感故交

之網繆撫絃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陴婢移切良曰北

疇日昔日也撫持也絃弓也陴城上女牆也愴悵悲恨

也所以庶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

獨無情哉善曰史記曰庶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

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庶頗庶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

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諧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三十二

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果能

秦必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

莫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謂惠子曰人故無情乎輸曰同善注思趙用泣西河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

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

命自求多福銑曰勵勉良善規圖也言早勉勵善圖歸梁是多福也

當今皇帝盛明天善曰袁暉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

下安樂善曰袁暉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

也安寧也樂謂樂其德化也

白環西獻楷矢東來善曰世本曰舜時

西王母獻白環及

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社商於是

肅慎氏貢楷夫石磐濟同善注

夜郎滇池解辭

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

善曰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舊昆明編疑漢拜唐蒙郎

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入曰始楚武威王時使將軍莊緇將兵略巴黔中縞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

塞不通以其象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葛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

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良曰夜郎滇池皆南

夷國名解解謂解其辯駁以就衣冠朝鮮遠唯北狄野國名昌海南海也蹶角謂以額角叩地也

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善曰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

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

世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翰曰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掘強猶強梁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三

三五

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

以宏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瑄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顒

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書桓溫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銑曰同善注殿下者不斥言

王也君今言皇太子殿下也方善本無弔民洛汭伐茂親謂帝弟也揔統也戎兵也

罪秦中善曰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曰奉辭伐罪漢書田肯曰陸

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向曰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弔慰也洛北曰汭秦中關中也

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善曰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濟曰僕

遲自稱也謂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因偏方思我言也聊且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

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善曰劉瑄梁典曰劉沼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

善曰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春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

顛覆身充僕園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

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良曰同善注初孝標以任不得志作辨命論秣

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答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

乃作此書答以示孝標孝標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

善曰

集有沼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弟後天倫之次向曰難謂難運命之書也余標自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三

三五

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

異物緒言餘論蘊

五臣作蘊而莫傳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

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也蘊藏也莫無

也言治之遺言餘論皆蘊藏而不傳於我也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

其音微未沫

善曰楚辭曰芳菲菲而難

曰沫已也亡蓋切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士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向曰微美沫滅也其人謂沼也青

簡尚新而

五臣本宿草將列善曰風俗通曰劉向別錄

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濟曰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為書宿草陳根也列行列也泣

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善曰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過舊館人

之喪入而哭之過一哀而出涕曰子惡夫涕之無從也

良曰泣然淚下也 雖隙駒不留尺

波電謝

善曰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猶駒而過却如古隙字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

尺波豈徒旋翰曰隙穴也駒馬馳而過穴喻 而秋菊

春蘭英華靡絕

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絕也 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

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概

也酬報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

善曰墨子昔周宣

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未衣冠執朱弓挾朱矢

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殞車中伏殺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神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

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也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

合 山之泉聞絃歌而

赴節 善曰聖賢家墓記曰東平思王家在東平無鹽人

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姑家此

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文賦曰舞

者赴節以挽袂

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

善曰劉向新序

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翰曰言今所答亦猶懸劍於墓樹而已餘同善注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并序

劉子駿

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

尉王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 銑曰同善注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太常則周之宗伯也博廣大也

謂識用廣大謂之博士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

於學官

向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者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四經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歆欲將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

善曰言諸博士既不

與歆論議相對也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

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

著

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周更代起也累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之道也

周室既微

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

如此

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乃得其所善曰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

受聘問也衛魯二國名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

之道善曰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書修春秋春秋元

十翼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及夫子没而微言絕七十

本有子卒五臣本而大義乖善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

二曰夫子孔子也没死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十二子

遭戰國奔逸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

之術興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

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四十三

日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良曰遭

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

術由此遂滅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

藏書百家語者悉請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入盧

生為始皇求仙藥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

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翰曰謂禮教

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

儀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乎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遠也襲亦因也叔孫通秦二世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

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善曰漢書曰秦燔書

者不絕漢書曰孝惠四年除挾書然公卿大臣絳灌之

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善曰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

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

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出

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善曰史記曰伏生

者濟南人也故為

秦博士孝文開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

初教於齊魯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於屋

辟朽折散絕善曰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辟

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

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

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善曰賈生賈誼也

眾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也至孝

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

元之間

善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 向曰鄒魯梁趙禮於后蒼賈誼為訓詁受於趙人賈公先師謂前進者 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

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善曰成一經也 濟曰雅頌皆詩也雅以正事

頌以 善曰七略曰孝武皇帝讚事 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 善曰七略曰孝武皇帝

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 良曰孝文未人有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

讀而傳之 今 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閱焉 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也 翰曰詔武帝詔也缺虧脫誤闕憂也 時漢興

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

年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 統曰 及魯恭王壞孔

子宅欲以為宮而 五臣本 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

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

卒之難未及施行 善曰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

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

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向曰

魯恭王景帝子也 同 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 善曰漢書

善注天漢武帝年號 善曰 皆古文舊書

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 皆古文舊書

史記丘明作傳 良曰左姓也丘明名也 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 五臣本 帝愍

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

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 善本無 或問 善本 編 善本

口刺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誌脫一

簡名詰脫二簡 濟曰通卷伏藏也稍漸也言漸缺落

頗離真正也校考也舊文古文也 三事 博問人間則 善

抑而未施 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論

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五臣無

統曰歎慙嗟痛皆 惜其不施行也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

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 五臣本 老且不能

究其一藝 向曰綴緝也陋隱也言緝學之士不思闕失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

大事 濟曰口說末師即鄒魯梁趙也傳記 若立辟靡封

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良曰辟靡講藝之所

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 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帶

諸侯也冥暗原本也 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

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 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帶

文義也亡無也服用也言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

無從善服義之正心也從隨聲是非善曰禮記曰無雷同銑曰疾妬謂不欲

非相同不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

豈不哀哉善曰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向曰抑止也三

學謂劉歆立者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三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

言可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

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濟

上謂哀帝也繼紀揚名也文教謂經教也學士謂當時博士也情謂有私意也依違謂不是非也言帝深知其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四十三

妬疾私情推讓賢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善本作遣

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用力

冀得廢遺今則不然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可立臣故自謂也微弱謂諸經有關

者二三君子謂諸博士同心用功望得深閉固距而不

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五臣無

士君子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

經習誦以杜塞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且此

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五臣本為五臣

古文舊書皆有微驗內外相應宜苟而已哉銑曰數

謂歆欲所立者先帝成帝也應當也言夫禮失求之於

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善曰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

言禮失其序尚求之於鄙野之人今往者博士書有歐

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善曰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

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讐字長卿

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然孝皇五臣本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四十三

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善曰漢書曰梁丘字長翁邳州人

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

書有大小夏侯之學良曰穀梁子名赤餘同善注

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五臣本過

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

不賢者志其小者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小者向曰言諸家雖義理相反而並置者寧失於存

使賢愚各盡其分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

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

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銑曰包含也守殘謂諸生守殘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

善曰仕至詹事餘同向注 向曰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

涉學有美譽任至太子詹事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彥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善曰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濟曰蔣子文自謂青骨死當為神後吳王為立祠於鍾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山下因改山為蔣山也昔蜀有法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既彼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作草堂以擬焉英靈二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

塵之想

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春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徨

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 良曰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刻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出

度白雪

五臣本 以方絜于青雲 而直上

吾方知之矣

善曰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翰曰隱者之志清

若不盼履萬乘其如脫

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

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

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

劉熙孟子注曰履草屨可履 銑曰亭亭高聳貌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萬乘皆貴之

此高潔之人視之如草 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

固亦有焉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薪歌延瀨未聞

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之間蒞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

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言有堅固如此 豈有

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善曰終始參差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歧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 濟曰參差不一也翻覆不定也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曰可以黃可以黑楊朱見歧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周子無一定之志故宗此二人悲哭以

譏 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哉

善曰蒼黃 中而心猶染於俗也貞正贖垢謬誰也 嗚呼尚生不存

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善曰尚生子平有道行為

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范曄後漢書曰

名輒稱疾不就 翰曰嗚呼歎辭尚長字子平男女嫁

娶訖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肯山臨水游覽平原此即足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人無

使山阿空虛千載 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

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周顯字彥倫汝南人也釋

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

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魯君問

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問使者至曰

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

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

之則不得已入曰南郭子恭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

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士合切 銑

曰周子謂彥倫也雋俗俗中之雋士也博大通也玄謂

莊老之道也史謂文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

郭子恭也言顯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遁也竊吹

草堂濫巾北岳 善曰偶吹即齊芋也偶匹對之名巾隱

者之飾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

巾隱者之服也北岳即北山也言顯盜居草堂借服

幅巾有如南 郭濫吹芋也 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

情於好爵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臯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濟曰誘謂引誘也欺誑也

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 夫日霜氣橫秋或歌 善本 作 幽

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善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 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

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良曰排推 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爵

此如 談空空於釋部覈 善曰蕭子顯齊 善曰蕭子顯齊

道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 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

翰曰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 務光何足比

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也道流謂老子也 務光何足比

消子不能儔 善曰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 寸好琴服蒲萐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

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竅水而 自匿列仙傳曰消子者齊人也好餅木隱於宿山能風

之隱者比方儔並也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 善曰

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滅榮緒晉書曰騶六人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

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鬚鬚 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 鶴頭故有其稱 向同善注

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艾 其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 俗狀 善曰楚辭曰製艾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

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聳謂將臂也艾 製荷衣隱者之服言皆焚裂之舉騶俗塵之容狀抗舉

也 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 走騶

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 善曰漢書曰萬戶以 上為令秩千石至六

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翰曰懷愴憤 咽皆怨怒貌言此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

怨怒也 良曰紐繫縮貫也金章 跨屬城之雄冠百里 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

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善曰蔡邕陳留太 守行縣頌曰府君

之貴也拉折也傲蔑若輕也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 隱者之稱慕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遊故怨之言顯初

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阮籍詩懷詩曰英
風哉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 銑曰
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言越東城而為縣宰之稱首
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
右道帙長殯五臣本法筵久埋鼓扑善曰過秦曰執鼓扑以鞭笞天下誼罵犯其慮牒

訴控孔恁裝其懷善曰過秦曰執鼓扑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惓惓

於山陸王逸曰惓惓困苦也 向曰扶書衣也撥弃也
敲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訴告也惓惓縈偏言道

書講席久從弃埋而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
聽訟通於懷抱也

課每紛綸於折獄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廣雅曰課第也然今

考第為課也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啟刑書 濟曰琴
歌酒賦皆逸人之務言今斷絕無續也綢繆親近也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四九

論衆多之貌結課考第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
也折獄謂審刑書也

音錄善曰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

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家令
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

人也拜中牟令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 良曰張
敞趙廣俱為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

崇樹風猷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善曰漢書曰內史
以籠架之

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
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

州之牧貢金也 翰曰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
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此謂三輔也秩皆二千石

牧長也蹤跡也言希跡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善曰
及之馳聲譽以遇也

綏鷹賦曰陵高霞而輕舉 銑曰我謂鐘
山神所稱也言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也 青松落蔭白
雲誰侶潤戶善本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

摧絕破壞也荒涼無穢也言山人之去松蔭
零落白雲無與為偶不復更歸徒為延望也 至於還颺

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五臣本怨山人去兮曉

猿善作驚昔聞投簪逸海岫今見解蘭縛塵纓善曰投

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擊虞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
韜聲匿跡蘭蘭佩也 翰曰颺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

香草山人葺以為帳此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
也投奔也謂疎廣弃官而歸東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

纓世事也 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笈列壑爭譏攢峯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四九

疎誦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善曰禮記曰凡計

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赴至也 良曰南岳謂南山也朝
調也隴亦山也騰起疎上誦譏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

此人也慨歎也游子謂周顒也欺誑也弔問也
言山為周顒所誑情懷所喪而無人相問也 故其林

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

馳東臯之素謁善曰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

雅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
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示談議之流 翰曰

託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言今無人
故遣罷之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也素資

素之交謁告也謂 今又促裝下邑浪拽制上京雖情投

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局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船舷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棹楫也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局外闕之闕也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棹棹也言山陰秩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朝廷也局山門也言顯情

實在朝廷而假跡於此山門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

無耻善曰尚書曰余心頗厚有忸愧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

路汙淶池以五臣本作洗耳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乃臨池而洗耳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言豈可使芳草懷恥愧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跡塵點我蕙草之路汙濁我宜局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米

洗耳之池也宜局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米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三 五

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濟曰局門也岫幌山窓也雲關謂以雲為關能藏歛湍霧

使無聞見也來輅妄轡謂周顯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遠杜絕之於是叢條

貞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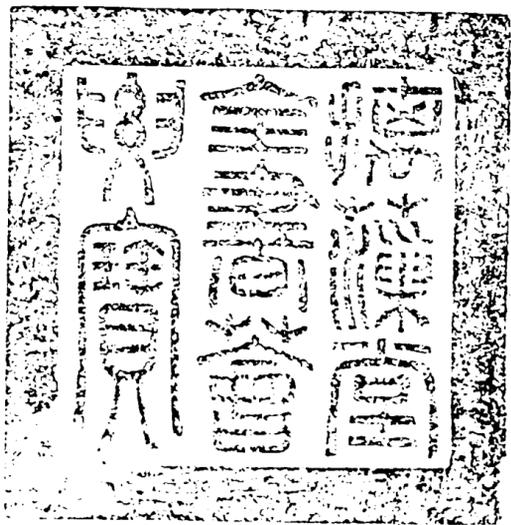
為君謝逋客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良曰條

也穎草穗也言條穗膜怒擊折顯之輪掃去其跡也逋客謂顯也謝去也文言草木謂為山靈除去

之不許來也

文選卷四十三

文選卷四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臣 張 頊

謄錄監生 臣 張曾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三 集部

文選卷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喻巴蜀檄 善曰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焚中微發巴蜀吏卒千人郤

又多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家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韓曰檄敕也喻彼使皎然知茂情也此周末時穆王令祭公誅甫為威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四

之辭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

告巴蜀太守竇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善曰戰國策張儀曰儀交

臂而事齊楚 銑曰竇夷外國之通名擅專也不討謂不征伐日久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帝也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怖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和謂降服也 康居西域重

譯納貢稽顙 五臣善曰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 來享 善曰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

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威德則成越蒙重譯禮記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羗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向曰康居國名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中國也稽顙首至移師東指闕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地也享亦獻也

入朝善曰文顯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闕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良曰闕越南夷國名也相誅謂自相誅殺而南降也弔問罪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也

夷之君西翫蒲北切五臣本有捷字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愆怠善曰善言君者大之也文顯曰捷為縣論語撰考識曰穿骨信耳莫不奇職良曰捷謂靈長名長君效具靈愈傲

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向風慕義欲為臣妾善曰呂氏春秋曰聖

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論語撰考識曰遠邠殊域莫不向風又曰瑞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向風慕義願為臣妾翰曰踵足也喁喁眾口向上之貌言蠻夷之人皆喁然向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善曰善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濟曰中郎將謂唐蒙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善曰善也

張揖曰不然之變也良曰幣帛和戎靡有兵革之事之貨也衛護也不然謂不慮之變也

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善曰張揖曰發三軍之眾也翰曰靡無也言

意不許為兵戰之患其辭也發驚懼子弟憂患五臣作志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善曰擅專也言唐蒙自專

而為轉運非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向口當行者謂巴蜀人唐蒙點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寧弓而馳荷兵而走善曰張揖曰畫舉烽夜燔也攝奴頰切濟曰烽燧者舉火以驚候燔燒攝持也兵矛戟之屬流汗相屬唯恐居後

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善曰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良曰言邊郡之士觸刃冒矢不轉足者決志陷陣也無仇也編列謂編戶齊民也異主哉言與巴蜀人不異主也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善曰如漢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書在諸侯

侯翰曰言能急國家之難故得剖符受封生則榮貴死則忠節也珪玉也位為通侯處列東第善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翰曰第次也西為尊東為下言為通侯列在天子之下次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善曰本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草野而不辭

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草野而不辭

也善曰春秋考異鄭曰枯骸收骸血膏潤草骸古才切

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今奉幣後至南夷即自賊

殺或亡逃抵禮誅善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日

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日誅者亡不肯受誅也濟曰抵

死無名謚為至愚善曰無名言無善名也謚猶號也

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善曰春秋合誡國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翰曰言巴

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恥及父母也與此境立功

之人相去遠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

使善曰誠信之使也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也言非逃

亡者之罪亦父母之教不至而子弟不修謹又不崇

廉厚之風誅戮亦宜矣有司謂唐曉喻百姓以發卒之

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

過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向曰

曉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奉幣和戎之事也數

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年有德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悌也

已親見近縣善曰重難也不欲呂聚之張揖曰微以示

時煩擾百姓已親見此相如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

自謂也近縣近蜀之縣也

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善曰亟急也漢書使咸喻陛下之

意無忽良曰亟急咸皆忽輕也恐山谷之人不徧聞可

為袁紹檄豫州善曰魏氏春秋曰袁

陳孔璋善曰魏志曰同翰注翰曰琳避難冀

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五臣本守善曰蜀志曰先

主歸陶謙謙表

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銑

曰刺史劉備也相國謂為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

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

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善

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向曰國度權勢也言古明

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立勢以夫非常者故非

成其賢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

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

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善曰史記曰

虎噬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為崇二世乃奪望

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敘張華曰望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濟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平之人能度之強暴也弱主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長秦宮名趙高使閻樂殺二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世於此宮也

季年產祿專政內魚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

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善曰漢書曰張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

北軍丞相如辟疆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韋胎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閻子馬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良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六

鑿戒臻至季末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已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

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
五臣本此則大臣立權之

明表也
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

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人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

而明長者周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紹此言者亦將為權道以匡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

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

即位加特進范滂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人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腹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鸶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

父高乞
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妄取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饕餮貪也

勾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輸貨權門
善曰魏志曰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高字巨高說文曰勾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天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七

言高以車載賄寶以輸勢門而官至太尉

竊盜鼎司傾覆重器
善曰周易曰鼎金鉉鄭玄

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致云竊也重器謂天子政教也言傾

操贊
音尤 翰曰贊餘肉著身也闕官人也令善也贊喻高

闕遺醜本無懿
五臣本此則大臣立權之

德
善曰贊

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
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諸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

遇董卓侵官暴國
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

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樂
鉞謂樂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濟曰續相連也侵

官謂冒官也暴國謂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
卓遷獻帝於西京

雄弃瑕取用 善曰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
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

守因舉渤海之眾以攻卓良曰提攜鼓舞也東夏即
渤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弃瑕鑿而取其能者餘同善

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肥謂其鷹犬之

才爪牙可任 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
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

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翰曰諮議裨偏也紹表操為
兗州刺史授以偏帥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

有犬鷹將搏擊之能可為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此操也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

善曰字書曰佻輕也輕柳切銑曰傷夷折衄六數喪
佻輕略法也言操輕薄少有法度

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表紹以曹操為東郡
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中所殺乃以操為兗州

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中所殺乃以操為兗州
刺史濟曰輒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師旅而紹

專以精兵修輯之而又表被以虎文獎躋六威柄被以
天子令操領東郡太守也

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虎皮見草
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從賊躋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

向曰獎勸也言操實羊質而被虎
文者乃紹蓋勸賊以成威福之柄

冀獲秦師一剋之

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
績又曰秦伯伐晉齊河楚舟取王官及邲晉人不

報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翰曰秦將孟明氏數敗秦師穆
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

不以為罪者亦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善曰謝承

操得兗州兵眾強威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換鄭
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跋扈賈逵國語注

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割剝元元殘賢害
銳曰跋扈謂強也肆縱忒惡也

善 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
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

元善也張魚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故九
向曰割剝殘害也元元謂衆人也殘害殺戮也

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

善曰臣瓚漢書注
曰懸首於木曰梟

尚書曰余則擊戮汝濟曰偉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
梟擊子也操為兗州邊讓言議讓頗侵於操操殺讓而

族其家故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
云灰滅也

聲 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
尚書傳曰民咨胥怨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

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良曰林言多也憤
怒奮舉也言士人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討之

故躬破於

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善曰魏志曰陶

太祖征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
祖軍不利翰曰操為徐州刺史為陶譙所破又與呂

布戰於濮陽為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幕府惟五臣

彷徨驚貌蹈踐依也言無所依踐也

彊翰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 善曰叛人謂呂布也
漢書曰徙二千石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貨富人豪傑并魚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
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
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翰曰翰本喻君也枝喻諸
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
不成呂布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眾奔
之強也

沮 慈與反善曰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
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
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漢書曰膠西王叩頭漢軍
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向曰援引擐貫金鉏沮壞也
言紹聞操敗引軍擊

拯 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
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善曰謝承後
漢書曰操圍

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衣之乃給兵五千人還
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師克還

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濟曰拯救也死亡之患
謂曹呂布之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兗州刺史也無德於

兗土之人謂已舉操為兗州而操
害賢善也造恩也有大恩謂救之

後 會鸞駕反旆羣虜
寇攻善曰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雒陽良曰鸞駕
天子車也旆車飾也魏志曰時董卓徙天子郿長

安後楊奉韓暹以天子還雒陽也時董卓徙天子郿長
也羣虜則董卓韓暹也冠盜也

時 冀州方有北鄙之警
匪違離局善曰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
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

安欽其眾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
新曰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

刺史人眾悉叛紹降瓚大破紹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
軍鄴邊邑也瓚也局部分也

故 使從事中郎徐勳就
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

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

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

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

御省禁 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
居曰廟翊輔衛也幼主謂獻帝也骨劫遷移也
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

卑侮 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
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

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 善曰家語曰是謂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亦族也

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
乎家語曰宰予為臨苗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

濟曰由心不論勳賢也在口不依法令也五宗謂上至
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

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善曰漢書曰上既造
白鹿皮幣令下顯異

不應反唇張湯奏異腹非誨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
也良曰羣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之

者隱戮謂託
別事而誅之

百察鉗口道路以目 善曰莊子曰鉗墨翟
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

鉗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
鉗閉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

尚 書記朝會公卿充負
品而已口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諸侯時見
故太尉楊

作揚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
罪榜楚

參 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
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

罪榜楚

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縱欲也 向曰彪代董卓為司空人代黃琬為司徒故
云歷二司也時素街作亂操託彪與街婚細誣以欲圖
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毗睚目貌楚橫榜答也參并
謂魚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也言用魚五刑觸情
任為毒惡不顧其法律也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

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

不俟報聞濟曰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惑明時絕忠

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

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尸掠取金寶至今聖

朝流涕士民傷懷善曰裸作裸漢書曰文皇帝實皇后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三

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

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

識其墳良曰言帝弟瑩樹猶合恭敬況使吏士發掘

墳墓而取金玉乎裸露掠取也操發梁孝王墓天子聞

之哀泣士人謂有識者也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

五臣突無骸不露翰曰墮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郎

取金寶而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

其骸骨也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善作

科方互設罾繳充蹊坑

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

民五臣帝都有吁嗟之怨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

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桀曰
桀虜謂惡人也虐殘毒害施布也殘毒布人鬼謂殘忠
賢露骸骨也荷煩慘毒罾網也繳繫縷箭上以射鳥穿
亦坑也可以捕獸此喻法令煩酷人之擊手動足皆陷
刑網充豫二州名操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

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切向曰言書史所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烈猶毒害

也詰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為問罪於外

未及齊教加緒含容五臣冀可彌縫善曰左氏傳展喜

於操也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濟曰緒餘也

言紹加餘含容於操冀可彌縫其過使自改悔也而

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善曰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

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氏乎乃

欲摧撓女棟梁孤弱漢室善曰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

棟梁喻大臣也謂操殺司空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

伐鼓征公孫瓚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奎董卓至洛

陽是瓚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

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魏曰除

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雄強也言操如惡鳥

紹擊鼓往征瓚也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

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

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梟杜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三

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謂瓚也言瓚築逆拒紹內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
書云外稱助紹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故使
操使自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故使

鋒芒 五臣 作芒 挫縮厥圖不果 言發露操不果成其謀也耳
良曰鋒芒兵戈也挫摧也

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 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其人居
善者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

于統領諸種 濟曰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
賜山也紹入朝 歌自於鹿賜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入擊
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東手謂縛也
質以物相屬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羊殘醜謂羗狄
雜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
畏滅亡沒於山谷之中也 **於是操師震懼 晨夜遁**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屯據教會阻河為固 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
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渡漢書音

義曰教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 翰曰震懼
驚懼貌遁竄遁逃屯聚據依也教會地名中有太倉侍
臨黃河言操懼紹也 **欲以蟪蛄之斧禦隆車之隧** 善曰莊
依北地以為固也 蟪蛄蟪蛄也其前足舉之如執斧

王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蟪蛄蟪蛄也其前足舉之如執斧
其不勝任也 銑曰蟪蛄蟪蛄也其前足舉之如執斧
之象隧猶轍也言此蟲舉斧禦也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

宙 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
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
子謂也 向曰折衝衝
突也宇宙謂四上下也 **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

獲之士 五臣 作材 騁良弓勁弩之勢 善曰尸子中黃伯曰余
左執大行之獲而右搏

彪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馬而死夏育之
勇馬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馬烏盡而良弓藏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 濟
曰戰戈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千羣言多也中黃伯夏育
烏獲皆古之力士也騁縱良善勁強 **并州越太行青州**

涉濟深 他答反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諱為青州
外甥焉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諱為青州
羊鵬高誘曰太行在河內野青縣尚書曰浮于濟
深達于河 良曰越逾也涉渡也濟深二水也 **大軍**

汎黃河而角 五臣 作捕 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 善曰
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征伐軍
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捉足說文曰掎鹿足
也 翰曰汎濟洧也宛葉二縣名掎擊也 **雷震虎步並集虜**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庭 善曰李陵詩曰幸記不肯軀且當猛虎步 統
口雷震虎步皆軍士威勢也虜庭謂操之庭也 **若舉**

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燥炭有何不滅者 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適寤兮昔縱火於秋蓬黃石
哉 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海而既焚火其
烈必矣聲類曰揚燒也說文曰燥火飛也 向曰燥燒
沃灌也燥火飛也舉炎滅之火而燒枯蓬須海水以灌
飛火言紹之伐操勢亦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

幽冀或故營部曲成怨曠思歸流涕北顧 善曰毛詩序
濟曰幽冀二州名故營謂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
怨別曠久也言皆怨別鄉之久而北顧思歸也 **其餘**

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

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

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

被創夷人為雙敵若迴旆方祖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

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善曰魏志曰呂布

為宛州牧建安三年曹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

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又曰張揚字稚叔雲中

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曹公征呂布張揚

將揚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匪同殺醜將其眾欲北合

袁紹太祖遣史渙擊之殺固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讐

弗急廣雅曰徽幡也徽與捕古通用漢書徐樂上書曰

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

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

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

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

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良曰張揚與呂布善布

被曹操圍張揚將救之其將揚醜殺張揚以應曹操揚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十六

醜之將壯固又殺醜欲以眾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

盡收其眾覆敗也張揚之眾皆敗亡權勢無如之何且

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為讐敵也旆旂祖往也

紹言若我迴旆方往登高山擊鼓吹角舉白幡以開降

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

素白揮幡也土崩瓦解謂崩離俟待也

方今漢室陵遲

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善曰尚

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晏子春秋孔

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弛廢也一介謂輕微也言漢

室漸壞網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脾股臂也言

手足之臣皆無折

衝陷陣之權勢也

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

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

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捐飲憑依

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懼操不敢展其

節又操持五臣作持部曲精兵七百五臣有

圍守宮闕外託

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善曰說文曰

篡人患切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此乃忠臣肝腦

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始作起也

塗地之秋列五臣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善曰喻已蜀

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濟曰言操

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

力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疆

寇弱主違眾旅叛善曰漢書以旅為助良曰矯詐過

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

郡誤聽給與是強寇賊而弱天子

也如此則違眾人以助叛逆也

舉以喪名為天下笑

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善曰魏志曰

為幽州翰曰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括智

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

書到荊州

便勒見胡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善曰魏志曰張繡

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統曰張繡為

建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

州郡各整戎馬

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

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

非常謂立大功也著明也

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

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

音

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

律令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臯陶謨虞云始造律時王所制曰令漢書若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

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

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偏

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

檄吳將校部曲文良曰此曹公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於漢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善曰魏志曰荀彧字文若穎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

書令翰曰子發檄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也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

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善曰左氏傳

禍福無有異門但人心所召也夫見機五臣而作不處

凶危上聖之明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不處凶地臨事制變因而能通知者之慮也善曰漢書曰

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

通也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能通是智者之

思慮漸清荒沈往而不反下善無愚之蔽也良曰清浸

謂辭冥也言漸浸廢置不思迴復是下愚之蔽也

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

遠咎悔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

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居安思危故能遠離咎悔也

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

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善曰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

也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善曰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

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滂簡

墨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資斧未聞其說

林善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潤善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善曰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

陸梁善曰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

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吠其主不從皇化也此喻權

策曰詔之犬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

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鸞獲之魚期於消爛也善曰

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在天網而

權以在綱目之中也鸞獲鼎也言游鼎之魚期於消

之敗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祖征三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九

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疇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 銑曰同善注言 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

旌不拔 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爽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

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殺餘善以其眾降

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利除也朝鮮國叛使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郡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

征之而平旌旂也 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此亦據險而已

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 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

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章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奔吳吳與地

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濟曰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

跡用子胥訓兵之法大破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誠為強盛申胥本伍奢之子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

曰申 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

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 五臣善曰毛萇詩注曰抗

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

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

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良曰同

善注屠壞 及吳王濞 驕恣屈 強猖 猾始亂 善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翰曰恣縱也屈強不順貌猖猖狂狡貌始亂謂為亂首也 自

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

軍瓦解冰泮 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

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解吳楚齊越

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 銑曰太

尉周亞夫也甫始也滎陽郡名濞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瓦解冰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破也 濞之

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 善曰漢書曰吳

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

賈誼上疏曰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胷矣給音殆 向曰罵惡言也濞敗後與麾下將士七千人夜亡走丹徒

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使詐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之陷入也刃入於胷謂縱殺 何則天威

不可當而 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眾不足恃

也 濟曰悖亂也言夫差與濞 自董卓作亂以迄於

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勇如

呂布 善曰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

過人號為飛將 良曰迄至也豪桀縱橫言多也

善注屠壞 及吳王濞 驕恣屈 強猖 猾始亂 善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翰曰恣縱也屈強不順貌猖猖狂狡貌始亂謂為亂首也 自

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 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 銑曰太尉周亞夫也甫始也滎陽郡名濞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瓦解冰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破也 濞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熊虎猛獸也跣止也以此當時英雄也 跨州連郡有威

有名者善無者字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鷓視狼顧爭為

梟雄者不可勝數善曰淮南子曰鷓視虎顧鹽鐵論曰

餘謂諸小賊也悍勇特獨也鷓鷓鳥狼惡獸梟惡鳥也

然皆伏鉄嬰鉄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善曰尚

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鉄曰鉄楛

有餘遺也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善曰魏

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

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起等屯潼關公

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向曰馬超楊秋叛

於關中遣曹仁討之起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曰關西

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羗胡齊鋒東向氣

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鉄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

未鼓而破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

公乃得渡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分乃分兵結營

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

不許公乃與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橫

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戰

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鉄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過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濟曰二華

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

驅率羗胡自為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威火

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 伏尸千五臣作

唯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 萬流血漂楯魯此皆天下所共知也善曰戰國策秦王

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是後大軍所

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逆脫走還涼州復

欲鳴吠善曰魏志曰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

十年乃死 翰曰逋竄逸失迸散也鳴吠猶叛亂

也大軍所以不濟江伐吳者為伐韓約馬超也 逆賊

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善曰魏志曰初隴

平漢王聚眾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

曰宋建自稱平漢王聚兵犯命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

援如脣齒 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善曰魏志曰張

相副馬 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

不能征遂就龍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周禮

倚也倚巴漢之固不恭帝命 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

且觀兵旅旆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破

于孟津諸侯皆曰帝討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 濟

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兵旅旆謂先臨江將

伐吳乃引軍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善曰魏志

十年公西征張魯 濟曰致 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於

天下誅謂奉帝命討罪也 首萬里善曰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

五臣 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魏志曰

作旌 善曰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三

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

斬建涼州良日偏將謂夏侯淵也涉渡也隴謂隴山

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也首謂

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都也

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善曰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

則陽平五臣作不守善曰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

險夜襲大破之鈺曰平陽關名

曹公討張魯大破之故云不守也

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善曰漢書曰

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因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三十四

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

向曰十萬之師謂張魯之眾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

巴中曹公遣人慰喻盡家屬出降也

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善曰魏志

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

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西太守孫盛曰朴

音浮濩音護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賓皆地名

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善曰戰國策司馬

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善曰徒空也言

靈而服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善曰春秋考異郵曰

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

祖鈺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仁覆載萬物著

誠信於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

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善曰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

侯命謂一命受職示見也

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

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善曰漢書曰高

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

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為列國侯將軍已下節給小官

千餘人堵牆也安於堵堵不失

而建約之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

鯨鯢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

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

孥子焚燒也父母嬰孩覆尸許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金城郡名父母嬰孩覆尸許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善曰漢書消勳曰甚詩逆

謂魯等此謂建約夫鷲擊善作鳥之擊善本無也字

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受命乃退以示弱

也言驚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眾於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首

不伐吳今者枳棘翦扞五臣作刊戎夏以清善曰枳棘以喻

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良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翦齊利制也言殘賊齊制戎狄

與華夏皆清平也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眾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與匈奴

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獍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渡湟水北然

湟水左右羌之所居音皇漢書曰匈奴北服丁令也

晉中興書曰胡俗其人居塞者有屠各種最慶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也

靛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善曰漢書九

也壽春邑名言如霹靂之急自壽春入伐吳也又使征

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統卒

南臨汶江搯據庸蜀善曰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博

安二十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濟曰武都氐羌郡名巴

漢地名統利也汶江名搯捉也庸蜀地名言使守捉不

之師直指吳會善曰漢書曰東越反北遣橫海將軍韓

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而入也

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

人除害元惡大慙必當梟夷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

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

樓船至會稽五道也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慙翰曰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大慙惡也梟夷謂誅滅也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持禽疾善曰楊雄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

親黨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患之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

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

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

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向曰言我以降為先以誅為

為後也拔將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領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

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勲先舉其郡還

歸國家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

勲舉眾降封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

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

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

下邳縣名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還討眭固薛洪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膠音流五**尚開城就化**善曰魏志曰駐固屬表紹屯射

河擊之固使張揚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膠尚留守自

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

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膠音留 翰曰駐固

將屬表紹留薛洪膠尚留守射犬曹公擊破固斬之濟

洪尚降封為列侯**官度**五臣**之役則張郃高奐舉**

事立功善曰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

此云奐蓋有二名 銑曰官度地名後征也曹公擊表

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曹公今此言高奐當有二

名**後討袁尚則**五臣有**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

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善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

合尚懼遁故豫州刺史陰

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逃保岐山追擊之

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 向曰曹公圍表尚尚懼

使陳琳陰夔請降公許之尚夜遁保邳 圍守鄴城則將

山其將馬延郭昭臨陣降而眾大潰也**軍蘇游反為內應**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

蘇游表譚將也譚留使守鄴 審配兄弟開門入兵

曹公追譚至洹水而游逆降 審配兄弟開門入兵

曰表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

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弟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

戰賊生禽配斬之 良曰表譚敗後審**既誅袁譚則幽**

配兄弟榮開鄴東門納操軍士以降也

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善曰魏志曰建安十

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降 翰**凡此之輩數**

曰焦觸疾熙奔烏丸觸等舉縣降操也

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

討難芟敵塞旂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

心計深慮遠善曰西京賦曰天啟其心司馬相如喻巴

此之輩謂摠括前降服之類也剋亂曰果圖謀芟除塞

拔也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將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

哉言必**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

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

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善曰

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嘗言量也說

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 向曰勇有可死

有不可死節有可立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耳建

立也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嘗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

知變化**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善曰毛詩曰盜言孔

之理也**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甘論語曰好行小惠

濟曰甘口不利於行小惠**流與燥**五臣**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

泥溺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悟言

如此之人與煙波俱滅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昔歲**

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

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善曰魏志

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

權率十萬眾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二十九

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
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
日城不可入乃引退 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
漢中故云懸隔圍合肥同善注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
今欲禦我大軍雷電 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
之威必難冀有矣

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

殺之 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吳志曰權殺吳都太守威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

章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
人齋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

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
書與昭以示輔輔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徙輔置東吳

統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義也盛孝章為吳郡
太守權吳人故云君也孫輔權兄同善注徙輔置東今

言殺者蓋 **賊義殘仁莫斯為甚** 善曰孟子齊王曰臣弑
欲非之 **賊義殘仁莫斯為甚** 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

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 向曰賊害殘傷也言傷害仁

義之道者莫 **乃神靈之逋罪下民** 作五人 **所同讐辜讐之**

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

謂賢 善曰尚書曰伊摯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濟
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中逋亡罪人百姓怨讐而為

人之凶賊也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伐
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足稱忠也此言感吳羣臣也

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 良曰去就理 **丞相深惟江**

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

虞文繡砥礪清節耽 作博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

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子孫 善曰尚書曰永膺多
翰曰丞相謂曹公也惟思也舊德謂先世賢德也載籍

國史也膺當人養也言先臣舊德當降受多福安養子
也 **而周盛門戶無辜被** 作受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

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 作克 **負析**

薪 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

日其父析薪具子弗克負荷 統曰周泰明盛孝章言
此兩家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

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愴然不平貌魏周榮叔英子也
虞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堂構德業也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 **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

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

寶利器 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通人安聖主得賢臣
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眾也 向曰言顧陸
並吳之著姓皆累仕漢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

寶利器喻 **而並見驅進** 窄 **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

濟 善曰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 濟曰進道
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

柯何以理也言並被驅迫不得却 **相隨顛沒不亦哀乎**

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五臣作之德也善曰毛詩

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良曰言隨權敗亡

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猶鳳鳴高山以避羅

網也善曰鷓鴣韓詩曰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鷓鴣鷓鴣鳥名也鷓

鷓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

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菴風

至前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鷓

鷓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鷓鴣工雀也荀卿

子曰南方鳥名蒙鷓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菴若折卵

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葦也若與菴同

翰曰鷓鴣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

卵破所託危也言不降於漢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菴諸

是同鷓鴣之危也若草莖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三十三

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

生易死以存易亡濟曰竿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

小以存易亡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音頰善

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

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

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

也良曰係蹄禽獸之絆也蹠蛇在手則壯士斷其

節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即田榮曰楚殺

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

間齊王曰蝮蠶手則斬手蠶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

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蠶音

釋翰曰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何則以其所全者重

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三十三

以五臣無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善曰

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善曰尚書

岡玉石俱焚濟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言鳳所栖也謂暗上鳴高岡之安樂巢葦菴之危日至

一日謂苟存朝夕也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善

謂舉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

史記衛平謂宋玉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

良曰已止也言既敗雖救之無能禁止也

其也

其次也

公曰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

厚祿是福如其未能如上之計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

也

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

貌大舉謂殺主而降也元大勳功也言能如此必膺

之上也

也

也

也

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五臣本律令良日

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給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極之言

檄蜀文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移檄

檄蜀將吏

鍾士季翰曰魏志云鍾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將姜維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士人後平蜀為司徒謀反於蜀為眾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統曰祚也分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三五

崩謂離散也幾近泯滅也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也言人命近於盡滅也

括撥亂反正善曰魏志曰有太祖武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向曰太祖魏武也括智撥除也言有聖智除亂反正也

拯其將墜造我區夏善曰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濟曰拯濟墜落造成也區夏中國也高祖文皇帝應天

順民受命踐祚善曰魏志曰文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

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良曰言烈祖明皇

文帝受天明命踐天子之祚謂受禪於漢也

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善曰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

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翰曰烈威奕重也文帝既

明而烈祖又明故曰重光恢拓洪啓大也言廣大其德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善

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統曰江山之外謂吳蜀也言國政異而人俗殊也率土齊民未蒙

王化善曰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民謂無貴賤而齊等之民也蒙被也謂未被大魏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善曰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濟曰三祖謂太祖高祖烈祖也言三祖眷蜀人有遺言令討之

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善曰主上則陳留王奐也尚書曰放勳欽明良曰紹繼緒業也言

有聖明之德而繼先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善曰左人之業餘同善注

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翰曰宰輔謂司馬文王也允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

勳勤也王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善曰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

之外肅慎北伐渠搜氏羗來服銑曰協令也萬邦百蠻言向化者衆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貢楛矢石弩也

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善曰毛詩曰哀我征夫獨

為匪民向曰悼傷愍痛也言傷痛已蜀百姓獨不為魏人而勞役未止也

是以命授六師

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善曰尚書曰予惟龔行天

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

由駱谷伐蜀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與將

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

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三五

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
會出駱谷二道合成五道也

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

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善曰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正曹

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

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善曰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戚七旬而有苗服干戚成也

周武有散財
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發廩粟

發廩表閭之義
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發廩粟

今鎮西秦辭銜命攝統戎車
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發廩粟

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

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無誅

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語言
善曰毛詩曰告

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

益州先主以命

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

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

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
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

我邊境侵擾我氏羗
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

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
善曰周禮有九伐之法

時併兵一向
善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統

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異
善曰蜀志曰先

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

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

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弃同即異是謂離德

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後歸曹公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故云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也興威

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間也言初與諸葛孔明仍規

我同而中間更背違是弃同即異也

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

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

我邊境侵擾我氏羗

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

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

善曰周禮有九伐之法

時併兵一向

善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統

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

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

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

我邊境侵擾我氏羗

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日始立牙之日吉氣
來應旂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鞞之
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旂此大勝之徵也
翰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並入者也既谷侯和皆地名
鄧艾破姜維之所也沮壞也堂堂威貌
比年以來曾無

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

見善曰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毛
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銑曰北近也無寧歲謂

不安也勤勞瘁病也子來謂如父有事而子自來助之
也言以勞病之卒不可敵我子來之兵也諸賢蜀將吏

也親見見 蜀侯見禽 五臣作擒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善曰

日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范曄後漢書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時為導江卒正更始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三九

述恃其地險眾附遂自立為天子十二年光武遣吳漢
攻述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背墮馬左右

與入城其夜死明旦述將延奉舉軍來降漢乃夷述妻
子盡滅公孫氏 向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擒獲也

公孫述據蜀稱帝光武使吳 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

諸公所備聞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左氏傳司馬侯

塞之所非一姓常居有德則處之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

者規福於未萌 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

也 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 善曰

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歿命殺
武庚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史記曰陳

平懼項王誅遂至修武降漢拜平為都尉 翰曰微子
紆元去紂歸周封於宋受命朝見故謂之賓陳平背項
羽而歸漢祖立功 宜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 善曰左

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
能自退 銑曰宴樂也言宴然安此鳩毒懷祿爵祿不為

變通哉鳩毒殺 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

先惠後誅好生惡殺 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
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 向曰天覆謂如

天之覆養也怨猶捨也言以恩惠為先以誅伐為後

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 善曰吳

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
也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

盾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 濟曰江夏太
守孫壹以眾歸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寵榮秩

異於常人 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為戎首

咨困偏禽 五臣作擒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

事 善曰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母丘儉

子鶩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鶩虎為將軍

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園四面進兵同時鼓譟

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
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首 良曰文欽同善注咨生擒

拜安遠將軍叛主謂背魏也戎首謂為將伐魏
也困偏謂咨見擒也豫聞國事謂為將軍也 壹等窮

跋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機 五臣作幾而作 五臣

哉善曰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翰曰言孫壹唐咨窮迫歸命尚加寵命況巴蜀父老哉言寵命過也

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踪措身陳平之

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

敵市不迴肆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

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銑曰邈遠措投軌迹也古人謂微子陳平慶善也來裔謂子孫也堵牆肆市變易

也言能降則百姓安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

與五臣本作與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如九雞于其上公曰

作之孫息以基于置下加九雞于其上公曰危哉向曰卵鳥卵也重累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累卵之危降

則美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

悔之亦無及也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濟曰迷惑也不反謂不降也玉石俱碎謂

縱兵破敗之後善各具宣布咸使知聞悉俱見屠戮也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

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

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良注同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善曰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翰注同茂

威武紛紜湛沈恩汪濊鳥羣生雪濡洋溢乎方外善

韋昭曰湛音沈張揖曰汪濊深貌也汪鳥黃切濊鳥外切銑曰紛紜威貌湛厚汪濊深也羣生百姓也濡

潤也洋溢流出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

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江蒙定窄鑿存印善曰服虔曰冉駝皆

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臨江本冉駝也文頴曰印今為印却縣窄今為窄縣皆屬越鳥向曰使自謂也流

行攘却風教罔無也披靡從略斯榆舉苞蒲五臣本無化貌朝從定存謂招慰得也

將報善曰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善曰鄭玄曰斯音叟張揖曰斯俞本

都耆者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

畢進曰蓋聞五臣本無聞字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

而已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良曰搢紳謂衣冠也先生有德

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

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

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善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人

續西夷之事恐百姓力屈不能終其事業且夫印窄西

亦使者罪累也左右侍者也相戒之辭也

且夫印窄西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五臣本作也字善曰孟子曰禹

之相舜歷年多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

乎善曰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弃之也銑曰言西夷與中國並也其來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

帝強者不并仁者不懷意者者老自今割齊民以附夷

狄善曰附謂今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識所謂向曰附近也言割中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者老自謂也固陋謙辭也所謂所說也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

俗也善曰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椎結左社之人也濟曰使者對父老也安謂此乎言所說非也巴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皆椎髻左社若如父老言則不當變服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

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

粗陳其略善曰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祖古切良曰惡聞若說謂

父老說也斯此也此事謂夜郎之事言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也余相如自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

略而陳之謂下事也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善曰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眾民懼也尚書曰黎民

於變時雍翰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及臻厥成天下

晏如也銑曰臻至也及至其成則天下眾人皆安之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

行溢善曰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四寸切古漢書為溢今為行非也

洪大也言昔者大水沸出汜濫時也汜濫行溢大水貌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

夏后氏五臣無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䟽河灑五臣作

沈澹災善曰張揖曰䟽通也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澹搖動之災也

灑或作澹字書曰澹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

定其災也灑所宜也濟曰移徙崎嶇為避水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憂也堙亦塞也決江䟽河謂理水

也漸盡也澹水搖動貌謂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水寧當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秦竹

無肢善曰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理也韋昭曰肢身中小毛也郭璞三蒼

解詁曰胝蹠也竹施切莊子曰兩袒女浣於白水之上昔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肢脛不生毛

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干切良曰水長寧安也豈唯人哉言當理水之時非獨百姓禹亦勞

也慮謀腠皮膚胝也肢股上小毛也故休烈顯乎無窮

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持委瑣音渥

齷齪拘文牽俗善曰應劭曰齷齪急促之貌也齷音渥

窮也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

善曰鄒展子曰字詰云吹今宏字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修習古書傳流舊法取當時悅情而已哉言不如此也向曰崇高閱大統紀規法也言將高論大議創業垂統

為萬世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善曰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已并天是三也

一能合於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

八方之外浸淫行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

恥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四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

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

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

內之則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

而怨

其朝獻也外謂隔絕不通也放逐羣罪也係縲謂束縛

也言已蜀父老無罪被殺掠取孤幼縛束以為奴僕所

以號泣向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

其所今獨曷為遺已

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誦勁越

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仰流

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諭說二方即胡越之

也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故乃闢沫若徼

若徼

鏤靈山梁孫原

鏤靈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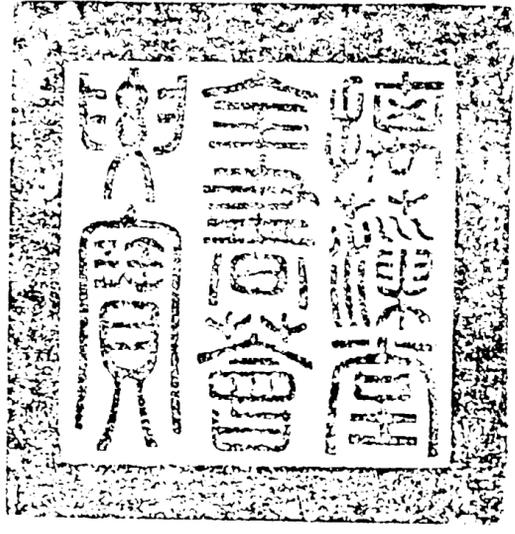
恩廣施遠撫長駕

使疏然不閉智

爽闇昧得輝乎光

明善曰韋昭曰習梅慎切言疏遠之國不被壅閉習與

夫善曰樂緯曰鶴鵬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塏
謄錄監生臣張曾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四

集部

文選卷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譽之甚也

善曰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向曰

先生謂宋玉也王問宋玉不有遺失之行於國中 宋玉對曰

唯銑曰唯敬然有之良曰然亦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

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

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善有數十人五臣有引商刻

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五臣無而

曰下里巴人下曲名也 是五臣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向華

鳥有鳳而魚有鯢善曰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麟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

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濟曰鳳鳥之長鯢魚之長鳳皇上擊九千里絕

雲霓負蒼天五臣有足翱翔乎杳冥之上向曰杳冥夫絕遠處

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銑曰蕃籬蒿草之屬鷄小鳥也言栖

於蕃籬之上豈能料計天地之高遠哉言其不知也玉自喻高才人安能知之乃肯輒自為聲譽鯢魚

朝發崑崙之墟暴鬢夷於碣石善曰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

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良曰崑崙山黃河之源出焉墟山根也暴露也鬢魚之鬢鬣也暮

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善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尺澤言小也良曰孟諸大澤名鯢小魚名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善作

也士亦有之翰曰言亦有大夫不可識知者夫聖人瑰古意琦臣行超

然獨處向曰瑰大琦美也世善作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向曰玉自言其才俗人所不知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曼倩善曰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

難已用位卑以自慰喻銑曰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

正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乃上書自云其才上僚之也

客難東方朔翰曰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終不見用又以位卑故假為客難以答之曰蘇

秦張儀壹五臣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

世翰曰當遇也今子大夫向曰謂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五臣著於竹帛脣

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五臣效明白甚矣

善曰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

道位日卑微是好學翰曰言張儀蘇秦一遇而為卿相而朔好學樂之無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

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善作也

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銑曰史記

曰客意者以朔有才而位下恐其有遺失之行也同胞

浦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善曰蘇林曰音胞胎之胞

之徒謂兄弟也言其祿薄兄弟亦無所容居其何故如此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

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五臣有也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

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善

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慎子曰昔周室之

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張晏

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

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翰曰

謂爭強弱未定也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去得行焉善曰孔子

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

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良曰士謂賢士

也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善曰蔡

曰倉米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善作

藏曰廩澤德流天下震懼向曰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善無威振

連四四夷字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善曰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

也晏如覆杆孟與杆同音于

翰曰言連如衣帶也孟器也言天天下平均善作

合下無事人安如在於覆孟器之下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善曰

列子曰揚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

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向曰言

天下易治國家所舉動事如運於手掌之內亦何用賢人也故不異於不肖也遵天之道順地

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

夫五臣無夫字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

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善曰文

臣輻湊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翰曰言士人盡力以

慕天子之德欲效精誠區區之於下困於衣食或至失

道路者門戶謂道路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

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善曰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

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

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五臣作殊字善曰韓

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

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善曰毛

詩小雅

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銑曰臯澤也言人

好學脩身聲譽聞于天下亦如鼓鐘于宮中而聲出于

外鶴鳴于澤而聲聞于天也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

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音稅濟曰用文武

用其說策也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茲

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

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譬若鶴鳴且鳴矣

脩身而不傳曰天不為人之惡故寒而輟其冬地不為

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五臣小人之匈匈而易

其行銑曰匈匈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

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良曰道行也言君子行善事乃是

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善曰皆孫卿子文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翰曰水至清魚無所隱人

而無徒侶冕而前旒所以蔽明斗土續擴充五臣耳所

以塞聰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六

之言也向曰冕冠也旒冠前垂者以蔽目前之明察

視不見下人小過也莊黃玉以絲裹之於冠兩邊以塞

耳所以示不聞下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

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善曰論語曰仲弓為季氏

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枉而直之

使自得之良曰枉曲也言曲者申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濟曰優柔寬容揆而度之使自索格之善曰皆大戴禮

使自求所宜也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

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翰曰揆度其蓋聖人

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向曰欲

得所宜者則必有逸志而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無時

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銑曰塊獨上觀許由下察

接與良曰許由接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善曰史記曰勾

踐之棲會稽范踐之踐之棲會稽范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

子哉翰曰國家昏亂忠臣用焉今雖有賢人且屬於天

少其匹偶徒侶者其固宜也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七

李斯漢用善無漢麗歷食異其肌之下齊說行如流曲

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

者五臣無也子又何怪之邪善曰史記曰樂毅去趙適

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

卒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

田廣以為然迺罷歷下守戰之備向曰燕昭王用樂

毅而破齊秦始皇用李斯并六國漢用酈食其說齊下

七十餘城如流言易也如環謂諸侯從其言如環之繞

謂容也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江鐘豈

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
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
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子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
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邪
銑曰管竹管也蟲蚌蛤也測量也筵小木枝也撞擊也
言以竹管窺於天以蚌蛤量其海以木枝擊其鐘其條
貫文理聲音終不可通發矣朔自言所答客由是觀之
之辭不可通發心意也張晏曰燕狐瓢也

譬由躡精酌功之襲狗狐豚之咋白士虎至則靡亡耳何
功之有善曰李巡爾雅注曰躡一名奚鼠應劭風俗
是也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也良曰咋齧也
靡耳畏服貌謂以耳向後也言今所答客言不能感發
其意亦猶鼠之襲狗豚之齧虎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
畏服而已矣所彊言者蓋無功也

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濟曰下愚朔自謙也處士謂客也
客雖彊欲勿困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
道也翰曰朔自謙不知權

解嘲并序
揚子雲向曰嘲謂戲弄之言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善曰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
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銑曰諸附離之者
曰丁明傅晏董賢皆用權勢天下傾附之起家拔為二
起家至二千石善曰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

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濟曰草創言
經也泊如謂淡泊無為也謂雄造人有嘲雄以玄之五
作太玄經以守淡泊無為之務也尚白將無可用翰
無之尚白善曰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
於黑黑成則道行也言而善無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
尚白者譏其道未行也而善無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善曰
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網紀也孔叢子子
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向曰上世
之人為人網紀若不為則止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
歸於休也生猶為也已止也

析歷人之珪儋都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善曰說
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銑曰盡忠為尊
人君也揚名為榮父母也析分也珪諸侯所執也儋荷
也符信也亦貴者所執也言當分人君之珪以為上列
之諸侯荷人君之重爵懷人君之符信分人君之祿也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善曰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
千石朱兩轆良曰紆帶也拖服也轂車轂也今吾子
青紫並貴者服飾也朱丹以朱色飾其車轂也

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
玉堂有日矣善曰應劭曰待詔金門晉灼曰黃圖有
彌窮貧忌諱法令煩也不諱謂法令不煩苛也曾不能
金門天子門也玉堂天子殿也有日矣言久也

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

光一從恭子一橫論者莫當善曰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

辯速如電光之閃也一從一橫謂言辭從橫而生諸所

論說者莫能當矣言雄曾不如此以說人主以談公卿

以取重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

萬言善曰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踈四布也向曰言

五千文太玄經謂廣大於老子玄深者入黃泉

言而文辭如枝葉四布至於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

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五臣作無間倫善曰春

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孽無間言至微也淮

南子曰出入無間銑曰太玄經文意有深高大小如

此也纖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善曰蘇林曰

小也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善曰蘇林曰

事黃門不長作良曰言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郎且拔擢之纔至於給事黃門郎而已意者玄得無尚

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善曰拓落猶排擯也言其何為

官見排擯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善無朱丹吾轂不

如此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善無朱丹吾轂不

知一跌靚將赤吾之族也善曰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

轂若一逢差失往者善作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

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善曰服虔曰鹿喻在

善曰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十二國已見

谷客難張晏曰齊燕楚韓趙魏為六就秦為七晉灼曰

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四分五裂之國

也向曰網謂政教也解結謂政教敗亂也羣鹿喻亂

兵也逸走也周末諸侯離叛為十二國後相并合乃為

七國然而秦強東制諸侯故別言之則有六并而言之

則有七故言六七也銑曰天下喪亂諸侯各保山河

故曰潰五岳各為分割並士無常君國無定臣良曰言

為戰爭之國也分割也士無常君國無定臣良曰言

遷易不得士者富失士者貧善曰春秋保乾圖曰得士

常定得士者富失士者貧善曰春秋保乾圖曰得士

賢士則國強人富失矯翼厲翮恣意所存翰曰矯舉厲

君而事之如鳥舉翼振翮而怒故士或自盛以橐託

意高飛意所存慕者乃下事也故士或自盛以橐託

擊坏善曰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

擊坏善曰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

為誰王稽曰穰侯范雎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項

穰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

先馬鑿坏而遁之向曰橐是故鄒衍以頡頑苦而

袋也坏屋後牆也遁逃也是故鄒衍以頡頑苦而

取世資善曰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

頡頑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為資而已

人為師學以孟軻雖連去寒猶為萬乘師善曰蘇林曰連

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良曰連蹇謂往來皆難也言孟軻游齊齊不能用適

不見任用終亦為齊威王師也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

善曰應劭曰會稽東海也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

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濟曰在西

故言前番潘馬音愚善曰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後

右南越王都也翰曰在南故云前也後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十一

陶善作塗善曰應劭曰漁陽之北東南一尉向曰一尉

淳曰地理志西北一候善曰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

向候遠國來朝之徽以糾墨製以鑽質鉄方無反善

宿也候亦官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鉄鑽何休注曰斬腰

之刑也良曰糾墨鑽鉄皆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

刑法名也微繫也製裁也

歲月結以倚廬善曰應劭曰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

齊晏桓子卒晏嬰薨居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

斬哀之服居之以結其心也此言脩喪制之禮以示於

人是以善無是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

八區善曰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家家自以

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禹讓于稷契暨臯陶向曰言家戴縱五臣作垂纓而

家自言其才能如古人之賢也戴縱五臣作垂纓而

談者皆擬於阿衡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纓與縱同詩曰

尹也銑曰纓冠也纓衣領也言衣五尺童子羞比晏

冠者所談皆自擬於伊尹之才也五尺童子羞比晏

嬰與夷吾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

伯良曰五尺童子謂小兒也羞比於霸世

之臣謂已得帝王道矣晏嬰管仲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並霸者之臣也夷吾管仲字也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湖之崖渤澥之島乘去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

少善曰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濟曰以喻羣臣

為多飛去不為之少如江湖大海之中四鴈雙鳧之集不

臣多集不覺其多去亦不覺其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

老歸而周熾善曰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紂不用忠諫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而殷遂亡宗廟為

之丘墟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

馬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甚誤矣且伯夷去絕周

粟死於首陽奈何得去歸周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蠶禮

揚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存五臣而越霸

存善曰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

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

而使范蠡行成為質於吳後越破吳也向曰吳王

不用伍子胥賜以編鑊令自死後亡其國五殺古入而

越王用大夫種范蠡二臣之計而為霸王秦喜樂殺出而燕懼

秦喜樂殺出而燕懼善曰史記曰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

與請以五殺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

大悅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

劫代將而召殺毅畏誅遂西奔趙惠范雎以折摺臣

王恐趙用樂毅伐燕也銑注同范雎以折摺臣

作拉力而危穰侯善曰晉灼曰摺古拉字也良曰魏

谷切秦說秦王以穰侯為相之蔡澤以噤稟吟疑而笑唐

不忠遂拜睢為相代穰侯也蔡澤就唐舉相舉乃笑之噤吟

舉善曰史記曰唐舉見蔡澤就唐舉相舉乃笑之噤吟

相殆先生乎濟曰蔡澤就唐舉相舉乃笑之噤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語而笑貌後乃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

則不能安翰曰言時亂有事則非蕭何曹參張子房陳

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章句

之徒謂文儒之人也言若當時無事故世亂則聖哲馳

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善曰說苑曰管仲

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

獨濟故云不足馳騫謂奔走也良曰天下無夫上世

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善曰左氏傳曰齊鮑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五

請君討之管名譽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

名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

告曰管夷吾治於高溪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傅說

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翰注同

或倚夷門而笑善曰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魏

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常昭或橫江潭而漁翰曰此

曰笑人不知己也濟注同也漁捕或七十說而不遇

也漁捕或七十說而不遇向曰孔子歷說天下或立談

五臣有而封侯善曰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

也銑曰言立或枉千乘於陋巷善曰呂氏春秋曰齊

談之問乃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桓公見小臣稷一日

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從或擁篲而先驅善曰擁

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

擁篲也濟曰擁執也善掃帚也言人主或為賢人執

而與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古而奮其筆翰曰謂人主

也願室竹隙蹈瑕而無所詘五臣也善曰李奇曰君臣

少也漸則可抵而取之向曰室塞也隙過也瑕亦過也

言塞補人君之過君雖蹈履其過終無見屈謂賢士用

忠故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平無有列國則縣

令不求諸賢士郡守不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良曰

迎致師傅賢人何用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良曰

眉下色以言奇者見疑行胡殊者得辟善曰言世尚同

求賢人也言奇者見疑行胡殊者得辟善曰言世尚同

辟罪也行趨步也濟曰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

奇策也殊謂與常理殊也步者擬足而投跡善曰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

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迹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

曰多物將往投跡者眾翰曰同聲謂候眾言舉而相效

也投跡謂觀事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

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

聞罷又安得青紫善曰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

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向曰策

且吾聞之五臣有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銑曰炎炎隆隆盛貌滅絕者有

盛必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

家鬼瞰其室善曰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火之光炎炎不可久亦

消滅為灰炭之實也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良曰

觀雷聲火光但見其熱盛莫測其所以矣為復虛也為

復實也忽然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則聲熱不聞見矣此

盛必哀之義也是知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窺望其室將

害其滿盈之志矣故知天攬九拏者亡默默者存濟

道惡盈鬼神害盈瞰望也攬九拏加者亡默默者存濟

攬拏執持也言執權用勢者位極者高五臣危自守者

必亡默默守道者必存也位極者高五臣危自守者

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

寂惟漠守德之宅善曰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老子曰知清知靜為天下正莊子曰

恬然寂漠虛無無為此道德之質也翰曰清靜世異

寂漠皆無營欲也庭宅謂精神道德之所居處世異

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善曰李奇曰或能勝之向曰言古

人世異事變人道大體不殊若使古人易今子乃以鷓

泉而笑鳳皇執螭典烏蚌徒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善曰孫卿雲賦

曰以龜龍為螭螭鳥泉為鳳皇說文曰在壁曰螭螭

在草曰蜥蜴銑曰鷓泉惡鳥也螭螭蜥蜴之類也

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附與扁鵲

也悲夫善曰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

良曰言病甚不逢客曰然則靡玄無所名乎范蔡以下

善醫亦可悲也善曰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濟曰靡

何必玄哉無也言無此太玄經豈無所成名乎范蔡已

下何必有太玄而揚子曰范睢魏五臣無之亡命五臣

居卿相之位也善曰善本字也折脅拉善本豁口免於徽索善曰豁腰骨也則睢

索刑善本俞肩蹈背扶服入索善曰孟子曰脇肩謫笑劉熙

具也善本畏懼貌睢初入秦道遇穰侯藏於王稽車中恐穰侯知

之故懼也書傳無蹈背之事扶服謂使扶持而入於索

中索無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

底袋也善曰史記曰范睢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主乃免相

善曰史記曰范睢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主乃免相

國逐涇陽君於關外蘇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疎也說

文曰抵側擊也銑曰激印怒也介間抵扼也言睢間

秦王兄弟扼穰侯之喉說其是非而代之為相正當其

理涇陽君秦昭王同母弟也穰侯姓魏名冉蔡澤山東

宣太后長弟也為秦相用事甚盛號為穰侯蔡澤山東

之匹夫也險頤折支頤於涕唾流沫憤西揖彊秦之

相搯革鳥其咽千而亢其氣捫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善曰

曰面上曰頤史記曰蔡澤問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

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

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

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頤鼻莖

也沫酒面也廣雅曰咽嗑也嗑音益良曰言澤醜貌

也頤頤口向前引也折頤謂無鼻莖也鼻口之中常

有涕唾流沫然能入秦高揖范睢而說之所言必搯其

咽喉亢絕其氣繼其跡而奪其相位此得時也搯猶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十七

隨後繼 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善曰禮記子夏

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濟曰

漢高祖既定天下而兵車已平將都於洛陽也金革兵

器也 婁敬委輅胡脫輓遠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

中國徙之長安適也善曰漢書曰婁敬成隴西過洛陽

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入關據秦之固

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胃以輓車也

宜此適時之務也不拔之策言其策定不可移也五

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夫鼓之間

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善曰左氏傳曰援枹而

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

而蕭何造律宜也善曰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

書曰相國蕭何招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銑曰靡壞也言刑法壞秦為酷暴漢興而蕭何制

律法合其故有造蕭何善有律於唐虞之世則諄切

時宜也 故有造蕭何善有律於唐虞之世則諄切

作矣善曰服虔曰性猶繆也性布迷切性或作繆良

世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五臣無建婁

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五臣矣善曰左氏傳曰召公

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善曰並言時異政

理不同也前漢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並貴

威同勢若復使談說之士游於其間則必狂亂之事興

也夫蕭規曹隨善曰蕭何律法之規留侯畫策陳平

出奇向曰留侯張良也功若泰山響若坻隤五臣作坻

切雖其人之瞻善作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善曰應

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

故曰坻隤坻丁禮切韋昭曰坻音若崩落作聲聞數百里

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

月之明久著於天地 銑曰坻山石其有崩落者聲聞

數百里言蕭何之徒功響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

高若山頽之聲也瞻足也

良曰事本可為而為於明主之時則君臣不為不可為

相違疑言必從計必用也為謂適時也

於不可為之時則凶 濟曰事本不可為而若夫蘭有五臣

字生收功於章臺善曰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翰曰

之趙王使蘭相如持璧入秦秦王見相如於章臺秦王

意欲取璧而不與城也相如乃詐言璧有瑕欲指示秦

得璧而還歸於趙王相如以是因不與之秦王竟不

中高祖時呂后使求之不來後乃來與太公孫創業於子游也榮猶德也言呂后采德於南山也

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善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常對策為第一拜

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虜甚多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

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善曰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良曰竊私取也貨財也炙亦肉也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濟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三

答賓戲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善曰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翰曰或謂或有人也無功謂官尚卑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亦云名而已矣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

人一定其志烈士不易其心者蓋為求名于一時以振於後世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善曰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

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五臣作章良曰德者仁行之

者時合則立故不違背於時也章見也言德以潤身而

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

獨彰言貴及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暝乃墨

身與時也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暝乃墨

突不黔巨炎反善曰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弊也

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貧祿慕位

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濟曰棲棲遑遑憂時

之不濟也席不暝卧不安也突不黔不暇食也孔謂孔

子墨謂墨翟也突窳孔也黔黑也不暇饌食故不黑也

由此言之取舍五臣作捨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善作

之餘事耳善曰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

向曰著作謂述作文翰曰取捨謂進退觀時以務安人也

史也前烈謂前賢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善曰項岱曰帶大帶也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向曰吾子賓謂主人也浮英華

煥然其有文章久矣英華猶盛美貌
見也龍虎喻有文章之盛也舊久也
卒不能據首尾

奮翼麟龍舒其首尾振其翼麟以游於高遠也喻求富

也振拔洿馬塗跨騰風雲善泥也說文曰洿濁水不流也

有泥者言當須去卑賤以升高位亦如龍使見之者影

出於淺水以游於風雲之中也跨行也

五臣駭聞之者響震善曰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

其影響則驚懼也善曰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

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善曰常昭曰蒂都計切

而居也紆屈也衡門謂以草木為門者獨據意乎宇宙

貧賤之居也上下無根蒂謂無援助也

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善曰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

也善曰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

於天地之外精思細小也善曰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

於五臣以年歲善曰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

巨猶終也言常用神思善曰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

潛默記事以終年歲也然而器不賈善曰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

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善曰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

最也善曰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

先後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

有美謚不亦優乎翰曰賓勸主人且為權

而笑曰善曰項岱曰迫寬舒顏色之貌也

謂見世五臣利之華閭道德之實守空

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善曰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

者王塗燕穢周失其馭善曰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

也馭理也言周侯伯方軌戰國橫騫音務善曰項岱

東西交馳謂之騫七國爭彊車既併轍騎復橫騫濟

並軌於是七雄虺善曰項岱曰善曰晉灼

如虺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

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翰曰七雄秦楚齊趙燕韓

魏也虺闕猛烈游說之徒風咆電激並起而救之善

帝昭曰颶風之聚猥者也向曰颶急風也電

激謂其口辯疾急也救之謂救諸侯之危也其餘焱

必飛景附雲為煜育其間者蓋不可勝載善曰晉灼曰

暄說文曰燥火飛也焱與燥古字通雲煜焱光明之貌也

人史傳所不記者有辭如烈火之飛焱馳逐如當此之

影之附形恣為彊盛游於其間者不可勝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時搦女朽磨鈍鈎刀皆能一斷善曰韋昭曰搦摩也韓

鈎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良曰朽鈍謂不才

之人也搦磨皆自激厲也言當此之時不才者皆亦激

厲以求僥倖如鈎錫之刀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

能一斷割蓋亂世易為才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

善魯連向濟注濟曰齊國燕將保聊城魯仲連乃

為書約之繫於矢射與燕將得之泣而自殺又仲

連游於趙是時秦伐趙秦聞魯連在趙為謀秦軍為之

退五十里趙遂安也趙王以千金為醜仲連棄而不受

蹶棄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善曰史記曰秦昭王遣趙

也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

齊問行翰同善注言以義相盼之間乃棄相印而去

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鳥而不可聽

者非韶夏之樂也善曰項岱曰啾口吟也投曲投合歌

聲也投合也淫蠅邪音也樂有眾聲相合感於人耳又

合音律法度而淫邪不可聽者蓋為非舜禹之雅樂也

韶舜樂名大因勢合變偶善作風移俗易

夏禹樂名大因勢合變偶善作風移俗易

五臣作移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五臣無法也善

風易俗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調之事遇時偶暫

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調之事遇時偶暫

得容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會銑曰言人因手權勢

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善曰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

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濟曰亡命謂棄君命而

外游者也羈旅謂客游不得志也漂說謂浮詭之言騁

辭謂駁辯之說皆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善曰服虔曰

欲感動於人君也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善曰服虔曰

兵為三術朝曰三術謂帝道王道霸道而商君說秦

孝公用此三術孝公用其霸術也鑽者取必入之義也

如以鐵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善曰項岱曰奮發也時

鑽之也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善曰項岱曰奮發也時

為雄伯之務向曰要致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

也謂致始皇為彊暴之法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

勢善曰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喻君

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銑曰風塵顛沛喻危亂也

據徼克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良曰言據徼倖乘邪險

也久計朝為榮華夕為五臣顯頽福不盈皆細禍溢於世

也善曰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之不滿目凶人且以自悔

濟曰皆目匡也不盈目匡者言不久也凶人且以自悔

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

說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善曰項岱曰凶人謂商

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翰曰韓

非設辯說以激發秦始皇之意也秦昭王子子楚為質

467-322

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
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游秦獻華陽夫人立子
楚為嫡嗣秦王薨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
竟飲鴆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不德罔大陸厥宗
也銑曰秦貨謂始皇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
然之氣善曰孔叢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浮雲浩
良曰抗舉也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彼豈樂為
浮雲孟子云養吾浩然之氣浩然自放逸也彼豈樂為
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善曰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
夫羽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濟曰
彼謂孔子孟軻也言孔孟豈樂為遠闊富貴之事蓋為
人之道不方今大漢西所掃羣穢夷險芟荒善曰晉灼
可貳行方今大漢西所掃羣穢夷險芟荒善曰晉灼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今諸本皆作芟字掃即今掃字也翰曰洒掃羣
穢謂剪除暴亂也夷平也言險者平之荒者芟之廓帝
紘恢皇綱善曰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許慎淮南子注
帝三皇之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銑曰羲伏羲也農
綱紀也黃帝也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舍之如
海養之如春善曰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
雲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日望之如
如春良曰如海納入百川如春含養萬物是以六
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善曰韋昭曰容天地四方也
化沐浴玄德稟仰太皞五臣作和善曰史記太公曰
沐浴膏澤尚書曰玄德升聞法

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蘇古和
字翰曰稟受也各受太和平均之道也枝附葉著

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附各得其所親
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善曰項岱曰蕃盛也零凋
也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銑曰言仕者昌盛不遇
之氣者則盛失道者則去位也蕃滋盛也零凋喻失位
也

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善曰項岱曰參
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邪良曰言天子之
德如天地覆育萬物天地為二兼天子為三故云三天
地言其如天地之化豈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
人事而能知其厚薄之德

所聞而疑所覲濟曰吾子謂賓也曜明也言其以遠
所聞而疑所覲之所聞為明以今之所見為疑也

從整毛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軌濫濫而測深乎重
淵亦未至也善曰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
泉火出穴出丘出也濫泉正出湧出也郭璞爾雅
注曰敦孟也翰曰整敦小丘也沈濫小泉也重淵海
也喻宿以小見欲窺我大道亦如小丘小泉

比度測量太山之高海水之深亦不可至賓曰若夫
鞅斯之倫哀周之凶人既聞命矣善曰項岱曰周哀五
言哀周凶人也翰曰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
鞅斯謂商鞅李斯也

成名可述於後者然而已乎向曰言上世之士行道成
然無所制作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
而止於一時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善曰尚書曰咎繇矢厥謨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

王訪于箕子銑曰言不然也謂亦有所制作也翰曰咎繇為舜謨以致太平武王訪於箕子問以天道政

理之事言此二臣所謀皆達帝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王之至理合於神明無所不通

兆動於渭濱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以魚釣奸周西伯將

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影非虎非龍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向曰殷王高宗夢賢臣乃得說於

傅巖之野周文王卜兆遇得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太公呂望於渭水之濱也

書於邳音銀善曰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飯邳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

地上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晉灼曰

堰也邳水之銑注同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

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良曰俟待也言上四人皆待天命是神靈之交匪詞言游

說之所相信也故能立必成之計申其大近者陸子優功也建立也展申也無窮言大也勲功也

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善曰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曰高帝拜

陸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

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向濟曰近者謂漢時也興行也董仲

舒發文謂著春秋繁露也儒林謂列於劉向司籍辯章洪儒之林言文儒多如林木故名林

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善曰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五

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文議十二卷象論語號

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翰曰分皆及時君之門闥

究先聖之壺善曰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君之意臻之於門闥之下而君納而行之闔宮中門也

究盡也壺內與室也言能盡先聖之大道者如入於先聖所居

室中善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場圃講

經藝之處也銑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

文物也言篇籍多如苑圃之育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

人斯非亞歟善曰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翰曰烈業

也炳光也亞次也言陸賈之徒進納文章發明天子之聖德業光乎後世此豈非次於傳說太公之徒與若

乃伯夷伯字抗行於首陽柳惠柳字降志而辱仕

向曰夷謂伯夷也抗立也首陽山名言其立行不食周粟而死於首陽山也惠謂柳下惠也柳下惠為士師三

黜而不去也言其能顏淵五臣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

狩善曰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狩善曰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於麟王道成也銑曰顏回潛於陋巷之中不改其樂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

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五臣無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五

善曰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上達皇天天下洞重泉也
良曰言伯夷等四人聲名達於天下塞於深淵真吾徒
也師以為上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善曰周易
也表上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
語注曰方猶常也

哲之常善曰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
道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項岱曰
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濟曰

言文質同異各在一時此聖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
哲之道所常然也哲智也

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瘦俱反善曰項岱曰符相命也
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
勤味道腴者也向曰供猶全也腴膏腴也言研味道

德之膏腴濟曰所謂志之神之聽之名其舍諸善曰
所好也爾汝也天符天性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善曰

詩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毛
捨之勿繫於情也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

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示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
精曠千載而流光也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

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隨侯之
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隨侯見大蛇

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恩名曰
隨侯之珠良曰韞藏也言璧藏於石中珠在蚌蛤之

內歷世莫能見之及其理而割應五臣龍潛於潢汙鳥
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

應五臣龍潛於潢汙鳥

龍潛於潢汙鳥

龍潛於潢汙鳥

龍潛於潢汙鳥

龍潛於潢汙鳥

魚鼈蝶息之善曰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
濟曰鷹龍有翼之

龍也蝶謂欺慢也善曰項岱曰忽荒天上也吳蒼皆
而據據昊五臣蒼也善曰項岱曰徐廣史記注據音戰據與

奮起也忽荒謂天下八荒也據行也故夫泥蟠盤而
天飛者應五臣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

銑曰先賤謂在石蚌之時未見光色也後貴時暗而久
謂理而剖之知其寶也和卞和隨隨侯也

章者君子之真也善曰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
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隨和先賤而

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

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若乃牙曠清耳於
也良曰處暗君之時久守明道也

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善曰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
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墨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

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濟曰伯牙師曠皆善樂
者離婁目明者言能察

秋毫之末百步之外逢蒙絕技於弧矢般班輸推巧
於斧斤善曰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

班常昭曰推猶專也翰曰逢蒙善射者良樂軼能於
也絕妙也技能也弧弓也般輸工巧者也

相馭鳥獲抗力於千鈞善曰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
萬斤呂氏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

斤手向曰王良善御者也伯樂善相馬者也軼過也

伯樂善相馬者也

伯樂善相馬者也

伯樂善相馬者也

伯樂善相馬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三十一

烏獲壯士力舉千鈞也和鵠發精於鍼之石研桑心計

抗舉也三十斤曰鈞也

於無垠音銀善曰左氏傳云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

又曰越王勾踐因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常昭曰

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

以心計為侍中也銑曰石藥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

故密爾自娛於斯文善曰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爾雅

猶今之言下走然也廁間也彼列謂列牙曠

研桑之徒也密爾近也斯文謂文史之業也

辭
秋風辭并序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三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

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

芳攜佳人兮不能忘善曰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

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善曰應劭漢書注

故號曰樓船列女傳曰津吏女簫鼓鳴兮發棹歌善曰

引棹歡樂極兮哀情多善曰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

而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必哀來向日物極必反故樂極

而哀也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

歸去來辭善曰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

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云歸去來

陶淵明銑曰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

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緩將歸田園因而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善曰毛詩曰式微式微

猶何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善曰淮南子曰

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濟曰思求於祿

故形屈而驅役此我自為何所惆悵而獨為悲悟已

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

追改謂雖為官今將歸去是追改也寔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

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非也向曰言如人行迷失道路尚猶未遠可早迴也

謂休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銑曰行舟

以前路恨晨光之熹許微善曰毛詩曰駢駢征夫聲類

良曰問前路遠近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善曰毛詩曰衡

也意微曰欲暮也

遲也良曰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

字也載則也欣則奔喜而至也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三

善曰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三徑就

荒松菊猶存唯善曰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

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善曰戰國策曰扶老攜

才詩曰旨酒盈樽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向

也倚南窓以寄傲到審容膝之易安善曰韓詩外傳北

也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善曰爾雅曰堂上謂

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

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切良曰言田園之中日日游

佳趣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遊善曰易林

老衣食百口王逸楚辭注曰矯雲無心以出岫鳥倦

勸飛而知還翰曰言雲自然之氣無心意以出於山岫

勸而暮還故林亦猶人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壘壘以西墜

爾雅曰盤桓不進也向曰撫攀也謂賞其堅貞故盤

桓而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

兮焉求善曰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桓子新論

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

俗所遺夫馬毛詩曰駕言出游又曰知我者謂

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

疇善曰說文曰話會合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

耕作也西疇謂潛所或命巾車或掉孤舟善曰孔叢子

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濟既窈

窈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善曰曾攄贈石荊州詩曰窈

之貌也翰曰窈窕長深貌壑澗水也謂木欣欣以向

榮泉涓涓而始流善曰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家語金

欣欣春色貌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善曰大道

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游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

行將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善曰

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

性去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善曰

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叢子孔子歌曰

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堯曰乘懷良辰以孤往

彼白雲至于帝鄉濟曰帝鄉仙都也懷良辰以孤往

或植杖而耘云耘音茲協韻善曰東征賦曰選良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三五

天 細為物而細其者也司馬遷曰新法有自然不復
顧 世論語曰其技而致毛詩曰成其性也給曰操
也 孤獨也言安此良往田園以甘其性也相扶
謂 其所欲之技於田以除田中之草也耘耔謂除草
也 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善曰阮籍奏記曰將
傳 曰舒緩也賦賦曰既清澗而賦詩善曰向曰聊乘化
東 臯營田之所也春事起東故云東也臯田也聊乘化
以 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善曰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
謂 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死有所歸則易曰樂天
知 命故不憂銑曰聊且也乘化謂乘其運會也歸盡
謂 死也
矣 何也
 序上

文選 卷四十五
 毛詩序

卜 子夏善曰家語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幹
曰 家語云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
關 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良曰關雎為名所以風化
天 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為用之邦國焉風風上
去 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
為 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善曰中謂中
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
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善
 曰

聲 成文者言高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朝 曰天下無主兵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也 興動故人則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濟 也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治良曰經厚人倫美教
化 移風俗便其淳厚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
曰 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主 文而譎諫也言詩人君之意微以為諫也言之者
無 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善曰風化風刺皆謂諷
喻 不斥言也主文主與

文選 卷四十五
 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銑曰言者謂諷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善曰變其風國史明乎得失五臣作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良 曰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 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善
一 人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善曰
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善曰政則正也政有大小故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善曰始者謂王道興

也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始者王道興哀之始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

之風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善曰自從也從北

周被江漢之域向曰周南篇名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善曰

斥大王王季文王也良曰鵲巢騶虞周南召南是以

皆篇名也正始之道謂正王道之始也基本也是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思賢才善曰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而無傷善之

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善曰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

孔安國善曰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向曰書契謂伏犧神農黃帝之書

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

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

其歸一揆濟曰倫次也誥言也與深也揆致也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良曰求天地九州之志

謂之九丘丘聚也翰曰志記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

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

子向曰孔子即安國十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

之者不一良曰言見史籍之文煩多恐遂乃定禮樂明

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翰曰刪謂刪畧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讚易道以黜八索良曰讚述也黜退述職方以除九丘

向曰職方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翰曰討尋

書名也三墳五典也說至也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揆要足

以垂世立教向曰芟除草也夷平也言墳典之辭有煩

浮豔之辭如刀翦而截之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宏大也垂世謂從於後世銘曰典謂堯典舜典也謨臯陶謨也訓伊訓也誥康誥

之類也誓泰誓等也命顧命之類皆篇名如此之類物略舉之

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新曰孔子弟子三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

下學士逃難解散避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向曰先人孔子也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

大猷猷道也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

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

莫得聞至魯共王翰曰魯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為魯王謚曰共也好治宮室壞

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

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向曰科斗古文文字也王又升

孔子堂潘曰王即共王也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

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翰曰言時人無能識科斗之字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良

言隸古者謂古文之更以竹簡寫之翰曰前漢時猶未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

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

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

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謂進於天子也藏之書府以待

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良曰承天子之詔以為訓傳於是遂研

精覃思博考經籍向曰於是安國乃研精深采摭羣言

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翰曰

傳解也約依約也敷布暢通厥旨其古意也將來謂後之學者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

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

篇向曰冠正也言正既畢濟曰言定篇已會國有巫蠱

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銑曰巫蠱謂時江充誣戾太子厭蠱故不復聞奏天子

傳之子孫以貽後世翰曰言既不復聞奏天子乃欲自傳子孫以遺後世也貽遺也若

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元凱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翰同善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

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錯雜也年有四時舉其春秋以立名不必兼言冬夏也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

錯雜也年有四時舉其春秋以立名不必兼言冬夏也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

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

事簡牘而已向曰大竹曰策小竹為簡木版為牘孟子曰楚謂之檇杙晉

謂之乘去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銑曰檇杙乘皆韓

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善有也字 濟曰言韓子

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

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翰曰上之人謂自孔子已

來告於魯乃為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

策簡而書之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四

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銑曰志記也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

之以示勸戒濟曰害亂也刊削也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

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

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

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

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

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良曰略不

盡舉謂略之不能盡為舉說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其文緩其旨遠向曰緩約旨意也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

葉究其所窮銑曰究盡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

自趨之翰曰使學者優柔尋之自求義理既得若飽而

飽磨飲其自趨進道業而不患不知也磨飲猶食

也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

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向曰凡猶條目也周公之

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

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銑曰其理微暗者使明之其皆

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良曰善者褒之惡者貶之諸稱書

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

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

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濟曰暢通也其經無義例

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

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

起於五臣作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

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

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

順諸所諱辟善作避諱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汗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

類是也翰曰楹屋柱也楠椽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

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

傳觸類而長之向曰逢事如此類者生其義矣觸達也長生也附于二百四十

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濟曰假設或有人問將欲

復答重春秋以錯文見義銑曰錯雜也若此五臣作如所論則經

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翰曰然猶

如此也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十數家太體

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

之傳於丘明之傳有善作其所不通皆沒而不說翰曰謂十數家

所言者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良曰膚淺也言諸家及更淺引

公穀以訓解春秋是預今所以為異濟曰預今言所專

足以自亂終無益也

以自亂終無益也

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

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

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向曰俟待也言有疑錯之

事則備論闕而不斷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

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

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銑曰違謂與理相乖分經

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

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

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

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良曰詳論也或曰春秋之

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

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銑曰孔子卒後而為或人所謗云孔子自立為素王以丘明為

素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善作當

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翰曰至獲麟之時以為終

篇而左氏經終孔丘卒向曰至孔子卒時為終篇敢問所安銑曰安何也言

敢問所以何為也答曰異乎余所聞翰曰言與我所聞異仲尼曰文王既

仲尼曰文王既

仲尼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

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

感也絕筆於善作獲麟之一句者善無所感而起固所

以為終也曰然則善無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

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

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良曰

公是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濟曰祈求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四十六

王能求天之福以永天命繼先王之業開中興之道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

也向曰弘大也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翰曰西周

東遷之時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

垂法將來銑曰會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

正也所稱之公即五臣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

濟曰答上或問之云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此所以公別不黜周王魯之意也子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

善作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良曰旨意

也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濟曰言以忠

其身以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五臣患非所聞也翰

言既作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當時之患非我

善無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向曰欲使門人弟子

欺於君為亂逆之道而孔子不為而云仲尼素王丘明

素臣又非通論也銑曰此亦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

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向曰誣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知射亦不在三叛之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四十七

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

實翰曰言作春秋起獲麟之時則文之終篇至於反袂

拭而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

言此事虛說非人可取之為實也

三都賦序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

示之謚稱善人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

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

卒於家良曰左思三都賦成謚見之為之

作序以稱其善也

玄晏先生曰善曰謚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

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號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曰玄晏先生也玄道晏安也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引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善曰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曰登高能賦

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

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翰曰敷布引而申

也言布弘體物以合物理使人不能如益之類而長之天下

之能事畢矣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善曰法言曰君子

則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

尚將以紐五臣之王教本乎勸戒也善曰說文曰紐自

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

百世可知善曰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論語子曰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向曰言周兼故孔子采萬國之風

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善曰漢書曰古有采書之官

考正也孔子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五臣無

純取周詩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善曰兩都賦序

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銑曰頓於是賢人失

志詞賦作焉善曰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是以孫卿屈

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善曰西都賦序曰文章炳

明也炳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

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善曰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

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

自此而起風雅風雅之則於是乎乖善曰漢書曰其後

體失自此漸長風雅之則於是乎乖善曰漢書曰其後

麗宏廣之語沒其風論之義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

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

善曰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濟曰大者罩天地

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為空大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

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善作夏接棟不容以居也

棟椽也皆謂說事過實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

廣成王生靈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

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初極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五

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銑曰宏大煥乎有文蔚爾麟

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麟集仰流若夫土有常

產俗有舊風濟曰常產謂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善曰

羣分吉凶生矣以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

域翰曰司馬長卿揚雄之儔所述物色非本所出也中

泉而言玉樹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

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善曰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五

望形表而景附謝沉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

文章者如雷聲發而衆蟄同啓若影之附於形如水流

一過不復反矣如此亦久也景影也宕過也非一時言

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彼裂銑曰曩昔也潰亂也

方也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善曰

傳曰撥亂反正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虔曰函夏

諸夏也良曰孫劉謂孫權劉備也交益吳蜀地名

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

王善曰瓌瓌曰瓌瓌瓌瓌也良而却為魏主述其都

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五臣滅比亡

國而魏氏善無以交禪比唐虞既已五臣著逆順且以

為鑒戒善曰漢書曰甚誘逆之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

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濟曰梁岷二山名荆南地考

分去次之多少計殖物之眾寡善曰星之分次物之生

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阜翰曰分

也謂星之分野也牽牛婺女翼軫星皆揚荆之分屬吳

也殖物謂土地所出之物也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

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善曰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

與魏同年而語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善曰史記曰太

矣謂魏都美也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善曰史記曰太

頌沐浴膏澤銑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

得聞其美也謂其所習穢濁一聞美事若洗滌其耳也

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

良曰名自說本土為樂作者又因客主五臣無

其人皆善矣良善也主字之辭正

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善

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蕃殖之

物各從土宜濟曰披開校比也言可開圖畫者以比

之言土物皆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善曰

猶分也銑曰按憑也誣虛也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善曰

思歸引序

石季倫向曰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太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集者但收有序而不錄其詞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餘為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

矯賞生弱冠登朝銑曰大志謂高尚之志也夸猶極

也邁遠也言極遠於流俗之事與世不羣也弱冠謂年

二十也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善曰臧榮緒晉書

未被書禮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善曰魏太祖祭喬

去官免為肥遁於河陽別業善曰周易曰肥遁無不

美其隱遁之事而居於河陽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

也河陽縣名別業別居也清渠栢木幾依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

幾近也舍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善曰楚辭曰水

謂屋也秦趙之聲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

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善曰楚辭曰

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銑曰出謂又好服

出游也弋取鳥也釣取魚也入謂歸入室也

食咽伊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五臣作凌雲之操善曰古詩

神仙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向曰服食咽氣

志在不朽謂求長歎許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善曰臧

生也操猶志也書曰崇後為太僕濟曰謂仕宦如以物牽引而困於

羈繫也婆娑游處也九列九卿也時崇為太僕卿困於

人間煩躓常思歸而永歎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躓也

行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善曰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

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向曰儻

有絃無歌今為作歌五臣作樂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

令造新聲而播於五臣無絲竹也善曰周禮曰播之以

於字

八音

銑曰播布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五

五十三

文選卷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頊

謄錄監生臣張映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五

集部

文選卷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周於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

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闕尹子列子陳駢揚朱孫臆王寥兒良北十人者皆大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六

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見齊王問自

矜其功有慕位之心因此賦以諷之終不寤矣文選但錄其序莫載其賦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向曰建立也言立功者逐事為宜故云不一也

何則循五臣本心以為

量者存乎我

善曰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德聲常存立德是因之於心而潤其身進退是操故

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善曰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

立功于人以成其事是以心常繫于彼也

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

者豐約唯所遭遇

善曰言德有恒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身也豐約
大本也
落葉俟微風
五臣本
以隕而風之力蓋寡
善曰

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
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也
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

以末
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
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

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
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謂然

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
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歔而就之是琴之感以

末也五臣
同善注
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

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
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
善本無言遇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善曰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于人事言立功易也說苑
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

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
何足算也向曰斗筭小器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

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
五臣本無也善曰孟子曰當
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
然銑曰言才不及古之半而立功已倍於古人者蓋

得時遇
勢也
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

善曰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良曰
夫我之自我智士
歷徼也徼取也伊周謂伊尹周公也

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
善曰孟子曰爾為
爾我為我夫子曰

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
也物之與我也何有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螫鄭玄

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濟曰自我謂自說
已是相物謂物皆相輕此雖智士猶嬰繞以為敗累昆

蟲之徒亦
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願
有此情也

盼萬物隨其俯仰
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
者敗之翰曰挾帶也勳功也神器

天下也稱其光輝承其顧盼
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
故萬物隨其心意以為俯仰

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
五臣本
哉善曰史

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向曰心
玩其所欲以為常安耳飽其諛諛之說以為實然也功

在身外不可自矜也任
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
出才表言位重才輕也

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
所同銑曰期猶同也言生人所大同此意也忌盈害

上鬼神猶且不免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
傳狼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

于明堂良曰忌人盈滿而下之陵上者則
鬼神害之也不免謂不免於鬼神之誅也
人主操其

常柄天下服其大節
善曰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
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
濟曰操執也
言人主執生殺之常柄而天下之臣任其大節佐安社

稷也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衽服荷戟立乎
善本
廟門之

下援元旗警衆奮於阡陌之上
善曰漢書曰宣帝祠孝
昭廟旄頭劍挺墮地首

垂泥土中刃響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
謀不吉上還使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
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衽服入廟居郎

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衽服

盟服也過秦論曰陳涉雖足行伍之間而能起千鈞之
中斬木為真揭竿為旗 韓曰被服黑衣也荷執援引
奮起也君命天也而天命可離之乎而欲有大逆之事
也同善注楚將項燕為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兵營眾
約將滅秦以報父 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 善曰
警也阡陌道路也 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也
向曰異世所間將警於君者尚以為大逆之道况乎
今者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而 廣樹恩不足以
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善曰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 銑曰大匠
為斲固其宜也天子在上同所尊也故人有代匠斲者
非其所宜故為斤斧傷也臣代君 且夫政由甯氏忠臣
制非其所願必為天下所誅也

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 善曰左氏傳曰衛
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良曰衛獻公之時政
由大夫甯氏不由公族但祭則寡人則公主之而已此
忠臣見之慷慨發憤人主 是以君奭鞅 於亮切五
當之不能久堪其政也

悦公旦之舉 善曰漢書景帝曰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
免公旦周公也 邵公為保周公為師也 高平師師側
王師公不悅疑周公為異志於成王也

目博陸之勢 善曰漢書曰魏相字弱翁造御史四歲代
平師師惟辟作威罔黜凶害天子是 韋昭曰師師相
尊法漢書曰列侯宗室見 鄧都側目 翰曰漢丞相魏
相封高平侯師師謂相法也 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
側目言懼也博陸侯霍光也

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 五臣本 與 善曰尚書曰武
庫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
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見高廟大將軍霍光
從衆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向曰言周公霍
光所以使其疑懼之者豈不為臣勢強而行君之制使
之然歟昔者周成王不能遣羣臣之謗疑 嗟乎光于四
恨周公于懷嫌疑吝恨也宣帝同善注

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 五臣本 馬 善曰尚書曰
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 銑曰周公之
志光于四外其德富也成王之叔父其親近也 暉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善曰漢書昭
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
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斷邑三百取疏
食沒齒無怨言 良曰周霍二人登帝王於天位其功
厚也至死不易其節忠 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 善曰周
叔流言霍光有芒刺之懼故皆時危勢劣 則伊生抱明
方而得自全也傾側顛沛言危也僅劣也

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 善曰尚書曰
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于明允為高陽
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夫種者其楚
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需有懷忠信以待
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說大夫種曰作亂越王乃揚
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
在于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叔叔上書諫吳王
曰屬肉之齒利劍也 翰曰伊生伊尹也天子越大夫
文種也同善注盡及也言明信忠敬之道人之本也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此而死固為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善曰謂周

人臣所宜也公也向曰篤厚也穆和也懿謂善曰

美也言厚聖和親周公之美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

謂霍光也銑曰謂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誘於

伊尹文種霍光也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

善曰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奪手衆多之口銑曰言聖

賢盡忠尚不免讒言過此以往中庸之人何有見其可

存者也是以安危之理斷又况乎養大名以冒道家

然可知也惡何也識知也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善曰穀梁傳曰

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

隨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良曰養貪

也易輕也道家所以為忌富貴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

而驕也聖哲所難其志不易去勢以求安濟曰權勢過甚則身危之本

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翰曰不知此理見百姓之謀已

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善曰左氏傳曰公待於壞

杜預曰申整宮備也向曰言見百姓謀欲害其已身

則申令於宮寢嚴自警守以崇不積之威畜積也言無

積德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善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六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

功蓋天下者不賞良曰震懼也言使人主懼也衆心

日侈直氏危機將發而方五臣本偃仰瞪直眄謂足以夸

世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

傲兒瞪眄邪視自尊兒夸濟曰侈壞機事也偃仰驕

世謂夸其功能於時世也笑古人之未工忘善本

之已拙翰曰笑古人之道未盡善也而知曩勲之可矜

暗成敗之有會向曰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是以事窮

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顛善曰谷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

也五臣本無也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于天以諭君

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良曰風起則聖人忌功名之

塵飛而合暗言禍速應也酷猶法也過已惡寵祿之踰量去蓋為此也善

過也量才量也蓋謂此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善

也者謂顛仆禍酷之事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

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翰曰人情所惡心有所

欲此人之大端而游于徇善本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

則賢愚所共然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向曰游于謂游宦

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善曰漢書曰項羽歌震主之勢位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七

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

自引高揖而退善曰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司馬遷報

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銳曰借假也伊人謂有功之人也言假使功成之人少覽天道知運虛不可更益也盈滿不可久持也故超然自則巍巍之盛引而去高揖時人以從退靜可謂美矣

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良曰巍巍高大貌洋洋美譽也俯冠來籍謂為

將來史籍之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濟曰大

道也冠首也善本逸而名愈劭善曰

注曰劭美也翰曰此之不為彼之必昧身也彼謂貪

欲謂不絕也愈益也文選積成山岳善本

榮也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銳曰河

海之大跡塞之成小流喻功大而為一罪所蔽矣堙塞

也窮小也一簣一籠土也言若長名編凶頑之

惡不改如一簣之士漸積以成山岳之大善曰毛詩曰人之貪亂寧

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善曰毛詩曰人之貪亂寧

名也茶毒之痛謂受刑網也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

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善曰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穢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已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社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

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

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

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若曰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

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攝至水濱

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

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東哲曰仲治小

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

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人

泰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

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

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

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大

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遊苑

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詩會

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九

顏延年

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

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推明運命

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

磬金曰鐘毛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曰方策今之史書也鐘石樂器也畢陳謂奏

之也舞謂手舞詠歌詠也皆帝王宴樂也

雖淵流遂

往詳略異聞善曰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反

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略

流本源也詳略論說也言帝王之道皆有音樂宴會
雖因時權變源流遂往而論說其道者所開不同然

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善曰東京賦曰豈知

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
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

聖人以神明其德良曰宅居衷心也極本也言天子
居天心立人本莫不崇尚宴樂之道以敬守其位也神

明敬也拓土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五臣本無也字

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桓玄曰
蕃衛王家垂固萬葉齊曰拓廣也貽遺統緒也葉代

也量大也言廣世葉以遺後有宋函夏帝圖弘遠善曰

緒使堅萬代而成乎大道也命決曰丘乃授帝圖秘文翰曰函夏中國也言有

宋奄居中國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善曰宋高祖

也弘大也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郊郊莊子孔子曰夫造物

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向曰定鼎猶定天下

也大道造化萬物以得其所皇上以啟文承歷景屬宸

居善曰皇上宋文帝也尚書曰濬哲文明又曰天之歷

數在爾躬光景連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

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銑曰皇上謂文

帝也啟聖景明屬繼也宸居帝位也言大帝以聖文之

德以承歷數明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善曰揚

繼先帝位也賦曰朕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郊

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良曰周室既興卜年七百漢丞

相陳平等共誅諸呂使迎代王立之文紀曰王卜得大

後故云宗漢言宋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

善曰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

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靈君子以振民育德少陽

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謂王

為宰輔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郡山文曰

眈眈將軍大漢元輔濟曰正體謂太子承繼天子之

體以育德於東宮也東宮曰少陽也王宰宰相也哲智

也元君也言宰相之臣宣智也君以為輔佐也

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

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

曰畧日緯星也昭應謂明而不錯亂也山謂五岳瀆謂

四瀆也效呈也言五岳四瀆呈其神靈以示我福也

五方雜選合四隩善曰漢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六來暨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吳都賦曰都輦殷而四隩來暨向曰五方四方中選

國也雜選人物殷象也四隩四方蠻夷也暨至也

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善曰

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

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穆王曰發號施令固有

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

機周密品式備具濟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

曰品品秩也式猶法也善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為教為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翰曰

國容百官上下之義也眡令謂觀號箴闕記言校文講

令也象物謂象熊羆虎豹之威猛也

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

王闕禮記曰言則左史書之西都賓曰啓發篇章校理

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揚雄荅劉歆書曰常聞

先代輔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輔軒使採異

代方言辨亡論曰輔軒聘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

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銜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向曰箴戒也言太史之官作戒以戒天子百官之闕

失也天子所言則左史書記之校文講藝之官謂儒學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四十六

之職采遺謂采拾遺闕之事銑曰輔車朱軒使者之

車也言使臣能來遠荒之國以為王臣振起王化於遠

方之人也論德頽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

論天子之德也頽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

棧山航海踰沙軼余漠之貢府無虛月善曰左氏傳晉

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揚

欲願為內臣妾請吏北面向曰穹居之君匈奴也并

服之酋南蠻也內首迴面皆賓服為臣也稟朔稟正朔

也受吏謂受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善曰班固漢書

郡縣之化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贊曰羣士響慕

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警蹕清夷表裏

興詩書往往問出銑曰響慕德音也警蹕清夷表裏

悅穆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姦慝既弭警蹕清夷良曰

天子出入曰警蹕夷平也表裏內外也穆和也

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善曰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

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濟曰宋居江東故將欲

移都於中國也縣都也中宇中國也張用也岱山也郊

南郊也將欲用樂增類帝之宮五臣註飭禮神之館塗

祭岱山拜南郊也增類帝之宮五臣註飭禮神之館塗

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善曰禮記曰天子將出

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

塵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望屬

車者望天子來也日躔直胃維月軌青陸善曰漢書曰

也 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五臣本作氓之願加以二王于

邁出餞戒告善曰二王已見上注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

盟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戒告語焉良曰言天子思答上天之心以惠衆人之望乃加以江夏衡

陽二王于行出蕃使布化行惠於百姓也天子乃與羣臣出餞戒告以勤職業也上靈上天也庶氓衆人也願

望也邁有詔掌故爰命司歷善曰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

流司歷過也濟曰掌故掌知故事者司歷知時歷之官也獻洛飲之禮具上已之儀

善曰洛飲上已並已見上注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善曰賦曰輦道輦屬西都宿曰集禁林而七聚向左關巖

曰除輦道輦屬西都宿曰集禁林而七聚向左關巖

鄧都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廬苑太液懷曾山善曰難西蜀父

老曰關沫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隘洛神賦曰稅駕乎衡臯秣駟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

銑曰關據也隘阪也梁橋也言潮水之上作橋良曰亭臯謂野作亭也上林賦云亭臯千里言此所游之處

陵略於上林之大也芝廬芝田也洛陽地名言亦將跨越之也漢武帝太液池中有高山言今以彼池為苑

色懷其松石峻坳古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櫜在萃翔驟

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微音叶善曰西都

十六所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微道綺錯濟曰峻坳高峻也葱翠青色也陰煙山中氣也

翰曰游泳魚龍也攢萃衆聚也翔驟鳥獸也向曰離宮天子出游之宮設衛宿衛也微循也言周循於山水

之間 旌門洞立延帷接板五臣本作枒字音牙善曰

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

之會同之舍設楹板再重杜子春曰楹板行馬也

曰旌門以旗為門洞通也言各相對迴行而立閱水環

階引池分席善曰歎逝賦曰閱水以成川良曰閱流

謂流杯也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盾緹徒騎搖

玉鑿發流吹善曰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

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

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

府績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鸞之

吹吹兮淮南子曰龍舟鸞首浮吹以虞濟曰春官掌

禮之官聯事謂上下聯事出游之禮也蒼靈謂春初勾芒也奉塗謂前驅以清道翰曰祕駕天子馬也肩引

也緹騎金吾騎兵也玉鑿天動神移淵旋五臣本雲

子法駕也流吹笳蕭之類也天動神移淵旋作放雲

被以降于行所禮也善曰羽獵賦曰天動地岷淮南子

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向曰既而帝暉

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善曰俄軾委旆不

之容銜組樹羽之器

善曰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

於陽阿阮誕三禮圖曰筍虞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
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虞崇
牙樹羽翰曰鐘磬之格兩頭並刻為龍頭
以銜綵組又樹以羽毛為幢者皆樂器也
三奏四上

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

善曰韓子曰

一奏有元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攄翼
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兢
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顛頊作
六莖尚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向曰四上六莖九
成皆曲名也
龍文飾轡青翰侍御善曰班固西域傳贊
餘同善注
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
汎新波之中濟曰龍文馬名青翰船名御汎也
華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齋殷至觀聽鶩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袷

服縲川善曰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
觀聽之所踴躍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上

林賦曰靚莊刻飾鄒陽上書曰袷服藻臺之下者一旦
成市說文曰縲繁彩色也銑曰華裔內外也殷盛也

驚奔也言侍從衆揚其衣袂動山上草木如風吹山也
舉袖則蔽川澤乃成其陰矣靚裝美人脂粉之色袷服

美麗之衣也言美人裝服映其川故以殷隱賑軫外區
野成其藻雜色也縲雜色也

煥衍都內五臣本者矣善曰西京賦曰鄉邑殷賑張載
作會劍閣銘曰矧茲狹隘王之外區

王祭羽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上應萬壽下禔

良曰殷賑富有貌區方也煥衍多溢貌

移百福善曰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
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卜爾百福翰曰膺

市筵稟和闔堂依德

良曰筵席也稟受也闔滿也言

仁惠之德也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銑曰盤樂也景亦日

金駕摠駟聖儀載佇

向曰金駕天子車也摠駟謂聚其

竹謂盤桓未去悵鈞臺之未臨慨艷宮之不縣善曰左

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

諸侯之所也在洛陽鄴宮周康王朝諸侯之宮也在長

安縣謂縣鐘磬之格朝諸侯則設以樂也縣懸也此蓋

歎未至中國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善曰

記曰建章園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中記曰

銅爵臺西有爵園翰曰鳳闕闕名爵園鄴都園名言

志欲平中原並命在位展詩發五臣本志則夫誦美有

章陳信無愧者歟善曰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

毛詩序曰頌者美德之形容向曰楚子木問趙孟

云范武子德何如對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

言其敬鬼神而不虛也言今天子仁明頌美德亦無愧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
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
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

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
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良曰易豫
卦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象則
易象也鈞天乃天帝樂也
善曰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子傳曰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
飛翔也濟曰易乾卦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既位謂
飛龍喻天子得位也御氣則御行於元氣中也駕則龍
也

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
善曰老子曰王侯得
一而天下正尚書曰
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
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
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翰曰宸天也言得純一之
正道以奉天謂黃帝也言黃帝問道至于襄城之野也
逍遙遊貌
域野也

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宵
鳥鳥
眇寂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九

其獨適者已
五臣本作也善曰東都主人曰體元立
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
之向曰元善也體善則大謂堯也堯出遊見四子於
姑射之山宵然喪其天下謂得道也阿山也銑曰言
黃帝及堯皆求道深遠虛無蓋其自善者也非
與下同之也宵眇深遠也寂寥虛無也適善也
至如夏

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

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
善曰山海經曰大樂之
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
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驅周爰諮諏易歸藏曰昔者
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璿臺於水之陽列子曰
周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驂騑綠耳赤驥白儀渠黃
踰輪盜驪山子張湛曰儀古義字又穆天子傳曰天子
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
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
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良曰夏后帝啓也有
馬號為兩龍乘遊於璿臺之上以饗諸侯百官也璿臺
臺名穆滿周穆王也言乘八駿之馬以游行天下也如
舞謂馬行貌瑤水瑤池也言穆王遊於崑崙山見西王
母與宴于瑤池之上也言此二主有宴饗則又不與天
下萬人共樂也

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
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大王誕膺天命又曰永
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造為
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
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
設更為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五祀舜為賓客禹為
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
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九

太室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
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大王誕膺天命又曰永
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造為
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
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
設更為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五祀舜為賓客禹為
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
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九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
善曰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
幽圓曰明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
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
命願獻時雨論語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
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
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
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玉鈴曰玄圭
出刻曰延喜之玉銑曰舜時西王母獻昭華玉天錫禹
饗陰陽和也銑曰舜時西王母獻昭華玉天錫禹
玄圭刻曰延喜之玉言此二寶從歸于齊也攸所也

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
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濟曰握
機執天下之柄也創歷改正朔也誕大建立也翰曰
貳宮天子接禮賢人之所也庸用也太室明堂也言考
用才能於明
堂之宮也

宋受天保生萬國度時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垆古

之慙善曰周書武王曰膺受天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

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

垆而有慙德周書丘或為苑良曰齊改宋歷數而受

天命以為天子也濟曰度邑謂卜度邑都也言武王

克殷將度邑自鹿丘而歎恥者以臣伐君之名也成湯

即天子位還遷九鼎于亳都至大垆而有慙德亦謂以

臣伐君也鹿丘大垆並地名言齊受宋禪紹清和於帝

讓之位而無慙歎之事靜息皆猶無也紹清和於帝

猷聯顯懿於王表善曰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揚子

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闢視帝猷法言曰昔在

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

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表者禹翰曰紹繼也猷

道也懿美也表外也言能繼清和之德於五帝之道連

明美之理於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善曰毛詩

三王之外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善曰毛詩

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

業向曰駿疾也言齊帝之德疾發聞於天下故能開

遠方之祥瑞也詩云天保定爾亦孔皇帝善曰蕭子顯

之固謂安定之道堅固其大業也皇帝善曰蕭子顯

祖武皇帝諱贖字宣遠以太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善曰

子即位銑曰齊武帝也善曰

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

也良曰膺當也鍾聚也下武謂文王之下武王繼之

言武帝能繼先業亦如武王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

繼文王之道故云運聚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

英風善曰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

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三志焉濟曰五行水

火金木土也邁過昭章雲漢暉麗日月善曰毛詩曰俾

也三代夏殷周也昭章雲漢暉麗日月善曰毛詩曰俾

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

合其明翰曰昭章雲漢喻大德也日月喻明也牢

籠天地彈壓山川善曰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

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善曰神理猶神道也周

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設神廣

雅曰景昭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

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澤普記五臣本

銑曰景光敷布柔安也澤普記五臣本

弘而不殺善曰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記而無私周易

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猶且具明

不誅此德之上也翰曰聖人好生惡殺也猶且具明

廢寢晷晷忘餐善曰此序鹿丘之歎注尚書曰文王自

也言自夜及明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善曰鄧

不寢以憂國政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善曰鄧

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

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

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翰曰

明君之治人若負重而履冰恐不勝其重懼見陷於冰

若御奔馬於秋駕恐有覆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

敗也秋駕天子法駕也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善曰

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

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良曰巍巍高大之貌

蕩蕩廣遠之稱言高大廣遠之德東靈圖而非泰涉孟

人不可與之比也人誰能名焉東靈圖而非泰涉孟

門其何險善曰春秋漢舍孽曰天子南面東圖書成公

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羲皇孟子曰以其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三

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峻矣

向曰東執也靈圖天子位也言不以天子之位為泰者蓋憂天下也言濟天下之難雖如孟門太行亦不以為

險志憂人也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善曰蕭子顯齊孟門山名也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善曰世祖立皇

太子長楸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才不世

而妙善之技不傳統曰儲后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

藻至德琢磨令範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藻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

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良曰斧藻謂飾也令善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善曰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

法也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善曰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

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濟曰言炳丹青文也道潤

金璧也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善曰漢書成紀曰美也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善曰漢書成紀曰

樓門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

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變典樂教胄子翰曰龍樓漢太子門名也問豎謂文王為太

子至寢門外朝於王季問於內豎又曰今日安否如何虎闈教國子之學所也公卿之子為胄子言太子入學

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子為上故云齒胄齒年也

四海善曰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

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

向曰一人天子也究盡也

跨踰女昌姬韜軼炎漢善曰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制所謂磐石之宗春秋錄圖曰蒼精萌姬稷之後昌東

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銑曰茂盛也麟趾詩篇名美公族之盛也磐石大石也言宗族堅固

如大石不可轉易也跨越也昌姬謂文王也韜藏軼過也言齊帝之德踰越踰於大王懷元宰比肩於尚父

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勸來仕允克施之譽善曰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

之臨菑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

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

其車千乘韜昭曰來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良曰元宰

謂宰相也言宰相之德與太公比肩也鉉鼎耳也以黃金為之黃色為中故言中此三公位也踵跡也周南周

公也濟曰周公召公分陝界而治人皆歡悅故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也允信也克能也言

來仕宦信能當施惠之譽矣言皆用人得賢才也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弟斯皇室家君王者也善

毛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又曰朱弟斯皇室家君王翰曰珪璋玉名喻賢才也令善也朱弟官之服飾也

皇大也室家猶親密也言為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臣皆親密於君一心盡忠也

如彼善曰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尚書用能免羣曰若稽古帝堯向曰本枝謂宗族也

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善曰史記曰文

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善曰史記曰文

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善曰史記曰文

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善曰史記曰文

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在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銑曰湯火謂禍亂也休和謂禍亂已平兵戈不用故致之使休息和平也草萊謂山野採樵之人也守屏謂州牧也

無洗耳 善曰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永澡盥引鏡自照曰時清目

明皇甫謚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為汗乃臨池水而洗耳良同善注言今時清故人皆明目也無洗耳言今

太平野無逸人也**沈冥之怨既缺適** 苦**軸之疾已消** 善漢書曰蜀嚴沈冥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沉冥而死亦絮矣毛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考盤在阿碩人之適毛萇曰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因病也

濟曰沈冥適軸皆疾病也缺消謂疾病盡除也**興廉舉** 善曰漢書曰廉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五十四

孝歲貢 善本 於外府署行 議年日夕于中甸 善曰漢書曰

執事與廉舉孝又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

曰言舉孝廉賢才每歲貢自州郡也外府州郡也署考也考吏行之殿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使朝夕

盈于畿甸 **協律揔章之司序倫正俗** 善曰漢書曰李延之

志曰明帝立揔章觀荀氏傳曰最為光祿大夫公以為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揔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

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 向曰協律樂官揔章

禮官也倫次也言各 **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 善曰魏

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

之以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

之以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

之以德齊之以禮 銑曰崇文成均文 學官也言理道德之本齊禮樂之先 **挈壺宣夜辨氣**

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 善曰周禮夏官曰

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視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

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

延登東序服袞珥彤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

氏藏室家道遂來今故言仙室 良曰挈壺氏掌刻漏之官知晝夜日月氣候之事朔月初也靈臺觀懸象之

所也執笏者所以書記事也珥執也彤赤管 筆也皆史臣所以書記君言也仙室館名也 **褰帷斷裳**

危冠空履之吏 善曰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

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

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餘同銑注 銑曰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

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朱博為琅邪太

守俗多舒緩衣長不中節度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便於事危冠壞冠也空履蔽履也言其吏清廉而貧

也 **影搖武猛扛鼎揭**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每

為標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也

曰影搖輕便貌 **勤恤民隱糾逃** 士 **王慝** 善曰

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逃王慝 翰曰恤憂隱痛逃遠 王大慝也言

憂勤天下人之所痛 **射集隼於高墉繳** 若 **大風於長隧**

糾察風俗遠大慝也

糾察風俗遠大慝也

不仁者遠惟道斯行

善曰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

行也濟曰隼鷙鳥也以喻凶人也墉牆也喻人所居

也言射此鳥於高牆之上喻除凶人於平人之間也堯

時大風為害堯使羿繳之於青丘之澤大風風伯繳射

也隱隱也讒莠莠聞攘爭掩息善曰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

道也讒譖之人在朝如苗之有莠言此事於齊朝亦無

聞也茂無也攘爭謂攘臂而爭訟也掩息言無也

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善曰說文曰桴鼓柄也

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

擊鼓杖也鼓所以鳴於路者蓋為盜發而擊之也今稀

鳴謂少盜賊也砥平也鞠養也茂盛也圓扉獄也言時

無犯罪者獄皆又空者年闕市井之游善曰史記太史

故養盛草於獄中

市井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隣昭泰荒憬九夷清夷善曰

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

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隣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

周相進與君為隣堅若金讒言人惡若虎毛詩曰憬彼

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濟曰稚齒

之君鬢

側

首貫胷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

善曰漢書

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

食周書曰東越海食尚書曰四夷來王揚雄蜀王本紀

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

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

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馬迭食而

迭望郭璞曰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

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

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

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

其入胷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

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

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胷之民喻巴

蜀文又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

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擗地也漢書終

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

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向曰海言

左言蠻夷國也鈇曰離身反踵鬢首貫胷四海國名

屈膝拜也厥角叩頭也纓縻皆係也言請受國家拘係

以輸貢文錢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善曰文錢

賦也

錢當為越杜篤展武論曰文錢水震鄉風仰流徐廣晉

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楷青石

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砮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

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周書曰

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

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良曰善芳

遠國異鳥名餘皆

遠方物之寶也紉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善曰

曰卜廬國獻紉牛紉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駒犬駒犬

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

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鋸

齒食虎豹翰曰皆遠方奇獸也玩美也茲白似馬故

齒食虎豹

翰曰皆遠方奇獸也玩美也茲白似馬故

齒食虎豹

翰曰皆遠方奇獸也玩美也茲白似馬故

齒食虎豹

翰曰皆遠方奇獸也玩美也茲白似馬故

云駟 盈行儲邱充仞郊虞 向曰盈行溢滿也儲邱猶府

藏也充仞滿也郊四郊也虞掌山澤之官 匭牘 五臣本

言遠方所獻奇禽異獸滿於四郊山澤也 相尋鞮 丁譯無曠 善曰尚書曰包匭菁茅匭音軌聘禮

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禮記曰西方曰 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

獻白雉 銑曰軌躅行跡也言萬物貢獻行跡相尋不 絕也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也譯傳四夷之語而宣

之者也言四夷獻樂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 譯言歲時不曠也

較埋麟 麟之轍綏 而旌卷悠悠之旆 善曰揚雄解嘲

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轍范曄 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麟

欽定四庫全書 麟禮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就卷毛詩 曰悠悠旆旌 良曰暢長也長轂兵車也麟衆車聲

也綏車上垂繩也旌旗也悠悠 四方無拂 五戎不距 旌旗垂貌埋卷言皆不用也

偃革辭軒銷金罷刃 善曰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 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

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偃革為軒陳琳應機曰治 刃銷鋒偃武行德 濟曰拂亂也四方之戎有五種不

距捍王命也偃息革田也辭軒去兵車也 天瑞降地符 金刃兵器也皆銷毀罷去之示不用兵也

升 善曰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 澤馬來 善曰

翰曰天瑞瑞謂甘露也地符謂慶雲也 器車出 善曰禮記曰山出

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 器車出 善曰禮記曰山出 神馬 向曰澤馬瑞馬也

也 瑞車 紫脫華朱英秀 善曰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 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

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凡言常生者不 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

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 向 倭枝植 善曰田俵子曰堯為 曰並瑞草也華秀皆花也

於階若倭人入朝則屈而 歷草滋 善曰田俵子曰堯為 指之故曰倭枝植生也

帝成歷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冀英華 翰曰堯時有 冀英草生於階有十五葉從月一日日生一葉至十五

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見 雲潤星暉風揚月至 此以知日歷故云歷草也滋茂也

善曰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

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風揚求均 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 良曰暉明也風揚謂和風也

月至謂月行 江海呈象龜龍載文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 不失度也

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 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 方握河沈

壁封山紀石 五臣本 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 善

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尚書 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

刻石記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 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

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於 功既成矣世既貞矣 往素踵黃帝之靈炬 齊同善注

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 善曰禮記曰王者功 成一而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

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遊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 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于時青鳥司開條

上能用之雖優遊暇譽令猶行也譽 于時青鳥司開條

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于時青鳥司開條

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

善曰左氏傳郊子曰青鳥

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南行韓詩曰三月

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也於溱洧兩水之上執

蘭招鬼祓除不祥也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翰

曰青鳥春鳥也司開謂主生也言春氣主生萬物也條

風春風也粵上斯已謂同律克和樹草自樂善曰周禮

於此上巳也惟詞也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

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

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向曰太史掌六律也

六同之律以合陰陽之聲同謂和六律也

在

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

善曰禮者絮也仲春之時於水上繫絮也論語曰風乎舞

霄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

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

詠先王之道也咸皆也蕩動也肅威也表法也言天子

春行仁惠之令助時養物故懸其威嚴之法也行時訓

謂先王之教也行慶於載懷平圃乃矚芳林芳林園者

人動於天子之眷矚也

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

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

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輒輒啟啟莫不戴悅高誘

曰啟啟勤而喜貌也殷殷或為啟啟故兩引之輒知葉

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

毛詩曰周原膺膺莖茶如飴良曰殷殷盛貌姚澤舜

生地膺膺美也均者言所遊地盛同於姚澤也尚者言

此處之美加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福善曰漢高

祖豐人魏太祖譙人翰曰豐邑漢高故里也宏大

也譙居魏武帝故里也編小也言皆以豐譙為狹陋

求

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

善曰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

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向

曰言於園中作宮也將造作必求中和也經處猶造作

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

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

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

雲構言高與雲齊也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

飾虹蜺之文於窻也綺疏窻也渠中生蘭水繞於階故云浸蘭泉於玉砌也玉者美言之也砌階也

叢薄秩秩斯干曲拂迥澗溪徑復 善曰楚辭曰叢薄

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迥澗以像馮語

高誘曰拂庾迥迴水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澗溪

良曰幽幽深貌草木叢生曰薄秩秩水流貌斯干澗水

也曲拂迥迴謂水曲折流也澗溪石中水流貌徑復謂

出入山 **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 采于柔荑 亂嚶

聲於縣 五臣本 善曰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

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

鳴嚶嚶又曰縣蠻黃鳥薛君注曰縣蠻文貌 向曰沚

池岫山也謂春季之月萍始生桐始華 銑 禁軒承幸

曰天采桃花也柔荑初生木葉也錦文也 銑

清宮侯宴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

禁軒天子車也天子所御曰綈 惟宿置幕幕宵懸

幸清宮天子所遊宮侯侍也 綈 帷宿置幕幕宵懸

南都賦曰朱帷連網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

曰幕鄭玄曰帝在幕若帳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

也幕帳也宿置宵懸皆謂夜預設之至明也 既而滅

宿澄霞登光辨色 善曰宿澄霞登天光於扶桑禮

記曰朝辨色始入 向曰滅宿澄霞謂天曉而 戒 善作

道執及展軫 效駕 善曰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

則僕展軾效駕鄭玄曰展軾具視也效駕白已駕也

銑曰戒道謂清淨其路也及兵器也軾重也效命也 徐

鑿鑿節明鐘暢音 善曰淳于髡斗酒說曰明鐘擊磬調

動其節知君之行也天子出則 七萃連鑣九旂 齊軌

善曰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

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

肉薄天子出道車五乘旂車九乘蔡邕釋詁曰萃車方

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濟曰七萃壯勇士也鑣馬

御也九旂謂從天子之車九 建旗拂蜺揚葭振木

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于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

林木 翰曰建立也蜺謂旗高也葭蕭管屬言其聲

衆振山木 魚甲煙聚貝冑星羅 重英曲瑤 之

而動也 飾絕景追 風之騎 善曰孫卿子曰楚鮫車犀兕以

萬貝冑朱綬又曰二牙重英西京賦曰葩瑤曲莖魏書

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

之匹遺風之乘 向曰魚甲以鮫皮為甲貝冑以貝珠

為冑也冑兜鍪也煙聚星羅言多也 銑曰重英綠畫

絕景追風之騎良馬也 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

雷駭電逝 善曰孫子兵法曰長陳為甄魏都賦曰駟馬

鹿起而龍驤潘岳閒居賦曰礮石雷駭猛康贈秀才詩

曰風馳雷逝 良曰昭灼光明也甄部長陣駟駿良馬

也玉列行列也 濟曰虎視龍超 轟轟隱隱紛紛軫軫

羌難得而稱計 善曰說文曰轟轟車聲也羽獵賦曰

風颯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觀 爾乃迴輿

轟轟隱隱聲也紛紛軫軫多也羌歡辭也 爾乃迴輿

駐罕岳鎮淵淳

音亭 善曰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畢罕石崇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淵淳獄時

向曰輿天子車也罕獵車名孫 容有穆賓儀式

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有芳醴任激水而推移

善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眸然見於面趙岐曰眸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

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曰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子虛賦曰

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銑曰眸潤澤之貌也穆和也式用也言賓客之儀用有次序也 良曰几玉几天子所

憑也肆陳也因循也言循環流波坐而成次肴酒皆用激水而循行也蕙芳皆言香也肴肉也任用也推移猶

也 循行 葆 侑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 詩 善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三五

張晏漢書注曰以羣羽為葆也侑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鼗籥又曰仲春擊土鼓

歌籥詩以迎暑也 向曰葆所以障舞人也侑舞名金匏皆樂器也邠詩所以迎暑節也謂將至于夏也 召鳴鳥

于弁 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

善曰山海經曰弁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帝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

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孟康曰嶰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

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上有神鳥其狀如黃雲其文丹六

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 翰曰弁州之山有五色鳥名曰鳴鳥其聲皆有曲度伶倫樂人也

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吹之以為黃鐘之音也參差笙曲名王子仙人王子喬也天山有鳥狀赤如丹足識歌

賜下獻南山之壽

善曰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

也楚辭瑤漿密勺寶羽觴燕禮曰無算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向曰

闋終也 銑曰上天子 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

也景大也下謂羣臣也 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廢

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

鳴食野之華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良曰凱歡

也詩云魚在在藻凱樂飲酒喻羣臣依明君如魚在於水藻之中以樂也食草鹿鳴之詩也宴羣臣嘉賓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三五

也 濟曰日在桑榆之間言景不留也草露之滋方渥喻君恩已被霑矣居留也滋潤也渥厚也 有詔

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

善曰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揚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

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

翰曰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亮諡曰大憲集者錄其文章序者述集之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

其

先

謂始祖也

自秦至宋國史家謀詳焉

善曰琅邪王氏錄曰其先

協

氏錄曰其先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三五

協

氏錄曰其先

協

氏錄曰其先

協

氏錄曰其先

協

氏錄曰其先

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為名將
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

六世名德為善本無海內冠冕
善曰晉中興書曰王祥

子儉嗣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
古語

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
其利博哉莊子曰天道運而無

所積故萬物成 統曰利者利萬物也天道運
故呂虔

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
善曰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

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
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

曰吾兒凡汝後必與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
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策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

絕王氏滅 **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
善曰

良同善注 曰王翦者潁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閻與
破之後遂拔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

王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
為諫議大夫起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

樹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
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賀曰賀之陰德亦有功

云向曰離王離也翦王翦也並為秦將行殺伐故云
止殺書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輔王吉為諫議大夫

夫吉子駿亦為諫議大夫俱著誠信蓋仁道所助之 **公**

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
善本無

踐得二之庶
善本無

幾
善曰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韓康
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

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翰曰
誕大也千年一生聖人五百年一生賢人其中聖賢未

生有命世之才也三才 **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

于此蔚為帝師
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

師 銑曰漢相蕭何昂星之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
陳仲弓詣潁川荀季父子德星為之聚此皆賢人之星

也言得此一精則蔚然 **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

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
善曰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

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
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孟子曰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曰瀾水中大波也 良曰淵
角山庭賢人之相也祥善也表出也衢術皆道也言人

雖欲望其道其道幽遠常不能見者如 **宏覽載籍博游**

才義
經典也博大也載籍

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

之旨
善曰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

曰荀爽遺黨銅隱於海上又道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
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

翰曰金版玉匱書名也荀爽隱海上著書 **沈鬱澹雅之**

思離堅合異之談
善曰揚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

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
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

為堅也黃所以細也黃白雜則堅且細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細又柔則鈍堅則折劍折且鈍焉得為利劍也向曰離堅合異之談言能辨辭也離其堅者使不堅辨其白者使不白合其異者使同離其同者使其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異也

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
善曰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情

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惟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也虛明亦心也銑曰總聚衷思也言諸道術莫不聚其制度運於清思遞互為用於心中也極中也良曰虛明心也絕遠也言此道術固乃通人君子所能兼包固非其致心絕遠之境也然其不可窮究者其惟神明之用者然檢鏡所歸人倫異以善作表雲屋天手非此所能論之

構匠者何工
善無
自函
善作
洛不守憲章中輟
善曰劉

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濟曰函函謂長安也洛洛陽也言自西晉喪亂不守二京之都而憲章經籍皆中道而壞也

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

補大備茲日
善曰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穎川荀顛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明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劇泰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翰曰晉朝賀循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又有蔡謨亦儒林之次也言賀蔡儒尚有闕典未補
至若齒危髮秀之老舍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者而公乃能備脩於此日也

經味道之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

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舍經可謂至德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向曰齒危謂老者齒將落也髮秀謂髮白也生者

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
善曰漢書曰人有德之稱銑曰言上老生之徒莫不北面申

尉乃通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銑曰言上老生之徒莫不北面申

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
善曰無

善曰習鑿齒晉陽春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馬良曰夷易也弘大也標高也言公性託簡易志在高遠少小屏棄塵雜之事自非大勸風俗增益高勝之道者未嘗留心言志在大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

皆折衷於公
善曰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羽

年十五時也折衷者言皆取公所為以合制度也

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

體無待韋弦
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餘同向注

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西門豹性

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韋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

汝 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善同統注

母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常抱持涕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誑言之已愈仰察母顏色未愈復不

食宗親異之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又黃琬七

歲失父祖父瓊育之是時屬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奏

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未知所出琬在旁曰

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對太后也

標立也言此二子淳孝聰察比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

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

感咽若不自勝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江表傳曰潘濬

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良曰言王公六歲而襲父祖之業為侯珪諸侯所執也組綬所以繫印者也感咽謂悲甚不能言也

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

及即位有詔毀發善作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

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

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家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濟曰誓不遵奉毀塋棄棺之

詔也翰曰太宗則明帝也無以奪謂依其所請也

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善作尚公主拜駙馬都

尉元徽初遷秘書丞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為

秘書郎太子舍人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元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秘書丞向曰尚配也元徽年號

也初謂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

略更撰七志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

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

身自撰次以為中經滅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

作郎于時典籍混亂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

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

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校

墳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

奏其七略故有七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

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統曰言其修書史也同善注言儉采削之依前漢劉歆九流七略之書又為七志之書采拾也刊削也

蓋嘗賦詩云稷

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

矣良曰伊伊尹也呂太公也翼佐也言此四臣皆有至德以佐君故有應合時務之迹而百姓皆有屬望之心

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善曰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粲與褚左軍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

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善無在是矣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徹體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

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

善曰春秋漢合尊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

康之時臣竊以不佞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向曰年謂老少勢謂貴賤也佯等抗平也

因贈祭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善本從言曰善曰韓詩曰

蟋蟀在堂歲聿云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已不殆翰曰要約也歲暮之

期謂約以歲寒之志也止祭答詩云善作老夫亦何寄足之戒謂戒其滿盈也

之子照清襟向曰老夫袁粲自謂也之子猶夫子也即無所寄託賴夫子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善同銑注銑

見我而清心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善同銑注銑徒即袁粲也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聯最韋昭

曰倪寬為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聯最韋昭還除給事曰聯得第一也良曰課考也最第一也

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本善

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

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處

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音介翰曰參掌也魏毛玠為典選舉晉李重為吏部郎識會謂識鑒也言

公清識鑒之理並俄遷侍中以慙善作始終之職固辭於古人者儉也

不拜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中凶巫蟲事滌上召僧綽具言之劾於宮夜饗將士僧綽

密以啓聞頂之幼亂檢太祖中箱得僧綽所答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

向曰愍侯即儉父言父始終經任此職固辭此官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四十一

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善曰蕭子顯祖太尉聖武謂齊高帝也干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

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銑曰聖武謂齊高祖也定業謂征伐定亂也肇始基

立也言始將立王命之初然未即帝位也寤寐風雲實資人傑善曰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

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

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者實資人傑也

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善曰若漢高祖之膺五星

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蕭子

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為齊公良曰辰居天子宮也膺當也列宿帝坐星也圖識也緯謂織也著明也王

佐謂賢才可以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濟曰宋帝以齊高帝為齊公

禮奈舊宗樂傾恒軌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世也浮薄奈自朝章國紀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

亂軌跡也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傾作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四十二

戶向曰章程紀綱也也符策也蓄積也神無滯用謂神用不滯而必決也

如故自營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

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

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

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

六輔殊風五方異俗

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

故能使解

劍拜仇歸田息訟

善曰本國字將軍

今願殺我以代世死仇讐者曰許掾郡中稱君賢何敢

郡尹温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

臭味風雲千載無爽

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紀

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

解職有詔不許

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

善曰同銑注

銑曰簡穆公儉叔父僧

勅不許慕謂哀慕也

茲望實

善曰漢書平帝曰詔校書置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

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勅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良曰華夷謂華夏

四夷慕國家道義經典之師為復官善本作復以本官人表法允茲其才望美實也濟曰謂居叔父

之服今却居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官故云復官

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善曰

挂服未詳餘同翰翰曰魏裴潛為兗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去留挂於官第凡所用物必皆呼為服也王遜

為上洛太守家有私馬生駒留以付郡謂所產故也捐棄也言前代賢良取之以為法則後漢侯霸為淮陽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臥於轍中乞留霸君

一年百姓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初成湯征自葛百姓皆曰何後予人皆以此相怨怨

湯不早來為我除害也胥相也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

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善曰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朝廷年十八天姿仁

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

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向曰皇太子武帝太子也名昭業言太子不矜夸天子之姿俯同常人之法以

尊訓學也穆美也金喻堅也蘭喻香也又領本州太

中正頃之解職銑曰頃之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餘悉如故善同良注良曰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善曰

本號謂衛將軍也謂辭

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濟曰愈益也大興重位也六年又申

前命善曰儀同三司之命翰曰前命謂故官志如故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

達善曰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還侯爵重達頻不許

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解讓之請也

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善同銑注銑曰晉和嶠為中書

不禮最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專獨也最遷為尚書令人皆賀之最不悅謂人曰奪我鳳凰池何所賀也

長輿嶠字也公曾最字也言昔者任不得才故有專車而坐或不悅於遷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慙而追恨怨

奪者愧而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善曰昔諸公讚曰傳甘失之也

代之悉改宣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以難知之性良曰奔權勢之道有之自古來也塗道也

協易失之情善曰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人性賢愚深厚難知欲合前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善曰

人之情故宜易失也協和也若使前人無訟其事深在善誘道也弘善也公提衡惟

允一紀于茲善曰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王蒙誅曰提衡

左府舉直閉邪向曰提執也允當也一紀十二年也

拔奇取異興微繼絕善曰王隱晉書羊祐曰吾不能取人之難哉興微即興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

銑曰拔用奇異之才使居其職諸侯公卿有祚微者興

之緒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善曰燕丹太子

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

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

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良

曰側階下階也言其禮賢欲容納之於朝也景風東風

也淮南子玄景風至則施爵祿賞有功春秋三十有八

也式法也言欲法此事以為帝典也

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善

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

注曰鼎三公象也濟曰皇朝謂天子也軫痛也儲謂

太子也鉉鼎耳也謂三公也

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功

善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

女寢機而已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

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段大

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劉緇聖

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哀於巷婦人哭於

機翰曰秦大夫百里奚卒國人哀之春者不相送杵

之道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

增斑劍為善無六十人諡曰文憲禮也善曰漢官儀曰

飾之謚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聞多能曰憲

曰羽葆斑劍并葬之儀衛增於常儀為六十人也

物斯厚居身以約善曰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

不利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善曰周禮曰凡式

已也貢之餘財以供玩

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

必於是濟曰布素貧素人也表出也造次急遽也言

有貧素之人必出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善曰左氏傳君

財以賑其急遽也

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善曰左氏傳君

子曰詩曰雖有

車轍翰曰室無姬姜謂不好色也門多長者重賢良

也姬姜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善曰孝經援神契曰

美女也孫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

而或之終不顯已之德周曰不說已長也持論從容

未嘗言人所短善曰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

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濟曰

持論謂論政事得失也從容柔貌也

弘長風流許與

氣類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

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

樂馬謝承後漢書曰桓礪郗營氣類經緯士人良曰

弘大也風流謂風化流於天下也許與謂招引也氣類

謂同氣相求方以類聚也言招引道義之士與己同也

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善曰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

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

濟曰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單謂寒也言雖寒門後進必加善誘之道使脩行其業也

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

之期善曰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鳳青冥之龍翰

勗勉學者使其道也青冥雲也價美也期契也言

勗勉學如天雲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善曰廣雅曰

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

其少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

而反盈量知歸善曰莊子淮南子曰君涉於江而浮於

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良曰言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

畔則反也知滿如以器求物盈於器乃歸也量器也

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

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左氏傳曰晉悼

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惟清緝熙文王之

典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投帝圖撮秘文雖張曹爭論於

濟曰人譽謂謳謠美德也緝熙光明也

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善

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

舊儀制漢禮酺以為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

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臧榮

緒晉書曰太尉荀顛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尚書

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

宏略向曰荒服遠國也宣國之威授指謂授指揮也定實宏大也

事感則悅情斯來善曰義理積於心所為必決則神思

悅之情而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

於毀譽良曰隔絕也容諂謂諂媚之容也人無造理常

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濟曰造至也干犯也言至於大

而臨事必定故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善曰魏

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接物魏志孟康薦崔林曰體

高稚之弘量謝承後漢書郎顛章曰陛下寬不容非

翰曰不以廉物謂廣施於物也弘大攻乎異端歸之正義

也

華宗世務簡隔善曰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

務簡略隔絕素所不習也

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良曰理擅民宗謂政理之

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善曰潘尼

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濟曰懸達也言遠

然得之於天不謀議於人已暗成於心也

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翰曰載籍前代史

以書記事也紀訊問也

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

言儉之道德古今希有也

深文為吏積習成奸善曰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

不敢獨否向曰文案多而自環統其坐也主者百數

謂訟久不定主司易百數人者此皆積習以成奸偽

矣善曰漢書曰今有司請定

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善曰漢書曰今有司請定

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掾趙繡按高氏

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馬怒乃出其重劾

銑曰畜積也筆削謂遷易其文不公乘理照物動必

定也輕重之意謂妄有加減之狀

研幾善曰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公超登清任當

幾謂研窮其善曰周易曰聖人以

幾微之理善曰周易曰聖人以

矣翰曰言既研幾而為斷決則當時

之人嗟歎而服之若有神明之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四十六

民瑚璉之宏器善曰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遠見

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昉行

器也曰瑚璉也向曰瑚璉黍稷器也宏大也

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善曰魏志董昭

樂保名節而無大責統曰此任昉自序情也得奉一

謂王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

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

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為

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良曰昉自謙不才濫見推譽為美同善注言虛士感知

切以顧盼則榮過於才亦猶鄭璞過於周寶也

己懷此何極善曰曹植祭橋玄文曰

館善曰十州記曰崇禮閣即尚書上省門崇禮閣禮

尚書省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

哀公曰吾入廟仰視棟棟俛見几筵公自幼及長述作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

不倦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子長班固述

作之士翰曰述作文史詩賦也

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善曰說文曰縟繁也

也所有述作言行軍國大事豈直為若乃統體必善綴

彫飾文章以為縟采乎縟采雖色也

賞無地善曰王彪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詠之

也統序也綴賞追賞也無地不擇地過之則為勝

雖楚趙羣才漢魏眾作曾何足云善本又有曾何足

有屈原趙有荀卿漢則司昉嘗以筆札見知思

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
善本無
言不列于集集錄如

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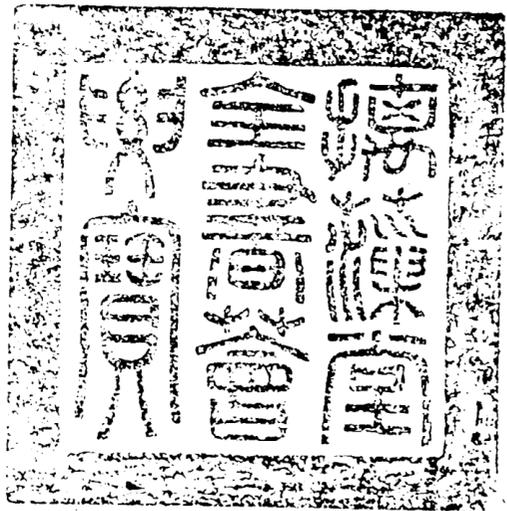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六

五



文選卷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頊

謄錄舉人臣王會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向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六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莽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七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善曰應劭曰不知純絲之密也

為純絲良曰荷負也旃毳也

也純絲之密也

哈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善曰服虔曰哈音合糗乾食也

翰曰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說太牢之滋味也

今臣僻

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西蜀之

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銑曰蓬茨

草所以覆屋者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

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

五臣

愚心而杼情素

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濟曰王襄秦襄有遠才帝徵之故謙云不充厚望明旨謂宣帝命也言雖不足充厚望也記曰恭惟春秋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塞充抒申也

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善曰服虔曰恭恭敬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

此頌之記也上為謙辭此立文首也向曰惟思也言敬思春秋也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

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王審已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夫賢者國家之

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

之德廣矣趨進合退普廣也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

效眾而成功多也成就功眾多也故工人之用鈍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矻矻動作也亦如國之用愚

人如淳曰矻矻健作兒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五臣清水淬其

鋒越砥斂其鍔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

人為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

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鑿也焠子妹切

鑿工練切說文云鍔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

越砥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政治政治即巧治

也謂燒刃令熱漬於水中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故謂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七

二

劔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宇林曰割截也漢書音義曰割章兗切如淳曰若以簞掃於泥灑之處也音遂塗路也銑曰割斬也犀獸名革皮也簞帚也灑灑地也塗泥也言以利劔斬斷蛟犀忽若以帚掃泥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若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

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

也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

巧者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

曰溷亂也胡因切翰曰督正也削度也延長也表廣

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上述則更使明日者

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

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弊笑

不亂者得賢之效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弊笑

策而不及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向曰御駕也駕

勞策鞭也言人駕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行曾

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肖之人理國則勞下

人繁刑法國既及至駕鬻膝膝乘且怒有餘氣常鬻

亂矣身亦危矣及至駕鬻膝膝乘且怒有餘氣常鬻

膝而行也張晏曰鬻膝乘且皆良馬名也王良執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七

三

翰曰電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皆謂疾也向曰八極八方也遠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

故服締綆五臣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五臣

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五臣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善曰論語曰當暑絺綌孔安國曰絺葛也論語曰

狐貉之厚以居翰曰鬱燠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淒

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

亦無憂也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五臣是以嘔

吁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善曰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四

喻和悅兒嘔一候切向曰易謂海內易理夫竭智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良曰為人君當

賢臣必立仁惠之策故賢臣歸之擇人昔周公躬吐握

求士必樹霸王之迹也索擇伯霸也善曰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

之勞故有固五臣空之隆善曰魯周公誠之日無以魯

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

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因固空虛濟曰握捉隆盛也餘

同善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善曰韓詩外傳

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

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

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

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

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選

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

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然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銑

臣亦助君勤求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

用其謀陳見悃善曰郭璞三蒼解

向曰揆度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良曰賢臣不

仕於朝不得施用其功效而為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

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寧子飯牛離此患也善曰魯連

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燎子曰太公屠牛

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人周孟子

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

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呂氏春秋曰寧戚飯牛車下

望桓公而悲擊牛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

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翰曰闕

卑辱與六潔薛而升本朝離蔬釋躄脚而享膏梁善曰

曰典幽也潔狎也辱汙也如溥曰與音郁應劭曰離此

蔬食釋此木屬瓚按屬以繩為屨也國語藥伯請公族

大夫晉悼公曰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

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

向注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悅士銑曰

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執一契舉動所為必合於契然後承命而行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土以為諸侯光其祖考傳業于孫此則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勸其將來也

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五臣虎嘯而谷五

本無 風冽龍興而致雲氣五臣無氣字善曰周易曰雲

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

感故能運風翰曰君聖然後可見賢臣君暗則賢

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也冽清也蟋

蟀俟五臣秋吟蟀浮游由出以陰善曰易通卦驗曰立

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向曰蟋蟀皆蟲也候時而鳴知陰以易曰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善曰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

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銳曰初九潛龍勿用

今飛在天則時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見

之大則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善曰毛詩大雅文

天子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良曰皇

美也多士謂眾賢也言思美眾賢生於此國故世平

主聖俊人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濟曰文武文

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善曰

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翰聚精會神

日明明穆穆皆美也列布謂分布職位也

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籥五臣鐘蓬五臣門子響鳥號猶

未足以喻其意也善曰晉灼曰籥音送遞之遞二十四

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

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

多借假或以籥為號不得便以送遞判其音也孫卿子

曰羿蟲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

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昇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

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

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良曰聚其

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疑德義諧

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響弓其音韻合故聖主必待

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

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良曰侯

俱欲懼五臣然交欣翰曰上下謂君臣

無疑向曰君臣之道不疑雖左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

乎若巨魚縱大壑善曰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

鴻鵠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於其得意如此則胡

禁不止曷令不行濟曰胡曷

貢獻萬祥必臻良曰化滿四方被於無窮而遠方蠻夷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善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徧
盡視聽已聰明矣殫盡也
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遊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善曰為君之道莫太平而優
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

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
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
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
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
氣翔游於四方則太平之理
永充於天下

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
也塞充也
遵游自然之

勢恬淡無為之場
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為
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銑曰遵

法場境也言法自然之道致
心恬淡之義
休徵自至壽

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
天下正也
考無疆雍容垂拱永萬年
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
治濟曰雍容閒和見言

天子靜思乃閒和垂衣拱手
天下自治祿福萬年也永長
何必偃仰詘信
五臣作
屈申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彭祖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
俗離世哉
善曰莊
子曰吹

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
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
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
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

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
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
止西王母石室中
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大
道壽

考無疆永萬年何必謝於彭
祖七百之壽喬
詩曰濟

松千年之仙絕於俗離於人
世哉言不足尚也
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
以寧也
向曰濟濟盛兒多
士眾賢也寧安也

言此眾賢文王得之以
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
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

揚雄即充國
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善曰漢書
曰諸羌先

零豪然先零羌別號漢書宣
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
翰曰聖明神靈惟戎宣帝也
能廣大其德奄有諸羌而

猖狂背叛侵於西疆也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
師

是討是震
音真協韻
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
虺

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
毛詩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又曰徐方震驚良曰虎臣即
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

充國為後將軍將軍故曰後
將軍惟辭
既臨其域喻
五臣
作論

也六師六軍也震懼也言羌
人懼之
以威德
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
尉府欲以威信招
濟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臨羌人之域宣喻天子威
德以示之欲令其降也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善曰酒
泉太守

矜功
銑曰有守謂酒泉太守辛武
賢也奏宣帝請擊
罕開帝使與充國共討之充國
喻之使降賢謂充國曰

喻其使降不勝擊之故云弗
克勝也矜功自說有能
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善曰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
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

零自降也
向曰辛武賢請震
其兵眾以擊之奮震旅眾也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善曰漢
書曰充

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共討
罕開於鮮水陽
銑注同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善曰漢
書曰充

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
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良曰守節謂守忠勇也屢奏
封章謂頻進表言勝捷之

事也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音剛
善曰兵法曰水因地而
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

也

注曰制折也 濟曰料計靡無亢拒也言計 遂克西戎

其前敵制度勝否其兵威深謀不可拒當也 善曰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

還師于京 善曰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 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

旅而還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 中國單及鬼方毛

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向曰鬼方謂遠方也罔無也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言無有不臣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伏於帝庭也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同說注 銑曰宣謂周宣王也方謂周卿士方叔也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虎召穆公名詩小雅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大雅云王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命召虎式辟四方美其賢有中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興之功可以為天下儀則也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赴桓桓亦紹厥後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尚桓桓 良曰時漢室稍至陵遲及宣帝即位時稱中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興也赴桓桓武兒也班固贊美宣帝比德殷宗周宣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之主故充國亦可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以紹周宣之臣也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出師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云史岑字子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孝出師頌史籍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鄧騭出征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西羌之頌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五曜霄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萬寶增煥 善曰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姬夜哭人問姬姬曰吾子白帝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善曰毛詩曰內吳于

氏傳趙衰曰却穀悅禮樂而敦詩書良曰允信也

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昔在孟

津惟師尚父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毛詩曰

王伐紂次盟津太公為師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破紂軍天蒼生更始朔風變律五臣作楚善曰蒼生

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

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

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

去紂暴虐之理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

化於南楚也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言王風廣也薄伐言逐出鄭玄曰薄伐言逐出

之而已向曰獫狁北狄也薄伐言逐出鄭玄曰薄伐言逐出

不殺戮逐之於邊而已太原地也詩人歌之猶歎其

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整寒澤露

遐荒功銘鼎鉉音玄協韻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

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銑曰言太公

宣帝澤於遠荒而功銘於鼎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善曰

鉉鼎扛也乃著述人通言之向曰我出謂鄧天子餞我路

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善同翰注翰曰天子餞

帝長舅也詩云我送舅氏日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

黃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

也介珪既削列壤酬勳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

侯也列壤謂分土也勳功也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善曰

日建邦啓土也銑曰啓傳子傳孫顯顯令問善曰毛

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翰曰令善也

人有積善則天下相問者皆稱其善故曰令問也

酒德頌劉伯倫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

有大人先生向曰假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

為扁牖八荒為庭衢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地間開已

扁牖門也八荒八方也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善曰老子曰善行無

間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周所自置翰曰潛隱

守愚時人不知其行跡人不知其所居室故云無也幕

天席地縱意所如往也止則操卮執觚姑動則挈榼

提壺善曰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閻切濟唯酒是務焉

知其餘翰曰專於飲酒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善曰左

氏傳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十三

伯州犁謂鄭皇頤曰夫子為王子園寡君之貴介弟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指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
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
言向曰介大也搢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
聲議其所以問我好酒之聲議論我所以得失也
乃

奮袂攘衿怒目切齒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
不瞑目切齒良曰此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善曰春秋

禍亂鋒起君若贅旒濟曰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於

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

是方捧鬯承槽從五臣銜杯五臣漱醪善曰劉熙孟子

名之如酒槽也翰曰先生不聽奮髯踞其踞據枕麴

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也

藉糟善曰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

曰奮動髯鬚也踞踞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無思無

言動髯展足倚據而坐復枕麴鋪而卧也

慮其樂陶陶善曰毛詩曰君子陶陶兀然而醉五臣兀然而醉作兀然而醉作兀然而醉作

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五臣泰山之形

不覺寒暑之切肌利五臣欲之感情善曰莊子曰知反

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慮始知道俯觀萬物擾擾馬如江漢之

載浮五臣萍善曰廣雅曰擾擾亂也馬如猶何如也二

豪侍側馬如螺果羸力之與螟名蛉音靈善曰二豪

而化類螺羸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羸祝曰
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二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
蛉桑蟲也螺羸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而
養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
也螺羸螟蛉彼小蟲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何如此蟲
也馬何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
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

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

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縮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

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

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

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

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

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

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十五

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

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五臣無此序頌曰

芒芒五臣作宇宙上塤楚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

服徘徊三靈改卜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

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嫫也波

振塵飛以喻亂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

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賦交錯同端翰曰茫

茫廣遠兒塤垢黷也並言天下昏亂垢濁也波振塵

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

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惡秦濁亂改

卜清平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善曰尚書曰天祿永終

之君也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善曰尚書曰天祿永終

跡中鄉飛名帝錄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

出受錄圖向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

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識如預飛名在其中慶雲應輝

皇階授木善曰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

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

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

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

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

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

也素靈即高祖紀老姬哭所殺白蛇詳見金精仍類朱

出師頌素靈夜歎注良曰彤丹紫色

光以渥善曰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

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

明漢當滅秦也向曰金精秦也朱光漢也渥流也

萬邦宅心駿民五臣效足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

驥駮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翰曰宅居也言天下

之人懷高祖寬仁之德常居於心故羣賢如駿馬足以

效其堂堂蕭公王跡是因善曰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

用也堂堂蕭公王跡是因善曰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

並為仁矣向曰此蕭何也堂堂威兒言綢繆穀后無

高祖因之而升帝位也王者天子之通稱綢繆穀后無

競惟人善曰毛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銑曰綱

言其無侵競於人能安外濟六師內撫三秦善曰漢書

而悅之也謂留在秦外濟六師內撫三秦善曰漢書

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

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

翰曰能體國家輕重以約法三章使君
臣上下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
名蓋羣后是

謂宗臣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
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

向曰羣后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第一故
曰名蓋也何為羣臣之尊故曰宗臣宗尊也

在變則通 善曰論語曰貧而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
通 銑曰此謂曹參也好黃老之術故曰樂

道臨事能變通 善曰莊子曰淵默
而雷聲毛詩曰文

王受命有比武功 濟曰爰於淵沈
長驅河朔電擊壤

嘿靜也言於寧好沈靜而為理也
善曰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

東 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壞東破之文穎曰壞東地名也
班固漢書述曰長驅大

舉電擊雷震 良注同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善曰漢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大破之又從

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
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

曹參次之 翰注同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 善曰漢書

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
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向曰此謂張良也凡不言

姓名皆所封邑名及號謚也餘皆類此良自言以
三寸舌為帝者師幽冥謂受兵法於黃石公也

永言 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
配命因心則靈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銑曰言配合天

命籌策因心而出則 窮神觀化望影 五臣 揣情 善曰周
如神靈無不中中 窮神觀化望影 作景 揣情 易曰窮

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
事揣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 鬼無隱謀物

無遁形武關是關鴻門是寧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良西
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

者賈豎易動以利今行重寶啗秦將果欲連和沛
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

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
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

王項羽意乃解爵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良曰言
其觀察事變見其形影已能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

鬼神亦不能隱謀萬物亦不能逃
形也 翰曰寧安也注與善同

隨難滎陽即謀下邑 善曰隨難滎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
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

泉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
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 向曰鄼食其勸封六

國良隨後難之下文備矣高祖兵敗還至下邑高祖曰
吾欲取關已東誰可共功也良謀曰點布韓信彭越可

以破楚必矣滎陽 銷印碁 廢推齊勸立 善曰漢書曰
下邑並是地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王滎陽鄼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

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
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

而臣之漢王曰趣銷印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
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

致越信 銑曰項羽數侵奪漢軍於滎陽漢軍乏食鄼
食其謀立六國之後以助高祖從其計令鑄印良乃發

八難教高祖令廢遂用良計急令銷印碁教也韓信破
齊使使請於高祖欲假封齊王高祖欲不聽良與陳平

俱說高祖請立信為王便乃使良投信齊王印此為勸
也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 善曰漢書
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

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昨陽以北至穀城以
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

信彭越皆引兵來點布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劾淮南

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濟曰固陵地名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從風羽死烏江而董翳揚喜馬童呂勝揚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高祖乃封五人為列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也

皇漢凱入 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良曰霸楚謂項羽也定實也喪亡也皇大也凱入謂戰勝

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 漢勝而入其國也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

却粒 善曰史記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

曲逆 善曰史記曰曲逆人問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

宏達好謀能深 善曰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曰好謀而成向曰

與九地匪沈 善曰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

游精杳漠神跡是尋 銑曰平常好道術玄理也

重玄匪 善曰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

伐謀先兆擠響于音 善曰言將伐其謀先兆未兆欲墜其

響其於為音然兆為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鷓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

奇謀六奮嘉慮 善曰漢書曰陳平亦如之也

規主於足離項于 善曰漢書曰陳平亦如之也

懷 祖高祖怒平乃躡高祖足諫令封信為王又平以金

離間項羽君臣羽遂疑范增是其離懷也**格人**乃謝楚翼定推善曰尚書曰

敢知吉銑曰格至也謂范增**韓王審執胡馬洞開** 謝病去楚而楚羽翼實已推折

迎文以謀哭 韓信反平謀令高祖為遊雲慶信必郊迎因執之高祖

高以哀 善曰漢書曰呂太后崩平

武冠世 善曰此謂韓信也灼灼感烈良注同

神契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季咸碑曰

奮臂雲興騰跡虎噬 善曰奮振也言其心與也契合也猶

則脆 善曰呂氏春秋曰九

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善曰漢書曰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

京索 善曰漢書曰信為左丞相擊魏

既扼引師北討 善曰漢書曰

濟河夷魏登山滅趙 善曰漢書曰信遂擊魏

濟注 善曰漢書曰信遂擊魏

濟注 善曰漢書曰信遂擊魏

濟注 善曰漢書曰信遂擊魏

濟注 善曰漢書曰信遂擊魏

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
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入持一
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
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卒見之
入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見之
大驚遂亂走奮趙王歇向注同
威亮火列五臣勢

踰風埽善曰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為變也故
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
奪心此用兵之法也
銳曰亮信踰過也言其
威武信為猛烈破敵之勢過於風掃言易也
拾代如

遺偃齊猶草善曰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閔與李奇
曰代相也孟康曰音馬預邑名也漢書曰
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
至臨淄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論語曰卓上之風必偃濟曰破代齊
二國如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
二州肅清四邦

咸舉善曰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
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
良注同
乃眷北燕

遂表東海善曰漢書曰信用廣武君英發使燕從風
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於漢王齊今詐多
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
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
齊侯命曰世昨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
翰曰
春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甲休兵然後
可也遂表東海謂立為齊王
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善
也東海齊地也表猶立也
余于爰取其旅善

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
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
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
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
殺龍且楚卒皆
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五臣推德辭

降之向注同
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五臣推德辭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七
文選
三十一

通絕楚善曰同銑注
銑曰崩通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信
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反漢
為楚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
戟故歸漢漢授我上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
念已之功推高祖之德辭蒯通所說絕楚王之望
彭

越觀時攷迹善曰杜
預注韜藏攷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其爾
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濟曰韜藏匿也陳涉
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而龍
乃助之待之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
揚言其勇志疾速如鳥翼之飛若鷹之擊揚
威凌

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善曰漢書曰漢
使人賜越將軍

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
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
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
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良曰楚域謂項
王也翰曰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為梁王
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言如舊
之有
烈烈黥布眈眈其眄善曰漢書
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向曰凡有姓名則注
不重言也或唯言其名則注重說餘此類烈烈也眈
眈虎視眈眈比於虎
名冠彊楚鋒猶駭電善曰漢書曰楚
言猛也眈眈也
兵常勝功冠諸
侯者以布數以少敗眾
銳曰初布為項羽將功冠
諸侯其鋒銳勇急如雷電之驚也彊楚謂項羽也
覩

幾蟬蛻稅悟主革面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
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七
文選
三十一

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濟曰言

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蟬蛻去其殼也覺漢主仁明故

改操而來北面事肇彼梟風翻為我扇善曰漢書曰上

之悟覺也革改也

與擊項籍良曰肇始也彼謂項羽也梟惡鳥也我謂

漢也言始在項羽處沐泉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為漢

助也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善曰東夏即陽夏也漢書

助也翰曰輯運也王在矯矯三雄至於垓下善曰三雄韓

東夏謂布為淮南王矯矯三雄至於垓下信彭越英布

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列兵來黥布隨劉

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向曰矯矯雄勇

免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善曰元凶謂項羽班固漢

地名元凶既夷寵祿來假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

羅咎愿銳曰元凶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

項羽也夷平也假至也

欽定四庫全書

舍福取禍善曰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

賦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

以取禍濟曰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言

布謀及不善之道卒見其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善曰

矣保安祚福孰誰臧善也

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母忌為客毛詩曰

舊思仰察五緯善曰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

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

四時和肅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

遂歸此思舊思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脫跡違難

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

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善曰漢書曰漢定三秦

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追

殺趙王歇於襄國泚音祗銳曰脫遺也跡違難謂與

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洎至也言耳奔馳披

冒叢榛之路來至秦中高祖遣耳與韓信擊趙是為改

策矣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於泚水上悴葉更輝五臣

是報辱也趙冀州分野故曰北冀悴葉更輝作耀枯

條以肆善曰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長

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肆濟曰謂耳敗走已如

欽定四庫全書

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遇之

是謂更有耀光而復生也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

爾才越遷晉陽善曰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

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

毛萇詩曰我國爾居良翰同注盧縮自微婉孌我皇

善曰漢書曰高祖與縮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孝

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向曰縮與高祖同日生

濟曰言人志貪禍乃為亂亡之道謂縮為叛亡入匈奴

勢弱世載忠賢 善曰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過芮之

將梅銷與偕攻析郟上以銷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為長

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

銷呼玄切 **肅肅荆王董我王軍** 善曰漢書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孔安國

也 尚書傳曰董督 **我圖四方殷薦其勳** 善曰漢書曰漢書曰漢王

使人問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 **庸親作** 五臣 **勞舊楚**

楚佐賈 向曰殷多薦進勳功也 **庸親作** 五臣 **勞舊楚**

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瀆 善曰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

立賈為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瀆 銑曰庸用祚

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福於功勞

之臣分楚地而為荆國也 濟曰厥其宇居也言往

踐其荆國之居也啓開也淮水名在荆地瀆水瀆也 **安**

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

固之 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寘軍中

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母故持

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

悠我思 良曰此則恐其子事王 **淑人君子寔邦之基**

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文曰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 翰曰淑美寔實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美

人君子實 **義形於色憤發于** 五臣 **辭主亡與亡末命是**

期 善曰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

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

謂義形於色矣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

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向曰高祖既崩呂后

欲廢絕漢祚將封呂氏王陵曰昔高帝云非劉氏不王

也呂后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也言其一心事

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與亡也守其 **絳侯質木多略寡**

遺命不封呂氏可謂末命是期也 **言** 善曰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論語摘輔象曰

言 子然公順多略 銑曰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 **曾**

是忠勇惟帝攸歎 善曰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

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

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 良曰驚馳逸疾也

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 善曰漢書曰

雲馳景疾者言其 **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

用兵之機速也 **太原** 善曰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

權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

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

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 **實惟太尉劉宗以安** 善

衡羽獵賦曰開閣閣兮坐紫宮 **挾功震主自古所難**

漢書曰惠帝以勃為太尉 向曰 **挾功震主自古所難**

惟是也時勃為太尉也劉宗漢也 **勳耀** 善曰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

懷也言其懷挾定社稷之功震動君主自古所難為也

相就國薨 濟曰勳功也言勃免相國出於下

藩而薨也諸侯之國曰下藩即所封絳是也 **舞陽道**

迎延帝幽藪

善曰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藪良曰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蕭何使

迎高祖立為沛公高祖嘗在澤中遊故曰延帝幽藪也澤無水曰藪也

宣力王室匪惟厥

武揔干鴻門披闔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

善曰漢書曰項羽在

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

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

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德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曰揔干

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

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

善曰漢書曰鄼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銑曰此謂鄼商也兄謂食其言其因食其乃進用於高祖也初陳勝起兵商以數千眾屬高祖略地故

云俾率爾徒從王于征也俾使爾汝徒眾也振威龍

蛇五臣作脫音奪據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善曰漢書曰

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蛇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陣以破布軍又曰布軍

與上兵過蕪西上乃壁庸城猗歟汝陰綽綽有裕善曰

鄧展曰地名也濟注同猗歟汝陰綽綽有裕善曰

此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裕言其才器寬也良曰戎軒肇

跡荷策來附善曰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以嬰為太僕謂高祖初起時以嬰為太僕當奉車故云始迹馬煩轡

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

去聲協韻善曰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

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蹶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

敏屢為軍鋒善曰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奮戈東城禽項定

功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善曰漢書曰嬰渡江定吳

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善曰漢書曰嬰渡江定吳

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

君羣臣安矣濟曰言嬰乘其風勢假藉聲譽乃渡江

破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陽陵之勲元帥是承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漢書曰傳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

翰曰此謂傳寬也勲功也元大也大帥謂曹參也言承

奉大帥之令以定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

作懲善曰漢書曰靳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

向曰此謂靳歙也從高祖擊項羽別定江陵也江陵

郡名薄伐謂以義伐敵克之易也銑曰夷平殄盡俾

使懲止也言平定江陵禽其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

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

險三塗善曰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

收取滎陽據成臯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

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歸矣

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在三哲
尚書曰爾有嘉謨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
陸渾縣南翰曰此謂鄜食其也恢恢大也誕大節度
令善圖謀也向曰名都謂滎陽也食其勸高祖急收
滎陽是也濟曰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飛狐之
口據敖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塞名也敖庾倉名
三塗山名規

輜軒東踐漢風載祖身死于齊非說之辜

善曰漢書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鄒食其說齊齊王
田廣以為然罷歷下兵守備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
乃襲齊王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乃我皇
烹食其銑曰輜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

寔念言祚爾孤善曰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食
其封其子為高梁侯翰注同建信委

輅被褐獻寶善曰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
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取易衣虞將軍入言於上上
召見良曰此謂婁敬也委棄也輅庶車也婁敬本為輅

車者乃棄車被褐衣以見高祖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
獻說今都長安可謂大寶也

帝伊洛定都鄴鎬善曰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
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

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
繇從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向注同柔

遠鎮邇寔敬攸考善曰毛詩曰柔遠能通以定我王大
雅曰考成也濟曰安鎮遠近實敬

之所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善曰毛詩曰抑抑威儀維
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
貫選善也銑曰此謂陸賈也抑抑昂藏兒言賈善為

言說也往制勁越來訪漢皇善曰漢書曰中國初定尉
貫通也

賈賜他印為南越王賈辛拜他為南越王今稱臣奉漢
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翰曰制約也勁疆
也皇大也高祖使賈往約南越王尉佗而賜之印初尉
佗見賈頗有驕傲賈與之言尉佗蹶然而起謝賈稱臣
受漢約而來歸漢附會平勃夷凶剪亂善曰漢書曰諸
之德也訪歸也

附會平勃夷凶剪亂

平忠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
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
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
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良曰平謂陳平勃謂周勃會

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接於陳所謂伊
周之間矣夷平剪伐也謂與陳周誅呂氏也

人邦家之彥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馬道遙又曰彼
實赴赴邦家之彥向曰伊辭

也伊人猶言此人也彥美也百王之極舊章靡存善
曰伊人猶言此人也彥美也

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彛倫斁而舊章
缺銑曰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百王敬極之時而禮
儀舊章皆無存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
者通乃復脩之

尊君也言其制禮儀下敬而上尊各有分也肅敬也
濟曰朗明昏暗也翰曰漢拜通為博士號為稷嗣

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善曰漢書叔
孫通曰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
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出

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
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

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無裕
後昆向曰穆穆美也煥盛也良曰晞望也憲法也

三代謂夏殷周也言所制禮儀之風晞望無知敬敏獨
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嗣昆猶嗣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三十一

昭五臣作照 奇跡察侔蕭相貺同師錫善曰蕭何進韓信

侔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

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向曰

此謂魏無知也敬明敏達侔比也貺猶慶也師猶眾

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奇跡謂薦陳平於高祖則

亦比蕭何進用韓信而天下定慶同堯時眾舉隨何

辭達因資於敵紆五臣漢披楚唯生之績善曰漢書

為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

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

曰鄧水東注維禹之績 銑曰布本屬項羽則漢

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乃定天下是因資

於敵也舒成也披毀也楚則項羽也唯 潘潘音董叟謀

生之績謂唯何之功也生者有德之稱 潘潘音董叟謀

我平陰三軍鎬素天下歸心善曰漢書曰漢王南渡平

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眾為之素

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

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

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向曰此謂新成三老

生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分兵相救而楚

威權自然撓也大旆旗也南振謂南入楚也撓亂也言

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功如響應之 紀信誑項軫以

遠效猶應也魏遠也惟人猶此人也 紀信誑項軫以

軒是乘攝齋五臣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

風興善曰同翰注翰曰項羽急攻滎陽漢計無所出紀

王衣詐為高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

羽遂燒殺信軫軒輕車也攝齋扼衣也謂高祖所服衣

也懲恐也言其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 周苛慷慨五臣

懼雖身隨煙滅而忠烈之名與風興也 周苛慷慨五臣

心若懷冰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五

作陵 善曰漢書曰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

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

今為虜矣項王怒亦苛 良曰暴露也 貞軌偕沒亮跡

言其壯志見於外也陵敗也餘同善注 貞軌偕沒亮跡

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善曰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

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

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楚死不見其後

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
日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媼母別名也楚漢春
秋曰上欲封侯公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
傾國故號平國君 銑曰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並為
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父
母皆得歸漢封侯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
乘車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媼謂
高祖母也女老曰媼此上三十一人頌畢此下摠述其
事也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善曰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
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
風之過蕭忽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 翰曰言風動過
於萬物之望無清濁皆應聲響 **大人于興利在攸往** 善
亦如功臣各效其才以成大業 **大人于興利在攸往** 善
周易曰異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濟曰大 **弘海者**
人君子也利在所往言君臣相應所往則利也 **弘海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三五

川崇山惟壤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
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
衆 向曰弘大崇高壤土也海所以大者衆川成之也
所以高者積土成之言帝王成功亦須衆賢成之也
韶護錯音袞龍比象 善曰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
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良曰韶舜樂名
護湯樂名錯雜也天下既平功成作樂之義也袞龍服
王者之服也比象者諸色備 **明明衆哲同濟天網** 五臣
也謂高祖居尊位禮儀也 **明明衆哲同濟天網** 作網
善曰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
羅海內之雄 向曰同濟天網謂同濟天下離亂若整
網紀綱 **劍宣其利鑒獻其朗** 善曰廣雅曰鑒炤也鑑謂
鏡朗明也言羣臣如用劍之利以斷 **文武四克漢祚克**
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照察事理也 **文武四克漢祚克**

廣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
也毛詩曰克廣德心 向曰衆賢文武之道四方充
滿故漢祚能 **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 并序

夏侯孝若

善同銑注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
夏侯孝若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
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
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善曰漢書曰朔為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
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 **魏建安中**
日善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三五

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三
年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 **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
又為郡人焉 善曰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
也 向曰又為樂陵郡人也 **事漢武帝漢**

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

以富貴

五臣 作樂 **也故薄游以取位** 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
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
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
白久居濁世 銑曰濁世謂武帝
奢後無度也故薄游以取下位也 **苟出不可以直道也**

故頡頏以傲世 善曰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鄒衍
其事勢亦不可以直道言非用 **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
直時也頡頏自縱免傲慢也 **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

故頡頏以傲世 善曰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鄒衍
其事勢亦不可以直道言非用 **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
直時也頡頏自縱免傲慢也 **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

正諫以明節

善曰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兵訓後

以傲慢理不可以垂教後人故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

詎諧以取容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詎諧逢占其事

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倫合取容翰曰

正諫恐禍及身故不可久為也

詎諧取容謂戲弄以悅

主上之潔

其道而穢其跡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

清而為穢跡以混

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

於俗使人不知也

退而不離羣善曰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

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

常非離羣也銑曰質謂天性文謂外飾亦所以亂俗

而隱也向曰弛張

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善曰揚

猶衰榮也羣道也

周儻博物觸類多能善曰史

嘲曰雖其人之瞻智

合變以明算幽贊以知來善曰周

翰曰倘儻謂奇才也

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又曰

久者何也言乎變者也

向曰合道通變在於妙算幽通

神明知其來

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

家眾流之論

善曰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

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

後漢書尤明圖緯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漢書

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

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

文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善曰莊子曰支離

人稱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詣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

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濟曰又有疾惠之辯支離

刺豫知前事也數術也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

善曰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而用度歲石湯火

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也向曰五臣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善曰

日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目

聞不忘於心翰曰言諸術皆繞經於目則夫其明濟

諷誦不忘近過於耳而闇藏於心謂明惠也

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

前蹈籍貴勢善曰漢書曰張楚並與兵相蹈籍鄧展

弄也銑曰謂豪傑之人所懼無敢前與之通言者朔

皆籠罩在於心自也蹈籍猶殘暴也言不畏貴勢之士

無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善曰本傳戚濟曰出進也

則不憂也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善曰十洲記

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草芥

良曰萬乘天子也侍列謂同類者草芥鄙賤之物也

節邁倫高氣蓋世善曰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

世翰曰言英雄之節過人蓋世謂

節邁倫高氣蓋世

最高也 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 五臣作也 善

之於人亦類也 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 善

或鼓琴相和而歌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善

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 司馬彪 善

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 向曰言其 善

才器超拔羣類游於常俗之外也 萃類也方常也 善

又以先生噓吸 沖和吐故納新 善

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銑曰噓吸謂吹飲也 沖和謂 善

真氣也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得其清氣皆言養形 善

存神 蟬蛻龍變棄俗登仙 善

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宣帝時 善

棄去後見會稽 濟曰蟬蛻謂脫殼出其身龍變謂解 善

其骨而騰形棄俗 神交 善

登仙有如此者 造化靈為星辰 善

夫恬然無為與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 善

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 善

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鴟 此又奇怪惚恍不 善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可備論者也 大人來守此國 善

得而知也 良曰 僕自京都言歸定省 善

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 覲先生之縣邑想先 善

何以譏之 濟曰路寢謂 善

然有懷乃作頌焉 善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 善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向曰矯矯高見肥遁無不利又曰 善

否進亦 善

否謂志 善

臨世濯足希古振纓 善

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良曰臨世而隱如古之漁父濯 善

足振纓也言隨時清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 善

也 澗而無滓既濁能清 善

曰濁而徐清沖而徐盈 翰曰澗黑泥也滓穢也言其 善

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澗中而無穢汚外行則濁中志能 善

清 無滓伊何高明克柔 善

以自問無滓穢惟何 能清伊何視汙若浮 善

也則高明能為柔道 能清伊何視汙若浮 善曰班固東 善

肉汙殿弛張沈浮 銑曰此亦疊上辭也言其 善

視濁汙之理若清也 謂不以為耻也浮猶清也 樂在 善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望往代爰想遐蹤 邈先生其道猶龍 善

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 善

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 善

而不能臂于有何規於老時哉良曰言湛思往代之事於是想溯遠跡也爰於也蹤跡也向曰逸逸遠也

猶龍謂如龍變化五臣染迹五臣朝隱和而不同善曰史記

屈伸小大不常也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栖遲下位聊以從容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

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

濟曰下位謂朔為大中大夫也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

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敬問墟墳企佇原

雨其蒙爾雅曰適往也善曰毛詩曰我來自東零敬問墟墳企佇原

隰謂望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也謂朔故居丘墓之

處墟墓徒存精靈永戢良曰戢藏也民思其軌祠宇斯立翰

下人思其軌則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向曰寺司也言其

立祠廟於此也善曰爾雅曰東西牆謂

也圖周旋五臣祠宇庭序荒蕪善曰爾雅曰東西牆謂

序棟棟傾落草萊弗除善曰呂氏春秋曰農夫弗

先生豈焉是居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居弗形悠悠我情五

本作精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翰昔在

有德罔不遺靈向曰自古有德之人無天秩有禮神監

孔明善曰尚書答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

祭祀之禮則神監善曰尚書答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

其忠信甚可明也善曰尚書答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

彷彿五臣風塵用垂頌聲良曰言

其高風清塵故此用垂頌聲也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善同濟注 濟曰桓道 鷹晉陽春秋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善曰漢書成帝詔曰

為之立君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善曰墨子曰

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以其知力為善曰墨子曰

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然則三五迭

隆歷世承基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

繼體承基翰曰三皇五帝更迭興揖讓之與干戈文

德之與武功善曰孔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

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

異道向曰舜禹揖讓文德以興湯武干戈武功以取言各

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削世御俗獨化於陶鈞

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維熙

鈞造化也善曰毛詩曰維清維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善曰

首君也經略經營也股肱臣也肆陳也善曰毛詩曰維清維熙

雖不同且善本跡有優劣善曰王命論曰遭過異時禪

離不同且善本跡有優劣善曰王命論曰遭過異時禪

隆平優劣殊迹 良曰遭離猶逢過也言至於體分冥

固道契不墜風美五臣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善曰

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

頤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翰曰至

於為君之體為臣之分冥應之理堅固道合之義不墜

皆風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理天下一也契

合扇振革 故二八升而唐朝五臣盛伊呂用而湯武寧

改揆理也 善同銑注 銑曰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

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 三賢進而

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善曰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

子司空季子 向曰三賢謂管仲鮑叔隰朋也小白齊

桓公名 良曰五臣謂趙衰先軫魏武子賈佗狐偃也

重耳晉文 中古凌五臣遲斯道替矣翰曰替居上者不

公名也 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

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

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

臣也 向曰謂私行請託以求其官榮 翰曰圓天也

謂君也言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 向曰方地

也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詐謀而求榮也

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寧以之

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善曰

惠為士師三黜之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
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銑
良濟 衰世之中保持明善本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
注同 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
與天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
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
臣燕王以為亞卿 向曰燕昭王
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 夫未遇伯樂則千載
無一驥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驎駕鹽
車上吳坂延負軛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
之知伯樂知已也 向曰伯樂善相馬者驥良馬也言
不遇相馬者千年不得一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無人
知 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為盛善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七 四

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頰頰也漢書上曰夫運
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也鎮國
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 銑曰控
猶用 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向曰道勝
物勝征伐也羣下盡忠 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
謂言必用計必從也 失其業良曰蕭曹謂蕭何曹參也三代夏殷周也
言雖才不及三代之臣而百姓不失其業 靜亂
庇人抑亦其次善曰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
無忽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績焉
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為次也 翰曰言蕭
曹佐高祖靜息禍亂庇育生人抑亦次三代之君位也
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善曰
毛詩

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向曰顛沛
謂亂也君子當亂代見身則不如隱也恐遇害也向
曰理萬物當作法教垂其禮制故尚語不尚默也
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

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

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
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

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平
時為難也銑曰遭平時亦不足為難逢遇明君是為

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

泣善曰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
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流

涕者二濟良注同**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善曰桓子新論曰
夫聖人乃千載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也莊子曰
萬世之後而一過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過之也翰曰

有生謂生人也**千載一過賢智之嘉會**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
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

順時承風列為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過也博奕論曰
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過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向曰**過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銑曰慨
嘉善也數也**古人之**

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濟曰志謂
三國志也**考其君臣**

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五臣無也字良
曰各得一時之

宜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善曰文子曰必有
獨見之明然後能

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
世向曰魏臣荀彧字文若也**論時則民方塗炭計**

能則莫出魏武善曰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向曰天下禍亂人如在塗泥炭火之中言

文若所能則不過魏武帝也**故委面霸朝豫讓議世事**銑曰委質北
面以事魏朝

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濟曰言或舉賢良用之於
朝不自出標眩為已明鑒

故久而益明也**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良曰要功謂貪
功也言畫籌策

不貪為已功故有事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向曰或有
直言於太

至其所主而後定也董卓之亂神器遷偁善曰
祖太祖恨之飲藥而死是七

身也欲匡漢故云明順也董卓之亂神器遷偁善曰
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向曰

神器帝位也時卓偁獻帝於長安也公達慨然志
在致命善曰論語子曰士見危致命銑曰荀攸字
公達慨然壯勇兒言公達見獻帝危故志在致

其命以匡**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向曰言荀攸
存其名節也**至如**

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濟曰隸官也**源流趣**五臣
作取**舍其**

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

五臣有**名教有寄乎**善曰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
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良曰源

流謂本也取舍謂進退也言攸之本志匡漢亦與荀彧
同也翰曰謂其與或志同或之死矣而攸則存焉是

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言**夫仁義不可**五臣
不明則

時宗舉其致善曰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向

舉其妙理慕而**生理不可**五臣
不全故達識攝其契善

鷓鴣賦曰生生之理足矣 銑曰攝行契義也 相與弘

言全生以匡時難故達識君子行其義事也 道豈不遠哉

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廣也 崔生高朗折而不撓

也亦魏臣也朗也 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

明折勇撓曲也 當陽魏后北面者哉

善曰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 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

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谷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谷君也

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匡漢所以策名入 仕蓋為漢主當位魏君北面為臣不然則不苟求於魏

氏也霸朝謂漢也陽 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

君位也后謂君也 所 有五臣 不與魏武所 有五臣 不容

善曰漢書曰羣臣謹奉 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

子位 良曰璽謂國璽也君臣易位謂魏武欲取漢位

也崔子不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琰有怨謗之詞遂賜

死此則崔子不許而魏武 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

所不含量者也與許也 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

善曰孫卿子孔子曰君 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

載舟亦能覆舟 銑曰仁義人之本故曰全身今琰以

義見禍是所以亡身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 然而先賢王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

名教束物 有五臣 者乎 善曰漢書公孫攸曰攘袂而正議

者忠義之士言以義見亡如玉之摧碎也來哲謂後智 也亦以仁義舉袂而怒又以亡矣豈非自出天性之懷

發於中心而名教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

拘束使至於此也 風流 善曰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

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風流莫不相襲 向曰蜀相諸葛亮字孔明也盤桓未

進時也俟待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 樂毅故遠知此二人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 治國

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 善曰論語曰為國

曰得萬國之歡心人說喜無怨聲 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從汝山郡間諸葛亮

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 不借而形不濫 銑曰謂亮死國人皆泣也沒死也

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 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及其

其臨終顧託 五臣 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

作受 之無懼色 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

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

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受遺武皇 翰

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遺詔輔佐後主先主

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又無懼色此君 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也武侯亮也 繼體納之無貳

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 善曰春秋元

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主 向曰先主勅後主云汝與

丞相從事如事父而後主納 亮之義無猜貳之情也繼 體謂後主也言此君臣之間 實可讚詠也際間良實也 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

五臣

作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

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非兮銑曰吳將周

瑜字公瑾卓爾高見良曰總角謂童子之髻也料度

也孫策與瑜同年少小總角之時常友善升堂拜母晚

相度以義心合於策也伯符策字素猶心也契合也晚

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善曰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

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翰曰晚節謂壯年也曜奇

謂用兵也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赤壁江

陵江口山名謂瑜將善曰吳志曰

兵破曹公軍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

道疾卒時年三十六濟曰言瑜早卒

故惜其年促其志深遠未可測量也子布佐策致延

譽之美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善曰吳志曰策亮以事授權

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

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向曰孫策臨終以弟權託

於昭昭率羣臣立而輔之權悲哭未視事昭謂權曰方

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感以肆匹夫之情乎權乃止陳

兵而出也翼神情所涉豈徒塞愕而已哉

戴謂輔佐也善曰周易

塞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不若一士

之愕愕東觀漢記馮馮謝上曰臣無塞愕之節而有狂

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

也銑曰塞正愕直也

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夫一人之身所照

登壇即位之時也向同善注

未異而用舍五臣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

遇者乎善曰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漢書高祖

漢書曰揚雄以為遇不遇命也

向曰初昭之用也委

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譏辱須

夫

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善曰家語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

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

情性以風其上頌者美德之

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

銑曰雖詩頌大意同歸其

理所託之事或有乖異也

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

君子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於

君處則固節自守故曰名體不滯也

風軌德音為世

作範不可廢也濟曰言古人善風高跡著其德音

故復

撰序所懷以五臣為之讚五臣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

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

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

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

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

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五臣本無此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協韻善曰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

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洪飈扇海二溟揚波善曰揚波喻亂也

謂南溟北溟皆海也二溟洪大颶風扇動也虬虎雖驚風雲未和善曰周易

風從虎向曰虬龍也雲從龍風從虎言未和者君臣未相應合也言驚者動而求應也潛魚擇淵

高鳥候柯善曰周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

木豈能擇鳥翰曰言臣之求君如游魚之擇淵飛鳥之求柯條也潛游也高飛也候求也赫赫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雄並迴乾軸善曰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

天也言其競天下若運轉天軸萬物震動也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善曰國語

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向曰杞梓木之良材也松竹貞

堅也並比於賢人也言三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

蘭嶺無亭菊善曰香草善鳥皆喻賢也銑曰鳳龍蘭

思濟時難故不暇栖伏也亭秀也言無者皆出見於時也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

知微探賾五臣作賞要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

此謂荀或也文若字也英英鮮明免洞通照明也翰曰賾求賞探也探求奇要之道也日月在躬

隱之彌曜善曰莊子曰孔子圓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

月而行故不免也良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善曰孫卿

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曰言其有文也文明識理映於中心鑽而研之愈至於

精妙澮海橫流玉石同碎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

澮澮曰澮海橫流言天下逆亂也玉石同碎謂善人凶人俱見危難也達人兼善廢已存

愛善曰孟子曰古人窮則獨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善曰

日解其紛濟曰紛亂也始救生人終明風槩古代反善曰魏志

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咨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或病留壽春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

卒翰曰風槩節槩也公達潛朗思同著蔡善曰法言

謂不順太祖取漢位也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為著蔡也良曰此謂荀攸

也公達字也朗明也蔡龜也著以下龜以筮言思慮潛

明有如卜筮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邁此顛沛

預見其事也神情玄定處之彌泰善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顛

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卓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發迹西疆蔡邕揚復碑曰景念不延邁此

顛沛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會謂統攝

眾事也濟曰邁過也顛沛亂也銳曰言其雖遇

代神情玄遠而有所定處之此愔愔幕裏算無不經

時益如通泰言其器量勇大也善

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帷幄時人及子弟莫
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惜惜 翰曰惜惜
安靜見幕裏謂軍中也言在 壘壘通韻跡不整停雖懷
軍中等算事理無所不經也

尺壁顧晒連城 善曰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
向曰疊疊進也言善謀所進如音樂聲韻通和而事
跡不整停滯也 銑曰尺壁謂趙之五城易欲以十
五城易之者言攸之才可寶過於 知 能拯 物
十五城之價故顧而晒之晒笑也 作智 能拯 物

愚足全生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
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
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
曰古者有愚以全生莊子曰可以全生 向曰言其內
智算能極於物而外兒似愚能遠害 郎中溫雅器識純
全身矣則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素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漢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向 貞而不諒
曰此謂表演也郎中官也純素謂與眾不雜 貞而不諒

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
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
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波 銑曰貞
正也諒信也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理 志成弱
物而能堅固恂恂敬也汪汪大也軌則法度也 志成弱

冠道敷歲暮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
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
晚也 良曰弱冠二十歲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善曰論
也敷布也歲暮謂年老也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善曰論
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 濟曰言渙仁而 雖遇履
能勇也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謂渙言詞忠正也 雖遇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五

虎神氣恬然 善曰魏志曰呂布擊表術於阜陵漁從
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
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
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問以罵使彼固君子
耶且不在於彼且渙昔日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
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履虎
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 翰曰履虎尾
喻危懼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氣不易也恬然謂安
也 行不脩飾名跡無愆 善曰班固漢贊曰雋不疑遂立
性故不待脩而 操不激切素風愈 五臣 良曰志操不
名跡無其愆失 操不激切素風愈 作逾 鮮 待激勸切磋
自有純素之風雖 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
在濁世愈鮮明也

高嶷 魚力反 善曰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
風發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 翰曰
此謂崔琰也天性疎通而明朗若 忠存軌跡義形風色
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內也嶷高兒 忠存軌跡義形風色
善曰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銑曰謂曹公
每欲窺奪漢位琰每折之義見於風神顏色也形見也

思樹芳蘭剪除荆棘 善曰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
人 向曰芳蘭謂忠賢之士也樹
立也荆棘謂逆亂 人惡其上時不容哲 善曰左氏傳曰
人也剪除言殺也 翰曰人才在人上者人必惡之 琅琅
憎主人惡其上 翰曰人才在人上者人必惡之 琅琅
之時有姦雄不容智士言琰才智過人曹公憚之 琅琅
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 善曰孔融薦禰衡
懷霜雪 良曰琅琅珠玉兒先生琰也言琰才如珠玉
也杖持也 向曰塵霧謂恥辱也謂曹公怒琰罰為徒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五

詞是無屈也曹公視之珠
運極道消碎此明月善曰魏

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揚訓發表哀述盛德琰取訓表草
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

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琰死周易曰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濟曰天運窮極君子道消而曹

公忌琰乃殺之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善曰桓子新論曰

與道合也其思如音韻和理與道相合也
形器不存方

寸海納善曰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成器

虛矣翰曰形器不存謂心存萬物不專存一和而不

同通而不雜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而不同莊子曰純

心不雜過醉忘辭在醒貽答善曰魏志曰太祖時科

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邀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

濁者為賢人選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踐祚

不遜對曰昔子反斃於鼓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

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瘡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

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

戴元首擬伊同耻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若提於市銑曰此謂陳羣也長文字也格至也言其

能致君如克舜之德民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

讜言盈耳善曰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

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在已也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讜直盈

滿也言善謀用於帝庭直言滿於帝耳王生雖麗光不

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善曰言德喻王

然標五臣准無假全身由直跡洿鳥必偽處死匪難理

存則易善曰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

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徵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

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

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善曰范曄後

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苟悅漢紀論曰以

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翰曰

堪其敗也言人共苦也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無也

以容其身竟無所寄託卒見誅戮君親自然匪由名教

敬授五臣既同情禮兼到善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

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 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下之事上自
天性之道非由名教所策以為浮偽敬愛其君與父同
也言經盡善下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 求仁不遠期在
忠孝 善曰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怨乃
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
出討之世語曰王沉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
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
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
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誣論語子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翰曰烈烈謂威勇兇王
生謂經也撓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忠 **玄伯剛簡**
孝之中得之矣言經忠孝仁道具於身也 **志在高構增堂**
大存名體 向曰此謂陳泰也玄伯字也 **志在高構增堂**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及陛 善曰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
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 濟曰言其立志
將欲大成帝功也高大構成增尊也堂喻君也陛喻羣
臣也言泰志在尊崇其君 **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
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 **命盡其心禮** 善曰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弒司馬文
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
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
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射亮在氏傳曰晏平仲
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良注
同 銑曰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 **堂堂孔**
盡禮正政於君也自荀彧至此並魏臣凡九人 **堂堂孔**
明基宇宏邈 善曰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
仁矣 濟曰此謂諸葛亮也孔明字也堂

堂威兒基宇猶器 **器同生民獨稟先覺** 善曰孟子曰伊
度也宏大邈遠也 尹天之生斯民
使先覺覺後覺也于天民之先覺者也 向曰言形與
生人同而獨稟先覺之理知帝王之道可以為也器形
也覺 **標** 五臣 **標風流遠明管樂** 善曰孫綽子曰聖賢極
寤也 **標** 作才 **標風流遠明管樂** 其標榜有大力矣蜀志
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
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翰曰標榜
諸葛見古人之風流遠 **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善曰周易
明管毅之才以自比也 **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善曰周易
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
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 向注
同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 善曰漢書陽九厄曰初八百六
厄百六之會者也 濟曰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
一百六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亂遭此之厄迭遞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千戈迭用 **苟非命世孰掃** 五臣 **零雲** 莫貢反 善曰孟
言亂也 **苟非命世孰掃** 從土 **零雲** 子曰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
下地氣不應曰穿孔安國尚書傳曰穿陰氣也武公切
今協韻音慶 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出
聖賢未出其中有命世者謂亞於賢也孰誰也零雲昏
濁氣也以喻亂也言亮若非命 **宗子思寧薄言解控** 善
世之賢豈能掃除天下之亂 **宗子思寧薄言解控** 善
蜀志曰劉備漢景帝于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
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己已能解之左氏傳王子伯駢
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 翰曰宗子謂亮先主也寧
安也控急也言亮先主思安天下故薄言求於亮以解海
內懸急之災先主 **釋褐中林鬱為時棟** 善曰亮為丞相
漢之孫故稱宗子 **釋褐中林鬱為時棟** 故曰時棟表松
後漢書鄭林宗與陳留成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
梁 向曰釋去也褐衣庶人之服言去褐衣棄林野鬱

然而起為棟梁之臣也鬱成兒
言其為國之要如屋之有棟
士元字也弘大長遠也言其思慮大遠也融明也
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

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
從才之
五臣

振起清風
善曰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籍
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

知始始以知終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塗道標立也言天下喪亂多時而勝殘去殺之道未能
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
網繆哲后無妄惟時
善曰毛詩

此道振古人之清風
網繆哲后無妄惟時
善曰毛詩
蘇毛莢曰網繆猶纏綿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良曰網繆思容兒哲后謂先主也無妄惟時謂當窮
災之時也易無妄卦云
夙夜匪懈義在緝熙
善曰毛詩

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夙夜匪懈義在緝熙
善曰毛詩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下三略既陳霸業已基
善曰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
主嘗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

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
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

兵據守關頭間數有戩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
未去遣與相間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

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
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比中計也退
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
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
所過輒剋為軍中公琰殖
五臣
根不忘中
五臣
正豈曰
郎將卒
向注同
作植
作忠

模五臣
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

而可敬
善曰蜀志曰琰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
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也公琰字也植立根本模學擬比也言琰立性之本不
志忠正之道豈曰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然而有也
銳曰羈馬絡頭也勒控也言琰既受祿秩以為驅策

如良馬之有絡
公衡冲
善本
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
難不惑
善曰毛詩曰秉心塞淵又曰媚茲一人應侯順
深塞實媚愛也一人天子也言權用情幽遠
執心深實愛於天子臨危難之事行而不惑疇昔不造

假翮鄰國
善曰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
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
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斷圓南軍敗績先主引

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拜鎮南將軍
濟曰不造謂伐吳軍敗也假翮鄰國謂降魏拜為
將軍蓋假借朝夕
進能徵音退不失德
善曰蜀志曰魏

而己非其欲也
進能徵音退不失德
善曰蜀志曰魏
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過降
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

古人之可慕先主亮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
騎將軍卒
濟曰徵美也進能美音者謂當諫先主也
退不失德者謂不得已降魏而志常在
蜀也自諸葛亮至此並蜀臣凡四人
六合紛紜民心

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
善曰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
謂周瑜也紛紜亂也鳥謂鳳鳥也鳳擇梧而栖言
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賢臣須君顧盼乃為用也
公

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
善曰崔寔本論
曰且觀世人之

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
善曰崔寔本論
曰且觀世人之

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良曰公瑾瑜之

字也朗明也獨見猶獨斷也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

而求明君也定交一面言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

一見不疑乃委而任之善曰衡霍二山在吳之境向曰桓桓武

霍恃戰忘敵善曰衡霍二山在吳之境向曰桓桓武

下而志欲掩取吳國恃其戰勇輕志吳敵也此卓卓若

所述魏武者欲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善曰淮南子曰夫道

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善曰淮南子曰夫道

誘曰三光日月星也銑曰若人猶此人也言瑜破魏

於赤壁也曜奇謂曜明奇策也赤壁江口也參三也三

分者言三國也宇宙天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

下也隔謂各據一方善曰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

息肩江表善曰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

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

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此肩之舊文武之事

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邀秦撫翼俱起毛詩曰

惟桑與梓必恭必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

晉翰曰此謂張昭也子布字也擾亂也良曰撫猶

飲也言其如鳥飲翼於鄉間且不見其才能及避王略

難於江東遂投孫策也息肩謂安志也表外也王略

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五臣本匡此霸道善曰應瑒

有威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

言以昭為親矣大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

業帝業也純安也善曰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

老臣善曰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

也老臣善曰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

謂昭也善曰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

生器為時出翰曰賢才為亂世而生亂世

亦須賢才而靜亂言君臣相須乃成其業得而能任

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五臣吐奇乃構雲

臺善曰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

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

子曰雲臺之高高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向曰君

不可猜於臣也銑曰此謂魯肅也子敬字也昂

昂出羣兒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擔謂賤者之事子瑜

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殺善曰都長謂體貌

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

無犯鄭玄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

濟曰此謂諸葛瑾也子瑜字也都美長善也良曰

曰殺剛也言其能諫而不犯逆顏色正直而不剛將命

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鶴鶴固慎名器善曰吳志曰建安

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

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鶴鶴在原兄弟急難左氏

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伯言蹇蹇五臣作蹇

為將帥勤事而有功入則獻替其可否獻
進也替廢也請事有可者進之否者替之
謀寧社稷解

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

有不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

潘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

以間書三四上大傳吳祭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

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銑曰寧安挫折也言折

挫前敵之鋒銳也然卒以正直元歎穆遠神和形檢

招君主之疑以忠鯁而得其罪五

從才如彼白珪質無塵玷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

記杜詩薦伏港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良曰此謂顧

雍也元歎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

和形兒嚴整珪立上五臣以恒匡上以漸善曰吳志曰

玉無玷缺也立上以恒匡上以漸善曰吳志曰

所宜輒密以間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潔周

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翰曰言其德行有恒

也匡正也正其君上清不增絜濁不加染善曰言得清

必以漸諫不為強也清不增絜濁不加染

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而不自恃故不染也仲翔高

也濁不加染者謂時濁而不隨邪故不染也仲翔高

作亮性不和物善曰吳志曰翻性不協俗多見毀謗

和物謂不隨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

俗而易性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

嘆五臣過孫陽放同賈屈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

仙翺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有仙人也權責怒

非一遂從翺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

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抑而駢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守

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

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三黜楚辭曰驥

躡蹄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

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駕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王

石相標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

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

太傅誼既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屈

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濟曰性不容非故曰好是志多正直故曰折而不屈

翰曰屢摧逆鱗謂犯顏直諫也點謂遭棄逐也良馬比

於賢人也孫陽古之善相馬者言賢臣不為君王所知

乃遭遷逐則歎過於良馬之不過孫陽也是同乎賈誼

屈原身沒於荒裔也上自周瑜至此並吳臣凡七人

說說眾賢千載一遇善曰毛詩傳曰說說眾多也

此揔述三國之美整轡高衢驥首天路

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驥首奮翼扶乘

樂府詩曰天路隔無期良曰良臣過君如龍之整轡

以游天路也高衢也仰挹玄流俯弘時務

亦大天也臣仰君之流名節殊途雅致同趣

澤也俯下也弘安也名節殊途雅致同趣

歸嵇康贈秀才詩曰仰慕同趣銑曰人

之名節雖則殊途事君之義亦同趣理日月麗天瞻

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善曰周易曰日月麗乎天

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此

於日月不可息也論語曰考識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

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翰曰日月著天下

人瞻之不落仁義在人用之終身不匱也麗著墜落也

尚想遐風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善曰羊秀衛公

誅曰仰瞻遐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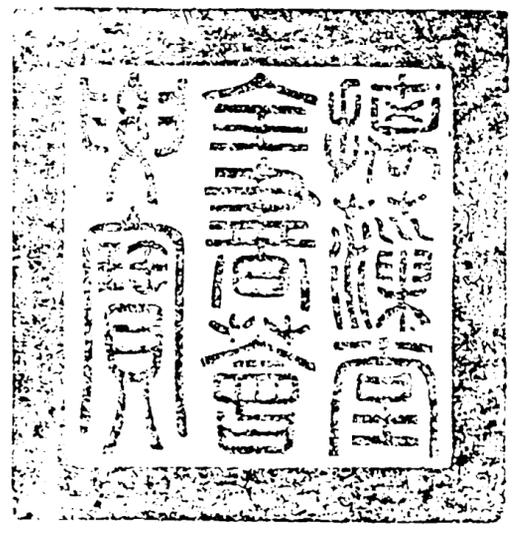
重暉冠世魏畧王朗答太祖曰承宗之日撫掌擊節孟
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向曰言庶
幾想衆賢之遠風也則挹其德味其道乃使後
生之賢擊其節操懦弱之夫亦增其壯氣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七

十四

文選卷四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埴
騰錄監生臣王會燕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七 集部

大選卷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 蕭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封禪文

司馬長卿

善曰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

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濟曰封者封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八

泰山禪者禪梁父皆築土為壇因高以事天

告王者之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代知其盛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

善本無

生民

善曰張揖曰昊

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

于善曰文穎曰選數也

率邇者踵武聽者風聲

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

言歷選列代

者蹈其跡遠者聽其風聲

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

不可勝數也

善曰張揖曰紛綸亂貌湮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向華

言自古之君象多其湮沒唐滅繼韶五臣本夏崇號謚

不稱紀於載籍者不可勝計夏崇號謚

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善曰文頴曰韶明也夏大也德

有二人也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向

曰昭明夏大也自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其號謚歷世

可稱道者七十二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君有封禪之事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

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罔同翰曰言

為君之道無有順吳而不昌盛者誰復有逆軒轅之前

失之道而求其存乎皆有道乃可為也

遐哉邈乎其詳不可五臣本得五臣本已

逸遠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五臣作見可觀也善曰漢

詳求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五臣作見可觀也善曰漢

五帝三皇之道六經典籍之所傳述美惡亦可見也

也善曰尚書益稷之文也

也善曰尚書益稷之文也

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五臣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

也五臣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

創業於唐五臣本有堯字善曰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

始創公劉發跡於西戎善曰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之孫也

於西戎人文王改制爰周邛隆大行越成善曰文頴

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

成也如淳曰越於也翰曰爰於邛大越通也言文王

改制遂為西伯於周大盛大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

道遂行仁化愈成其功也

豈不善始善終哉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漢書

子曰善始善終人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

猶効之銑注同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

耳善曰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慎其規模又謹其遺

先王之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善曰夷易皆平也言周之

遺教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善曰夷易皆平也言周之

易非盈豉切湛恩龐江鴻易豐也善曰湛深也龐鴻皆

可豐厚也湛音沈濟曰豐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

備也言深恩大而備用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

順易繼也善曰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

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

豕其辭翰曰憲法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

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善曰孟康曰襁褓謂成王也二

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故張揖曰都於也卒終

也爾雅曰元始也翰曰襁褓嬰兒也言成王之位

在於襁褓而周公攝政以致太平崇成之功出於文武

二君也度其發始之理終見美德盡歸於周矣冠出后

君揆度元始都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善曰尤

美攸所卒盡也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善曰尤

周德雖已盡矣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善曰尤

之跡可考量於今者今謂漢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

顯號施尊名善曰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向曰言周猶

亦宜大漢之德逢漢音蜂涌原泉勿滴曼羨善曰

貌徐廣曰湯沒也亡必反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向

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滿泉

貌徐廣曰湯沒也亡必反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向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八 三

曰漢火也言漢之威德若火原泉之涌出旁魄莫四塞

流潤不絕也湯滿泉流貌曼長多貌

雲布霰散也善曰張揖曰旁魄布行也

至上暢九垓也善曰德澤通達四方如雲霧布散無所不至

八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流於地之八際

極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善曰懷生氣之類時被恩澤

協氣橫流武節焱逝善曰協氣和也橫流多也焱逝

疾風之逝也邇陋作狹遊原遐闊泳沫音末

邇近也遊其原本也遐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

者遊其原流也言天子惠澤近也首惡鬱沒晦昧昭

晰支列之反善曰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淫滅晦昧喻夷狄

患之積澤則大惡之積者皆自流沒間味之昆蟲聞苦

人皆變而為明也首大鬱積也昭晰明也

擇善本回首面內善曰文穎曰闊澤皆樂也韋昭曰面

回首面內皆調懷然後面駟虞之珍羣微工麋鹿之怪

獸善曰言駟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駟虞

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漢書音義曰微也

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觔共抵之獸善曰鄭玄曰

禮丁之獸善曰鄭玄曰

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服虔曰犧牲也觔角也

祇本也武帝獲白麟角共一本目以為牲

嘉禾也米用之於庖厨用麟以供獲周餘珍無珍放龜

于岐善曰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

得也珍寶招翠黃乘龍於沼善曰漢書音義曰翠黃乘

而放畜也招翠黃乘龍於沼善曰漢書音義曰翠黃乘

下余吾渥注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善曰漢書音義

鬼神接靈園賓於閭館善曰文穎曰是時上求神

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

君有似於古靈園禮待之於開館舍中濟曰靈園猶

所居之處也是時武帝求神仙禱鬼神之事故鬼神奇

接於所居而方士巫人之輩賓禮之於開館之內也

物譎詭倣儻窮變善曰漢書音義或曰倣儻卓異也

極事變倣儻謂奇異也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

非常也倣儻謂奇異也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

敢道封禪至此尚謙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蓋周躍

魚隕航休之以燎照微夫斯作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

不亦惡六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善曰應劭曰航舟也

曰武得兵鈴謀東觀曰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服虔曰

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懸乎小

雅曰心懸曰惡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未

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讓也爽差也言周未

祭天且無如我漢家諸瑞以為符應乃登泰山不亦懸乎進讓之道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羣臣請封泰山帝讓

之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音惠善曰文

穎曰大司馬官號也相如假立之以發後辭向諸夏樂貢

百蠻執贄貢賦蠻夷執贄而進也德侔往

初功無與二君功美無雙休烈善本淡洽符瑞衆

變期應五臣本紹至不特創見善曰文穎曰不獨一物

乃徧天下符瑞衆變如應期而續至不獨初見而已蓋

也意者善本泰山梁甫五臣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

榮善曰漢書音義曰意者言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封

辭也翰曰望天子幸于泰山以脩封禪之禮紀聖上

帝垂恩儲社將以慶成善本儲多社福慶善也陛下謙

讓而弗發也制讓而不為文穎曰惡發封禪之意契挈三神

之歡缺王道之儀善曰應劭曰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

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善曰孟康曰天道質昧

示翰曰天道闇昧而不言故以珍符之異瑞以若然辭

示王者使知至化之道此天命固不可辭也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善曰漢書音義曰泰山

場無所庶幾向曰自帝王若知此辭之則是泰亦各

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作可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哉善曰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

世也翰曰言自昔之君若辭天命不崇封禪之道亦

當各取一時之榮皆度其世則屈指而說者尚可得稱

有七十二君矣夫脩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

為進越也向曰錫賜符應越踰也言天子脩德則天賜

為苟進以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

嶽善曰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不廢修禮地祇

地向替廢謁申款誠也言聖王之德不廢則脩禮於天

處中而以章至尊舒威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濟

章明也至尊天子也皇皇哉斯事善本斯作此天下之

壯觀王者之丕善本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善曰皇

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為本張揖曰願以封禪而後因雜

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善本日月之末光絕矣熒以

展宋錯措事善曰漢書音義曰宋官也使請儒記功著

葉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

設錯事業也 銑曰搢紳先生謂經儒之人也略教術
遠矣照展中宋官錯致也言雖用經儒之士行其教術
使得以天子之忠如日月之光遠猶兼正列其義被夫飾
照也以展其官司以致其事業
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摠之無善本窮五康
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
兼正天時別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服虔曰舊為六
經漢欲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嚴因也前曰春秋之一
義正天時列人義故將欲被飾文辭作述此理以為一
經將繼舊六經以為七經行之於終古謂漢欲使諸
儒著書也藝經也康繼也摠猶行也無窮謂終古也俾
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善本英聲騰茂實善曰蜚古
良曰俾使騰傳也言使萬世之後
激揚大漢之餘波傳茂實之德也
前聖所以永保鴻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八

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向曰永長也鴻大也言古先聖帝
明王所以長保大名為王者之首
道也 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 善曰漢書音義曰
謂掌禮樂之故事也於是天子沛 善曰沛音切善
然改容
曰俞乎朕其試 善曰張揖曰沛感動之意也許
作試 善曰張揖曰沛感動之意也許
潤貌俞然也朕我也言我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
誠往哉將然封禪之議
封禪之事 向曰總納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善曰漢
書音義
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
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
符應廣大之富饒也 翰曰詩者遂作頌曰
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忠澤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善曰漢書音義曰油雲行貌也
子曰油然作雲 向曰天子之德
如天覆萬物也甘露時雨厥壤可游 善曰遊遊也言祥
雲行天下也謂滋液滲漉何生不育 善曰說
濟曰壤土也游作也謂滋液滲漉何生不育 善曰說
風雨時可行其農作也
下漉也又曰漉水下貌韋昭曰漉音鹿 良曰嘉穀六
雨露滋液潤澤下於土何物之生者不養也嘉穀六
穗我穉曷蓄 善曰李奇曰我之稼穡何所不蓄積 翰
曰言我之稼穡既豐何所不蓄積也曷何
也非唯雨之又潤澤之 銑曰此非唯雨也則君非唯徧
之我祀 似布護之 化曰潤澤非唯徧我下人而已蓋君
貌分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 五臣作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善
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八

周書王季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章昭曰名山泰山
也顯位封禪之事 濟曰名山泰山也言此山禮明神
之位望天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善曰李奇曰侯何也言
子之來幸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善曰李奇曰侯何也言
也 善曰李奇曰侯何也言
善曰謂駟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毛
萇詩傳曰駟虞白虎黑文 翰曰般般雜色貌樂遊也
是時有瑞獸見名曰駟虞 眈眈 穆穆君子之態蓋聞
身被白黑文也章文也
其聲令親其來 善曰漢書音義曰眈眈和敬有以君子
也善曰代切親見其來 向曰眈眈明貌穆穆美也態
貌也言瑞獸之形明美如君子之貌蓋會聞有之今乃
親見其 厥塗靡從天瑞之徵 乃天瑞之應 銑曰言其
來也

來見之道無從地應蓋茲亦五臣於舜虞氏以興善曰

天瑞以示明君之徵善曰文顯

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善曰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

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善曰帝用享社善曰武帝祠

五時獲白麟故言遊靈時也善曰毛詩鹿濯濯帝天帝也

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善曰天用歌享之答以

社福也良曰濯濯游貌武帝元狩十年十月往五時

往與也三代之前蓋未嘗善曰五臣本有善曰三代謂

社福也三代之前蓋未嘗善曰五臣本有善曰三代謂

黃龍興德而升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楚辭曰駕

宛龍采色炫燿善曰五臣本煥炳輝善曰胡煌善曰光也

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善曰文顯曰陽明

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應善曰成紀是也故

言受命者所乘善曰銑曰陽龍也言龍見乃覺悟下人知

天子之德也又於書傳所載黃龍土德也善曰漢本厥之有

大也今黃龍見當改為土故云受命所乘也善曰漢本厥之有

章不必諄諄善曰純反善曰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

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孰與之善曰孟子曰天與之

以其有德示之祥瑞不必衆善曰依類託寓喻以封禪

音義曰寓寄也密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

曰言依祥瑞之類託寓其事當諫喻以封山之事善曰翰

諸吏善曰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中散

侯將軍卿大夫良曰謂諸官也此雄自稱中散

兢兢翼翼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善曰披覽藝文圖書以觀

國家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會善曰天子之德而天子猶兢兢

而懼翼翼而恭恐故曰於善曰音鳥善曰良曰興必慮衰安必

思危善曰此言天子能致和平化尚猶恭懼此興而慮

衰安而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格典顧省

闕遺此之謂也善曰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

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

祭天是祇敬也向曰祇敬也濟曰假大也大典謂重位

上帝是祇敬也向曰祇敬也濟曰假大也大典謂重位

也亦然善曰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

劇秦美新善曰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

揚子雲善曰丹墀允辭善曰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戰

全真而反露才以眈寵善曰尼斯為過矣翰

曰劇甚也王莽篡漢位自立為皇帝國號新

室是時雄任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已

見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

為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銑曰謂臣雄經

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

五臣本拔擢倫比與羣賢

非位善本愧無以稱職

濟曰渥澤恩比類也言蒙澤

無才以當職也臣伏惟陛下

善本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

明尚古善曰書曰若時登庸又曰欽明文思

勸曰庸

道作民父母為天下主

善曰尚書曰天子作人執粹精

善本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無

作清

並神明善曰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周易曰聖

人以神明其德

厚德比於地如更有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

一也

也善曰尚書考靈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

德謂新

罔德也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

善本一篇以彰漢氏

之休善本臣嘗有顛胸

善本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

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

與眩古字通史記丞相翟自

曰臣不勝犬馬之心

銑曰顛胸謂風疾也犬馬雄自

謙比於莽所乘玩之犬馬也

言有疾所懷不章長恨

黃泉善曰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

濟曰章見也

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

亦臣之極思也

善曰莊子命州子曰今於道秋毛之臣

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善曰言混沌之始

權輿天地未祛

許音吁

唯許音吁也

善曰言混沌之始

或黃而牙

善曰言天地開故之雜也

地始生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

音吁

故天地上下相與

善曰言天地

剖判分也上下天地也

善曰言天地

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始存

善曰言天地

有萬物有萬物

善曰言天地

子然後有君臣

善曰言天地

茫五臣本作之時

善本

莫得而云也

善曰言天地

而昭察一時

善曰言天地

開罕漫不明

善曰言天地

罔顯於犧

善曰言天地

皇

善曰言天地

於伏義之皇中莫盛於唐虞通靡著於成周善曰左氏

者也固無也糾合宗族于成周也銑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善曰

曰通近靡無著盛也銑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善曰

遷書曰仲尼厄而作春秋翰曰孔子言神明所祚兆

不見用於時故脩春秋因而發思也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良曰孔子作春秋皆言神明所以垂福也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者無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之君惟秦時棄此而暴虐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獨秦嵬求勿切善起西戎邠試荒岐雍之疆善曰史記

子為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曰邠岐雍皆地名荒外也疆界也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善曰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德公立卒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靈並秦公諡也言立基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始皇因北跡而起立基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武王卒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立與母弟為昭襄王文王卒子莊襄王立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奮起也言秦威起本從此諸王為首也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齊地人曰蒙恬攻齊大破之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白起王翦蒙恬王賁以為將故云用兵也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刮八語燒書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向曰刻削也刮除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樂崩道孤而無主也六韜曰先塗民耳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目樂道孤而無主也六韜曰先塗民耳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滌殷蕩周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尼之篇籍自勒功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軌量咸稽之於秦紀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述之於秦史是以者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老謂老儒也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獸狙余猛而不臻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也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潭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曰此瑞潛大第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傳曰星孛入北斗字之為言猶弟也步內切弟步忽切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史記始皇本紀曰昔星先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秦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

漢本海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平聲善曰繹猶

作繹不福祐之繹或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

胡亥也為趙高所弒劇甚也言促甚也良曰天地神

祇以秦無道之甚故歌其靈潤滋液帝王之道兢兢乎

不可離已言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不可離於身也夫

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德善曰貞正

且明故祥瑞咸格回邪也言既邪且間故妖德競集也

味或為幾瑞濟曰窮極時多也回邪也言帝王貞明者

多祥瑞邪而暗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

能全善曰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

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向曰覽古者

憑仁義而感應瑞而尚聞有喪缺之理何有為壞廢之

道而能全乎言必無全者也微猶廢也此亦微有意言

德尚缺矣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善曰尚

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夏桀紂也尚書曰威侮

五行帝堯曰若順也又曰有諛人君威暴侮亂者則必

比跡於桀況盡汎訊音信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八 十六

漢書曰初高祖將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峽下秦軍

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

項羽力攻秦也與項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善曰漢書曰項

羽力攻秦也與項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善曰漢書曰項

王即皇帝位子紀水之陽漢書曰漢高祖元年十月五日

而蠲善曰蠲除也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

甚蠲除也如五刑儒林刑作形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

馬善曰歷紀也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善曰其秦政制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善曰其秦政制

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嚴猶因也

良曰言漢繼秦餘而近項羽爵起之號雖知其違於古道

不便於人而猶因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

張善曰張為龍秦項故闕者不補弛也道極數殫善曰

善曰言天道既極善曰殫盡也周而復始善曰

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善曰大新王莽也莽

子也言上帝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

佑之也言上帝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八 十七

子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列馬涌出瑞之澤

必渤善本天潢地也言天地符契祥瑞皆見於時也

流貌水雲動風偃霧集雨散善曰言衆誕彌八圻作

上陳天庭善曰八圻猶八垓言下終八圻也言雲行雨施

萬國從化如風偃草露潤集布散於天庭震聲日景炎光

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善曰言威聲

日也易曰震為雷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淵

所及遠也天淵達於天下塞於深淵項盛曰上達皇天

下洞重泉不可辭讓言難也向曰震動明德之聲於天

下所仰如日景在天矣哉之先萬國歌謠響飛滿於天

淵之間故受命於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善曰尚

漢必不可辭讓也於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善曰尚

窮寵極崇天道向曰若順也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

億兆規萬世創善曰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

剖分也言創治也奇偉個天儻譎詭天祭五臣地事善曰

下人規也萬世也奇偉個天儻譎詭天祭五臣地事善曰

瑞所以成孫者由能祭天事大地也個儻謂卓異也滿詭

之應天地之開亦屢出焉偉大地也個儻謂卓異也滿詭

謂變化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四十有

八章善曰漢書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

符瑞異物殊怪之事於天下四十登假格皇穹鋪衍下

土非新家五臣本其疇離之善曰假至也言眾瑞升至

也良曰登上天格至穹天下非新室其疇離治也言卓

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表儀也

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虵方斯茂矣善曰吳錄曰孫策使

湯有白鳩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曰白

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也周以白

斬地分為兩道開也銑曰湯有白鳩丹鳥之瑞武王

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白地受命甚易格來其勤善曰

也言莽德威於此為輕蔑也也言祥瑞來現甚多也昔帝續

也言莽德威於此為輕蔑也也言祥瑞來現甚多也昔帝續

管皇王纘帝五臣本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

而亡五臣本豈如善本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論善曰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委亦積也向曰纘繼也踵追也昔者五帝繼

跡三皇三王繼跡五帝皆隨前事追於古道而舜則無

為而治殷因於夏禮法有所損益其後紂乃亡之豈如

新室委積意思旁作穆穆明旦也五臣本不寐勤勤懇懇

者非秦之為與平聲善曰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

德政也尚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

勤懇懇銑曰穆穆美也言莽勤勤懇懇整治非秦皇

自用心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八

言不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德則覺德不和也
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豈
和也良曰前人謂先王也若不勤則前王不當天
心矣不德則悟大德不和他化也覺悟也愷和也
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

場肩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善曰言以文雅為園
續也紹繼也翰曰祕書之府良曰肩嗣懿律嘉量

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善曰作照耀靡不
宣臻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

先王之典籍也宣徧也臻至也言此諸事於國政之要
時月之節者神卦靈兆卜文也言此諸事於國政之要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文選
時月之節者神卦靈兆卜文也言此諸事於國政之要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旂熊虎為旂向曰式用也如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旂熊虎為旂向曰式用也如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旂熊虎為旂向曰式用也如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旂熊虎為旂向曰式用也如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旂熊虎為旂向曰式用也如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旂熊虎為旂向曰式用也如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旂熊虎為旂向曰式用也如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旂熊虎為旂向曰式用也如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旂熊虎為旂向曰式用也如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旂熊虎為旂向曰式用也如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旂熊虎為旂向曰式用也如

族淑賢以穆之善曰漢書莽詔曰姚姁陳田王子之同
有所與翰曰夫改定神祇上儀也善曰漢書曰莽奏
淑美穆和也

定祭神祇之欽脩百祀咸秩也善曰漢書曰莽奏
禮使得其無文欽曰敬也明堂雍臺五臣本壯

于新邑咸秩無文欽曰敬也明堂雍臺五臣本壯

觀也善曰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之所九廟長壽極孝

也善曰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

曰陽平項王九曰新都顯王漢書曰王莽既成名曰長壽宮

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養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

養士卷切與同又置長壽宮以為文母養食之堂制

二廟是為九矣又置長壽宮以為文母養食之堂制

成六經洪業也善曰漢書莽奏立樂經然經有五而北

懷單于廣德也善曰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及之辭

奴若復五爵度三壤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

臣請受爵者爵五等也善曰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及之辭

有三等經井田善曰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及之辭

之給禮曰九夫為井善曰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及之辭

營也井謂田之畝數善曰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及之辭

婢曰私屬皆方南刑善曰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及之辭

不得賣之善曰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及之辭

書侯良曰方比也南刑尚匡馬法善曰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及之辭

書篇名言制刑法以比之南刑尚匡馬法善曰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及之辭

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并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古者司馬法而附稷直其中因號曰司馬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稷直其中因號曰司馬
馬稷直兵事將正而行也司恢崇祇庸燦德懿和之
風善曰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和祇庸孝友爾雅曰
良敬而用之此盛廣彼措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善曰
德美和之風也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藝誦
謂經儒之人也詩士傳言諫過也向曰措紳儒生也言廣用儒生講
習經義以為箴規諷誦之道也道也鴻漸階善
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
鴻漸于陸說曰振鷺為賓喻賢人也充庭漸階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文選
進也漸俾前聖之緒布獲流行而不韞積善本作韞善
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諸櫝音韞古字通音讀翰
曰俾使緒業也布獲分散貌行廣也韞積藏也言使前
古聖帝之業不散流廣郁郁乎煥哉善曰論語曰郁郁
興行於時而不藏也郁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事望允塞
乎煥哉盛美之言也郁天之事盛矣鬼神之事望允塞
善曰言有聖德信能允塞鬼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善曰
神望濟曰允信塞滿也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善曰
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
良曰百宮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罔無夷
也姦宄寇賊罔不振威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詔
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善曰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

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
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姁為初睦侯奉黃帝後姁為
始睦侯奉虞帝後向曰黃帝少典帝典闕者已五臣
之子也著威也黃帝虞舜舜之先祖帝典闕者已本
以補王綱弛者已五臣本張炳炳麟麟五臣本
哉善曰麟麟光明也麟與燐古字同用厥被風濡化者
京師沈潜甸内市洽侯衛厲揭例要荒濯沐善曰言風
者逾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潜而要荒濯沐也論語曰
深則厲淺則揭銖曰被及仁風露濡淳化者則帝都
且深矣沈潜深也良曰甸内謂近都邑也市洽謂被
露風也侯衛要荒遠服也厲深露也揭淺露也濯沐
遠者漸淺也而述善本前典巡四民迄四獄善曰言法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文選
巡四民至於四獄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
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
南嶽翰曰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月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
嶽翰曰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月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
帝王之典禮巡省四方之民也近至也言法前代
年考農務至于四獄申宗祀之嚴增封泰山廣禪
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善曰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
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蓋受命日不
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
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
中阪遇暴風雨向曰言自古有受命為君者四方未
寧營營不暇惜日不足亦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也
或不受天命祥瑞之應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也

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庭海通瀆之神咸設壇

場望受五臣無受命之臻焉善曰言莽既受命故岳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

也晏子齊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向曰堂堂盛貌丁當厥其也銑曰高山深海四瀆之神皆設

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至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

面內嚮五臣作向喁喁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

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翰曰企舉帝者

雖勤讓善本惡烏可以已乎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惡猶

也惡辭也已止也言天下傾心帝者雖欲勤為宜命賢

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以止乎言不可止也宜命賢

哲作帝五臣本典一篇奮善本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搗

之罔極善曰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

至德令振堯舜之典合三篇以為一書嚴行於時以

示來世舒於臣下之心使無極也搗舒奮振罔無也令

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善曰巍巍高大也論語子曰巍

懼濟曰令萬世之後常戴荷巍巍高也又馨香含甘

實善曰言明比於馨香之馨含甘美之實德鏡純粹

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善曰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之誦謠清和則百工伊凝庶績越熙善本作庶績咸喜

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越熙善本作庶績咸喜百

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善與古熙字通荷天衢

銑曰工官伊惟凝成庶衆績功越逾熙廣也荷天衢

提地釐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

安人也地為臣道提統也釐理也斯天下之上則已庶

可試哉良曰言封禪盛事此天下

典引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

班孟堅將引堯事以述漢德是命曰典引

蔡邕註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郝

卻萌等召詣雲龍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

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小黃門趙

宣門宦者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

語中寧有非邪銑曰天子令問固等云太史司馬遷

等對曰善本無等此贊賈誼過秦篇向曰司馬遷始

明秦事言善本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始

也言若劣得中庸之人以為輔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

佐秦亦未滅謂是時無賢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

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越熙善本作庶績咸喜百

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越熙善本作庶績咸喜百

言非是翰曰固對此贊以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

將見問意開寤耶五臣本無將見問臣具對素聞知狀

銑曰既有此對天子召入更問之固終奏聞此論為詔

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

成一家之言考經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徵文刺譏貶損

當世非誼士也良曰帝言司馬遷以陷刑故乃反徵司

馬相如洵行無節濟曰謂私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

向曰周至於疾病而遺忠翰曰謂將死之時述天主上

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

遷遠矣銑曰言相如以此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

惡不遺細微善本作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

史見意亦無以加良曰刻治也聖論云司馬遷非義士

事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

翰曰被學謂為學官也最舊言久也浸深極臣固頓首

善本又有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

善本實向曰惟思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

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白才

為珍五臣本無此一段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

足雍容明感萬分之一濟曰雍容美也言不足以言天

其一猶樂善本啓發憤懣善本覺悟童蒙銑曰樂謂樂

光揚大漢軼聲前代揚大漢之美過聲於前世聖帝明

也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

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因焜焜於云反蔡邕曰易太

陰陽和一相扶貌也焜焜蔡邕曰易太有沈而與

有浮而清蔡邕曰與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

向曰與深也言混沌氣有重濁而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蔡邕曰地體沈而氣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眾

類同矣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庶類者

初起蔡邕曰五行之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

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銑曰肇始也五同于

草昧玄混之中蔡邕曰易曰天地初開至理無名之君則同經于

草創冥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蔡邕曰言結絕書契已往其道寂寥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翰曰踰越常理寂寥無言而後世之君系厥有氏號紹天闡繹亦莫不開之不連綴也詔言也

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愛乎其書猶可善本無可得而脩

也蔡邕曰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

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

道人事向曰其有氏號令之君紹繼天下開治萬

乎其書尚不可得脩治也闡開也繹治也發遠也

之世善本通變神化函舍光而未曜此太昊已上變通

神化其光不見則難可知也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

以冠德卓綽善本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翼法也言陶唐

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春秋合誠圖黃帝德冠帝位

寬冠首也陶唐堯也言上考天道則下承龍飛利物之

道則明著於典謨以為百王之首高大寬遠者莫崇於

也堯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五臣本作亦命夏后稷契

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蔡

曰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

四臣已備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

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

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八

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

高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翰曰堯位不授

其子禪舜舜亦不授其子而讓禹稷契佐治能廣堯事

夏氏之後遠成湯之業湯復遠成武王之祚夏殷周悉

有至德股肱備也則堯之道廣知舜禹賢聖之資以至

於此而天乃歸功於堯將授漢命以為天子也熙廣載

事越遠也元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

首謂堯也

閭而恒文垂彛倫斲而舊章缺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

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又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

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斲左氏傳曰季桓子命歲象魏曰

舊章不可忘也向曰俾使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也

言使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值亢龍悔窮之災日月暗昧

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矣而漢能脩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八

易云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懸象恒故先命玄

文日月星也彛常倫斲敗也舊章古書也

聖使綴學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

制命帝卯行也銑曰言漢室既興先命曰玄聖

之教者使綴於學教立其制度補其缺治其亂宏亮

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善本作為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替不

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蹈誌之

德向曰宏亮舉表立相助迪蹈哲智也言大舉洪

業立助祖宗贊揚前古以備哉祭爛真聖善本明之式

踏聖哲之跡謂聖王之道雖臯夔衡且密勿之輔比

善本有也字向曰古道既備雖臯夔衡且密勿之輔比

古道之興皆由孔子神明之法式則雖阜陶之是以高徒龜倪同心為之輔佐功成德廣此亦高也

光二聖宸五臣本居其域蔡邕曰言高祖光武如北辰

同蔡注言有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在德也域所也

曰天命既至則候時而動其出也如龍潛而見天下文

明而人利見之似龍躍於淵自試欲飛之意也易乾卦

九四云或躍也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欲飛也紛紜未舉

貌海內雲蒸雷動電燦德必搖反良曰威也胡縊一智莽分

尚五臣不泣其誅蔡邕曰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

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

莽地皇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

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

避火之漸臺眾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

向曰高光二聖威靈之盛故胡亥死而王莽誅分嚴謂

身者相離也言天子亦不臨而殺然後欽若上下恭輯

善本羣后正位度宗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

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

就其尊號也謂即天子位也

有德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王之列此深美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八 三

讓美也淵深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蔡邕曰矢陳也敦勉

奮麾之容撫與麾音義同銑曰靡無師眾矢陳敦勉

也言二聖取天下無號令兵眾陳列勉勞奮蓋以膺當

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誕膺天命又曰

之運也言堯允恭克讓漢受其福也蓄炎上之烈精蘊

孔佐之弘陳云爾蔡邕曰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善

能表相祖宗故曰佐翰曰蓄蘊皆積也言漢德之盛

陳王道亦如輔佐漢室洋洋乎若德良曰洋洋美帝者

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蔡邕曰本事曰誥戎事曰誓

儀則尚書所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贖責可探也蔡邕

載亦不及也善曰周易曰探贖索隱銑曰鋪布也

言布觀殷周二代大小之度其幽深之跡亦可探究也

洪大纖細也並開迹於一簣善本同受侯甸之有所

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時微開

桓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

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翰曰湯

漸為諸侯世勤勞以撫下人為一方之長統養乘其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八 三

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

蔡邕曰韋顧已

姓之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湯文王誅之毛詩曰

善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黃鉞天子之命也韋顧黎崇皆國名也皆至于參五華

不敬天子之命也

夏京遷鎬毫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

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嘲曰四分五

剖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

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毫孔安國傳

曰湯遷於毫良曰周后稷至公劉遭夏亂去邠之豳

一也至太王為戎狄所逼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殷

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也天子所居曰華夏京

大也鎬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

北而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火記武王曰勉哉夫子

如虎如龍如豺如離徐廣曰離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

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濟曰湯武王自北面臣

位用龍虎之兵攻滅桀紂以升天子之位也螭龍也言

其兵猛如虎威如龍也師兵是故誼士華而不救武稱

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也

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

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

德耻於始代也豈不然乎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武

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義士猶或非之銑曰湯以臣

伐君故古令義士以為華薄之事不為敦厚之道也亦

武護同蔡註時以臣伐君也不其然與猶豈不如也亦

猶於烏穆猗邨翁純皦

清廟商頌曰猗歟那歟孔

子曰始作翁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此商頌周頌美殷周用樂於宗廟之中也於穆猗邨時

美也翁純皦繹成也

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

樂崇德殷薦於上帝以配祖考向曰嚴敬殷厚薦進

宗尊帝天也言所以崇敬祖考厚進馨香尊配享於上

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

濟注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

同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神明其道哉

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向曰烏長奕或

克能也自猶事也言所以長成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

千載者豈不由能事鬼神哉

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

也言大略有古之常道審言行於禮樂篇籍光其文藻

不變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

夏甄殷陶周

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李注曰堯填為器曰甄陶

以至深遠乃孕有舜禹而作為殷周矣謂舜禹堯臣也

契湯之先祖亦事堯也稷周之祖亦堯臣也故如孕而

成也甄謂以土燒器也然後宣二祖之重光嚴四宗之

緝熙

蔡邕曰宣徧也嚴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

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

緝熙

重光天下四宗威美相因而起也善曰尚書王曰昔
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良曰緝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也尚書曰六幽謂上下四方
上下六幽謂天地四方幽遠之處天仁風翔乎五臣海
表威靈行乎鬼區書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區即鬼
方也毛詩曰章及鬼方毛長傳曰鬼方遠也善本亡無
方也銑曰區方也鬼方蠻夷遠固也隱作匿亡無
回而不泯微胡瑄五臣本而不顧善曰顧養也何細而
曰邪惡者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無故夫顯定三才昭
不安而養之惡惡回邪瑣細願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
登之績匪堯不興之蔡邕曰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于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文選 三

巨細咸被也濟曰外則運行造化之氣內則渥性類
恩霑於微細也渾元造化之氣毫芒物之微細也性類
循五臣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善曰易曰品物咸亨
物也亨通也言物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
得所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
榮鏡宇宙尊亡與允蔡邕曰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良曰帝世謂與堯繼世也
翰曰德臣謂有德之臣也列辟謂百官也功君謂有功
之君也百王謂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榮名鏡照于乃
宇宙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帝王無與敵者九敵也乃
始虔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蔡邕曰
也善曰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向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文選 三

上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
之良曰三才天地人也昭明登成績功也言明定三
才不能成其功非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
堯不能興也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
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下之訓非漢不能弘道毛詩
曰明明在下毛萇詩傳曰文王之德明明在下謂天
之下也翰曰鋪布也遺策謂古之典策有所闕遺者
也在下之訓謂政教流訓於下也言布脩古者闕遺之
策使聞於天下政教流訓於下也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蔡邕曰言使日月星辰出其節入以其期亡胸臆側
匿盈縮之異也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
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載地絃宇宙而章三光也向曰
經緯猶政治也三光日月星也使其出入躔次不出其
道外運渾元內需豪作毫芒渾元內則沾潤於豪芒言

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蕙死與於是三事岳牧
謙也至於遷正黜色賓監平之事渙揚寓內漢承周
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
祖又以十月至霜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馬賈
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
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木公以賓而監二
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善曰禮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服色也善曰禮
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監謂光武封殷後曰紹
嘉公周後曰承木公以賓而監二代之禮樂渙然盛揚
也監視也寓內天下也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

之寮僉爾五人而進曰蔡邕曰慎而無禮則蕙善曰

有樂優游三年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尚書曰內

述帝道三公牧之官皆欲進言陛下仰監唐典中述

祖則之則也高祖俯蹈宗軌銑曰俯下也世宗武躬奉天

經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良曰悖戾睦辨章之

化洽善曰尚書曰序叙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

服其化巡靖黎庶懷保鰥寡之惠懷安也保養也善曰

善曰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

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濟曰巡謀天下象庶之人懷

安鰥寡之徒其燭扶瘞懸善本沈肅祇羣神之禮備善

爾雅曰祭天曰燭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度懸祭川是

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蔡邕曰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

子夏曰商周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

銑曰來儀鳳也言感天子之德乃與常鳥之族集於闕

下觀也肉角馴毛宗於外蔡邕曰視明禮脩則麒麟

狼題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也毛謂獸也養擾緇文皓質於郊蔡邕曰思睿信立則

也郊此謂騶虞瑞獸黑文白質也升黃輝采鱗於沼蔡

沼聽德知正則黃龍見善曰禮記曰龜龍在宮甘露

宵零於豐草蔡邕曰德至天則甘露降銑曰宵夜豐盛也

三足軒翥於茂樹善曰楚辭曰寫鳥軒翥而翔飛也

飛三足鳥也軒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

祥極瑞者朝夕坳牧蔡邕曰天子家內也言祥瑞朝夕見於

坳牧也林外曰日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朝日

之下邦畿之內奇異卓犖之瑞生於帝都洋溢於

遠國也方州帝都也洋溢言多也要荒遠國也昔周

善本無周姬有素雉朱鳥玄柜黃髮侯莫之事耳善曰素雉白

匱曰武王代殷四夷聞各以未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

至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毛

詩曰誕降嘉禾惟柜惟秬惟秠惟秬惟秠惟秬惟秠

白雉赤鳥之瑞黑黍黃麥之君臣動色左右相趨銑曰

秀皆為瑞也柜黍麥也君臣動色左右相趨銑曰

之君臣喜悅其嘉瑞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善曰毛詩濟

故動色而相趨也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善曰毛詩濟

小奉璋峨峨向曰其敬也毛詩蓋用昭明寅畏承聿

懷之福蔡邕曰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善曰尚

此瑞者蓋用昭明鬼神之感敬畏上天之命奉亦以寵

脩先王之美安於兆人以成多福故作封禪亦以寵

靈文武貽燕五臣後昆覆以懿鏢善曰左氏傳遂啓疆

作安後昆覆以懿鏢善曰左氏傳遂啓疆

曰辱見寡君寵靈楚

國毛詩曰昭厥孫謀以燕翼于尚書曰岳裕後昆良
曰又蓋神靈於文武二王遺安後嗣覆以美盛之德也
寵蓋始遺安也此
嗣蓋美樂成也
也 向曰成王所以封禪者豈為其身而
若然受之亦宜

勤德而旅力以充厥道 若然受之亦宜
也 向曰成王所以封禪者豈為其身而
若然受之亦宜

秘寶以流其占 也 尚書曰宗廟金勝之所在東序流
也 尚書曰宗廟金勝之所在東序流

也 尚書曰宗廟金勝之所在東序流
也 尚書曰宗廟金勝之所在東序流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 也 尚書曰亮信也章明也
也 尚書曰亮信也章明也

先命聖乎也 也 尚書曰亮信也章明也
也 尚書曰亮信也章明也

逢吉丁辰景命也 也 尚書曰亮信也章明也
也 尚書曰亮信也章明也

順命以創制 也 尚書曰亮信也章明也
也 尚書曰亮信也章明也

和鬼神以 答三靈之蕃 祉展放唐之明文
也 尚書曰亮信也章明也

已見陸機高祕功臣頌尚書璇機鈴曰平制禮樂放唐
之文 翰曰封禪者所以答天地人之多福廣帝堯之
明德矣蕃多祉福展 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
廣也放唐謂堯也

心瞻前顧後 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張禮
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前謂前 豈淺清廟憚勅天命也
代帝王後謂子孫也 向注同

五臣本無命字也作乎 善曰茂輕憚難也勅正也言
封禪之事皆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
天命乎毛詩曰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勅天之命
翰曰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光揚宗廟
以開洪業以示萬代豈復輕祖而難 伊考自遂古乃降
告天者乎清廟祖考廟也勅告也

庚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 善曰伊維也遂古遠古也庚
也 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
加之二漢是七十四人也 向注同降下爰於此謂漢
也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 善曰言前封禪
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
銑曰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而假素罔無大
慶之瑞亦妄遺跡於書傳也 今其作有 如台 而獨
使罔無光大也章謂書傳也

闕也 善曰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
獨闕於是時聖上固以五臣作已垂精遊神苞舉藝文
此禮也

是時聖上固以五臣作已垂精遊神苞舉藝文
也 善曰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
獨闕於是時聖上固以五臣作已垂精遊神苞舉藝文
此禮也

屢訪羣儒俞 善曰訪問也俞然也容
也 善曰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
獨闕於是時聖上固以五臣作已垂精遊神苞舉藝文
此禮也

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簡 善曰訪問也俞然也容
也 善曰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
獨闕於是時聖上固以五臣作已垂精遊神苞舉藝文
此禮也

老問以可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簡 善曰訪問也俞然也容
也 善曰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
獨闕於是時聖上固以五臣作已垂精遊神苞舉藝文
此禮也

善本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蔡邕曰斟酌飲也看覈

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

德之深本而仁誼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有

旅而向曰斟酌飲也詩曰酌彼行潦又曰有覈惟

食以深源尋仁義之林藪以望符瑞之至亦如飲既感羣

后之謹辭又悉經五臣五繇宙之碩慮矣蔡邕曰謹當

占也王者巡狩預十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

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冒吉也銑曰羣后

百官也謹正悉盡也五繇卜辭也碩大也言感百官將

之正辭知其可以也又盡卜者之大慮以知吉也

將五臣本作萬嗣揚洪輝奮景炎蔡邕曰揚奮皆振布

緝五臣本作萬嗣揚洪輝奮景炎蔡邕曰揚奮皆振布

緝五臣本作萬嗣揚洪輝奮景炎蔡邕曰揚奮皆振布

緝五臣本作萬嗣揚洪輝奮景炎蔡邕曰揚奮皆振布

緝五臣本作萬嗣揚洪輝奮景炎蔡邕曰揚奮皆振布

緝五臣本作萬嗣揚洪輝奮景炎蔡邕曰揚奮皆振布

欽定四庫全書晉書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八集部

文選卷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

贊曰論之通稱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

燕雀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

之鴻水鳥也此三人皆有材如鴻鳥之翼然皆初

小鳥喻俗人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

位乎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

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卜式以

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

也微賢良時此位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

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開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胡奏暮

名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濟曰是時武帝時也曰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

及也餘同善注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

羊擢於賈古豎善同良注良曰芻牧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也桑弘羊浴陽賈豎子也以善

心中計為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

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婢子入宮幸上召青

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

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

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善曰漢書曰日磾

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問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

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銑曰同善注言此

數君之遇亦同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

仲舒倪寬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篤行則石

建石慶善曰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行孝

質直則汲黯卜式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

國不便鹽鐵船有算可罷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

固至此昏天下名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

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問人之善進之

上唯恐後銑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

時能上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迎天下賢士定令則趙

禹張湯善曰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

善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善曰楚辭

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

不道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姝黠善曰漢書曰嚴助

遷同姓也滑稽應對則嚴助朱買臣善曰漢書曰嚴助

在左右善曰漢書曰嚴助

對謂抗答君上善曰漢書曰嚴助

唐都邑郡落下閔善曰漢書曰嚴助

關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

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善曰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

都尉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善曰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

濟曰同善注運籌則心計也奉使則張騫蘇武善曰漢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封騫為博

望侯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牧

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無人處蘇武去病

留匈奴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將帥則衛青霍去病

善曰漢書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

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善曰漢書曰武帝

漢將破匈奴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善曰漢書曰武帝

有功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碑日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

承統纂修洪業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良曰其餘謂諸道術者勝盡

也典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故事亦講論

六藝招選茂異善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翰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也招引選擇也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

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梁丘賀字長公從京

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四

相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公羊春秋有顏

此六人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向

王褒劉向以文章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

定國杜延年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

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濟曰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並有

名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

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善曰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

守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鄭弘字穉

卿為淮揚相以高第八為右扶風召信臣字翁卿為南

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

太守史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尹翁歸字

子况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

京兆尹發姦摘伏如神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

道不拾遺張敞字子高河東人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

無偷盜良曰言此數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

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翰曰武帝時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五

名臣亦其次也翰曰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干令升善曰何法盛告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

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銑曰論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收也

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善曰

曰俟天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非人事也善曰春秋元命

謝次也向曰俟待謝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

且有代序興廢皆文質異時興建不同善曰春秋元命

非人事所能致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

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尚

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文或

以質其位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

應而不求執大象也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

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美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

天下往良曰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為謂為理而不

自有其功應謂德而不求其報象鴻黃世及以一五

法也言如此之若但執淳素之大法也左氏傳史克

本作民也曰昔帝為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為黃帝也

禮記曰大人世以及一人之心不令有二也堯舜內

相承也言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也堯舜內

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善曰謝靈運晉書禪

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

名以名而安得不得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

于此文既詳志故具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善曰周易曰

引之既詳志故具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善曰周易曰

乎天而應乎人向曰湯伐桀武王伐高光爭伐定功

紂以啟其昏暴天人歌之故應而伐高光爭伐定功

業也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

之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九 文選

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濟曰高祖光武伐滅項羽

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濟曰高祖光武伐滅項羽

王莽克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無時守隨時之義大矣

哉善曰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良曰言各

言古者敬其事則無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

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旦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

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

位於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

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

始卒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

豈人事乎其天意乎惟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 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矣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善曰范

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鳥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

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

相時魏武為漢丞相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

屢中善曰十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

也遂服輿軫驅馳三世善曰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

大將軍 翰曰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

為丞相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也性

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

人善采拔善曰管子曰聖人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

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

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罷而用

矣采取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

拔擢也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

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 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

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

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

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

司馬宣王鎮宛潛遣詣宣王由比為宣王所知歷克

豫州刺史 濟曰陳卑細貌艾善武而泰善文宣王

能委任之各 故能西擒 孟達東舉公孫淵 善曰

盡其事也 善本不 孟達東舉公孫淵 善曰

善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

遼東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

爽外襲王陵 善曰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

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

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火三

族又曰高祖東歸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

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而縛請降

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欲藥而死 翰同善注

神略獨斷征伐四克 善曰揚雄連珠曰湯武桓桓征伐四

克也 銑曰神略言智如神 維御羣后大權在已 善曰

斷決也 四克謂克於四方 文選 卷四十九

孔演圖曰太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 向曰維持屢

御使也 羣后衆官也 權柄言國柄在已謂高祖也 屢

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善曰漢書

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

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濟曰諸葛亮蜀將也節制

之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輔車 軍旅屢動邊

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之

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

業 善曰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

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

錄也 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數也 鄙亦邊也 虧闕象法也 言音之典盛大法從比始

立也 翰曰繼業謂 玄豐亂內欽誕寇外 善曰干寶晉

相繼以成帝業者也 玄豐亂內欽誕寇外 善曰干寶晉

李豐推太常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美

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玄

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史文欽自曹爽死後懷異志乃

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收得入吳

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成于我太祖親率潛謀雖密

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 銑同善注

而在幾必兆 善曰左氏傳曰咸既不端尚書王曰

黜異圖用融前烈 善曰劉克篤前烈 濟曰淮浦許洛

欽誕也 震動咸時也 言皆黜異 然後推穀鍾鄧長驅庸

心圖謀之人以明前帝之業也 善曰後推穀鍾鄧長驅庸

蜀 善曰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

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

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入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

王者遣將也 跪而推穀曰關以內寡人制之關以外將

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

庸蜀人 良曰天子遣將推穀而送鍾會鄧艾為將征

蜀破之庸 三關電掃劉禪入臣 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

國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干寶

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與觀詣壘門范

曄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天

兵電掃 翰曰電掃言疾也 入臣謂降也 餘同善注

符善本 人事於是信矣 善曰東觀漢記耿純說上始當

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 善曰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

爵為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 銑曰名器崇於周

非常之禮謂加九錫也 備物謂祭器之物 名器崇於周

公權制嚴於伊尹 善曰周甲放於桐宮故云權制

公權制嚴於伊尹 善曰周甲放於桐宮故云權制

嚴也言文帝為魏輔至於世祖遂享皇極善曰世祖武

靈昭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善曰

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善曰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

則有德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仁以厚下儉以足

用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和而不弛寬而

能斷善曰論語曰君子而和而不同章昭國語注曰弛

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善曰毛詩曰說以先民舊邦其命維

歌詠思其新君也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而從之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君武帝也初受律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善曰毛

念爾祖律脩厥德向曰律循脩治也言武帝腹心不

同公卿異議善曰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華王而獨

此二字納羊祜之策以從無從為衆善曰干寶晉紀曰

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威強臨吳之危樊軍不踰時剋

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良故至於咸寧之末遂

排善本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善曰干寶晉紀曰咸寧五

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苟勗等畢

謀重以涪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翰曰咸寧武帝

年號排推也言排去苟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

王濟杜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

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俟介馬而

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役不二時江湘作湖來

同善曰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

四月王濟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而縛與柳降于濟

江湖吳險固也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二

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

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禹太平之域太康之中天

下書同文車同軌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

故云同文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善

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

邕胡廣碑曰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善曰

畝謂禾稼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翰曰餘糧棲

者無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善曰禮記孔子曰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

銑曰言禮義大行也資給也

善曰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下無窮人謂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

百姓盡富

生百世善本作代之一時矣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

歸往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濟曰言

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史平民安

可謂百代而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

有一時也

善曰漢書崔島曰將軍墳墓未乾干寶晉紀曰永平元

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為庶人居

於金墉城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朝士舊臣夷滅者

也駿為太傅作亂被誅母為惠帝母朝士舊臣夷滅者

欽定四庫全書

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善曰干寶晉紀曰太子太

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

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

雲宣詔免璋付廷尉璋以矯詔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

伯實沈之郤歲構善曰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左

伯實沈則參商也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

助京室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

相穆以干戈相討言諸王兄弟歲構師如閼伯師尹

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善曰毛詩曰赫赫

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人具瞻之以成其貴願至乃易

仆墜路戮殺辱汚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

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謚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

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

濟注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善曰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

善注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德惟哉是聞良曰人不見

為德但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曰莊子曰施不及三王

有魯史翰曰言朝居貴如伊尹周公善惡陷於成敗

之賢夕見屠戮則為夏桀盜跖之惡

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

夜蟲之赴火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

之耳左氏傳季孫盟滅氏曰無或如滅孫統干國之紀

呂氏春秋曰人生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蟻

欽定四庫全書

之赴明火也銑曰成者為善敗者為惡實理無能明

之者欲為忠直論其毀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紀謂

干犯國之綱紀言輕薄小人役姦惡內外混淆庶官失

之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之赴火矣內外混淆庶官失

才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

才失賢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善曰管子曰循名而

才也實相為情濟曰為惡者反獲善名是名實國政迭移

反錯也綱維也紐束也解束謂失綱紀也

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

草之固善曰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杜回回躡而顛仆良曰迭更也言亂人疆者更執國

政天子禁兵不得自專言岳牧輕薄不堪重任關塞之

禁不結草李辰石水傾之於荆揚

州武勇以西赴孟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百

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石水應之石水略揚州揚州刺

史蘇峻降前口李辰石水二人劉淵王彌掩之於青

冀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入曰王彌攻東安二郡

復攻青州王彌起兵攻東莞復攻青州掩亂也二十餘

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

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慈

紀曰劉曜寇長安劉曜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

謂是胡也二帝謂慈懷懷帝為劉曜所虜慈帝為劉曜

所虜俱蒙塵於平陽死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

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

相望莫有苟且之意齊曰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宜

也非才謂不得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夫作法於治

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

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

青州之散吏也善曰干寶晉武紀曰太原八年詔淵領

尉官也散吏謂無所主當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

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

蜀之敵也善曰曾子曰烏合之眾初雖相歡後必相咋

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眾謂無部分脫耒為兵裂裳

為旗非戰國之器也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

也言脫農器為干戈裂衣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

而成敗異效撥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善本

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

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

頭受殘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善曰干寶晉紀曰劉曜入

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後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

不哀哉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

辱謂遭戎卒所亂者也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

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善曰夫子老子曰天下大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

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成而

利害生六陷曰利害相孫猶循環之無端 銑曰大器

天子之器也羣生萬人也畜養也攻害也言愛惡利害

相傾是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善本原未嘗蹙靜也善曰

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瀦畜流水之破尚書曰器大者

若火之燎于原向曰防堤也燎燒也靜息也器大者

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濟曰言治天下

道也言天下勢重不可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

以爭競安也撥安也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

祀也能禦其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良曰言

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尸王也言禦災患為

人已不自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

主利者也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九 大戴禮記

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

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

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是以感而應之

言聖王布德養百姓凡主取人以自養是以感而應之

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善曰毛

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龍歸之刑政

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

也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相

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相

也順乎天而亨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順曰聖人應天

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善曰孝經曰安

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語子產

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注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

刑書以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善曰孝經曰示

威小人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善曰孝經曰示

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高宣國威靈審示禍求明察以

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善曰左氏傳叔向曰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則察

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患以堅固其心

然後人知向正皆樂其生而哀其死善曰鴟冠子所謂

道矣方道也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岐曰子

章指曰治身動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

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銑曰子路治蒲孔子曰

言悅教安俗故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廉恥篤於家固邪

僻銷於胃懷善曰管子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

向曰篤厚也周禮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銷除也習懷心府也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

以害義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

危難則授命而死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

之事乎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

節義安可呼之以紀綱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

則不亂膠結則不遷善曰管子曰人主之有尺猶城之

則上安翰曰頌前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

固也言君布仁忠之基根深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固

結而不可也。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善曰：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善，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刑。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刑。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下者中。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下者中。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本也。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是且先亡乎？為公。子。季。札。封。於。延。陵。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是。且。先。亡。乎。為。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人。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作，下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善曰：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也。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之教，皆於后稷而得。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郇胎家室。
而食蒸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之教，皆於后稷而得。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郇胎家室。
室。無變更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克改封於郇，就其家。

黍稷是穎，茂之盛而大成也。邵后稷舊，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郇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糗糧，于橐託于囊。
善曰：毛詩大雅文毛莒曰：小宗曰：襄鄭玄曰：橐託于囊，為狄人所迫，遂不忍鬪，其民裹糧食囊之中，使與鬪，乃棄郇之幽，幽我狄地名，大曰索，小曰囊，皆盛糧食之也。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善曰：毛詩大雅小雅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嶽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濟曰：陟升也。嶽，小山也。降下也。言人或下原，反覆重苦也。以至于太王為我，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居之。善曰：莊子曰：大王曰：與人之居，而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良曰：大王季父也。逼迫也。子皆免居矣。能杖策而與戎狄鬪，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善曰：毛詩大雅鄭玄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避惡早且疾也。率，循也。許水涯，岐下，岐山之下。周民言避惡早且疾也。率，循也。許水涯，岐下，岐山之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
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
公處幽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人之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失也。從之於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岐如歸市。

善曰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
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向曰言所
從者每勞來而安集之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
漸多仁惠撫養所從之人而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
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

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
乃左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

疆理界畔也時耕曰宣以至於王季能猶其德音善曰
畝龍也言各安其業

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
度猶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猶

子也猶猶繼也言能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
繼太王德政之音

錫之光善曰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
不卷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也鄭玄

能善為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載始錫賜也
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

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善曰毛詩曰周雖舊
大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具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德而受命
惟新者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美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也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

思多福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
遂懷來也言能恭敬遂來此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

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三

成其福祿善本也善曰毛詩行葦序文良曰由此觀
能親九族用黃髮之言以成福祿而其後妃善本作躬

行四教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善
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師傳母也澣濯

女功之事煩辱者也銑曰師傳女師傳母也澣濯
浣之衣也煩辱謂儉勤勞也故其詩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
刑法也寡安嫡妻也言大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

於國家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
一之德善曰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

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赴武夫公侯腹
心鄭玄曰亦言賢濟曰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

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
勤終於逸樂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侯也

諸詩也內謂諸侯也言並以禮於是無是字天下三分
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

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
至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三

一 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
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可也
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天命未可也言紂
以謙退之道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
而人歸焉

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
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
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
民和衆豐財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
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名教謂號
曰未盡善也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向曰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感也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有大武之功孔子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猶曰未盡善也

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
七月序也濟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
祖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織紉煩辱也

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
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
年穀洛闕王欲壅之太

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
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
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
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密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堯
弗毀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密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堯
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良曰十六王至武王也

始居王位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
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者故其積基樹本經緯

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
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翰曰節理謂以節度
理人也恤憂隱微也纏綿遠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
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善曰春秋元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
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
改文質再而復左傳楚子曰夫武安民和衆豐財尚書
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言周上
代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為政度之一致也揆度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矣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
威急如此蓋取天下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
為己而不為人

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
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濟曰多難謂四方未
靜也桀傲也言務在用兵伐其英雄誅其傲慢以備
時是仁及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

庸於亳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
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
亳思痛也良同善注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父位
於亳也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善曰魏志曰高貴

太甲都也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善曰魏志曰高貴

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
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演騎督成俸弟濟以弟進
帝崩于師尚書曰惟予冲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
明辟翰曰齊王廢立高貴鄉公亮後舉兵相府討文
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冲童也昔周公
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成王反明
君之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善作分八百之會也
善曰二祖景文曰二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皇
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暇如
武王興兵而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以
會諸侯也

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善曰景福殿賦曰文武創則有不二心之臣向曰言立根本急連不如先風俗代武王寡少也純厚也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

注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善曰干寶濟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所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為恥辱而人失莊敬為本言學者皆尊放誕而退莊敬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善本作為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不為通而狹節信善曰劉謙晉紀法度也行身者以放濁
俗賤表曰元康虛談也名檢法度也
為通而狹節信善曰劉謙晉紀法度也
籍同禽獸為通又傳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
守節也翰曰時以放情獨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編
也進任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善曰鄭玄毛詩箋曰

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向曰苟且之當官者以望空
容而進任者則貴之居正則見鄙惡
為高而笑勤恪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
蘭薰之器濟曰望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日以
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恪謹也
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善曰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
名曰三公時蕭然自放概爾無為名稱劉頌屢言治道
標著上議以正朝廷者則家虛談之名
傳咸每糾邪正時謂之俗吏善曰干寶晉紀曰劉頌在
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放出赴
妹葦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
屢數也理道謂理人之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彈

邪正時皆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此曰曲從不察言如此之人皆負海內重名也若夫文王

日吳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其嗤點五臣以為
灰塵而相詬候病矣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
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
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向曰嗤笑點辱也
言文王仲山甫之勤者皆共笑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
實情慝奔於倚欲從心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
擇利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權所

善惡皆不知其實也惡邪也欲貪也選者而秉鈞當軸

之士身兼官以十數桓寬鹽鐵論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括囊不言良曰秉鈞平軸重也言大極其專小錄

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收發胡

廣曰機密之事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其而世族

尊重皆少能錄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也

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善曰崇讓論曰非勢

而進之銑曰言貴戚子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無士

弟皆不拘資次而超進無士

字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

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向曰悠悠遠

貌風塵喻穢俗也言久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善曰孫

遠以來悲皆奔競勢利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子真著

天子千官銑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賢人也子真著

不讓賢銑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賢人也子真著

崇讓而莫之省善曰干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壅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良曰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善

疾時貧競而時君不能省察善

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善

願有所駁翰曰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

事不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善曰孫威晉陽秋曰司隸

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銑曰傳長其婦

漉櫛理絳帛也言皆委婢僕而為之未嘗知女工絲

泉得之葉中饋酒食之事也善曰禮記曰女子十年不

紉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儀

酒食是議濟曰絲治繭也余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

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

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舅剛柔有

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

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

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

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

書說命曰黷于祭祀謂弗欽良曰禮男三十而婚

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反易剛父兄不

善作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

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

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翰曰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

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翰曰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

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

天下且不以為非禮況責脩德行以輔佐君子者乎禮

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

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

壅隄矣銑曰鑿契築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

其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善曰左氏傳齊仲孫

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

教崩弛之所由五臣有也字善曰于寶晉紀曰阮籍

放蕩不依禮法代以爲達人察庾純賈充之事五臣而

見師尹之多僻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

曰有先爲市魁故以戲後世俗言純乃祖爲伍伯又

也解不考平吳之功而善無知將帥之不讓善曰干寶

正也渾愧欲造江而王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

爭功更相表奏也王渾與王濬平吳思郭欽之謀而悟戎

狄之有釁善曰干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

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

聽銑曰悟覺也同善注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

之邪論善曰干寶晉紀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

于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

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核傳咸之奏錢神

之論而觀寵賂之彰善曰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曰魯衰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郟大鼎

于宋城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濟曰核考也

言考此行明矣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

主治之善曰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

庸常也中庸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

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

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

必得之於聲樂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

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

使工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翰同善注范變

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善曰左氏傳曰范變反

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

哭一也又況我患帝以蕩作放蕩之德臨之哉善曰

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賈

賈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况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

乎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爲太子取后

之子隨帝肆縱虐殘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亂善有得位羈於疆臣善曰千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良曰承亂謂

繼惠帝之亂也善曰千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良曰承亂謂

強臣謂東海王越也善曰千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良曰承亂謂

千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越許頤豫州

刺史問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善曰千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良曰承亂謂

秦王業避難於許豫州刺史問鼎立以為主後遷天下

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善曰孟子曰

王者與其問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

嘉禾生于南昌善曰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于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載猶生也善曰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于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

年也嘉禾瑞穀也善曰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于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

子氣善曰千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及國

家多難宗室迭興善曰毛詩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也善曰宗室諸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

沙之權皆卒於傾覆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

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

孫憲害太子趙王倫誅殺賈后帝詔通為愍懷皇太

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南王領中護軍孫秀

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拜越也騎校

車受詔遂害允又口顯字章度封成部王拜越也騎校

又守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同相攻周收縛

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顯欲廢太子立成郡王

注言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豈非命也而懷帝

以豫章王登天位善曰千寶晉懷紀曰詔豫章王熾為

懷皇帝尚書劉向之善曰千寶晉懷紀曰詔豫章王熾為

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善曰千寶晉懷紀曰詔豫章王熾為

蓋秦王之子善曰千寶晉懷紀曰詔豫章王熾為

千寶晉懷紀曰關中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

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於長安崩蓋曰慈

皇帝銑曰識驗也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而西以南

南得朋蓋時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朋也而西以南

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善曰千寶晉懷紀

獻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

陽王督陝右諸軍事滅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

太尉模世子或以南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

陽王為秦王非也善曰千寶晉懷紀

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善曰尚書

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向曰徵祥謂

識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禍辱及身謂被刑

元皇帝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剛為
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昭四海夫成天地之
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良
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天子孫昌熾也烈
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大
命再集於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
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善作以備內職焉后正

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

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

司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
余立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
但云天子娶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
說人增以三九二即夏制也以三九八人周人上法帝立
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
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
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也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
喪紀之事女御掌內治之政也詔后治內政也
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政也詔后治內政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
夫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
使駟馬載姬以歸阿進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駟非
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駟非
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節行步進賢才以輔佐君
者而教訓之環珮玉為之以節行步進賢才以輔佐君
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善曰毛詩序曰周雖樂得淑女

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善曰魏帝宣陰教律脩古
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銑曰皇后主陰
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
善本作不行者也善曰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
險也無險說謂不行險說私謂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
和也險說謂不行險說私謂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
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讐善曰列女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
周睢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讐
海之列女傳曰晏后齊侯之女宣王之後也宣王嘗
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晏后既出乃脫簪珥待
罪於水菴曰晏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

哀窈窕思賢才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所
雷窈窕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也
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善曰魏帝宣陰教律脩古
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銑曰皇后主陰
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
善本作不行者也善曰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
險也無險說謂不行險說私謂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
和也險說謂不行險說私謂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
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讐善曰列女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
周睢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讐
海之列女傳曰晏后齊侯之女宣王之後也宣王嘗
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晏后既出乃脫簪珥待
罪於水菴曰晏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晏朝內人誦詩國風之首諷刺后君借過也康王
晚朝內人誦詩國風之首諷刺后君借過也康王
朝以見君才使君忘德也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
侯僭縱軌制無章善曰史記曰平王東徙色周室微
王室微弱諸侯無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曰齊侯之夫
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
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
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
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有寵於衛恭姬因寺
人貂以爲蓋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
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也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善曰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也

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
爵列八品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
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
子長使少使之號馬良曰以寵愛妾破國亡身者
不可勝數也弛廢也防備也言時輕廢備重色之所
由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之數
八子謂皇后使少使人良人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力之翰曰漢因秦號內制皆循理也高祖惟薄不脩
孝文社席無辨善曰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
臣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惟薄不修漢
書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具
欽定四庫全書

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從筮立之晉侯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
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
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豕與小臣亦斃姬泣曰賊
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善曰五子齊武孟等家
也大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邁屯善曰五子齊武孟等家
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五子爭立為亂冢嗣晉驪
姬譖太子申生奔於新城自縊也冢長過也難也爰
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善曰毛詩曰綠
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濟曰爰
於建及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德法愈益也詩曰東方
未明顛倒衣裳刺為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
淫亂失明暗之節

庭三千增級十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
凡十四等向曰簡少也武帝元帝也言至二帝
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妃
姬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妖倖毀政之符外媚亂
帝如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媚亂
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亂國之言妖麗取倖毀政之符
及光武中興斷雕為朴善曰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為
圓斷雕為朴良曰言斷所雕

鏤却為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

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

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

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善作上二十

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

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采女

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

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

取也詳審淑善哲智也

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

矯其弊矣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閭內言不出於閭

政教而授與者矯正也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改正后妃之制

令向曰謂因明帝之法編為甲令

貽厥方來宣不休哉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濟曰制

約之法以遺後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

能防閑大姜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

有節度為防禁不固故使後代變奢麗也故孝章以

下漸用色授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炆

言帝之時漸恩隆好合遂忘滿蠹自古雖主幼時難

割重器善曰重器神器也銑曰好合謂志意合唯秦

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

善曰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

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芈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

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漢仍

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

臨朝者六后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

鄉立之入曰桓帝崩志父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比

與父武立之入曰靈帝諱宏父長解濟亭侯桓帝崩實太后

熹朝順烈皇太后立冲帝太后臨朝安思皇后立少帝太后

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

又曰靈思何皇后崩于南宮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

於永安宮濟曰仍因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

謂安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

后章德實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莫不定策惟

帝委事父兄貧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

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四十九

犴岸之下善曰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

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

毛詩曰宜狎獄良曰帝帳也孩童小兒也古皆貧

久長執政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

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纓絕也縲墨索也縲寧也國

名犴獄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運善曰

論曰前鑿不遠覆車繼軌王德晉書曰劉徹商賈繼路

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鶴則赴蹈湯火矣崧

後漢書朱穆上疏曰晏魚沸鼎之中按鳥烈火之上用

之不時必見焦爛也翰曰踵足也軛車轅也連足繼

路以喻專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也終於陵夷大運淪

竟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焦爛也

亡神寶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

崩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

言大運一終也銑曰陵夷微也詩書所嘆略同一揆善

也論亡滅也神寶喻國位也毛萇曰威滅也尚書曰古

人有言批難之宸惟家之索向曰言此嘆與漢略同

揆理也故考列作烈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

繼前漢外

戚傳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九

三九

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乎善作篇濟曰行迹謂所行

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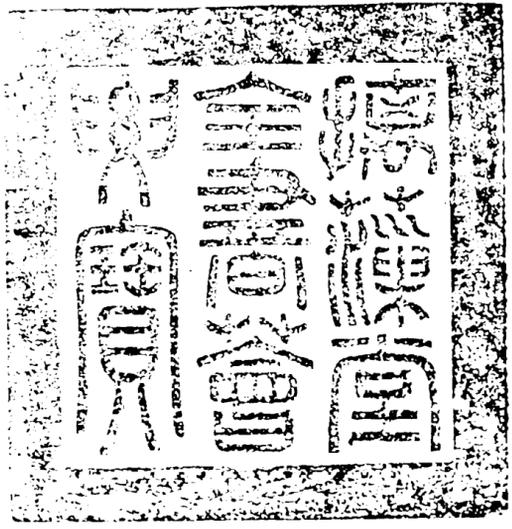
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善有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

爾善曰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

奉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

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追之續繼也謂

文選卷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臣 張 壘

騰錄貢生 臣 黃永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九 集部

文選卷五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天下至明帝時

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懸修漢書作此論

范蔚宗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

也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銑曰前漢為

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興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善曰周

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向曰咸皆也言二十八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

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善曰李陵書曰其餘佐

稱為佐命者亦是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

英姿茂績委而勿用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英

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然原夫深圖遠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向華

固將有以焉爾翰曰原本圖謀算計也言本光武深謀遠計應為功臣之材多不兼備故不用

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

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五臣本無兼字通

矣善曰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相衛姬之子有寵於倍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銑曰王道謂周道也衰

微庸用勲功也管仲隰朋俱齊桓之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賢兼通也

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五臣本有室字皆武人屈五臣本起亦

有鬻繒屠五臣本作盜狗輕猾之徒善曰漢書曰灌嬰非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五十一

以中涓從後剖符食穀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向曰

翼輔崛特也鬻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濟曰連城

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謂伊尹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

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殞戮五臣本作醢不其然

乎善曰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趙醢良曰勢疑謂威武疆盛見疑於君也侔齊也蕭蕭何樊樊噲也

縲紲謂拘繫也信韓信越彭越也醢殺也自茲以降迄善本作乎孝武宰

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縲五臣本作指紳道塞賢能蔽壅善曰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縲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縲赤色紳大帶也翰曰迄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勲

臣為宰輔指紳道塞謂賢才壅塞不得通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

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銑曰

世及謂父子相承也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善曰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舍德懷道而死者眾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

向曰言懷道德委棄草澤者多也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視前漢不任賢能

存其直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曲之意

四所加五臣本有特進朝請而已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

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

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良曰鴻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

而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

刑者乎善曰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翰曰言光武政平法明得刑法之中若

格之功臣其傷已甚銑曰格取也言取功臣而任之其傷政則甚何者良曰

發問以直繩則虧喪恩舊撓五臣本情則違廢禁典善曰

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

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恩則

違憲向曰喪傷撓曲也言於公法選德則功不必厚

舉勞則人或未五臣本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

弊未遠善曰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

未遠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

也若三分而任則眾意不滿中半並列其政之弊則不

遠善曰言尊功而不尊不得其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

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獎權輕重於是

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章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

平濟曰校考否惡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故高秩厚禮

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善曰漢書曰翟方進為

多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高祿重禮信答建武之

大功也峻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人之職建武之

世善曰建武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

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

于後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顛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今天

也均同也休咎善惡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昔留

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五臣本郭伋亦議五臣本

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善同統注統曰留侯張

從復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

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

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

奈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

雍齒眾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伋謂光武曰選補

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郭興

上疏於光武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夫崇恩偏授易啓私

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

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善曰

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

以至公向曰言崇舊恩偏授其任則易開沒溺私情

之失至公無私均被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

天下則賢路廣開也

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

茂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

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

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

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

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

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其善本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善本次云爾濟曰係

此篇之後

宦者傳論善曰宦者養也養闈人使其看宮人此

良曰周以為闈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

者小臣而後漢用尊重故集為傳作其論云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善曰仲長子昌

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故周禮

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善曰周禮曰閹人掌

鄭立曰中門於外內為中鏡曰備數也謂周禮云奄

寺侍人掌女宮之戒善曰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

戒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正

王之內謂路寢也月令仲冬五臣有命閹尹審門閹

謹房室善曰禮記文也鄭立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

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及

有巷伯刺讒之篇善曰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

內小臣也翰曰小雅詩篇名巷伯宮中

然宦人之在

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

人易以役養乎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

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

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

人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

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善曰左氏傳曰

呂却畏偪將焚公

宮而裁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

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鞞拔也史記以勃鞞為履貂上新

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當之於

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

嘗有得焉必速遣之向曰稍漸也景監繆賢著庸於

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餘同善注

秦趙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

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簡相如可使濟曰

景監繆賢皆閹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

進蘭相如於趙惠文王而

趙強盛是若功也庸功也

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

禍宋善曰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

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

人內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並音凋左氏傳

曰是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

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

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

聞其罪乃烹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

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瑠左貂給事殿省善曰范曄

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人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

者假貂瑠之飾任常伯之職翰曰仍乃襲因也為天

子給使於殿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

內受宣詔命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禁

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

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

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近房卧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銑曰謁者宦人 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 善曰漢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 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善曰漢書曰孝武北宮伯子

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帝遊宴後庭置中書之官

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 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

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善曰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曰黃閹中人主之 翰曰

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 著急就一篇故云有所補益 文選 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八

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善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

建議以為宜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 銑曰

望之自殺堪被廢不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

見進用是穢損帝德 調他士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 向曰他士外人也 至永平中始置員數

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

專總權威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

舊典輔斯職焉 濟曰永平明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內

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總國柄有威力於天下 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

謀禁中終除大慙 徒對反 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木為禁中蔡邕

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慙 良曰言和帝幼劣竇憲執權內外官僚皆

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宦而已後憲謀不軌 中常侍鄭眾謀誅之慙惡也 大惡則憲也 遂享分土

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李

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鄴鄉侯 翰曰同善注宮卿則大長秋也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殤帝委用

漸大而其員數稍增 善本作為其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

門 有亦 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 向曰璫

服飾卿九卿署司也 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 善

言閹人兼主之也 立殤帝太后臨朝 濟 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

曰鄧后和帝母殷眾也 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 善曰

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

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良曰言婦人執政

無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 手握王爵口含天

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

權宦傾擅朝室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

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 翰曰王爵官柄 非復掖庭永

也天憲謂帝王法令也言皆出於黃門 巷之職 五臣本 閹牖房闈 五臣本 之任也 善曰漢書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九

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
銑曰宦者本掖庭閹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

非復也掖庭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
永巷皆宮名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
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

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
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

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
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

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
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向同善注續以五

侯合謀梁冀受鉞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單起河南人徐
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官河南人

唐衡穎川人桓帝呼起起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
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起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起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悉
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瑗上蔡侯衡汝

謂之五侯 濟同善注 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

從上下屏氣善曰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
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開

之莫不屏氣良曰言內外之 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

官懼闕宦之威皆屏氣而怨 善同翰注 翰曰伊

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 尹霍光皆先代輔佐

之臣陳平張良皆謀畫之 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

臣闕宦之屬自稱同也 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

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善曰陳琳檄曰

所愛光五宗所

惡滅三族 銑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
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謂上自曾祖下至玄孫 若

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善曰枚乘兔園賦

開馬法言曰或問使戎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
曰朱紆也 向曰高冠長劔武夫之服金印也閭宮

門布滿也 直子余 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 善曰尚

言多也 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

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
符三 濟曰直稟也王者以茅稟五色土封諸

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人 府署第

館棊 善本 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

冰純霧縠之積盈仞 五臣本作 珍藏 善曰毛詩曰元龜

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
人理其璞而得寶也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純臣瓚曰純

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織羅垂霧縠 良曰第館

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過半

是閭人親屬純縠也穀紗也冰者 媼 媼 媛 媛 媛 媛 媛 媛

如冰之潔霧者如霧之輕 媛 媛 媛 媛 媛 媛 媛 媛 媛 媛

女之玩充備綺室 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

書曰初爰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
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

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良曰媼

媛媼御也侍兒侍婢也充滿備具也綺室綺帳也 狗馬

飾彫文土木被緹 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
起大第闔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緹縹之文皆剝

翰曰彫畫也土牆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縹之文皆剝

割萌黎競恣

五臣本作
五臣本極

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

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

五臣本
無皆字

身薰子以自銜達

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刑
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薰合之 銑曰祇黎庶人也援引

謂攀附也權彊謂閹人之黨也言有任人託附閹官以
求進者或自腐薰其形體同於閹人以自銜露而求聞

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
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

有徒 向曰弊
惡也繁多也

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

毒志士窮樓寇劇緣間搖亂區夏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
山居曰樓劉駒駱與

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禽韓詩曰讒言緣間而
起 濟曰蠹亦敗也殫盡毒病也窮樓謂深隱也冠暴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十三

劇甚也言閹官為暴之甚緣
其間隙起其讒言動亂於國

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

言出禍從旋見孛戮

善曰尚書曰孛孛戮汝 良曰
憤怨也奮發謂出怒言也孛子也

謂諫者并
子見戮

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

善曰東觀漢記曰
靈帝時故大僕杜

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鈞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
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鈞黨諸常侍對曰鈞黨人即

黨人也

謂鈞取諫者同類使轉相誣謗而殺之也鈞黨

凡善士莫

不罹

五臣本
作離

被災毒

善曰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
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

士 銑曰離逢被加也言朝廷稱
為善士者逢閹黨皆加其災毒也

竇武何進位崇戚近

乘九服之跽怨恟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

敗斯亦運之極乎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
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范

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
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袁紹

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
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 向曰同善注戚親蹕

諱也疑留謂遲留未斷之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漢之
運命盡乎

雖袁紹龔行艾夷無餘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袁紹勒兵斬趙忠捕

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
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

夫之務去草焉艾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濟
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艾刈也夷殺也無餘言總

盡初袁紹起義兵誅董卓斬 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十三

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
知其非 良曰袁紹雖誅閹宦之暴而自為亂故云易

亂亦何云及謂不

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善曰同翰注
翰曰大

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以下宦者曹騰說冀
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遂立桓帝是昏弱者

遂遷龜鼎

善曰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
氏傳曰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

虐鼎遷於周 銑曰龜國寶鼎大
器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

此終信其然矣

五臣無然字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
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

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向曰言始以
闡官得位亦以闡官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

逸民傳

五臣本
無傳字論 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
懷道不見雜居無名王侯不能

臣榮利不能
動為逸人

范蔚宗 善曰何晏論語注曰
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善曰易曰艮下乾上遯豕曰遯
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

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 良曰遯逃也
又曰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 善曰周易蠱卦上九爻辭
是以堯稱則天

而不屈穎陽之高 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穎水之陽
武盡美矣終

全孤竹之潔 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
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四

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
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翰同善注 自茲以降風流彌

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善曰琴賦曰體制
風流莫不相襲西

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 銑曰自茲以
降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

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
同也感致一謂以下事

全其道 善曰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
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向曰謂迴避

濁代以全 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
至道也

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 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
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

謀已之安全也又曰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
萬物以發其清槩猶操也 濟曰鎮壓躁動圖謀垢穢

也繁節槩也 然觀 五臣本
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

之上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
擇曰異哉后之為人

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數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
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 濟曰畎畝耕稼之事惟

悴謂枯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善
稿也

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
人爾 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稟耿介之性

也 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

情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誅之曰蒙恥救民德彌
大兮雖過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行

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
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翰曰蒙冒黜退也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五

柳下惠冒恥以救人雖三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
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

亦不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善曰論語曰
隱逸之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長沮桀溺耦

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
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 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教
習然也 銑曰適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迴其

去就彼此不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 善曰論語曰子擊
能相為也 磬於衛有荷蕢而

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
莫已知也 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

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然而蟬
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謂沽賣其名聲也

蛻 稅 啣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 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
不食三十日而蛻 濟

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有
如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也

異夫飾智巧以逐
浮利者乎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

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塵俗之事
荀卿有言曰志意修

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善曰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

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漢室中微王

莽篡位士之蘊藉善曰東觀漢記曰桓榮穎曰謂寬博有餘也
義憤甚矣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

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而去焉
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

莽之篡皆毀裂冠冕相攜隱遁
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

患之遠也
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宋衷曰

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
光武

今篡或為慕誤也
良注同鴻水鳥也冥冥高也

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善曰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

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
之如不及

翰曰言光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
旌

帛蒲車之所徵賁
義彼相望於巖中矣善曰言招士或旌

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

車也徵求賁飾也

若薛方逢
善曰漢

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

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

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

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

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

託以老老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

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
嚴光周黨王

霸至而不能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曾指

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

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

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若德巢父洗耳士故有

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徵為

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滎池後復徵不得已乃

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

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

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

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父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

以病歸隱居守志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

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良曰言光武之時羣方皆
斯固所謂舉逸民

善曰
天下歸心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

馬
也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肅宗孝章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十七

皇帝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持
徵再遷尚書教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
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
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銑同善注自

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善本無羞與卿相等列

善曰東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
隨俗 向曰稍漸也邪孽謂閹官之屬也處子謂隱居
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

度也羞恥也列行列也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

行焉善曰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善曰莊子

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
塵而矜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

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
人楚狂接輿 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

列於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善同翰注 翰曰約修家書至

於下以叙文章 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

利害是非焉

沈休文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又

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况懷五常

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

懼愛惡欲 銑曰靈 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善曰毛

異也迭更愠恨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
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向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

歌詠 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善曰鹿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濟曰六義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

雅小雅并頌也攸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

無或異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

謂人也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 然則歌詠所

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善曰幽厲之時

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翰曰歌詠樂也

太古已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

詩隨其風流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

於後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

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 英辭潤金石

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

高義薄雲天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

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

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如蹈

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

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向曰英美也言美辭可以潤澤

金石也薄迫也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

祭之徒善同濟注濟曰愈益也楊雄班固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朝文章之士異軌同奔

遞相師祖善曰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良曰軌迹奔行師法祖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

時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善曰賈逵

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翰曰古文章若夫平子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固亦多矣

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善曰平子張衡字

美無能繼其音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

盛藻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

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也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魏太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子植甫

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甫

乃以情緯物善本以文被質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甫始

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濟曰甫始也緯猶織也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

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

三變謂形似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

相慕習原善本其颯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善曰續晉

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陽秋曰自

祖法也良曰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徒以賞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善同銑注銑曰徒但詭變也言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

作而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善曰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

師不異向曰元康晉惠帝年號潘安律異班賈體變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

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善曰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

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綴平臺之逸響采南

皮之高韻善曰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

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良曰同善注高韻謂應瑒陳琳之文也綴猶

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善曰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

之餘烈翰曰烈業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

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善本此善曰續晉

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銑曰

玄道扇盛也柱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千

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中興之自

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老殫盡也自

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善曰建武晉愍帝年號義熙

注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善曰答賓戲曰馳辨如波濤

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莫不寄言上德託意

玄珠善曰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

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

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

珠喻至道也言為道麗之辭無聞焉耳善曰孫綽集序

文者皆寄託於此道猶美也言皆寄道德不為美辭者也

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

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

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之銑曰仲文殷仲文草改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為宗

仲文改之太元武帝年號也言叔源變武帝時文章之

氣而後舊體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

謝混字叔源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

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向曰

顏延年也謝靈運也標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

高方並軌迹範法昆嗣也善曰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

善曰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榷為此

歌濟曰衽襟也推略也言布襟論心商榷前人藻

妙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善曰文

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良曰五色五方之色由

宣明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也協合暢通也

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善曰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

物宜所適也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銑曰宮為君羽為事

言宮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也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

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向曰一簡謂一行言一

相避不礙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五臣本

可同聲高歷賞善曰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

也歷賞謂歷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盛諷誦

代共賞好也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善曰曹子

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子荆零

哀詩云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濟同善注子荆零

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善曰孫子荆陸陽侯詩曰晨風

有歸心良同善注並直舉冒情非傍詩史正以音

律調韻取高前式翰曰法式也言此上四人並以冒臆

前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善曰尚書周公曰殷禮勝配

法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銑曰稍漸也此秘謂

原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音韻調適也覩見也至於

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向曰天成

成與文理相合也言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

如此非人思慮所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

之彌遠善曰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濟曰張衡

數人曾不先覺天成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如曰不然請待來哲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

以得此天成之妙也謬誤也

恩倖傳論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故約著論得失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五臣本無通字蹈道則為君子違之

則為小人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人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板

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善曰尉繚子曰太公屠牛

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

睢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

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

肖爰立作相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

渭濱傳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傅巖之溪言此二賢皆

自卑賤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人不常處矣

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濟曰世胄也鼎

食謂三公之明五臣本幽仄唯才是與善曰尚書曰

乎二漢茲道未草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

牛璽之子叔度名動京師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

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

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

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

賤父為牛璽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

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霸字康京師

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

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

孝廉有大名於京師牛璽乃璽療牛疾之人且士五臣

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善曰左太冲

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詔銑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

世仕漢珥插也詔侍中之服崇重也前漢都長安故曰

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

執戟殿下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

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劔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

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

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

並逐才 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 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不涉清階良曰晚代謂魏晉也士與人異品雜用故云二塗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

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善曰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 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卒事急起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籍之子孫也 因此相公遂

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 善曰

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

摠其義 銑曰公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後人相循遂為代資魏晉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都郡正魏置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三

以選人才 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

陵駕 善曰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 向曰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

成駕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善曰言

御也 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

品差 濟曰言州郡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門族時宜品錄聲望多 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

少隨聲望之事而高下也

無賤族者也 善曰城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

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濟曰同善注言勢族不居下品寒門不入上班也言如此

則失才 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 善曰

實矣

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 良曰訛偽也 自此以還遂成

卑庶 善曰衣冠以外皆同下科 翰曰 周漢之道以智

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 善曰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翰曰參差不齊貌言 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

較學然有辨 善曰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 銑曰較明辨別也 夫人君南面

九重奧 鳥到 絕 善曰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

奧深絕 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 善曰

曾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銑曰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隔謂與卿士道殊也階陞闈門也任謂用闈官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三

為之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

孝建泰始主威獨運 善曰爾雅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

良曰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有恩澤生而 空置百

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

習 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

幸也 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

卿士也 為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之臣糾雜

也 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

塗結軌輻湊同奔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于千里之外文

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

于穀 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穀矣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

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

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

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向

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矣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外無

貴也同善注今百僚畏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 外無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五臣本作

挾朋樹黨政以賄成 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大夫瑕禽

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濟曰嫌疑專擅也寤覺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鈇

鉞瘡痍搆於牀第之曲 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痍里側之曲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不

踰闕杜預曰第第也良曰鈇砧鉞斧也瘡痍喻讒譖成瑕疵也言倖臣搆瑕於宮典牀第之間使公卿伏鈇

鉞於外也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 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

死無與 翰曰言有趨附與南金北毳來悉方艚 祖素

言笑同即得軒冕之榮也 南金北毳來悉方艚 祖素

緜丹珀 善本作 至皆兼兩 音亮 善曰北毳獬豸之屬

尚書傳曰車稱兩 銑曰金荆揚所貢故云南金毳衣北方所出故云北毳也艚舟也緜縵也珀虎珀也兩車

也言趨勢之人賂遺近臣者皆以舟船載貨而與之 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

石未或能比 善同向注 向曰漢有許皇后史良娣之

者然比今日倖 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 善曰太宗明帝

臣則不能及 濟同善注 權倖之徒帽 五臣本 憚 宗威 良曰

之法未嘗不關於 王親屬皆畏 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

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 五臣作劉子小反 善曰六

於下尚書曰天用勅絕其命孔安國曰勅截絕謂滅之也 翰曰幼主謂明帝孤獨也言倖之臣構造同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異起立禍隙讒譖宗王使相 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

夙傾寶由於此 善曰寶祚猶寶命也 銑曰忘厭也言

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 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

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向曰嗚呼嘆辭言佞

穢帝道扶主行威傾覆 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史述贊三首 濟曰周修漢書自作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五臣本列在後 翰曰列題

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善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

劉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言高祖承堯之後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賢天生德聰明神

武善曰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剋定禍亂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

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睿神武而不殺者夫秦人不

綱網漏于楚善曰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取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綱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銑曰綱謂綱紀也餘同善注

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善曰爰於也高祖初送徒

經豐澤奮振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焉漢火德尚赤故舉朱旗向同

善於善曰粵始蹈履也嬰謂秦王善於善曰粵始蹈履也嬰謂秦王

同善善曰粵始蹈履也嬰謂秦王革命創制三章是紀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良曰革改創

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苛法殺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應天順人五星同

五臣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作合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畧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於東并秦分是應天也畧光景也

換黜我巴漢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銑曰

同善注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畔

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向曰西土謂蜀也

也乘覺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而運席卷三秦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

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爭恣志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濟曰弊

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雍王司馬忻為塞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割據河山保

此懷民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者能保乂之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帶河山

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良曰秦地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股肱蕭曹社

稷是經善曰史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是經稷之臣善曰史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是經股肱蕭曹社

腹心銑曰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祖有韓英如獸之有爪牙矣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用

罰赫赫明明善曰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向曰天罰言順天

赫盛之貌善曰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向曰天罰言順天

述成紀第十善曰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向曰天罰言順天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善曰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之

盛如珪如璋善曰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彫鏤者毛詩曰顯顯昂昂如珪如璋良曰珪璋玉名

閭闔恣趙朝政在王善曰閭闔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

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善曰閭闔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閭闔

亦允不陽善曰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鷲外見壅於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

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善曰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鷲外見壅於銑曰天子之威盛若

也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

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是乎向曰隸越亦狗五臣盜芮尹江湖善曰

曰彭越常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

得江湖間心號曰都君音義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

曰尹正也濟曰苟且為盜齊楚跨制淮梁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騰言與高祖相感而為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也綰

自同開胡鎮我北疆善曰應劭曰開音扞南楚汝沛名里門曰開翰曰盧綰與高祖同

而高祖封綰為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善曰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

也言綰德薄而居尊位非為福乃為殃咎也銑曰祚福

有反狀也吳克忠信嗣乃長善曰漢書曰芮為長沙

位五世無子國除向曰克能也言吳芮

能為忠信之行故五代嗣位長沙王也

後漢書光武紀贊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暉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善曰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

漢中微盜賊奔突濟曰炎火也大漢火德也中微謂遭王莽篡也大盜則莽也移國謂兼國而盜也

縣颺迴三精霧塞善曰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

九地精為月河圖曰以德布精上為眾星良曰九縣

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五臣大祖誕命靈貺自甄善曰尚

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

思復漢室誕大貺賜也言光武大受沈機先善本物深

略緯文善曰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

萬物智略能尋邑百萬貌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蘇

雲善曰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

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

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

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

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

士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馮子日紂虎旅百

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

人曰戈鋌其音蘇沒切向曰同善注雷謂如雷

之聲於野也芴拂也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善曰漢書曰

此言尋邑之盛也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

漢之兵威也振

度劉庸代紛紜梁趙良曰度劉殺也庸

整也同善注

燕謂彭寵也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自稱天

子卜者王郎稱天王於邯鄲紛紜謂亂也

三河未澄四

關重擾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

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亂也謂朱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

善曰旌旗也遞更也言光武神

討於四方也

金湯失險車書共道

善曰鹽鐵論曰秦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

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

靈慶既啓人謀咸贊

善曰靈慶謂天符也

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眾議西

都賓曰天啓之心人基之謀濟曰靈神慶福啓開咸

皆贊助也言人神

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

烏赫有命系

我隆

善本漢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良曰廟謀謂廟筭也赳赳武貌於歎美辭也赫盛貌言武略雄斷之盛能繼前漢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文選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 集部

文選卷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論一

過秦論 善曰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一篇也

賈誼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秦孝公據殽 五臣本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善曰韋昭曰

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濟曰秦至孝公益彊盛故先迷之嶠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

也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

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善曰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

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八荒八方也言

皆盡欲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

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 善曰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

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銑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商號為商君關西連兵曰衡諸

侯謂關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善曰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

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向孝公既没惠文武昭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

母弟是為昭襄王也濟曰没死也惠王文王武王昭

也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

收要害之郡善曰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

壤濟曰漢中巴蜀皆地名舉破也諸侯恐懼會盟而

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

締交相與為一善曰文穎曰閩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

也善曰徒帝切良曰盟誓約也銑曰締

結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

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

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

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

善曰言諸侯約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向曰

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善

曰呂氏春秋曰齊攻原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

敗齊人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

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莖此之謂內攻之

然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

連橫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

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向曰

韓魏燕趙宋衛中山皆國名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

緩翟的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善曰戰國策齊明謂

之與楚韓齊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

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

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

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

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

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

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滑

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

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

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

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怒蘇秦欲因蘇厲燕子為謝

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

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

吳起孫臏帶佗駝兒良

王廖留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善曰史記曰吳起

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

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呂氏春秋曰

之良曰言諸侯地與兵於秦什倍秦人開關而延敵

百萬仰關函谷關高故云仰攻也秦人開關而延敵

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善曰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

已困矣善曰李巡爾雅注曰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

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

櫓音魯善曰韋昭曰大櫓曰櫓左氏傳曰狄虎彌建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

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善本無

事善曰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及

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善曰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善曰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善曰以鞭笞天下善曰臣

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善曰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

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善曰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

郡善曰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

百越之

郡善曰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

百越之

郡善曰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

百越之

郡善曰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

君俛首係計頸善本委命下吏向曰俛低也係頸自係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

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

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

墮五臣本名城殺豪俊善曰應劭曰壞城恐復阻收天

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善本以為金人十二

以弱天下之民善曰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曰鋦是扞

以銷鋒鋦為鍾錄善本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鋦或

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善曰服虔曰

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善曰良將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善曰誰何

天下已定始皇

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善曰金城言堅也史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善本無也字善曰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善本無也字善曰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善本無也字善曰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善本無也字善曰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善本無也字善曰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善本無也字善曰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善本無也字善曰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善本無也字善曰

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
之無窮向曰金城千里取其堅固而廣大也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濟曰沒死也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氓善本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勝為王號

繩局戶為樞也如淳曰古文氓氓人也良曰樞戶

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遷徙材能不及

中庸善曰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非有仲尼

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

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

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間朱

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

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

氏故曰猗頓也向曰陶朱公猗躡足行伍之間俛起

阡陌之中善曰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

而起於道路謂涉行至斷遇雨不得已而率罷弊五臣

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濟曰時兵皆疲於行役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善曰埤蒼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

為兵器而無鋒刃揭舉子曰揭竿求諸海也良曰斬木

善曰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方言

曰羸擔也音盈銑曰如雲之會如響之應羸糧擔軍

糧也景從如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向曰自涉影之隨形也

諸侯高祖入關破秦竟始於涉也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

本作函之固自若也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陳涉之位

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

鉏鉏善曰孟康曰殺鋤柄也爾鉏鉏善曰棘矜也言鋤柄及戟

鉏鉏善曰棘矜也言鋤柄及戟鉏鉏善曰棘矜也言鋤柄及戟

鉏鉏善曰棘矜也言鋤柄及戟鉏鉏善曰棘矜也言鋤柄及戟

國之師也善曰通俗文曰罰罪曰誅丈厄切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善曰史記曰賢人深

無遠慮必有近憂銑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

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

語矣善曰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西也下

謂六國也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

同列百有餘年矣善曰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

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也然後以六合為家

殺五臣本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臣本身死人

殺五臣本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臣本身死人

殺五臣本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臣本身死人

殺五臣本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臣本身死人

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濟曰一夫謂涉為首唱

也天子七廟墮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善曰漢書曰朔又設非有先生論良曰非有謂無有也言無有此先生

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

東方曼倩

善本作倩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

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一

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

也

銑曰先人先祖也眾賢羣臣也夙早也興起也怠惰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

吳地

善曰率然輕舉之貌然猶忽然也高舉者敬之也向曰率

將以輔治寡人誠

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

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

善曰呂氏春秋

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翰曰嘉善

也靡曼好貌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

不揚主譽竊不

善本無不

為先生取也

善本作先生不取也

蓋懷能而

不見臣

善本無臣

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

不明乎

濟曰殆近也

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良曰唯唯敬聽之辭也

吳王

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

可乎哉談何容易

善曰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言談說之道何容輕

再言之者所以言談之難何得輕易而為之夫談者

有悖

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善曰韓子曰聖人之

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銑曰悖逆佛違謬反也或有悅於目而

無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一

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善曰論語

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于直

于直

善本無馬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

直言于紂

善曰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

皆極慮盡忠閔

五臣本作慍

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

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翰曰慍傷

也騷動不安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善曰如淳曰漢書注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

曰誹非上所行也

先人五臣本為天下笑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

濟曰紛然多貌蒙被無罪見殺之名也戮辱也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

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草等善曰史記曰中滿生蜚廉

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草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

伐紂二子身死牧之野良曰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惡來草多力俱事於紂也二人皆詐偽巧

言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

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

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十

讒夫銑曰弛廢也言國滅為墟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

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

愉逾煦煦况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善本即志士仁人不

忍為也善曰愉愉煦煦和悅之貌也考經鉤命決曰驩忻慎懼嘔嘔喻與嘔同音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將儼五臣本作將然作矜莊之色

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善曰拂與弼同

莊貌拂違也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

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

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善曰尚書

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

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

後世稱其仁善曰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至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

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善本然易

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善曰懼敬貌也管子曰少者之

濟曰懼然驚視貌捐薦去几自貶損也捐弃薦席几案也危坐敬之也先生曰接輿避世

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善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十一

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

歌者也箕子避紂漆身佯狂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

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

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

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善本之陽以見文

王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病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

馬非熊非羆非虎非龍非得公侯天遺汝師文士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銑曰負鼎俎是

恥辱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

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善曰孟子曰推本思足以保四海

仁祖義善本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一統類美

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向曰本祖

皆以仁義為先摠集也類法昌盛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

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翰曰應天順人故謂不變奪也倫理也臣子之職

既加矣於是裂裂善本作列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

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

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三

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善曰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

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穆然默然也俛下也惟思也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

繇繇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善曰說文曰綿聯微也繇雅曰殆危也良曰繇連

將絕之貌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

惠施仁義賞有功躬善本作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

用放鄭聲遠佞人善曰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

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

開內藏振貧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銑曰明堂布政

之宮鄭聲淫樂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

物咸得其宜善曰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向曰晏安和洽也國無災害之

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五臣本

因囹圄空善曰文子曰法寬刑緩因囹圄空虛向曰囹圄獄也虛空謂無人鳳凰來集麒麟

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善曰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數又曰天降膏露鄭玄曰

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翰曰言祥瑞並至也郭外曰郊萌芽草初生也遠方異

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

亡之端若此易見善曰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三

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五臣

本作頌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子淵濟曰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游游先生陳丘子也慶當假立以為論端也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

善曰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

之聲習而歌之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

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善曰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

日矣善曰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

趨良曰距止也躍行也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善曰論語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是伯牙去鍾期而舜

禹遁帝堯也善曰廣雅曰遁避也向曰伯牙善鼓琴

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夫子遇平代而不出於

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

蚊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

則翔四海善曰說文曰蚊蠱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蠱

之序文子曰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雖頑嚚善本作

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濟曰嚚愚也文學曰陳懿

誠善本作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善曰春秋

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夫子曰無

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善曰禮記曰介紹而傳文學

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善曰甯戚飯牛車

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

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向曰甯戚飯牛

乃石以為政故云干商秋聲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

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

子曰何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

何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

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駟而贖之因載而與

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

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

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

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容之容而今也見容之意向注

同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為親者也臣五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五十一五

本無也字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

母倭於倭古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善曰慎子曰毛嬙先

以皮懼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

施一也孫卿子曰閭嫁子奢莫之媒也嫫母父是之

喜也倭醜女未詳所見濟曰毛嬙西苟有至道何

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

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良曰咨歎辭也是以空柯無

刃公輸不能以斲五臣本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善

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鶴於青雲銑曰公輸班至巧者也與斧柯不與其刃則不能有所制斷也蒲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增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言事必相須而成也曼長也結繳於矢謂之增也故膺騰

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善本有能致遠

未若遵塗之疾也善曰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足設切向曰浮水而擊波不如乘舟

之縱逸涉田而行不如依道之捷疾者言履仁義之行求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聲名易致也膺膺騰躍撇擊

也衝蒙謂衝突蒙籠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

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翰曰敬聞求友之命於是相與

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濟曰索亦求也蜀在西故云西州也

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王雞而聽之善曰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

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輅端橫木以縛輓也良曰輅車也輓輅端木也詠歎中

雅轉運中律嘽闌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善曰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

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濟曰中合也雅大小雅也轉運聲之飄颺也律六律也嘽緩舒繹柔和之聲也問

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相

見之禮友焉善曰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禮文既集用雉夏用胸左頭奉之銑注同

善曰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向曰謂禮畢也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

人不識寡見五臣本作鮮聞善曰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

善曰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

善曰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

也寡鮮善曰尚書大傳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曰天下諸侯莫

不王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

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

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

降瑞福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謂臣也洪

大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

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

風文侯諭其指意善曰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韓詩外傳曰魏文侯

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

莫往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

諾於是遂求北犬晨厲齊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

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厲也即見使

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

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鸛彼晨風

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

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

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

嗣良曰白珪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諭曉也

餘同善注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銑曰言古人詠詩皆有所適今子所歌復

何尚善本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作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

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十七

其感入深又曰樂者
所以移風易俗也
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

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善曰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

以民為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好惡不形五臣本則身敬也向曰節止趨進也

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砥夫

凡人視之快他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善曰馬融論語

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王者廣蒼曰快忽忘也翰曰蘊積也砥硃石而次於玉快不辨貌良工精鍊善本

理王之工也和寶謂如卞和所獻寶精鍊藏於鑽善本

璞善本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善曰精鍊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金也金百鍊不耗故曰精鍊也說文曰鑄銅鐵璞也礦與鑽同瓜並切翰曰精鍊金也百鍊不耗故曰精鍊

鑽璞謂金石相和未理者也忽焉況乎聖德巍巍蕩蕩

黎善本氓所不能命哉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

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良曰言物尚如此況天子之德不詠歌其何以知之巍巍高貌蕩蕩大貌命名也

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善本深乎洋洋罔不

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善本宇宙善曰言所覆者廣也紛紜多貌

遠之貌也銑曰洋洋盛貌罔無也紛紜衆多貌也寂寥曠遠貌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

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善曰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

也向曰究盡也皇唐謂帝堯也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善曰論語

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翰曰言歌樂之而忘其老也文學曰書云迪

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善曰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乎孔安國曰迪道也

乎信也濟曰迪道也一人天子也言道天子行德化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筮夫忠賢之臣

導主志承君惠摠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

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善曰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

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良曰摠舒也洪長也瀾波也安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平之人也愚謙辭惑疑

也浮游先生色勃皆溢善曰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銑曰勃怒也皆溢怒目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精出於日是何言與善曰孝經子曰是何言與昔周公

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

風列于大雅善曰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色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

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翰曰周公清廟之詩為周頌之首吉甫尹吉甫也

雅詩篇名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

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濟曰偽詐也殆過也鄙恥也累辱也故自

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

不濡厖善曰厖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眉耆耆之老良曰濡潤也厖眉耆耆考

皆老稱瓦白黑毛相雜也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良曰

厚流行也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

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善曰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銑曰皇澤天子惠澤也豐沛

言多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

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

不足善本作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善曰樂動此臣

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

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一

三

亦遠乎善曰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

罔誣也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

子之樞機向曰罔無也億度尺丈也把握言把握之

狹也寥廓廣大也大人天子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

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見太

審也翰曰詳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鱗秋鱗善並逃九

戔域不以為虛善曰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

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爾雅曰鱗郭璞曰

今泥鱗也鱗似立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鱗魚似地毛詩

曰九戔之魚鱗爾雅曰九戔魚網也濟曰言江海

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虧盈也行潦雨水也鱗鱗魚名

九戔大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

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

遂之箕山之下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

到于今稱之良曰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

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伯夷叔齊恥周而夫青蠅不能穢

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

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銑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汙其實玉邪可

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一

三

舒化以揚名向曰質正敏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

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善曰爾雅曰董正也禮記曰王

出如綉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翰曰董篤也禮記

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綉綉即緡釣魚織也王言之出雖

小弘之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

而大也南國翰曰同二客雖窳計沮善曰言二客

善注倚立也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未傷也爾雅曰窳塞也

於二客謂文學與夫子也窳塞也沮敗也何傷言無傷

於理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

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五臣本無焉字善曰論

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巨大措致也夫子曰否銑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

動善曰呂氏春秋曰開杓杓鼓鏗耕苦鏘羊而介士奮善本無也諫

也善曰左氏傳曰卻克援杓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向曰霆霹靂也潛底幽隱處也杓擊也鏗鏘聲也

也介士甲士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

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善本無也

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翰曰文學先議愚事於是文

繹復集乃始講德善曰馬融論語注曰繹文學夫子曰

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善本臣之力也善曰韓子曰晉

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先生曰非有聖智

之君惡鳥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

氣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從虎皆相感而蟋蟀俟秋吟蟋蟀出以陰善曰易

也曰立秋蜻蛚鳴蟋蟀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

相從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人由意合物以

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

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

也善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善本之材非一

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五臣無也字善曰慎

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

之而價千金也大厦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

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善曰公羊傳曰宋公

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

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

伯以下各自取友善曰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也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

佐說苑郭子曰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

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翰曰管仲鮑叔

牙隰朋甯戚晉文公有咎犯趙衰楚取威定霸

以尊天子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

由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善曰韓詩外傳曰昔戎將

夫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啟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柰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二列遺我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濟曰王繆由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善曰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良曰孫叔敖也諸夏中國也句踐有種蠶禮滌五臣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善曰漢書

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蠶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民士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銑曰句踐越王名種蠶范蠡吳魏文有當伐越越棲於會稽山竟以滅吳故云雪恥也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善曰呂氏春秋曰孟嘗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向曰段干木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田子方翟璜皆魏臣也寢罷也

疆齊困閔於莒善曰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淄齊王走保於營魯與閔同翰曰夷平也燕破齊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齊晉王走保營邑故云困也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善曰高誘呂氏輔佐也濟曰羽翼謂任賢以輔佐百姓也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善曰毛萇詩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良曰純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言皆以美事喻衣服也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

士招異倫拔駿茂銑曰倫等也倫是以海內歡慕五臣本作勸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向曰風馳雨集言疾至溢填闕庭言多也進者樂其條暢急者欲罷不能善曰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翰亦不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五臣本無游觀乎道德之能罷濟曰言以詩書道德為門咸絜身修思五臣本吐情域為域而游息焉域闕也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善曰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良

曰貢獻允信弘大也濟濟盛貌

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

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緩百姓祿勤增奉

五臣以厲貞廉善曰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

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伍也銑曰究陳蠲除苛細綏安也減膳食卑宮觀善曰宣紀曰池

曰郡國宮觀勿復修理善曰宣紀曰池省田官損諸苑善曰宣紀曰池

與貧踈繇役振乏困善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算恤民

災害不遑遊宴善曰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閔老

老之逢辜憐綰經之服事善曰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

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

綰經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

喪者勿繇事翰曰閔憐辜罪也惻隱身死之腐人悽

愴子弟之縲匿善曰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

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濟曰惻隱傷痛也悽愴悲歎

也身死腐人謂經拷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縲匿父

兄之罪而見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

遂其零茂善曰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

落茂盛皆遂其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善曰毛

文濟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善曰毛

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

容入宰相刻削善本大理峻法善曰廣雅曰峭急也謂

曰刻峭謂損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

摯虎攫懷殘秉賊善曰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

其所臨泣善本莫不肌慄善本懼伏吹

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五臣本作恇無所措其手

足善曰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

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公章容切濟曰慄戰也

言如地虺之螫毒於人者怔忡惶懼貌措置也傲傲

愁怨遂亡秦族良曰傲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

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五臣本者除其賊善曰父子

虎伏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

者必除豺狼又况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

事因自賊良曰狸能害雞豺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

能食獸蠹以傷木賊以亂人

易尚五臣本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

善曰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善本樂業朝廷

無怨銑曰淳深也睦親也今四海善本樂業朝廷

天善曰宣紀曰薦電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鳳于地翰曰神天地之神洪洞相通也朗明也

鳳來儀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

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善曰宣紀曰鳳凰集魯羣鳥從之尚書曰鳳凰來儀爾雅

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于郡國良曰鳳凰神雀瑞鳥麒麟瑞獸名甘露瑞露也嘉禾瑞穀也翼翼飛貌

邕邕聲也垂容有容儀也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

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善曰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銑曰隆盛洽和給足也咸

則三壤謂上中下田皆有法則也昔文王應九尾狐而五臣本東夷歸

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尚書璇璣

鈴曰武王得兵鈴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向

曰謂白魚入于王舟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善曰周公

諸侯同辭而伐紂也宣王得白狼而夷

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方也翰曰夫名自正而事自定

也善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

五臣本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善本旗仆也濟曰張武

也賓服洽會恤憂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

瑞先生曰夫善本作先生夫子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善曰

曰因時百蠻良曰天性憍五臣本塞習俗桀善本暴

善曰左氏傳曰彼皆僇塞杜預曰賤老貴壯氣力相高

善曰史記曰匈奴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善曰史記曰匈奴

業習戰攻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善曰史記曰匈奴兒能

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

濟嗜欲善曰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

耜則弓矢鞬馬播種則扞胡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

獲胡刈則顛倒殪伊計仆善曰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

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為食

翰曰以此如中國之務農也耜耜耕器也播布也扞弦

掌拊用之敵手以持弓者也奔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

寇善曰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是以三王不能懷

五伯不能綏驚邊柝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善曰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駉駉載是常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五臣本無賀善曰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

人眾來降鄭氏曰揮音經束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向日靈神也日逐單于皆匈奴名

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典結計沮顏焦齒臬矧開

剪髮黥首文身裸果袒徒之國善曰編結即編髮也漢書中軍曰解辨髮削左

社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刃刻其面蓋沮顏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日多鬚蓋臬矧也黥首蓋雕題

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斬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沮顏刻面也焦齒黑齒也臬矧眼白也黥

首雕額也文身鑊身也裸袒不衣也靡不奔走貢獻懼忻來附婆娑嘔吟

鼓腋善本而笑濟曰靡無也婆娑舞貌鼓腋鼓腹之類也夫鴻均之世何物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一

不樂飛鳥翕翼泉五臣本魚奮躍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

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一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立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鴛飛戾天魚躍

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良曰鴻大均平也翕翼奮躍樂和氣也是以刺史感德

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於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

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善曰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終日

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五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頊

騰錄舉人臣汪志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一

文選卷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

隗擁眾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有天命是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隗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二

擁眾欲有分割土宇之意彪時在隗處以隗所舉必見禍亂故著此論以明天命所歸冀有其悟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歷數謂天

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暨于稷契咸佐

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以命禹而禪之

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

善曰稷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良曰暨及載行也此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間而得之也稷者周之先契者殷之祖也皆以

佐堯舜有至美之德奕世而雖其遭遇異時五臣禪代

行故至成湯武王而有天下其揆一五臣本

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孟子曰先是故劉氏承堯之祚

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是故劉氏承堯之祚

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漢書贊

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

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

已盛斷地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

矣濟曰堯漢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

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地當徑高祖乃拔

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

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

翰曰高祖夜行澤中見白蛇斬之乃有神由是言之帝

母號哭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符應也王之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

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豐功厚利積累之

業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也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

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

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

詩外傳曰王者往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

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

於布衣不達其故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

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猶遇也

得之善曰漢書陶器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人

爭取天下勢如逐鹿於野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不知

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

子者也善曰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老子曰

春秋亂臣賊子懼向曰神器帝位也言悲世人以為

為亂臣賊子欲若然者豈徒閤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

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

饉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也饉

或為殍荀悅曰道瘞謂之殍也良曰無菜曰饉無穀

曰饑流隸謂逃思有短褐之裝擔石之蓄

也毛布曰褐短丁管切說文曰裝重衣也字林曰裝大

篋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銑曰短褐麤衣也

也毛布曰褐短丁管切說文曰裝重衣也字林曰裝大

篋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銑曰短褐麤衣也

也毛布曰褐短丁管切說文曰裝重衣也字林曰裝大

篋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銑曰短褐麤衣也

也毛布曰褐短丁管切說文曰裝重衣也字林曰裝大

襲重衣也擔謂一擔之重石謂一斛之數蓄積也言思有擔石之糧以積也

終於轉死溝壑善曰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使老稚轉手溝壑惡在

為人父母也濟曰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

有天命不可損益也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

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

祚之為神明主也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

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

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鑊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

之項梁死向曰信韓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也卒終也潤鑊伏鑊烹醢分裂皆殺也鑊煮也鑊砧也醢肉醬也分裂謂斷其支體也

又況么鳥麼不及數子而欲閤干天

位者乎善本作也善曰鷓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

文曰良曰么麼小也數子謂信布梁籍干求也是故駕

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善曰廣雅

曰駕駘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駕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

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曰千里也史記陳涉

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賁曰夫鴻鵠一

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翰曰六翮謂鴻鵠之翼也

案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善曰應劭曰爾雅曰柁謂之善曰應劭曰爾雅曰柁謂之

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案音節柁之劣切

管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善曰音義曰管竹筍也受一斗

器也秉執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

鼎大器也以喻重任餗鼎中之珍饈喻王位也言鼎折

足則覆鼎中之物言非其材而處其任則如此也

當秦之末五臣本豪傑並起

而世貧賤今善本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

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

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

子翰曰陵母為項羽所擒獲也漢王長者必得天下

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五

本無陵字翰曰陵母恐陵為母在楚有二心於漢

遂對漢使者以劍自殺以絕陵望使固心於漢也其後

果定於漢陵為漢宰五臣本相封侯善曰史夫以匹婦

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五臣本作幾善曰

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白虎通曰庶人稱

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五

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善曰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孟子曰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是故窮達有命吉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

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嬰母知廢

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

有五善曰漢書曰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

準而龍顏美鬚髯左善曰漢書曰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漢書曰

股有七十二黑子善曰漢書曰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曰

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善曰漢書曰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

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善曰漢書曰已善曰漢書曰

信讒善曰漢書曰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善曰漢書曰

變通者趣時者也善曰漢書曰當食吐哺納子房

之策善曰漢書曰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八難而高祖輟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善曰漢書曰拔足揮洗揖

酈善曰漢書曰生之說善曰漢書曰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

其說沛公襲陳留善曰漢書曰銑曰酈食其初見高祖高祖方洗

足酈生曰足下必欲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高祖乃

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善曰漢書曰拔足揮洗謂止洗足也揖敬從

也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

都洛陽不便不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敬說言遂遷都長安善曰漢書曰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善曰漢書曰

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願上有

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甲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

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

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

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抱

此四人之力也善曰漢書曰良曰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如意

是時南山有四皓者四賢人高祖召之久不至後乃來與太

子游太子入朝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太子為賢而不

廢也以不立趙王故善曰漢書曰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善曰漢書曰

云割肌膚之愛也善曰漢書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

諸將善曰漢書曰濟曰行陣謂軍旅之間也善曰漢書曰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

亡命謂自楚逃歸於高祖也善曰漢書曰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善曰漢書曰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善曰漢書曰高祖而夢

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善曰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

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

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蔭切善曰漢書曰向曰劉

媪謂高祖母初妊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妊高祖夢與

神合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蛟龍在於上遂生高祖

觀形而進女

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

兩家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也

翰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媪武負二人賒酒既醉卧二人見其上有怪異此兩家遂毀契券不取其財也沛令

客呂公見高祖奇兒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

知所五臣本處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

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

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每獨游所至處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

輒求而得之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善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

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銑曰分斷也高祖初入故淮陰

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濟曰淮陰侯韓

信留侯張良並言高祖得天之授也非人力之致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

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翰曰五者謂五行相承也取舍

本作不厭斯位符瑞不同五臣本斯度善曰韋昭曰厭

向曰厭合同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

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

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

於莊子曰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銑曰

之凶則上所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

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覲冀覲善曰左氏

覲觀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位距逐鹿之瞽古說審神器

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

天祿其永終矣善曰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翰曰英雄謂隗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器也言誠能知其天命覺寤人事畏如此斧鉞之禍以自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識收王陵陳嬰之事以為明

鑒之分絕韓信黥布之逆無為窺覲之心也距絕也逐鹿謂上遊說士所比也替說謂無知之說也神器帝

位也貪不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為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也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無論古者經典文事有此篇論文章之體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

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

能自休善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

彪之少子也良曰伯仲言相次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 趙班趙也武仲傳毅字也休息也言其文

美不能自息也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

以所長相輕所短濟曰言文人各自見 里語曰家有弊

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

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

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 翰曰帚謂除地之帚也言家有弊破之帚自以為寶重者乃通比

於千金此則不自見之甚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

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一

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

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馱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

服亦良難矣善曰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曰千里也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

良曰驥馱良馬也以 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

累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怨已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 銑曰審己之才

以度前人則無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

氣然粲之匹也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

遭我手搖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翰曰齊俗如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亦是粲之儔也如

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元猿漏卮圓扇橘賦雖

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濟曰初征登樓槐賦征思 猿漏卮圓扇

橘並賦名也 猿黑猿也漏卮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之如作諸文未勝於此者也稱勝也

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向曰陳琳 阮瑀也 應瑒和而不壯

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

理不勝辭善曰漢書東方朔枚皋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

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銑曰言文美理弱也 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

班儔也良曰揚雄班 固之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一

於自見謂己為賢翰曰貴遠者謂其不分別文章傳聞遠者為善乃則貴之也向聲謂向其

聲譽而為美也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

尚實詩賦欲麗向曰銘誄述人德行此四科不同故能故不可虛也麗美也

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也通才謂諸事皆能通備也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

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善曰蒼頡篇曰檢法 度也 濟曰檢法也 至於引

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善曰桓子新論曰惟

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 良曰譬如蕭管之類者言其用氣吹之各不同也素本也

言其巧妙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亦不能教而移之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

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無窮向曰年壽有盡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期是以古之作

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善本無不假良史之辭不託

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銑曰飛馳言疾速也以喻鳥飛而馬走者言不假託

此四物而聲名自至於遠也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善曰

遷書曰西伯不以隱約而弗五臣本作不務不以康樂而加

思善曰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憚懼也濟曰隱約失志兒康安也加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移思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十三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善曰淮南子曰

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

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

良曰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懼五臣本作懼於饑寒富貴

則五臣本無則流於逸樂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流放也遂營

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五臣本作遊於上體貌衰

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善本無亦志士之五臣本無之字大痛

也善曰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翰曰融孔融也著論謂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六代論一首善曰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善曰魏氏春秋曰曹同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同冀以此論感悟

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銑曰魏氏春秋云曹同字元首少帝族祖

也時屬天子幼稚遂著此論冀感悟曹爽也六代者夏殷周秦漢魏也

昔夏殷周之五臣本無之字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善曰

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

至于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

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

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良曰設疑問之辭也發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濟曰後文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十三

夏殷周也與天下共其民者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秦王獨制

其民故傾危而莫救翰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夫與人共其樂者

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

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

良二千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

而並進向曰親疎者謂天子之宗屬親疎者異謂異姓也言並封為諸侯兼而用之合而進之共治天

下也參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

合也

逆節不生

善曰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郡漢書王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

節萌起

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兼及其衰也桓

文帥禮

善曰齊桓晉文桓公晉文公帥禮以伐不義奉於周室也苞茅

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

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

之大夫子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二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

仲幾歸諸京師銑曰苞茅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遵王命而齊桓公帥師伐之定王時晉帥諸侯築

王城宋宰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之也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四

弛廢也肅敬也言齊桓晉文匡輔王室使紀綱廢而更張諸侯傲復得敬懼也二霸之後寢

五臣本以陵遲

善曰漢書曰二伯之後寢以陵遲濟曰二霸即桓文二君也言二君薨後復

陵遲敗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善曰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馬王孫

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翰

曰負恃也方城山名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馬言其欲有篡周之心姦情散於曾懷逆

謀消於唇吻亡粉反向曰散消者懼也斯豈非信重親

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

碩茂銑曰碩大也言枝葉大茂能蔭本根故云賴也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

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蕪於韓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

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

曰韓哀滅鄭并其暨乎戰國諸姬微矣濟曰暨及也唯燕衛

獨存然皆弱小善曰燕衛周同姓也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

亡匪遑相恤向曰言自救滅也至於王赧匪降為庶人猶

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暨于

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銑曰王赧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五

謂周赧秦據勢勝之地騁五臣本作馳誦詐之術征伐關東

蠶食九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但詐之師遁逃而不敢進良曰誦欺也蠶食者言如蠶之

食葉漸至於盡也九國謂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也至於五臣本作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善曰

曰天位艱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濟曰曠日謂積德而祚長也若

彼謂周也用力若此謂秦也言秦雖欲疆取周室然為枝葉廣大難以為拔至始皇方定天位也豈非

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

其可謂當之矣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

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
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
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
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翰曰苞桑謂叢生
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其固也危亡者繫之於上取
其難拔之義也言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云當

也秦觀周之弊將五臣本以為小弱善本作見奪於是

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

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向曰秦皇觀周所以為弊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諸侯之爵置郡縣之吏也棄

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二

十六

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

善曰班固漢書

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良曰

謂子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胃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櫂

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

五臣本作

哉善曰法言曰浩浩之

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權謂楫也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濟曰芟刈猶以刀斷之也是股肱手足也捐棄也金城者言其堅如金也勃逆也

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五臣本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

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

所聞也

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

之及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紀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

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翰曰齊相田常殺簡公專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至常曾孫和

遷康公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此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縣越言不封子弟終恐

有此禍亂無人輔弼帝

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五臣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二

十七

其義至於善本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

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

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

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

死向曰黜退也言退淳于之義也銑曰始皇遺詔使太子扶蘇與喪會於咸陽趙高道矯詔賜太子死而

立胡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也託猶假也至今五臣本作趙高之徒誅鋤

宗室胡亥少習剋

五臣本作

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

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

宮委政讒賊

善曰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春秋合誠圖曰誅鋤民

善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記太
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
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
未之聞也應幼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
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思史記曰二世常居禁
中與趙高決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蒼頡篇曰委任之
也良曰申謂申不害商謂商鞅也皆專為刑法之術
而二世復師其前法也自幽深宮謂為趙高所惑常
居於宮中不親視事皆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
哉善曰史記曰二世齊望夷宮欲祠淫使使責讓趙高
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塔威陽令閻樂謀易上樂
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
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濟曰時關東諸侯起
兵爭欲亡秦趙高匿之二世不知二世以此責讓高
懼誅乃陰謀使咸陽令閻樂帥千餘人殺二世二世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十八

乞為王樂不許又願與妻子為黔首遂乃郡國離心衆
終不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殘殺也庶潰叛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勝廣
庶潰叛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翰曰潰亂也勝廣
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善曰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
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
向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祖項羽起兵項
子嬰也羽殺秦王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
國分王子弟銑曰裂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良曰三
也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濟曰常君
等諸侯代代相繼也枝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室也如
木枝葉相扶持覆蔭也首尾為用謂首有難則尾救之

尾有禍則首救之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
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
哉善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使子孫失道人且無成湯
武王之賢者雖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殺
置手足以為亂哉區區小兒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
集之衆善曰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吐
年之中而成帝業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自開關
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
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善曰班固漢書贊
曰漢無尺土之階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十九

孫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
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鑄金石首
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
圖危劉氏善曰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
也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
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
衛於外故也善曰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
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
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
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
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興

居為東牟侯 銑曰磐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東牟侯
劉興居朱虛侯劉章與諸侯共誅諸呂延迎代王而立
之是為文帝此則諸侯
內外之勢彊盛故也 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 善曰王
注曰踵 逸楚辭

他 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
十上下無別權侷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 善曰班固
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
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 濟曰跨帶也
權侷京室謂權勢之盛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七國
反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
川王賢膠 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
東王雄渠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二十

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翰曰言多立諸侯少
封其地使其力少也今海
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
誅伐之事文帝不從 善曰漢書賈誼上疏之文 至於孝
景猥用晁 善本 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
五臣本 作怒 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

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 善曰漢書曰朝錯數言吳過可
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
逆制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
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
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由也 銑曰猥頓也削

黜謂削退其土 良曰吳楚先起謀反之意故云唱謀
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兆發於高祖而瑕釁成於文景謂
高祖封地廣文帝能漸削之是寬之 所謂末大必折尾
過制也景帝黜削過急是不漸也

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
善曰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濟曰此諸侯地廣而彊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
折也尾大身小難掉也且尾在於身者也欲掉之尚猶
不從其心況諸侯彊盛且非已 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
體之尾何掉哉謂難以禁止也

恩之命 五臣本 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
割梁代五分 善曰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
數十里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
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
之令使諸侯得分子弟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
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
翰同善注 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 善
割亦分也

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唯得
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向曰言分其土地遂至陵遲資
費薄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也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
不豫猶不輸也政事謂國家也

後國除 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
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
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
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
王金福薨無子國除 銑曰耐酒也漢諸侯助祭飲酎
金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免國或以無後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二十一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
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
之令使諸侯得分子弟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
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
翰同善注 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 善
割亦分也

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唯得
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向曰言分其土地遂至陵遲資
費薄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也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
不豫猶不輸也政事謂國家也

後國除 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
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
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
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
王金福薨無子國除 銑曰耐酒也漢諸侯助祭飲酎
金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免國或以無後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二十二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
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
之令使諸侯得分子弟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
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
翰同善注 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 善
割亦分也

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唯得
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向曰言分其土地遂至陵遲資
費薄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也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
不豫猶不輸也政事謂國家也

後國除 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
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
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
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
王金福薨無子國除 銑曰耐酒也漢諸侯助祭飲酎
金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免國或以無後

嗣者除其國也至於成帝王氏擅朝良曰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執政專擅帝命其兄弟

封列侯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

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五臣本作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

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

之文翰曰母黨即王氏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

雖悲傷歎息而不能善曰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

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五臣本至于桓

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

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

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

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

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韞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

求容媚豈不哀哉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

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

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

曰部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部音吾

銑曰異姓謂王莽為相鳩殺平帝立中山王子嬰為

少主自北周公攝政實為齊田常殺簡公之亂也高拱

謂拱手而盜取天位一朝稱臣於莽解印釋綬謂奪其

位也貢奉謂以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妾者

恐殺也廣陵王嘉獻莽符命封部鄉侯此皆懼誅所以

苟取免患而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

已豈不哀也善本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五臣本權輕勢弱不能

有定爾良曰徒但也所以貢奉社稷於王莽者賴光武

皇帝挺不世之姿善曰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無不

也資也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翰曰成謂成逆篡

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龍周之舊制

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向曰言光武不封建子

傳於無窮者也則以謂無疆之期疆猶窮也至于桓

靈閣善本豎執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

軍實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

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善曰班固漢書序曰漢

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

爭善曰張超賤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銑曰本末

廟焚為灰燼亂宮室變為莽士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

所五臣本安處悲夫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末

室也莽藪謂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三

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

沛鳳翔充豫善曰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兗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

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濟掃除凶逆翦滅鯨鯢善曰左

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翰曰鯨鯢大魚吞

食小魚者以不義人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善曰魏志曰天子東

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維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向曰董卓遷獻帝於西京而曹公迎帝

都於許昌然許昌屬潁也邑州通而言也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

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

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善曰晏

曰前車覆後車戒也銑曰謂魏亦子弟王空虛之地

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良曰空

其封名寔無其地也有不使之民謂不虛謂有權均匹夫勢齊

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

安社稷為萬代五臣本作世之業也善曰左氏傳曰周之宗

石大石也此之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

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

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

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善曰班固漢書贊

諸陵蓋亦強幹弱枝也翰曰厠列也維持連接也天子為翰封諸侯為枝所以備萬一危難之事以相蔭庇

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向曰名

謂大州刺史也偏師謂佐於大軍也帥將也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

有武者必置於無於百人之上銑曰言宗室文武位

長使夫庶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

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善曰衡軛

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馬畢志其內未得聘其足也良曰衡謂車上橫木軛格也

君命任使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

者本孤濟曰此喻帝室微弱不封諸侯故語曰百足之

蟲至死不僵扶五臣本作什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

善曰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翰曰蟲所以

以喻諸侯也足所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

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人

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也向曰墉城牆也建立素本也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

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

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

哉善曰尚書曰厥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

枝葉也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不優其本雖居尊重之位

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

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善本聖王安而不逸以

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翰曰逸樂也設故疾風卒

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博奕論一首

善曰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棊也揚雄方言

曰圍碁自闕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韋弘嗣

善曰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

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

之也 翰曰吳志云韋曜少好學能屬文同善注奕者圍棋也

蓋聞善本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善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善曰論語

向曰好學樂道如奔逐於物志是以古之志士悼年

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五臣本也銑曰悼傷勉精

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五

本作經之以日力良曰操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

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善曰呂氏春秋曰甯越中

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

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

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濟曰甯越

常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以免此勞友曰莫如學學

十五年可以達矣越曰他寢吾不寢他食吾不食積年

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後園篤亦勤也漸漬猶浸潤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栖遲謂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

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周公也文王自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修其德

以安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也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

庶而可以已乎向曰十萬曰億載年也已止歷觀古今

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

居不惰五臣本其業窮困不易其素銑曰素猶心也是以卜式

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

不朽之名

善曰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

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

良曰卜式以耕作牧羊為業後勤學累官榮貴黃霸以罪繫獄是時少府夏侯勝亦下獄霸願受經於勝乃授之霸後為丞故山甫勤於夙夜而五臣本吳漢不離公

門豈有游惰

五臣本哉善曰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

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濟曰仲山甫周相也夙夜勤政以事一人吳漢後今漢光武之臣常勤勤不離公門公門職事之府也

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

五臣本博奕廢事棄業忘寢

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

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

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

翰曰太牢之饌謂滋味也韶夏雅樂也不暇存

者言不暇食而聽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

五臣本易行善曰埤蒼

丁古切庶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

廢也戾恨也弛

然其所志不出一枰

補萌切五之上所務不過方罫

之間

善曰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圓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

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罪目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

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絕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趨作罪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罪中死棊皆生銑曰枰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

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

選者不由其道

善曰廣雅曰階因也良曰求之於

無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

善曰劉向圍棊賦曰略觀圍

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濟曰孫吳謂兵法也考之於道藝則非

孔氏之門也

孔子曰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

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善曰尹文子曰以智力

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

擊之置石而投之哉

向曰擊木投石童子戲也且君子之居室也勤

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

暇五臣本博奕之足耽

善曰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

一人日盱忘食銑曰致養父母也

良夫然故孝友

之行立貞純之名彰

善本如此養於親納忠奉於君

故得孝友之行立於世貞純之名彰著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二十九

乾務在得人善曰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翰曰乾乾勤

也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

善曰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貌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荅李陵書曰其於學

人皆如鳳如龍向曰熊虎喻猛也百行無包五臣本作苞

文武並驚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引興摘暴學博選良才管百行銑曰苞納也驚馳也

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說文曰

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良曰程試謂呈其才者必見試用也金爵謂金印紫綬以封人爵也誠千載

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

身者嘉之會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善曰

廣雅曰惜愛也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五臣本無乃字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號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

濟曰勲功也盟府謂掌諸侯誓盟之官也夫一木之五臣本無之字枰五臣本作枰孰

與方國之封枯棊五臣本作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善曰邯鄲淳藝

經曰棊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翰曰方國之封謂一國之界枯棊棋

也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賀博奕矣善曰周禮

曰三公自衮冕而下鄭立曰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

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向曰衮龍諸侯服飾也金石樂也兼并貿易也假令世士移博

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銑曰顏回閔子騫有德行好學

也善曰張良陳平有計策也用之於

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善曰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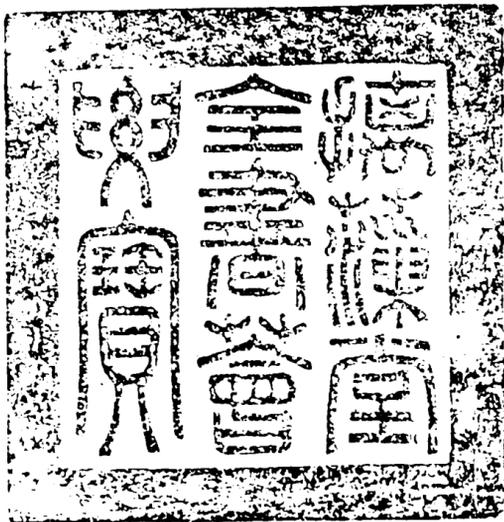
富往而問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

日猗頓也濟曰猗頓巨富人也言用以求資貨則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

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二 三十一

文選卷五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垣

膳錄監生臣鄧肇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

文選卷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養生論

善曰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尊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三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謂說

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

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

莫非妖

五臣本作天

妄者

善曰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

十年不然者皆天耳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往皆是天妄而死

此皆兩失其情請

本無試粗論之失謂神仙天妄也言失其論事之情也

夫神仙雖不目

五臣本作目不見然

見然

五臣本作則

記籍所載前史所

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

善曰廣雅曰較明也濟曰較明也其有必矣言必有神仙

也事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向華

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 銑曰言神仙非學之所能成也 至於導養

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

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 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

之可至千歲 翰曰導攝也 向曰神仙則不可學攝

養性命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

得長年也 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

然流離 善曰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

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

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銑曰

服藥不得汗也 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有不得

者或有人懼情一集乃有渙 終朝未餐則噉然思食而

然而汗出者流離汗流貌 文選 卷五十三 二

曾子銜哀七日不飢 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

謂子思伋曰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夜分而坐則低迷

入口者七日 翰曰噉然飢愛兒 善曰古眠字韓子

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 善曰古眠字韓子

分而聞有鼓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曰

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 濟曰夜分半夜也

良曰閉目曰瞑皆言憂懼 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

損性故不能致長年也 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公羊傳注

之曰僅劣也 向曰勁刷謂梳也醇醴酒也言以梳理

其髮鬢飲酒以發顏色也 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

冠 善曰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

衝冠 翰曰言其怒色殊觀赫然甚於酒之發色者 由

豎髮衝冠亦甚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植豎也 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 向曰形骸無精

則亂 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

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貌失色 夫為稼於湯世偏有

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

之益固不可誣也 善曰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

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

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溉灌之也 濟

曰殷湯大旱七年若種稼於其世偏有一水之功者雖

終見焦爛則此苗必得一灌之潤而後枯死亦猶今養

生雖終歸於死必得一養之 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

蓋也既灌也 良曰誣輕也 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 善曰淮南子曰大怒破

祖曰憂患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 是猶不識一

國語注曰肆恣也 翰曰侵損肆縱也 是猶不識一

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 善曰國語子餘謂秦伯

也 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亦猶不

知苗有一灌之益而直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

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

失知一過之害生 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

二者傷矣 向曰形無神可恃則死也 銑曰神若無

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 濟曰喜怒過甚則害生

理之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良曰不為彊梁而本於柔謙也愛憎

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善曰

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也翰曰棲居也銑曰泊然無營欲兒無感

謂哀樂不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

濟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濟曰呼吸吐納謂服氣也

翰曰形在外神在內不以憂喜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

之良田此天下之五臣無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

善曰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四

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鄒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深六寸相去七

寸區中種穀一粟秋收每區三升計畝當百斛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

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

不變者也向曰相懸謂畝十斛畝百斛也商農所以無也亦如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欲不識養生之理可致長年也音名善曰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

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

瞑不欲覺也銑曰豆謂大豆也言食合歡蠲忿萱草

忘憂愚智所共五臣本知也善曰神農本草曰合歡蠲

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萱

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翰曰蠲除也合歡萱草藥名也

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善曰養生要曰大蒜

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猪肉損人與豬同說文凡蝨

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并齒居晉而黃

善曰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

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

處人有過得乃勝殺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瘵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瘵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瘵齒黃未詳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五

良曰頸項也皆謂所處所食土地所宜而致之也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

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

無使明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薰之使黃而無

使堅銑曰薰之使黃則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善曰

曰延年長也濟曰芬亦薰也言能薰之故神農曰上

使黃使堅使香則亦能使人延長明矣

藥養命中藥養性者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

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

養性合歡蠲忿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良曰輔

萱草忘憂也

而世人不察良曰不察服食之理以養性也唯善本五穀是見善曰法言曰哇則鄭聲色是

眈目惑玄黃耳務淫哇鳥佳反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注曰

五穀麻黍稷麥豆也向曰淫哇樂聲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五臣本其腸

胃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鄭曰

鬻鹽謂練化之鬻今之煮字也翰曰滋味血肉之食也醴醪酒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

悖其正氣善曰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正氣銑曰腐敗悖亂也正氣謂安樂之情也

思慮銷五臣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音邃善曰文子

曰真人純粹應助漢書注曰粹淳也濟曰殃傷也平粹謂純和之性也夫以菽在爾之軀

攻之者非一塗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菽爾小國杜預注曰菽爾小兒也良曰菽爾小兒軀身

也非一塗謂聲色玄黃滋味芳香喜怒思慮哀樂之事共攻於人身也易竭之身而內外

五臣本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向曰以百年易盡之

慮攻於內所謂受敵也且非木石之堅必不可久言將死也其自用甚者濟曰言自

依攝養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之絕善曰

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

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闕唯

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翰曰謂形神之氣乏絕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

天於衆難善曰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天者世皆知

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善曰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

向曰人皆笑之傷之謂其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

不善持攝生性也悼傷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

良曰有致養其身有失其理者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

失於微纖之間也措置亡失也哀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善曰莊子曰藏

翰曰白謂白髮也終謂死也言死者悶然不知其端緒之所由也中智以下謂之自然

善曰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

中智以下也濟曰言中智已下謂漸然至死

為自然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

未兆善曰老子曰未兆易謀銑曰中智之人縱少悟

也養生之事皆限逢遇之初不慎衆險於未始之前

也衆險則喜怒是由五臣本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

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五臣本有而字為五臣本病之始也

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

不信後疾迎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

子東過齊見桓侯東暫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

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

百八年史記自為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新序曰扁鵲

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向曰病甚至於

覺病方以為得疾之始則中智以下皆然豈預知攝養

之事也亦如理國先見安危理之於未亂國乃理也餘

文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五臣本作理

也夫人之患害成於微小之間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

已盛矣故醫者無功療之也亦如國家當重賢良以理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七

天下而人和年豈可輕棄而不用
及國亂乃欲用之則無可施功也
馳騁常人之域故

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
也言歷觀常人之間故有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
養生長年之理則俯仰觀察莫不皆然言多也
以多

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
為疾狀多同遞相證驗以自寬慰輕
於攝養謂言天地之理皆如此也
縱聞養生性
五臣本

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
其欲謂養生之
理不如也
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
心雖少近不知養生之
所由何如亦未定也
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

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
善曰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畎之間廣尺深
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
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
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
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
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
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
沃焦

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
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之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世其精如尾閭之世其必
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之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八

數十年之後
恐兩失內懷猶豫
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
之後欲從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
為賒應二者相傾復有
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
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
作自
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
五臣本
善曰淮南子
曰豫章之生

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
耳枕音尤
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枕木同類至七
年柯條乃覺殊也養生之理初與
衆人同道道成然後可覺殊矣
今以躁競之心涉希

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
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
濟曰躁喧
塗道也長生之理漸修而遲其應遠矣人意欲速而望
近以此莫能有專志
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

不專喪業
善曰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良
求養生者喪失道也
言不專心則失業也
偏恃者以不無無功
良曰人有偏
不無於他事故
追術者以小道自溺
名譽者必偏於小

善曰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畎之間廣尺深
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
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
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
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
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
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
沃焦

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之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世其精如尾閭之世其必
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之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
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之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世其精如尾閭之世其必
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之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九

數十年之後
恐兩失內懷猶豫
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
之後欲從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
為賒應二者相傾復有
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
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
作自
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
五臣本
善曰淮南子
曰豫章之生

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
耳枕音尤
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枕木同類至七
年柯條乃覺殊也養生之理初與
衆人同道道成然後可覺殊矣
今以躁競之心涉希

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
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
濟曰躁喧
塗道也長生之理漸修而遲其應遠矣人意欲速而望
近以此莫能有專志
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

不專喪業
善曰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良
求養生者喪失道也
言不專心則失業也
偏恃者以不無無功
良曰人有偏
不無於他事故
追術者以小道自溺
名譽者必偏於小

善曰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畎之間廣尺深
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
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
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
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
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
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
沃焦

道沈溺其心 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

又不成矣 謂上所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

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汝形知名位之傷

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

是心中實欲而彊自禁止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

非貪而後抑也

心不存神氣以醇白

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

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

存繫之於神氣以醇素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

之以一養之以和理自濟同乎大順

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

故曰聖人思慮不預謀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

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

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

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

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鍾會

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翰曰道生一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十一

通曰醴泉者美泉 晞以朝陽綏以五絃

也狀如醴酒也 曰晞乾也綏安也晞於朝陽所以養和於物也安以五

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養羣生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理

也 無為自得體妙心玄

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 志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

身存

有哉

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

高高山 向曰言將與仙人比年爭壽則何為其無有

長年

運命論

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

李蕭遠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蓋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

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故運之所隆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十一

生聖明之君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聖明之君必

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

也不介而自親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也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良曰唱和相道德玄同曲

折合符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

相符合得善曰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濟曰委曲

功也向曰不相疑故不信讒其所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

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銑曰所以能

也欽定四庫全書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善曰易乾

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

黑黑變黃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

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

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翰曰黃河

羣龍見而聖人用善曰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曰聖人

用也喻君未升位也龍既見矣故伊尹有莘氏之媵

臣也而阿衡於商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

維阿衡左右商王向曰莘氏國名也媵臣小臣也阿

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善曰史記曰太公望

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

非羆非虎非龍非雉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

于渭之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

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銑曰太公呂望也周

尊太公故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

虞而才於秦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

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

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

分之謂也翰曰百里奚賢人也初任於虞國虞君不

用其言乃滅亡乃之秦秦用其謀而為疆霸蓋一人之

身也用之國昌不用則國亡也非在虞則不才在秦則賢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

之說善曰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

向曰張良以游於羣雄向曰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

莫之受也銑曰石堅水柔以柔投堅其不及其遭漢祖

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翰曰以堅投柔其勢

游於羣雄至莫之逆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

沛公也善曰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

耳陳謂涉也項謂羽也沛公謂漢高祖也然則張良之

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濟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十三

之說前後一也蓋前人不識離合之道也離合之道若神明之相應合也故彼四賢者名載

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稽之籙圖

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歷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

為張良生韓之陂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穀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

不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向曰四賢謂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天事合

於人心其可測也格至也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

神嗜慾五臣本將至有開必先善曰禮記文也鄭立曰

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十四

神意之所欲事有開通者應必先達天降時雨山川出

君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如之也善曰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詩云惟

嶽五臣本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

謂也善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

申伯為周之幹臣善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豈惟五臣本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

幽王之惑褒女也秩五臣本始於夏庭善曰呂氏春秋

士也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禳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禳在積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

觀之蘇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蘇化為元龜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并而孕無夫

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厲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問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

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

褒是為褒如幽王廢申后立褒如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鄰山下康仕淄切翰曰亂亡之國亦運命也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善曰左氏傳曰初曹人

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乃曹伯陽即位好畋

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陽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代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猶社稷也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善曰左氏

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使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見

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真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

器命徹叔孫不食卒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已有一人深目而顴喙

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

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豹病豎牛將為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空器叔孫遂餓死此則

禍成於庚宗矣暱善曰春秋考異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善曰春秋考異

存亡出家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也孔安咸國尚書傳曰歷數謂天道也良曰謂運數至也咸

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銑曰介昔者聖人受命

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

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

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

而謀也而終武王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沒也

謀謂武王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十七而言及成王定

鼎於作于臣本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

七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郊鄆今河南也武王

遷之成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厲王凡有八世即應

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厲王凡有八世即應

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呂穆公傷周室大壞也二霸之

向曰幽王厲王無道不恤國事故大壞也

後禮樂陵遲之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

禮義陵遲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善曰自二霸之卒至

女淫奔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

應六而謀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

子其失也也靈王景王之時也辯詐之偽成於七國

無悃誠也翰曰文德之澆薄辯詐之偽成於七國

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時也辯詐之偽成於七國

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

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延公以馬

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

禮義向曰漢朝初雖重文章之士而高雖仲尼至聖

祖以武定天下志意輕棄儒士之言也

顏冉大賢善曰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無該文武並

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

泗之上不能過其端善曰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

兒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

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

閭閻如也桓子新論曰過絕其端其命在天也良曰

道之不行雖至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過絕澆淳之端也

閭閻和樂兒洙泗二水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

名孔子講道之所也

不能維其末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

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

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

行也法言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晞顏之人亦顏之徒

也顏嘗晞夫子矣李軌曰希聖也言顏回當望孔子也

禮舍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銑曰孟孫二子

體法顏冉故云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云希聖當衰弊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謂孔子於靈公孔子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三

十八

厄於陳蔡善曰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蔡美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喻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善曰周易曰道濟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以經世莊子曰未嘗開任氏之風俗其不與經於世亦遠矣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善曰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濟曰彌廣綸理也言時君不能用之使

廣理於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向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君竟不見用是不得其主而運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善曰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翰曰孔子道不行欲居九夷夷即蠻也夏謂中國也屈謂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於陽虎並魯之公卿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善曰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國語晉叔向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三

十九

造門雖造門五臣本無雖造門三字猶有不得賓者焉翰曰言子思游思天而末入於五臣本無於字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善曰論語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善曰禮

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間之言者也向曰西河地名肅敬也間非也言西河之人敬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人不敢非其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也

賤時也而後之五臣本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善曰楚辭

直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善曰楚辭

之立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殺誼於是天子亦踈之以誼為長沙王大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故曰湘纍也

故曰湘纍也銑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二十

過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

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其心不疑也善曰漢書孫寶曰

居重任之地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善曰漢書孫寶曰

傷也濟曰折辱屈損也言身可以受辱者推於運命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湘賈誼發憤適

足不彰君之過而自損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翰曰失

以推排運命而忠義之名守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

塞之斯為淵焉善曰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

流曰淵水也銑曰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

潤善曰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體清以洗物不亂五臣本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五臣本清善曰晏

景公問晏子曰庶正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潔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好灑人之惡仁也案式甚切

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善曰呂

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雅曰迂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

背於俗類此理之勢所宜皆然矣迂觸也故木秀

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善曰廣雅曰秀出

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良曰木高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先折也濟曰岸側有堆阜而出於岸侵入

於水者故水流必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善曰史記曰商

夫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也向曰德行高遠出乎羣俗故眾人嫉妬共為非斥亦如木秀先折堆出流衝也

也前監五臣本不遠覆車繼軌而五臣本志士仁人猶

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善

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班固漢書贊曰

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之心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二十一

高忠直之心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

復繼其跡而志士蹈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為哉

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生蓋將以遂其所志而成君王

之名也 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善曰家語曰不觀巨

也 銑曰言衝君之威以進忠直如涉風 波之險道恐墜落而死矣冒衝也塗道也 求成其名而

歷謗議善本作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善曰司

曰下流多謗議蒼頡篇曰筭計也 翰曰言忠直之人 冒險道歷謗議於當時所以甘處危亡之地蓋有善計

而進於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

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

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善曰論語子夏曰商聞

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

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邀自遇 翰曰言道之將行命

與貴合伊尹用於殷湯呂望用於周文百 里奚用於秦穆公張子房用於漢高祖也道之將廢也

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

弗得矣善曰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向曰道

為之而必 凡希世苟合之士遽除戚施之人善曰莊子

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

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遠蔭不鮮又曰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銑曰希望也遠蔭口柔也戚施

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輕

薄鄙惡之性而語則詐偽口 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

之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

以色故不能 銑曰對尊貴之人則俛仰媚取其顏色而

高金多也 進行於勢利之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

響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鄙忌其應我

惡皆順而讚美之其如流之順也貴人之 言無可否得失而應對之如響之應聲也 以闕看為精

神以向背為變通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 良

而附之衰者背而去之 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

去棄之如脫遺善曰孟子曰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乃踰

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

省存也 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歸市以求利也失

勢者則棄之如人 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

也榮與辱孰珍也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

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 向曰其言謂逐勢利之

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因辱失其官爵

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則

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與失

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 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

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五臣本作也字 善曰杜預左氏

飾使其鮮絜車徒 脈脈模 白然自以為得矣 善曰爾雅曰

謂車馬侍從也 脈脈相視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三十三

脈 銑曰脈 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

之滅其族也 善曰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

生蜚廉惡來革去鼻決日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

意武王伐紂四子死救之野 翰曰言其但見龍逢比

干忠諫而死以為不遜勢變通以全其身則不思飛

廉惡來之誣佞竟以誅 蓋知伍子胥之鑷 燭 鏤 俱於吳

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

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

氏為王孫氏王問之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屬鏤劍名

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

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三十四

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其國也 向曰費無忌楚之讒佞人也屢害賢良

昭王誅之夷滅也言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蓋譏

為不如誣佞以全乃不戒慎無忌誣媚必見殺也

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善曰漢

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

湯為懷詐面欺使使薄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

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 蓋笑蕭望之跋

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銑同善注 善曰毛詩曰

末蹟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狼跋其胡載

蹟其尾 良曰跋蹟謂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

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傳見重遭石

顯讒言顯急令車騎圍望之第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

六十矣八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死天子

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傅此為折挫於前也而後邪佞笑

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慙不食在

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 故夫達者之筭

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

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

陪臣也 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

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也 翰曰言人立身在

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 必須勢乎則

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為陪臣也 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聞其門也 善曰

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

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三十五

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

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竊弄權勢者也仲舒謂董仲

舒也揚董皆儒學才藝之士也 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

言其守靜其門閑然不喧雜也 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善曰論語子曰齊景公

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

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

樂道也 向曰 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 有水字者不

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

善曰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

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

濟曰人之為實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

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雷灑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

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者也過其為名乎則善惡書

于五臣本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五臣本罰懸乎天道

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

之積毀也廣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善曰南都賦曰遊雅曰灼明也

苟從一時耳目之為娛乎言不可也譬命駕而游五都

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中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

均司市師也向曰此五都天下所奏會之處褰裳而

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二十七

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

雲言多也銑曰褰舉也涉渡也汶水名水北曰陽丘

山也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直水名水北曰陽丘

沃此則知天下未稼如雲之多直水名水北曰陽丘

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善曰漢書曰尉他魁結服虔曰魁音推今

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紒髮後垂也紒即髮字

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

教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之倉

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

曰庾露積穀也翰曰椎髻以髮向後為髻蓋南人為

之也此比賤隸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坻

在前矣終非其有也教庾拔作五臣衽而登鍾山藍田之

上則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善曰爾雅曰拔衽曰

擷廣雅曰拔衽也並

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

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向曰衽衣襟也

言衽衣襟以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美玉也夜

光璵璠美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

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事之

曰嗇愛也寶身也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

止喻豐生而不減也銑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汶陽之

稼倉廩之積珍寶之美為眾多也而為己之所得者甚

少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賄貨者乎蓋頃益於主而

利於人也翰曰夫人立身之本在孝與忠而行其道

德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豈其專務諂邪不義則是不愛

其身而愛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受其身空

愛其命有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止矣嗇愛也

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

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風淫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

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也良曰六疾謂

人稟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生失度則為疾矣為人臣

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劓墨宮割膺大辟也言其為邪

諂而五刑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

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善曰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

踈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濟曰言

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奪取之事常在其左右豈

可自以為能見親踈分別其客主哉言非天地之大德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二十七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

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衆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古之仕者

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古之君子蓋恥

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

向曰得謂得官位也原乎

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違也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

昭然矣

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良曰言自上至此論而算之則

故君子舍彼取此

善曰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濟曰捨彼邪佞之道取此忠正之

理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

善曰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無道則隱而

處也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故曰默道

合則與之言故曰語不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

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

善曰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

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

謂之北辰也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

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也向曰天之轉動衆星逐移而北斗恒

居其所而不動也

璇璣謂北斗柄也逐四時以指四方

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

有如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也

以喻賢聖之人雖過時各異而志節不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

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善曰毛詩大雅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

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銑曰言明智安身遠其遠謀以安敬其子孫者則孔丘嘗為此事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老

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吾先友也

辨亡論上下二首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吳興亡之事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善曰姦臣謂董卓也

禍基京畿毒徧宇內

皇綱弛紊

於是羣雄蜂

駭義兵四合

善曰廣雅曰駭起也

漢高

室遂卑

善曰蒼宿戲曰廊帝絃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紊而末張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

濟

可失其知之鑒也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

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
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
發荆南善曰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

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象數萬人楚
辭曰雷動電發銑曰武烈皇帝孫堅也則權之父焉

慷慨壯志也下國諸侯之國也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堅
起兵於荆州故云荆南也及權即皇帝位追謚為武烈

帝**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五計**震盪**朗**兵交則**

醜虜授馘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
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愴手鄰國李

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
明氏之讒子弟夷羿收之以為已相杜預曰夷氏也左

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
者之左耳也向曰言孫堅權變之略為當世雄伯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三十

紛紜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虜也虜服也言其
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兵交戰則賊眾咸

服而授馘也馘謂殺而**遂掃清宗祊**捕**蒸裡**因**皇祖**善
割取其耳以計功數也

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
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裡皇祖謂漢

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于時雲**
翰曰皇祖謂漢祖也宗祊宗廟也蒸裡祭祀也

興之將帶州颶起之師跨邑良曰雲興風起言多而勇
也師兵師也帶州跨邑言

天下**哮呼**斬**之羣風驅熊羆之眾霧集**善曰毛詩曰
皆是**哮呼**斬之羣風驅熊羆之眾霧集進厥武臣關

如**羆虎**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豹如熊
如羆翰曰哮呼羆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之振

聲如風之驅走熊羆也**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
亦猛獸霧集言多也

禍心阻兵怙亂善曰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
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

苞藏禍心以圖之又眾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
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濟曰羣雄

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戮力以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
苞藏禍心欲行篡逆阻守**或師無謀律喪威稜寇**善曰

疆兵恃託除亂也怙恃也**或師無謀律喪威稜寇**言出
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

律也稜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
律否臧凶左氏傳葛弘曰毛其必亡是昆吾稜之日

向曰言羣雄之兵或無謀策之法喪失兵威於成熟可
取之敵也稜**忠規武節未有**五臣本**如此其著者也**善

熱寇敵也**忠規武節未有**作見**如此其著者也**善
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銑曰言羣雄

忠規武節未有如孫堅之盛也著盛也**武烈既沒長**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三十一

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
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招攬遺老與**

弱冠良曰沒死也長沙桓王謂孫策也**招攬遺老與**
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善曰范曄後漢書陳忠曰

曰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述業
謂述父業也向曰謂以少兵犯眾敵也**攻無堅城**

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音定善曰左
武子曰君討鄭怒其威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

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音立矣書曰震澤底定濟曰
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

刃而與聞戰也銑曰柔安底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
安之而江**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善曰周易曰先王明

外致定也**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善曰周易曰先王明
善曰周易曰先王明

善曰周易曰先王明
善曰周易曰先王明

喻以威德也良曰脩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

謂理兵也翁赫盛兒也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

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

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翰曰交雜也御

也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向曰彼二君

瑜也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五臣本

東蓋多士矣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

附孫策蓋以類聚等於符契相合而氣相求將北伐

也用此二賢親而信之則江東多賢士而來也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興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閣善曰左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五十三三十三

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滅氏曰

無或如滅孫純干國之紀犯門斬閹春秋合誠圖曰誅

鉏民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

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

為夷庚滅榮緒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

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閣也

也翰曰鉏除也干亂也紀謂網紀也濟曰皇興帝車

道反其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善曰戰國

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

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負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向曰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清其帝戎車既次羣凶

室天步謂帝室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

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邳

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

世而殞言孫策不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

成大業而死也心因於今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善

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誥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

帝謂孫權也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良曰大皇

言孫權以奇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起逸之跡聖智之心

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令善圖謀也翰曰咨謀播布

憲法稽考也遺風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時咨俊

茂好謀善斷善曰尚書帝曰時咨若時登庸班周王命

敦厚而堅固也申重也濟曰時咨謀議也東帛旅於

丘園旌命交於五臣本塗巷善曰周易曰賁于丘園東

弓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翰

曰旅次也丘園謂賢人隱逸之處也言以東帛旌命指

之將用於朝而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塗巷也故豪彥尋聲

旗類也求賢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塗巷也

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善曰班

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

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

林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之徒如於是張昭為師傳

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善曰吳志曰權

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又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武

威將軍南郡太守三國名臣序贊曰周瑜字公瑾公瑾

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陸遜字伯言伯言

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魯肅字子敬昂昂

子敬拔迹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毛詩曰越越武夫

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子翼作股肱心膂翰曰周瑜

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機之祖甘寧凌統程普賀

也故不言名呂蒙將軍也疇類也

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

屬宣其力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

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

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

為蕪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

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

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為左大司馬右軍帥吳

志曰韓當字義公遠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

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

-13 49 33 449" data-label="Text">

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

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善曰吳志曰顧雍代孫劭

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

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

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

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

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

淮南子注曰幹彊也虞翻字仲翔三國名臣序贊曰吳志

曰翻性不協俗數犯顏諫爭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

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怒徙翻交州又

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又曰

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從太子太傅甚見信

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

又善文辭孫權以為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

入諷議向曰器才器也幹舉也奉使則趙咨沈珩

以敏達延譽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帝問吳

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

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

-13 485 33 885" data-label="Text">

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

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

悅字林曰機祿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

祭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濟曰此二人

董龍衣陳武殺身以衛主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

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

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

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

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劳

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駱統劉

權哀之自臨其喪銑曰此二人皆死於王命駱統劉

基疆諫以補過善曰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

召為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多不待

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與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

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

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衮職

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向曰補君之過也謀

無遺諤與舉不失策善曰廣雅曰諤智也東觀漢記魯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善曰爭衡

禮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

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也銑曰鄧塞山名言羽楫萬

浮舟於下漢水名也水南曰陰眾謂兵聚也

計龍躍順流善曰羽楫言疾也羽獵曰杖鏃邪而羅者

龍躍順流言船行速也銳騎千旅虎步原隰善曰李陵

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向曰銳利也五百人為一旅虎

步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也

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輒也戎

然有吞江滄古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

之赤壁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滄也吳志曰曹公入

一交戰公軍破退翰曰言曹操喟然而嘆有吞吳國

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擊之大敗走退也詩

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

也赤壁江口戰處也善曰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

注曰遁逃也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亂遂

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收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

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

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善

向注向曰漢王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憑

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

絕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推銳善曰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

軍圍取三千餘人其沈溺者數千人良曰後又績

也曹公懼也蓬龍籠之戰子輪不反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

而退走也蓬龍籠之戰子輪不反善曰魏志曰張遼之

晚討吳將韓當逆戰于蓬龍楚辭曰登蓬龍而下隕分王逸曰蓬龍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穀匹馬隻

龍無反者向曰吳將韓當又敗魏軍於蓬由是二邦

之將喪氣挫鋒勢血六財匱濟曰血縮而吳莞善本然

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善曰論語曰子之武

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之兒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向曰莞然笑兒示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三十九

樂也請好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也謂魏蜀畏懼也遂躋天號鼎時

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淡善曰方言曰躋登也

今為天下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峙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銑曰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

足而立也時足也屠裂也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吳北以淮漢二水為界溪水涯也東包百越之

地南括羣蠻之表善曰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

越地名括通也表外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善曰蒐三王之

樂善曰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闋也蒐

禮樂以見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

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尚書曰頌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向曰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

揖羣后謂拱手以虎臣殺卒循江而守善曰毛詩曰進

而守之良曰虎臣言猛也殺卒言勇也循依也長

棘勁鍛殺望颺而奮善曰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鍛

奮振動也望風而動者勇於聞也庶尹盡規於上四民

展業于下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

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濟曰庶尹百官也四民士農工商也化協殊裔

風行遐圻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

也裔夷狄之國也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善曰左氏

使子貢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向曰俾使也一介行人獨使也域方也言宇內清

平不用戎馬獨使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善曰周禮曰天

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也銑曰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良馬也言皆馴順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閑謂育

獸坊明珠瑋寶耀五臣本作輝於內府善曰周禮曰王府掌

曰瑋美也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善曰漢書息

重積而狎至濟曰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跡謂遠輶

方貢獻多而車馬之跡重疊也應響言歸君命也輶

由軒騁於南荒衝朝萌息於朔野善曰揚雄答劉歆書

曰嘗聞先代輶軒之

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衡輶輶車也騁行也荒遠也音義曰輶兵車名也翰曰輶輶輶車也騁行也荒遠也

國也言使輕車行使安撫遠國也齊民免干戈之患

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

整戎服以備不虞今則無大皇既沒幼主泣朝姦回肆

虐景皇聿興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

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

六子也亮廢孫琳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魏謚曰景帝毛

其詩傳曰聿遂也銳曰大皇權也泣臨回邪肆縱也

言幼主臨朝姦邪縱虐乃廢亮為會稽王立權弟孫休

為景帝也度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善曰南都賦

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降及歸命之

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

謂彼故老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乃降晉晉封

為歸命侯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

規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

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

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唯唯

子不聞周舍之蹇蹇諤諤諫國語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

熙興也向曰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善曰吳志曰施

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

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

榮之孫皓以為太尉丁奉五臣本雜斐以武毅稱善

良曰施姓也績名也丁奉有鍾字雜斐以武毅稱善

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騎勇為小將亮即位

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

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

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如

夢馬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馬楚

國先賢傳曰累遷五臣本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善曰

先祿勳遂至三公樓作婁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善曰

曰樓玄字承光沛郡人也孫皓用玄為宮下錄事禁中

侯主殿中事又曰賀助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

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也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善曰尚書大

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

黔首有瓦解之志五臣本皇家有土崩之釁善曰秦更

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齊趙之兵是也當此

潘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向曰言應其政化同卒散

為微弱也言晉帝乃踐躡運祚發兵而伐吳也

於陣民奔于邑此五臣無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

之勢善曰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

溝小渠水也阜小山也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

之害善同濟注濟曰工輸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

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不沒者

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

者蓋為君不明而有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

疑臣下之心故也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

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五十三

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向曰隊軍未決辰而

謂兵之部伍言吳亦非有此患也餘注同

社稷夷矣善曰左氏傳君子曰昔恃其陋決辰之間而

澹鼓入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與櫬降于澹翰曰決辰

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軍之至不經十二日而吳之社

稷已滅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善曰襄陽記張

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

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

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夫曹劉之將非一世

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

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五臣本作阻險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

賀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符法

亦未改然昔者曹劉之眾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

則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

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

奄五臣本作交廣善曰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

廣郡名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毛

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良曰曹操好殺戮

故云虐劉公因險以五臣本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

深五臣本無矣善曰淮南子曰偽之生飾智以警愚范

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濟曰劉公

即備也言因其險阻得增飾其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

智也可謂功少而風俗故陋也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

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五臣本遠矣善曰周易

明獻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向曰太祖謂其求賢如不

及恤民如稚子善曰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

孫權也銑曰懿厚也言權有厚度量也

善曰延篤遷京兆尹郵民如子翰曰

善曰延篤遷京兆尹郵民如子翰曰

善曰延篤遷京兆尹郵民如子翰曰

如不及者謂志慕之也 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

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 善曰吳志曰呂蒙

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

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

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

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

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鄰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

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

雖見囚後皆擢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

古人之量邪便親以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

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 良

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罄亦盡也丹府謂赤心也 濟

曰戎行謂兵行伍 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

之閒也虜獲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四十四

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鞫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

濟周瑜之師 善曰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

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

入荊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

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

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

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筭 善曰卑其宮室薄

向曰披張也虛已者亦猶虛器將容受其物也言權

開張其懷虛已受納謀臣之計也 善曰論語曰禹菲

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故

菲薄也漢書曰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開尋 故

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 善曰周瑜薦

時權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獨與肅對飲故云一面自

託也士燮為左將軍常蒙險阻以致其命也效致也

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

時當廣求其此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

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

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

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 高張公之

承節度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子欽入質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四十五

德而省游田之娛 向曰張公謂昭也 善曰吳志曰張

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

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

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 賢諸葛之

言而割情欲之歡 善曰諸葛瑾也情欲女子之感

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 善曰陸公謂遜也陸遜諫權

之煩者 善曰吳志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

劍欲擊之侍生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

良曰同善注議亦諫也三爵謂醉後也誓戒也

跼局踏春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

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

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

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吐啗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

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

濟曰子明呂蒙字也同善注屏氣跼踏謂窺壁之時恐其知開而使其勞也屏息也跼踏緩行也伺謂伺候

也同善注向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

善曰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

備相問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

雄壯之兒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

謂棄也子瑜瑾字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

又曰肆陳也

區區者也善曰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

一統天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善曰論語曰子謂衛公下故也

合矣少有曰苟完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

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慚如也善曰漢

曰建業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言天下以我無

心存漢矣雖居宮室車服蓋如不足堪也爰及中業

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相脩五臣本作粗精善曰

注曰粗略也才古切濟曰中業謂權中年之時天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百法禮儀有所缺失

者粗得雖醲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

增脩也

亦足以為政矣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

王之化美政之理以網羅天下則未列齒於上代帝地方

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向曰言吳地廣兵眾也帶甲謂兵也

其器利其財

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善曰器謂兵器也

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謂疆界也

遺典勤民謹政

銑曰敦勉率循典法也言借使中才之人勉循孫權遺法也

循定策

守常險則可以

五臣本無以字

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五臣

本無也字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今問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承或曰吳蜀唇

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

非吳人之存亡也

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也漢書項梁曰田假

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為與國黨與也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為藩籬之助為吳國之朋黨然

不由蜀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

善曰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濟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川阨流迅水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

善曰詩曰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向曰開行陣不過千夫船廬虛千里前驅

人亦言地狹雖人衆無施用也不過百艦

胡滅反善曰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船千

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故劉氏之

日舳舻船也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

善曰蛇鬪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

日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

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

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

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機械

翰曰謂吳朝臣見蜀亡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以遏江水合流迅以為險阻機械兵器之總名也天

子總羣誼五臣本作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五臣本有一公以四

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善曰國語太

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通也銑曰天子謂

權也總集也咨問也濟曰陸公謂抗也抗言江水四瀆也無遏絕之理謂不可積石以險流矣四瀆江河淮

濟也宣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

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

禽耳善曰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向曰言彼此皆有機械也銑曰言晉人所長巧於

陸戰若棄其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

荆揚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必速覆速步

敗是天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閩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

善曰國語單穆公曰

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

蒙嘉翰曰西陵督步闡叛吳降晉憑據堅城以招延

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說羣蠻同為背叛也寶猶堅也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

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

舟師泝江東下善曰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

期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

仕於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葉豐謂作軍營壁也遵統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襟帶束於身也又以蜀中兵公

江而東下至於吳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善衛反

順流而下曰公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善衛反

東坑在西陵步圍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關城之北其迹並存良曰陸公謂抗也東

坑謂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踰遠跡待戮而不散北

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

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

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關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

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聲攻

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聲大破敗亂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關族左氏傳曰倍二十八年晉侯

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臧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濟曰反虜謂步闡也踰跡謂俯伏也北

窺謂投晉也翰曰宵夜遁逃也喪失師衆也太半言疆半也銑曰伐國取人曰獻俘謂獻生虜於君也

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善曰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

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善曰言少有

希有警動而疆界少其虞備也陸公沒而潛謀兆吳

覺深而六師駭善曰蒼頡篇曰駭警也良曰言陸抗

皓無道瑕釁日深而六夫太康之後衆未盛乎曩日之

軍於是警駭也兆始也夫太康之後衆未盛乎曩日之

師魏蜀之師且魏蜀兵盛而吳敗之今晉兵不如魏蜀

而吳滅者由陸公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善曰

亡沒後無良將也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善曰

向時皆謂曹劉之世餘文同翰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亦少於魏蜀之難而廣州

遭亂豈不由無良臣明主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善曰詩大雅也

也殄盡瘁病也言邦家顛覆宗廟為丘墟者蓋以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矣不其然與謂豈不如此也易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善曰周易

也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向曰玄謂太玄經也言世亂之極則有理世而見言

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善曰孟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

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善曰周易坎卦之辭也又曰地利

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善曰史記魏

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興也參三而由馬孫卿所

謂合其參者也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

其所參則惑矣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孫卿子也合其三者

謂道合於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五臣其

天地人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五臣其

參者也良曰捨其天地夫四州之萌五臣作氓非無衆也大

江之南非乏俊也濟曰四州荆揚交廣皆吳地也山川

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翰曰勁利之器兵器也先政之策

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邁者五臣無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邁及也用之者失謂任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是故先王達經

國之長規銑曰先王謂古先帝王也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

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人五臣作又之謀慈和以結士

民之愛銑曰誘進也俊人謂賢人也士民謂百姓也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

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

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善曰孝經

天有顧眄之義授圖于黎元也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匡於上下下和而君臣之道悅則雖

危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

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

處見麥秀之漸蘄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

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向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

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稷周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三

文選卷五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頊

謄錄監生臣鄧肇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三集部

文選卷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五等諸侯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翰曰蓋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

陸士衡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四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国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

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善曰典引曰慎命以創制論語比考

識曰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善曰左氏傳楚芊尹無宇曰天

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

之治創自秦漢

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吳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

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銑曰黃帝黃帝也唐謂唐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至于周室尚不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列置郡縣西漢因秦之故行而不改也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
行事之成敗善序曰典謨訓誥
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向曰詳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

重不可以獨任善曰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

也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

輕其任也善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濟曰天

分重而輕馬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善曰尚書曰外

庶事乃濟也長良曰五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

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四

二

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銑曰

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

不可轉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善曰毛詩曰宗子維

畏也向曰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又有以見綏世

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善曰大方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

安御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善曰周易曰

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

其身不忘其君也濟曰是人之情皆欲如此其為人

君即不安上在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善曰孝經曰安

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

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

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五臣本作利之利也善曰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

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後利之

利也愛而後用之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

愛而後用之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

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者危國

其利廣矣可謂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四

三

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善曰孟子謂齊王曰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

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

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向曰厚樂之事豐

利之資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

矣危害與諸侯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善曰呂氏春

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

詩序曰憂深思遠翰曰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

天下之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五臣

深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

矣字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向曰子孫相承

信於是乎結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猶愛也禮記曰于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于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已于下之信上情相連結

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韓曰立諸侯若國理則足以共敦風化也王室

道衰則足以相援以禦強暴也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五臣本無所寄霸王之志善曰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家

本以霸王道雜也向曰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善曰

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銑曰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則天下皆定也主尊

賴羣后之圖身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譬猶衆目營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

方則天網自昶善曰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

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其網萬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

濟曰言諸侯理萬邦則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衆目營之

目經營於四方開而張四體辭難而心齊與獲又善曰

亦喻諸侯心齊亦喻王室也論語大人曰四體不勤尚

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翰曰四體四支喻諸侯也辭

去也膂背也心背以喻天子也又安也言諸蓋善本

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蓋無蓋三

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

曰三代夏殷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

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

如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但有夫盛衰隆弊五臣本理

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盛

衰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也銑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

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

化則廢故云繫於人也閣善曰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

有時而或閣以諭盛衰廢興抑惟常理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

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良曰愿謹也諒明也事明

暗不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

折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強其弊在於彊禦而難制也

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

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

毫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

杜預曰折折其本也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敝於彊禦

而難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末

大而本折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而本

小則本必折侵弱之釁邁自三季善曰言諸侯秉權而

也漏失也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為四

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

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

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善曰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良曰成湯周公

親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為鑒戒也照見也涉歷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善曰春秋元命

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濟曰文質也故五等之禮五臣本

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故五等之禮五臣本不革

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善曰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界疆也銑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之制有盛於夏

也殷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善曰二王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六

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向曰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

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道所宜然也玩好經理計算也固知百世非可懸

御善制不能無弊五臣本作故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

之困痛於陵夷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

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言周崇五等

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

差於覆宗絕祀也而秦去五等之制有是以經始權其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是以經始權其

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

治之具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

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良曰是以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

其終蓋取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哉蓋取適於遠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

初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

居于處諸侯釋位以問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霸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

室使其安也主弱則憑諸侯以為輔佐及承微五臣本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翼戴猶輔佐也及承微無微字

積弊五臣本作王室遂卑善曰新序曰及猶保名位祚

垂後嗣善曰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叙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良曰祚福也皇統幽

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善曰東京賦曰

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濟曰言諸侯翼佐天子則雖

王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繼而不止天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

神器天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善曰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子位也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

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

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弱見奪自矜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弱下

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闇馬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無所

庇蔭矣苴蒹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七

曰同善注秦不封子弟亦如用斧繼其所庇蔭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為暗昧也

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善曰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

主憂臣辱良曰言秦獨饗天下之利不封子弟故國有憂難無人與之共除害也雖速亡趣

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覺實由孤立善曰毛詩傳曰速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向曰不必一道謂不

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

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閻土崩之為痛也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

我小怨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陵夷之患周之不競心聞於土崩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為痛也

有自來矣善曰左氏傳鄭石渠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四

八

濟曰競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今主所以統天者不

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善曰論語遠馬爾雅曰令善也

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翰曰周室雖不彊然天下有一言勤於王事將欲

匡正者諸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善曰公羊傳曰葵丘之

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然也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

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向曰公羊傳云蔡丘之

會齊桓公振而矜之遠國叛者有九故彊晉收其請隧

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

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于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取天下也銑曰同善注收用也圖謀也頓猶發也此二君並盛欲偪周而取天下

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

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

行至蕪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濟曰言

周室雖弱諸侯之彊然如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項

羽之徒能闚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野澤

哉言周無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四

九

本弊作故覆滅之禍豈在曩日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

有而字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漢矯秦枉大啓侯

其故亦不見覆滅之禍在於昔日也

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

枉敝也言漢室既興舉秦之故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

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弟也

東京賦曰規摹踰溢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善曰

尚書曰舊典時式也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乘其

467 - 522

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
 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
 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
 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史
 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
 曰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為叛疾也土狹者逆遲謂終
 懷逆心為其土狹勢不足故為逆遲也向曰六臣謂
 燕王盧綰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敖
 王遂濟南王卬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
 謂孝景時法網疏寬也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
 帝善曰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
 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
 行道病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
 長晉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四 十一

曰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夫皆外顧迎代王立
 之而社稷是安此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 **逮至中**

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隴亡秦

之軌矣善曰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
 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向曰逮及也 **是以五侯作威**

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善曰成帝悉封諸王
 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尚書曰臣作

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
 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

如拾遺銑曰漢既割削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
 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五臣本作侯善曰言光
 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喪也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
 是遵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 **僅及數世姦宄**

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疾不亦宜乎 **充斥**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
 文伯讓于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也 **卒有彊臣專朝則**

天下風靡善曰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 **一夫從橫**
 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

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
 謂亂也夷平也言一夫為亂而城池已為 **在周之衰難**

冠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 **在周之衰難**

漢必稱諸侯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
 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

大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
 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

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
 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 **翰**

是建立諸侯以為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
 過於正典所以為災非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

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周易曰利用
 建侯行師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者境土廣大

是建立諸侯以為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
 過於正典所以為災非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

漢必稱諸侯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
 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

大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
 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

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
 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 **翰**

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

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

有寵焉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宿處有寵於景王王崩于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益政諸侯方命章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頹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四

十二

頹叔帶子朝 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干亂也七臣一曰蒞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頹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 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善曰嗣王求爾于天邑商 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悖 鈕征 輦震 逆借即王位以據王城也天邑謂王城也 鈕 征 輦震 於閭宇鋒鏑流乎絳闕 善曰傳玄王都賦曰魏魏絳闕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也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善曰毛詩曰覃

及鬼方毛萇曰覃延也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 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也晏安也言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未至亡也謂惠 是以宣王 五臣本 鄭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釁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 豈若二漢階闈暫擾而襄王同母弟也 翰曰振起也 向曰言周封立四海已沸 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之內暫亂而四海已沸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善階闈宮城內也擾亂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善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 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夕亂者言速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也蓋無所援助也 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 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兆謂天下人也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悼亦猶痛也 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眾以正天子之位也 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言漢朝豈無此人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四

十三

之眾以正天子之位也 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言漢朝豈無此人哉

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

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盍亦遠績焉

功而大庇民馬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

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

王室所見折挫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

於讐敵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善曰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歇

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桀謂其人

暴虐比於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 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程

夏桀也 義心惡之遂與劉瓛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馥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十四

到官各舉義兵討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善曰漢書曰卓

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于于哲將納之子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于于其濟乎對曰難共有寵子國有

與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師旅無教卒也濟曰與深也言非深沉知人之主也

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卓聞

王 翰曰師旅兵衆也班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衆志散則無關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

先定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 五臣本之禍 善曰文子

其亂 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民望未改而已見 號雲合 向曰謂逆徒劫殺帝族也

大漢之滅矣 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

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

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或以

民望也 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 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

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 昏主暴君有時比迹 五臣本

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 故五等所以多亂 善曰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

比迹 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 良曰庸 雖或失之其得

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 善曰左

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之理日用於時也

長率連屬咸述其職 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

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

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 善曰左氏傳宋子休

述其職也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 善曰左氏傳宋子休

向曰君謂諸侯言雖淫昏 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

之興矣 善曰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祚興也 苟或衰

陵百度自悖 五臣本作勃 則貪殘之萌 善曰尚書曰不役耳目百

百姓自亂法也 則貪殘之萌 善曰尚書曰不役耳目百

者下位故云 則貪殘之萌 善曰尚書曰不役耳目百

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 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

羣后諸侯也后君也 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

廢矣良曰後之帝王見其鬻官貪且要而言之五等之

君為已思治善曰民安已受其利故曰為已郡縣

之長為利圖物善曰物能利已乃始圖之故云為利

百姓之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任子之常志善曰企及

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

曰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以為人向曰企美

也言美及厚祿進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善曰脩已

而取之乃常志也善曰希已以安百姓尚書咎繇

以厚下論語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

曰在安民銑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夫進取之

情銳而安民之譽遲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是故

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善曰安民譽遲不若侵

曰憚難也濟曰憚懼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

言眾皆為之故不懼也善曰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

夜也五臣本無也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

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土眾皆我國民

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善曰說文曰嬰繞也向

等諸侯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善曰尚書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善曰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

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

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

勢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

也膠固謂如膠漆之堅固也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

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

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

亂而過有輕重也善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

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

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已

過則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善曰八代謂五

深馬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

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善曰八代謂五

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善曰

曰一理謂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善曰論語子曰

合典則也善曰論語子曰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善曰秦

棄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

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

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善曰

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善曰

言其致云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臣觀管仲

天才英偉璋特秀善曰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

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璋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逸今善曰

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北之齊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十八

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

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也善曰濟曰日者謂掌日月

月歷數之任者卜祝主卜筮祭祀之辭也言略之才器豈獨日者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

寡歟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然則無則字高才而無貴

仕饗饗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傳楚

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任其人能請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

三凶謂之饗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閔善曰葛紛綸莫知其辨

善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

得為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斷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天折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

曰紛紛蔽蔽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善曰良曰天謂年壽不長也闕止也言年可止住而不逝也紛紛言多也言

人之所論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善曰范曄後漢書者甚多也

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九人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當富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

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

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

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著也余甚感焉者也善曰王充字仲任司馬遷字子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十九

長並言貧賤富貴壽夭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闡開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

至於鶡善曰五臣本 冠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

唯人所召善曰七略鶡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尚貴

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尚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命懸繫於天必有其運善曰說說交謹善曰五臣本 咋善曰異端斯

起善曰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

音訓表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誹曰說說喧也謂言語喧繁不定貌蕭遠論其本

而不暢其流于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

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

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已之

論言吉凶由已故曰語其流濟良注同嘗試言之曰

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

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翰曰事在冥昧理不可

定故云夫道生萬物則為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試言之善曰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老子

曰天法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

向曰任其生性故無主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

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

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

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銳曰物之生也任其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何以如

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濟曰萬物皆得其所也

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善曰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

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

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

善曰隆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

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

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

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翰曰皆亦任自然所為

非道之有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

怒悅也善曰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

易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

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

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

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

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一

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銳曰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

之化生其理堅厚一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

作其化不改易之也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五十四

之命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

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善曰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

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良曰冥昧也兆鬼神莫能預

始也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也聖哲不能謀

却行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淮南子曰聖人不肯尺之壁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

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

之期故欲增之 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

之間長者又不可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

箭謂水中置竹筭水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漏至刻以知其數也 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也 是以放

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勛曰尚書曰放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

氏春秋曰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

鑠石 銑曰言堯之大水九年湯之 文公堯 其尾宣

大旱七歲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 文選 卷五十四 二十三

尼絕其糧 善曰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諡曰文

毛萇曰堯路也堯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諡孔子曰宣尼

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 良曰言進

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 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

也孔子在陳絕糧亦命也 浮音以 善曰薛君曰采苜蓿也詩人傷其君子

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

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叔

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

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然子與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

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曰後

喪踰前喪君無見馬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

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

哉 翰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 聖賢且猶若此而况

也斃死也叔媛婦人也訴毀也 庸庸者乎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

賦曰獨慄慨以遠覽 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

兮非庸庸之所職 文選 卷五十四 二十三

於湘渚 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

三問大夫與漢書曰屈誼渡湘水為賦以甲屈原揚雄

反離騷曰欽子楚之湘縈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縈屈

原赴湘死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故曰縈也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傅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

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珠與從弟

子也鍛殘也言其為帝所放而敬通鳳起摧迅翔於風

死如殘折羽翼於高雲之中

穴善曰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傲儻之志明帝以為

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

風穴風所從出翰曰起喻實德也摧迅翔謂帝不用

也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孔子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

奚居之隱也濟曰上之所述聖賢遭其時難或近世

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而行有遺蓋天命也

有沛國劉瓛瓛弟璉津並一時秀士也齊書曰劉瓛

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

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

卒瓛弟璉字子璉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

每上事輒削草為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

於歷山秀士從之璉音瓛則闕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

善誘服膺儒行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闕西孔

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

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

行篇向曰言劉瓛與震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

翰曰衡門橫木為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

門蓋貧賤之居也

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善曰答客難曰

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向

曰兩賢瓛璉也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

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

用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

韞藏也銑曰王金所以比美君子候草木以共雕與

質相言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

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

勝道哉善曰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兮宿莽與壘草同

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

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檄蜀文曰肝

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

勝數也翰曰其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於川谷也

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沈滅而無聞於今豈可

哉於典籍也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尚書

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何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

人有十等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

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

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

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

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天

也容成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夭者也猗頓之與黔

婁陽文之與敦洽善曰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

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

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岩岩郭璞遊仙詩曰高

踏風塵外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高貌也皆毓德

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善曰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

馬騶騶馬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

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

善曰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

馬騶騶馬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

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

善曰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

馬騶騶馬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

術馬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
 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
 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脩清節不求進於諸侯
 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謐妻曰以康為謐曾子曰先
 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
 何樂於此而謐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
 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馬曰敦
 洽離靡推穎廣顏色如漆緒垂眼臨鼻長肘而盤股陳
 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濟曰咸得之於
 猗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咸得之於
 自然不假道於才智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者也翰曰言上之所述貴賤壽夭故曰
 富貧美醜之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善曰論語子夏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善本作之謂矣善曰論語子夏
 其斯善曰論語子夏之謂矣善曰論語子夏

貴在然命體五臣本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五臣本後
 天作體命

笑或始吉五臣本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善曰
 有而

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
 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良曰言人之運命亦

有因人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

途驗而其道密微五臣本寂寥忽恍忽無形可以見無

聲可以聞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鷓冠子曰禍兮福

其倚伏抱朴子曰駕鏡不可以一塗驗箏琴不可以膠

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
 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
 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

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銑曰忽恍不明貌言運命
 出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徵驗又不
 可以形聲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
 所聞見也

旒任百官以司職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
 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

執契必曰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
 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

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樂物憑人或亦
 呈其靈象也御猶乘也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天子

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而或
 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

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龕五臣本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

生謂英睿擅奇響善曰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
 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

命湯於鑿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
 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漬殷紂于

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墨翟也蔡邕
 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持授銑曰

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戡勝也言或有人不達運命見
 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為能勝亂敵者在於

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
 謂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

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

紫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鷲蟲攫搏不
 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

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
 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

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綬蒼頡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翰曰彭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驚執也言有連運命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為列土之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張禹桓榮以博學而至貴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服也然而半夜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濟曰言皆是所稟受天道運轉非必已所能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桓皆天命運轉故言而非命有五臣本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請陳其梗槩曰東京賦曰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者嗚為願子頰割形之異也如此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二十六

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聯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為蓬蔭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嗚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雖顏感羈銑曰靡顏膩理好貌也哆為張口不正也願頰鼻高貌也乃人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善曰淮南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善曰淮南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鵠壽千百年之數注壽之物也向曰朝謂日未出時晨謂日出時也言朝秀之華至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弒厲公荀釐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辯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良曰聞言如響謂耳聰也菽豆也辨別也

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

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

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

人所得者是知兩五之龍犀日角帝王之表善曰朱建數未識其數之十也

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善曰月王天下也向同善注

子曰夫子適周見其弘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

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昂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翰曰目上下正

平曰河目龜文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善曰蜀謂足有龜文也

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

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壁見於羣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壁

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馬于于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銑同善注

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善曰春秋元命

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

野感符實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驪山斬

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二十九

雲氣如蓋也鬱氣盛貌 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
生少昊帝舜母感極星之精而生舜北斗第一星也電
光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 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
王之跡發於前 若謂驅豹 頻 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
期渙汗流布貌 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善曰尚書

虎如貌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貌擊夷虎屬也史
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
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
道者測宵冥之深呂氏春秋曰宵乎冥莫知其情王命
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翰曰言自古帝王所
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
升帝道是則未達宵冥神明之數矣紫微帝宮也帝道帝位也

陽之都化為魚鼈 善曰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采桑
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嫪
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
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鄰東走
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
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往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
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
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
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 良曰有仇氏女
歷陽為湖人化為 楚師屠漢卒睢惟河鯁其流秦人坑
魚鼈餘同善注

趙士沸聲若 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
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

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
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

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
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眾一歷陽之都一
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 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
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長平也 濟曰楚師謂項羽也
鯁填 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巖霜夜零蕭艾與芝
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 五臣本之

哉其蔽三也 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
壁琬琰在西序傳玄鷹兔賦曰秋蘭一下
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
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 向曰礫瓦琬琰
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子游夏子夏
有文學伊顏顏回也謂其知幾也言運 或曰明月
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何亢禦也

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 善曰淮南子曰夏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平
也類崩也 銑曰類瑕也璜美玉也 故亭伯死 五臣本
死 於縣長相如 五臣本 卒於園令 善曰范曄後漢書
音因 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察駟高第出為長岑長駟自
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
為孝文園令既病 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
免家居茂陵而死

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 善曰戰國策
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向曰懸黎結綠美玉也鴻潤也

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

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湑合苦死霜露其為詬呼

恥豈雀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

人也學長短縱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

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

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

人也家貧牧羊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

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

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

忍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

詬耻也良曰牧養也淄原地名 銑曰詬病也

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官曰

將軍嚮者經虜處城下震揚威靈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三十一

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將榮悴有定數天

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善曰應璩與曹元長

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夫虎嘯風馳龍興雲

子荆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

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喬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然則

子俱以材力事殷紂銑曰言善惡各從而見也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而薰猶不同器梟

鸞不接翼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

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家語顏回曰聞薰猶不同器而

藏堯桀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

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鴟同棲

天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賓曰接翼側足濟曰薰香

草猶臭草也梟惡鳥是使渾胡敦徒檣桃杌元踵種武

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善曰左氏傳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

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顛頑氏有不才子

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

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檣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

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

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

誣其節耕於巖石之下良曰踵武謂繼跡也雲臺書

府閭也言不才之子繼跡於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

淫曰蒸下 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

曾何足喻 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冥窳九嬰大風封豕

之澤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

而下殺冥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

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害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

風驚鳥青丘東方封豕大彘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

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翰同善注言今自金行不競天

戎狄比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

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 善曰金行謂晉也于寶搜

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競毛

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社也尚書曰四夷左社

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

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記曰劉備孫權乘間作

禍辨亡論曰電發荆南 銑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

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

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

聰之 遂覆溼洛傾五都 善曰東京賦曰沂洛背河左伊

徒也 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 善曰毛詩曰維

作逆傾 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號也中縣

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 濟曰先

謂中 與三皇競其氓 善本 黎五帝角其區宇 善曰韋昭

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 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

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

善曰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周

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

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

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 向曰古人云為善

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

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於此也 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衡曰凡人有死生

天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

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 愚智善

人以為命焉知其所以由之也 銑曰賦布也

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善曰桓範世要論曰遇 夫神非

舜禹心異朱均才絪卦 中庸在於所習 善曰舜禹二帝

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

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

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絪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

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

為善習惡為惡 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

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思暗生

及中庸之性者事皆 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

蘭入而自變 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

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化也

化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三五

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 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性有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黃相

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

風霜之節 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野之鄙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應瞻為太守人歌之曰

威若風霜 楚穆謀於潘崇成弒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

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

穆王立潘崇太子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師 良同善注

善不能息其結纓 善曰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

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

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于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

也 銑曰商臣則穆王名也 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

乎命也 善本無也 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尚書曰皇天無 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善曰宋景公有疾熒惑守心熒

惑災星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

國無人何以君為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由景公

之善言也熒惑謂執法之 殷帝自翦千里來雲 善曰呂星故云法星也 濟注同

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

曰湯之時早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 若使 善惡若使 善惡

無徵未洽斯義 善曰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理無徵故未洽乎斯義毛

萇詩傳曰洽合也 向曰謂宋公殷帝若為 且于公高善無徵則未合此義此義謂星退雨至也

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 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

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究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

侯漢書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

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 銑同善注

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 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也周易象曰

天行健君子 若使 仁而無報奚為脩善立名以自強不息 如使 善本作

乎斯徑廷 定之辭也 善曰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脩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

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於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馬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 良同善

注此乃激過之辭 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矣徑廷激過也

難聞河漢而不測 善曰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

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

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

新曰婉柔也 濟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曰河漢之水深廣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三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三七

善曰此釋不同之所由也 向曰聖人立教有詩書禮樂以進中庸懶惰之人或言運命以至其性靈也怠懶窮至積善餘慶立教也 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翊云積

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 向曰古入所謂積善必有余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實在鳳鳥不至言命也 銑曰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命也 圖吾已矣夫此蓋歎不遇聖君

亦天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命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蟋蟀渠略也朝生夕死春秋之變哉 莊子曰螻蛄不知春秋也 向曰理之冥

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辯之且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 且荆昭德昏丹雲不卷 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

管王身乎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冥諸服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馬移之遂弗禁 濟同善注荆昭德音而氣三日不滅也丹雲則此赤氣也夫景公熒惑之災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 周宣祈雨珪璧斯罄 善曰毛詩序曰雲漢同而福異也 仍叔美宣王也詩曰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良曰周宣王大雨祈雨罄盡珪璧於神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 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 善同翰注 翰曰

立也勛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 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 善曰說文曰獷不

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也 向曰獷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甚盜跖之酷暴而延年連先

敗也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地 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

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 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銑曰蕩蕩寬 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善曰此釋君子廣貌帝天也 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所以自強也毛

詩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 雖居暗亂之世 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 善曰尚書曰吉

其善不改也 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 善曰尚書曰吉足家語孔子曰事君 夫食稻粱進芻 楚秦患 衣狐貉 鶴

襲水紈 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梁國語曰芻黍幾何論語子

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水紈 向曰梁米也牛馬食曰芻犬食曰黍狐貉謂以狐毛為裘水紈素

也 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善本作之所 急非有求而為也 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銑曰非求 修道德習仁義敦

其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所必須也 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 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善

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弁桐甲曰夫體道者天下 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

知命故 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 善曰莊子曰知不憂 命唯 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

以智力求也 翰曰識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乃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三九



於命也 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 子曰莊

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子 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 子曰

曰人之言若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向

曰夏大屋也 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 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

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不充詘 五臣本 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 善曰禮記孔子

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黜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

與貴是人 豈有史公董相不過之文乎 善曰司馬遷為

之所欲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四 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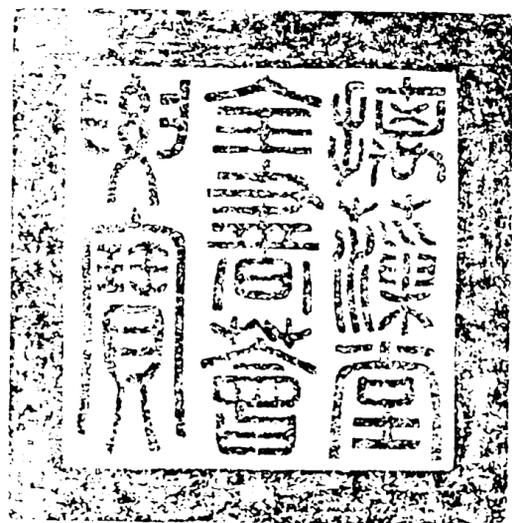
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

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翰同善注二人

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志然人之貧

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在此文乎

文選卷五十四



總校官庶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臣 張 頊

謄錄監生 臣 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四

集部

文選卷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廣絕交論



劉孝標

善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

冬月著葛帔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既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

恨之翰同善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善曰此假言也為是

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

卒贈益州刺史銑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說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主人

曰客奚此之問善曰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客曰其意故審覆之也向曰奚何也客曰

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離虎嘯而清風起善曰欲明交

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趨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尸子中黃伯曰

余左執行之獲而右搏離虎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

濟曰草蟲鳴阜螽趨躍而從之離虎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離謂虎文如雕畫故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網因縕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善曰元氣相感

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

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

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蒼賓

戲曰游說之徒風颭電激良曰網縕天地之氣也霧

涌雲蒸以相應嚶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電激言

相應之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善曰

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

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

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

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

夫子知我也逝也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

生子皮也逝也國子子產也悲謂無知已也此明良

朋之道休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五臣本

感共之道休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五臣本

漆志婉孌力於墳茝秩移反善曰心和琴瑟則言香

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墳茝蓋蘭

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

溫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

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

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孟銘於鐘鼎傳於後世東

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秘說文曰牒記也向曰聖

賢以良朋之道鑄於金版盤孟玉牒鐘鼎之上也金版

金匱之書盤孟器也衡山有玉壁禹所刻文名若乃匠

玉謀古人有善事則銘鑄於其上以記之也

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善曰此言良朋

之難遇也莊子

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墮其鼻端

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垜而鼻不

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

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

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伯牙

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

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

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濟曰喻交無相

知則絕也雅正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曲也餘同善注

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新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况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侍中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塗雖巧於歷數及心而朱益州汨骨彘敘粵謨笑之人無能知測其委趨也

訓捶支靡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

有猜焉請辨其惑善曰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倫攸叙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

丁丁嬰嬰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務屏親昵絕交游可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李斯

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媿妃也尚書曰惟人

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蒙竊感馬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銑曰汨亂

彘常也粵當為越拄杖也黔首人也鷹鷂鷙鳥豺虎攫獸喻貪而無親媿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

常叙越謨訓蒙客自謂也客主人所謹然而笑曰客所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斥感也

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預澤不覩鴻雁雲

飛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感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

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親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

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

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

跪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

馬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弦有緩急微柱推移不可記

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異物志曰沮有菜蒲也巴東有澤水孟子注言澤生草曰菹沮與菹同子豫切吳都賦曰雲飛水宿向曰听笑貌循絃曰徽澤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感哀今以絕交之理為感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撫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聲變張網草澤而不覩鳥之高飛乃感之甚也蓋聖

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鳥隆善曰言聖人

風化如龍蠖之驟屈蓋從道之汙隆也春秋孔錄法曰

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雖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

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

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

化為侯王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郭璞方言注曰

尺蠖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禮記于思曰道隆則從而

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也濟曰握持也金

鏡喻明道開闢騰騰也蠖蟲名言聖人持明道開風業

騰之如龍屈之如蠖亦隨日月聯璧贊疊疊亡鬼之弘

時隆殺也而况交道乎日月聯璧贊疊疊亡鬼之弘

致雲飛電五臣本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

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善

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哀亂也王者設教從

道汙隆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弘致道哀則顯棣華權

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

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游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良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疊疊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電薄謂喪亂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睿聖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絕交論得矯時之理也

仁義琢磨道德驪

五臣本

其愉樂恤其陵夷

善曰此言良友每事

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處樂同驪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六

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翰曰組織類也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歡感同也

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唯取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辨命論曰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毛詩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

栢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逮叔世民訛狙七詐颺起谿谷不能遇謂不可逢也

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

善曰世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葛藟集曰藟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向曰逮及也叔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七

謂末年也訛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颺起喻疾也毛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偽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於是素交盡利交

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

善曰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雷駭言聲勢威不知素交如水之然則無則字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

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要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

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梁竇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又

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又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 翰曰董賢石顯梁冀竇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壓猶重 雕刻百工鑪捶朱萬物也泛言利交之中有重於此者

吐漱興雲雨呼喻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善曰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嶺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范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爾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仿佛風塵用垂頌聲毛萇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八

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 銑曰雕刻鑪捶喻造化也與雲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吸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聳疊謂懼燠灼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騫雞人始唱鶴蓋成陰

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九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吳都賦曰高門昂貴漢書于公曰少高大門容駟馬高蓋車也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人如星奔川騫望影聽響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

之橫木也皆願摩頂至踵許惟切五臣本作踵膽抽腸約同要離焚

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五臣本作宗族字是日勢交其流一

也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臆肝膽李顯詩曰焦肝抽腸烈膈鄒陽上書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濟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拔也言盡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言也以身從物曰殉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秦王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富埒五臣本作陶白貲巨程羅山擅

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閑汗而鳴鍾善曰

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漢書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九

殖傳曰蜀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者之利下銅齊人之業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治鑄富埒卓氏司馬相如傳云臨邛富人程鄭僮亦數百人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褒貲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橋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穴漢書貨殖傳曰濁氏以冒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閑 良曰埒等擅專也餘同善注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五臣本作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麇沓鱗萃分鴈鶩之稻梁露玉笋之餘瀝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

出閩過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
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
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
明之照四壁者處女相語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
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
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
梁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鳧藻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
車馳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鴈鴛有餘粟
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君稻梁
說文曰尊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容持酒於前
時賜餘滫 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莫幸也甘茂謂
蘇代曰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無以買燭子之燭
可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
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鳧水鳥
也魯連子曰君雁鴛有餘粟雀爵也謂富家之門如鳧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十

之踊躍馳沓鱗萃言多也求其 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
養鴈之粟殘餘之滫者言少也

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善曰陸士

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
曰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

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銑曰言貧者

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
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

有如白水 陸大夫宴 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

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 善曰漢書曰高祖拜陸

賈為大中大夫陳平以 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

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集善談論遊洛陽後歸鄉
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舉有
道不應林宗雖善論人不為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
向曰陸賈拜大中大夫譙喜謂酣樂也西都長安也漢
時公卿貴其名聲藉甚猶名聲也郭泰博通墳籍游於
東都人倫欽之為後將歸搢紳士子送之與李膺同舟而
濟眾賓望之以為 加以頌 頌 頌 頌 頌 頌 頌 頌 頌 頌
登仙矣羨願也 加以頌 頌 頌 頌 頌 頌 頌 頌 頌 頌

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 善曰解嘲曰蔡澤頌頌折

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
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

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
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行以為寫神翰意則聊城之說

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

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
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歸來何事南荒也 濟曰

蔡澤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也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劇談也王褒為碧雞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則寒谷成暄論嚴若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

辱定其一言 善曰毛萇詩傳曰煥煥也郁與煥古字通

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
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

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 良曰溫煥煥也嚴若威急也飛沈喻

高下也昔鄒衍在燕有寒谷不生草木行吹律溫氣至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十一

而生黍今名黍谷也言高下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紉公

榮辱在於辯者迴顧言語也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丐賴其餘

論附駟朗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

也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

綺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

今者為通人應助漢書注曰道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

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

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集曰倉

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

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雁於

碣石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道美也鱗龍也翼鳳也喻

之士也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十三

攀附也巧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

自博通附辯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

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陽舒陰慘生民大

是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情憂合歡 善本 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 五臣 沫

鳥因將死而鳴哀五臣本作哀鳴 善曰西京賦曰人

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

憂合也相忘江湖驪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沫相濡以沫 向曰涸枯也

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似相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

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

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 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

離承安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

詬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

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

所鄉者乎濟曰太宰詬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

夫被離承安問子胥曰何見而信詬乎子胥曰詬與吾

同怨子不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刺朋

友失道云將恐將懼斯則斷金由於湫小監刎頸起於

真子于懷寘致也苦蓋 胡臘反 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

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

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

剛利能斷之也刎割也刎頸之交言其重也湫隘苦蓋謂貧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也 是以伍員

濯漑於宰詬凡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善曰言宰詬由伍員濯漑而榮顯詬既貴而諧員陳餘

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

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漑也毛萇詩曰漑漑也在於貧

賤類乎泥滓糜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

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

胥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

誅州犁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

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

以伯詬為大夫吳越春秋曰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

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

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

吳索帛吳子使太宰詬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

否或作太宰詬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

陳之交好如父子攜手遜秦撫翼俱起翰曰伍員子

胥也濯洗濯也宰詒因子胥洗濯而榮貴張耳封常
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撫持
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交謂馳騫之俗五臣本
宰詒厄楚奔吳陳張因秦立趙也

澆薄之倫五臣本無不操權衡秉織績衡所以揣初其
輕重績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績不能飛雖顏冉

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善曰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
為馳騫之所廢淮南子曰澆

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
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

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織績說文曰揣量
也儀禮曰屬績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瑗

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雛習鑿齒襄陽記曰舊目諸
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十四

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
也葛龔薦郝彥文曰雪白冰折峻然曜世也銑曰馳

騫謂趨走也倫革操執衡秤績綿揣量也言趨走之人
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綿量氣之麤細若勢

輕氣微雖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舒向金
云重也龍翰鳳雛喻君子蘭薰雪白喻芳潔

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
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

駁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
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

采之巧施針綫之飾文章立輝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
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

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淫涓也向曰董仲舒劉向文
章如金玉之珍淵海之深司馬長卿揚子雲文章如黼黻

之麗河漢之廣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
黼黻錦繡之屬

有落其一毛善曰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冲詠史詩
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誅曰命危朝露

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真土梗耳司馬彪
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饑人貧卒食半菽孟

子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也濟曰雖
有顏冉曾史之行舒向卿雲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

澆薄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豆一
毛而濟之土梗謂解如土人木人也菽豆也若衡重錙

銖績微剽飄撇滅雖共工之蒐隱驩兜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
曰二十四銖為兩也侯瑾等賦曰微

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
諧庸回伏說蒐隱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惡也左氏

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
曰謂驩兜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十五

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驕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
西京賦曰睢眙跋扈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

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司馬彪曰東陵名今屬濟南也
東京賦曰巨猾間疊躡其略切良曰錙銖輕也影撇

績飛貌喻微有氣勢之人蒐隱惡也共工少昊氏之
子有隱惡之行驩兜帝鴻氏之子為掩義隱賊之行荆

楚也莊驕為盜跋扈於南楚巨大猾皆為匍匐逶迤折
亂也盜跖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

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導其誠善曰說
文曰逶

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倨而後恭嫂逶
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

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
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

醫破癰潰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
痔邪穆天子傳何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

疾邪穆天子傳何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
疾邪穆天子傳何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

精灼也灼音綽字漢書曰繇王閔侯亦遺江都王建屏
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鄭玄曰
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
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翰曰匍匐伏行遠逝邪行
皆謂恭也折枝按摩手足也痔後病也宜人舐之言趨
勢之人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兜莊蹻盜跖之徒亦為
之盡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
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便辟曲誦貌導引也謂作柔弱
之貌引誠心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將所入
於勢人也

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

也善曰禮記曰苞苴筭筭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裏魚肉

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筭筭以裏

魚肉也張張安世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

門謀其勢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凡斯五交義同賈古

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

驚故桓譚壁之於闐闐林回論之於甘醴善曰杜預左

賈也鄭眾周禮注曰驚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

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

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

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

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桓遂居

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

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

喻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

去其勢然也闐闐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如醴醴甘故速壞也今言夫寒暑遞進盛衰

桓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為誤也

相龍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

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善曰周易曰寒往則

暑來暑往則寒來文

中子曰物盛則衰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

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筮賦曰

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

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

覆若波瀾濟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不

恒通塞之理如循環無際翻覆迅疾若波瀾相從也此

則徇善本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

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五臣本作

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

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

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

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良曰殉求也言求利情

同譎詐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此道觀之故

張耳陳餘蕭育朱博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

所見之晚乎五臣本無乎字善曰莊子曰規規然自

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

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殺梁傳曰王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翰曰規規小貌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由來久矣

謂翟公署門譏然善本無因此五交是生三覺敗德殄

客見事晚也然善本無因此五交是生三覺敗德殄

義禽獸相若一覺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覺瑕隙也

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十七

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辯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

銑曰殄絕釁罪也言隨勢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同也

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向曰攜

離訟也名陷饕餮負介所羞三釁也善曰左氏傳曰縉雲

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趨利沒名聲於貪鄙濟曰陷沒也饕餮貪財食也言為貞介之士所羞也

尤故王丹威子以櫛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善曰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有梁之初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

至范滂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

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馬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縑也楚荆也夏與梗

古今字也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孫綽子曰莊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旨哉言乎良曰梗

病尤過也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將慰之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檟楚杖也昌當也言美也美哉美

情遠也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館銀黃夙昭民譽善曰漢書上以書勅青楊僕曰懷銀黃垂玉組奪鄉

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方駕曹王英時五臣本作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

同鄭莊之好賢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

曰崔瑗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持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

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

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侯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

也銑曰道美也麗藻喻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曹植王王繁俊邁猶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與許劭郭林宗

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見一善則

盱衡扼腕烏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無朱紫由其月旦

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張儀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大戴禮曰

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行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

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

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向曰盱衡驚視貌扼捉揚舉也抵掌側手擊

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許邵與從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焉

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擊鞞坐客恒滿

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

輜輶比較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鼓相擊說文曰輜車軸端范

後

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闔閭皆門限也闔里孔子所居也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范疇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濟曰輜駟華車也輶車軸頭也閭域門限也闔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奧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之門限及與膺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耳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

跡善曰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二十

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渝拔僕也前拔音義同也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迹良曰盼視也以言士人因昉顧盼翦拂而升臺省者摩肩疊迹言其多也影亦飄也組緩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之庭也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五臣本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翰曰締結也綢繆親容貌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慕莊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之

美業也傲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楚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於樹中矣及

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清酒之彥墳未宿

草野絕動輪之賓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

楚辭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死喪赴弔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謂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馬范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擴將窆而柩不進其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二十一

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塚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銑曰瞑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葬於揚州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希也宿草陳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餘漬酒中常赴弔萬里至冢乃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去不見喪主彥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動輪之賓謂墓也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障癘之地善曰諸孤昉子也劉瑤梁典曰昉有子東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勅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

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向曰藐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障山瘴惡氣也言流離遠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惡之處

仁寧慕邵成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

登清貴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攸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馬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于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茂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二十三

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于還其璧隔宅而居之濟曰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而去後衛亂穀臣死成子於是迎其妻于還其璧隔宅而居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到洽兄弟平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仁邱氏分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太行孟門豈云宅之德

漸絕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巇王逸曰嶮巇猶

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良曰嗚呼歎詞嶮巇薄也言到洽一何至

此嶮薄也太行孟門二山名漸絕危斷貌言此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也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

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霧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善曰耿

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彌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嵬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汗楚辭曰吸精氣而吐霧濁兮說文曰霧亦氛字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弃之而走立于高山之頂以遠之皦皦潔白貌零濁喻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恥畏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二十三

演連珠

五臣本無演連珠三字善曰傅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

殺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托象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

馬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

氣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

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

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虛也日君德星臣德日星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虛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

以成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之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濟曰五行水火金木土錯雜也違諧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五

以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

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

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劉曰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

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

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

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

安矣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離猶節也契信克諧和會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

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

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劉曰夫錙銖之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

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翰曰此章明君當度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錘曰權秤曰

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力盡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凶所稱之物重於錘衡必折所鑒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

不稱也

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劉曰由衡任也

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

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銑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

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濫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五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

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五臣本作倉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

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應處丘

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

敢及天基命定命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丘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

又之數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善曰

代閻主崇神奔賢故俊又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

使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車乘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

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

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濟曰此章

明昏主奔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

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非

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又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

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

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是也

臣聞祿放五臣本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

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五臣本之政五侯並

軌劉曰西京有陵夷之運劉曰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

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

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

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

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

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善曰

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

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

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

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觀見也灑猶

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

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

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

箕之叟不眇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劉曰

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

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巢於傅巖而精通

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

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

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類

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

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微

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其位

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巢巢父也箕山名所顧也帶帛也洗渭或云許由洗耳於渭水傅說也隱於傅氏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徵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

臣聞鑿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眦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二十九

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

玉帛之惠劉曰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

假鐘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善

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

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向曰

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鏡也精謂

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鏡之質薄

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

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五臣本作景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

陰劉曰美女之影不感荒淫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嫱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槃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也濟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淫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劉曰此章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

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安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

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

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

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

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主將理

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

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劉曰為鳥能飛

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

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

起淮南子曰鶴鶴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瞑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高誘曰鶴鶴謂之老鶴鶴音休蚤音爪新曰
此章明賢人過時則通故無窮屈也唯夜之目謂
能夜視也倒日迴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
陵隨之翻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
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居太平之世同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

莊黜殯非食瓜行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劉曰夫黜

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
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
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
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
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三十

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諺也左氏傳曰晉侯
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行之縣曰吾獲狄士
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
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
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
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
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
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
車以頭擊門而對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
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
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銳曰此章明貞義
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行晉
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
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
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
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

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
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五臣本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

悲善曰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
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
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
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
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向曰此章明讒臣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
利眼目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目為利眼也此喻
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
之也大雲翳於日則不能照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
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
之悲後失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三十一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五臣本於絕絃

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善曰香以燭

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
也上林賦曰酷烈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楚辭曰
五音紛其繁會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
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
身致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

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五臣本門之

哭善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
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
昭不悅起而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
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
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
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
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
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
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
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
之名也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
也言此二人脩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楊門
雖三晉之疆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三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

苟適事情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善曰此言取其

係門闕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

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

中適也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

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

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事德

合於道才雖精粗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

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劉曰此言物有因而

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

聲非如疾而聞者彭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銑

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言雨
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
人因時而後濟賢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

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劉曰此言

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

言循畫器者不堪應受感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賜谷善本作之晷揮翮生風而繼

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劉曰物

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

曰飛廉風伯也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

大功也燧鑽火木也賜谷日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

也毗贊瑣小也言鑽燧取火揮翮生風亦能續日晷

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

故五臣本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善曰春秋不

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良曰此章明人君

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

惡草芝蕙香草墜落蕭艾善編弘大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五臣本道繫於神人亡則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三

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五臣本清耳而無

伶倫之察善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

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瞽無目人也史樂

官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乏其妙瞽叟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

聽聲繫神難成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

臣聞性之所期五臣本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

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善曰言物雖貴

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

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廬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

鑿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廬謂以明水滌棗盛稷燧音燧

錐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

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

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

以之睡比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

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

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

鄙人馬圍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向曰此章明事至於

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訊言釋解也南荆東野同善注言楚人共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

不適時也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

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

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

誠感神濟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徵驗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

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

臣聞託閣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

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

欲藏形託閣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感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

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儼其精重光以見吉

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

意世加甚焉。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閣潛形以智。隱詐也。匿藏也。重光日也。真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於閣，自以為密。日發光藻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貞觀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賾，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

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劉曰：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

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爾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師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

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馬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其族以說其國也。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二臣，謂費無

極、鄢將師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臣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劭，繼也。故舜能

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臣也。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

假百五臣本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

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劉曰：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洽，才不合時。

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

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絮，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銑曰：此章明君當

隨時擢賢，不必空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婉順。變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

以利盡萬物，不能廢童昏之心，德表生。五臣本民五臣

倫不能救棲遑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勸化。被

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

哲之治，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點。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故不可以力移也。勗，勉。童，昏。童

昏，癡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故之時，非克己，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之傲，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免己之辱也。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五臣本

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劉曰：檢

不瀾漫也。此言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

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平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濟曰：此章明人

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

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則？天道有定，晷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

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

其休劉曰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

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

弃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良曰此章明量

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

塞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

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

休感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

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五臣本作陵霄

之節厲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

所以烈士貞女弃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

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

也哉馬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

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

曰矜急也勵高也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

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

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三十八

曰鯢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

宰夫子入其境而嘆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

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

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草木甚茂此忠

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闢此明察以斷其民

不擾也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

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

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

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宓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

聞以邑對姓恐非文體也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

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遊鈞天鈞天為設

廣樂也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

邑也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

殷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

猶蒲密衆人被子路卓茂之化而忘

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思殷德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同矇蘇收察懸景東秀則

夜光與珞珞武善本作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

而並劬劉曰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三十九

則明目與盲瞽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珉珠咸歸匿
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劬繼
也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

管下僚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

逃劉曰寸管黃鐘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
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

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墍必周密布
緹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

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
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

僚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四十一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
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濟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

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
僚向也謂揄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以測日影言以

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
不能誑日月不能逃而况人情能逃匿乎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

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
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

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
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

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
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

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
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
則異以挾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
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亦猶
也鏡

臣聞祝敵五臣本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以節

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劉曰夫

中理貴持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
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翰曰此章

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弃也祝圍止樂之物鼙小
鼓也夫祝圍鼙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

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
合理之事以審要會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四十二

臣聞目無嘗五臣本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

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善曰言為政之

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
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

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銑曰
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

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
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

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劉曰

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鷗之義也善
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汝寬曰及饋

之畢願以小人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厥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劭趙都賦曰巨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向曰此章明物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俎槃也吞波大魚也北有無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俎登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鷗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翰曰此章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四三

有時而傾

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聵也洞疾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良何則牽乎動則靜凝

劉曰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翰曰凝止也

舟牽水是動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係乎靜則動貞

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

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正也

是以淫風

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猶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

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海曾曾參史史魚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向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庶絮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庶絮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

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善曰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

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慟謂輕薄之類風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跣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跣屨哉吾悲與之借出而不與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五

四三

借返於是楚俗無相弃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著薪而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著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弃也

墜屨亡簪同善注言人達時所用或有可弃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厲澆俗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五臣本作不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

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

潤故閭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商風漂蕩本無與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

善

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
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于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
也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
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
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
亦猶閻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

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

立之跡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弃性逐欲遂令
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

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實情者性之

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修則國亂二王皆弃性而縱欲所

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凝佇立之跡然序又

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

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

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

性能生欲火順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

欲墮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

跡之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

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

吐音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政取
其濟物而已猶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
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鼗賁與鼗古字同鄭玄禮記注
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疎通也銑曰此章明聖人不
枉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也大鼓曰賁朗
明疎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

用心俯仰順物升於雲則為繳沈於

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

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五臣本於身故臨川

有投迹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
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

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弃身是勢之所奪權所

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

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

刎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

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此

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

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欲以其

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也向曰此章

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

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友北人無擇無擇曰欲

以辱行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力

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

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利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四十五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

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弃末也

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良曰此章明弃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

媚察火於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五臣本此段在通於變者一段

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

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劉曰天布列象物所

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

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

也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晷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

疎而易知神機至近非能理契者密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

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善本作鹵字之威

不能降西山之節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

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事如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

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弃

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

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

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

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

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銑曰

此章明士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

也櫓大楫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

之彊不能迴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

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

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彫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

能淫也善曰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弊蒙

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弊莫經切蒙莫公切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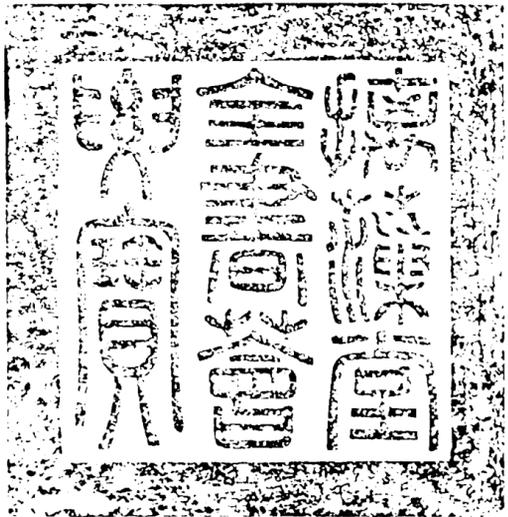
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
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鳴霜雪不能
涇松柏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五

四十八

文選卷五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垣

膳錄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五 集部

文選卷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以戒

後宮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六

茫茫造化二儀既

五臣本作始

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淮南

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

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家語孔子曰地載

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

在帝庖羲

也言天地散氣流而為形有似陶人為器也

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

善曰周易曰庖犧氏之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

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

之道

家道以正而

五臣本

王猷有倫

曰王獸允塞猷與猶古字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善曰周
通曰向曰猶道倫治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
也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
也濟白言婦德尚柔順也易曰含章貞吉也婉嫺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善曰烈

樊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

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

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

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

之好是故不聽元能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

以厲桓公也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

恠五臣本作各字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

走馮婕妤好直前當能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

此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

以人豈不敬重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各惜也班妾有

辭割馬作歡 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善曰漢書曰

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

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

近似乎良曰同善注言此豈無道罔隆而不殺物無

思念於懷所割歡者防慮微遠也道罔隆而不殺物無

盛而不衰日中則吳月滿則微善曰長楊賦曰事罔隆

又曰周易曰日中則吳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翰曰殺滅吳偏也崇

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善曰

女誠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

思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

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銑曰替廢也塵積成山喻積

小善而成高德也言興德如為山之難廢似發機之易

也向曰飾容謂理裝性之不飾或愆禮正谷之藻之

也飾性謂脩德行也性之不飾或愆禮正谷之藻之

也飾性謂脩德行也性之不飾或愆禮正谷之藻之

也飾性謂脩德行也性之不飾或愆禮正谷之藻之

也飾性謂脩德行也性之不飾或愆禮正谷之藻之

也飾性謂脩德行也性之不飾或愆禮正谷之藻之

也飾性謂脩德行也性之不飾或愆禮正谷之藻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克念作聖善曰法言曰吾未見谷藻其德若谷藻其素

良曰谷藻謂脩飾也克能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

也言脩飾道德則為聖人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

義則同衾以疑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又曰徐

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又曰徐

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翰曰言善則遠亦應

背義則夫婦亦相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善曰周易

異同衾謂夫婦也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善曰周易

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勿謂幽昧靈監五臣本

銑曰言榮辱在出言善惡也勿謂幽昧靈監五臣本

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向曰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

者神靈鑒聽不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善曰周易曰鬼神

曰矜大盈滿也言無以無恃爾貴隆隆者墜善曰揚雄

榮自大天道惡滿也 良 鑿于小星戒 五臣本 彼攸遂 善曰

炎者滅隆隆者絕也 隆盛也墜落也 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

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 翰 曰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喻羣妾隨夫人以次序進

御於君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言盡婦人之道 比心 螽斯則繁爾類 善曰毛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

言無妬忌故種類繁多而 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善 詩人引之以美后妃也 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善

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 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褻黷其類也漢書

曰孝成趙皇后八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姊弟專寵十 餘年卒皆無子也 向曰過分曰黷言歡不可過分寵

不可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善曰文 子老子

曰天道極則反盈則損日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物之 必至理故然也 濟曰慢因專擅生損因盈滿至此理

之固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善曰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 然也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善曰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

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 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惡也 良曰翩輕也言美者人各 治五臣本 容求好 自為美懷輕薄之行者則自取尤過 治五臣本 容求好

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 治容誨淫漢書曰王立

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 之由 翰曰言為妖治之容而求好者是君子之讎也

結恩而中絕者皆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善曰太公 主在於此職主也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善曰太公

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 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銑曰翼翼矜矜小心兒興盛也

請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善曰毛詩曰 是正直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向曰言守請恭敬則榮望自期 於汝身司主也 庶姬衆妾也

封燕然山銘一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 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

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 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

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

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時固隨實憲行 遂作此 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 五臣本 車騎將軍竇

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 所譜憂卒竇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

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 帝即位太后臨朝 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 寅亮

聖皇登翼王室 善曰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登翼謂登輔翼也 翰曰寅敬亮信登

升翼輔也言見敬信於君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善曰尚 故升為三公使輔王室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善曰尚

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銑曰麓錄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緝熙光明也 乃

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耿秉字伯

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耿秉字伯

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耿秉字伯

初為執金吾與實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向曰

耿秉為執金吾禦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善曰禁也朔方北方也

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

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濟曰鷹揚螭虎暨南單于言士卒驍勇也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

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善曰范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

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

實太后從之良曰暨與也與元戎輕武長轂四分善

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與元戎輕武長轂四分善

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革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殺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六

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翰曰雷輜元大戎兵也長轂兵車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奮電鞭如雷聲也勒以八陣泣以威神善曰雜兵書八陣者一

蔽塞也勒以八陣泣以威神善曰雜兵書八陣者一

北陣四曰壯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

鴈行陣向曰注與善同泣臨也謂勒八陣之勢以威

之神臨之玄甲耀日朱旗絳天善曰漢書曰發屬玄田李陵

之醫曰濟曰玄黑色絳赤遂凌五臣本高闕下雞鹿五

色耀曰絳天言其盛也遂凌五臣本高闕下雞鹿五

本作灑字善曰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

臣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

也高闕雞鹿皆山名經磧鹵絕大漠善曰說文曰鹵西

衛青復將六將軍絕漠臣讚曰沙土曰漠直度斬温禺

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鏑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

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

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都侯左氏傳智瑩曰不以釁鼓

也號殺人以血塗軍鼓曰釁鏑鏑鏑也然後四校橫徂善

作徂星流彗掃向曰校隊也徂行也星流言疾也蕭條

萬里野無遺寇濟曰蕭條萬里空遠於是域滅區殫反

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良曰區亦域也殫盡也

書傳驗圖際覽遂踰涿角邪跨安侯乘燕然善曰范曄

匈奴中山川也遂踰涿角邪跨安侯乘燕然善曰范曄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七

液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

言北單于創刈南兵逃遠去依安侯河西翰曰踰

跨皆越也乘上也涿邪山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

名安侯河名燕然山名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

龍庭善曰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

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

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銑曰躡踐焚燒

也冒頓老上匈奴君長號也區將上以摠高文之宿憤

落部也龍庭單于祭天地也將上以摠高文之宿憤

光祖宗之玄靈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

所圍七日又文記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

匈奴殺北地都尉印言今誅之是舒高祖文下以安固

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善曰甘泉賦曰天聲起

拓開也言下固子孫大開分勇士厲濟曰恢大

境宇振我天子之聲也茲可作咨所謂一勞而久逸善曰

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善曰

揚雄上疏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鏢

寧刊石削石即謂立銘也良曰咨嘆美也刊削也鏢

舒王師分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昨海外善曰毛詩曰於

灼又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翰曰鏢美勦復其邈兮

絕也言美我王師征伐荒裔絕於凶虐也復其邈兮

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嵒善曰說文曰嵒立石也嵒與

山也建立也隆高也嵒碑也熙帝載兮振萬世尚書

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向曰

熙廣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

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

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濟曰范曄後

漢書云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好學舉

茂才為汲令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

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常置座右故

銘也

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善

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世譽不足慕

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唯仁為紀綱良曰譽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善曰劉

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

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翰曰隱度

庸常也言能度心而動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善曰

謗議常理何能傷人乎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善曰

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

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銑曰臧善

也在涅貴不淄暖曖內含光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

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

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向曰涅黑泥也淄黑色曖曖闇

昧兒言在俗不染外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彊善曰老

如闇昧內含光明也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彊善曰老

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

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

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濟曰老子

云柔弱生之徒剛彊者死之徒言以此誠世人也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善曰論語曰閔子侍側問

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彊兒論語曰長沮桀

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與易也良曰行行剛彊兒鄙夫謂庸鄙之

人也言庸人為剛彊之志悠悠然其禍故重也悠悠長

遠之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

足不辱翰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行之苟有恒久久自

芬芳善曰王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一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九

張孟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

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鑿石記焉向注同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善曰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山也峩峩高兒

也濟曰巖巖積石兒梁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音波善

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良曰屬綴皆連也荆衡岷嶓

皆山南通印契

北達褒斜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曰印契蜀都西部也契夷名也褒斜

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也翰曰印山名契夷國名也達亦通也褒斜

也谷名狹過彭碣高踰嵩華

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關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銑曰惟彭門碣石二山險故以狹比之嵩華二山名踰越也

蜀之門作固作鎮

向曰大可為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善曰鄜元水經注曰小劍成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峻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濟曰劍閣言其峯如劍

其勢如閣壁立謂之窮地之險極路之峻善曰周易白地峻也千仞言高也

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啟扉良曰世濁則逆道清斯順言窮盡地之險極道路之峻也

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善曰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在

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翰曰蜀人負此險固故遇濁世則逆而拒之逢清時則順而歸之閉謂漢末

劉備據而叛也開謂晉使鍾會平蜀而開之

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

田生獻籌

善曰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銑曰秦地險以二萬之眾可敵百萬故能吞諸侯也齊亦負海之險以二萬敵十萬故能疆大也田生謂肯也

獻籌謂獻策於漢高

言齊秦形勢之險也矧茲狹隘土之外區此也狹隘阻

也區區域也言其土地

自區區域之外也一人荷戟萬夫趨七也陳琳為

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趨難行也濟曰趨趨不進兒言負其險阻一人荷戈萬

夫不能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善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進也齊有瑯邪之饒非

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良曰匪非也言非國親不可令居此險也昔在武侯中流而喜

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國不祀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穹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

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翰曰喜歎也同善注洞庭湖名孟門山名不

祀謂不得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其先人也

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弗易又曰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銑曰迄至昏暴鮮

少績功也言天命不易憑險公孫既滅劉氏銜壁善曰難而作暴亂少不敗其功也

後漢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

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與觀自縛請壘覆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僖公面縛銜壁向同善注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善曰晏子春秋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濟曰言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覆之以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誠也

石闕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善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良曰同善注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三

昔在五臣本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

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翰曰格至也文祖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雖革命殊乎因襲商紂也湯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揖讓異於干戈而啓緯冥合天人啟慧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人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藁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

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啓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啟之心人慈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駟曰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革改也築猶繼也啓影也緯星也謂日月星皆有祥瑞之色也故開庇覆也言舜禹揖讓而禪湯武干戈而伐其道雖殊至於應天地之運開人神之謀明用賢才庇覆兆庶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不道專為暴虐也昏闇虐暴也謂齊東昏侯為君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行怠棄三正也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善曰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三

使有罪者緣高滑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於誰之屋濟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昏侯之酷甚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踏累足行也人皆怕懼累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之也靡無也怨於是我是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歎而無所託也於是我是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提是萬福善曰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禮記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視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極拔操執也斗極之星天下取則
鉤陳星名兵衛之象王者當執把焉翼敬也視猶取也
言敬神祇以於是善本無字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
取多福也

驅天行地止善曰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
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

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
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巴酉檄京師東都賦曰

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表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
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荆

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脩
許昌宮賦曰掩暖低徊天行地止翰曰龍飛虎步喻

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武自雍州刺史舉兵
故云雷動風驅感疾兒天行地止謂法天地行止也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十四

附善曰命旅誓眾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
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也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

發度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
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銑曰旅
衆也高祖斬白蛇也黑雲登壇祭天也武王濟河火流

為祇神也聖人之祥瑞也龜筮謂卜 穿胃露頂之豪箕坐
也祇神也響附謂如響應聲也

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善曰博物志曰昔
禹平天下會諸侯

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威二龍降之使范成
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

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
乃拔其刃瘞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胃人去會稽萬

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
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

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魁結箕踞見賈豪
士賦序曰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
旅於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
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 向曰穿胃露頂西南

夷之風也箕坐椎髻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銳
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請振擊無道也夏首憑

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善曰楚辭曰過夏首
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濟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庸岷謂蜀也帝赫

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也 帝赫
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善曰毛詩曰王赫

日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藏
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今

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也良曰赫
盛兒秣養訓教也言帝怒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而凶

惡之渠皆泥其 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千羣朱旗
頭面以降也

萬里善曰吳都賦曰弘軻連軸巨檻接艦鐵馬鐵甲之
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

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李陵與
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 翰曰弘巨皆大也舸

軸檻艦皆船也鐵甲 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
也言水陸發軍也

不血刃士無遺鏃而無而字樊鄧威懷巴黔底定善曰
王凌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遂

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
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准

曰廬九之間流溺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十五

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
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
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
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
銑曰折簡謂策書檄軍書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
水名兵不血刃言不交戰也無遺鏃言不放箭也樊鄧
巴黔皆郡名懷來底致也 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
言以威求之而致定也

似藩籬戰同枯朽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
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
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錫金
石者難為功推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向曰紂之
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藩籬言皆
疎薄不固也枯朽言其易摧折也 革車近次師營商牧

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十六

食盈塗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
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於商郊牧野左氏傳

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
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

南王尚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
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於篚

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濟曰革車兵
車也次比也商商郊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篋

筥也言師至齊境士女當以瓶 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
筥盛其漿食迎我師於路岐也

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善本
農不遷業市無易

賈五臣本作價善曰尚書中侯曰天乙在亳夏桀迷惑
諸鄰國繼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

之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

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
征自葛誅其君弔其人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
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 良曰夏桀之
時人皆附湯殷紂之時人皆慕周今齊思梁德亦猶是
也弔問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惡問 八方入計四隩奉
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復其業也

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善曰河圖
龍文曰鎮

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
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

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
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

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翰曰四隩
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天下皆入會而奉圖
課軍書 而尊嚴之度不僭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

更至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十七

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

獨夫授首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
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兒矣運命論曰張良

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
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寃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

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
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

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
都杜預曰浹日十二辰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

寅張齊殺東昏於含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繼而下尚
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

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僭
失也言梁武雖居軍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

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圓言易
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於几案十二

日也授辰獨夫謂齊東昏
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

臺之珠反諸侯之玉
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

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

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向曰

焚棄綺寶謂崇儉也帝王紀曰王命歸璇臺之珠玉於

咸喜也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塗炭

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
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

服者盛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

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

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孟子

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

明並日月濟曰塗泥炭火橫流大水也言齊朝之於

人皆如陷泥墜火沒溺大水而武帝救之也均齊也於

是仰協三靈俯作府
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叙之

圖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鎬演人君通靈之

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

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揚

雄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雜貢龜書良曰協

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得舜而尊之贈昭華之玉赤龍

負圖以瑞堯也書曰天球河圖類帝裡宗光有神噐升

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
善曰尚書曰肆類於上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十九

乃大有事於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

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翰曰類裡皆祭名光明也神噐天子噐也

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辰山川也攝整也袂袖

也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善曰

中國也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周禮

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表淑謝中丞章曰

懸法象闕班政向衛東觀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荒

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

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銑曰班布也政法也

謂降敵也刑平國用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

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
賦曰連緩耳鎖雕題呂氏春秋

曰善為君者壘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

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未

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

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

為室兮祈為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表揚之域

共川鼻飲之國向曰羈縻也餘皆遠國名莫不屈

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鄯河西

無警善曰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

王代之代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十九

晏清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也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鹽

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之驚而

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良曰邇近肅乃正六樂治

清也鹿駭狼顧喻賊警擾也忘息言無也

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

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

雲門大咸六韶大夏大濩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

曰五禮吉也兵軍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

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翰曰六樂六代之樂置

也五禮吉也兵軍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

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

如市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

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二十

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逍遙

乎文雅之圃翺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

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

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銑曰博士

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教詩之興建庠序

所也款叩也言叩門請見者如人之趨市也

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

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濟曰言庠序之興故學者

歸之於梁也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

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

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

曰樊准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令

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

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

方而孫楚客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

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

之福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奉侍天子故云

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

備也簡略也阜厚也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

截允執厥中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

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

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

厥中翰曰規法慕則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其也言

前代法則故事有煩亂人者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

皆芟平翦截使信執其中也

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善曰左氏傳曰司

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如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于闕間化為松柏向注同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

岳黃金河庭紫貝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又曰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濟曰海岳蓬萊山蒼龍元武之制銅

也 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爵鐵鳳之工有元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

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數尾良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三

皆闕也或以聽窮省究或以布治懸法善曰李尤闕銘曰

究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或以表正王

鄙表叔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 翰注同 或以表正王

居或以光崇帝里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

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峭函有帝皇之宅河洛

為王者之里也 銑曰表飾也光崇崇重也言為闕者

以飾帝王之居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

里而榮重也 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

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善曰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

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

美人賦曰上宮閒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

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歲者皆言漢司徒

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

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

帝從之今出宣陽望北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太

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向曰浸漸也威夷微弱也寂寥空靜兒鴻大烈

業湮沈罕希也晉以牛頭山兩峯以為天闕宋立雙闕

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記大業沈沒皆

假為觀闕是欺誑也乃命審曲有直字之官選明中之士

耳目無益章程也 陳圭置臬列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善曰周禮

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

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蠶順除

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蠶

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

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

人建國求地中置摯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摯古文臬假

借字也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

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

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峽闕於閭闔論語曰裨諝草

創之西都賓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 濟曰

審察也謂察曲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圭

以測日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

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善曰

始起華闕以飾國門也 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

星紀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太簇位於寅在正月也

乃正月律也 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

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七

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三

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感化
先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鑄
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
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
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翰曰盛則崇麗
謂闕也且復也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步而行以表敬
也 物觀雙碣之容人五臣本作民識百重之典善曰周易曰
物觀西京賦曰圓闕疎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
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里 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
觀之以知百代之常 作範垂訓赫矣壯乎善曰郝正釋
法也重代典法也 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 向曰範法訓教也赫壯
兒盛 爰命下臣式銘盤石濟曰下臣倭自謂式其辭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三十四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汭漢啟岐梁善曰此言建
一 所故洛汭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
正位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
周也洛誥蔡邕祝禋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汭漢高
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汭雍陳寶鳴雞在焉 良曰建立
也洛水名汭水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 居因業盛
王辨方正位立都不恒故雍洛咸為帝宅也 居因業盛
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善曰帝主所居因功業
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 青
翰曰業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舊章也 青
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善曰言帝祚南
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
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

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
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
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泱日斂而
藏之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
象泱日而斂之 銑曰青蓋謂晉也黃旗謂吳也言此
二君雖都江南皆無闕故使法無所懸書無所藏也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與茲雙起善曰周易曰
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
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
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
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
未闕巖巖以雙立 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
龍德君德也言君以德休息否亂之道也百常觀名雙
起雙 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善曰王
闕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三十五

注曰偃蹇高兒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
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疊起交駢對幌蜀都
賦曰鬱氛氲以翠微 濟曰偃蹇巍巍壯
大兒重疊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 布教方顯泱
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
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泱日而斂之懸
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 良曰
周禮懸法教於闕泱日 鬱窟魚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
而斂之委篋謂藏書也 棟勢超浮柱善曰甘泉賦曰洪臺窟其獨出兩都窟曰
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
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榭兮袖莫莫而扶傾 翰曰鬱
窟穹隆壯大兒飛棟浮柱謂漢甘泉 色法上圓制善本
宮之大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

製二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善曰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鳳闕

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烟雲言其高也銑曰謂取模法於天地也俛俯也周望原隰

俯臨煙雨言其高也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善曰

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

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

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秦至也向曰賓列也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周禮曰應門二

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磐石鬱窟重軒穹隆色法上負製模十四字是至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二十六

尊所改也濟曰言此關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也

新漏刻銘一首并序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祖恒更理之故曰新漏刻也

陸佐公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恒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准

善曰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

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二十七

翰曰言觀象於天未分明闇之節理歷候時不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漏刻之義也准法也挈壺命氏

遠哉義用善曰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也銑曰周禮置挈

茲日夜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微宮謂微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

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

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

也向曰揆度景晷辰時也微巡宮也戒井謂宮中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以水守壺者

刻也言以漏刻日晷及時晝漏盡夜漏起則守衛者巡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二十七

於宮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子殄滅攝提無紀善曰

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

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

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常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濟曰司歷主歷之官從父學

者為疇人也正月歷孟陬太歲在寅為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也衛宏載傳

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善曰衛宏漢書

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

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

呼以為備也較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
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陸機之賦虛

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 善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

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
翰曰陸機作漏刻賦孫綽作漏刻銘靈珠崑玉喻文章

美也言此二人虛弘度遺篇承天垂旨 善曰王隱晉書
曰李充字弘度

擅其文而無益也 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
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

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
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 銑曰李弘度

何承天二人並為漏刻之法旨意也 布在方冊 五臣
本作

有布無彰器用 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
在方策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

實器用之資也向曰方冊史書 譬彼春華同夫海棗 善
也言雖有法竟未成器用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二天

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曰搗藻如春華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

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棗棗
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

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 濟曰春華 寧可以
言不實也海棗同善注言何李法亦無實也

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善曰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
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

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
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

道敬問伯父郊正釋機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
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良曰寧安軌法也

言為法無實安可 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 善曰蕭子雲
以字人垂教也 東宮雜記曰

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
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翰

曰舊漏本山陰令魏丕所造 積水違方道流乖則善曰陸
故云出自會稽會稽郡名 機漏刻

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 六日無辨五行
口積聚導引也言聚水引流皆違正法

不分 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
則夏至之日也歲遠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

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
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

夜也 向曰夏至加三日冬至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
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

辨不分謂 歲躔閭於 茂月次姑洗 善曰太歲在戌曰閭茂
失常也 禮記曰季春之月津中

姑洗 濟注同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善曰夏
王不遊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 業類補天功均

惟賢 良同善注變易也言易齊政也 業類補天功均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二天

柱地 善曰列子曰昔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
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

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翰 河海夷晏風雲律
曰言齊天地壞絕而梁武能補柱也

呂 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
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

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八律十旬不休青雲
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故搜奇蘊而

貢神香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於今十三年矣 銑曰
夷平晏清也言河海不波浪也東風入律青雲干呂至

道之 坐朝晏罷每旦晨興 善曰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
帝之業以諭其意早朝晏罷以

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辟四門來
仁賢 向曰晏晚晨早興起也言天子勤政理也 屬

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 善曰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
作也 濟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

人學祭祀夜時且以昭百官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善曰左氏傳張超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

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賦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

相緣良曰星火心星也中則乃退壺用金時乖啟閉

漏用水以陰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失常

箭異錙錙善曰左氏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

四銖為兩也翰曰啟閉以箭漏水爰命曰官草創新

也言舊漏壺箭失開閉長短之節

器善曰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論語曰禘

新也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善曰周易曰仰以觀於

刻也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祥

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向曰易云俯

則觀法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臺謂觀視之臺也梓慎登

大庭之庫則於地四參以天一善曰言壺用金而漏用

庫亦臺屬則於地四參以天一善曰言壺用金而漏用

也故壺用金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建武遺壺咸和餘

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濟曰則法建武遺壺咸和餘

律改經一皆懲革善曰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三十

懲定革改也言變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

其常法一皆定改

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善曰陸機

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圭

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向曰

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晷日也

言可測時日考表影候陰氣也

漢書曰天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

者不失黍粟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

撮十圭十抄曰撮十黍曰累言新漏刻無乖誤也六

粟曰圭十抄曰撮十黍曰累言新漏刻無乖誤也六

可以校運筭之聯合辨分天之邪正善曰漢書曰造漢

士唐都落下閎與高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者方

曰校考運移睽離也分天謂分其晝夜言可考知移筭

之數離合書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善曰爾雅

夜長短之數

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

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

歷比於六歷疎闊中最高微近又曰淳于凌梁覆太初

虛損也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五臣本

同善注

稱也而稱言成功非一昔嘉量微物盤孟小器猶其昭

德記功載在銘典善曰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

略曰盤孟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

盤孟中為識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比族

不在銘典向曰周禮栗氏為量銘曰嘉量既成以觀

四國盤孟者黃帝之史書盤孟以為戒昭明也言此小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三十

物猶明德紀功以况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

為銘典於上也

與坤元等契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

化天地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又曰周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易曰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等齋契信也

楹席事百中机善曰蔡邕銘論曰武王踐阼咨於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

之法孔甲有盤孟之戒言也良曰勲功也楹柱机案也

中机之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

而推之為凡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功銘於昆

吾之野兩都賦序曰有陋洛邑之義翰曰曾水水名漢得鼎於其中昆吾山名夏啟鑄鼎之所皆勒銘於上

言安可使漏刻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善曰崔玄山瀨鄉記曰老

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撮惡

昭備碑銘之書也乃詔小臣為其銘曰善曰集曰銘

改勅書辭曰故當云銘向曰此銘字初為辭帝改為銘也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善曰周易曰

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莊子

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

曰無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向曰晦闇也神之與道

其來無跡工官罕希也言神妙之道天官希能代也

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畧正權槩善曰尚書曰

帝之載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升桶正權

槩高誘曰角平升桶權槩皆令均等也濟曰熙廣載

事也衡石稱也權槩斗槩也言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

曰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良曰時道交錯喪亂故禮

散亡滅也遽遷水火爭倒衣裳善曰周禮挈壺氏掌挈

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玄曰以水守壺者

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毛詩曰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翰曰遽急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未明顛倒衣裳刺失明暗之時節也擊刁舛次最木乖方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

銅作鑊受一升晝炊舛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

軍事懸壺以序聚椽鄭玄曰謂擊椽兩木相敲行夜時

也鈇曰漢儀晝漏盡則擊刁斗自衛叢木謂打更木

也舛次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善曰毛詩曰維彼四

言武帝於此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濟曰次序襲重也方

窮究而度也

洪殺殊等高卑異級善曰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漏

善曰尚書曰

有能奮庸熙

濟曰熙廣載

善曰尚書曰

向曰言水下之微如繭也
抽絲機發之疾如激電也
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

刻金徒抱箭善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昏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持刻以別天時之早晚濟曰輟止也耳不

止音謂聽漏聲眼不留眄謂伺機法也渾儀制曰鑄金銅人為昏徒居左壺之左右以左手抱

戰善曰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授受靡

譽登降弗爽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

也則升降之授受無譽唯精唯一可法可象善曰尚書

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衛

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銑曰言專精之人可為之

法月不知五臣本作來日無五臣本作藏往分似符契至猶

影響善曰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

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向曰遁隱也

言置漏刻知日月度數故不能藏隱也符契喻信也影

響言與時節相應合昏暮卷冀莢晨生善曰周處風土

如影響隨於形聲葉晨舒而昏合田休子曰堯為天子冀莢生於庭為帝

成歷也濟曰合昏槿也其葉夜合而明舒冀莢瑞草

也每晨生一葉至十尚辨天意猶測地情善曰詩記歷

五日後則日落一葉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翰曰言合昏冀莢猶能辨天地明暗之情況我

神造通幽洞靈善曰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

配皇等極為世作程善曰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

尚卑貴禮來世作程向曰皇天也極謂北極星

也言配皇天齊極星之運為世之法也極謂法也

王仲宣誄一首并序

曹子建濟曰誄者累也言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

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

吉士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良曰穹天也

誰謂不痛善作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善曰范

也言痛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善曰莊子曰雖有壽夭

早死也遂於命也銑曰天少死遂終也言存朝聞夕沒先民所

亡雖且殊途天與壽終同期於死也

思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民何用誄

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善曰鄭司農周禮注

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也旌雖

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

識之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流落又曰孝經曰

衣以送之濟曰素旗雖帛為之即今之銘旌幡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三五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善曰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

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良曰猗歟歎辭侍中

於畢是謂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

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善曰史記曰公高苗裔

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

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沒儀縣魏之都也晉獻

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威至子孫稱王是為惠

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辭曰伊伯庸之末胄也翰曰齊

大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代

絕亡流裔至畢萬始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萬於魏是

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威厥姓斯氏條分葉散銑曰斯

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焉氏

也條葉謂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曰滋繁烈業也秦有王

子孫也離王翦之貴也漢有五侯

之威是會遭陽九炎光中昧善曰漢書曰陽九厄日初

揚聲也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

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

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

帝時為司空毛萇曰龍寵也向曰榮曾祖襲祖暢皆為

漢三公詩曰既見愈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五臣本

君子為龍為光作掌太

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善曰尚書曰納于百

揆五典五典克從濟曰僉皆翼輔統領也太尉謂夔

司空暢也揆度也言皆度百事使五帝之典能順從而

行天靜人五臣本和皇教遐通良曰言能使天下安伊

君顯考弈葉五臣本佐時善曰魏志曰榮父謙為大將

父也弈不絕之稱也謂榮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也

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也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善曰

四愁詩序曰久處機密銑曰機密謂軍謀之事也出臨朔宮庶績咸熙善曰榮

銑曰機密謂軍謀之事也父無傳

其官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向曰榮父出君以淑懿

為庶郡太守也庶眾績功也咸熙皆廣也

總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幽讚微言善

孔業子萇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

復之基者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
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 銑曰棋局逞巧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
謂黎能覆局及善博奕之術也

臣專制帝用西遷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帝
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從天子都長安 向曰
皇家漢室也造成也京室洛陽也隕顛謂墜落也宰臣
謂董卓也言卓專

制遷帝於長安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
荆蠻 善曰魏志曰黎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
氏春秋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
客也 崔瑋七蠲曰翻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
荆 濟曰阻艱謂遭董卓作難也翕然鳳飛兒君子比
德於鳳故以此喻黎也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
濯纓清川 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
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
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岳濯髮清川集本清
或為消誤也 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得去亂朝
也鄙陋鮮明也南岳衡山也清
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荆州故也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善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 我公奮鉞耀威
也 翰曰干求也勢權執政之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三

南楚 善曰我公魏太祖也 銑曰我公謂曹操
也奮振也鉞斧也威兵威也南楚荆州也 荆人或
達陳戎講武 善曰禮記曰乃命將師講武習射御
曰或達亂也戎兵也講武謂將討亂也 向
君乃義發算我師旅 善曰魏志曰劉表卒黎勸表子琮
令降太祖 濟曰義發謂勸劉表

子琮降曹公算謂 高尚霸功投身帝宇 善曰桓譚陳便
籌度知其疆域也 高尚霸功投身帝宇 宜曰所謂霸功

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韓後漢王命
叙曰世祖壞亂復帝宇 良曰高尚太祖有霸功也帝
宇謂漢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善曰毛詩曰謀夫孔多是
室也 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郡 若稽頽漢
也與用也 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郡 若稽頽漢
北 善曰漢書南郡有編縣音義曰編音鞭郡音若
銑曰奉上曰響編郡二縣名言奉上投兵戈於此二
縣稽頽從 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勲則 善
漢而北歸 魏志曰太祖辟黎為丞相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
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 向曰寔實嘉善揚名也
言曹公實美黎之功名舉京國也金龜紫綬 勲則伊何勞
綬謂辟黎為極爵關內侯也章明勲功也 勲則伊何勞
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善曰周易曰勞謙君子有
終吉又曰史記穰苴曰將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三

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濟
曰靡無卓高峙立也言勞謙無已憂國政理而忘於家
殊異之略高 乃署祭酒與軍行止 善曰魏志曰後遷軍
立於時也 則止時行則行 良曰曹公署黎 算無遺策畫無失理
為軍謀祭酒與之軍中行止也 善曰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
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 翰曰言計策必中也 我
王建国百司雋乂 善曰周禮曰維王建国尚書曰雋乂
在官 銑曰天子進曹公爵為魏王
史置百官又理也 君以顯舉秉機省闈 音太
謂雋理之人也 朱衣皓帶 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黎侍中蔡邕獨斷曰
執機微也省闈宮門謂黎為侍中執機微之事 入侍帷
於此也蟬貂朱衣皆侍中服也珥插皓素也

朱衣皓帶 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黎侍中蔡邕獨斷曰
執機微也省闈宮門謂黎為侍中執機微之事 入侍帷
於此也蟬貂朱衣皆侍中服也珥插皓素也

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掩藹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

曰韋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而禍衡顧子碑曰秀

不實振芳風濟曰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於當

世也掩藹 嗟彼東夷善曰東夷謂吳 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

徒光戎路五臣本作輅 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五臣本作輝耀

王塗善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

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清王

塗良曰東夷吳也憑依阻侍騷動擾亂也光武兒

戎輅兵車也言吳國侍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榮為

侍中驂乘故云侍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善曰言仲宣思

華轂輝耀王塗也 念寵榮志在懷

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徵外

蠻夷歸附其威信也翰曰懷歸也彼謂吳也威德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四十一

言祭思酬其榮故來附魏王伐 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

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

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既彌留銑曰言如何不能成

濟當是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吉往凶歸謂祭從操伐吳

卒也 翩翩孤嗣號慟崩摧善曰蔡邕袁成碑曰嗚呼

孤兒孤 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善曰

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頽向曰哀

軔車也迄至也謂祭子自魏至南淮迎喪也頽墜也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良曰

水鳥忘栖言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善曰丹青二色名言

哀感之深也 翰曰貫過

也植自言與祭親密 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善曰毛詩曰

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 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善曰

友生良曰友生謂朋友也 如何奄忽棄我夙零善曰奄忽

征行 高厲子戲夫子金石難弊五臣本作敝 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

異域良曰厲遠也子植自謂也戲為初與祭有戲言

敝路靡無也異此驩五臣本作歡 之人孰先隕越善曰左

制數榮先死也此驩作歡 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

小白恐隕越于上翰曰此數則前宴會也孰誰

也誰先隕越者謂前戲言此會之中誰當先沒也 何寤

據儻獨有靈游魂秦素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為有數

質之始也銑曰言何寤祭乃先逝也向曰言與祭

論存亡生死之數而祭懷疑求書以訪明據也秦素天

也儻獨有神靈當游於 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

要子天路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而

曰植言子之魂神游於天我將假借 喪柩既臻將反善曰

荆楚超於景雲之上要子於天路也 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善曰說文曰輜喪中也

本作 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善曰梁高誦曰孰

五步一彷彿良曰臻至也魏京魏都也靈輜喪也

車也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謂巨卿所乘以哭元伯

虛廓

翰曰廓空也藏景
蔽形言不見也
延首歎息雨泣交頸
引也雨泣言泣

下如雨而
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曰

莊子小人徇時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曰安止也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而達士死於

求名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善曰論語子貢曰

死也哀
濟曰孔甚也言生為
時榮死為人哀亦為甚榮也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良曰楊肇為荊州刺史是
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

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
善曰王隱晉書咸寧
武帝年號又曰楊肇

碑曰肇字季初榮陽人封東武伯薨諡曰戴
夫天子建

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
善曰左氏傳師服曰

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觀觀也又
曰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是政教和也
周賴尚父殷憑太阿
善曰太阿阿衡謂伊

父時惟鷹揚又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
向曰憑依也

尚父太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太阿伊尹也相於

殷而殷依之
矯矯揚侯晉之爪牙
善曰毛詩曰矯矯武

爪牙謂為將軍也
忠節克明茂績惟嘉
善曰尚書曰予

績功嘉善也
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

華
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
疏曰故朝多歸歸之良華首之老

荒降年不長玄首頭未白而至卒也
銜恨沒世命也奈

何嗚呼哀哉
善曰范
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

功未著也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
善曰法言曰有生者

終自然
身沒名垂先哲所躋
善曰東征賦曰唯令德為

向曰哲智是也言身
行以號彰德以述美
善曰周書

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
之見述也濟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述美則誄

也
敢託旒旗爰作斯誄
善曰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

幡也古人用以
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

出楊侯
善曰漢書曰揚雄其先出自周伯喬者以支

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氏或稱侯號曰楊侯也
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業於晉之陽

因氏而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楊
氏或稱侯號曰楊侯肇則其後也
弈世不顯允迪大猷

善曰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銑曰奕世相連不絕也不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

明信蹈
天猷
善曰左氏傳曰天

大道也
漢德龍戰未分
善曰左氏傳曰天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四十三

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向曰龍戰喻犀雄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也 伊君祖考方事之

殷善曰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

方以征伐之事而歸於成也 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

外五臣本 朝策名委身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

亦擇君而事也又曰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良白言肇之祖父漢末仕於魏朝也 奮躍

淵塗跨騰風雲 善曰荅賓戲曰振技洿塗跨騰風雲

用如龍之奮躍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善曰楊肇驍騎府

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

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 統曰統領也 駝驍肇祖也 領軍

肇父 篤生戴侯茂德 總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 善曰毛

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 向曰篤厚纂承也戎猶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德之德繼百年

之期承汝祖父大業 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

也 亦怡怡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桓譚荅楊雄書

曰克諧以孝烝烝乂弗格 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

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然不競名

利於時人也 蒸蒸進也 多才豐藝彊記洽聞 善曰尚

為孝日進怡怡和順兒 洽聞強記博物不窮良曰豐多也洽徧也 目睇毫末心

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 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

秋毫之末荅賓戲曰研桑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四十四

心計於無垠又曰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

去以為榮也 翰曰睇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隸

之書皆善也與人尺牘皆珍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

若飛紙落如雲 善曰翰筆也 學優則仕乃從王

政散璞發輝臨軹 止 善曰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

曰子火曰僞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又曰肇

碑曰嘉平初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 向曰優長

也言人出任猶開散玉璞發其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

登司官肅我朝命 善曰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 濟

度也司官為理書侍御史言肇 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

自軹令越登此官而肅朝命也 良曰越

泣其任視民如傷 善曰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

名大理又曰左氏傳逢滑曰國之典也視人如傷 翰

曰肇時兼大理之任憲法也 視民如傷言重人

命 庶獄明慎刑辟端詳 善曰尚書周公曰庶獄庶慎

也 參畢呂稱侔于張 善曰尚書帝曰咎繇庶獄庶稱

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法疑

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

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錄此天下稱之

向曰華陶舜士師呂侯周穆王法官也侔齊也于定國

張釋之並漢法官也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善曰肇碑

肇之參聽與之齊也 濟曰肇為野王典農中郎將野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六 四十五

王臨名也倉盈庚億國富兵彊善曰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庚惟億新序曰徐叔故相楚國

富兵彊良曰盈滿也庚亦倉屬十萬曰億倉庫實故兵彊也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

以兼資參戎作弼善曰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

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翰曰煌煌明也文后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室原

并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才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

白茅亦朱其紱善曰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

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諸侯亦蔽蔽與

紱古今字同銑曰錫賜也土宇謂封東武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五色土於白茅以賜諸侯朱紱

魏氏順天聖皇五臣本作王受終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

禪位於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向曰魏陳留王順天禪位於晉嗣

王而晉王受烈烈楊侯實統禁戎善曰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濟曰

烈烈盛兒統領司管閭闔清我帝宮善曰晉宮閭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漢

書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紫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良曰司主管齋也閭闔洛陽

城門言主門齋清靜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

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翰曰苛慝謂亂謂督勲惡也作起也不作言亂惡不起穆然如清風也

勞班命彌崇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銑曰謂言督察崇高也以

言察之功進封東武伯故云班命彌高也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

場分流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浩矣又曰毛詩曰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向曰茫茫治海廣遠見海岱

謂青州江漢謂荆州玄化道化也周被秉文兼武時惟

楊侯既守東莞乃收荆州善曰肇碑曰領東莞州荆州刺史漢書琅邪郡有東

莞屬徐州也濟曰秉執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此時准

折衝萬里對揚王休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

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良曰折衝衝突也言可以衝突萬里也對揚休美也謂

美命天子之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國語楚藍田壘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

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讎又曰

左氏傳公芻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

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翰曰若驚恐不及柔安也言

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讎蒙席卷南極

善曰班固高紀曰乘蒙而運席卷三秦銑曰吳夷凶侈謂孫皓也偽師長逼謂吳將步闡降晉陸抗攻之甚

急詔令迎闡羊祜遣荆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為抗

所擒也肇為庶人言肇初乘闡之降將席卷於吳也

繼塞糧盡神謀不忒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嚴圍自赤懸至故市內

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成固守其城公
安督留慮距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
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攻肩等引還抗遂陷西陵
誅夷闡族 向曰塞縮也言當為糧繼不續而敗非肇
神謀之 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桓子
其敗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也 濟曰君子引曲於
已推直於人言肇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已也 負執
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

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趙宣子古之良大
夫也為法受惡良曰咎罪讓責也言負恃其罪為責不
盡力也旆旗也旋旆謂還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也

退守丘塋杜門不出 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
游 翰曰丘隴塋墓也杜者閉也

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
不質 善曰毛詩曰采芣祁祁封禪書曰雖搢紳先生之
略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又曰毛

冠之類也靡無 位賤道行身窮志逸 善曰毛詩曰我位
孔賤毛莖傳曰賤
隆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向曰賤也 弗
言肇爵位賤黜退而道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逸樂也

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 善曰
毛詩曰
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又曰毛詩

曰不弔昊天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順 濟
曰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疾也 子囊佐
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慙而使大命終也

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
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楚不忘增其名將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

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
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
之徒殯於正堂也良曰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

也 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 翰曰蓐席
也天子朝達 五臣本 厥辭夕隕其命 銑曰言朝有思君
也 王 五臣本 嗟悼寵贈衾襚誅德策勳考終定謚 善曰華

作主 天子慈高遺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列侯
戴大行奏謚誅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 向

曰悼傷也衾單被襚衣服也 濟曰華 羣辟勸懷邦族
揮淚 良曰辟君也邦族謂國家 孤嗣在疚察屬含悴 善
毛詩曰楚楚在疚 翰曰孤 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

哀哉 銑曰欷泣 余以頑蔽覆露重陰 善曰國語張老謂
趙文子曰先王覆
露子也韋昭曰露潤也 向曰余岳自謂也頑蔽猶愚

魯也露潤也言岳父與戴侯為友故云覆潤重陰也
仰追先考執友之心 善曰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
曰考則岳父言我追思父 俯感知已識達之深 善曰晏

之執友更增痛切之心 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已也 承諱切但涕
言戴侯知我之心而我亦識達其深也

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已也 良曰知已 承諱切但涕
言戴侯知我之心而我亦識達其深也

淚霑襟善曰楚辭曰泣歔歔而霑襟翰曰霑死也也岳時在遠聞之故云承霑切但悲傷也豈忘

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

音嗚呼哀哉銑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聞死豈忘其奔走時屬病深故在疾病不得視省於死

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

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善曰肅侯楊暨也戴侯楊肇也潘岳楊肇

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公山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康侯楊潭也向曰八歲喪父其母五臣本鄭氏肅侯名暨康侯名譚也

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

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潭生仲武成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濟曰密陵成侯名

默元女也善曰尚書周公曰亟成又王家戴侯康侯多所論著

良曰保安又理也艱難謂辛苦也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

模範矣善曰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翰曰妙少秀美也綜猶總也旨美也言其軌跡皆

用模法於祖父也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

薄余甚奇之善曰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薄也銑曰舅

氏謂鄭衰家也言能約儉菲薄岳甚以為奇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善曰

也日新之謂盛德向曰茂美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

進未見其止也濟曰已止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

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善曰左氏傳曰已不能忘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守人之節而殺之

康侯也伉儷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往歲卒於

于德宮里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德喪服周次

網繆累月銑曰次位也網繆親密兒言時苟人必有心

此亦款誠之至五臣本也不幸短命善曰論語孔子對

不幸短命死矣向曰苟且也且人有春秋二十九元

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命謂死也康九年夏五臣本五月巳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五臣本熙隆濟曰奔累熙興也惟祖惟

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善曰左氏傳子產曰

獲久身君德良口載則揚舉休美也考父也終卒也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

子誕茂淑姿善曰茂厚誕大克岐克嶷知章知微善曰

茂美淑善也

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銑曰

幼而有知曰岐嶷易曰君子知微知章也章明微幽也

鈞深探賾味道研機善曰周易曰探賾索隱鈞深致遠

幾也向曰賾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鈞探而匪直也

人邦家之輝善曰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子之邁

閔曾未覿鬢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覿毀齒也子之邁

髮也如彼危根當此衝焱五臣本德之休明靡幽不喬

善曰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

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向曰颺

急風也危根而衝急風喻仲武抱疾而屬亂朝也弱冠

靡無喬高也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高也

流芳雋聲清劭音詔勸韻銑曰二十口弱冠雋美爾

舅惟榮爾宗惟粹幼乘殊操達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

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向曰違避豐盛匱乏也先訓

罔無肆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

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濟曰穆和矧況也謂岳父與

仲武祖舊相和好況今日我與仲武順祖父之好如始

也爾休爾戚五臣本如實在已善曰新序曰晉襄公之

本也良曰言憂樂視予猶父不得猶子五臣本作予

之事皆同於已也視予猶父不得猶子五臣本作予

曰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敬亦既篤愛亦

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吳景西望子朝陰翰曰日

岳自喻將老也朝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善曰

陰謂仲武盛年也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尚書

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二十折未三十

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慈慈母善曰尚書曰王

留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向曰彌久也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終謂將死也言將死忘身

之若而乃顧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善曰毛詩曰哀哀父

人曰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暱就寡善曰毛詩曰哀哀父

人濟曰哀哀哭聲也疾首謂頭痛也嗷嗷善曰毛詩曰哀哀父

嗷嗷善曰莊子曰我嗷嗷隨而哭之良曰春蘭擢

莖方茂其華荆寶提璞將剖于和舍芳委耀五臣本毀

壁摧柯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舍芳而積耀遽

不幸也翰曰挺出剖破也和字和也舍芳謂嗚呼仲

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

自時迄今曾未盈稔銑曰德宮仲武所居里也艱苦也

年也言不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今稔

備一年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向曰姑謂岳

也隕死也未滿一年姑姪披帙散書屢觀遺文有造有

相繼而死是痛之甚也披帙散書屢觀遺文有造有

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

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濟曰遺文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周終也涕淚也巾衣襟也

龜筮既襲埏隧五臣本既開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

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埏墓隧也良曰龜筮謂痛矣五臣

本作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頽頽行

雲徘徊善曰毛詩曰燕燕于飛頽之頽之臨穴永

本作訣撫觀盡哀善曰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杜預

穴墓門也訣死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

摧嗚呼哀哉善曰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禮記

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

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

木所放也銑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

折也摧也



文選卷五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全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頌

膳錄監生臣王旬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六 集部

文選卷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騎常侍卒也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藏榮緒晉書曰湛早掾善本無掾

尚書郎野王令 善曰藏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

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 中書郎南陽相 善曰藏榮緒晉書曰

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東武帝弟家艱 濟曰同善注

乞還 善曰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 頃之選為太子

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善曰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

在人上故曰崩斡曰僕 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善曰天子惠帝也 銑曰天子惠帝 春秋四十有九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向華

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於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

作誄曰向日延喜里名港所居處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善曰尚書曰禹錫玄珪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

名曰文命濟曰堯賜禹玄珪克明克聖光啟夏政善曰

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

以偏陽光啟寡君良曰啟開光大也言禹有明聖之

功大開夏之政教禹初其在於漢邁勲惟嬰思弘儒業

封夏為侯遂為氏也其在於漢邁勲惟嬰思弘儒業

小大雙名善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睦睦思弘祖業漢書

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

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

夏侯之學翰曰邁猶立也漢朝立功則有夏侯嬰思廣儒術則夏侯勝及族子始昌故時稱大小夏侯之書

也顯祖曜德收究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善曰王隱晉書曰夏

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

耀德不觀兵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

文王有聲銑曰港祖威歷荆兗二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有聲謂名譽也淮水名岱山名並在淮南之分也

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玉振善曰孔融薦

辯聘辭班固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

者金聲而玉振向日英英美也灼灼盛兒辯美辭也摘舒也藻水草有文文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詞如華之繁如玉之振也

績列素點絢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

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

兮何謂也子曰績事後素鄭玄曰績畫文也濟曰隨

隨侯珠和卞和玉績繡也絢文人見其表莫測其裏

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言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善曰

曰威儀表也德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善曰論語子曰文

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善曰論語子曰文

蒸 向曰贊助也兩宮謂從太子舍人轉
為尚書郎外宰謂為野王令黎蒸皆衆也 忠節允著清

風載興 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濟曰允信 決 央

彼樂都寵子惟王 善曰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大

陽也 龍光也 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

陽 善曰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

也 喉舌納言之官也相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 善曰左氏

爾南陽謂為南陽王相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 善曰左氏

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

銑曰惠愛訓教也不倦不辭勞也視人如傷恐失所也

乃眷北顧辭祿延喜 善曰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

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二紀于茲 善曰呂氏

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孔

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濟曰余自謂也事職也

十二年曰紀言湛與岳俱不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 善曰

行 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 居吾語汝

衆實勝寡人惡雋異俗疵文雅 善曰論語子曰由居吾

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

雅之辭少師之任 良曰寡少惡憎疵病也言小人衆

賢者少是衆勝少也時俗 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善曰曹

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

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 銑曰揚子雲才高

位下為執戟賈誼博達投於 無謂爾高恥居物下 勿以

長沙此皆時俗憎疾之驗 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

自為高恥居人下也自居 曰道固不同 善曰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

吾已下皆在誠湛之辭也 善曰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

為謀 濟曰洗然迴情兒言承岳之誠迴 為仁由已匪

情易容歎息而對云已道與時固不同也 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 善曰論語顏淵問仁孔子

已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論語

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

何從 良曰蒙不知兒言為仁者之行由已不 莫涅匪

曲求無知之入則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 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善曰論語子曰不曰

白乎涅而不淄尚書曰正色率下 翰曰淄黑磷薄也

言萬物染者皆黑磨者皆薄子獨不變常節於屈而能

申志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 善曰論

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

身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為可

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銑

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言雖不見用猶致身極諫獻

可廢否盡規法 謹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承

以愛天子也 華 善曰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聲類

華 善曰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聲類

聖列顯加入侍帝閣出光厥家 善曰尚書曰道揚木命

命臨終之命也列明也加謂加為常待也閨我聞積善

神降之吉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季梁曰於民和而神降之福宜享

遐紀長保天秩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

也如何斯人而有斯疾善曰論語曰伯牛有疾子曾未

知命中年墮卒嗚呼哀哉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

王受命惟中身也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知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無爵而貴無祿而富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知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

錫爾類歛以時藁殯不簡器善曰藏祭諸晉書曰湛族

服窮滋極珍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藏祭諸晉書

口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歛不修封樹禮記曰庭陵季子

適齊長子死其歛以時服漢書曰衣禪復為藁 銑曰

同善注錫賜類善也言湛以薄葬之禮賜其子以為善

也藁衣簡選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

也器棺槨也善曰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

及病且終曰吾欲裸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簡服亡焉

如 向曰拔出也言誰能出俗盡滋味為養復誰能 淵哉

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因而彌亮善曰班固揚雄述

斯文 濟曰條暢通達也傑 板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

永訣逝者不迨善曰周禮小喪供板輅鄭玄曰板輅載

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顏孫即有容體姿質鄭

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也 良曰板輅中也祖送也言容儀體質長歸矣 望子

舊車覽爾遺衣幅善曰禮記曰內抑失聲迸涕交揮善曰禮記曰內

語公文父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弓碑

曰歲暮知名夫聲揮涕 翰曰望湛所乘之車所哭之

散涕淚揮下也 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善曰

曰願淵死子哭之 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

誰為 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凝勁風淒急慘爾其

傷念我良執善曰周易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

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藁因也禮記曰見父之

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向曰藁及凝

結勁緊也言感時遷變慘然 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善曰

傷於孝若也良執良朋也 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善曰

曰適子之館兮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

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幾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

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濟曰素故也 前思未

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善曰賈逵

弭忘也 良曰前思謂平生所思也弭止也後感謂其

馬汧督誄并序 善曰藏祭諸晉書曰汧督馬敦

之 翰曰馬敦為汧督為氏羌所攻執節苦戰而存汧城為州司所嫉發憤死於獄中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

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

又肆逆焉善曰傅暢晉侯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

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

編戶人 銑曰元康惠帝年號弭息也編戶謂附晉為

百姓之氏也肆縱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

毒驟失小利善曰毛詩曰王旅嘽嘽左氏傳臧文仲曰

君無謂邪小蜂蠆有毒况國乎 向曰王

旅王師也蜂蠆謂蟲之有毒者喻羌氏為患

也驟數也言雖為國家絕滅然數失小利也 俾百姓流

亡頻於塗炭善曰毛詩曰民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

民墜塗炭 濟曰俾使也使百姓流喪頻

與賊戰於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

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遯 良曰周處為建威將軍元首

為氏羌賊齊萬年所殺好時縣名解系為雍州刺史

為氏羌賊庶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大谿地名 若

夫偏師裨 將之隕首覆軍五臣本者蓋以十數善曰

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

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殞首公門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五臣本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

於境善曰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

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

郎四十專城居解朝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比六

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

紫非 銑曰剖符謂剖竹分符猶今之印也專擅也謂

擅一城也謂守宰之屬青紫綬色也言懼賊奔走失守

者相望於 秦隴之僭鞏更為魁善曰鞏姓也更名也漢

記曰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

向曰鞏更羌賊率魁主也據秦州隴西郡僭稱王也

已襲汧而館其縣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

掩其不備濟曰掩其不備曰襲館客

舍 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良曰眇爾微

兒也介隔也弱之眾據十雉之城善曰十雉言小也 翰

羣氏 五臣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

汲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

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

下城中負戶而汲 銑曰蝟蟲名其毛如大針

盡樵蘇之竭芻蕘罄絕善曰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

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

取草也毛詩曰蒹于芻蕘毛長曰芻芘薪者也 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

牢善曰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

功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

榮謂贈將軍也寵然黎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善曰言

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之

上曰於斯思致無不至矣濟曰庸用也言清黎之士

致思慮乎必自絕也若乃下吏之肆其喋害則皆妬

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質構首之讎也善曰楚辭

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為喋害也廣雅曰妬害也

言疾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質首之讎也戰國策

欺其善行當以已首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

以若是悲夫善曰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

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

器猶性也翰曰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為善言敦為善

而見嫉妬也悲昔乘丘之戰縣責父甫御魯莊公

馬驚敗績責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

遂死之聞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

之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責父御馬

勇也遂死之聞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

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銑曰

魯與宋戰乘丘地名也縣姓責父名也敗績功也他

日昔日也遂死之謂責父以敗績赴敵而死聞人養馬

者矢箭也白肉股裏也非其罪言敗績因流矢中馬漢

非責父之罪也乃誅其赴敵之功士有誅自此始也漢

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

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誅五臣本作誅之善曰公

手劍而叱之何休曰手劍持拔劍也呂氏春秋管

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向曰手持劍殺之也然則

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

也五臣本無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孔子後綴文之

士五臣本無也濟曰忠謂縣責父也孝謂司馬叔持也慷慨

謂史臣也遺辭之士天子既已策無已而贈之微臣

託乎舊史之未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良曰策贈謂牙

自謂也託寄也岳時為著作郎不敢正當史官故云未也敢闕言不敢闕也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五臣本知人不易知善

人亦未易知翰曰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

奇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銑曰保

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憚王又啟之說文曰杜林說上黨相詐驗為婪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

以眇身制守其城不加防衛城不增高輩更恣睢許潛

攻燔官寺濟曰恣睢大視兒時止也官寺客舍也

齊萬虓交關震驚台司虓虎又曰震驚徐方春秋漢

曰虓閼怒盛兒台司三公職司也聲勢沸騰種落煽扇

熾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諸張兵降聲勢猛烈毛詩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翰曰沸騰交亂起兒種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五臣

朱星流飛矢雨集善曰彤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

鑪中鐵銷散如星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

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鏡曰電舒林植言賊旗之盛

如流星也飛矢雨集言多也惴惴之士女號天以泣善

爾雅曰惴惴懼也尚書曰號泣於繫麥而炊負戶以汲

累卵之危倒懸之急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

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

危如累卵人之急如倒懸也馬生爰發在險彌亮善

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良精貫白日猛烈秋霜

去聲協韻善曰戰國策康肅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

虹貫日中鑿曰人主怒如秋霜向曰白日喻精誠明

威嚴肅物也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雷恩撫循寒士挾纊

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隣國孟子曰聞伯

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毛詩曰克壯其猶左氏傳曰楚

軍之士皆如挾纊銳曰厲勸懦弱也言以威稜勸之弱

夫皆能壯也纊絲衣也蠶犬羊阻眾陵寡潛隧密攻

九地之下善曰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

眾不暴寡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

動於九天之上向曰蠶蠶眾多兒犬羊謂賊也阻侍

陵欺寡少也潛隧謂

賊鑿地道以攻城也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

今也惟馬善曰王逸楚辭曰愜愜畏懼患禍者也魏明

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濟曰愜愜小息兒言汧城之

人皆懼而小息若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也皆言昔時

之命由於天今日之命惟此馬生才博智瞻偵恥以瓶

壺劇結以長壘善曰解嘲曰雖其人之瞻智哉字書曰

曰壘坑也七豔切良曰博廣也瞻足偵覘掘也言

賊為地道攻城敗乃掘壘置瓶壺以規之皆知所在也

木石匱竭其稗幹空虛踰下然馬生傲若有餘善曰左氏

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擱然授兵登埤杜預曰擱然勁

忿兒也擱與踰同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銑曰

木石戰鬪之物拋石礮木也其稗薪藁供炊爨

之事也踰然自得兒傲若有餘言不急懼也

為礮五臣本作礮柿廢松為芻守不之械歷有鳴駒向

羅繫也柿木札也械戎器礮木之屬也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

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善曰鄭玄

周禮注曰質木槩也漢書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

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

存易亡也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羌苦戰不利身沒

於戰場質槩也悠悠衆兒言烈將喪敗者衆也釋放將

帥也言放其衆而誅其將以生易死謂執節聖朝西顧

不降也言誰能無二心唯敦無之時誰也

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暮彌長咸

使有勇致命知方善曰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

音模論語曰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

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

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良曰關右關西也惶懼

也言天子分汧城倉庾為寇賊之糧也賴蒙也夫子謂

敦也彌久咸皆也言敦能謀長久之道使我雖未學聞

汧人有勇知致命之所故得存也方所也

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善曰莊子曰未學古之人

膚受左氏傳曰宣子因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

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感乎尚書曰封比

干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翰曰我岳自謂也同

善注燕人表王思人愛樹甘棠勿翦善曰左氏傳君子

歎墓是旌表也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銑曰甘

棠木名邵伯為政百姓慕之所舍之樹皆不翦伐也

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少孰是勲庸而不

獲免善曰尚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

謂兩囚相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其人五刑之辭

謂兩囚相證也儲粟也隸私隸也少也孰誰也猶哉

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善曰鄭玄毛詩箋

謂亂也部司謂雍州從事也反側偏曲也牧人逶迤

醜惡斲削也言削其善功惡其正直也牧人逶迤

本作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善曰國語里革曰

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

逶迤行可蹤跡也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若不戢翼而

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

其左翼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而正邪逶迤委由自

得兒退食滅膳也穢惡也言聞有惡必忘爾大勞猜爾

損膳若鷹飛揚曾不戢翼而少息也

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善曰方言曰猜恨也言人不

不至向曰勞功也大功謂存汧也小利謂穀數十斛

也開懷怨小過也言有司不苟怨小過而深劾其罪狀

于何不慨慨馬生碾碾高致發憤囹圄五臣本沒而

猶眠食嗚呼哀哉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

雅曰碾碾堅也力唐切左氏傳曰苟

偃伐齊卒視不可哈樂懷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有
如河乃賤受哈 銑曰慨慷也破破堅也困困獄也賦

憾也言懷此憤 安平出奇破齊克完 善曰史記曰田單
怨死而猶憾

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
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其角而灌

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
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炬火光明星

耀燕軍視之皆龍又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
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

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 張孟運籌危趙
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向同善注

獲安 善曰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
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

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
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十九

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陁之吏而決
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

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
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濟同善注 汧

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 善曰吝嫉謂有
論衡曰文吏搖筆考跡民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

端良曰汧城之人蒙子之謀亦猶齊趙因田單張孟而
安也吝恨也害賢曰嫉搖弄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

也謂吏弄文墨問其小過也 可頌況曰家僕 善曰周禮有
頌賜也言可傾倉及所虜狄以賜 頌與班古字通 翰曰

況用家粟私僕以賞有功兵士乎 剔子雙龜貫以三木
善曰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荅任少卿書

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銑曰剔奪龜印也汧督

及關中侯故雙龜也 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
三木謂桎械枷也 焉摧割 善本 扶老攜幼街號巷哭 五臣本作
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緇聖賢本
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 向曰摧割折
傷也言同圍者聞敦死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寵贈
老幼相扶哭於街巷也 乃牙其門 善曰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
濟曰旌表也殊恩謂贈牙門將軍 司勳班爵
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嗚呼哀哉 善曰周禮曰
於大蒸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 良曰兆問也後
昆敦後嗣也言司勳班爵亦問其後嗣庶以慰勞冤死
之祀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十九

陽給事謀 并序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
壞王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
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
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眾三
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謀焉翰同善注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
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

郡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

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 善曰東郡國經曰
滑臺城即鄭之原

467-601

延銑曰果烈也邊事值國禍薦臻王略中否獯虜間

軍旅銑曰果烈也邊事值國禍薦臻王略中否獯虜間

豐剽剽五臣剽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

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

平河南居滑臺劇與摩音義同向曰薦重也臻至也

否隔也獯虜即索虜嗣也問伺豐幽并騎弩屯逼五臣

隙也虜剽傷害也司兗二州名也幽并騎弩屯逼

偏鞏鞏洛列營緣戌相望屠潰善曰物理論曰幽州之騎

詩曰列營基峙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

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濟曰弩射也言索虜騎

射聚偏鞏洛地名言雖列營緣守瓚奮其猛銳志不違

賊或不免屠潰也屠殺潰亂也瓚奮其猛銳志不違

難立乎將卒五臣本之間以緝華裔之眾善曰緝會聚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五十七

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良曰銳利遠避也將罷五

卒謂諸軍卒也緝移也華謂中國也裔謂邊遠也罷臣

本作困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善曰史記

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

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翰曰疲極勅疆也旬

十日也言力屈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

乃陷沒疆寇也身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善曰毛詩曰佻佻公子

彫銑銑曰師眾奔亂棄軍爭免其死向曰誓約言也佻輕

也言瓚自約命沈城下輕出射賊兵器俱盡死於旗下

器兵器也竭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

盡也斃死也以死徇節者哉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

景平之

元朝廷聞而傷之濟曰景平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

太守陽瓚滑臺之逼五臣本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

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善曰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

言雖臨危不曲節可贈給事中振郵遺孤五臣本以慰

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門有義風矣善曰鄭

注曰振收也銑曰振郵收也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

孤謂瓚子也義風節義之風也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

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槩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

善曰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向曰逮及也元嘉

文帝年號廓開祚福紀理茂美諸業也言文帝以聖德

理物明其美業而旌錄舊勳節槩也末臣蒙固側聞

言有節槩貞孝者時動天子仁明之心末臣蒙固側聞

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濟曰末臣延年自

訓教也至教謂制誥也詢諮謀謂也我蒙開固隨

也謂諮謀前典紀行之法也貞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善曰鄭玄尚

表也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趙盾

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臣者佐賢者

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

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

殺之良良曰祐福甄明也陽處父以趙盾之賢請於晉

君使代孤射姑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後賈季使續鞠

殺陽處父此則貞正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善曰左氏傳

之道亦不常為福也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善曰左氏傳

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 翰曰苦夷魯季氏臣名致 忠壯之烈宜自爾先果為殺也行間謂行陣之間也

舊勳雖廢 善本 邑氏遂傳 善曰左氏傳呂相絕秦曰我

曰非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 銑曰忠謂

處父也壯謂苦夷也爾瓚也舊勳即上忠 惟邑及氏自壯之功也廢闕也邑氏謂先代所封氏也

温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 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

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言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鞠居殺

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 向曰晉封處父於温後改封陽及處父被狐續所殺而在晉陽氏不昌盛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三

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温敏肅良 善曰毛詩曰

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鞠武曰田光先生者其勇沈也 濟曰之子謂瓚也

績功也拳力沈深毅決温和敏達肅敬良善也言其立功於宋皇之世猛而能決和平而能達理至敬而能事

上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驂衡 善曰孫子

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為駟乃配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驂

右曰駢四馬曰駟 良曰竹柏喻堅 邊兵喪律王略未

貞也駢駟喻能當國家衡扼之任 邊兵喪律王略未

恢略善曰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雅曰函陝堙阻

灑落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 善曰母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山邈悠悠但見胡

地埃 銑曰函函谷關陝魏國也灑洛二水名堙路無塞也蒿萊謂亂不通也東驚南埃謂索虜亂中國路無

歸轄野有委骸 善曰漢書王恢曰轄車相望又高祖

劭曰轄小棺也服虔曰轄與轄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

順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 翰曰轄小棺也言道路之上無有以棺或柩而歸者 帝圖斯艱 五臣本

田野之內多委弃之骨 帝圖斯艱 簡兵授才

實命陽子佐師危臺 濟曰圖謀也危 憬彼危臺在滑之

壘周衛是交鄭翟是爭 善曰交黨與也毛詩曰憬彼淮

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伐鄭不尅 良曰憬遠也滑

國名也林外曰壘周衛鄭翟四國名言古者已有戰爭於此也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三

嶽結關負河繁城金析夜擊和門晝扃 善曰金謂刁斗

曰晝漏晝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禮擊木柝周禮曰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帝詔曰永平之

末城門晝閉說文曰扃外閉之闕 翰曰言滑國皆是中夏今謂當時元魏所據故云邊亭嶽山也言憑山為

關負河繁統為衛也金謂刁也柝 料敵壓難 善本作打更木也和門軍門也高閑也 料敵壓難 善本作

惟陽生 善曰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子曰將

猶定涼冬氣勁 五臣本作 塞外草衰 善曰李陵答蘇武

亂也 嚴冬器勁 塞外草衰 善曰李陵答蘇武

外草衰 向曰器 邊矣獯虜乘障犯威 善曰尚書王曰

子弩也勁堅也 邊矣獯虜乘障犯威 善曰尚書王曰

厲霜鏑高鞏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善曰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

又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曰遊鷗高鞏薛綜曰鞏猶飛也左氏傳呂相曰迭我般地入我

河縣俘我王官迭與軼古字通良曰厲整鏑鏑擗鋒

成林投鞏為圍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

城者數所也投鞏言兵多相聚也鋒謂劍戟成翳翳窮壘噉

噉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掛炎秣善曰

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漢書項羽曰歲饑民貧卒食半菽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見華元華

元曰易子而食折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銜其口銑曰

翳蔽也言滑臺為寇兵所蔽也噉噉悲愁也向曰老久也變形言被圍既久援救闕遠而形勢變也菽豆也

無半菽謂乏糧也寡粟於樞以木橫口守未焚衝攻已中不使食曰相秣也此示無有蓄積也

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善曰左氏傳曰公侵齊攻粟丘之邾主人焚衝或濡馬褐

以救之周易曰困窮而通濟曰衝戰軍也褐馬衣也言守者未焚敵車而攻者已濡馬衣也烈烈威也彌益

也勉慰瘵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善曰左氏傳曰子反

令軍吏察夷傷杜預曰夷亦傷也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

心良曰勉勸也瘵創也言勸視被傷及饑渴之義立人使其用命力雖窮竭勇猛之氣不可傾奪也

邊疆身終鋒枯嗚呼哀哉善曰劉熙釋名曰矢末曰賁枯

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

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

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圍銑曰賁父為莊公御敗績死於敵公命謀之汧城督馬敦效節全城晉

命誅皇上嘉悼思五臣本作息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

善曰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疏五臣本作球爵紀庸恤孤表

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善曰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黜紀錄庸功也謂分爵錄功以表嗚呼哀哉

殊節也恤孤謂瓚子也喜悅也陶徵士誄并序

顏延年善曰何法盛晉中典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辰達昏及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善曰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璿玉說

文曰璿善曰春秋運斗樞曰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善曰春秋運斗樞曰

亦璿善曰春秋運斗樞曰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善曰春秋運斗樞曰

日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善曰春秋運斗樞曰瑤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善曰春秋運斗樞曰

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

之薄也善曰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

船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

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

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代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向曰琰美玉也隍城池也翰曰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浮于鬣一日獻七士於齊宣王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今何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襴衡書曰訓夷皓之風良曰巢父堯時隱者伯成子高禹時隱者伯夷周時隱者四皓漢時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郅

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濟曰言此數人秉行守節以其身輕細堯禹周漢如平君之父老錙銖猶輕而絲世浸遠光靈不屬善曰東觀漢記曰上賜細也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與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良曰絲歷浸漸也言歷代漸遠此人光景神靈不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銑曰菁相連屬也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五臣作道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五臣末景泛餘波善曰論語子曰作者而

同其塵陸機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愷樂于茲同堂宴棲末景游豫躡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向曰言今之作為此道者人自以為大量觀其道路可與古人同其清塵及

其中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非稱師文取指達學雖素濟曰弱少也素無飾也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學雖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德文章但在眾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人而不失清寡靜默之道也逾益也少而貧病居無僕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井臼不任藜菽不給善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向曰汲井春曰不任其勞採藜取菽不給其食

藜草菽豆皆貧之食也母老子幼就養勤匱善曰禮記曰事親左勤苦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善曰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怒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生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同善注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

惟思也同善注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

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善曰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所以照明古人末景泛浮餘波也善曰尋陽郡名也淵明潛字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善曰左氏傳卻芮對秦伯曰夷吾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非稱師文取指達學雖素濟曰弱少也素無飾也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學雖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德文章但在眾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人而不失清寡靜默之道也逾益也少而貧病居無僕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井臼不任藜菽不給善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向曰汲井春曰不任其勞採藜取菽不給其食

棄官從好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良曰偶諧遂乃解體

世紛結志區外五臣作定跡深棲於是乎遠善曰左氏傳季文子

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銑曰不與俗諧也

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善曰問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向曰畦園鬻賣

也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織約衛緯蕭以充糧

粒之費善曰穀梁傳曰寧喜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曰約狀如刀衣履頭也音幼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蒿為薄翰曰衛侯之弟專織約於邯鄲終身不言

衛事緯織也約履也餘同善注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善曰劉劭集有酒德頌也簡棄

煩促五臣本就成省曠善曰張茂先荅何劭詩曰殆所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殆所

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善曰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

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謂也夫貴在其身

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

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

千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

傷情真默福應嗚呼淑貞善曰張衡靈圖注曰寂寞冥默不可為象良曰言雖真

呼歎詞淑善貞正也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

默無象固應神也嗚呼歎詞淑善貞正也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

貴賤何筭焉銑曰苟且允信筭數也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

已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

徵士善曰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其詞曰

物尚特生善本孤生人固介立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濟曰特獨也豈

伊時邁曷云世及銑曰言非遇時而為此行亦非世也相及繼作其事矣伊惟也邁遇也曷

何嗟乎若士望古遙集向曰若士謂潛也望古逸人遙與相集也韜此洪族

蔑彼名級善曰葛洪遂初賦曰承秦龍之洪族貶高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第也

司馬翰曰韜藏洪大也大族謂大司馬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善曰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得季布一諾

之也良曰此人重廉深簡潔貞夷粹溫銑曰潔清貞正夷平也粹不雜也

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善曰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

曰峻高繁多也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五臣本兩非五臣

本無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五臣本事善曰言為人之道依俗而行必

譏論譏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

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

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

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二十九

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
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向曰詭反置捨也凡人

依於世者必務與世同反於時者必務與時異皆非
默捨與道之俱也翰曰能和而不同夫子謂潛也畏

榮五臣本好古薄身厚志善曰論語子曰信而好古

敦道也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善曰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

德虛已備禮推風推挹其風也濟曰霸謂當時

義養道必懷邦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

文德以懷邦良曰惟思義善也懷邦不

忘於國也言潛為養親而就彭澤令也人之秉彜不

隘不恭善曰毛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恭母遂曰隘

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銑曰人亦謂潛也尋常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今

潛亦不隘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善曰禮記曰諸侯之下

而不恭也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善曰禮記曰諸侯之下

其耕向曰同下士言位卑

等上農言祿薄也爵位也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善曰

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翰曰鈞猶及也長卿棄官稚

言不測其深德也可限者知不出於至道

賓自免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

州郡茂才數病去官濟曰子之悟之何悟之辨濟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三十一

步也謂去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善曰呂氏春秋曰夫樂

彭澤令也言既遠明事理無往不合其心也汲流舊巖葺宇

家林善曰廣雅曰葺葺也向晨煙暮靄春煦秋陰翰

烟靄皆山氣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

人否其憂子然其命善曰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濟

曰躬身也否不隱約就閒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善曰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懾懼登徒子好色賦曰

因遷延而辭避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

南子注曰道性無欲銑曰謂潛辭微著作郎隱約儉

素也遷延退避也言如此非直能明是幸道之性也

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善曰鵬鳥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

文曰倬總惟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

如哉銑曰糾纏三合繩也幹轉也吉古翻覆轉流有

似繩縷相纏次也冥漠報施謂神靈報孰云與仁實疑

寂寞冥昧不能施善人之善不能明也

明智善曰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

人楚詞曰招賢良與明智向曰誰云天道與謂天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三十二

何寘善曰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詩年在中身疾維

疢傷善曰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

年中則六十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善曰呂氏春秋曰遺

銑曰達藥劑弗嘗禱祠善本非恤善曰魏都賦曰藥劑

言不以死為憂而禱祠求福也僚素幽告終懷和長畢

嗚呼哀哉善曰僚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孫卿子曰

平生之志也敬述靖五臣本節式尊遺占去聲善曰

口占作書占謂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也濟曰式存不

願豐沒無求贍省計赴却賻輕哀薄斂善曰禮記曰凡

臣死鄭玄曰計或皆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

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不足

也良曰計至也薄謂喪之不足也言潛戒令送喪者

少至其墓所賻者皆使却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斂以

時服務從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窆畢驗反善

儉約也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

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銑曰使逢地即

穿疾葬而下棺也遭逢也深心追往遠情逐化善曰莊子

生又化而死向曰延之自言追自爾介居及我多暇

念往日游遠情隨逐於潛變化也善曰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

之自稱也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善

暇間也良曰盤樂憩息也不用舟車而攜手相隨也念昔

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閱善曰毛詩曰諸父

者必見患於時俗夫物方則止圓則行此延之誠於潛

也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善曰西征

國而舒卷西征賦曰多識前世之載毛詩曰殷監不遠

而懷之此事布在於前代載籍取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贈延之以言也愀正色兒中言發中之言也違眾速

尤迂風先履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違眾忤世

菱淺末必擬也飄風與暴雨隨則擬必先矣良曰尤責迂過履倒也

歇善曰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滅恐已

才非至實之具而音永矣誰歲余闕嗚呼哀哉善曰

榮聲必有消歇也音永矣誰歲余闕嗚呼哀哉善曰

曰永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歲王闕向仁焉而終

智焉而斃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聖焉三王仁

皆不免於死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善曰皇甫謐高士傳

與門人來甲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謚婁子曰以康為謚

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

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哉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濟曰展禽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誄之知夫子也乃其在先生同塵徃世其光而同其塵誄之而謚謚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徃世其光而同其塵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銑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三十四

同注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

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 善曰律谷泰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行在

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行吹律而溫之至生泰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鷄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 向曰罷輟去辭皆喻貴妃薨而離 皇帝痛掖殿之既闋悼泉途之已宮於帝也餘同善注

善曰埤蒼曰闋靖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也 向曰掖殿掖庭之殿貴妃之居者也闋空悼傷也泉途謂葬於泉下也已宮 巡步檐而臨謂玄宮天子后妃所葬墓皆曰玄宮也

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 善曰上林賦曰步檐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入帝宮漢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

天寵方隆王姬下姻 善曰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毛

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濟曰貴妃生第二皇女言帝方寵貴妃以妃下降於諸侯詩云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也故天 肅雍揆景陟岵爰臻 善曰言王姬將降子女通言王姬 肅雍揆景陟岵爰臻 善曰言王姬將降

景擇日也 國軫喪淑之傷家凝霄庇 五臣本之怨善曰臻至也 國軫喪淑之傷家凝霄庇 五臣本之怨善曰臻至也

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諫曰家失慈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為庇非也 銑曰軫痛淑善凝成也墮亦喪 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 善曰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諫曰

敢楊后德表之旒旒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用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 向曰撰集也言敢集貴妃之德書於旂旒幅旒之上圖美於景鍾流芳於萬舞也國語云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三十五

魏穎親止杜回銘勳於景鐘傳云九月考其辭曰

仲子之宮將萬焉謂傳威德於萬舞中也

玄丘煙 焜瑤臺降芬 善曰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

妹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

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

寒兮見有娥之佚女 翰曰煙 高唐潔雨巫山鬱雲 善

焜美氣也芬香也餘同善注

高唐賦云昔先王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

陽高丘之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 翰曰潔出鬱盛也

餘同 誕發蘭儀光啟玉度 善曰楊脩荀爽述讚曰其德

善注 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如玉之瑩左氏傳曰先啟寡君

濟皇曰言此神女之美盡積於貴妃矣誕大光明也蘭

芳草玉重寶皆 望月方娥瞻星比發 善曰易歸藏曰昔

喻容儀淑美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三十一

軒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梁季南碑曰栖景

軒曜於衡門 銑曰毓養素昔也棲託景影也宸軒天

子所居 處麗締綌 善本 出懋蘋繁 善曰毛詩曰葛之覃

之宮也 獲為締為綌 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又曰于以采芣

于治于汜 向曰詩云為締為綌服之無斃謂女未知

將所適故習締綌之事能無厭倦是其性貞專也處謂

在室也麗比也言貴妃在室可比於此又云于以采蘋

南澗之濱于以采芣于汜蘋藻也繁蒿也謂公脩

如幄贊軌堯門 善曰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

焉史記曰禹如為姓漢書曰孝武鈞弋趙婕妤好昭帝母

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間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

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 濟曰翼輔贊佐也如禹

姓也軌跡也禹娶塗山氏女故如幄堯母懷堯十四月

而生堯門 網繆史館容與經闈 善曰史三史經六經

母門也 史之學闈門也言以經史為 陳風緝藻臨彖分微 善曰

門館也網繆容與逸豫兒 風象易象 銑曰風詩國風也緝綴也

藻文章也象易詞也分微分其精微 游藝殫數撫律

窮機 五臣作幾 善曰藝六藝律六律 躊躇冬愛怡悵

秋暉 善曰楚辭曰寒海留而躊躇左氏傳曰鄴舒問於

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

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怡悵

以永思翰曰冬愛冬日秋暉秋月也躊躇行止兒怡悵

相望兒言於此時著篇 展如之華寔邦之媛 五臣本作

章矣傳云冬日可愛 毛詩曰展如之人邦之媛也濟曰展

誠華美援助也國人所依倚為援助 敬勲顯陽肅恭崇

憲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

帝路淑媛居顯陽殿言貴妃敬勲肅恭於此 奉榮維約承

憲 皇后居顯陽殿言貴妃敬勲肅恭於此 奉榮維約承

慈以遜 儉慈愛遜順也 逮下延和臨朋違怨 翰曰延

違避也詩云樛木后妃逮下也喻后妃 祚靈集祉慶萬

能以心意逮下則眾安上事之無怨也 迎祥 善曰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

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潘尼上巳日會天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銑曰祚報靈善祉福也藹盛兒

皇肩璿式帝女金相善曰式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

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及第二皇女左氏傳祈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苾曰相質

也向注同言似璿金聯跗齊穎接萼均芳善曰毛詩皆貴也式法質用也

華萼不辨鄭玄曰承華者萼不當作跗萼足也濟曰跗足穎秀也萼承華者芳香氣也聯接齊均言皇子

兄弟之美以藩善本以牧燭代輝梁善曰漢書曰文帝有如此也以藩作蕃以牧燭代輝梁立武為代王以參

為梁王良曰言皇子出為藩牧照視五臣本作昭耀於彼也燭照也輝耀也餘同善注視作昭

五臣本觀臺告稷善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作氛觀臺告稷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賦稷掌十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三十九

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銑曰謂貴妃

之徵也賦朔望氣之職也觀臺觀災祥氣之臺也氣稷皆惡八頌局和六祈輟滲疏禁反善曰周禮曰占

以視吉凶鄭玄曰以八筮占八頌將十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

日類二曰造三曰禱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滲謂滲漉喻祉福也向曰言惡徵既生卜筮不吉祈禱不享也

局闕閉也和吉祥也滲盡也周禮云占人掌龜以卜筮八頌以八卦占筮之故以視吉凶又云大祝掌六祈以

同鬼也衡總滅容暈暉翟毀衽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軛神也

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駕總皆有容蓋

鄭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轡也周禮

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服褱服褱服褱服褱服褱服

鄭玄曰狄當為翟翟名也褱衣畫暈者也說文曰褱

衣衿也翰曰周禮云王后之首服有衡以玉為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紉懸填又云內則曰櫛縱并

總總結束也垂後為飾又云王后之六服褱衣褱掩綵翟褱衣畫暈也褱衣褱言毀滅者謂貴妃薨也

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善曰宋孝武傷宣貴妃擬漢

陞宮虛梁之餘陰又表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巖與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光為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

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禁密與又謂之巖與

與濟曰瑤光即貴妃所居殿名紫禁即紫宮天子所居也掩綵收華惟軒夕改駢田輅晨遷善曰劉熙釋名

言無光色也惟軒夕改駢田輅晨遷善曰劉熙釋名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

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輻輳蒼頡篇曰駢衣車也良曰帷軒常所居之處夕改謂

異舊居也駢輅衣車也晨遷謂將葬離宮天邃別殿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三十九

雲懸善曰西都賦曰徇以離宮銑曰離宮別殿天子

也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善曰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

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綱向曰靈衣靈寢之

衣襲重也組綬類以繫帳也空煙謂室虛無人似有煙

也中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善曰中中箱也匣匣

器也軸謂書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善曰

晚也言貴妃夏薨綺羅輕薄至秋則變也庭樹驚兮中

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善曰夏侯湛有金缸燈賦暖不

置燈也暖不明兒玉座謂靈座也純孝擗其俱毀共

氣摧其同樂仰昊天莫報怨凱風之徒攀善曰純孝共氣謂皇

子也左氏傳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孝經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

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毛詩曰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凱風美孝子也銑曰純孝謂皇子也純至擗踊也俱毀謂痛傷也共氣謂貴妃兄弟

也推割也樂羸瘦兒凱風喻寬仁父母言既毀不可攀也茫昧與善寂寥餘慶淮南

子曰茫昧昧從天之道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周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向曰常言天與善仁積

善餘慶今於貴妃如此乃幽暗虛無喪過于哀棘實滅而不驗也茫昧幽暗寂寥虛無也

性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孝經曰毀不滅性翰曰謂貴妃薨皇子子雲不勝

哀而又薨也棘急也世覆沖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善曰牽秀四言詩曰坤德

尚沖毛詩曰秉心塞淵濟曰沖華至美也淵深令善也覆亡虛絕也題湊既肅龜筮既

辰善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章昭曰題頭也頭湊以頭內向所以為固良曰題湊

棺木內向也肅嚴敬言棺槨既具嚴敬於內以龜筮擇葬復用斯辰也階撒兩奠庭引雙

輜也楮倫反善曰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引輅車也在輅曰紼又禮記注曰輅殯車

也銑曰撒去也奠祭也引將行也輅殯車也言兩與雙者貴妃與子雲同時葬也維慕維愛曰

子曰身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潘岳哀辭曰庭祖兩輅路引

雙輅爾身爾子永與世辭詞也慕思愛惜也子謂子雲身謂貴妃也向曰維與曰皆

勤皇情於

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翰曰言天子視喪禮容儀

雲為晉陵王故云列辟列辟則諸侯也衣物而哀慟也凡列辟崩毀而告天子子崇徽章而出

震甸照殊策而去城闔嗚呼哀哉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微旌旗也又曰旌葬

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窆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

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說文曰闔城曲重門也濟曰崇樹也徽旌

旗也章旒也窆圻也照明也殊策謂持加策書而誅其德闔城曲重門也經建春而右轉循

閭闔而逕渡五臣本作度善曰河南郡境界薄曰洛徑渡良曰建春閭闔

皆國城門名逕邪也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

善曰毛詩曰周道逶遲銑曰旌謂銘旌也龍駕也委鬱飄揚兒逶遲徐行兒鏘楚挽於槐風

唱邊簫於松霧善曰鏘鳴聲也楚幸楚也廣雅曰唱嘶也楚言酸楚也挽挽歌

嗚呼哀哉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終是日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

於穀丘之廟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用姑於穀丘之廟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用姑晨輓溫解鳳

曉蓋俄金善曰葬訖故車解飾蓋斜金瓜漢書曰載霍先尸以輓輅車如浮曰輓輅車形廣大有

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皇然羽飾則鳳皇也社廷年奏曰載霍先尸以輓輅車如浮曰輓輅車形廣大有

崩祕其喪載以輓輅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輅車類也然輓輅車吉儀瓚說也輓輅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輅車

類也然輓輅車吉儀瓚說也輓輅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輅車

類也然輓輅車吉儀瓚說也輓輅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輅車

興鳳皇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華

瓜鄭玄詩箋曰俄傾也濟曰輻輳輳喪車也解鳳謂

鳳羽飾蓋以金為瓜也言欲山庭寢日隧路抽陰善曰

陵之庭及大隧之道寢伏日影抽引幽陰於中也重

局闕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善曰哀永逝曰戶闔

曉銑曰重局謂墓門重關閉也燈謂墓中銷神躬于

置燈照照不明兒夜深謂墓中無曉時也

壤末散靈魄於天澗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澗涯也

畔也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善曰言惠問

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翰曰言貴嗚呼哀哉

妃德響若蘭氣馭風遠去而芳香無窮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四十三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 濟曰此岳傷妻之詞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善曰啓夕將啓殯之前夕

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

告于殯宿興緒眉緒也思玄賦曰王肆侈於浩庭卒街

郵而絕緒良曰啓夕謂夕謂啓殯之夕也宵興夜起

也絕緒失次序俄龍輻而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善曰

咸驚號兮撫膺善曰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

也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眾兮歡樂尠彼遙思兮離居

歎河廣兮宋遠善曰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

葦杭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濟曰謂岳

舉邈終天兮不反善曰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

謂終竟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善曰儀禮

曰屬引徹奠乃祖禮記注曰輶殯車也儀禮曰宵設燎

于門內之右鄭玄曰為哭者為明銑曰祖祭也援持

也餘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善曰禮記曰

禮曰尚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

酌飯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向曰撤去也酌謂以酒

沃地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

忽兮若髮鬢翰曰悽切哀兒歔歔悲聲揮灑也濟曰

也徒髮鬢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善曰龐猶冀也停駕

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善曰徂

也何獲謂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向曰車初去

喪車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善曰班婕妤自傷

帷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楚辭曰烏俛翼兮忘林魚仰沫

雲霏以承宇良曰帷車帷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四十三

兮失瀨翰曰言魚鳥為感傷俛低也瀨波也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

濟日悵悵恨兒遲遲行兒遵循也言平常吉路今以凶歸也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

兮未夷善曰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

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

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色里兮蕭散匪外物

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銑曰寥廓空虛也浩汗廣大兒

嗟潛隧兮既散將送形兮長往翰曰潛隧地道也散開

禮注曰隧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善曰賈逵國

墓道也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七 四十四

也濟曰委棄也蘭房妻嘗所居室也中慕叫兮擗標

繁華盛兒襲入也窮泉墓中也壤土也之子降兮宅兆

善曰毛詩曰寤辟有標鄭氏箋云辟

而安厝之良曰慕哀也擗標拊心棺冥冥兮埏窆窆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親親身之棺

也棺冥冥兮埏窆窆聲類曰埏墓隧也銑曰觀棺也

別也幽房墓中便房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善曰

也冥冥窆窆閭深兒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善曰

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歸反哭兮殯

期向曰戶墓門也闔閉也燈墓中之燈歸反哭兮殯

宮聲有止兮哀無終善曰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

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是乎非乎何遑趣一

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

遇兮目中善曰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

詩箋曰皇之言睽也又曰睽往也東觀漢記世祖曰虜

在吾目中翰曰遑暇趣求遇逢也言想望其儀形何

暇分其是非也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善曰

形也逢於目者皆無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善曰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良曰重日已矣此

家道謂岳居家之道也爾躬謂妻之身也蓋新哀之情然耳

耳銑曰已往也然渠懷之其幾何庶無

愧兮莊子善曰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

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

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

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向曰渠發聲也

懷思也我之相思情能幾何亦欲斷之於大道無

愧於莊子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鼓缶而歌也

文選卷五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騰錄監生臣王朝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七

集部

文選卷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宋大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薨齊

嫺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侍后禮甚篤及崩於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

哀策文五臣注同謚曰元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八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五臣本作二十八日

大行皇后崩

于顯陽殿

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謚

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濟曰凡天子崩未及有定謚總名曰大行皇后亦同此義也 粵九

月二十七日將遷座

五臣本作將瘞

于長寧陵禮也龍輅

離

綉容翟結駟

善曰龍輅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遷徙於祖廟

也軸輅軸也狀如轉麟刻兩頭為輅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輅音叩程餘征

切韓詩曰纒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在輅車曰綉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未總厭翟勒面績總皆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轎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

王逸楚詞注曰結連也連駮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駮

兩駮也良曰長寧即皇后陵號也銑曰龍輅凶飾

容翟吉制雖為喪事而同生儀也禮記云天子殯叢圖

龍輅儀禮云夷牀軸饌于西階纒繫也引棺在輅車曰

綽周禮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皆

有容連結也駮兩駮也皇塗昭列照烈神路幽嚴善曰

也言將行之威儀也皇塗昭列照烈神路幽嚴善曰

吉制也昭烈光明也神路凶飾故曰幽嚴向曰皇塗

吉制也昭烈光明也神路凶飾故曰幽嚴向曰皇塗

親臨祖饋躬瞻宵載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

而祖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轎車辭祖禰也其序載

曰祖始行也饋祭也宵夜也載謂始載於庭也

儀於組旒淪祖音子珩珩善曰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

曰以素絲為縷縫之旌旗以

為文飾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尚書大傳

曰太師奏鷄鳴后夫人鳴珩珩玉于房中告去毛詩傳

曰珩有珩璜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階之上則猶賓之銑曰降下也與載柩車也客位西

也撤去也奠祭也周人殯柩於西階之上猶賓禮也

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

曰累德后之德也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善曰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

所依憑毛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

劇泰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翰同善注

自是物理可圓精初爍方祇始凝善曰言天地始分也

得憑據也圓精初爍方祇始凝善曰言天地始分也

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

何以說地之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

曰地道方郭璞方言注云爍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

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濟曰圓精謂天也方

祇謂地也爍明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善曰祥發猶發

成也言天地分也昭哉世族祥發慶膺善曰祥發猶發

發其祥慶膺猶膺慶也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

良曰歎皇后族之明盛而有其善福也祥善慶福膺當

也秘儀景胄圖光玉繩善曰秘其令儀而生景胄圖其

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爰自待年金聲風

振善曰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

玉振銑曰同善注亦既有行素童增絢善曰詩云女

金聲美言也夙早也向注同象服是

母兄弟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

兮子曰繪事後素馬融曰絢文貌也

加言觀維則善曰詩云象服是宜又曰俾我王風始基

嬀德善曰毛詩曰覆俾我恃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

道王化之基又云關雎惠問川流芳猷淵塞善曰蔡邕

后妃之德也嬀婦也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

淵良曰惠問芳猷皆美稱川流淵塞言廣深也

江泳善作漢載五臣本謠南國善曰詩序曰文王之

思犯禮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長曰方澍也銑曰方觀相也謠歌也餘同善注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善曰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

東都主人曰鴻化惟神魯靈光殿賦曰遭漢

中微向曰少帝之時也伊惟造成鴻大也

仰陟天機善曰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

耀曰璿璣王衡以齊七政尚書為此璣曹植秋胡行曰

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與機同也翰曰謂文帝即

位也寶命即大命釋位公宮登曜紫闈善曰左氏傳王子

天機即璿璣王衡朝曰諸侯釋位

以問王室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

公宮魏明帝若寒行曰脩德乎紫闈八月自懷柔濟

曰謂帝自宜都王升為天子則皇后是釋諸侯之夫人

於公宮而為天子之后登光輝於紫宮也古者婦人先

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乎公宮也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善曰尚書曰欽若

夫之母曰姑尚書曰允迪厥德良曰欽若敬順皇姑

謂皇太后也允信迪蹈徽美也言能敬順信蹈太后之

美孝達寧親敬行宗祀善曰毛詩曰歸寧父母毛長曰

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銑曰進思才淑傍綜

寧親謂歸寧於父母也宗祀謂祭祀也

圖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思進賢才王肅周

鏡監也圖向曰才能淑善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善曰國

綜理也圖國書史籍也

鳩曰詠之以中音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威德之至

也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翰曰合於詩禮

也壺善本政穆宣房樂韶理善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

於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方言曰穆信也儀禮曰有房中

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后夫人賦誦

一習樂為理樂也韶繼也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

儀禮有房中樂后夫人賦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善曰韓

誦以事君子穆和宣明也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善曰韓

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黃

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良曰謂能法則坤德而成柔

潤飾焉軒轅星女主之象也德之所居惟深必測善

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下蘭太子頌表曰道無深

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數銑曰届至測度也言后德無

遠而不至惟下節震騰上清眇七側善曰言后道得宜

深而必度也

善曰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素軒猶素車也
也銑曰紫蓋生儀素車凶飾酸悲眇遠軒車也

綵清都夷體壽原
善曰楚辭曰造旬始觀清都漢書曰
作陽陵色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

漢書音義曰天子未死呼壽原向曰清都謂生所居
也壽原謂葬山陵也滅綵絕其光彩也夷體毀其肢體

也夷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
音喧善曰京邑朝野淪其
明威戎狄華夏悲以競離廣

雅曰藹藹盛也國語史蘇曰戎夏交梓也翰曰邑野
都邑郊野也淪藹謂失其茂盛之色也夷狄諸夏皆號

泣相**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濟曰芳塵將來有
足紀述靈駕既往

不可攀
援也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明帝敬
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武帝永
明七年卒葬江表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皇后

高宗崩改葬於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良曰
明敬劉皇后諱端惠光祿大夫弘道孫也太祖初

為高宗納之卒葬相承縣張山高宗即位進尊為
敬皇后高宗崩東昏侯寶卷立改葬於興安陵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

五臣**于某陵**
善曰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
七月帝崩東昏即位風俗通曰梓宮者禮

天子歛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為名凡
人呼棺亦為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

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銑曰以梓木為棺因
通名其陵曰梓宮先塋則張山舊陵也孔子曰魯人祔

也祔謂
合葬也**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
善曰至尊東昏也鄭
玄周禮注曰奠獻也

饋奠明帝崩未諡故曰某向曰至尊謂東
昏侯也高宗未定諡故曰某皇帝薦饋曰奠**乃使兼太**

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
人凡大喪則告諡南郊祖謂將

行之祭向曰祖謂將行
之祭行宮禮過之宮也**翠帟舒阜玄堂啟扉**
善曰張

曰翠幕帟連張衡呂司徒誅曰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
室冥冥脩夜彌長濟曰翠帟翠幕也舒布阜山也玄

堂謂墓中也**俎徹**
五臣作徹**三獻筵卷六衣**
善曰杜預左氏

禮祭必三獻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禕衣
狄鞠衣展衣祿衣良曰謂祭畢也俎几也撤去也三

獻初獻亞獻終獻也筵席也卷去也六衣子嗣皇帝懷
衣六服禕衣禕衣狄鞠衣展衣祿衣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蜃衛而延首想驚

善曰周禮曰遂人大喪
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

衛鄭玄曰蜃車柩路柩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
取名焉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雕

面駑總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銑曰蜃衛蜃車也
周禮云安車彫面駑總皆載棺柩車也延首謂望之也

撫心哀**痛椒塗之先廊哀長信之莫臨**
善曰椒塗以椒
甚也塗壁也應劭漢

官儀曰帝祖母為太皇太后其所居曰長信宮也向
曰椒塗謂后妃所居以椒塗壁也長信宮漢太后之所

居處謂皇后早崩**身隔兩赴時無二展**
善曰爾雅曰赴
故云先廊莫臨也

謂子路曰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者視也
良曰展視省也言一身不得於兩處赴喪一時不獲於

二所省**旋詔左言光敷聖善**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旋便
視也漢書曰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于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感用光敷聖德毛詩曰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銑曰左謂左史記言也敷布也
光布聖善謂述 其辭曰
皇后之德也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
自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

氏晉主夏盟為范氏 向曰劉姓自虞已上為陶
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故云帝唐御龍宵徹緒末也 **在秦**

作劉在漢開楚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
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
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 翰曰後居秦始為劉氏及

漢高升為天子以其弟交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 善曰克
為楚王皇后則其後也

見上文令妻壽母 濟 清漢表靈曾沙膺慶 善曰韓詩
曰肇者始淑善克能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十

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也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
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

史占之曰後五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今
王翁鄭孺徒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

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與天下幽通賦曰王者
膺慶於所感 良曰同善注言皇后神靈表異慶福膺

當有類於 爰定厥祥徽音允穆 善曰毛詩曰文定厥祥
此曾高也

斯男 銑曰厥其 光華沼沚榮曜中谷 善曰詩序曰采
徽美允信穆和也

也詩云予以采芣于沼于沚又云葛覃后妃之德也詩
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言皇后之德光華榮曜於此也

向注 敬始紘緼教先種 直 音陸 善曰列女傳敬姜
龍 曰王后親蠶玄統公侯夫

人加之以紘緼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
稊之種而獻於王 翰曰古者后妃親織玄統公侯夫

人加之以紘緼冕上覆垂者也周禮上春詔王后帥
六宮之人而生種稊之種而獻之於王言此為敬之始
教之睿問川流神襟蘭郁 善曰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
先也

賢女馨香芬于蘭茝 濟曰睿聖也聖問謂天下相
問聖德也襟胸懷也川流言廣大也蘭郁言芳盛也 **先**

德韜光君道 五臣本 方被 善曰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
作臨 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

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東夏干
寶晉紀文帝貽吳主書曰韜神光福德久勞于外 良

曰韜藏被及也謂高宗末即帝位時藏光於 于佐求賢
下而為君之道以及於人者而皇后內助也

所 善本 謁無訛 善曰詩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
作在 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

險設私謁之心 銑曰言皇后 顧史弘式陳詩展義 善
之德佐於此也謁請設詔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十一

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顧女史而陳詩 向曰 厚下曰仁藏
顧視也史女史也弘廣式法陳布展中也

往伊智 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干寶
晉紀總論曰仁以厚下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

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翰曰豐厚在下之
人自不取功是曰仁藏已過往之善物不得知是惟智

也言皇后兼 十亂斯俟四教罔忒 善曰論語武子曰予
有此德也

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

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
曰武差也 良曰武王有亂臣十人文母居其一斯此

俟待也今世亦待皇后而成其數也四教 思媚諸姑貽
謂婦德婦容婦功婦言也罔無忒惡也

我嬪則 善曰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周我諸姑又曰貽
我來牟孔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妃化

天下以婦道也。銑曰：婦愛也。諸姑謂先太后也。貽遺也。嬪則為婦之法則也。化自公宮遠被。

南國 善曰：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向曰：化教也。

言皇后先學而後配。軒曜懷光素舒佇德。善曰：光德皆於高宗餘同善注。軒曜，懷光素舒，佇德。善曰：光德皆

曜思大明以增耀素舒佇聖德而分彩也。軒轅星名。曜星也。劉歆有曜歷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

月御也。鞠曰：軒曜謂軒轅星主女主也。素舒謂月亦比后妃也。懷光佇德言如星月含懷光彩延道德也。

閔予不祐慈訓早違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氏堯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雅曰：違背也。

濟曰：閔予東昏自傷之詞也。不祐言天不祐助我也。慈訓謂皇后也。早違謂早棄我而崩。

方年冲貌懷袖靡依 善曰：尚書曰：肆謂早棄我而崩。方年，冲貌。懷袖靡依，予冲人弗及知。

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鄭玄曰：腹，懷抱也。良曰：冲，幼貌。小靡無也。言方

年幼小而皇后遂崩，何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善曰：周易不得依懷袖之恩也。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善曰：周易

大寶曰：位元皇后哀策文曰：昌輝在陰。銑曰：高宗既至天子之位而已得嗣，盛明之時也。臻至也。寶業天子

位也。昌盛。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善曰：楚辭曰：暉明也。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善曰：楚辭曰

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向曰：壽宮清廟皆祠祭處也。寂遠虛空也。不可見其神

也。靈也。帝遷明命民神胥悅。善曰：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也。帝遷明命民神胥悅，善曰：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

父曰：至于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翰曰：高宗升皇帝位，應天明命，合神

人之心矣。乾景外臨陰儀內缺。善曰：周易曰：乾為君，為胥相也。乾景外臨陰儀內缺，善曰：周易曰：乾為君，為

濟曰：乾景謂高宗也。陰儀謂后崩也。空悲故劍徒嗟金穴。善曰：漢謂皇后也。內缺謂后崩也。空悲故劍徒嗟金穴，善曰：漢

謂皇后也。內缺謂后崩也。空悲故劍徒嗟金穴。善曰：漢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好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

大臣知指曰：立許婕妤好為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為金穴也。

善注：璋瓚奚獻，禕禕罔設，嗚呼哀哉。善曰：禮記曰：君致善注：璋瓚奚獻，禕禕罔設，嗚呼哀哉，善曰：禮記曰：君致

於內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玄曰：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馬。又周禮注曰：裸謂以圭瓚酌鬱鬯

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裸。禕禕皆后服也。言皇后既崩曰：璋瓚后夫人以致齊也。禕禕皆后服也。言皇后既崩

以此何獻盡無所。馮相告禕。宸駕長往。善曰：謂明帝設奚何罔無也。馮相告禕，馮相也。相視也。東宮賦曰：馮相

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東宮賦曰：馮相觀禕典引曰：宸居其城。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也。向曰

周禮：馮相氏登高臺視天文，告禕言高宗崩也。貽厥遠徵，祿妖氣也。宸駕天子駕也。長往謂高宗崩也。貽厥遠

圖末命是獎 善曰：謂顧命令禕也。毛詩曰：貽厥謀左末命方言曰：秦晉之間相勸曰獎也。翰曰：貽遺圖謀

也。末命臨終之命獎厲也。高宗遺我遠謀，臨崩有所戒厲於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善曰：豐沛喻帝

已也。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善曰：豐沛喻帝祖沛，豐邑。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風

俗通曰：秦政并合六國，苞宇宙之弘敞也。濟曰：豐沛漢高祖鄉，以喻安陵也。綢繆相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

視貌。神京謂齊都。弘敞明也。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扶隅以同壤，嗚呼哀哉。善曰：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

句。隅以同壤，嗚呼哀哉。善曰：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河水之間，鮒禹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良曰：舜葬

蒼梧二妃不從，故陋之。帝顓頊與九嬪葬于大荒之中。

濟曰：乾景謂高宗也。陰儀謂后崩也。空悲故劍徒嗟金穴。善曰：漢謂皇后也。內缺謂后崩也。空悲故劍徒嗟金穴，善曰：漢

謂皇后也。內缺謂后崩也。空悲故劍徒嗟金穴。善曰：漢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好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十三

河水之間鮒禹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鍍犯於松楸善

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

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斷曰金鍍者馬

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髦前銑曰園寢陵廟也言陳列

生時象於廟中輿車也鍍馬飾也松楸謂陵上所栽也

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善曰陸機洛陽記曰

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藉田賦曰清洛濁渠向曰謂靈駕出赴於陵繼池

也承明門與洛水皆在東京今宋都擬而稱之

綽於五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善曰禮記曰飾棺君

荒之瓜端若今承雷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

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依柳毛

詩曰造舟為梁翰曰繼接也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

池立池於荒之瓜若承雷形也綽引輜車也又云飾棺

君龍帷振龍黼荒通軌謂廣路也造舟浮橋迴塘寂其

也言靈駕威儀繼接於廣路浮橋之上也

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善曰南都賦曰分背

泉東流說文曰澹水搖也濟曰言景物助其哀藉閱

位時也漢書云天地合祭先妣配地善皇

后終加尊謚而為先妣是表明天命也慕方纏於賜

衣兮哀日隆於撫鏡善曰東觀漢記云上賜東平王蒼

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白中各一衣一茵

遺王可視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

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轉絲繩係身毒寶

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

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

後不知所在銑曰同善注言是東昏觀皇后舊物悲

推若此也慕思纏思寒泉之固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

呼哀哉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

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

其嬖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

法向曰同善注言東昏侯慕託此遺詠而增其哀

碑文上

郭林宗碑文一首并序

蔡伯喈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

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號韋昭曰咨謀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號字也良曰王季文王父也穆親寔實懿美也及文王即位咨于二號咨謂謀事也而號叔之後因國命氏先生誕應天衷聰啟明或謂郭焉即林宗是其後也

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銑曰誕大啟聖哲智篤厚也**夫其器量弘深**

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善曰黃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濟曰與深也巳至也言不可測量其所至**若乃砥節礪行直道**

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善曰孔叢子曰魯人有儀公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隱括之中直巳不直人遠伯玉之行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將待隱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蒼頡篇曰矯正也向曰砥節礪行謂磨礪節行也隱占括度橋直也言占度事理足可以直道行於時也**遂考覽**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八

十六

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

微言之未絕善曰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也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猶脩也微言謂幽微大道之言也**于時纓綉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

影五臣本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

之宗龜龍也善曰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綉鄭玄曰綉纓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揚雄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良曰纓綉衣冠之飾也紳大帶也珮玉珮也皆謂在朝百官及儒學諸生所朝服也表所謂立木而有影也景影聆聽也介甲蟲也宗尊也言在朝百官及儒學之士望林宗之德有如人形木表而影所附之聽其善聲如響應相和者亦猶百川以海為尊而歸赴之鱗介之物以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善曰毛詩傳曰龜龍為長也

言淺陋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濟曰衡門以柴木為門收朋謂重其友朋也勤誨謂勤行訓教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八

十七

於人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善曰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祛義理也賴利祛去也言童蒙之人利其開教以去蔽惑皆知禮義也**州郡聞德虛已備禮**

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善曰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辟猶召也向曰休美也言不應辟皆辭之以疾也**將蹈**

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善曰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數人博其子莫日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於許由也由以告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翰曰鴻涯仙人也紹繼也巢巢父許許由皆隱逸人也絕遠**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善曰李陵書曰冊名

也軌亦跡也

於天衢良曰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

正月乙亥卒善曰毛長詩傳曰融長也范曄後漢書建

靈帝年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善曰

號也曰終其永懷毛長詩傳曰寘置也銑曰靡乃相與惟

無寘致也言無所致念者念之不可及也乃相與惟

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

謂將謀立碑也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

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善曰毛詩曰先民有

向曰存德音者亦賴於述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善

碑又言不可廢闕此禮也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善

善曰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

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

毛詩曰顯其辭曰顯令問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善曰言其明德而通於玄廣雅

也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善曰毛詩曰有命自天崇壯幽

浚如山如淵善曰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

曰崇壯高也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晉謀

幽浚深也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晉謀

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而匪惟據華乃尋厥根善曰法

亦有疾乎曰據我華而不食我實也良曰據拾也宮

言禮樂詩書之事非惟拾其英華乃亦尋其根本

牆重仞允得其門善曰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

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銑曰孔子之宮牆

數仞雖百官之富得其門者寡矣此謂夫子道高人不

可及言郭生得先聖之道可謂得入聖門也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善曰周易

道可謂得入聖門也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善曰周易

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本

翰曰懿美純質確堅操志也洋洋搢紳言觀其本

而高音告協韻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

百官皆觀仰棲遲泌丘善誘能教善曰毛詩曰衡門之

其高德也洋洋或貌搢紳謂百官儒生之衣服言

洋可以療飢論語顏淵曰赫赫三事幾行其招之邵反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赫赫三事幾行其招之邵反

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招猶召也向曰赫

赫威貌三事謂三公之任也謂上司徒辟為掾也幾數

招辟委辭召貢保此清妙善曰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

也辟秦太常趙典舉秦有道並不應召或為台銑曰委

累也召貢謂舉也謂上舉有道累辭疾不應自保清妙

隱居降年不永民斯悲悼善曰尚書祖乙曰降年有永

之理降年不永民斯悲悼善曰尚書祖乙曰降年有永

悲傷爰勒茲銘槁其光曜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槁發也

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善曰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

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一首并序翰曰陳寔字

仲弓為太丘令也

蔡伯喈

善曰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先生諱寔字仲子潁川許五臣本人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

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云許昌非也舍

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善曰易通卦驗曰大皇之先與

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而誰

向曰元精大道也期運之數也兼資九德總脩百行尚書曰

謂應五百年而生賢之數也兼資九德總脩百行尚書曰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

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

也銑曰答繇有九德君子有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

彬彬焉五臣本善誘善導仁而愛人善曰論語曰孔子

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

誘人又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也良曰恂恂和

樂貌斌斌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善曰論語曰老者其為

道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

可度濟曰言其道德於時用之則行不微許以干

捨之則藏其進退之禮可為法度也不微許以干

時不遷怒善本以臨下善曰論語子貢曰惡微以為智

也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

喜半歲太丘一年向曰宰聞喜謂為聞德務中庸教敦

不肅善曰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行大中之道用之於人政以禮成化行有謚善曰左氏

其教敦厚不行威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善曰左氏

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會遭黨事禁錮善本

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

之比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自

逸濟曰遭黨犯罪而囚於獄竟不憂悔寬意自樂

交不詔上愛不瀆五臣下善曰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詔

頰以取上意其施惠愛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善曰

則均不以其下而慢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善曰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向曰俟待及文書赦宥

也言事必見幾不待終日而隨事變通也及文書赦宥

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善曰漢書曰薛廣德

懸其車傳子孫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曰告老

致仕者也銑曰文書赦宥謂天子詔赦罪人也懸車

謂其所乘之車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善曰尚書曰賓于

懸而不復乘也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善曰尚書曰賓于

良曰四門四方門也閑閉也言當時在位者皆欲徵賢

於四方而備脩束帛之聘聘先生先生聞心靜居終不

復應大將軍何司徒袁公善曰范曄後漢書大將軍

欲特授以不次之位謝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

使者濟曰何進袁隗也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

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善曰

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

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右官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二十一

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三公也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

擢用之也常伯今之侍中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皆帶金印紫綬以紫綬言此可以光國家大功也勳功也

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善曰列子林類曰啓老無

妻子死期將至向曰不就所辟而謂使者云絕仕無宦之望已久今但整飾衣服待期而終也至赴也

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哀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頽

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位之負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寮畢賀賜等嘗嘆定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也哀職謂三公也

銑曰同善注舉手謂指麾百官也躋登也臧文仲為大夫知柳下惠賢而不舉之孔子以為竊位楊陳二公慙

名也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

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善曰

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良曰顧命謂遺令也留葬所卒謂遺令葬於

所卒之地不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

歸本屬故也善曰周易曰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巖數知名

失聲揮涕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曰公文文

揮之伯卒敬姜曰無揮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大將五臣本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

清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慙魚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

姜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善曰

後漢書曰何進遣使弔祭鉤命決曰五獄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緯有考靈曜左氏傳

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予一人以在位禮記曰孔子早作員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

其顛乎梁木其壞乎漢書有儒林傳翰曰將軍即何進孝經後神契曰五岳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故以

比之也靈曜謂天地也純和也慙傷也俾使也遺老老臣也言上天不傷惜此老臣使屏我天子而死也孔子

將卒而歌曰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壞則崩也哲智萎死靡無憲法也言智人既死于今時無可以為法則

也傳曰郁郁乎文哉善曰論語文也書曰洪範五臣本九疇

倫攸叙善曰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文為德表範為士

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向曰言存亦以文範教訓於

公遣令史祭以中牢銑曰中牢羊也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

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善曰廣雅曰命名

世之才銑含光醇德為士作程善曰孔安國書傳曰

程法也良曰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善曰孔安國書傳曰

醇厚程法也濟曰令善也言始資正道終有善名也

守終純固濟曰令善也言始資正道終有善名也

奉禮終沒休矣清聲善曰存約儉而葬也休美也禮遺官

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向曰刊府丞與比縣會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司空又

曰韓融字元長獻帝初官至太僕總麻設位哀以送之善曰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升布

鄭玄曰謂之總者縷細如絲也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

尹种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翊潁州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翊為主簿迎之

到官深敬待之然种拂也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

遠近鮮能及之善曰遠近古也鮮少也重部大掾以成時銘善曰

用切濟曰言重使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善曰

五臣作也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乃作

銘曰

我我崇嶽吐符降神善曰上林賦曰南山峩峩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翰曰言立

五嶽之精吐其符應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向曰於皇歎

降其神靈乃先生也珍喻道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善曰論語子曰文王既沒

德也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銑曰昊穹天也斯文謂先生也謂其有文德故也

來者曷聞善曰論語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幽通賦將絕而因階論語曰焉知來者

之不如今也良曰微言道也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善曰

毛詩國風文喻任於亂時也濟曰交交小貌黃鳥詩篇名哀三良也言其親小集於棘林得其所也喻人以

壽終亦得命不可贖哀何有極善曰毛詩曰如可贖分其所也命不可贖哀何有極善曰毛詩曰如可贖分

命有分一死不可以重寶財以贖取生人哀者何有窮盡也

褚淵碑文一首并序

王仲寶善曰蕭子顯齊書云王儉字仲寶琅邪人也幼好學手不釋卷為中書監薨五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善曰左氏傳

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銑曰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曰太上有謂上古有道之君也

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善曰

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

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

志太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沒魏人皆泣孔子聞之歎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孔子但歎之

不泣也又云泣者增飾也隨武子趙文子並晉大夫也隨武子卒葬於九原之上而諸大夫卒者皆同葬於此

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可起吾誰與歸者叔譽曰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與隨武子且武子

利於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此則趙文子懷其餘風也言於彥回之德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亦此二人故云見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五十四

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善曰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

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少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國于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

故殷餘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殷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左氏

傳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濟曰微子殷紂兄也至仁之德武王既滅紂至成王

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也宋段宋共公子為褚師以功高因官命氏遂為褚氏也褚師掌市之官也爰逮

兩漢儒雅繼及善曰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為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禧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

聞廣見聰明智達翰曰爰於逮及魏晉以降奕世重也褚禧亦為儒官繼及謂相繼不絕

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善曰魏代褚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哀字季野侍中衛將軍堯贈太

傅元穆侯向曰魏之大臣無褚氏蓋有者職位稍卑故史傳不載也德合當時行比州

壤善曰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時莊子曰行比一鄉深識

臧否不以毀譽形言善曰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情

動於中而形於言良曰臧善否惡也毀者以惡言談人譽者以善事說人言穆公

則以此事不見於言形見也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

猶虛也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盈若沖字林曰沖可

謂婉而成五臣本章志而晦者矣善曰左氏傳君子曰

而晦婉而成章翰曰婉曲章明言屈曲行物而能明其政事有其明志而不自矜故云晦也自茲厥

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

珪璋而挺曜善曰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劉歆移太常博士曰聖帝

明王累起相襲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嶽之

皆聖靈之精也珪璋特達廣雅曰挺出也向曰川嶽

美玉也挺出曜光也和順內凝英華外發善曰禮記曰

英華外發銑曰凝止也內神茂初學業隆弱冠善曰

謂心思也外謂言語形貌也神茂初學業隆弱冠禮記

曰二十曰弱冠良曰言公神氣俊茂在於初學之年

學業至盛在於弱冠初學謂年十歲也弱冠謂年二十

歲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五臣本庭善曰張叶白鳩

王隱晉書曰沘勝之穆敦九族蔡邕何休碑曰孝友盡

於閨庭濟曰言其以仁義為經緯也敦重親穆於閨

庭之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善曰孟子曰孔子之謂集

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鄭

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宇又寧翰孝敬

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善曰毛詩序曰成

士傳曰山濤淳深慎嘿尚書曰率由典常禮記孔子曰

吸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子為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向曰言父子逍遙乎文雅

見其際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袁宏

也器量也慍怒也際涯畔也心明通亮用人五臣本言必猶於已善曰

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已濟汪汪馬洋洋馬可

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

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沉

濁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

深大貌以比其德深廣撓撓也袁陽源才氣高奇綜

覈胡精裁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榮緒晉書曰呂安才

氣高奇又曰荀顛綜覈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漢書左

未零曰范滂精裁猶以利刃斷腐朽向曰袁陽源時

為吏部郎言其主司理考人土才器精宋文帝端明臨

朝鑒五臣本賞無昧善曰鷗冠子曰所謂命者靡不在

以人為本者也班固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

家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行賦曰

也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

斯茂如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復尚公主

叔高名玄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

絕眾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焉叔高

-11 53 38 448" data-label="Text">

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

姊常山公主毛萇詩傳曰茂無也良曰漢有韋叔高

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而叔高儀貌絕眾天

子愛之以公主妻焉晉有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釋褐

武帝嫁以常山公主言二人方之褚公茂如也

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善曰楚辭

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

冕當世濟曰濯纓洗濯其冠纓以清潔登朝而事天

子冠冕在首者喻其升降兩宮實惟時寶善曰陸機謝

以道德為世之首天子太子宮則為上入太子宮則為下也

成兩宮尚書曰所寶惟賢翰曰升降上下也兩宮謂

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善曰毛詩曰赫赫尹

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

商王向曰具瞻台衡並宰相之位也範法著威也

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秘書丞贊道槐庭

司文天閣善曰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令曰秘書

北以藏秘書銑曰贊佐也槐庭三公位也謂為太宰

參軍是為佐道也司主也言主文史之任於天祿之閣

也天祿書閣名光昭五臣本諸侯風流籍甚善曰韓詩

-11 484 19 879" data-label="Text">

謂秘書丞也人君者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天下願焉習鑿齒晉陽

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濟曰幾近也留

感謂多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善曰鄭禮記

注曰闋終也禮記曰恪居官次智效惟穆善曰左氏傳

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效一官善曰中書侍郎

布於外如綸之善曰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

之選妙盡國華善曰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

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盼過者莫不

入子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

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韋昭

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光華也善曰向曰冠拜也列

部郎執銓以平善曰韋昭漢書注曰銓稱錘聲類曰銓

管曹銓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善曰

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為尚書郎吏部郎缺

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

也是以楷為吏部郎銑曰晉朝裴楷王戎並為吏泰

始之初入為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

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善曰裴子野宋略曰

湘東王升御坐立為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天步

勳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鵲尾洲

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勳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邕劉

寬碑曰統艾三軍以清王途答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夫

其馭元戎啟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後漢書崔謨奏記曰宋光衣

冠子孫爾雅曰輯和也緝與輯同良曰太始宋明帝

年號也不移朔謂不經一月也濟曰天步謂天下也

夷平途道也元戎兵車也啓行戰也衣冠朝儀也緝理

也善曰內贊謀浮莫胡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善曰

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李重集曰

為選部尚書其箴曰銓管人流品藻清濁孫子兵法曰

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

涇渭殊流雅鄭異調翰曰贊助也謀謨謂謀議國事

也康安也流品百姓百官也制勝既遠謂平天下賞不

亂也涇渭猶分別也言分別功勳厚薄於此明也賞不

失勞舉無失德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楚軍舉不失德

也績簡帝心聲敷物聽善曰崔駰武賦曰假皇天乎簡

物皆聽銑曰事寧良曰謂兵戈領太子右衛率固讓

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有歲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致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與魯陽賈遠曰惠王楚昭王子梁楚比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漢書曰井方一里翰同善注久之重為侍中領右衛

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善曰

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又曰方叔涖止其車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三

三千 向曰獻替謂獻其可行之理廢其不可為之事也均同也庸用也仲山甫周之賢臣能補闕王事言諸公同仲山甫之功也緝熙光明也王旅天子之衆也方叔亦賢臣也言光明天子之衆兼同方叔之美望也

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善曰漢書曰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

都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攸所也 吳興衿帶實惟股

肱 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洪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 良曰

吳興郡名言在都之南如人衣之衿帶也 頻作二守並

加蟬冕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故騎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

侍加貂附蟬 濟曰頻作丹陽吳興二郡太守 政以禮

成民是以息善曰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 翰曰人皆得禮義之政安息

無競 **明皇不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善曰沈約宋書

曰太宗明皇帝諱或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主上幼沖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向曰明皇宋明帝也不豫言有疾也貽厥謂後嗣也寄託允信屬在也言明帝有疾太子幼小而後嗣之託信

在時望欲使公輔少帝故也 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

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善曰

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外寬內直遂伯玉之行也 銑曰理有不正者端其餘流事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三

不平者施以權衡權衡秤也言於事平 弘二八之高恭

宣由庚而垂詠善曰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良曰二八謂舜舉

八元八凱也恭讓也由庚詩篇名 太宗即世 濟曰太宗也言萬物皆由其道而得其性也 太宗即世 濟曰太宗

崩也 **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

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善曰左氏傳荀息謂

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詩小雅文也 翰曰往謂明帝也居謂少主也允合亮信也 秉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善曰

傳曰隨武子曰萬教為太宰百官象物 公之登太階而

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

賞於士伯者也善曰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尅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爪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銑曰太階星三公位也尹正也言公為政於天下而君子美之亦如魯欲使樂正子春為政孟軻喜而不寐言其好善而進賢也晉侯賞士伯爪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

重因心則至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朝議以有為去為平

之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三

准善曰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賦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魯伯禽有為為之子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漢書曰崔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丞相及母既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良曰魯侯伯禽遭喪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此蓋有所為為之也式法也漢丞相程方進遭喪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憂國家事准法也朝臣之議欲使褚公從此准

爰降詔書救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

我與屈已弘化善曰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救勉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伸天下之樂尚書曰三孤成公弘化濟曰救勸也事不我與謂固辭不免也屈已謂屈禮也弘屬值三季在辰戚蕃五臣本作蕃內

化謂弘天子之化也

屬值三季在辰戚蕃五臣本作蕃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侮善曰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宜哉韋昭曰三季桀紂幽王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稱兵內侮翰曰三季

亂如三季之時也戚藩謂諸王也桂陽失善曰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

圖窺窬神器善曰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

主幼時屯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

相知聞墨蠡至杜婁宅宮省怖擾於是城內外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琨勸進表曰狄寇窺窬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覲覲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窶與覲同向曰桂陽王文帝子也圖

謀也窶窶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

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三

蔽虧善曰湛方生詩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汪流曹子建責躬詩曰建旗東岳子虛賦曰岑壑參差日月蔽虧銑曰言將軍出征桂陽王也鼓棹謂行舟也振蕩搖動也蔽虧言旌旗多而蔽障日月之光也

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善曰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曹植任城王誄曰

矯矯元戎雷動雲徂楚辭曰雷動電發良曰鳴控絃分流曰派風翔言行疾如飛也雷動言威猛也

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絃貫石威動比鄰宗社也

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周禮曰太宰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五等論曰鋒鏃流乎絳闕濟曰

鳴控絃謂用弓也宗稷謂宗廟社稷也鋒鏃戰之屬也

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寔繁宮廟憂逼五臣本作逼

內

內

內

善曰英宰謂齊王也元稹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帝詔曰實賴英宰淵謀尚書曰歲厥渠魁餘黨謂杜墨蠡也翰曰英宰謂褚公也戎兵也元稹謂惡逆之首也殄滅也言雖惡首已滅餘黨尚多在於帝城攻劫宮廟猶有憂懼偏公乃總熊羆之士率無率不貳心之臣戮力盡

規克寧禍亂善曰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力并力國語曰召康公曰天子聽政忠臣盡

規向曰熊羆言猛烈也克能也寧安也康國祚於

綴旒極王維於已墜善曰公羊傳曰君若贊旒然贊猶

安也綴旒冠上垂珠以喻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

之翼佐善曰太祖齊王也銑曰太祖高可謂德刑詳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禮義信戰之器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救鄭軍過申子

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銑曰詳審

也言有賞德有刑罪必審而後行禮義為人所信此可

謂戰之器用以靜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

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善曰老子曰

周易曰無不利撝謙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滿之道挹

而損之晉起居注安帝詔曰灑落成勲固秉謙挹良

曰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弗有謂不受此賜而改授

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善曰蕭子顯

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濟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

口此褚公嫡母吳郡公主也

屬善曰莊子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

此以天屬者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顏丁之合

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善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

殯望望馬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

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

也踰過也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彊臣

憑陵於荆楚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

曰謝去也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薛昱即位淫

亂尚書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沈約

宋書曰荆州刺史沈攸之使有異志左氏傳鄭王子伯

駢曰今楚憑陵我城郭銑曰天厭宋德言大亂也宋

水德王故云水運謝盡也言水運告盡者謂宋祚盡強

臣逆亂之臣也憑陵勇暴貌也荆楚謂荆州刺史沈攸

之起兵反也廢昏繼統之功龕五臣本作亂寧民之德善

楚荆州也廢昏謂廢帝為恭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

書曰恭王暴虐稍甚及廢帝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

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

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撥太常曰繼統揚紫墨子

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鏡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

世寧民也良曰廢昏廢少帝也公實仰贊宏規參聞

神算善曰潘岳賈充誅曰使夫疑廟定於神算濟

無受賑慎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善曰毛詩曰

我出我車于

彼牧矣莊子仲尼謂楚王曰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
投兵慎子注曰甘寢安寢也翰曰左傳云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賑祭肉也言天子遣將
必賜其胙肉也言其雖無此受賑之功亦有甘寢秉羽
之功楚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也羽舞羽
也言其但安寢以修禮樂而有折衝千里之勝乃作

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有將軍戎政輯睦善曰禮記曰司

既允戎政以開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卒乘輯睦事不奸
矣向曰司空以度山川居其人也攸所也言其既而

齊德龍興順皇高禪善曰沈約宋書曰順帝諱准字仲

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於齊帝遜位於東邱孔安國尚
書序曰漢室龍興向曰齊太祖蕭諱道成受宋禪即

皇帝位順皇宋順帝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善曰

禪謂讓位與齊也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良曰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匡

正贊也弼諧允正徽猷弘遠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

與屬濟曰弼輔諧和也樹之風聲著之話善曰左

允信徽美猷道弘大也樹之風聲著之話善曰左

子曰古之王者並建聖哲樹之風亦猶稷契之臣虞夏

聲著之話言翰曰話言善言也荀魏晉

荀裴之奉魏晉善曰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

曰裴秀字季彥河東人也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
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向曰稷契二臣

名佐舜禹以致和平之化也魏臣荀攸為尚書

令晉臣裴秀為左光祿大夫並有大功於國自非坦

懷至公永監崇替善曰國語藍尹壺謂子西曰吾聞君

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

者哉善曰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晉范會之德康王

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終言之尚書

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銑曰五君謂宋文帝明帝順

帝齊高帝武帝也寅敬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

固辭邦教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

固讓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曰

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

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良曰齊建元

中改封南康郡公進位司徒故云大啓南康中鉉則司

徒之位也膺受也時受土宇謂封南康公也固辭邦教

教謂再讓司徒也司徒掌邦教故云固辭邦教也今

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冢司而任隆於百辟善

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

冢司三公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濟曰此又加授尚

書令也周官冢宰掌邦教之理也則與今尚書令同也

雖品序輕於三公而任已盛於百官也整遂沖旨改授朝

端善曰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沖旨降損威制

沖深旨意也言受尚書令整遂天子深意通無異言遠

徒改授司徒以為朝臣之首也端首也通無異言遠

無異望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是以通無異帝嘉茂庸重

申前冊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二年重申前冊命為司徒
銑曰嘉善茂成庸功也重申前冊謂復將授司

徒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

善曰周禮曰掌邦禮
以佐王和邦國鄭玄

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賓軍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
也良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八刑一曰不孝之刑二

曰不義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
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罕

希也言希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
者寬而中也

布衣出陪鑾躡入奉帷殿

善曰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
力鄧耽郊祀賦曰伊皇母以

延慈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中興書庾亮
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濟曰績功也康衢道路

也延招哲智后君資用也能騁功於道路慈愛於聖君
義在用謹敬之心與君相親如布衣之交也出則陪帝

居入則奉帝惟殿也鑾
天子法駕也躡跡也

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

善作抒
古序五

臣作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
王隱晉書庾峻曰知足如疎廣在列位而

居東野東野未詳一曰雒書零淮聽曰顧命云天球河
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今紀國帝王終始存亡之

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為抒古序字也以是
圖緯故曰餐餐美也翰曰舜彈五絃琴以韻南風之

詩言其仰奉明君如仰舜德故也餐猶美也顧命云天
球河圖在東序此寶器帝王之美瑞故致在東序美聖

明之時故託美此寶野當為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
序此云野者當書寫之誤也

宴私之夕

善曰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王
虞思逸民賦曰左披文以邁話講六藝之宏

數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向曰雅正
也披文謂與天子作文章宴私謂君臣宴樂

間以琴心

善曰劉劭有酒德頌列仙傳曰消
子作琴心三篇銑曰參雜也暖有餘暉

遙然留想

善曰暖溫貌莊子曰暖然似春遙然留想所
慮者深也良曰暖光也餘暉天子恩光及

之遙遠也留想謂遠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
安危之理君臣相戒也

善曰言君垂恩有如冬日而臣戒懼常若秋霜鄧析子
曰為君者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苟悅申鑒曰主怒如

秋霜良曰冬日之溫謂君恩及之柔和而肅肅焉穆
愛也秋霜蒙寵彌加畏懼如對秋霜凜然也

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

善曰爾雅曰
穆穆肅敬

也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共子曰苟無死吾子見
之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

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
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濟曰肅肅敬也穆穆美也

言臣敬其君君美其臣也於是見其人事君事親愛敬
同如一謂親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生非教不成

雖在三太祖升遐綢繆遺寄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
崩遺詔以淵錄尚書事禮

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升
遐也翰曰升遐天子崩也避言其死故言升遐若升

仙而遠游者也綢繆密意也遺寄謂詔託公後事以輔帝室也
以待中司徒錄尚書事

無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

善曰尚書顧命曰皇后
憑玉几道揚未命又曰

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向曰周成王將崩命召公
畢公將顧託後事王憑玉几以告命焉綴衣幄帳也言

褚公羣后既退徹出幄帳于庭也
亦奉此禮以輔少帝也稟受也

擇皇齊之令典致聲

化於雍熙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為教為太宰擇楚國
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銑曰皇

太雅和熙廣也

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

糾合諸侯實昭舊職善曰晉公卿禮秩曰諸公

給虎賁二十人持劍馬良曰內執權衡以平物有其

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善曰左氏傳賂夫屠蒯曰事有

其物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也

又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濟曰徽美

章明也言其能備行禮物皆有容故美道明德於此信

矣又位尊志滿而能卑禮於人居高慮危心思退下謂

欲告病而歸也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

超世之尚善曰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也

翰曰陳請也言疾病請退歸也朝廷謂天子也重難

也旨意也言公請退位而天子難違謙光之旨故用申

超世高尚之事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

遂其所請也

如故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

如故向曰言景命不永大漸彌留善曰蔡邕楊公諫曰功成化洽景命

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又曰疾大漸惟幾病日

臻既彌留銑曰景大永長也大漸彌留謂病甚也

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

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槨之晏子曰齊景公

遊於菑晏子死公擊馭而馳自以為為進下車而趨知不

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

曰百姓誰復告我惡耶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良

曰棘誠也衛有太史柳莊疾歲衛公常祭於廟間之輟

祭而視之齊有晏嬰死齊侯外游而聞之下車行哭也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

羣后五臣本恒匡慟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

已哉善曰鄭玄禮記曰恒恐也言萬國同戚豈如柳莊

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濟曰聖朝天子也震動也羣

后謂百官諸侯也恒恐也言諸公亡天子驚悼於上

官及天下諸侯皆恐動於下豈如柳莊追贈太宰侍中錄

莊晏嬰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五臣本班劍為六十人蓋曰

文簡禮也翰曰節信也貴臣行者以執之羽葆以鳥毛

形畫之以文為幢隨柩之儀飾也班劍末劍無刃假作劍

故曰班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五臣本作

莊子曰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浮游乎萬

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向曰乘

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也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則良曰條風東北風也淮南子云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時過言不常也心忘其榮辱者則不以彼辱為辱不以我榮為榮也

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
善曰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葦宇營立園周易曰無祇悔濟曰經理圖謀式用祇大克能也言理事於始謀身於終用免大悔者誰云能備此事諸公實有之

是以義結君子惠露庶類
善曰國語曰夏禹能言象所未形五臣本述詠所不盡善曰國語曰夏禹能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四十四

者也謝慶緒答郝敬書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向曰庶衆也公之美德言而狀之者非所能見也述以詠之者非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所能盡也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傳咸贈何邵王濟詩曰二離揚清暉眇默遠貌也楚辭曰路眇眇兮默默銑曰感流川日夜不捨亦如人命一盡餐不生也清暉儀形也眇默言永從幽冥不復見也

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曰子產若死其誰嗣之良曰餐聽也輿誦謂輿臺賤者之言也丘里田里之間也春秋云鄭子產為政與人誦之子產若死其誰嗣之雅詠謂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禮記韻其德音之聲也

衛孔悝鼎銘曰公曰叔舅子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却

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韋昭曰景鐘景公鐘也濟曰衛大夫孔悝有大功銘之於鼎垂文則銘之於景鐘則法也

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彌衡顏子碑曰乃刊玄石而刻也玄者石之其辭曰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
善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同棟而與齊水德也蕭何昂星而生齊帝則蕭何後也先言齊帝者欲明君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善曰言君感辰精而臣相合之義

善曰言君感辰精而臣相合之義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四十五

宿以生故曰惟良也尚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銑曰元首君也股肱即諸公也

天鑑五臣璿曜踵武前王
善曰言君能鑒照璿曜也受禪也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與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繼武跡也前王謂先代明王言齊能監七政七曜也

踵武前王
善曰言臣能敬順元輔大跡前代也

欽若元輔體微知章
善曰言臣能敬順元輔大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涿邪山文曰眺將軍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濟曰欽敬若順也元輔即諸公也言其體微知章

永言必孝因心則友
善曰毛詩曰孝思孝思惟則毛詩曰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翰曰孝友之道因心而生不在於外也

善誘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此仁之情也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向曰誘進

也觀海齊量登嶽均厚善曰班彪覽海賦曰觀滄海於莊子

曰淵淵乎其若海也郭象曰容志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岳而知衆山之迤邐莊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

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均其器量銑曰言其道德深高如觀海登岳齊

厚德也五臣茲五臣本六八元斯九善曰呂氏春秋

人高誘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潘岳魯武公誅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

茲六良曰周有五賢臣兼褚公此為六內暮帷幄外也堯有八元亦賢臣也兼褚公此為九也

曜台階善曰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八 四十七

也上階為天子女主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顛曰三

公上應三台濟曰暮籌策也遠無不肅通無不懷善

台階星名三公位也曜星光也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肅既嗣宗勸晉如

王賡曰遠無不服通無不肅翰曰肅成也懷來也如

風之偃如樂之諧善曰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左氏傳

人和諧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向曰諧和也光我帝

典緝彼民黎善曰劇秦美新曰帝典闕率禮蹈謙諒實

身幹善曰南郊賦曰率禮無違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

左氏傳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良曰蹈履也諒

信也幹用也言信實之行用之於身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善曰尚書大傳

得乘朱軒衡館衡門之館也濟曰言其道尚幽閒而

屈跡來任也朱軒貴士之車也衡館衡門也謂隱逸處

橫木為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善曰

何休碑曰辭述川流文章雲浮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

散翰曰眇眇深遠貌玄宗道也萋萋草盛貌言辭翰

也文章之盛又若霧散言多也蒿構云頽梁陰載缺善

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道遂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向曰嵩山中岳也梁陰梁木也載則缺壞也言褚

公亡如高山之頽德猷靡嗣儀形長遞五臣本作逝成

墜梁木之摧折曰德猷令德猷也儀形容儀形體也鄭玄春

秋緯注曰遞去也銑曰猷風也靡無逝往也悵悵餘

而彌新用而不竭善曰楚辭曰心悵悵以永思良曰悵久

言其美德遺聲久而益新用之者不可窮盡也

而彌新用而不竭善曰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

言其美德遺聲久而益新用之者不可窮盡也

文選卷五十八

謹案第四頁後八行八月自懷柔刊本柔下行微

字據毛本刪

第八頁後二行良曰云云刊本訛在謝玄暉下今

改

第八頁後三行卒葬相承縣按唐書地理志無相

承縣名疑應從李善注作江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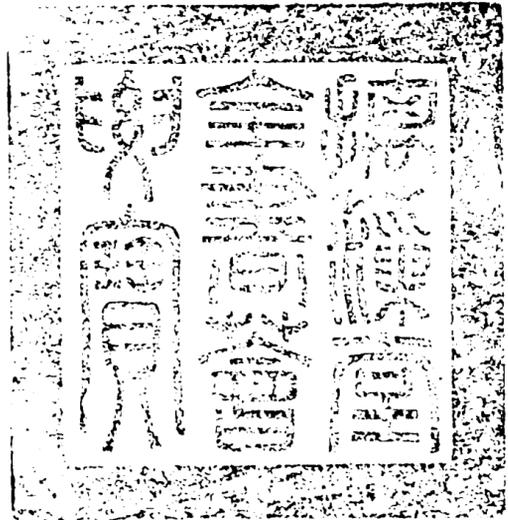
第九頁前八行榆狄闕狄刊本脫下狄字據周禮

增

欽定四庫全書

第十九頁後七行翰曰云云刊本訛在蔡伯喈下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張 垣

騰錄舉人 王會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八

集部

文選卷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曰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頭陀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竺言頭陀此言斗

王簡栖

善曰姓氏英賢錄曰王中字簡栖琅邪

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九

王中制濟曰姓氏英賢錄云王中字簡栖

琅邪臨沂人也齊朝起家郢州從事後為輔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

足知其遠近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欽

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

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

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

耶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

其高翰曰挹酌也朝夕池海也蒼蒼之色天也

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向曰是以日無所見故若存若亡心無所繫故不生不滅也是以

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善曰華嚴經曰佛在鹿野提國寂滅道場始成王覺法華

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鹿野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處良曰掩室謂欲心入靜也華嚴經云佛在鹿野國處寂滅道場此言**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善曰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口毗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

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諸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浮名杜口於毗邪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然語藝倫者必求言也 銑曰杜口謂不言也同善注然語藝倫者必求

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善曰真諦無言俗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其倫攸

叙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濟曰

類也九類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十曰

曰六位易卦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之六爻也

太極之致善曰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三才而兩之故六爻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向曰三才天地人也始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善曰言翰曰太極天地之始

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有出乎左氏傳叔向謂駿茂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良曰已止也然爻繫所筮窮於此域善曰爻

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筮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筮筮捕魚之筍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則死為此岸 銑曰繫繫辭也筮期也此域謂道也則

稱去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善曰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馬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說謂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往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 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天道無名故名號絕彼岸

謂覺悟也**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

六度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惟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非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

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也 向曰謝去也四流謂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六度者布施以廣仁義也持戒以守信也忍辱以為謙

也精進以思敬也禪定以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守靜也智慧以通其理也

其終始善曰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

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

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

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良曰其

道廣大名之言之亦不得知其體性實相者也隨而求

見其終始之所由也不可以學地五臣本作知不可以

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花經曰昔在學地佛常教化言

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經曰音生身無漏

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

死隨意往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皆如舍利弗盡思

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

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濟曰

言不可以識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意所生以及

其事者寂滅之道積之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

也涅槃寂滅也蘊積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

受無來不應善曰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大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

大鳴劉熙釋名曰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

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風戲曰故無來而不應

兮何適莫之足嬰翰曰幽深之谷本無情有聲至則

必答之以響大鐘虛其體以受和和來無不應之以聲

佛道於物亦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善曰圓對謂有感

也圓對蓋謂無滯閔也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善曰

謂與冥昧之道相會而立也一音稱物宮商潛運善曰

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隨類各得解脫周易曰稱

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良曰言道合萬

物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訖生王室善曰如來佛號謝靈

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

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也

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訖生天竺

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

之中史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

向曰菩薩下當作佛訖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為子也

憑五行之軾拯溺逝川善曰僧肇論曰騁六通之神驥

言符此言乘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

今碑本以為憑四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

曰楚子玉使鬬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

觀之說文曰出溺謂極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銑曰如來乘五符之安車五行五乘也一人二天三聲

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也軾車上橫木也拯救也言人為

不善有如逝川之流日夜不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善

止而如來化救之使齊矣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善

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

肇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眾聖之爽塗大品經說八正

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正

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吾與道交相

喪也翰曰一正見二思惟三正語四正業五正命六

精進七正念八正定言如來開此八者大陰其人交喪

夫於道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作後波酌

者也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作後波酌

而不竭善曰玄關幽鍵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

注曰玄關難啓善鍵易開戴逵按林賦曰幽關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忽其難健玄風後以雲類字林曰鍵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遙源濟汲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以也銑曰玄幽謂道之深遠也關鍵皆所以閉拒於門者言如來說喻微妙道門行不捨之檀而遂通如長源深水酌取不竭也後深也

施去洽羣有善曰夫心愛衆生而行捨者捨則增愛非衆生斯為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怪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一也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

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善曰夫行慈者以衆生為緣衆生為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九 文選

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故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向曰大士之慈演勿照之明而鑒空中而行空中行慈故為無緣之慈

窮沙界善曰天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勿照之明猶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鑿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真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不盡照者故以無私照之勿無也大聖無私萬品無有不盡照者故以無私照之明而鑒極於**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善曰機謂機心沙數之界

以幾心導物物斯以機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機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

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辯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為塵為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翰曰導引也亡無也若聖人以有機之權人久以機應則多惑矣引以無機故不亂焉是功濟於微塵也

時義遠矣能事畢矣善曰周易曰天數劫矣劫猶世也

義大矣哉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後拂衣雙樹脫屣

金沙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槃經曰佛在拘彌時世尊臨涅槃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扶河一名金沙河也銑曰言如來演行聖化功濟微塵拂衣於婆羅樹間脫屣於金沙池中將歸乎涅槃示有所終也樹謂婆羅樹也屣履也

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善曰老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九 文選

之為物惟恍惟惚王弼曰恍惚無形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味繩繩今其無繫記汜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向曰恍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不明不昧無所從來亦

因斯而談則棲

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

哉善曰答賓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世界千三界為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為大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大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乃飽切涅槃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身積

衆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槃經說世尊向熙
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涅槃於天冠塔邊
閣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
曰方使見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良曰棲
遑謂游處也撓亂也如來游處於三千大千世界雖行
其化而無為之心寂然不動終無亂也濟曰焚燎火
也堅林謂衆木也佛以千張白疊纏身積衆香木
以火焚之其質雖盡其聖靈虛空不可盡歇也**正法**
既沒象教陵夷善曰雲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
文王既沒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翰曰正法既沒謂如來已入涅槃也象教謂為形象以
教人也陵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善曰孔安國論
夷類壞也**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善曰孔安國論
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
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宏杜預左氏傳注

曰方法也云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向曰正法既
沒人多穿鑿異端競起違於大法以色相執理以音聲
求真自以為得道也**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善曰禮
儀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衆言中微妙第一僧肇
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
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
自見其睫今知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匿是目論也
銑曰意順於非成以為是口辯其偽理以於是馬鳴幽
為真者則比微妙之聖言於目前狹論也於是馬鳴幽
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善曰摩訶摩耶經曰
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
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
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曰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贊明也陸機大將軍

宴會詩曰頹綱既振謝莊為沈慶之答劉義宣書曰皇
綱絕而復紐區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翰曰幽
讚謂遠助佛化虛求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能整
頹壞之綱紀繫絕毀之紐帶振整也言大法之要如人
衣有紐**陰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善曰華嚴經曰不
帶也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見順機不徧此
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
肇師曰真際實際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
所燒我皆拔濟之向曰華嚴經云不壞法雲徧覆一
切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燒也言馬鳴
龍樹二比丘能行正法以濟衆物如雲陰真境火宅之
難乃涼也**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善曰劉蚪曰菩
際境也兩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
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
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付開
解翰曰法華經云慧日大聖尊久乃訖是法康衢道
也言二比丘演說佛法萬物見明如日照於道重深昏
暗之處夜中亦曉故能使三十七品

有樽俎之師善曰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
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
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
正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
要而折晉軍也晉欲伐齊使覘之齊使齊使者將亂
齊樂曰晏子太師知之使還報曰齊不可伐也孔子聞
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晏子之謂也
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善曰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固
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

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良曰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一為說

喻其心皆伏悉無障閱若無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草木藩籬之固豁然以通

善曰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濟曰方廣佛號也

教肆謂教人習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法也肆習也

勒丹青之飾善曰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記

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陀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葵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應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年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

傳殺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欽定四庫全書

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冠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

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向曰周莊王魯莊公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日也

銑曰漢明帝晉明帝故稱兩然後遺文間去出列利察明皆圖書佛像以崇其法也

相望善曰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

山言相望也翰曰遺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夫謂經也列利佛塔也

江左矣善曰高僧傳曰天竺佛國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

陽以麻油雜茵支圖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馬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入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

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彼至萇子

與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遜字道林本姓閩陳留人初至京師王蒙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

後還吳入刺王義之遂與披袿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雁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

居馬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

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向曰佛圖澄羅什法師並高道之

僧也結轍謂教迹多也銑曰道林惠遠二僧名並有高道皆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

由於吳汗雲霞之所沃蕩善曰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

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趨涅槃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

曰澗瀉浩汗又曰濯澆渭蕩雲沃曰良曰沃流也蕩動也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廻薄善曰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

曰陽鳥廻翼於高標揚雄反騷曰何恐日薄於西山濟曰廻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善曰左氏傳祭仲

照也薄迫也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善曰左氏傳祭仲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東望平臯千里超

餘善曰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乎信楚都之勝地也原忽兮路超遠向曰超忽遠貌

宗法師行絮珪璧擁錫來游善曰毛詩曰有匪君子如鮑永曰衍珪璧其行束修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菩

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銑曰

鮑永曰衍珪璧其行束修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銑曰

鮑永曰衍珪璧其行束修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銑曰

珪璧比有德也擁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善曰言身從緣

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

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六入入緣觸觸

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

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

作諸佛良曰宅居也言如緣業皆空虛則存緣之心

廢也存軀者感理勝則感亡善曰感感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

寂滅涅槃盤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三道生維摩經注

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感

而感自亡矣感者無復存身也濟曰軀身也言人志

若存其身者皆為迷惑至道若知理存道道勝則迷感

無也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徇肌膚於猛鷲善曰禮記

無也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九 文選 十三

年為齡齒亦齡也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

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瓚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

尤七難曰猛鷲陸嬉龍鼉水處翰曰言欲中捨百年

之身志救萬物也徇猶施也肌膚肉也猛鷲鷹也稜伽

鷹逐此鷂鷂來投我稱班荆蔭松者久之善曰左氏傳

已身肉與鷹代鷂也善曰左氏傳

聲子將如晉過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楚辭曰山中人

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向曰班荆蔭松栢山野

之居班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善曰沈

布也約宗書

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

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而環一堵為

方丈故曰環堵言其上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廕

也銑曰宋孝武皇帝時也言立方丈之室覆以茅茨

之草以置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覲善曰

經象也沈約

宋書曰孔覲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

後除冠軍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覲音冀

濟曰江夏郡名守職處也會稽郡孔君本屬也諱名也

為之雜草開林置經行之

室善曰周禮曰雜草下士二人鄭玄曰雜草也法華

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翰曰雜草也經行謂經

之處歷行息安西將軍鄂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

五臣本善曰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

無興字宗節都督鄂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鄂州刺史

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馬善曰維摩經曰佛言諸

七寶塔表刹利莊嚴而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

供養也良曰利塔也

為稱首善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

子釋迦牟尼佛於大衆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

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

首者用此者也向曰大迦葉佛弟子也言法師景

行如大迦葉故以頭陀為寺之稱首頭陀斗數也言斗

數煩惱以後有僧勤法師真節苦心求仁養志善曰楚

歸正真

生受命于真節曹植擬九詠曰徒勤躬兮苦心纂修堂

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纂修堂

字未就而沒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高軌難

追藏舟易遠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

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那象曰方

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翰曰軌跡也莊子曰藏舟於

登人以為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
性命為造化所運忽焉而終言歲月速也

人棖 棖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 善曰周易曰闕其

淮南子注曰棖棖也棖棟也漢書賈誼曰惟齊繼五帝

可太息者此也 銑曰棖棟也構起也

洪名紐三王絕業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

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封禪書曰祖武

前聖所以永保鴻名 濟曰洪大也紐猶綴也

宗文之德昭升嚴配 善曰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

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良曰言祖武王尊嚴

其父文王以之配天而昭明升舉此道而復行之格天

光表之功弘啓興復 善曰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

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十四

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東

觀漢記博士議曰陰殘去賊興復祖宗 向曰格至光

充表外弘大啓開也言宋聖德上至于天 是以惟新舊

傍開西外又大開惠澤興復頽壞之理也

物康濟多難 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左氏傳

晉太子申生使人解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 翰

曰帝命維新而萬物不改故云舊物也安其下人濟其

多難為君之步中雅頌駢合韶護 善曰禮記曰步中武

也沙場亦邊方也一候者言少邊患也 粵在於建武焉 善曰

非常之事也一候者言少邊患也 乃詔西中郎將鄂州刺

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江

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鄂司二州諸軍

事西中郎將鄂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

商又曰彭善瘳惡樹之風聲 濟曰江夏王蕭寶玄明

帝子也藩諸侯也維隅也言使觀政作藩衛彼一隅也

江漢即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 善曰方城謂楚

鄂州也 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楚穆仲

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隨武子曰為故為宰擇

也 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

也 銑曰方城楚也龜蒙魯也為故為宰擇楚國之令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十五

典魯侯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於 政肅刑清於是乎

故實言江夏王為鄂州亦有此事也

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 善

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

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曰劉

誼字士穆為江夏王鄂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

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也 翰曰誼為江夏內史為王

幼內史代行事 智刃所遊 善曰莊子

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
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
王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以
寶而歸 銑曰虛心求物物得道既勝實自歸之

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衣立慨深覆實悲同棄井

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
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棄井也 翰曰

慨恨也 善曰土籠也有以籠盛土覆而為山少一簣之土
而不成山者有掘井雖深將及泉而棄者皆喻此寺廢

於已安墜**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 善曰孫卿子
於幾立也 善曰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
伐養長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

曰海內清平朝廷無**庀**徒揆日各有司存 善曰左氏
事 向曰間伺也 庀耳徒揆日各有司存 傳宋災使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十六

華閔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匹婢切毛詩
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

存 銑曰庀具**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 善曰周易曰
徒眾揆度也 悅以使民

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而力爭**亘丘被陵因**
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 亘丘被陵因

高就遠 翰曰亘偏也因高丘**層軒延袤** 上出雲霓 善
起高樓故曰就遠也 層軒延袤 茂

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
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

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飛閣凌迤下臨**
向曰層軒廊也延長也南北曰袤也 飛閣凌迤下臨

無地 善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迤移
王逸曰迤移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

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銑曰迤迤 夕露為珠網朝霞
相連貌言閣高下臨見地若無也

為丹雘 濟曰夕露朝霞不假於物任自然也珠網
以珠為網施於殿屋者丹雘以赤飾殿也 九衢

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善曰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
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

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
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

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
鵠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花四照其名曰迷穀假

之迷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
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良曰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崖谷共清風**
即若木花其光四照也千計萬品言多也

泉相渙金姿寶相永籍閑安 善曰周易曰風行水上渙
色微妙其明照曜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

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濟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十七

渙亦清也金姿寶相言佛之靈象**息心了義終焉游集**
也此處可以長籍幽閑安樂之事 息心了義終焉游集

善曰大灌頂經曰息心連本原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
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因仙

靈之所遊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
向曰了覺也 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

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 善曰周禮
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

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類以其身却退秦師子輔氏
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韋昭曰景公鐘禮記曰夫鼎

有銘銘者論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
自成其名焉 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成

功者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言時稱代** 五
本作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 善

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
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
來成銘于碑也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劬者孔子之徒
與爾雅曰劬美也銑曰言鏤文樹碑則年代彌多而
功名宣布身大逾遠而其聲相紹繼而不絕積多也

敢寓言於彫篆庶髣乎衆妙
善曰法言曰然童子雖強篆刻
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翰曰寓寄也雕篆謂文
字也庶近也髣髴不分明貌言我敢寄言於文字者近
亦不明乎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
善曰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
濁重者下為地
向涉器千名含靈萬族
善曰周易曰
曰天地初分之時也

源白上流派而下澆薄之
善曰法言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
風垢濁於下澆垢濁也
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
言人皆沉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
之積為岳為善曰積亦見多為惡日積亦多也
曰愛欲至多若流水成海情想漸積若飛塵為岳
矣能仁撫期命世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

矣能仁撫期命世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
釋迦牟尼到蚪曰能仁如來此忍土俯求拯拔故曰能仁

矣能仁撫期命世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
釋迦牟尼到蚪曰能仁如來此忍土俯求拯拔故曰能仁

矣能仁撫期命世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
釋迦牟尼到蚪曰能仁如來此忍土俯求拯拔故曰能仁

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
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翰曰皇大也

仁聖撫應千年之期而命跡於世也
乃睽中土聿來迦
善曰毛詩曰乃睽西顧又曰聿來胥宇瑞應經曰善
衛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

夫入世乃睽維羅衛者天地之中
善曰毛詩曰在
見於世乃睽維羅衛者天地之中
善曰毛詩曰在

中土聿來也
奄有大千遂荒三界
善曰毛詩曰奄有
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
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大宅拔濟衆生
良曰奄

同也殷鑒四門幽求六歲
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
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
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悲念人生

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悲
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
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

佛既歷深山到幽閉處苦薩即拾葉草以布地正冥坐
居於深山不飲不食冥坐六年
向曰四門同善注後太子
起端坐六年故
亦既成德妙盡無為
善曰勝蔓經曰唯

功德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
曰居虛心樂靜無為無欲
濟曰既已也
帝獻方石

天開涼池
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葉衣取欲洗
好石束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洗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
鉢到如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盥漱天帝知佛

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池
翰曰瑞應經云佛成道見救衣取欲洗之天帝知佛意

即取四方成治之石置池邊白佛言可以洗衣也是為
帝獻方石又云佛食訖欲深漱天帝以手指地水出成
池令佛得用是祥河輟水寶樹低枝善曰瑞應經曰時
尼連河水流甚疾

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
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
指地池深浴畢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
脩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銑同善注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
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樊九

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識
子曰飽食安步以士易農尚書曰窳三苗于三危良

山為阻險皆通安步而行也莊道不以川靜波澄龍翔

雲起善曰頭陀經曰令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
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九

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善曰發述經曰淨
曰波澄謂心靜雲起謂其應感也者山廣運給園多

士善曰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
眾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

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
俱毛詩曰濟濟多士向曰者山謂諸湖崛山給園謂

給孤獨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善曰發述經曰淨
謂眾比丘也名大士是往古金

粟如來尚書曰鳳皇來儀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卷羅
樹園內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毛詩曰魯侯

戾止銑曰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
於世大殊師利佛弟子也戾至也應乾動寂順民終

始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命應
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良曰乾天也天動而地安而法本不然今則無滅善曰
佛應之以順人性終始不已

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
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
滅乃真寂滅濟曰不然猶
無形也無滅謂不生不滅也象正雖闢希夷未缺善曰

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
年史記曰酒闢漢書音義文頴曰闢言希也老子曰視
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
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翰曰象正謂正法也闢
微也希夷謂無聲色也言如來正
法雖微然其無微之道未缺廢也於昭有齊式善本
戒字

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柁胡洩反協韻 善曰毛詩
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

因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
揚洪烈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濟溺喪

於玄津漢書音義章昭曰柁檝也音裔胡池切協韻
向曰於歎美之辭也昭明揚舉洪大烈業也言齊有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九

明之德用舉大業修其壞法銑曰釋網玄津並佛法
也柁棹也言佛法將壞而齊乃能維持使之復存又如

舟之濟川而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善曰禪慧禪定智慧
得其棹也也即六度之二行也

良曰名區謂置寺之所也禪靜慧智倚五臣本
攸所也言此處靜智之人所託居也據崇巖

臨眺通壑善曰楚辭曰忽臨眺夫舊鄉說文
曰眺邪視也 濟曰眺視壑川也溝池湘漢

堆阜衡霍善曰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
池衡霍為堆阜也史記曰屈完曰方城以為

城江漢以為池翰曰言此通川崇巖自得奇趣則以
湘漢如溝池之小衡霍如堆阜之小湘漢江也衡霍山

名臚臚武亭阜幽幽林薄善曰毛詩曰周原臚臚
如館上林賦曰亭阜千里靡

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周禮注曰竹
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也向曰無無草

貌亭阜平澤也草媚茲邦后法流是挹善曰毛詩曰媚

木袁生口薄也媚言江夏王本此佛法而挹也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當肇曰

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維摩經曰六人無積眼耳鼻舌

身心已過翰曰茂威也三明謂天眼明宿命明漏盡

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春言靈宇載懷興葦

也言其情超越於此六者善曰

曰春言頤之楚辭曰葦之兮荷蓋王逸注丹刻暈飛輪

曰葦蓋屋也良曰靈宇寺也葦修也真離立

善曰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公楹杜

玄曰葦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天子成空晉大

夫發馬張老曰美哉輪馬美哉真馬潘岳中記曰未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五十九

央殿東有鳳皇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劉邵魏文

帝誅曰鳳皇立翥濟曰丹刻謂殿宇丹色而刻縷之

輪輪因高大也真文章貌葦雄象設既闕暉容已安善

也離鳳也言丹青文彩似之楚辭曰象設既闕暉容已安

於心色時然見於面趙岐曰暉潤澤之貌向曰象謂

佛之形象也闕開也暉容潤澤之貌言佛桂深冬燠六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向曰安陸郡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有郡字本人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

東都鄉中郡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

慙過江居晉陵武進縣橋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

蘭陵人翰曰晉分東海郡為東蘭陵蘭陵為南也

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

錄善曰王命論曰暨于稷契成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

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

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五十九

次相代尚書琚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向曰稷

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文王為天子也契

殷之始祖有至德佐舜故成湯起為天子商武湯也圖錄並天子將興之符應蕭曹扶翼漢祖

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五臣本於前望齊握符於後

善曰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

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

握符出也銑曰蕭何曹參有大功於漢垂仁德於下

材盛烈名蓋當時善曰蕭子綱齊書曰太祖皇考薛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

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材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

蓋當時翰曰宣皇帝安陸王之祖也高帝即位追尊也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

前代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

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濟曰考父貞正也言舍道居正

可卷懷前善曰周易代帝王也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善曰周易

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向曰謂緬也辰象日月星也河岳

之精靈雄聖而仁氣蘊粉風雲身負日月善曰論衡曰明故體此而生也氣蘊粉風雲身負日月善曰論衡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高

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圖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其

意者修身以明行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立行五

曰揭擔也翰曰蘊積也身負日月言其明也立行五

本作可模五臣本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五臣

照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傅之德也曹植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禮記曰和順積中而

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向天經地義之

曰範法也銑曰外謂貌也內謂心也天經地義之

德因心必盡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孝者因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善曰周易曰乾以

詩曰率由舊章良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挹其源者

於此而能盡至其理也方道率自由用也

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善曰毛詩曰泳之

日用而不知濟曰言挹酌其道德之源者游泳其淺深不可測也潛行於水曰泳也向曰懷歸也日用而

不知者言歸其道而不知之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

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善曰傅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合孽子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

濟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善曰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

翰曰六幽天地四方也允信洽合萬物仰之而彌高千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高

里不言而斯應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周易默而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向曰言歸其德而自來此應蓋不言而治若夫彈

冠出仕之日登庸泣事之年善曰漢書曰王陽與貢禹

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蒞事惟能銑曰庸用也蒞臨也軍麾命服

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善本

字略也善曰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

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

為之以指麾也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之以受其

部統也數術也 濟曰言國史 水德方哀天命未改 善

具述其事此文可略而不言也 水德謂宋也左傳王孫滿曰今周德雖 哀天命未改 翰曰未改謂宋祚未終 太祖龍躍俟時

作鎮淮泗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 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 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修 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旄作鎮淮 泗帝以太祖為冠軍將軍鎮淮陰也淮泗二水名也 宋

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 善曰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一 日而九迴 銑曰如仁謂有仁和之心思濟世亂夕驚 不安之志至於中夜九迴 堪 世極亂之情獨用懷抱 廣雅

九迴思慮也惕驚也 深圖密慮眾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 曰龕取也枯耽切 深圖密慮眾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 向曰龕勝也 濟曰言緬陪奉太祖左右 蓋同王子

容左右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知不可不深 蓋同王子 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 善曰周書晉平公使叔 祭於周見太子與之言

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 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 鳴遊伊洛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也 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也

言安陸之見委 起予聖懷發言中旨 善曰晉中興書王 敦上疏曰尊動靜 任同此年也 顧問起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 善曰蕭子顯齊 書曰緬為宋劭

予聖懷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 善曰蕭子顯齊 書曰緬為宋劭 陵王大學中書郎游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 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容游梁禮記曰王言如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五

其出如綸 翰曰漢梁孝王好文學之士司馬相如枚 乘之徒游王門焉言王初為宋劭陵王文學如游於梁 王門也入掌綸誥謂為中書郎也 綸 蘭桂有芬清暉自

遠 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惟 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 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 銑曰芬香 也言其德如蘭桂之有香也又清明光暉其心自遠 帝

出于震日衣青光 善曰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 震東方春秋元命苞孔子曰扶桑者 日所出房所立其耀威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 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 翼日衣青光宋衷曰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名木神以 其方色衣之 良曰震東方木也言齊為木德將登帝 位故云帝出于震日比君也 方軌茅社俾侯安陸 善曰 衣青光者亦取其木色也 蕭子

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其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 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 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置以白茅以為社毛詩 曰俾侯于魯 向曰太祖既即位乃封緬為王方軌猶 並跡也言與古者諸侯並跡而封上 受瑞析珪遂荒雲

野 善曰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 信也揚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儋人之爵遂荒已見 上文雲野雲夢之野 濟曰瑞猶福也析分也珪諸侯 所執猶符信然與天子各執一故云分荒理也雲野即 雲夢澤屬安 式掌儲命帝難其人 善曰漢書疎廣曰太 陸故言之 子國儲副君也尚書

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堯帝亦以知人為難 翰曰式用也緬時入為太子中庶子故云用掌儲命也 儲謂儲君太子也帝難其人 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 謂帝重之如此人難有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五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漸于遠其羽可用為儀向曰允信也膺當也

三善仰敷四德善曰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桓冲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

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衆

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事君事父事長也四德謂元亨利貞言君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善曰漢書曰武

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良曰漢武帝

為戾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言緬贊助太子是博望苑之載有光暉也龍樓太子門以峻高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天

獻替帷宸實掌喉唇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

能而進賢帷宸帝坐也禮記曰天子負斧宸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亮命作喉唇濟曰言緬侍太子獻其事

不可者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宸牖之間匡諫不已喉唇謂出納言辭也宸戶牖間也替廢也

之書銜如絲之旨善曰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禮記曰王言如

絲其出如綸翰曰奏事上書皆晨起駐車待其刻漏銜謂宣太子之言出於外也禮云王言如絲也旨意也

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善曰本傳受善曰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向曰言前後

所任皆有光暉非止與恒常百官所授同也**公以察**戚上賢俄而奉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閭始得子胥以為上

賢無異乎聖人也近職出納惟允劔璽增華善曰尚書曰欲遷為天子之近職

女作納言風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劔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

華也良曰緬遷侍中出納天子之言也允信也侍中出則陪乘佩璽把劔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

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戴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濟曰伊惟也帝唐堯也九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

官同善注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緬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絲馬以定法式輔弼執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天

以翼天子也翰曰自此謂自九官熊豹臨戴迄今謂至齊也其任謂上九官等諸任職也爽差也式用也贊

助也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謂政理也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

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爾雅曰瘼病也向曰瘼病也言求下人所病者將為除之謂欲使緬為

吳郡太守**姑蘇與壤任切關河**善曰與壤猶與區也薛康守也姑蘇與壤任切關河善曰與壤猶與區也薛康

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都會殷負提**五

本傳**封百萬**善曰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阜提封百萬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

曰百物殷阜薛琮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辰凡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積土為封限良曰都會謂人皆都會於此郡也殷大阜

威也提封謂地之頃畝
都稱也百萬言多也
全趙之衽服叢臺方此為劣
善曰

鄒陽漢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衽服叢臺之下者
一旦成市也
濟曰全趙謂趙國也衽服謂美人服也

叢臺趙王臺名也言趙雖
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
善曰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

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
翰曰臨淄齊國人
衆多故揮汗成雨比之

乃鴻舊吳作守東楚
善曰蕭
吳都亦何足稱威也

書曰緬出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大公鴻飛充
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

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
弘義
向曰騫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經吞并楚故也

讓以勗君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同
五臣本
上德綏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三十一

中典
善曰論語識曰伯夷叔齊讓能舉干寶晉紀曰
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

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取
伏小人之攸歲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

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疑獄得情而弗喜
善曰

平國用中典
銑曰綏安典法也
疑獄得情而弗喜
善曰

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獄掾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良曰哀
宿訟兩讓而同歸
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
其有罪
宿訟兩讓而同歸
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

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
雖春申
濟曰宿有爭訟不決者皆沐緬化兩讓而歸也

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
善曰史記曰
楚考烈王立

以黃歇為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滅吳故
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

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
攸到表賑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

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
翰曰春申君
黃歇封江東十二縣鄧攸為吳郡守吳人餓乃發倉賑

貸不取俸祿唯飲吳水一郡皆濟也
夏首藩要任重推
封疆界也緝熙和熙養也氓庶百姓也

穀
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
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

也言此處為國家藩援之要也謂將出為荊州牧也古
之遣將而天子皆親為推車

也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善曰
穀送之鎮荊州并有軍故也

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咽喉尚書曰九江孔殷
銑曰殷正也言荊州以江流為之衿帶其地正當江之

阻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
善曰衡巫三江名吳都賦
曰徑路絕風雲通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三十二

衡巫二
西通鄢
鄧水陸之塗三七
善曰左氏傳曰鄢

今鄢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鄢今潁川鄢陵縣西南有鄢
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
濟曰鄢鄢邑名三七謂二千

里
是惟形勝閫外莫先
善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
國也史記馮唐曰上古王者

遣將也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鄭玄禮記
注曰閫門限也苦本切
翰曰閫門限也邦畿之內如

門限之內邦畿之外如門限
建麾作牧明德攸在
善曰

顯齊書曰緬轉鄆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
曰八命作牧尚書注曰文王克明德慎罰
向曰麾旗

類也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
善曰孟子曰江漢以濯
之秋陽以暴之恭母遂

趙哀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

夏日可畏 銑曰暴曬也陽日也言思育下人如秋日
之和入曬其光愛其溫也其威明又如夏日之威人皆
畏其澤無不漸 鹽子 螻蟻之穴 靡遺 善曰西征賦曰澤靡
曰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漢亦滿之 明無不察容
螻蟻之穴亦滿之 良曰漸入靡無也

光之微必照 善曰孟子曰日月有明照幽微 濟曰容
光小 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 善曰史記曰臯陶曰此政
由近可以及遠 翰曰其政令以 慧與八風俱翔德與
近及遠先行於已而及於人也

五材並運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思從朔風翔淮南子
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
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向曰遠無不
八風八方風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運行也

懷適無不肅 善曰阮嗣宗勸晉王巖 邑居不聞夜吠之
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
宗祖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

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公
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齊百錢寵見勞來
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
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
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老遺值
聖化聞當棄去故殘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
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
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
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 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善曰漢
朝飲其羊也五臣注同

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
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三十三

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才異等者
察吏不薄入錢殺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
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夫之輸租縲屬不絕課更以
最揚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
里之統者也 良曰同善 還居近侍兼饗戎秩 善曰蕭
注功最萬里言風化遠也

隆儲端任顯 善曰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
翰曰侯府宿衛之官也儲端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 善曰
任顯謂緬為太子詹事也 善曰

公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相
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
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
謝錄曰琇字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征
虜左僕射領詹事 銑曰晉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愛
嘗謂武帝曰若得天下用我為領護軍太子詹事武帝
戲許之後武帝即位琇但為左衛將軍不得詹事故云
願言匪獲也又謝琇征羌有功為輔國將軍領太子詹
事故云 升降二宮 善曰蕭子顯齊書
後至 善曰

子詹事 良曰言其政善之功可待 禁旅尊嚴主器彌
成於此時也令善績功斯此侯侍也 禹穴神臯地埒
固 善曰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邑總齊禁旅周易曰主
器者莫若長子 濟曰旅兵也尊謂天子之命嚴謂
整守其所職也主器謂太子也 禹穴神臯地埒
事以奉太子而勤誠益固矣彌益也

分陝 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
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臯表煥與曹植書曰召

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
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臯表煥與曹植書曰召

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
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臯表煥與曹植書曰召

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
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臯表煥與曹植書曰召

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
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臯表煥與曹植書曰召

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翰曰此緬出為會稽太守也 禹穴會稽山有孔穴人傳禹入此穴中畢地也其地肥沃故云神皋分陝謂陝已東周公主之陝已西名公主之今緬為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校埒其美也 陝 江左以來常遞斯任 向曰謂天子都江左地名也 東

渚鉅 五巨本 海南望秦稽 善曰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

善曰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氏傳曰子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菴蒲之澤良曰言會稽郡舊多盜賊淵藪大材也胥相萃聚也昔者鄭國多盜聚人菴蒲之賊也菴蒲草也攸所也言會

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 良曰漢宣帝時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帝問龔遂曰何以息之遂曰臣聞理亂人猶理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

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後漢書曰成令神行征艾朔士濟曰下誠恕既車初至也敷布也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字大信也漢書曰情鈞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鈞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問其術

德不假致法令於被以哀矜乎以信順善曰曾子曰上里端賊皆已誅也失其道民敬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良曰乎敬也南陽葦杖未足五臣本比其仁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濟曰韓詩外傳云老蒲為葦也葦杖即蒲鞭也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以蒲鞭撻之示辱而已言此蒲鞭未可比緬之仁政也

也穎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善曰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穎川太守如時雨挈虞

曰伋字細侯光武拜穎川太守為穎川化如時雨挈虞守德如時雨下人利之言緬之為政雖穎川之惠無以

也豐公攬轡升車收州五臣本典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橋感達民祇非待期月善曰

玄碑曰收一州典五郡也老安少懷塗歌里詠善曰

子曰苟有用我者芟月而已可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善曰

論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鏡曰歌詠其德也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懼若親戚芬若椒蘭

鏡曰若如也人好其德音如椒蘭也魔旆每反行悲道

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善曰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閬陽城門候後拜

賴川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填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霸者侯威齋璽書徵霸百

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留霸明年良曰魔旆旗之類也古者刺史行皆執物以行反謂去

官也行悲道泣謂百姓戀也濟曰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倫將去官百姓攀車駕啼呼又侯霸為臨淮太守帝遣使徵之百姓皆遮使車或當道卧言緬之去官人有此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留忘其遠路不知疲也塗道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善曰漢書曰何武為宛

也居亦無異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南太守徵入為金吾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徙到穎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善曰後漢寇恂為穎川太守又拜汝南太守後君一年上許之故云一借之情愈漸也方城漢池南

君一年上許之故云一借之情愈漸也方城漢池南

顧莫重五臣本千里善曰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北指嶠潼平塗不過七百善曰嶠二嶠也雍州國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鏡曰嶠山西接嶢

名潼水名也言山川險阻平道不過七百也西接嶢

武關路曾不盈千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折

西王隱晉書庾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也蠻陬侯夷微

盈千里良曰嶢武二關名不盈千里也蠻陬侯夷微

古重山萬里善曰魏都賦曰蠻陬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微塞也以木柵水為夷狄界也魏都賦曰

由重山之東阮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善曰

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人則小利大人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率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率盜以百數掠肉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

時不息

向曰鼓聲皆所

推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

善曰

或謂發冢也 推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草未哀嚴城於焉早閉

善曰魏志臧洪答陳琳書曰秋

風揚塵陌車馬首南向李陵與

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

恐邊境早閉曉開也 向永明八載疆場大駭

均齊春

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朐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

疆場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書曰侯騎至甘

泉京師大駭 銑曰永明武帝年號

疆場界也駭驚也言羣賊所驚亂也 天子乃心北眷聽

朝不怡 善曰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甘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載路

善曰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塗猶首路

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

謝安嘗表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

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

聲載路 向曰令軌躅清晏車徒不擾

善曰漢書音義

號令也載行也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

善曰漢書音義

道軌躅車馬跡也清晏謂 牛酒日至壺漿塞陌

善曰漢書音義

賦嚴切唯利是求

善曰左氏傳晉呂相告秦秦雖與晉

翰曰謂後魏王欽 首鼠疆界災蠹彌廣

善曰漢書曰蚩

賦百姓嚴切也 首鼠疆界災蠹彌廣

善曰漢書曰蚩

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却

也說文曰蠹木蟲也以喻殘賊 向曰首鼠謂或前或

後也 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

善曰扇舉也孚信也

害也 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

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

善曰東觀漢記曰鹿

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燈

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

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告清也於大本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息

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

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

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

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

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

子行也言將陪侍天子伐魏也洛陽咸陽並為魏所都也而遘疾彌留歛焉大漸

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良曰遘遇也耕

夫釋耒桑婦下五臣本作不機善曰曹植荀侯誄曰機女投

具言耕夫桑婦感緬之仁惠恐參請門衢並走羣望

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翰曰參請謂問疾也羣

望謂山川所有祈祭之所也人皆並走往祈祀之以求

其福望緬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

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霄善曰颯然吹木葉落貌

庶僚僚官也霄零落也言男女老幼大臨去街衢接響

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善曰潘岳尚或碑曰男女老

羊祐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銑曰言

舉國男女老幼哭臨於街衢其聲響相傳接而至于四

也遠夷羣戎落幽遠必至向曰落謂聚望城拊膺震動邪

邑並求入奉靈櫬楚潘司抑而弗許良曰櫬棺也藩

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慚

德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

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俱亦死耳尚

書曰惟有慙德翰曰晉羊祐為都督荆州罷市悲號

追慕無已言緬之初竟有過於此二君故對而言之二

君遠有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喪

還江東也吏民哭送之出境也還百姓緣沂水悲泣濟

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百

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韓詩曰萬人頤頤仰天告訴周

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仲茂

號哭滿道悲泣之聲哽咽如水之不通流也公臨危審

正載貽話言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銑曰臨危

話言楚囊之請雖善本幾而彌固善曰尚書曰疾大漸

殆良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謂必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子囊忠矣將死不忘衛

社稷幾謂危殆也謂緬忠也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善曰

於國雖至危殆其情固也

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

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

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

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翰曰衛大夫史

魚言緬亦有是心雖二宮軫慟五臣遐邇同哀向曰二

身亡而意惟鬱結也

太子也謂常事二宮也追贈侍中領五臣無衛將軍給

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善曰

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孔安國曰麓

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銑

曰皇上謂明帝未即位時也麓錄庸用伊惟也言明帝

納政事之辰登庸惟始也謂將欲登庸為天子先試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四十三

也允副朝端兼掌屯衛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謝

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馬五載漢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良曰允信也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

衛尉故云兼聞凶哀震感絕移時謂良久也因遣沈疴

繇留氣序翰曰邁過也繇留謂不絕世祖日夜憂懷備

盡寬譬善曰世祖武帝滅榮緒晉書賀脩戕曰日夜憂懷悚慨發憤向曰寬喻其意使節去悲情也

勉膳禁哭中使相望善曰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吳志曰朱

然寢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天子私使曰中使也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

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善曰毛萇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諧愬遇害上

與眾會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

良曰上謂明帝也皇旨謂世若此移年癯求瘠改貌善

爾雅曰癯瘠也與癯同渠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善曰穀

俱切翰曰癯病瘠也天倫之倫次也毛詩曰匪

今斯今振古如何休曰弟兄先後天之倫也毛詩曰匪

次也昭侯與明帝兄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善曰蕭子

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繼也漢

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銑曰謂即天子位也

膺當也纂繼也言繼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善曰尚書曰

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含孝曰

三公在天法三能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蕃國又曰八命

作牧良曰言明帝分命近親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

在於台輔及方牧之任並立

而含悲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

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濟曰繁弱弓名謂

世祖崩今對弓而流涕昔黃帝升仙遺其弓而羣臣對

之流涕也曲阜周公所封國名也改贈司徒因謚為郡

言思昭王如望周公而含其悲

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

學徧書部持善玄言翰曰玄言談道也肇悅之麗篆籀又之則

善曰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

肇悅李軌曰肇帶悅中也喻今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

也巾帶皆文之如繡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

作大篆向曰肇帶也悅中也喻禮樂衣冠之美麗也

篆籀皆古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善曰毛詩序

文之書

馬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

八體六枝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

隸書五曰篆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

隸書銑曰詩有六義字書有八體也奕思之微秋

儲無以競巧善曰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

思河澤良曰博奕之事也儲謂蓄精思也奕秋天下

之善奕也言王之奕思雖奕秋之儲思無以競其巧

也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善曰周易曰弦木為弧剡

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

濟曰取睽射也養由善射流睇而猿號也睇邪視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四十五

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

忘公侯之貴善曰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德之容吳志魯肅曰不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夫下曹從事交游士林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穆荅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戴逵棲林賦曰幽

關忽其離捷玄風暖以雲頽西征賦曰宵中豁其洞開

翰曰道體幽微本於閑也人皆難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曉而王洞然開通至其妙理也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善曰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王太尉

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波瀾不可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竭盡也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譽滿天下德冠生民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銑曰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儀表千年五臣本之領袖曾不慙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家傳曰荀或德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

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

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左氏傳孔丘

卒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

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良曰慙惜也梁推謂如屋之梁棟推折也奄及言速及

也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命氏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王勝殷紂微子封於宋以奉殷金德故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周王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

也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契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也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也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也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也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也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也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也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也善曰周書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

先初食菜於晉之揚因氏焉左氏傳羽父曰昨之土而命之氏良曰本枝謂與殷同根枝如木之生焉後乃分族如水同源而分流王畿二百里地曰菜其蕭氏之先蕭叔大心因食菜於蕭命為蕭氏焉水分流曰派也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善曰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贊

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則蕭氏之地均同也言遷居之義與劉氏徙大梁移居於豐同也漢氏隨魏徙大梁自茲以降懷青地紫善曰移在豐居中陽里梁地名也

曰紆青地紫朱丹其鼓向曰崇基巖巖長瀾瀾瀾爾懷地皆衣之也青紫貴服飾也

反善曰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瀾瀾銑曰巖巖高貌瀾瀾流長貌言其祖宗德

高而祚**惟聖造物龍飛天步**善曰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良曰造物謂利萬物也龍飛謂升帝位天步謂游於高遠

載鼎載革有除有布善曰鼎革二卦名也至艱難也

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字星名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濟曰載則也鼎革易卦也鼎者取新之義革改也

改舊之理也除其故事以布新制也**高皇赫矣仰膺**

乾顧善曰曹府君陳實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景顧西顧此維與宅

皇蒸哉實啓洪祚善曰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人

曰蒸君啓開**喬嶽峻峙命世興賢**善曰毛詩曰崧高維洪大祚福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四十八

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於子孫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也應期誕德絕後光前善曰膺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良曰謂應五百年之期而誕生賢德後世當更無如此賢者故云絕

後其賢德光於祖**機以成務覺在民先**善曰周易曰夫考故云光前也

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非大寶爵乃上天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卿大夫此爵也善注**爰始濯纓清猷濟發**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纓謂緇初入仕時也纓衣高長發其祥

向曰於始濯纓謂緇初入仕時也纓衣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纓謂緇初入仕時也纓衣

領也猷謀**升降文陸透迤魏闕**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

滄深也

嶧之塗夏侯雅景福賦曰乃陟乎文陸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

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銑曰文陸天子殿階也以文石砌之遠迤行魏闕天子之闕

惠善曰陸機謝成都王賸曰慶雲惠露

露霑吳仁風扇越止於落葉良曰恩惠仁德如露之

霑潤風之扇動也吳越二國名

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適于漢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春月而巳可也三年有成

夏謂荆州漢謂襄陽編皆曾理也

用簡必從日新為盛善曰周易曰簡

敬善曰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

哀矜而勿喜又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

臨之以莊則敬向曰為上則哀矜草木不夭昆蟲得

性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

禽獸不以時不殺之我有芳蘭民胥攸詠善曰芳蘭即

故不夭而得性也

也良曰芳蘭喻其德馨香胥相羣夷蠢蠢巖別嶂

攸所也言人歌謠所以詠其德也

分善曰爾雅曰蠢動也向曰蠢蠢動也傾山盡落其從

如雲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濟曰落謂蠻

徒相從如挈妻荷子負戴成羣善曰莊子邠人謂邠王

雲之多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五十九 五十一

此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銑曰挈迴首

維也負戴謂員擔生資之物而來成羣言人多也

請吏曾何足云善曰封禪書曰昆蟲聞澤迴首而內漢

比南夷翰曰漢朝南夷及叩竿之君長皆回首請吏

比之於齊則漢何足可云也迴首請吏謂願歸帝命以

為臣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

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

舍也翰曰四牡謂駟馬也言將乘駟馬之駕為國家

馳使四方安靜人難而日御下駐頓下斯民曷仰邦國

其轡光陰已沒謂緬死矣六龍日御也

殄瘁善曰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言邦國之人盡

如病齊隕晏平行哭致禮善曰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

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

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銑曰晏子

名平仲故趙徂昌國列邦揮涕善曰史記曰樂毅為燕

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殺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

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

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濟曰樂毅卒於趙列國聞之皆悲泣揮涕也

况我君斯皇之介

弟善曰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頓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

謂明帝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善曰左思七畧曰閻甲

介大也

我天子而云陛者不指斥言也亦言陛下也階毀留攢

川汎歸軸善曰禮記曰君殯用輅攢至于上鄭玄曰攢

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輅也向曰攢謂堂中權殯

也無絕終古惟蘭與菊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良曰蘭菊皆草名

也喻人德如此物之也善曰楚辭曰香不絕至於終古也塗由帝渚朱軒善曰楚辭曰

湘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善曰楚辭曰

水而過也言平生未善曰廣雅曰東首塋園即宮長夜善曰廣雅曰

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

向東葬也即就也宮逝川無待黃金難化善曰論語子

者如斯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窀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

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銑曰待猶停也黃金

難可化為神丹以致神仙長生也言逝者如鐘石徒刊

川不停又不能化金以為長生故至死也善曰

芳猷永謝善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

官有德者刻之於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翰曰百

之也永長謝去也鐘即金也刊刻也

墓誌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

卒天監元年下詔為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

王僧儒劉氏譜曰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

相得終身不改志也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善曰列女傳

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

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

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

投其養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邵孟氏之

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遊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

會稽賃春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

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曹植王仲宣詩曰

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

不改銑曰老萊子婦梁鴻妻並古之賢婦

人也言夫人復有善德一與二婦人齊德也實佐君子

簪蒿杖藜善曰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

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

憲杖藜應門翰曰簪首飾也以蒿為簪以藜為杖儉

也藜蒿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常刈

類也

攜良曰言夫妻相與負載營業之物以相隨也曰季

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冀地名畦田隴

也居室有行亟聞五臣本義讓善曰言初居室及於有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

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

有行在氏傳趙襄曰臣亟聞其言矣濟曰亟數也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魏晉丹陽尹

之後也向曰稟受也晉丹陽尹劉恢是魏六代祖也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教善曰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

稱王樂馬銑曰二門謂劉王也肇允才淑閩德斯

諒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桃蟲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

言不出於閭鄭玄曰閭門限也毛萇詩傳曰諒信也



翰曰肇始也允信也淑美也諒善也言夫人始信才美之盛而閭內之德此為善也禮云內言不出於閭閻門

也蕪沒鄭鄉寂寥楊冢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

履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冠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

曰揚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良曰孔融為北海相為鄭玄特立一鄉號曰鄭公鄉揚雄卒其弟

子為其起冢故云揚冢蕪沒寂寥言人死而荒涼也言劉先生之德如鄭揚二君

未成拱善曰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

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柝粉雜離五味機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

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濟曰拱合手也參差木不齊貌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拱

也暫啓荒埏長局幽隴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獄卒之後王氏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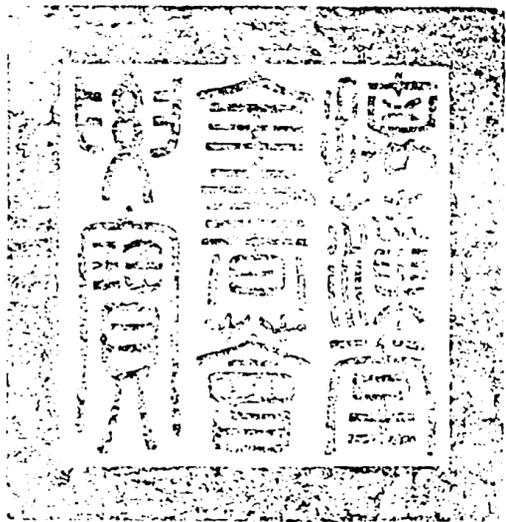
合之向曰言夫人將開先生墓而入焉則夫貴妻尊長閑於幽隴之中矣荒埏墓中道也局開也

匪爵而重善曰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翰曰其夫

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尊非為爵祿重也匪非也



文選卷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頊

謄錄舉人臣王會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九

集部

文選卷六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六十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

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五臣本作庶幾善曰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

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向曰亞次也言道次於生知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明

近於庶幾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

五臣本作禮之非毀

譽所至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

有所譽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銑曰非人言辭所能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毀譽以至於此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 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

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 至若 五臣本 曲臺

之禮九師之易 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

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 漢書音義曰淮

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翰曰曲臺行射禮

之所也 漢淮南王安者有 樂分龍趙詩析 先齊韓 善曰

明易者九人號九師也 樂分龍趙詩析 歷齊韓 善曰

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

又曰雅琴龍氏九篇名德梁人也 又曰詩魯齊韓

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臣讚曰鞅固作

齊詩也 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趙氏七篇韓齊

二家作詩而 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 善曰漢書曰成

能析理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 文選 二

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

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如金帛賜以招之由是

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

向曰言竟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來集者皆復重興

其事 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

向曰謂上諸學校之事有一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

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揚雄前代史

岑比之 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筮得蹇卦

帝不鮮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上蹇者坎上艮下此山

有承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又東平王蒼上書天子甚

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

皆曰其才如揚雄史岑也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

於七步方斯茂如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為離

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在竈下然豆居釜中

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良曰漢淮南王安好書

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詔至食時進之魏陳思王植有

奇才文帝令作詩七步而成比之於王彼則茂如也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 善曰沈約宋書曰沈攸

順帝即位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

猶跋扈也 西京賦曰睢眦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

稱亂滅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荆州勢據上流將軍

休之委以分陝之重 向曰跋扈畔援也上流荆州也

時攸之為荊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荆

州比陝州為分陝之望也如侯甸之服故云陝服也 宋

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 善曰沈約宋書

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善曰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翰曰

軍主謂軍之中長也署主也言為軍守王法之官也

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

良曰雲火烽火也羽檄徵兵也言烽火照天下如日景之照也軍書之急如風馳也

羽飛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左右也書記謂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文學之士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遷左軍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向曰掌書記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文學之任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宣功風體所以弘益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善曰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會稽郡也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

復阻也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

選衆而舉敦說斯在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

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

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

選於衆官舉之為會稽太守重德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

悅才其在於竟陵王也敦重也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

除使持節都督會稽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

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

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善曰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

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為天子善曰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

也廣樹藩屏謂封子弟為諸侯王善曰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

公以高昭善曰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

武穆惟善曰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

戚惟賢善曰西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

昭也音韶漢書文帝詔曰左賢右戚善曰西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

向曰竟善曰西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善曰漢書曰倪

司農奏課連最章昭曰連最得第一也善曰漢書曰倪

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連而比其考為第一故曰連最善曰漢書曰倪

也最第善曰漢書曰倪

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好為淫祀以事鬼神而竟陵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篁竹之首感義讓而失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險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篁竹

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篁竹

良曰越南之俗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篁竹

處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恃其險而竟陵王理之其酋長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篁竹

篋失邪叟忘其西具五臣本作龍丘狹其東臯善曰范

曰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老叟

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弃故自扶來送潘安仁

楊經誅云日具景西望于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

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郡尉年十九吳有龍丘其者隱居

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

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

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

望於道積一歲其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詞

讓再三遂署義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輸

黍稷之稅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會稽太

守帝徵拜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人齋

百錢送寵皆戀寵德義忘夕而不反西景謂曰夕也言

說慕德化而狹其耕農故出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

仕也東臯則耕農之所也

波泣血千里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

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

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

子以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水漿不入於口

情由權奪也良曰禮父在母喪服期為尊在屈厭而

降之事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情使入仕也謂將授征

虜將而茹感肌膚沈痛瘡鉅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

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向曰言

茹食憂苦損其肌膚沈於痛毒如瘡痛之至傷感憂鉅

也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線麤非隆五臣本作降殺戒之要

善曰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

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

卒晏嬰麤衰斬寢苦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

隆焉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

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

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線經隆

殺之服哀之末翰曰樂之與禮本要在於中情豈

以鐘鼓之聲線麤之服升降以為禮樂乎隆升殺降改

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

備五方善曰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

以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

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

也言政非一法使風俗必備五方作則也公內樹寬明

穀之下其化之清也武帝五臣本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

邑如千戶蓋食邑無定戶故也復授使持節都督南

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後魏在北而

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志思北土遷使持節侍中

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

刺史向曰兗青冀並在北不兗徐接壤素漸河潤善曰

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漢書

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未及下車仁聲先洽善曰漢書

也向曰素本漸及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善曰漢書

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王闕靖析北門寢局善

息銑曰下車謂初至也洽編也王闕靖析北門寢局善

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橐鄭玄曰擊

橐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橐與析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

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駙曰齊之北

門說文曰局外關門之關濟曰玉關塞門關名也析

謂夜擊守更木也此言後魏在北故北之匈奴玉關也

靖析謂疆界無守備也北門謂潤州為國之北門也寢

局謂除其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善曰晉起居注

關守也董司岳牧敷興邦教善曰晉起居注

任雖重比此為輕銑曰方任謂太守也言徵護軍將

太守雖重比此司徒侍中之職太守為輕也

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

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上穆三

能五臣本下敷五典善曰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

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

之教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名主三公位也三台星色

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五常關玄闡以闡化寢鳴

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關玄闡以闡化寢鳴

鍾以體國善曰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

漢書曰桓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鍾翰曰闡開

也闡門也言開正道之門以闡揚天子化也謂其雖貴

而息其擊鍾鼎食之盛以尚節儉翼亮孝治緝熙中教

之道以體國家之理也寢息也翼亮孝治緝熙中教

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

之臣司徒故曰中教向曰翼佐也亮猶行也緝和也

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孝理奪金恥訟蹊田自嘿善曰

使天下大和廣布中平之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善曰

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當金者之所見

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

如晦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緊發語之聲也緊公是賴謂政理賴得此公也

庠序肇興儀形國

胄師氏之選允歸善本作人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

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彤文王袁山

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形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

典樂教胄子周禮師氏掌以綴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法

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向曰謂欲

以為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肇始也胄子也謂百官

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

允信範法也言師氏之選信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

歸於竟陵王以為合法則也

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

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式是敷奏

為八座尚書銑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

百揆時序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

揆之任也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夫國家之道互

之德敷奏天庭則百事於是有序也

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善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

二極謂君親也一致謂忠孝同為一也愛敬之道同歸君親也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

善曰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

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濟曰亮信猷風弘大

也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

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善曰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

曰神州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竟陵王治之如神明矣牧即刺史也編戶殷阜萌

本作俗滋繁善曰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

氓繁言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善曰周易曰不言而信

多也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

日見也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頃

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

緝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

絲綸天子之言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善曰應劭風俗通

也允信緝和也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

者一日官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

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

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為

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規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

王把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向曰晏駕謂

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躄鄭玄曰爵躄足不絕地也濟

絕于地也也銑曰天倫兄弟也言撫心哭其兄弟號踊墮

不入口而也聖主嗣興地居旦奭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

哀心內疚也子世祖崩太孫即位良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

子武帝崩太孫即位故云嗣興地居旦奭謂如周公召

公輔相成有詔策五臣本作崇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

而論道動以觀德善曰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

而論道與百官異也舉動所為皆天下所觀其德也地

尊禮絕親賢莫貳善曰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

與百官禮儀隔絕則親戚賢臣皆無有二心也又詔加

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有詔使入天子敬重其德

不趨走講言也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

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五臣本作矣善曰漢書曰

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繆泣曰始秦攻破天下

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

賜入殿門不趨而繆與傅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

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

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

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賢則如蕭傅親則如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良曰統

曹司二者公實兼之更欲益崇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

身沒讓存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祜詔曰身沒讓

已謂讓徐天不慙善曰疏表也身死而讓辭不

州諸軍事天不慙善曰左氏傳曰孔丘

不慙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

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翰曰慙且也言天不且

遺其福而且亡此人如太岳其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

有五詔給溫明秘器飲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

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善曰漢書曰大將

溫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

鐘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又

曰上公九命向曰溫明秘器皆凶器也衮章龍服也

九命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

受則六命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

此禮也銑曰大鴻臚官名也監謂監葬事也護助也

太官掌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善曰東觀漢記曰東

食之官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善曰東觀漢記曰東

所上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豈徒春人不相

追遠尊戚公情之所隆善曰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公也鄭玄注曰公猶因述

也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法也追遠故亡者尊其親戚蓋因情所感也令善典法公因也

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

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良曰謂督察諸軍之事體睿履正神

監五臣本淵邈道五臣本冠民宗具瞻惟允善曰毛詩曰民具爾瞻

瞻曰翰曰睿聖也履正謂履其正道也淵深邈遠也向曰首冠謂道德高也民宗謂天下所尊仰也具瞻望其美可謂當

矣允當也肇自弱齡孝友光備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

齡謂幼年也光大也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善曰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六十四

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注翰曰贊助天子令升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也良曰燮理也台曜三台

星光也主三公之位也五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善曰尚

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馬寄重先

顧任均負圖善曰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

明堂規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而以

朝諸侯之圖馬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也漢武帝

畫周公輔成王圖以喻霍光令相諒以齊徽二南同

帝故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規往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

也二南謂周公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向曰諒信徽美

故與之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善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

齊美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竟陵之德安天不慙

福社稷長佐天下致和平以廣政化也奄見薨落善曰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誅之晏天不弔不

良曰慙且也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

龍吉善曰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

濟曰先遠戒期謂葬日也龜茂宗嘉制式弘風猷向曰

謀謂卜也龍吉謂得吉日也可追宗假黃鉞善曰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

真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

子賜諸侯乃得專征伐也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善曰魏

曰相國丞相綠綬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

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

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

弓矢八錫鈇鉞九錫柶謂之九錫也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

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

曰柶也給九旒鑿輅善曰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鑿

也黃屋左纛善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

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與衡左方上注之

蘇音導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輜輹車文穎曰如今喪輜

車良曰此上皆天子服用之具以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以黃繒為車蓋也左轟以毛牛尾為之在駕車之馬駿上致之輶輶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車天子喪車名也

賁班劍百人善曰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

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馬翰曰以鳥毛為幢幡者謂之羽葆也向曰

虎賁勇士名也班列也言使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

故事善曰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諡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孚故事

翰曰晉宣帝弟諡曰獻竟陵葬禮一依孚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

頃直上千仞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十六

枝非為正直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善曰無枉自然

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王隱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銑曰愠怒弛

廢也言其道德遐遠故喜怒之色不可覩他人之善若馬謹奉禮法故傾廢之事莫能見之也

已有之善曰尚書穆公曰人民之不臧公實五臣本作實公貽之有技若已有之

恥善曰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已有過虞誘接恂恂降氏之威德也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

以顏色善曰論語曰恂恂溫恭之貌濟曰進納賢良則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

和悅而下其顏色也誘進方於事上好下規已善曰魏也恂恂和悅貌降下也

曰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接已此一反也翰曰方正也言以正道事上也每所為事不善者好下人作規諫

於已而庶於殖財施人不倦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施也

殖猶也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善曰文子曰夫抱順效誠者資也

帝子故曰帝子皇國網天憲置諸掌握善曰范曄後漢太子弟故曰儲季

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未嘗鞠人於輕刑錮執節於掌握之間良曰置致也

人於重議善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賊罪鞠人常嘆曰凡士之學高欲

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向曰鞠問也錮執也言人有輕刑者寬而不問議人罪名不執

其重科蓋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善仁人也

晉中興書曰衛玠帝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翰曰以辭卑屈之則非意不能相干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十七

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東觀漢記

鄧曄曰天生俊華袞與緼緒呂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士以為民也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袞猶未其緼緒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

藻枕包咸曰節者栢刻鏤為山枕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銑曰言齊其貴賤

好惡也華袞三公服也緼緒貧賤服也山良田廣宅符藻華屋也蓬茨草屋也逸樂也俱皆也

仲長之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少好事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

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足以息四體之役向

曰後漢仲長統常論曰使有良田廣宅臨川溝水足以息四體之役也言竟陵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

息四體之役也言竟陵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

仲長之 邙山洛水協應叟之志 五臣本作性善曰應

言也 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

茂林以為蔭 濟曰叟老也應老謂魏應琰與程文信

書云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 茂林以為蔭

錙銖軒冕 善曰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

曰東國魯也謂周公所封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為銖皆言輕也見東國如丘園之小視軒冕若錙銖之

輕欲退靜山乃依 五臣本林構宇傍巖拓架

屋也 清猿與壺人爭旦緹提 幙與素瀨交輝 善曰劉公

中郎將詩曰明月照緹幕楚辭曰戲疾瀨之素水

曰清猿謂後鳴聲清也壺人壺刻瀨人也夜作聲以候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十八

曉也言山中猿與刻瀨之人俱有聲若相爭而候其曉

也緹赤繒以為幙裏者言張設於水與素波交映為光

輝也瀨 置之虛室人野何辨 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孟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野

人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

有比 向曰置此小山中虛室則 高人何點躡屩於鐘

貴人與野人何所分辨蓋一理也 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

禮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皙廬江人也隱居東

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

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

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

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虛豫南

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虬為別駕遺書禮請此脩

戲谷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荅書後以江陵沙洲人

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于寶晉紀何曾謂太祖

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濟曰何點皆當時賢人隱居者躡屩也屩草鞋也鐘阿

鐘山也竟陵王遺何點嵇叔夜酒杯徐景之酒鎗故云

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劉虬

以書荅不應辟故云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自衡山作

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 屈以好

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

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於王何

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

而迎之 乃知大春屈已五王君大降節 善本有 憲后致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十九

之有由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范曄後漢書并丹字

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

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

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

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設威

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雁門人也永平中驃

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

之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東德

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

良曰憲后即獻王也致之有由言 其卉木之奇泉石之

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 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 向曰言山居四時

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

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

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啓事曰保傳不可不高
天下之選羊祜東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
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尚之人亦
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
之謂也 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 爰造九言實
東宮也 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

該百行 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
言善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孔藏與從弟書
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
曰言德二曰言親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善六曰
言靜七曰言昭八曰言節九曰言義 遵善本作 衿禱

於未萌申炯 古戒於茲日 善曰衿禱施衿結禱也儀禮
敬之毛詩曰親結其禱九十其儀毛萇曰禱婦人之幃
也幽通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炯戒 向曰遵

法也禱帶也炯明也言書之可為法則佩於 非直旦暮
衿帶以慎未萌又可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 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 善曰莊子曰萬世之
解者是旦暮過之也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
銑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過亦萬世已去
有此一時之美故 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 善曰竟陵王
命竟陵王注解 王儉為九 山宇初構超然獨往 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
言序贊 山宇初構超然獨往 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
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
不復顧世 濟曰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屋
宇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

善曰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
吾誰與歸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

神爽忽然若已之侍對也 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也
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
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賢良 乃命畫工
之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

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 善曰賈逵國語注
緬遠也 匹婦之操亦有取焉 向曰列女 有容游梁朝者
淑美也 匹婦之操亦有取焉 亦圖畫也

從容而進 銑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今假 曰未見好德
設有容游梁朝者以發後詞

愚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 善曰論語孔子曰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

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天乎子之
無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
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 濟曰言畫列女似好色
不好德而游梁之客譏之云愚竊惑焉竟陵聞過將遷

即命使除削列女之圖也曾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
而拜之悟過也言竟陵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

也投棄也杖 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駉不追聽受一謬差
謂所拄之杖

以千里 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駉馬不能追一言而
急駉馬不能及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

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翰曰驥駉良馬也聽受 所
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於所言遠也 所本
乃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 善曰李尤集

銘諸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
秋垂訓後嗣 向曰謂門階戶席言作箴寄情於物垂

示於人所 先是震於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
訓戒也 曰此天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五臣本
懼不

曰此天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五臣本
懼不

急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甲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絛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匠者謂占禍福人也治葺謂脩治也謹謂遺告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從諫如順流虛勸脩所震之室公將記過且為誠懼也

已若不足善曰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已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良曰虛其已

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善曰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忠言益于人

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善曰左氏傳曰周如藥石之除疾濟曰中謂中心也言信人忠言實不由中質無益也

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者則外貌雖悅而中心實怒故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三十三

此無外悅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善曰論語子曰未若真性悅也

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雖牽以物後孜孜無怠善曰

讀三墳五典向曰怡樂也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後尚書曰禹曰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翰曰物後謂從王事也孜孜勤貌謂

雖役從王事勤而乃撰四部要略淨佳子善曰淨佳序好道無懈怠也

波羅提木又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又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又滅則我法滅是故眾僧於望海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善提善根如是脩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向曰又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次之述略佛教以為子史之書淨住

子謂佛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善曰漢書曰太史公書教也

家言揚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銑曰此言書傳之後世如日月懸於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善曰禮記曾天永不朽也

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話生天竺迦維羅衛國良曰洙泗水名孔子講教之處迦維佛國名

言能弘大孔子之風闡釋迦之化也大漸彌留話言

盈耳黜殞之請至誠懇惻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合

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闕雖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

召遽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翰曰衛大夫史魚病將卒同善注是為黜殞也言竟陵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將死此請亦懇懇而惻痛

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列謹狀善曰左氏傳曰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濟曰言豈古人所謂立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諡典請遵奉古人之盛烈

弔文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五臣本無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善曰韋昭曰謫

譴也字林曰丈厄切良曰謫責也言誼非罪及渡湘

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

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

死向曰汨羅水名誼追傷之因以善本無自喻其辭曰善曰應劭風俗

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王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闞茸尊顯佞諛得

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三五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善曰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之命也俟待也側聞屈原兮自沉

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善曰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汨

音覓列子曰吾側聞之言至湘水託流而弔銑曰造

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湘川故就託此水而弔之先

生即屈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善曰張晏曰謫言罔極

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子濟曰言遭當

世讒邪之人無極乃喪隕其身罔猶無也嗚呼哀哉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合茸如尊顯兮讒諛得

志善曰胡廣曰闞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顯為諛諛得志於世也字林曰闞茸不肖也翰

曰鸞鳳喻賢人也鴟梟惡鳥也論說人也竄藏也良

皆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善曰胡廣曰逆曳不得

在朝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

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音值銑曰逆曳謂不得順

其正道也賢良方正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云倒

植也世謂隨夷為溷本兮謂跖之躄居為廉善曰服虔曰

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李奇曰

跖魯之盜跖躄楚之莊躄向曰下隨伯夷皆古之貞

介士也盜跖躄皆盜賊之人也言人皆反以莫邪為

鈍兮鉛刀為銛息庶反善曰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

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

名也漢書音義曰銛微謂利也翰曰莫邪神劍名也

鉛錫也銛利也言君賤賢用不于嗟默默生之無故兮

善曰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展

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濟曰默

默失意貌生謂屈生也幹棄周鼎寶康瓠兮善曰如淳

屈生無故有此禍也幹棄周鼎寶康瓠兮善曰如淳

史記音鳥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甌李巡曰大瓠也

甌丘列切翰曰幹轉也周有九州之鼎言大瓠也康

瓠瓜也言時君弃賢用不肖亦猶騰駕罷五臣本

轉弃大鼎之器而寶其瓠瓜也騰駕罷作疲牛驂

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善曰戰國策汙明曰夫驥

負轅不能上良曰騰奔也言御車者但奔駕其疲敝

之牛乘其蹇跛之驢使良馬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

人在位驥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善曰冠當加首而以

良馬也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善曰冠當加首而以

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段道也銑曰章甫冠也薦藉也冠之在上履之在下章甫薦履者謂以冠踐藉

於是以履之也喻賢在下此為嗟苦五臣本先生獨離

此咎兮訊信曰已矣善曰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

辭也向曰訊告也此總告前意亦如亂曰國其莫我

知方獨壹鬱鬱其誰語濟曰國謂君也言君既不知我心

聚憂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善曰張晏曰史

翰曰漂漂高龍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善曰

飛貌逝往也龍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善曰

之淵而龍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向曰龍猶祭也

言察於神龍則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偁螾螾古獺也

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質螾音引善曰應劭曰螾螾

昭曰蝦蟇蝥蝥水蟲食魚者也螾丘蟻也偁然自絕於

蝥蝥况從蝦蟇與蛭蟻也蝦音遐銑曰偁然自絕於

蟲食魚者蝦蟇蟻也蛭蟻皆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殊

於蝥蝥以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君子

不可與小人從仕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

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善曰莊子曰宣

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

退不枯槁也翰曰騏驥良馬也言君子之德遠避濁

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久也紛亂也

桓不去紛紛構譏意也捷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

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罹此咎善曰言

般桓不去離此德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

良曰言屈生盤桓於亂時不能避去遂及此罪亦屈生

自為之故也盤桓不進貌紛亂歷九州而相其五臣本

離及尤罪也夫子謂屈生也

今何必懷此都也善曰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

曰言天下之君皆可輔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

相何必懷思此楚都

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五臣本作而去之善曰如

皇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鄭玄

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增益也史記擊字作

翻文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

內險徵謂輕為微祥也銑曰鳳皇喻賢人也言鳳皇

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

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高也翰曰細德猶無德也言見

則搖舉羽翮而去也增舉也彼尋常之汙鳥瀆兮豈

能容夫吞舟之巨魚善曰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向曰鱣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螻蟻小蟲以喻讒佞人也言大魚橫於江湖之中一朝失勢止於平陸而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過讒佞之所害

弔魏武帝文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

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善曰毛詩曰嘯歌傷懷客曰翰曰

客言以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善曰發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一

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

也是以臨喪殯而復悲覩陳根而絕哭善曰國語曰楚

尹壘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向曰臨見今乃無乃字傷心百年之

其喪殯之所則必悲哀也今乃無乃字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銑曰以為世異時遠不可致情今之

至機方百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良曰言機空知事未識人情亦可無之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

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

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向曰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日月相掩故蝕也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遠其土朽故也濟曰言日蝕山崩亦自然

免卑濁之累善曰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良曰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

也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

山為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翰曰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左迴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一

天唐獨坐謂中官左館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邁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

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向曰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

死者之命也迴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善曰

天倒日力壯也迴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善曰

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銑曰夷平也魏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善曰尚

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畀余也濟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于天地者其死則藏之於小

木之中也區區光于四表者翳乎叢外爾之土善曰尚小也木棺也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徧於四外者死則掩翳

乎狹小之土也表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翰曰

謂疾病也哀志謂將死也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善曰算計

業也思玄賦曰蓋遠跡以飛聲向曰長算遠跡嗚呼

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銑曰特獨也瞽

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觀其所以顧命冢嗣

為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賚謀四子善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

賚謀四子善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

奉冢祀社稷之業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

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

遺也四子謂丕植彪章也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

當效也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

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及大過失汝等

勿學善乎達人之讜言矣善曰聲類曰讜善持姬女而

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善曰魏略曰太祖

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

禪封母弟彭為中年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

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

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

愛子託人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

此列子相室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善曰

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

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翰曰性

命同歸乎盡滅者則無餘勢也而得乎亡沒者無有然

存其威神者謂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也

而婉孌房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善曰

漢書哀紀述曰婉孌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東薪毛

萇曰綢繆猶纏絲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銑曰

婉孌從順貌綢繆相親貌幾近也密猶細也又曰吾嬖好

也言遺令於房閨家人則近於細碎也妓人皆五臣本

略銅爵五臣本臺善曰魏志曰建安

臺善曰魏志曰建安於臺堂上施八尺

使妓人置歌樂於臺上銅雀臺名

牀五臣本作張善本無總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

者以為靈帳之裙朝脯上五臣本脯善曰漢書

乾肉為脯方武切說文曰脯乾飯也蒲秘切濟曰

脯日晚時也脯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焉月

衆妾無所為者令學作履
賣之組者以綵色飾之也
吾歷官所得綬皆著略藏中

良曰綬綵為之以貫玉
佩也藏猶積中藏也
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

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

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
善曰令衣裘別為一藏是亡
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

者有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
翰曰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
向曰言亡人本

可以勿求謂不可衣裳別為一藏也既有求則存者可
以勿違令也今武帝有求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

是兩傷也
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
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
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
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微

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
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
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微

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
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今人雖未
得愛不得惡矣
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理有死故必

失生
銑曰人所惡者死也人生有涯故必得死矣
翰曰雖智惠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沒化安能

固全其
愛乎
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
善曰老子曰
前識者道之

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不良
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達人不
用心謀之聖人
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

賢俊之所宜廢乎
善曰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
不累於內
翰曰皆賢俊所不宜行

之故可
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善曰白虎通曰天子
崩臣子哀痛憤懣

廢之也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
善曰東都賦曰系唐統
接漢緒答賓戲曰王途

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弛漢
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向曰緒業也塗道也
佇重淵

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
善曰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
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

淵潛竅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
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銑曰佇待重淵也育鱗謂

潛龍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魏武待時有德乃
撫拂於雲天而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
運神

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
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
教國語曰祭公謀父與世載

德載猶行也
推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
善曰左氏
傳子魚曰

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
彊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向曰電擊

言如電之威也勅彊也如遺謂
擊強敵如拾遺於地言易也
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

而後綏
善曰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也
良曰
言天下可手指麾而遠取也翦謂除翦暴亂也綏安也

之除翦暴亂而後安百姓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
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馬有人道馬有地道馬魚三

闡才而兩之故六范昭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
禁闡有密靜之風
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事也禁

闡謂天地之闡元氣閉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皆開
之啓開
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
善曰老子曰大

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
濟曰漢末政大亂禮樂
崩壞而武帝舉脩法網將絕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

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大音之
樂調者復致太平紀理紐繼解失徽調也
掃雲物以

樂調者復致太平紀理紐繼解失徽調也
掃雲物以

貞觀要萬塗而來歸

善曰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

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已也翰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

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不夫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猶使也萬塗猶殊塗也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

也向曰宏普也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善曰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服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翰曰濟成元大也九有謂天下

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舉一世所推其高德也

善曰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將覆賈於浚谷杜預注曰造成也向曰造成臻至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三十五

擠子為山乎九天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

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銑曰將覆賈為山於深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頽

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賈謂盛土苟理窮而性盡豈長以覆之將為山也浚深也擠隆也

筭之所研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又曰研喻思慮也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悟

長計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生事在其中而無定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

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濟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人

於國如屋有梁今死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善

矣如梁木之顛隆

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二

十四也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善曰史記李猶患也

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稅駕者也李範曰稅舍也向曰稅捨也捨駕言死也惟降

神之繇邈眇千載而遠期善曰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

嶽降神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繇

邈遠也言聖智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信斯武之未喪膺靈

符而在茲善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人其如子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

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喪故武帝當靈

應之符在此也膺常也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

漢書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濟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龍飛也憤西夏以

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

鞠旅泝秦川而舉旗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

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

旗謂戰也言憤見劉備練兵養衆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

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

四旬而成災善曰毛詩曰宅是鎬京荅賓戲曰周望兆勳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

豫公乃告大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

謂有疾也涓涓亦長安城也疑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

長安乃得病却至長安城而病甚重也銑曰翌明也

成災謂疾甚重也言遇疾之時冀明日詠歸塗以反旆

乃瘳何至四十日而甚重也彌甚也

登峭澗而竭去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

王莽冊命王寄曰峭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

陽西有峭澗思玄賦曰迴志竭來從玄謀濟曰言疾

病既甚言尋歸塗以反旆也峭澗二

山名竭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

六軍曰念哉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

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帝念哉翰曰次至

也洛汭東都也大漸謂病重將死也念哉戒令也臨終

留顧六軍之士戒伊君王之赫奕定終古之所難善曰

誓無有二心也

曰長無絕兮終古向曰伊惟也赫威先天而蓋世力

奕威貌寔實也言實終古所難有也

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噤巨蔭切翰曰迄至也

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謂不開口也言至此疾重

之時慮其閉口則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善曰

無遺令之端也

子曰從祀委命鵬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向曰委身命以待死終痛沒此世

而永言後事也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平聲銑曰

有所悲泣也

思隕也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平聲善曰楚辭曰

絕也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我營魄而登遐老

子曰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良

曰迨及也營魄也音翰謂作遺令也言及魂魄未離其

形體假借餘息之

氣以作遺令也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淮馬善

孟子曰嘔感而言嘔感謂人嘔眉感顛憂貌也淮涕泣

垂貌濟曰姬女小女也季豹小男也嘔瘁謂蹙眉而

憂也淮深悲貌謂

遺囑於四子也

氣衝襟以嗚咽五臣本作嗚呼

涕垂睫而泫

瀾善曰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

辭見孟嘗君孟嘗君淚承睫涕出漢書息夫躬絕命

辭曰涕泣流今崔瀾臣瓚曰崔瀾涕泣聞于也崔與泫

古今字同翰曰嗚呼謂悲多不得言也泫瀾淚疾流

貌

違率土以靜善本作靖

寐戢彌天乎五臣本作以

一棺善曰毛

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萇詩傳曰戢聚也彌天

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

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向曰言其違棄天下以死

也乃戢斂彌天之德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天下也靜

寐猶

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善曰周易曰富有

死也

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

之謂大業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聲揚善曰穀

梁傳曰

遠嗟允信也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聲揚

善曰穀

梁傳曰

遠嗟允信也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聲揚

善曰穀

梁傳曰

遠嗟允信也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聲揚

善曰穀

梁傳曰

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良曰恤援貞吝以基記

悔雖在我而不減善曰言為履組及分香令藏衣表是

曰自邑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滅濟曰援引也貞

正也基教也戒善也言引其正道吝悔之事以教其四

謂上序所云吾小忿大過不當效者是也惜內顧之纏

絲恨末命之微詳善曰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

尚書曰道揚末命也翰曰內顧家事也纏綿親密也

微細也詳悉也此機言武帝之德甚高但惜其臨終下

節乃於姬妾親密遺紆廣念五臣本於履組向曰謂遺

令細碎詳述之甚也紆廣念五臣本於履組向曰謂遺

履組賣塵清慮於餘香銑曰謂遺令云餘結遺情之五

之也香分與諸夫人結遺情之五

於本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

房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

生衣服也窈窕美人貌玉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

房即銅雀臺上以玉飾也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

倡善曰禮記曰孔子謂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

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也矯感五臣本容以赴

節掩零淚而薦觴善曰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

涕翰曰此謂眾妓妾奏樂不見君王故憂悲也物無

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善曰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

亡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仰視椽椽俯察几筵

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向曰

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

光善曰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渺以

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響響之應聲影之像形苟

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善曰音以應聲景以隨形

必藏也鴟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徽清絃而

獨奏進脯糝而誰嘗善曰微調也糝乾飯也言悼總帳

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善曰悼痛也茫茫草木貌登爵

五臣本臺而羣悲貯直美目其何望平聲善曰字林

作雀貯美目其何望平聲善曰字林

曰貯視也貯與貯同毛詩曰美目盼兮翰曰張日既

視曰貯言美人張目遠視終不見君王是亦何望也既

睇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平聲協韻善曰禮繁則

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

闕也漢書劉向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

其俗簡其禮也向曰機言我望古人奢華彼裘紱於

以為遺累信可以簡略於禮而尚薄葬也彼裘紱於

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善曰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遺

吾衣裘別為一藏後為四子所分終亦嗟大戀之所存

故雖哲而不忘善曰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

城壘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濟同善注

東府掘城北壘入文餘 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

子府道子領揚州仍得古冢上無封城不用埽甃 善曰毛萇詩傳曰甃甃甃也今

謂之埽 善曰毛萇詩傳曰甃甃甃也今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

方兩頭無和 善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四十

高誘曰棺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善曰禮記曰

者神明也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

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滅 善曰說

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振也廣雅曰 棺上有

五銖錢百餘枚 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

所用 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 胡瓜瓣皆浮出不甚爛

壞 善曰爾雅曰瓠犀辨說文曰辨瓜中實也白芻切一

肉心也 翰曰 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

者改埋於東岡 善曰公謂彭城王也 祭之以豚酒既不

知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漢君 五臣本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

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漢君之靈

忝總徒旅版築是司 善曰版築謂 窮泉為壘聚

壤成基 善曰窮泉言深 一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畚 悽

愴縱鍾連而 善曰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 助也 濟曰畚土籠也 鍾 錡也 連而流淚也 烏靈已毀

塗車既推 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 翰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四十一

明器也 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盞 善曰

曰盞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

曰醢醢也呼蹄切 向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糜爛

腐朽也俎豆皆食器也 善曰爾雅曰瓠犀辨說文曰辨瓜

中實也白芻切 銑曰犀瓜瓣也 追惟夫子生自何代

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天寧顯寧晦銘誌埋滅姓

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 善曰寡婦賦曰潛靈逸其

誰為子之先祖 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

斯齊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興濟曰七尺墉不可轉壘

不可迴翰曰墉牆也言牆壘既作黃腸既毀便房已頽

循題與念撫備五臣本作增哀善曰漢書曰霍光薨賜便

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

題湊如淳曰便房塚壘中室也埋蒼曰備木送人葬也

餘腫切備或為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向曰以

栢木黃心累在棺外謂之黃腸也房墓中室也題棺兩

頭也櫬射聲垂仁廣漢流渥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曹褒

停棺不葬百餘所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

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為買空地悉葬

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

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

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祠骸府阿掩骼格

城曲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

並骨也掩藏也仰羨古風為君改卜善曰孝經曰卜其宅兆而

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輪移北隍窀穸五臣本東麓善

為古風也謂卜改葬也說文曰窀穸謂葬也東麓善

杜預曰窀穸也窀夜也厚夜長夜為埋也說文曰窀穸

葬下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濟曰輪葬壙即

新營棺仍舊木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中也合葬

非古周公所存善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

來未之有也銑曰言夫婦合葬非古

有也自周公以敬遵昔義還祔雙魂善曰禮記孔子曰

來存此禮也鄭玄曰祔謂合葬也良曰祔合酒以兩壺牲以特豚

也本有二棺今還合雙魂而葬也濟曰特幽靈騶歎我犧樽嗚呼哀哉五臣本無此一

一也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替翳李康觸醜賦曰幽魂騶騶忽

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專用犧象也

許宜切翰曰畫牛於樽故云犧樽也

祭屈原文一首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之為

維有宋五年月日銑曰少帝即位五年湘州刺史吳郡張邵善

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恭承帝命建旗舊楚善曰賈誼甲屈

兮侯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

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良曰旗旗幡之

流也以鳥毛為之刺史則建之行訪懷沙之淵得捐珮

則引之於前湘州蓋舊楚地也之浦善曰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

沙石自沉於汨羅之水離騷經云遺余珮兮澧浦遺即弃捐也弭節羅潭魚舟汨渚

善曰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

江亭長艤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翰

曰弭節謂止駕也舟謂船附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

岸羅潭汨渚屈生自沈處也

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善曰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向曰戶曹掾三閭大夫並官名

蘭薰而摧玉璵五臣本

則折善曰語林

曰毛伯成

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

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縝緻也銑曰蘭以香人好而採故多推也玉以貞白人皆寶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亦亡身

物忌堅芳人諱明絜善曰堅芳即玉及蘭劉熙

孟子注曰白玉之性堅蔡

邕度尚碑曰明絜鮮白珪

曰若先生逢辰之缺善曰賈

誼弔屈

原曰嗟若先生獨離此咎楚辭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濟曰先生謂屈原也辰時也謂逢時君之道缺

溫風急時飛霜急節善曰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

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房占曰三月建辰風哀急桓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焱風激其崖翰曰溫風所以養萬物而及於時也喻君

以養人及時也飛霜之積至於堅冰喻讒言積乃見棄逐急節謂溫風忽然已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也

贏芊弭

構紛昭懷不端善曰贏秦姓芊楚姓王逸楚

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

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

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向曰贏秦也芊楚也是時秦昭王楚懷王構紛為亂君道不正弃逐賢能也

紛亂端

謀折儀尚貞茂椒蘭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絀

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

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諂兮極又欲充夫佩緯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

可恃兮羌無實而害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銑曰儀張儀也尚靳尚也是時楚謀與齊為變

以備秦兵乃為張儀靳尚等折之遂絕齊交也貞正也

貞正之節而為輕易身絕郢闕跡徧湘干善曰郢楚都

者蓋為椒蘭所譖也

連類龍鸞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

鳳以託君子濟曰荃蓀香草也屈生作聲溢金石志

華日月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

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如爭光可也翰曰金石言不朽也日月言光明也

彼樹芬善本實穎實發善曰毛萇曰實發實穎實

屈生猶如樹芬香之望汨心歎許瞻羅思越善曰吳質

草也實秀發於時也望汨心歎善曰吳質

書曰精散思越良曰歎悲也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善

越遠也言懷思古人故思遠也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善

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河酌昭忠信

其可久矣蓋昭其忠信雖死難以闕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

王僧達

善曰顏光祿即顏延年也五臣注同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

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

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良曰道之尊德之貴相須而

成焉禮者以仁惟君之懿早歲飛聲善曰思立賦曰盡

義清其本也

曰懿美也義窮幾豕文蔽班揚音盈協韻善曰幾豕謂周

倉解詁曰揚音盈協韻翰曰幾豕易道也郭璞三

班班固揚揚雄言顏君之文蔽此二人也性倅幸剛

絜志度淵英善曰楚辭曰體倅直以亡身兮倅登朝光

猶直也向曰倅直淵深英智也

國實宋之華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

丘碑曰紆珮金紫光國垂勳國語季文子

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為國

光華銑曰言實為宋國之華英才通漢魏譽決龜

欽定四庫全書

沙善曰漢書曰龜茲化王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

里尚書曰西被於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度沙

漠說文曰北方流沙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顏

君才通於前代也決及也龜茲流沙遠國名言其聲譽

遠服爵帝典棲志雲阿善曰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

也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

介不羣也流連酒德嘯歌琴緒善曰漢書班伯曰式乎式乎

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引緒也游顧移年契闊宴處

善曰何敬祖雜詩曰惆悵出遊顧毛詩曰死生契濶

翰曰僧達與顏君交游顧盼密移年歲雖契闊為苦嘗

同宴語居處也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

善曰太素者質之始向曰言春與游談賦詠至

秋乃死太素無形也言人死後歸於無形也明發晨

駕瞻廬望路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銑曰明發謂從

視平生所居也望心悽目泣情條雲互善曰李陵詩曰

路謂凶儀在路也

紛互相踰良曰泣謂下淚條理也言

情理忽失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涼陰掩軒娥月

欽定四庫全書

寢耀善曰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婦娥以

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濟曰言

涼陰之氣掩蔽門軒微燈動光几牘誰炤善曰几牘謂

也寢曜謂無光也

籍之處也雖有燈

光誰用其炤曜也衾衽長塵絲竹罷調善曰長

宇肩涕松嶠善曰楚辭曰涕漸漸其如肩銑

古來共

盡牛山有淚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

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

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

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

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

之君一諷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殲我明

懿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濟曰言古來皆

有不死非獨昊天喪我明美之德也殲喪懿美也

467-6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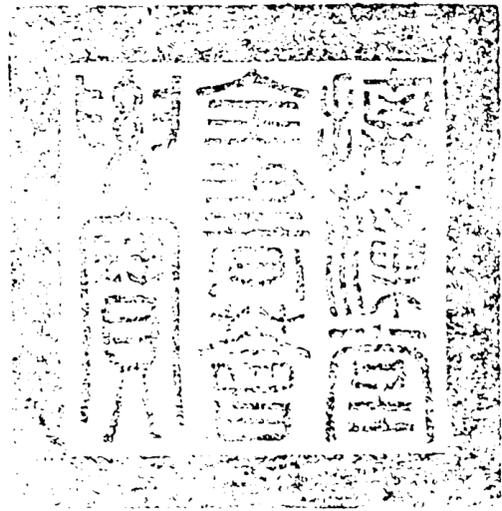
以此忍哀敬陳奠饋五臣本作敬奠于饋善申酌長
 懷顧望五臣本作我獻歎嗚呼哀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
篇而歎 翰
曰獻歎悲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六十

四十八

文選卷六十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臣 張 埶
 謄錄監生 臣 周嘉猷